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U18/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〇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二卷

〔明〕馮時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馮元成雜著九種本

..... 一

春秋翼附二十卷

〔明〕黃正憲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四〇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

〔明〕朱睦㮮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三七六

重訂春秋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六經堂刻五經疑問本

..... 四〇九

春秋匡解不分卷

〔明〕鄒德溥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 六三八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二卷

〔明〕馮時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馮元成雜著九種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討一

卷左氏論一卷》提要

左氏討目錄

天王賄惠公仲子

楚武王伐隨

楚文王伐鄧

齊侯伐楚

晉文公過秦

統朝贈策

匠慶用蒲圃之櫝

風沙衛

元歟天池集卷左氏討目錄

一

書間釋義

張駘輔蹠

以樂惛憂

蔡龍氏御龍氏

脾洩之事

陽虎

衛懿公

齊桓公卒

齊桓救邢

豎牛

咎犯

管子

伋壽

秦伯任好

秦出子被弑

仲子

衛獻公復國

狐突

鼓社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目錄

趙武

屬負茲

陽處父

鉏麇

黑肱

左氏討

馮時可元敏著

天王賈惠公仲子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賈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又曰贈死不及尸甲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左氏之意以惠公久薨而方賈則為緩子氏未薨而先賈則為豫凶事譏其失禮是以名之也天子七月而葬以下為譏緩而言也贈死不及尸以下為譏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一 其書

豫而言也古者含賈示存恩好不以充用贈死于未殯則掩孝子之備物平生于方哀則傷孝子之至情及尸及哀且不可而况豫凶事乎甚言凶事不可豫也雖然以失禮于魯而名天王之使是臣可以責君矣非夫子之旨也書其事則失自見不在名也

杜氏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練麻除無哭位諒聞終喪此以釋吊生不及哀之文而不知左氏所謂哀蓋指初喪極哀之時非以三年之內有哭

泣為哀也杜氏之言抑豈無據當時春秋諸侯實不能行三年之喪素冠之詩所為作也獨引以為典禮則謬矣諒闇之語杜氏引書以為信默不言而鄭玄以為凶廬疑鄭說之為長也

楚武王伐隨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馬以伐隨荆尸楚陳法名也子者戟也鄧曼知王祿之盡而不能沮王之行何耶除道梁澁楚臣之為奇以疑隨也蜀之楊儀反旗鳴鼓亦是法矣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二

馬

楚文王伐鄧

嗟乎騅甥三子之謀迂矣楚強鄧弱文王而死於享也楚將已耶鄧殺楚子亦亡不殺亦亡殺則亡早不殺則亡遲以勢而言也以道而言殺則非義不殺則為義鄧子有人君之度矣人將不食吾餘杜氏為人所賤之釋是也或言因享毒人將致人疑則孺子語矣豈祁侯言哉

齊侯伐楚

楚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風行也古人謂行為風故曰晉中軍

風於澤鄢陵之戰曰卻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論語曰風乎舞雩伯禽盼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皆指行也牛馬不並行故云不相及也或曰牝牡相誘曰風是可以言合不可以言及也四履之地征伐所及之地也在四履中國有不若王命者則方伯分治之責不容諉耳管仲對楚之詞其出入于機者乎楚之猾夏大惡也楚之僭王大逆也齊何不責而獨以苞茅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三

是徵昭王之舊事是問耶蓋昭王不復罪雖大而世遠苞茅不貢義雖失而物微仲知楚之未易屈服而又不可以不服故欲責之以義結之以恩舉至遠之事徵至微之物可以罪之而後可以谿之也若以僭王罪以猾夏罪則義必無赦義必無盟寧不蹈觸藩之迹哉大率取威定霸要以濟事就功而非必有懷夷尊周之念此聖門羞之也嗚呼召陵之盟不曰王室是獎而曰先君之好是繼意可推矣

晉文公過秦

懷嬴秦區沃盥為公子所揮而即稱秦晉為匹
以責公子可謂有知數矣宜公子之降服而囚
也公子大言於楚降服於秦其知柔知剛者耶
秦伯行非禮以強人則猶戎習也

統朝贈策

古人送行以馬鞭貽其行也秦人於士會之行
而統朝贈之以策以示任爾之行我無所憚也
蓋壽餘之偽敗以誘士會秦伯安有不察者以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四

秦國之大而區區一人之是重其何足以服晉
故君任其去以明度臣發其情以折謀嗚呼秦
其有人矣若以策為策書則秦之百執事皆在
師中安得盡有書策而於義亦何取耶

匠慶用蒲圓之櫬

定姒之薨季文子欲薄其喪而匠慶以不成小
君之喪為不終君其義正矣及季氏命略木為
櫬而匠慶即用其所樹之六櫬嗚呼匠慶可謂
不吐剛矣季氏實有闕焉薄施於君母而殘及

於國人宜匠慶之不心服也嗚呼孰謂魯之上
卿而不如一匠慶也

風沙衛

風沙衛齊侯所寵嬖臣也信獲者則獲者耻殿
敗者則敗者耻嗚呼古之志士何其多也曾謂
今之君子而亡俘敗帥之不若耶連大車以塞
隧而殿者緩晉師之追也

張駱輔蹶

張駱輔蹶見宛射犬之不下也坐之握外既食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五

而後食之以折其氣及其馳而不告出而不待
也又喻以同乘兄弟以媿其心逮其歸過於怯
也則又笑其性亟以解其罪夫以其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何其壯也而前後踞轉鼓琴雍雍遜
讓有儒雅之風二子之於帥才也有餘哉能不
競而後能競也宛射犬其下風乎部婁無松栢
大叔之言信矣

踞轉鼓琴杜云轉衣裝也踞坐其上也甲冑在
囊更有衣裝可以踞耳

以樂愒憂

叔向對晏子之言曰君日不愒以樂愒憂杜以愒為藏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也嗚呼君人之不可以樂也所樂有限而所憂無涯亦何利于樂也遺其憂于民而愒其憂于己亦何見其樂也彼樂其憂何愒之有苟知所愒憂斯已矣叔向是言也其使人蹶然乎不以言於晉而以言於齊其有知也猶在君子之後哉

蔡龍氏御龍氏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計

六

蔡龍氏御龍氏蓋古者掌馬之官也以馬稱龍自古然矣獻子考其故而蔡墨遂以真龍對不幾妄耶龍之為神昭昭也豈人之所得飲食馬而以蔡者即蔡之而可御也將以奚用耶墨之言云帝舜氏世有畜龍非但誣龍抑且誣舜矣龍用于天者也非用于人者也天用之而興雲施雨人用之而亦以興雲施雨耶聖帝明王貴用物而斥異物龍行于天則為四靈之首是其所貴也若能養于人則亦遠方異物之類耳又

左氏信之而以傳疑于後是惡可翼聖經也

脾洩之事

楚昭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則已稱王矣王復而後從王焉以無將之義律之干位之罪大矣楚曾不知問而子西竟以從王自多也國之無紀其亦甚矣抑昭也懲平之致禍基於叢怨而惟姑息之是務也嗟乎鄭懷之欲弑也不罪而以為德子西之欲僭也不罪而以為功王雖偷焉以求悅而衆心終有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計

八

弗服者故由于怪子西城麋之詰也深以雲中之難自多而舉脾洩之事以重誚之曰我弗能為此逆也杜不得其意而僅釋以為有賢臣意由于有功而伐何賢之有子西之僭也彼執彼執曾足以為賢臣乎哉

陽虎

季氏之不能於魯君者四世矣重以昭公之出則魯君且若芒刺焉陽虎之叛季氏也魯君主之也陽氏既敗魯君遂不敢為謀而罪歸于虎

矣若上無所主下無所輔而虎敢以季氏適蒲
圖乎季孟之握權也久其衛皆力士也兩卿既
合虎遂幾為執禽然而民之不與二氏者亦多
矣故陽虎之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知必
不追也季孟方防國人則不暇追魯人方惡季
孟則不欲追不然一陪臣之逆魯何以遽赦之
而使得弭節入誰也虎之言曰魯人聞余出喜
于微死言魯人喜虎之出也甚于虎之死也虎
出則季氏尚有所憚虎死季氏且益橫矣魯人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九

所以利其出而不利其死也孔穎達之義云魯
人喜季孫免于召死則失之矣季氏之無道也
國人何喜之有季寤其事也偏舍爵于家廟而
出其他孰有喜季氏者哉

衛懿公

衛懿公之被狄難也春秋書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不言衛侯所以死呂
氏春秋云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

至及懿公於葵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
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
為禱因自殺先出其腹實納懿公之肝桓公聞
之曰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
然左氏所志未有所謂弘演者葵澤之戰肝腦
塗地者多矣弘演安能辨公之肝耶自殺而能
出其腹實出其腹實而能納公之肝亦非常理
宜左氏之不載也

齊桓公卒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十

左傳僖十有八年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是其亂在桓公既
死之後也呂氏春秋謂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
作亂塞公門築高牆不通人公無所得飲食蒙
衣袂而絕乎壽宮蓋以楊門之扇審如是是齊
桓被弑也春秋何獨遺其弑君之罪而書曰齊
侯小白卒耶甚矣呂氏客之妄也

齊桓叔邢

春秋桓三十有二年狄伐邢閔元年正月齊人

救邢僖元年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左氏管仲言于齊侯請救邢以從簡書又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據經傳之文則狄人兩伐邢而齊桓兩合諸侯以救之矣獨韓非子書曰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詩

十二

公乃弗救此其所載與左氏相反然春秋書救皆善詞也齊桓之功救邢為最非若滅譚滅遂之自私自利而已聖人既已與之而韓子指瑜為瑕掩勲為罪又以誣晉何其謬哉

豎牛

左氏叔孫豎牛有寵長使為政叔孫有子孟丙仲壬豎牛因鍾聲以譖丙叔孫使人拘而殺諸外牛又以仲壬見公而怒叔孫也逐之奔齊昭公四年十二月乙卯叔孫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五年正月仲壬至自齊南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射目而死昭子怒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至韓非子所述則豎牛先譖仲壬叔孫怒而殺壬又譖孟丙逐出走齊居一年叔孫使人殺之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二書所志人同而事異疑左氏之有據也豈韓子未見左傳哉

咎犯

韓子文公及國至河令蘧豆捐之席蓐捐之手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詩

十三

足跽面目鰲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再拜而辭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揶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乃左氏之志則曰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夫以文公之賢經歷艱阻亦已多矣焉有未入列而即棄其勞勤者乎借曰心薄之獨不能忍以至

于國也而顯然斥其胼胝黧黑者以示不廣又令群從之離心乎授璧投璧可也解左驂而盟則非禮矣吁左氏之見其卓越于韓子也

管子

管子大匡篇齊使至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十三

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于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或謂此文疑出于戰國游士之筆予觀其記叙浮衍必非戰國以前所撰其中亦有與左氏小異者左氏云殺子糾于生瀆召忽死之管仲請囚生實魯地而大匡以為行入齊境自刎而死夫魯人從鮑叔之請必殺糾于國召忽必

以是時俱死若行入齊境則其死緩矣非忽所致命也左氏以忽死而仲囚大匡以仲忽共縛而忽死顧忽能死則必不縛忽甘縛則必不死又鮑叔之稱夷吾於公也左氏以為管仲已至堂阜大匡則謂鮑叔言于未召之前愚謂鮑叔慎者也其以身使魯知不豫言也由此觀之左氏之文尚未遠於春秋而大匡遠矣

叔壽

左氏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十四

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羊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手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二公子立黔牟惠公奔齊陸文裕公曰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春秋書曰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十有二月也是歲壬戌明年改

元應辛巳為桓公十二年十一月而宣公告終
始終在位凡十九年其烝夷姜也而生伋當在
即位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
其淫宣姜也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
十九年已無餘日矣又况兄弟爭死竊旌設祖
斷非童穉可辨又按註疏家謂夷姜為宣之庶
母則是莊之衆姜矣何以稱夫人耶莊公卒而
桓公立立十六年而被弑則所謂夷姜者既已
色衰矣而首蒙宣愛與之連有子似非人理公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十五

蓋深疑此事矣愚嘗以史記考之則無足疑也
史記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則夷姜者宣公之
正夫人也衛人之立宣也迎於邢而立之急子
之生當在未歸之前既即位始以為太子而令
右公子傅之其生壽與朔亦在即位三四年間
耳有何可疑乎烝於夷姜左氏之說也其云宣
公之庶母則傳說也莊公取齊女及陳女有二
夫人矣惡觀所謂夫人夷姜者耶桓公之死二
夫人猶在衛風燕燕之章可考也衛自州吁亂

後公族之屬目于君者衆矣其孰容夫以所烝
之子而為太子也夷姜之縊也以左公子之傳
壽與朔也若曰庶母則雖其淫邪亦豈能與宣
姜爭寵而與其子爭立以至于死也又太子同
母弟二人一日黔年代惠公為君二曰昭伯則
又可証矣宣公自邢而歸也夷姜已衰而能烝
之生三子乎蓋太史公之所考者金匱石室之
書必灼然有真見而左氏之顯在西漢之末東
漢之初治經諸儒補殘飾陋失其真者衆矣寧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十六

獨此哉

秦伯任好

左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
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
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楊南豐曰斯言
過矣繆公之于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
饑而死也繆公之于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

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應邵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三子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魏人哀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而東坡之論謂三子之殉君猶齊客之從田橫其說皆本于應邵夫殉葬禮之變也殉良國之疵也穆公不為也必康公為之也三子自殘之說起於後人使其果有則當時黃鳥之詩既為愛惜子車何不盛稱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詩

十七

其忠而但云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耶詩人蓋不敢斥君而歸之于天以陰罪康公也所謂百夫之防百夫之禦此三子者皆秦穆衛士耳取勇士以重護先君之楫拊而益其凶德康公其不孝于穆乎雖然秦之殉葬武公之故也穆公之霸也攘土受胙為秦開先之主亦當立為禮法著為遺令以洗夷俗之陋而乃任嗣人之厚葬以貽其累于數世則惡得無罪哉仲幾之對宋元公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群臣以

死守之弗敢失隊嗚呼死生之際亦大矣而無法可乎左氏之言不為過矣

秦出于被弑

或謂春秋弑君三十六惟秦獨無篡弑之事孔子以是卜其繼周也然考秦本紀寧公卒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事在魯桓公十四年則秦於春秋時有弑君矣孔子何以不書也春秋魯國之史也他國之故赴則書不赴則不書春秋與左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詩

十八

氏書晉乘獨詳以魯所服事赴告不絕也秦雖強大擯於諸夏春秋僅錄其征伐之事與晉楚有連者他弗見錄非外之也以赴告多闕也左氏亦然其書魯事也無與書他國也間有乖迂則赴告或未實耳雖然經傳之闕于秦燼者不少矣寧獨赴告之遺哉

仲子

左氏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

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隱公立而奉之杜註諸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妙
姪媵元妃死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謂之
繼室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
父志為桓尚少故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然考
太史公魯世家則曰初惠公嫡夫人無子公賤
妾聲子生子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
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
太子審若是是惠公之無道也左氏未嘗及或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十九

曰為魯諱也然左氏於桓夫人哀姜之淫亂尚
不諱而何獨諱于此耶以理論之孟子既卒則
必有嗣夫人者聲子微賤故以仲子嗣焉隱桓
嫡庶之辨定于茲矣若仲子之妻也果以奪則
亦賤不足貴也即君嬖之而登為夫人國人誰
與耶隱亦豈甘心于讓耶今而國人奉之隱公
讓之知必非奪妻也恐史遷所聞之誤不若左
氏之近於理耳

衛獻公復國

左氏襄十四年孫文子攻獻公公出奔齊二十
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二
十六年甯子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角
孫林父以戚如晉甲午衛侯入衛人侵戚東鄙
孫氏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
執甯喜北宮遺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
弱氏齊侯鄭伯如晉為衛侯請乃釋衛侯史記
殤公立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
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二十

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
誘與盟遂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夫此
一事史遷所錄與左氏抑何矛盾也然以春秋
經文考之則書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
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
侯衍復歸于衛秋晉人執衛甯喜其言與左氏
如券史遷之言疑為誤耳史以翼經也審如史
遷之言則弑君者得諉其罪叛君者得攘其功
勸懲之義蔑如矣無乃悖經哉

狐突

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說苑云狐突傳太子申生以國難稱疾不出太子將死使人謂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二十三

出以輔吾君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突辭于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父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一狐突也左氏謂其死于懷公之立劉向謂其死于獻公之沒相去十有餘年夫突也於偏衣金玦之賜勸太子使行矣斯際也驪姬之讒未極而獻公之怒未甚太子可行也突太子之傳也行則與行死則與死太子而中讒也剖肝以明可也太子而雉經也殺身以謝可也不是之死而死

于獻公之歿奚當哉劉氏之書失其實矣毛偃之見忌于懷公也召則父子俱死不召則宗祀猶存嗚呼突其智者也春秋之不以死事褒也左氏其得之哉

鼓社

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董子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二十三

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臂之為其不義也或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不得已而用鼓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是說于理為近然而鼓社鼓門皆以充陽非以攻之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社為母也是可攻乎地于天卑也萬物于地卑也土潦而物有傷猶母病而子不乳也為物而攻社不類于病子而責

毋執王者之事神治民也有敬而無祈有省而無豫用鼓已末矣况乎攻乎傳註之說吾無取焉

趙武

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官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及其田不載所謂程嬰公孫杵曰者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官生武公孫杵曰程嬰以死存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三十三

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竊謂嬰與杵之事皆奇節異操左氏不應有所見聞而遺之也疑載於晉乘而未曾赴告於魯耳太史公所志固采獲於別書其人雖不同其事則不相悖也至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于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譜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合二書考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為一時史記得

之傳聞誤合為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為卿已自相抵牾不足徵矣

屬負茲

春秋桓十有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傳曰衛侯朔何以名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柰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三十四

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註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也按左氏只言二公子怨惠公諸殺伋壽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不言及天子惟穀梁傳云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與公羊之說同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得以行其志也公羊之意謂天子使朔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

有命召之發小衆不能使行又越在于齊而止
不就罪故名之爾其說必有所傳矣茲新生草
也草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為年呂氏春秋云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
待來茲皆訓茲為年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
記叙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註云茲蓍席也然
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蓍如所謂伏枕耳

陽處父

左氏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五

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
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公羊傳君將使射姑
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
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語之射姑怒出刺陽
處父於朝而走殺梁傳曰君使狄夜姑為將軍
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
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襄公死處父主
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三傳之說小有不同以
愚度之左氏賈季使續簡伯殺處父為近於理

夫射姑晉之貴卿豈有以一言之怒而肆然戮
人于朝乎其必陰使人戕之也迨簡伯既殺夜
姑始懼而逃耳民衆不悅之語公羊得矣穀梁
仁者之說豈其然哉仁者而殺人以報口舌未
之見也

鉏麇

左氏晉靈公患宣子驟諫使鉏麇賊之晨往寢
門聞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六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羊傳
趙盾趨而出靈公心忤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
者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
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
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何子之易也何子
之儉也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
君矣刎頸而死公羊之所謂勇士即左氏之所
謂鉏麇也麇也承靈公之命以往殺盾趙盾之
與公為難也臣之與君為難者必多防衛必侈

服食魚飧為奉門戶寂然知其非與君為難矣
麇所以反兵也若以假寐為恭敬何恭敬之有
人臣待朝當翼翼自將而徒假寐則亦猶夫常
人耳惡足以服麇而止其賊哉此左氏之義不
如公羊也

黑肱

經文黑肱以濫來奔左氏謂邾黑肱以土地出
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懲不義其說
是也公羊通濫而賢叔術之說則無謂矣公羊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二十七

之言曰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魯
孝公幼顏淫諸媵于宮中因以納賊臧氏之母
養公者也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臣有鮑廣父
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於負孝公之周
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反孝公
于魯叔術竟致國于顏子夏父夏父受而中分
之不可則五分之而取其二濫邑是也按叔術
讓國在魯孝公之時去昭公十餘世矣焉有信
傳聞之語縣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肱

乎公羊之學齊學也故於魯事甚茫惛而義亦
無取若左氏所志懲肆而去貪則得聖人之旨
矣

元敏天池集卷左氏討

二十七

左氏論序

翼春秋者五家而莫良於左氏左氏者以左史記事而名也蓋出於子夏之門人子夏親稟業於聖人而董狐倚相東里諸君子之所記述咸采焉故其辭條大其事詳核其引証也正其究理也精宜翼春秋者之無能先也春秋挈誅賞之大權而還之宗周譬之統均總攷領袖百辟而左氏為之策命為之爰書以佐誅賞亦所謂分猷念以從者也後有作者則道聽野語得什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序

一

一千千百而已不佞卒業左氏亦既有年官司馬時嘗為左氏討繼為左氏釋最後為左氏論不敢謂能蒐獵竊亦弋獲矣林居暇日檢括舊編不忍棄擲遂梓而行焉嗚呼三代以前有紀而無贊三代以來有贊而無論人物待論而定則世道之下可知矣春秋其濫觴乎經之後而為傳也傳之後而為論也非得已也所以扶世救也閭胥之於閭也比長之於比也雖施舍黜陟之細亦司徒三物八刑之助也噫嘻是書也

亦素王之閭胥比長也

萬曆己丑孟夏望日馮時可撰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序

二

左氏論目錄

卷之上

季友

又

趙衰

晉文公

士會

楚莊王

孟明

卻克

司城子罕

左師

子展

子鮮

趙文子

枝如子躬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目錄一

干皐

史墨論季氏

子家駒

伍大夫

中行穆子

葉公諸梁

子閭

卷之下

鄭莊公

鄭太子忽

狐偃

介子推

先軫

狼臆

史駢

公孫壽

韓獻子

晉伐偃陽

藥鍼

士鞅對秦伯

申叔豫

樂王鮒

齊莊公伐晉

申豐

晏子子尾子雅

秦后子

鄭申侯

韓起如齊逆女

叔孫穆子

宋元公

鄭六卿賦詩

苑何忌

叔孫昭子

其二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目錄二

楚昭王

鑑金初

右宰穀

傅瑕

鄭靈公

逢丑父

左氏論卷之上

吳郡馮時可著

季友

季友鳩叔牙而立其子為叔孫氏討慶父而立其後為孟氏或曰三桓之濫觴於茲也友為之執非也三桓之弱公室也其流也友何知焉臧親以定魯大義也立後以親親至仁也其仁其義抑且不相悖也其鳩叔牙也愛叔牙也免其弑斑之罪也其討慶父也全慶父也虧其篡位

元敘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一

何文南刻

之惡也其存嗣也其廣宗也明君之無私怨見國之有常法也公族之不孤也私家之不專也一舉而數善具矣罪人不弔自古稱之矧夫同託體於先君者其身已誅其嗣何罪而併廢乎或曰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蔡不復管非也管叔誅死無後非周公之絕其封也管蔡之罪不殊而一誅一放矣又何以不復哉

又

或為仲孫湫之言以譏友曰異乎季子之為政也刑莫侈於弑逆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且莊公之二子庸辜乎曰慶父之覬踰魯國也自莊公在位而已然矣季子豈一日而忘哉以其握兵力不能制也鳩叔牙而慶父始憚矣班之弑也以圉人犇也閔之弑也以卜齮也皆逢慶父之惡而為之也慶父特坐無將之罪耳尚未顯然為逆也若

元敘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二

南

其顯然為逆抑何敢反舍於汶上而以公子奚斯入請也哀姜之開亂也魯之恥也非臣子所忍言也是故春秋於慶父則不深其罪於哀姜則不顯其罪書般卒書公薨書公子慶父如齊書公子慶父出奔莒而已凡以為宗國諱也孔子尚諱之於後而季友獨可彰之於前耶藉令季友於慶父也赫然刑之向師絕之宗正則是辱莊公也辱魯國也身為大臣而辱其先君也辱其國也何忍焉季友於茲計之熟矣是故哀

姜則以齊殺而不奪其小君慶父則以莒獲而不斬其世系子無絕母弟無絕兄正邦國之刑除廟祧之恥雖聖人處斯何以加焉

趙襄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于趙襄襄曰卻穀可悅禮樂而敦詩書於是卻穀將中軍嗚呼成季是舉其賢矣哉文公所起共屯邲也抓犯趙襄為最凡文公所以定襄王務利民伐原大蒐取威定霸皆犯啓之犯實才矣而猶曰吾不如襄

元敏天池集

卷之五

三

之文也則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誰能踰之然元師之謀襄不自承也亦不以推犯也而汲汲焉惟卻穀是舉穀之父卻芮也行賂以入夷吾而焚王宮以求弑晉侯是君之仇也舉君之仇而偃然居六卿之首彼避猜而求悅者肯為之手且穀之賢也無所於見惟與其配野饋相敬見取於胥臣耳以五子之周旋陰難竭節勤君其才知何遽不若穀也而必穀耶襄亦有見矣從於公者惟五子耳親於公者惟五子耳擇

帥而苟惟從者之是先親者之是任則一國之衆其誰不解體用一卻穀而曉然昭主之量昭主之明使見者聞者孰不曰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是晉國之士皆五子也是三軍之衆皆紀綱之僕也以此鞭弭中原而執牛耳於壇坫其何不得意嘻義之府而德之則襄其有焉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其所謂德義利之本哉

晉文公

嗟乎重耳以亡人當霸主之饗宜其屈體卑節

元敏天池集

卷之五

四

宗

示有所宗而治兵中原之咎一無所撓何也惠懷無親喪其七鬯晉人之望重耳如百穀之望時雨也況有秦伯為之擁翼耶楚若殘之是合秦晉而與楚為仇也故重耳度楚之必不能害也楚不能害而廣言自侈則可以結秦人之心而挫楚子之氣此實其英雄之畧也若或與懦嚚嚚楚人見以為易與必且多所邀責將何以至秦即至秦而反國也他日又何以與楚競天下之事豈無權所能濟哉

士會

士會有逆雍之命宜引大義以爭勿承命可也
既承命而為趙宣子所背則宜引罪而聽新君
之治勿出可也秦晉方惡既出而之他國可也
河曲之謀悖矣以為不甚晉晉不我圖也壽餘
之誘詭辭於君而不欲東懼其帑之反也故
武子之出奔罪也其不度也矜小諒也出而不
他亡而為戎首抑再罪也其不懷也無宗國也
歸而詭言以邀妻子至以虎狼目晉人又重罪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上

五

也其不仁也私害義也嗚呼武子之德稱於晉
人舍其初可也

楚莊王

莊王以申叔時之諫止縣陳矣而後封陳鄢取
一人以歸焉謂之夏州是舉也其庸以旌義討
乎抑其昭吾所以不貪也以為不貪則賴其人
矣討有罪而又或私焉其為義也幾何夏氏之
討諸侯載之足矣焉用名之州也以昭示子孫
不以細乎莊王之不能縣陳也非待叔時之言

也陳為太岳明德之冑豈舒蓼庸濮群蠻比執
秦晉方張日伺其間楚不能終有矣莊王知其
然故特假叔時之對而以復之也自我滅之自
我復之名夏州以志之使夷夏翕然稱之曰此
莊王之威也此莊王之義也嗚呼是莊王之所
以為心也

孟明

楊子曰孟明始為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
彭衙其後茅津之役幸晉師不出耳左氏美之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上

六

過矣且不稱先幾之蹇叔而贊辱國之孟明何
其謬哉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
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
戰鬪技養於射獵擒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雖然勝負之數未可以是非軒輊人也般之初敗
也明非專帥也其再敗也驅念師以當勁敵屈
于不意亦秦伯之急效誤之耳於明何罪茅津
之役有死無生王官之役有進無退致使晉人
廢滯崩阤失氣而不敢為敵秦為晉雄基于是

矣至於增脩國政重施於民霸戎之規模大都
自明而立安得以一時之策而加於數世之猷
哉秦之伯也固在兵強地險然而能用人能修
法能訓士終南無衣之風皆一志於上而始終
無替則列國所不能望者秦誓之悔洞然更始
發天之生德夫子遂以續典謨訓誥矣其繼周
在是哉惜乎楊氏之論未盡也

卻克

卻獻子之怒於齊也范武子召文子曰余將老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七

使卻子逞其志庶有馮乎於是致政焉以成其
怒噫武子兩失之矣齊誠可伐武子當助之請
以盈其義其不可伐則亦告於君而止之無使
微禍夫齊大國也而罪無所勝之則諸侯懼弗
勝且為笑有二事焉而亟使行之非晉國之所
望也為政者以庇民也而曰逞其志逞而齊
民勤焉幾如是而不大亂亂由我生而謂能已
之手卻子之求逞也武子持之而晉君制之雖
欲為亂則先穀之效已可觀矣是之不務而避

位以媚焉其若後之從政者何武子之言曰干
人之怒必獲毒焉是懼其毒於我而逞其毒於
齊也是養其毒於先而遺其毒於後也若范武
子者吾無取焉

司城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堵女父司臣尉翩司
齊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于宋司城子罕以盜三
人與鄭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
下嗟乎司城氏宋國之望也而猶有是乎惜哉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八

其不講於好善之術也君子之好善也擇其人
而好之盜於鄭而良於宋非吾之所知也且良
而為盜不良將何為盜而愛之善將若何抑齊
也之不免則亦惟臣之故也其子之不可免而
免其身乎鄭之有盜也而庇於宋宋豈其無盜
乎宋之盜而庇於外境吾所惡也若之何其庇
人之盜以取惡焉鄭諸侯之良也子產鄭國之
良也非此之愛而盜是皇可謂能好善乎盜而
逸之而又託焉司城氏之好善也吾懼其為四

國笑也若魯季孫固盜之魁也又何誅焉

左師

華臣弱臯比之室而使賊殺其宰天下之惡一也為左師者請于宋公而討之可也罪或可原放之可也乃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意殺人之宰而幽人之婦罪已彰矣何蓋之有不能治惡則當容之為短策以聘于其間又何為乎吾懼無以正法而反以生釁也非瘳狗之為微左師其華吳矣若左師者蓋量有餘而斷

元敏天池集

左論卷之上

九

不足者也

子展

鄭游販將歸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已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甚乎子展之言也安有廢人而以類乎良也才其何類之有若其不才雖微販故猶將廢之又何必曰類也子蟠氏聞越於

諸侯而販也不沒於鄭國夫販非子蟠類乎鄭

之侈家多矣若皆以類其誰不可廢駟豐之族皆不廢而獨良也當之不亦頗乎繇有禹蔡有胡由子展之說其皆廢矣乎吾懼為善者之益懈也且販之奪婦惡也賊之戕卿惡也卿而為惡則罰及其後民而為惡則罰不及其身是上可罪也而下不可罪也是婦不可奪而卿可殺也其失甚矣販也而死矣良也而廢矣何昭如之而欲復亡妻者以勿昭惡吾不知之矣

元敏天池集

左論卷之上

十

子鮮

嗟乎子鮮之可悲也負羈綬從君於外十二年不知倦也君既定而自甘於木門之託不忍與之一朝居其愛信也甚於愛祿乎誠哉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雖然君之無信奚必背喜而後知之乎喜之不直將任其弑主任其專國而亦曰以全吾信乎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非所以約也君者政所出也失政而又何君之有濟大事而不為遠猷吾未見其能濟矣嗚呼不聞君之

出敢聞其入蘧瑗其有見哉孔子所以稱君子也

趙文子

號之會趙武荅祁午曰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有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我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嗚呼斯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十一

南

言也其伯臣之言乎非王者之為信也弭兵之請心知其不可而許之是首為弗信者晉也其何怪於楚之衷甲耶詩之所稱欲以則人非欲以下人也求下人而為信是亦僭賊之心也又何以為信嗚呼宋盟先楚號亦如之南冠之臣偃然而執牛耳晉失其晉矣欲以下人反為人下文子之恥也夫亦姑引詩以自解耳其荅劉子禹功之嘆而以罪戾為言其悔乎是其心也雖然義利之辨叔季之世無望矣武其春秋之

翹楚哉吾於其言而三復也

枝如子躬

楚平王新立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驪櫟之田事畢弗致既復王問驪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母勤始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嗟乎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天之道也使而廢命不可謂共我食吾言不可謂信信共之亡國將從之赫赫楚國其何賴於驪櫟乎得驪櫟而失信吾懼所亡之滋多也抑子躬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十三

宗

之為此也其何難為平王之欲利小也必不舍驪櫟鄭伯之欲事大也必不強驪櫟是故探王之吝以吝於鄭而損其美借鄭之德以德於王而竊其名嗚呼其姦人之尤哉

干驪

宋華氏之叛干驪御其黨呂封人公子城與戰射殪其為右者干驪請一矢城曰余言汝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諾乃射之殪嗟夫驪之求死也寧負

君而不忍負華氏乎抑將悔其為叛而請死也
亢不秉以獎亂人干國之大刑矣不是之恤而
恤干軍之大刑耶嗚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昔
公死黨俗之成也至甘心喪元而不顧可悲哉

史墨論季氏

史墨論季氏之出君而云物有陪貳非也天有
三辰而三辰不可以並天地有五行而五行不
可以耦地天子之尊於天下也無上諸侯之尊
於國也無上人臣寧可以貳之乎高岸為谷深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十三

谷為陵三后之姓為庶是物之變也惡可以變
為常耶是時晉之六卿與魯之三家如一丘之
貉形同勢倚故史墨迎簡子之意而為陪貳之
說以為諛耳然則三氏之瓜剖晉也墨為之削
也豈直惟晉率天下之疆臣為篡奪之謀者未
必非此言啓之史墨固千古之罪人哉

子家駒

嗟乎子家駒昭公同姓之臣也義不可去故不
忍庸愚其君而周旋焉方昭公聽群小之謀欲

伐季氏也子家諫之也力及意如被攻而屢請
變在呼吸也子家勸之也力其謀國無愆矣迨
公之遜也負羈絏以從於野井乾侯之間止其
臣齊使之趨晉謀事發言度禮義竭心與力
八年如一日焉公薨而不私雙琥環璧之利不
應季氏從政之請純乎正誼明分而無一毫覬
覷觀望之心不意春秋之世有若人也嗚呼魯
之黨于季氏也齊晉尚強而其臣范鞅梁丘據
之貪以無君也子家駒其如之何則惟潔其去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十四

就爾矣天之所壞賢者莫能為支可慨哉

伍大夫

伍大夫入郢而鞭平王之尸此野人之語也子
胥忠而智者也寧有是耶子胥之亡吳也欲以
存奢之祀而報費無極之仇也其數言伐楚之
利於州于實以無極之故也及子常殺費無極
則重怨已釋子胥遂禁不復發矣三師以肆之
策豈得已耶直以塞吳光之勤問耳苟子胥真
有覆楚之心則當旦暮三踊數陰待期安有懷

十年而始一吐也左氏所載及郢之後止言夫
槩王之謀而不及子胥迨志其克也亦僅言子
山夫槩之儔以班處宮而已無有發墓鞭尸之
語此蓋出于呂氏春秋及他稗官之志而太史
公誤信以為真爾豈其左氏之浮誇而獨遺于
此也赫赫楚國昭惠二君能世其先安有以匹
夫之辱其先君也而無一言乎若然是臣可以
報舊君而君不可以報舊臣也左氏之志最為
詳縛入郢之役先後不稱子胥必子胥避宗國

元敏天池集

卷之五

十五

而不往耳夫子胥而果有是事也吳王亦且疑
之矣惡能樹節于後為吳重臣耶吾故曰子胥
忠而智者也鞭尸之語野語也

中行穆子

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
弗許曰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
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
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
夫以師伐人者有二術直欲訕定其人而不貪

其土地則耀兵焉而去之可也彼有叛而來歸
者吾無所用之若將墟其社稷而臣妾其民人
則其自歸以紆死也不如吾受而生之也其猶
愈乎致武以剿民異執中行穆子之伐鼓也穆
子將務訕定之而不賴其叛乎其終滅之也何
故將遂有其國乎而必待其食竭力盡也無乃
以勦民乎

葉公諸梁

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

元敏天池集

卷之五

十六

南

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徼倖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
也而後入嗟乎葉公亦知勝也求無厭乎而將
待其離乎勝可待也無為君之急乎而為國人
之望乎幸也勝之無厭也而管修自甘有如勝
也逞無厭于惠王葉公雖入其猶可及乎且管
修何如人也殺令尹司馬猶不足討而待其殺
管修也則是管修之賢痛於令尹司馬而殺管
修之罪甚於殺令尹司馬而劫王者耶

子閭

楚昭王病甚命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嗟乎昭王其知子王之在行三軍從焉郢都一空國耳越女之子章儼然賊者也諸公子蓋目睨而齒擊矣王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十七

而一旦捐館也章不為魯之班齊之荼耶是故讓位焉以結諸弟之心而安章也王知子閭之賢足以安章也故讓子閭也獨數不然均弟也而何於子閭惓惓至于五推轂也子閭蓋不負王矣受讓於王而不以為高致位於章而不以為利是義也直可以動三軍之士而諸公子之徒其孰不懍然止其邪心吾以為昭王之明過於宋宣而子閭之順賢於宋穆也嗟乎楚蓋夷也胡為而有子閭乎假令熊頤子圉商臣弃疾

而有靈也聞若人之風且怵惴駭竦不能廟食矣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上

十八

左氏論卷之下

吳郡馮時可著

鄭莊公

莊公之入許也許既屬鄭矣乃蒙許叔於東偏以杜他國之詰責又以公孫獲居西偏分其土而弱其勢名曰佐之而實制之也其告許叔之詞煦煦然援天以為慰藉有若懸鑑於前而立表於後者疑左氏為之飾耳伐國而不請於天王既伐而不為立君噍喑諛詞卑王室而薄周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下

一

何之新刻

德是惡得為知禮夫一國之柄自君操之雖在原野之中其孰能干何為而恣其臣之陸梁也挾輶拔棘而弗為正子都擅殺而不為戮幾無君矣莊公蓋心有所負而始息以為政宜其禍之旋起於身沒也

鄭太子忽

鄭忽以齊大非耦而辭文姜之妻乃引詩自求多福為言其持身正矣及其敗戎師也又不欲以師昏是事上忠也左傳言其善自為謀而杜

氏因以為修小善潔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顧其謀雖不臧心何愆焉為忽計者宜如何當齊之乞昏則宜請命莊公請而不從齊亦無怨矣若挾大國以脅君父則又臣子所不忍為也莊公既卒力能君則君不能君則讓何乃制於權臣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亦可悲矣

狐偃

狐偃之從文公也其勤執授辭之迹疑於要君是其狐裘羔袖乎雖然魏犢顓頊之不終唯以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下

二

亡公子畜晉君也使諸臣之不為魏犢顓頊者非偃誰啓之心偃乎思遠矣哉

介之推

介推之隱羞晉臣而弗與同列也非有所怨也以文公之明而介推之賢寧有祿弗及者既曰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是其心已安其迹既泯又寧有怨言耶此左氏叙事之謬也由此而推五蛇之章亦他人為之非介子也嗟乎功成身退卷舒自如介亦明哲矣哉縣上之旌文公蓋為

之名耳若曰以崇賢也則吾不知之矣

先軫

先軫以三帥之釋不顧而唾為無禮也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君子以為賢矣雖然以死自蓋孰與敬共朝夕無廢君事也晉勝狄而獲其君其勲侈矣狄喪其君吾亦喪吾元帥是不亦墮軍實而長寇讐矣乎為先子者自歸司寇待罪於君焉可矣何死之為哉賢者死而不忘利國先子其忘之

元敏天池集

卷之三

三

乎而狄之甘心也抑身為元帥而大功出于下僚先子其益以為負而以死謝其君乎不然先子懼離其惡名耳焉用辱國以再罪也

狼曠

狼曠怒於失車右而死於秦師左氏亟稱其君子也雖然曠政有不必怒者而況於死乎黜陟之命上實制焉是可怨乎怨而死也將使黜我者媿且悔乎見且聞者賢之而罪黜我者乎為上者黜一人而即受其怨其何以使人曠之言

曰吾以勇求右夫縛囚而斬之其誰不勝任以是為勇誰非勇也是何足以扼萊駒而奪之位也殺之後也駒新有勞焉曠扼之不厭於衆心矣黜於先軫也不亦宜乎黜而宜者而又對焉而至於死若萊駒者其又何如

史駢

宣子歸賈季之帑所以圖悅而樹黨也史駢之言曰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杆之送致

元敏天池集

卷之三

四

諸境是其於主也成其禮而掩其私於已也克其怨而抑其寵駢也賢乎抑駢之言於夫子也無不行子雍之逆駢莫之止也將若夫子何惜哉駢之愛夫子也愛其細不愛其大豈將順易匡救難耶

公孫壽

公孫壽非人也君危之不恤而死是恤哉逃其難又將賴其寵遠其身又將盈其祿君之有官不曰國之是庇而以庇吾族乎諸臣而皆然也

公家之事其誰與立且夫子身之貳也去身之貳而曰以亢其宗宗可亢乎夫壽也曰吾獲免於死而無失世官吾庸多矣子於何有君於何有嗚呼是則所謂人之無良者也夫

韓獻子

樂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或曰厥子是不黨惡矣然吾猶有憾焉當時與厥同者猶有士甸夫甸也弱不

元敏天池集

卷之五

五

能植義而可以藉死也吾以其私屬死之句必繼之趙氏及國之與人必助之如是厲公其庶免而樂中行伏其辜晉臣之事君者不敢不改或不及而無益於君以死其難吾亦不以媿乎其心昭臣節焉可也今皆不能而徒以詞自免其猶以不與弑君自旌乎夫知其難而莫之救也其為不與弑也幾何故吾以為厥之事晉君尚不如其事趙氏之忠也

晉伐偃陽

晉之無德刑也其知武子之為乎凡武之興為不服也偃陽之不壤交也而未知其罪范中行之請其猶足從乎傳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向戌何為其以勤君而興諸侯也且聽而無上亂莫甚焉班師是亟初罪說矣武子不是從也其為專罪乎以通吳故而滅偃陽亦罪也偃陽姓也夷而獻之宗廟誣神人也君子是以知晉之無德刑也

樂鍼

元敏天池集

卷之六

六

械林之役樂廩不用命而歸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耻也役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於是馳秦師死焉壯哉鍼之死也不死則三軍之士安所知耻乎且晉師徒歸廩之罪也吾死而民知義吾死而廩之惡蓋焉死不亦可哉雖然死亦晚矣廩也欲東吾不能死爭乎爭不必死役也而可以無耻今雖耻之其又可及乎役固無功而國士又遺之禽鍼將以是損晉耻乎余懼其益之也

士鞅對秦伯

士鞅逆樂盈之亡也曰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嗚呼謂厲之怨則然矣武子之云何其謬也是嘗喪原屏殺卻至弑厲公矣是不仁人也何德之能施且鞅也亦見先大夫之事矣潘父里克之德晉人莫愛也而曰武子猶能為召公乎吾誰敢信陽畢之言曰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武子之罪後之人猶知之當其時而無討焉其誰曰非幸乎幸以為道是樂氏之所以速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下

七

亡者也厲與盈皆討類也嗚呼士鞅其不知言哉

申叔豫

楚子使遽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嗟乎叔豫之愛子馮則甚矣將若君何娶不恤其緯而宗周是憂若之何叔豫之忘楚國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子馮以任其大政有叔豫以諮度焉其何不可為乎謂君弱植而去其師保謂寵不

節而遠其幅利叔豫於是乎娶之不如矣或曰子南為戮楚國受亂不可悔也叔豫其猶有憂國之心乎曰子馮不辭則子南不相誰與亂國國亂自叔豫始也且叔豫曰國不可為更子南之亂而遂為之而亦莫之止也吾安知其非以子南而戒子馮耶

樂王鮒

樂氏之亡也其黨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下

八

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嗟乎樂王鮒以宣子為何如人哉以為賢乎賢者固將舉其類又何有於勇士也如曰未也而始教之多收力士以封其黨無乃不利於公乎且夫家之厚國之薄也樂氏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爪牙又何使宣子為之乎抑樂之亡惟不德而多力士也宣子信有力於樂氏矣縱弗能損而又以侈其驚心幾何而不為樂氏乎愛宣子而以無道事之抑非吾之所知也

齊莊公伐晉

莊公可謂有心哉平陰之後晉則已甚不是報也其能國乎桓公伐楚實先侵蔡今是役也其庸有霸心惜哉桓之不如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德諸侯是以為盟主衛人之出其君也晉侯釋君而臣是助是亦桓公之時也若伐衛而納其君且以問罪于晉此一役也齊可以霸而晉將失諸侯何平陰之足報哉是之不能而逋逃焉是資以間其難是吾以亂伐亂也晉衛之亂者

元敏天池集

卷下

九

既盈其願矣齊豈其無是故有崔杼之憂而有伐盟主之懼

申豐

申豐不從季氏廢立之謀善矣從之是我亂季氏也臧孫之禍何必不及我夫以亂事人非忠也謀人而自困非智也豐也賢乎哉然吾聞豐也為季氏貨子猶實使昭公不入夫斯人也廢嫡立庶之不忍而忍從人於逐君乎或曰豐也家臣也何以及國曰子愛父而不順王父孝子

季孫以逐君為名縱弗能掩而又以成之何臣之為或曰豐也不賢於臧孫乎曰臧孫使季氏不父豐也使季氏不臣父子君臣之道二子實亂之矣吾安知其賢與不賢

晏子子尾子雅

晏子之辭邶殿也以不與討慶之謀也然其言曰足欲故亡又曰正德以幅厚利使無黜嫚則名言也子雅鑑於敗轍辭多受少可謂知矣子尾受而致之則不尸其名而亦不享其利宜景

元敏天池集

卷下

十

公之以為忠也或曰受之於先致之於後皆以求悅此為姦以事君嗚呼為臣不易哉然亦視我功而已有功則受之以勸能非貪也無功則辭之以敦讓非逆也公宮之役二子蓋以私怒除慶氏也非以討賊除慶氏也則其不受也亦宜

秦后子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乃出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
侯問馬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
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馬侯曰秦公子必
歸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畚令畚天所贊也嗟
乎秦公子何如人哉以為不知其過乎寵子而
有千乘固其所矣不是沒也而有止足之言不
其或幾於悔哉謂之知其過乎懼選而出惟侈
之故而又以耀侈於秦晉之郊以為諸侯載抑
何其往而不反也且夫享也非以求入乎母則

元敏天池集卷之六

十一

弗懷而惟入是亟是再罪也其何過之能知雖
入晉其不如為公子於秦也以公子去其國而
以羈求入於人其自為謀亦過矣而又何令畚
之有

鄭申侯

申侯召陵之對反轅濤塗之說以媚齊桓賁友
取悅立心不直卒為濤塗所中至於身死嗟乎
以巧傷人未有不傷者也楚文王預卜之矣
專利無厭其傷人之本乎不汝玼瑕乃益其疾

楚子不無咎哉

韓起如齊逆女

韓宣子為晉平公逆女于齊齊子尾以其子更
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
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嗚呼異哉宣子於
是乎不臣矣臣奉義而行義則行不義則止上
卿受命而逆夫人其事大矣以公子逆而以宗
女歸羞宗廟而欺兩君不義孰甚焉子尾賴齊
之寵而蔽其君吾亦以晉之寵而蔽吾君成一

元敏天池集卷之六

十二

事而起二罪將焉用之且子尾唯不忌晉吾又
受之以盈其願而重其侮其又肯以來乎當其
時晉國猶競宣子若以君命辭焉子尾必懼而
從命辭而不獲則以請於齊齊君子尾必且獲罪
若弗能請而弗能罪則身待事焉介請于君而
誅無禮雖齊無能必以子尾為說是我受欺
而晉國不失其政也齊人事晉其蔑有他志矣
是之不畚而始容焉以求濟不亦遠於義乎晉
君而若有知吾懼其以辱國討也

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魯之力臣也善晉下齊成信於楚謹禮於周至號之會甘以身受囚而不遺君以難蓋亦忠矣其謀家政抑何疎也為僑如之淫而出又宿于庚宗之婦人無乃尤而效之乎國姜之從子明可怒也以遷其子過矣豎牛所以乘是為亂也以牛一言而殺丙又以牛一言而逐壬至于疾病饑渴而始授戈杜洩計亦晚哉深目猥喙之兆豈事有先定不可為耶于叔孫何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下

十三

過

宋元公

宋寺人柳有寵於平公元公為太子欲殺之及平公卒元公居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嗚呼此一寺人柳也向欲殺之而今又寵之向也詐而今也忠乎向之事先君猶今之事我也先君唯不知也我知之而不鑒之其若之何抑其惡於有寵也為其敗先君也先君已矣吾又重自敗焉然則向之欲殺果慙乎非

以蓋也何子之為

鄭六卿賦詩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為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揮毫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夫蔓草思遇時也褰裳思見正也風雨思君子也有女同車亦以喻君子也羔裘刺朝也揮毫刺忽也此鄭國往日賢士大夫之作而六卿舉其國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下

十四

之故所志者以為賦也賦者發明其詩之義非但誦而已後人以蔓草諸篇為淫奔之詩非也三百篇蓋夫子刪之以為教者而猶存焉是宣淫也即鄭六卿亦豈以委巷閨夢戲謔之言形之構俎歌詠而貺之大國哉田氏之論曰鄭聲非鄭詩也夫人情動於中而聲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被之歌舞管絃極其形容謂之樂然則聲者樂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故樂有五音音有六律六律之外變為淫聲於是乎有繁

手雜弄縈囁嫚引依竊律呂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為最故孔子曰惡鄭聲之亂雅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而以鄭聲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聽也詩淫矣而以雅聲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飾也然則雅鄭之不相為用也較然矣是故溫平宣毅春融委蛇大不踰官而纖不越羽聽之可以感物通靈祛私雪垢者雅之度也姚冶佞媚繁縟續紛含煩寬而綦顧慕聽之使人心亂神馳淪

元敏天池集

卷下

十五

落靡恥者鄭之流也聲相似也而邪正異焉雅之感人也舒而鄭之蕩人也速是以當世尚之而鄭之交鄰往往以伶人為上賂如師校師慧師悝師觸師蠲之徒皆以擅名列國聖人懼其傳之蔓而害雅敗倫也故曰放鄭聲如直以其詩而已則習其句讀矚然自與二南殊科何以似是非而非若朱熹苗莠之難辨也况乎鄭衛之詩亦伯仲爾而孔子斥鄭獨甚求其說而不得則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女悅男也以此為

鄭衛之短長何以異於賢偏袒於課程耶噫嘻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淫者過也樂貴中聲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其為淫聲也文而浮也言而煩也皆謂之淫皆心之蕩也是皆放于孔子者也鄭六卿之賦也不出鄭志其不淫矣宣子以為數世之主知道哉

苑何忌

齊公孫青聘于衛衛侯嘉其有禮也使言於齊侯於是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

元敏天池集

卷下

十六

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嗟乎苑子之辭賞也不已甚乎官條之相師也古之道也從苑子之言是師無事也君事無乃曠乎青始學者也故君之歸功二三子也君命以道將庸何辭酒非賄也賄而辭焉可也杯酒可以成君善胡為而不受也或曰君之多僭賞也苑子其以諷乎曰君之僭也賞而道者或寡矣有一於此其又可違乎且苑子

懼其罰而違其賞也是亦非為君也其何謂之能為

叔孫昭子

昭公之孫于齊也叔孫昭子在闕歸而數季孫以其逐君也季孫慙焉而請納公昭子從公於齊既與公言而歸季孫有異志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異執叔孫昭子之死也昭子媿不能納公乎有子家子以出有叔孫氏以守安知公之果不歸也昭子死公不歸矣昭子不

元敏天池集

卷之十

七

忍意如之欺乎意如之不君君也而猶難我也吾為其欺也無為君之望也乎昭子一欺之不忍而終身欺也昭子無若季氏之衆乎將討之不能聽之不忍乎季孫雖信為亂醜戾則成之戾乃昭子之臣也吾以逐君誅戾季孫必懼而改畱昭子可以無死矣昭子為公徒之不聽乎公徒之不信則亦惟戾之故也戾也誅則季孫之惡無所分公徒其曰叔孫之不黨也季孫亦曰叔孫之能信於公徒也我是一舉釋公徒之

忌而服季孫氏之心也是之不能而又以死誰懟乎昭子將以自信於君乎君知吾之侍於國也而不知其死也死又無益於君無損於季氏也將以是而自獻于君且以自旌其信也則亦淺之為丈夫矣雖然昭子不死魯君不終亡昭子不媿世臣哉

其二

昭子不貨范獻子而以兩冠與之其與穆子裂帶之義抑何克肖也然至謀殺士伯則失謀坐

元敏天池集

卷之十

十八

右宋公則失位平子之逐不爭死於朝而祈死於寢豈所謂心之精爽去之耶吾于昭子不無憾

楚昭王

吳人入郢昭王奔鄖鄖公辛有弟曰懷怨平王之殺其父也將弑王鄖公止之弗聽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嗟乎鄖懷之不仁也昭王不然而以寵報之何也賞功罰罪國之道也罪而

有祿功將若之何弑君非小怨也弑不遂而為大德然則國人之不弑君者其誰非大德王其以幸故宥之乎如曰吾以鑒前敗也使復其所可矣而又可賞乎賞所甚惡而長不仁人吾於昭王不知其道也抑王新復其國而將說於衆也是以其政有所反之乎不然民不見道而僭賞是聞吾於昭王不知其可也

鑑金初

楚子避于隨宮之北也吳人在其南請楚子于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下

十九

隨隨人不與吳師乃退鑑金初實與隨人要言馬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嗟乎楚子在隨一亡虜耳鑑金初苟借以說于吳隨必得賞彼亦得封一舉兩利擇便者誰不啻之乃竟與隨人要言而免楚子其為德於楚子也大矣及王之請見也又不因以為利難則解之利則謝之幾于仁矣子期以身代王卒與隨盟而免王亦鑑氏之傳也嗚呼是何楚之多賢者哉

右宰穀

呂氏春秋邱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以璧邱成子曰觴我懼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迎其妻子歸宅而食之子長而反其璧以左氏考之右宰穀之死非其正也穀之見獻公於夷儀也知其不終悛矣若之何復黨甯氏而與於弑剽之謀乎君定之後引身而退可也又不能止喜之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之下

二十

專而卒與共尸諸朝何其明於知邱而暗於知甯能謀其妻子而不能謀其身也春秋書衛殺其大夫甯喜而不及穀雖討罪在重然亦無取矣

傳瑕

傳瑕為鄭子禦厲公也獲于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瑕遂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曰傳瑕貳國有常刑卒殺傳瑕太史公曰以權利合者利盡而交踈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

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雖然克以晉殺君也瑕以已殺君也均之為逆意則殊焉惠之殺克以防重耳爾厲之殺瑕其猶有典刑哉或者不知而尤其背德非也夫厲蓋失於盟非失於殺也以弑主賣國者而不殺其何以為國是惡可以為之背吾惜夫晉悼之賢而不殺藥書中行偃則是鄭厲公之不若也

鄭靈公

方子曰吾觀鄭靈公之死未嘗不深哀其智之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下

廿一

小也其不與子公之羹非吝也忿其笑而言夢為無禮也故不與之羹使其夢無徵而乖其素望此兒女子相詭之恒情爾子公怏怏染指笑而赦之召而賜之可也知其果不利於宗廟誅之可也卒不能決遂死於子公之弑計其所為愚亦甚矣朝廷之儀或有不欽雖親賢有所不避燕享以和樂為本苟察其末節細禮而罪之則人人自危篡弑之事或階之以起靈公既不能預嚴君臣之分陵夷至於鼎俎之前而方責

之小禮逞詭詐之智斬於杯羹以取強臣之憤其致殺身豈足怪哉雖然篡逆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由來者漸矣歸生為貴戚之卿秉

國重權而公子為之擁翼其睥睨弱主豈一日也鄭靈之不堪不待是時矣後有讒人而滑齒牙於其間也故二子之疑且慮於君也藉獻龜之機而故為相笑故為染指以探其意也靈公之怒無乃墮其計乎縱公之未欲殺也歸生且為之飾其詞矣畜老悖殺夫亦其陽為不忍而

元敏天池集

左氏論卷下

廿二

非其情也彼固欲避其禍於已而遂其功於人耳夫吝羹之不足以怨君也染指之不足以怒臣也歸生孽焉而染指其羹矣吝羹其惡矣故謂禮不肅於堂陛情不洽於几筵以此罪靈公可爾謂其以杯羹被弑恐無以得亂臣之深謀而令歸生脫獄也

逢丑父

左氏筆之戰逢丑父與齊頃公易位為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

我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手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太史公記亦云丑父遂得亡歸齊本諸此也公羊傳言晉師統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

元敏天池集

卷八

廿三

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於是斬逢丑父二傳之言不一左氏所載丑父之呼似有求免之意然丑父能代其君必非求免者也晉之怒齊也豈使丑父得亡哉斬丑父之說疑公羊是也或曰丑父死君不賢之者人君失位於王法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臣而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丑父者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當貴非也處常以義濟變以權車上之位非表

著之位也亟而更焉何不可為何以云當絕也假而頃公獲於晉也殺於晉也辱國甚矣丑父能以其君免是免國之辱也凡死難者國君為社稷死臣為君死社稷亡也君死而已社稷不亡君何死焉丑父不代位則君且獲君且獲則齊且亡嗚呼人臣靡爛其身以全其國以全其君而猶曰王法所不貴則王法所貴者乃偷生苟免之徒與是說吾未見其可也

二

三

上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前有自
序稱先爲左氏討繼爲左氏釋後爲左氏論其釋
則訓詁爲多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不知分
爲二書以何別其體例也然所討論皆以意爲之
往往失於迂曲如謂陽虎之攻季氏爲必受命魯
君是真信其張公室也豈春秋書盜爲曲筆乎故
今惟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

〔明〕黃正憲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翼附

二十卷》提要

春秋翼附序

余友黃懋容氏通經博古于六籍各有疏義初刻易象管窺成屬余序諸簡端愧余非善易者不能深言之也茲復以春秋翼附問序于余余不敏幼好讀左

春秋翼附序

一

氏傳直豔其事與詞爲千古文人嚆矢云爾間亦取公穀及康侯傳讀之然于春秋之旨懵如也蓋自漢以來迄于國朝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最著丘明與夫子生同

時按魯史爲傳當不甚謬刺然
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
秋屬商齊公羊高魯穀梁赤俱
本自西河宜闕疑傳信不詭于
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
之斷獄夫子不若是苛也彼矛

春秋翼附序

二

盾者一是必一非矣胡氏傳立
于學宮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
國去古益遠臆斷于千百年之
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
蓋不佞每思取漢以來諸說春
秋家一獄究之而未逮也夫深

于春秋者斯能言春秋也余不
敏不敢言其所不知又不敢虛
憊容之請乃取四傳及家藏春
秋訓釋一二十種參互之畢五
日之力始卒業隱公舉一隱公
而十二公可槩也竊于春秋窺

春秋翼附序

三

其大指云善哉乎憊容氏之說
春秋也夫春秋夫子修魯史以
存王迹者也夫其修魯史也而
魯宗國也其褒貶類爲魯設也
其存王迹也而周天王也其褒
貶類爲宗周設也其有繫于魯

與周者而夫子筆之其無繫于魯與周者而夫子削之孟子所謂魯之春秋而其義丘竊取之游夏所不能贊一詞者也得是說而存之于春秋思過半矣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于

春秋翼附序

四

日月爵氏以爲袞鉞也拘拘于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袞鉞者而有合有不合于是曲爲正例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凡此雖四氏不能破其藩也他無論已卽以

隱公論宰咺之賄仲子也失在天王賄諸侯之妾也非以書名爲咺貶也武氏子之來求賄也失在魯諸侯不賄天王之喪也非以父卒子未命爲武氏子譏也癸未之葬宋穆公也失在天

春秋翼附序

五

王葬而不會而會葬與國也非以危不得葬而書日也衛州吁之弑其君也失在隱公不能請命討賊如夫子之請討陳恒也非以削其屬籍爲莊公尤也齊侯之使其弟來聘也失在齊侯

僭天子之禮而魯弱猥受之也
非以其寵愛基禍而變文書第
也凡伯來聘而戎伐之以歸也
失在魯不朝又不能衛天使以
歸也非獨以衛地爲衛罪也初
盟宋以伐鄭旣平鄭以伐宋紛

春秋翼附序

六

紘征伐率不自天子出而諸侯
奸之皆不容于盛王之世者也
若嗜利捐好又在未減矣凡此
皆據事筆削褒貶自見而非拘
拘于日月爵氏以爲袞鉞也又
如惠公仲子爲惠公之仲子非

惠公與仲子也石碣誠純臣夫
子何以畧不書也叛逆譎詐如
鄭莊胡得以有禮稱也諸如此
類藉令左氏復生當爲首肯彼
三氏之心折又可知已善哉乎
懋容氏之說春秋也有功四傳

春秋翼附序

七

羽翼聖經卽稱春秋翼可也附
云乎哉夫尊古而卑今貴名而
賤實自昔然矣懋容杜門著述
不爲名高人亦罕有知之者驟
語人曰懋容之說春秋有功于
三氏信耳者必駭復語人曰懋

容之說春秋有功于左氏信耳者必大駭此安可與耳食者道也。繇今論之高赤與丘明孰優人亡不豔稱左氏者乃漢初公穀之學大行而左氏絀至董仲舒劉歆始尊明之

春秋翼附序

八

國朝絀三傳獨尊康侯然究其指歸不能躋公穀况出左氏上哉經術之通塞亦有幸有不幸耳雖然古今不相遠名實自有真楊雄有言後世有子雲當知子雲善哉乎懋容之說春秋也

異日者當與四傳並列于學宮請以余言爲左券云懋容索序甚亟聊書此以復其不能深言猶易也不佞行且舉十二公盡獄究之當更爲商訂序次共成麟經千古一大快懋容肯少俟

春秋翼附序

九

之否

友弟賀燦然伯闇甫譔



春秋翼附序

春秋吾夫子刑書也然刑由情
生情以法檢故左氏準經以附
情公穀破情以比法顧準之過
則病溢破之過則病謬爲病則
等第公穀視左爲較甚耳三氏

春秋翼附序

一

之學無慮數十百家總之交口
譁訟了無結證一旦胡安國氏
排衆說起遂舉二千許年未竟
之獄一成而牢不可移後之鴻
生舊學奉若功令未有能平反
之者余家季懋容以世不我用

乃用其世于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自四傳而外漢疏而下凡足
以羽翼聖經者靡不考證叅駁
斷以已見名曰春秋翼附志不
敢擅也余觀其書大都以情不
訛法法不戾經始合于聖人之

春秋翼附序

二

旨故其論說多有發先儒之所
未發如天王狩于河陽爲復覲
會同躋僖公非猶子繼父成風
有大造于莊公得稱夫人徒人
費三人取其死節此于天常人
紀固皆大有關係又如稱蔡昭

侯復祖父之讐雪子叔姬不自
之寃之闡幽微也杞子來朝自
降爲子徐子章羽不與書名同
例之辨名爵也日食三十六祗
爲應變而書甲戌巳丑以甲戌
爲歲之言天時也杞伯姬與聞

春秋翼附序

三

國政慶父謀立閔公之因事見
端也狄人入衛謂其非滅伯姬
歸杞謂非桓公女之援證足據
也其他若紀侯慷慨去國公子
買刺之爲刺曹沫劫盟之誣華
亥恭倨之辯衛侯五罪趙盾五

失之類咸足輔翼聖經啓示來
學庶幾哉能平反于深文之後
而有裨四傳者乎余與季皆六
旬餘暮年兄弟種種繫懷因勸
付之剞劂與易象管窺先公諸
海內亦見生平力學苦心云耳

春秋翼附序

四

伯兄正色譔



春秋翼附凡例

一經斷也傳案也然孔子作經丘明作傳未知孰先孰後劉歆謂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然傳以核事未免有驚博浮靡之弊故季本氏極力排詆謂盡出誣妄不足証據則幾于刻矣至其文辭富豔遒絕千古誰能置喙哉憲是編專主說經斷不悖于聖人之旨並不敢剿襲蕪詞况今學士大夫及庶民之家業舉子者卽三尺豎子皆知肄習左氏安用更爲採錄

一公羊高穀梁赤師門授受同出西河故多恂恂

春秋翼附凡例

儒者之言但義例拘攣問荅煩碎讀者未免厭倦往往敝帚棄之然其間名言輿論時有發左氏所不能發與聖經默契者故先學士兄特加采輯以附左氏之末觀者便焉可爲二氏生色矣因置不錄

一宋儒胡安國作傳專以存天理遏人欲防微杜漸撥亂反正之義闡洩宣聖之旨故其言悉軌于道似非左丘公穀所能彷彿者然排斥衆說歸斷成獄未免傷于刻覈或失當於行事之實與聖經不盡符合故不嫌參酌間有平反亦期

與先儒互相發明耳非敢立異論爲矛盾也

一漢唐宋諸儒及我朝理學名臣說春秋者不下百家凡其言足以羽翼經傳者悉爲採錄其間獨近儒金壇王氏輯傳山陰季氏私考足稱全書持論亦正故採取較多實非有私于鄉達先生也

一春秋聖人經世之書微言輿旨雖先儒雅稱淵膚者或多齟齬矧正憲孤陋寡聞黷淺末學哉然童而習之自首而稍得其梗概遂忘其固陋勒成一編名曰附翼以就正于海內大方凡以

春秋翼附凡例

按字起例者皆臆見云

二

春秋翼附目錄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上

卷之四

莊公下

閔公

春秋翼附目錄

卷之五

僖公上

卷之六

僖公中

卷之七

僖公下

卷之八

文公上

卷之九

文公下

卷之十

宣公上

卷之十一

宣公下

卷之十二

成公上

卷之十三

成公下

卷之十四

襄公上

春秋翼附目錄

卷之十五

襄公中

卷之十六

襄公下

卷之十七

昭公上

卷之十八

昭公下

卷之十九

定公

卷之二十

哀公

春秋翼附目錄

春秋翼附目錄

三

春秋翼附卷之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周公旦其始封之祖也公留周相天子使其子伯禽就國受封是為魯公傳二十三世而至隱公隱公者惠公之子名息姑在位十一年諡曰隱

按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夫古者諸侯始娶則同姓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一

之國以姪婦媵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子為宋姓聲子仲子皆孟子之姪婦也曰孟曰仲是班位定序聲子此時未有位號而獨先舉子始進其班秩而號曰聲別于仲也于是孟子卒遂稱繼室預內政未幾則仲子生桓公矣是隱雖長而毋之班卑桓雖幼而毋之班尊且惠公又未立隱為世子而薨則尊卑長幼之間必多嫌黨而承祧之事實在兩相持間于是國人以隱為長庶共扳立之而隱公以毋班故尊奉仲子而歸則立宮基于此矣故傳所謂立而奉之者謂

隱公立爲君而尊奉仲子也豈謂立桓爲惠公後而奉之乎蓋使桓而出于孟子則雖幼實嫡隱不可以不立桓又使惠公遺命立桓則隱雖長而父命爲重宜從權以立桓不決是以周公伯禽之宗廟社稷委之于孱弱之弟無論隱公無伯夷之心卽國人亦豈肯舍長而立幼乎藉令隱果立而奉之則統緒已明屬于桓羽父何故陰謀桓亦何忍冒大逆哉但左氏前既補立後又云不書卽位攝也夫立之與攝義大不同自攝之言一出而公羊遂有平國及桓子以毋

春秋翼附卷之一

二

七

貴之議是實以仲子爲夫人而于諸侯不再娶之義悖矣穀梁又有廢倫忘父小惠讓桓之說夫推已有以與人曰讓隱既攝則國固桓之國也焉得謂之讓耶是皆誤于攝之一言而妄立異論者也胡康侯又以內無所承上無所稟而受拔立爲爭弑造端故春秋不書卽位首繼隱公以明大法而不知隱之卽位實在先公初薨之年耳又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極前定位之初繼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

後則明知卽位在改元之先而又謂之黜是有其事而削之也何自相矛盾乎季氏私考謂隱實仲子所生桓實聲子所生恐亦無確據

元年春王正月

按列國紀事各自用其年以建國繼體各有其時也故必稱元年至于月則必稟天朝正朔而行故曰王正月公羊所謂大一統者是已夫唐堯命羲和曆象授時之法必以四仲爲主庚四仲正則四時不忒至于氣朔盈虛又置閏以歸餘則時之不可移也明矣故自唐虞以迄于夏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三

五

皆以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而考當時行事之太如所謂正月上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此皆孟春建寅之月是以寅爲正朔實三聖授守一道矣蓋正朔者乃朝覲述職發號施令之始故取于寅月則前此爲子丑歲事將終後此爲卯辰農工未起正除舊更新人民閒暇之時此夏正所以爲善也商革夏命以丑爲正而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則改朔不改日月不改則時猶夏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正是以一陽發動之始爲天下更始之期豈不大善但經

書春王正月則月與朔俱改月改則時移而四時皆易矣時既易則分至啓閉何以定之作訛成易何以秩之故趙訪氏遂倡爲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仍用夏時之說則時自爲時節候自爲節候矣或曰周末嘗改天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則春王正月卽夏正建寅之月矣而經于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二月無冰皆以災異特書夫月建寅卯正東風解凍四陽浸長而謂無冰爲異可乎黃震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可爲確

春秋翼附卷之一

四

子

論但文武之制旣如彼孔子之書又如此聖人作用不易窺測故先儒辨說紛紛卒無能得其當耳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魯侯爵而稱公者禮五等之君國人稱公魯史所書聖人亦仍之耳盟者刑牲而徵嚴于神也邾曹姓顓帝六終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小國君宜親行是時邾子尚幼使卿出攝故稱氏稱名左氏公羊貴之褒之之說非也夫魯爲周公之後秉禮之國隱公旣立何不

先舉朝周之禮乃以望國下盟蕞爾小邦耶書曰公尊之也曰及邾儀父盟貶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姬姓周宣王封母弟友于鄭是爲桓公幽王無道友爲司徒懼王室多難遷其民于虢鄆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武公卒子莊公立

按武公能定王室可謂善繼桓公矣豈曰不賢但當姜氏亟請立段之時何不明示以長幼之序乃遲疑不決以堅姜氏溺愛之心由是請京

春秋翼附卷之一

五

子

收貳繕甲具兵之謀自此啓矣卒致莊公順毋私情養亂而戕殺之何忍哉故段之不義伯之殘忍皆武公釀成之而姜氏階之厲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豈特罪共叔之不弟不臣鄭伯之處心積慮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按隱公爲聲子所生平王欲厚魯當賵聲子今舍聲而賵仲豈聲子之薨已久而仲爲隱公所奉故賵之耶是不惟加冠于履失天朝體統而亂嫡妾之分啓隱桓之爭在此舉矣故仲子不

薨見非夫人此曰惠公仲子見仲子乃惠公之妾不當謂也非謂惠公併及仲子也天子謂諸侯乃禮之常焉知惠公薨時不謂若仲子未薨斷無先謂之理左氏贈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緩豫之說誤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按宋子姓公爵國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以奉湯祀傳十君而爲戴公戴公子武公生仲子歸惠公左傳云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夫仲子既稱夫人惠公寵愛仲子則宋與魯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六

卷之六

交驩宋何以師而致黃之敗耶則傳未可盡信前所稱手文之說亦妄耳然曷爲而有是盟蓋是時齊鄭合黨魯有內憂宋爲舅氏之國故結好以爲內援耳言及而不稱公仍盟蔑之文責其不朝周而頻樹私盟也宿小國風姓男爵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祭之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必畿外之國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

于王畿者也夫列國諸侯有彼此朝聘之禮祭伯爲王卿氏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隱公立已逾年不朝天王而祭伯反來聘問私相親暱蔑視朝常書曰祭伯來則臣子之忘君天王之失馭不並見乎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張氏曰東遷以來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于王而其强大者亦不守列國二卿之制如晉至于命六卿魯至鞏之戰亦有四卿間雖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卷之七

有請于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于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季氏私考曰戎昆吾之後已姓居魯西南本緣殷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內地其後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爲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滅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

懼國人有式于桓欲結鄰援故既盟邾宋而遂與戎會屈體交夷莫能制馭可謂智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按莒子爵已姓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與期于莒向姜姓小國炎帝後極邑名其地皆隣莒魯是時向服于魯而極乃莒之附庸傳云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歸則彼婚姻之國自相蹂躪魯爲望國宜修文告以開諭之令姜還國姻好如故何乃遣大夫帥重師以入其邑哉兩書入交罪之也

春秋翼附卷之一

八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會以決疑盟以固信此中夏與國之常也戎狄無親非我族類疑中國而求戎決猜同盟而要戎信隱公于是乎失其本心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履緌紀大夫也伯姬惠公女也夫婦人道之始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夫凡爲宗子皆得以自命况諸侯乎釋例乃謂有廉恥之心不敢自言娶婦爲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解謬矣藉

令履緌果非受使而來則擅權廢禮在紀侯失

制命之道而隱公從履緌以歸妹在伯姬失正始之義始之不正而能令其終者未之有也卒之紀大去國齊葬伯姬變亂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故外大夫逆女不書而此特書聖人之感慨深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按左傳云魯故也蓋隱公因國人拔立多結鄰援恐莒人外闕以構內讐故假手紀侯以連其交抑紀近于齊爲其所迫欲與莒相爲唇齒樹

春秋翼附卷之一

九

黨以自固耶伯刺字密紀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子氏左傳以爲卽仲子則元年書曰惠公仲子矣此又何特稱夫人卽國以夫人名號計于鄰邦聖人斷不附會成書前後自相矛盾也公羊以爲卽聲子則隱公舍已之母而奉弟之母豈人情乎蓋聲子仲子皆妾也固不得稱夫人而聲子卒在惠公未薨之前仲子卒在天王歸期之日以非夫人故皆不書此子氏當是隱公夫人蓋春秋隱稱公則其妃必稱夫人况終隱

桓之世不書隱公夫人薨豈成隱之爲君而不
成其妃爲夫人乎卽此斷之可以證左丘公羊
之誣矣

鄭人伐衛

按衛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之國也夫天
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莊公幽母戕弟
忍心害理是天討所必加也王室不競幸而漏
網何得擅兵伐國恣行暴虐哉况衛不聞有可
伐之罪卽如左傳公孫滑奔衛衛取廩延之說
則鄭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亦足相當矣胡爲
春秋翼附卷之一

復有此舉哉不曰伯而曰人削其爵而貶之也
三年春王二月

按月必稱王大一統也正月無大事特書故係
王于二月然有書春而不係月者如五年春公
觀魚于棠之類以無關於紀日之事也此有日
食之變則甲乙纏度積分推筭毫不可紊故繫
以月何休乃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正之
後使統其正朔誤矣

已巳日有食之

按月之與日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

而爲晦既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
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
蝕望而日月之會同道同度則月亢日而月爲
之蝕此其常度也夫旣曰常度則一歲應十二
食乃有食有不食何哉正義云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玉華記言云日道
黃道也月道青朱白黑道也九道皆三百六十
五度餘四之一每朔必同度而未必同道則是
一在黃道一在青朱白黑之道兩不相涉何以
有食是已審是則襄二十二年九月十月頻食
春秋翼附卷之一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正合每月一食之常
度矣聖人又書以記異何哉玉華記云八道穿
度于黃道之中必有兩處相交所謂正交中交
是也然日月行道參差前後必積一百七十三
日有餘乃相遇于所交之處每年有二次相交
則每年有二次薄蝕故日月各一蝕但相交旣
有積日則相食亦有常期非連月而食也况襄
公之世頻月日食則又天象之大變乃出于前
九道交錯正交中交定數之外豈特小有盈縮
而已哉說者又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王

者能修德行政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月常避日所以當食不食此明于理而暗于事者也夫夏商季世罪孰浮于桀紂而日食之變不概見于經春秋上陵下替篡弑相仍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亦止三十六豈是陽勝陰之故耶蓋尚書專紀政事故不詳于天象春秋于日食之常者不書止書其有大變故之應者如己巳之食則三月庚戌天王崩應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食既則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應十七年冬十月朔之食則十八年夏公薨于齊應聖人雖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三

三

三

三月庚戌天王崩

按東遷之後王室微弱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故王崩天下之大事而列國之史有志崩不志葬有并其崩葬皆不志者如平惠定靈景志崩桓襄匡簡志葬莊僖頃不志崩葬一因魯史舊文而吊喪會葬與含禭賵賵之禮皆有不可考者季彭山謂周人利于賵賵而憚于賓客禮先至則辭會葬及葬期而至則遂會葬故有志葬不志葬之異此亦臆度之說至謂莊僖頃三王實未嘗立故不志崩則史傳明言莊立十五年僖立五年頃立六年豈無據而漫志者耶屬詞又以桓文皆不能率諸侯享覲王庭而徒以吊送虛文爲尊主故削此三王之吊葬以定伯者之罪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統聖人作春秋專爲維持王室乃自削天王之吊葬則名分何在又何以責列國之無王哉胡安定云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會也夫告則有賵賵周人何不利而弗告耶蓋是時列國眚周天子如贅旒卽告而含禭賵賵或不行至于中肩之射河陽之狩則天子廢置在其掌握中況送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三

三

三

故立新之際尤列國之所窺伺而觀者其多而不告無乃謂是耶柰安定不詳言其故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按尹氏吉甫之後胡傳云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卽家父所刺者然考詩序謂節彼南山爲幽王之詩而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距幽王終時已七十五年豈其子孫耶然外大夫不卒尹氏之惡而書卒何也蓋赫赫宗周雖衰奴滅之而親昵姻婭蠱惑君心以致幽王懼難平王播遷實尹氏釀之也平王昏闇懦弱忘親事仇東遷春秋異附卷之一

之後王室竟不能復振而尹氏猶存豈天將去周故使貪婪權佞久在其位以稔禍耶三月書天王崩四月書尹氏卒蓋幸其卒而憾其晚也左傳以尹氏爲彘子大謾公羊以爲譏世卿亦未得春秋之旨

秋武氏子來求賻

按史記云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意是時主少臣闇故以天朝之尊不能正侯國失賻之罪而卑辭以求之是重貨而棄分也不遣大臣而以未爵之士行是以微賤賡

君命也胡安定謂君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諒哉然平王于魯尚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故書求車著隱公不臣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按自夏啓繼禹父子相傳三代相襲後世所謂兄弟及繼絕嗣也史記宣公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夫旣以父死子繼爲義則宣公當傳之與夷今舍夷而立和是以兄弟荼春秋異附卷之一

父子之義矣與夷之心能無憾乎如以兄死弟及爲義則穆亦當傳于弟今以無弟舍馮而及于夷則併父子兄弟之義俱棄矣憑之心能無憾乎故殤公之忌不在馮出居鄭之後馮卽無鄭莊亦不能無覬覦之心是穆公雖不負于宣公而所以致宋室之爭弑者宣公實啓之也左傳乃以知人美宣公而後之說春秋者又曰禍朱者鄭莊而致鄭之爲宋禍者穆公也非通論矣知道者其公羊氏大居正之言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按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乃天子合諸侯使講信修睦爲盟書以詔明神非與兵黨伐之端也若諸侯豈得私相盟誓況齊濱東海鄭邇王都距千餘里何所不協而盟乎蓋鄭莊有志叛王故交質以圖合諸侯而是時中國推齊強大故親至其地而要盟書法雖以齊爲主而實專著鄭莊之姦謀也

癸未葬宋穆公

按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公于宋吊送兼至可不謂善睦乎乃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聘是計而不吊也不書葬是葬而不會也厚于與國忍于無君公之罪在不宥矣公羊傳乃云危穆公之不得葬豈其然乎觀後成公親送晉景之葬襄公親送楚康之葬而皆不書謂外

春秋翼附卷之一

六十一

三

諸侯義不當送也是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按季氏私考謂杞當作紀牟婁紀邑南界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不應有此邑胡康侯曰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取以著其惡二年莒人入向而天討不加故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然魯爲望國與紀爲婚姻而不能聲援庇護則魯之衰弱可見矣故春秋不獨罪莒亦譏魯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七十一

三

程正叔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明大義以示萬世故不稱公子公孫以其身爲大惡自絕于先君耳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按州吁嬖人之子完戴嬖之子夫人莊姜無出完毋死公以屬夫人然考綠衣終風諸詩則莊公惑于嬖妾莊姜賢而失位者也而以完屬之是疎之也後雖立完爲太子其意未嘗不在州吁矣故好兵弗禁蜡諫弗從則弑奪之之自啓乎州吁安忍無親莊公溺愛基亂春秋

著州吁之惡而莊公之罪自見矣然魯衛兄弟之國所謂同室有鬪也隱公不能請命天子奉辭討賊以正綱常則思亂效尤者將睥睨于側矣鍾巫之變其胚胎于此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按不期而相值曰遇清衛邑濱河之地也是時州吁弑完恐諸侯謀討以魯爲望國必卑禮要結而宋殤有子馮在鄭之隙遂啖以除害甘言此宋殤所以踴躍而從也若魯隱亦胡爲而來遇哉軌輦在旁耽耽虎視已又黨逆助叛以生

春秋翼附卷之一

隱

大

三

戎心何其愚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陳嬀姓虞舜裔孫胡公之後桓公鮑也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宣公考父也衛人卽擊鼓詩所謂孫子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忌子馮在鄭因聽州吁除害之言合陳蔡而助賊以代之使宋國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禍躬亦不免皆由辨之不早也可不戒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宣惠公之弟隱公之叔父也夫隱公既與

殤遇于清而伐鄭不與乞師則辭豈不謂州吁弑逆之賊與夷刻薄之人不當同事耶則何不請討州吁不爲末減陰勸與夷厚遇子馮庶可以正衛之法絕宋之禍而茲黨之在側者亦足寒其膽而柰何計不出此也幸使子章茂視桓命帥師尋致鍾巫之變哀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按左傳載石碻使陳岡州吁石厚之事竊所未信當是時四國方助衛伐鄭以定州吁之位是

春秋翼附卷之一

隱

九

三

陳亦州吁之黨也且陳侯方在師中碻何由使人與謀陳侯亦豈敢背宋殤而執其謀主乎況濮在衛南鄭在衛北陳與鄭隣執于陳而殺于濮亦甚不便矣此必州吁在軍中驕暴殘刻衆不堪命因共殺之則季彭山所謂卽公孫子仲之師所殺是已故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石厚羽翼州吁與謀弑逆故不自保而逃之陳石碻不能禁之于始今見衆殺州吁勢必株連故遣人殺之于陳耳夫碻爲國大臣當莊公棄嫡寵妾之日何無一言救正至州吁怙寵好兵勢已

難禁方欲爲之調停且其言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夫既知六逆之不可而又爲此中立之言計安社稷者固如是乎左氏乃以大義滅親稱其純臣誤矣故聖人略其事而不書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爲宣公

王樵氏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桓公爲州吁所弑州吁爲衛人所殺晉于次當立而無先君之命衛之臣子宜以衛亂及賊討之故告于天王方伯而以王命立晉則名正言順矣今

春秋翼附卷之一

千

也衛有君衛人立之是衛可以擅置其君而君可以專有其國大義已不明大本已不正矣是以晉繼亂而立殊無哀憫懲艾之心未久而興兵修怨侵尋至于數敗弄倫基欣滅之禍蓋觀其本之不正已卜其末之不終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按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故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凡祭祀賓客喪紀供其魚之蠃薹蓋不特備王膳羞而官有職掌則非時有禁亦所以遂物生耳未聞王者親行

如田獵之例也隱公之舉豈亦古人遺法爲嘗魚薦廟而行乎天王之葬不送而遠事逸遊僖伯之諫不聽而駕言畧地玩細娛而忽大務莫此爲甚矣宜其有鍾巫之變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云衛亂是以緩著州吁之惡也

秋衛師入郕

按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居魯衙間春秋以紀魯事維王室爲主故凡外事而有係于周魯者則書魯衛郕本兄弟之國衛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主一

晉乘亂得立不知尊王之義居喪之禮而毒衆臨戎侵陵同姓魯爲諸姬望國隱公不能講信恤睦故春秋特書罪衛且譏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按考者始成而祀之也公羊子云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不知立在何時季氏私考執以隱公爲仲子所生乃自爲其母立宮亦無所據雜記云王妾之喪至于練祥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蓋謂攝女君之子未爲君則爲壇以祭其母也聲子以繼室攝主內政則與攝女君

之禮合然隱公則既爲君矣穀梁子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毋築宮則聲子祭必有所其藏主亦宜有別室豈但爲壇一祭而已乎喪服小記曰士大夫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則諸侯可知矣又安知隱公之母不先祔廟矣乎但春秋之例止書卒葬而聲子卒于隱公未卽位之前祔于隱公既卽位之後故皆不書耳若仲子爲桓母桓未爲君禮未應立宮故春秋特書以志變也然隱公所以爲此者則有故矣蓋隱公卽位時其年已長又立五年而無子則其意必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三

初獻六羽

按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佾者于羽總名羽以象文于以象武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不曰佾而曰羽也魯自成王賜周公廟以天子禮樂故後羣公盡僭用八佾則凡夫人及妾母爲小君者得共享之矣隱公以桓未爲君預爲仲

子立宮欲殺其禮以示別于先公之廟然既考其宮是顯然以君母待仲子矣又殺其禮數則桓公之心將無欲速爲君以尊貴其母用八佾之舞乎書曰初獻者明前此皆用八志隱公以非禮之禮開蒙召禍也

邾人鄆人伐宋

按鄭莊欲報東門之役故挑邾仇宋推以爲主但邾本附庸宜受魯約束況此時魯宋方合何乃聽鄭伐宋蓋隱公舉動旣不足以攝服邾君而蔑之盟又適以示弱宜其桀驁而無忌憚也

春秋翼附卷之一

隱

三

螟

按螟螣蠹賊皆一種而食苗心者曰螟周之九月乃夏之七月正苗抽心時也心者華實之本食其心則華實並無矣故蠹之傷禾無所不至而獨書螟以重者言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按彊卽臧僖伯後爲臧孫氏彊與益師彊皆季公之子惠公之弟于隱公有叔父之尊益師碌碌無所表見彊擅權專制素蓄無君之心所恃者僖伯耳觀棠一諫旣托之空言而天不勑

遺國寧有典刑哉使僖伯未卒則鍾巫之變
或尚有顧忌耳故益師卒而書公子者見其雖
貴戚而不足爲有無疆卒而書公子者惜其忠
而悼魯之無人也康侯以書日見恩禮之厚非
春秋妄言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按長葛鄭地穆公傳國于與夷而居于馮于鄭
則宋殤宜交鄭以撫馮也忌馮以伐鄭可謂有
人心乎况鄭人九月之師亦以報東門之役耳
何踰年卽有此舉也但魯宋方合視其侵陵同

春秋翼附卷之一

卷之一

西

宋

姓而不知講睦觀明年鄭來輸平則其素黨于
宋可知矣故聖人書此罪宋實以尤魯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輸納也平成也謂以祊田許輸于我以求成
也夫魯鄭輔車相倚之國自宋鄭交惡魯與宋
合今鄭迫于宋圍而來輸平豈非息爭修睦之
一機乎故宋好不可絕也鄭救不可緩也公當
論宋以釋鄭厚馮論鄭以撫馮安宋則兩國交
驩一可以解鄭長葛之圍一可以免宋他日之
禍乃自是之後與齊鄭而謀宋是小人反覆之

術也必待歸祊而後與鄭合是小人嗜利之謀
也何以鎮國家安社稷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按艾魯近齊界上地也齊至釐公已稱東州之
小伯方合諸侯以樹黨而魯爲望國尤齊所欲
合者故假鄭以與魯盟齊魯合而濟東諸侯皆
舉之矣故齊之爲鄭實所以自爲也隱公墮其
術中春鄭輸平夏卽盟艾蓋不惟失宋之好且
失邾衛陳蔡之心矣聖人書此一以誌隱公敗
盟之罪一以誌齊侯倡伯之端

春秋翼附卷之一

卷之一

孟

宋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
也

冬宋人取長葛

按宋人久役大衆取非其有而鄭救不至委而
棄之豈以長葛啖宋輸其志縱其惡而深馮之
怨怒邪則鄭莊何其巧而宋殤何其愚也魯受
鄭輸平不聞解紛息爭坐視同姓之喪地亦不
得爲無罪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按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姊也諸侯一娶九女伯姬歸時豈無他姬可媵何必盡出宗國之女待年以歸耶况大國下小國而以伯叔齊歸亦非體矣伯姬繫于叔綸叔姬出于非禮故聖人書此以著魯之失且爲入御張本也

滕侯卒

按滕姬姓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古者邦交有常制國有強弱而情無疎密春秋之時則異於是矣晉北國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隣境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

春秋翼附卷之一

隱

美

方

魯不之恤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季本氏曰中丘近莒之地莒雖小國而界于東夷隱公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既又取紀牟婁駁駁乎爲魯疆場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爲向之外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聘者天子下問諸侯之禮諸侯不得私相聘也齊僖欲爲鄭結魯而恃其強大故僭行之又使其同母寵弟來以示親厚之意且窺魯之強

弱耳然鄭人方輸平于春公卽會齊侯于夏其舉動輕率實見示弱之端宜齊僖之妄自尊大也

秋公伐邾

王樵氏曰鄭人輸平宋魯之交離矣結鄭之新歡棄宋之舊好魯在人術中而不復信義之顧宋之噬魯不言可知也至是鄭又平宋魯慙於宋而忌鄭之合無以爲計乃爲宋伐邾以悅宋迹其情態妾婦之不若可恥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春秋翼附卷之一

毛

方

按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天子大夫也左傳云戎朝于周發帑于公卿凡伯弗賓是周誤遣之使戎修舊怨也伯不死于其職玷辱君命之罪不待言矣隱公卽位七年不朝桓王王反使來聘又失防衛以辱天使楚丘衛地宣公亦不救王臣之患任其執歸皆不能無罪也私考云凡伯營求王命需索諸侯故戎有辭于伐是以伐與戎也何輕重倒置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既有會期宋公以

帝請衛先相見王氏謂謀要鄭以去馮非也宋衛本仇鄭而黨魯者也一旦魯許鄭平則宋衛銜魯而親齊故遇垂不惟謀鄭亦以謀魯自是之後齊黨日盛魯勢日衰雖桓莊以下諸君無有能振之者而失諸侯之心實自隱公始聖人書此豈特爲宋衛鄭之事哉垂衛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按宛鄭大夫祊泰山旁邑周天子有事于泰山則諸侯往助祭宣王以鄭伯母舅懿親故特賜祊田爲湯沐之邑非諸侯所槩賜者也六年輪

春秋翼附卷之二

天子

三十九

平之時必以祊田許魯魯以祊未歸之故因爲宋伐邾以激鄭于是鄭不得不來歸矣然鄭莊豈忍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輕以與人哉蓋祊離鄭甚遠控制爲難隣近于魯魯所欲得以其所欲得者而餌之則魯必樂于絕宋且爲他日易許張本捐遠邑以携魯宋之交置湯沐以取朝宿之地一舉兩得鄭莊何狡哉胡康侯斷其無君無親可謂誅心之論矣

庚寅我入祊

按湯沐之邑賦稅必輕民久安樂土一旦屬于

他國方洵洵未靖宜先慰諭鎮撫之可也何欲速而攘據之哉故書曰我入強逆不順之辭穀梁子所謂內弗受也而鄭莊易許之計動矣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也子封人立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小國而卒以嘗受地主之供而備禮以弔者也死而不名以其世無所別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此諸侯參盟之始謂諸侯相參錯爲盟而各

春秋翼附卷之二

元

三

爲一黨也是時魯與宋衛黨齊與鄭黨故宋鄭交爭無有寧歲而魯衛嘗爲宋羽翼自魯許鄭輪平于是宋衛之黨合于齊而此盟蓋欲致齊絕鄭以携魯耳然未逾年而卽有防之會及覆變幻固齊僖之譎詐而聽新輪之鄭謀舊好之宋隱公獨何心哉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必有故也非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按浮來莒地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

復親往其地屈已要盟而莒爲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崛傲無禮可知矣左傳乃以爲成紀好夫牟婁之取旁若無魯此盟何足以庇紀哉

螟
按三年之中兩書螟災國事可知矣隱公不思修德圖政以爲消弭計而徒往來于宋鄭間反覆詛盟何益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季本曰凡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既長則卽當

春秋翼附卷之一

季

三十九

爲之別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爲氏而或以官或以謚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亦禮之常杜元凱以爲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非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內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按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謂陽氣發而震動也仲春之月雷乃發聲然立春在十二月則驚

蟄在正月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既蟄則雷將發聲雖震電亦非甚異也聖人所重在庚辰大雨雪耳蓋陰本從陽六陽月中未嘗無陰惟陽氣得令則伏而不動今震電太早則發洩太過而陽氣反衰弱矣故陰得乘之而有雨雪之變此君德屑越奸臣叛逆之象也再踰年而有鍾巫之變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挾卒

例與無駭同

夏城郎

春秋翼附卷之一

季

三十九

按郎魯南鄙近宋之地亦要害之處也將爲鄭伐宋故城以備不虞然隱公日要盟會荒廢政事羽父擅權驕恣禍伏蕭牆乃欲爲齊鄭効廝卒之役捐不貲之費以爲未然之防可謂智乎桓莊之世齊鄭衛宋交戰于此郎之城爲齊鄭耶爲宋耶違時勞民又不足言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按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宋夫交質射王鄭莊實無君首惡加等宋殤百倍乃矯詐

誣妄誑齊魯以謀宋耶齊僖陽與宋合陰固鄭
交罪不足言魯爲姬姓宗盟之長既不能請命
以誅不臣乃忍捐好嗜利黨鄭伐宋何其愚哉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季本氏曰此爲鄭謀伐宋而爲師期也中丘臨
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達
于營卽宋之西北鄙也疊之伐宋由東道入正
兵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於此
而其事則責成於魯耳故疊率大衆而齊鄭但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三

三

以人從公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營所取二邑
齊鄭不與焉意可見矣

疊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按會防以舉謀會中丘以致期皆稱公而此獨
稱疊帥師蓋羽父擅權專橫如前伐鄭固請而
隱公不能禁罪不待言齊侯鄭伯亦眇視隱公
竟與疊會伐故一去其族一削其爵交貶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營宋北鄙之地郕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
子所封防亦宋北鄙地非會防之防

按傳稱羽父擅與二國先會則是時三國重兵
壓于東鄙宋人必全師應敵于彼矣公因乘其
無備徑田郎以西達于北鄙而敗之蓋掩襲倖
勝是不義之舉也然亦足以振平日懦弱之氣
懾羽父之膽矣當是時謂宜歸功齊鄭讓二邑
而弗取陰與齊鄭協謀收疊兵權實一機會也
卽不然而口不言功交懽齊鄭亦隱然有虎豹
在山之勢以寢權姦窺伺之謀乃乘勝取邑旁
若無人則鄭未必見德齊實大有憾心羽父且
爲他日自全之謀矣

春秋翼附卷之一

三

三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左傳鄭師猶在郊宋衛入鄭蓋鄭幸營之敗
而不備故師還及郊而乘虛入之耳但隱公啖
鄭利以敗宋師而宋乃舍魯報鄭者以鄭爲謀
主也夫宋當喪師失地之後猶不卽加兵于魯
國隱公獨不內愧于心乎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按戴鄭所與之微國也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
召蔡人伐戴以剪其羽翼然以宋殤之猜忌衛
宣之驕淫而蔡人處于其間是以怒而不和故

鄭莊伺其隙而伐之以取其車徒輜重程子所謂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按郕衛之與國也伐戴之役鄭已悉三國之師而俘之亦足以報衛矣郕實未嘗取憾于鄭何以入其國都哉夫鄭莊無王侵弱固無足論獨怪魯以宗周望國齊亦東海稱雄而反爲鄭之廝役抑獨何歟春秋前書公敗宋此以齊爲主蓋深罪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春秋翼附卷之一

語 五三三七

滕姬姓侯爵國文王子叔繡之後武王所封薛任姓亦侯爵國黃帝裔孫奚仲之後夏禹所封按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諸侯不得以相朝也滕薛南鄰宋北近魯素苦宋侵因見魯有嘗之勝遂來朝以求庇然滕薛不朝王而朝魯魯亦不朝王而受滕薛之朝此春秋之所交罪也

夏公會鄭伯于特來

按左傳謀伐許也蓋許田雖魯朝宿之地實在許疆域之內難于控制鄭輸防意在易許于是獻復許田之策許田既復則易許之計行矣此

鄭莊之狡許也隱公墮其術中愚哉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爲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太岳之嗣

按鄭之歸枋但資魯以爲仇宋之計未嘗言及許田也自魯取防取郕獲利已厚于是始有取償許田之意此鄭莊入許本謀也左傳載鄭莊存許之言意欲分惡于齊歸怨于魯而齊魯竟莫之覺狡詐之與鈍愚縣絕固如是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春秋翼附卷之一

語 三三三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計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按鍾巫之變不專在桓公羽父之奸而在隱公機事之不密機會之洩不止在將授將老之語而在收管取郕之時何也公之懦弱彊素脾睨故矯命帥師倍期先會以爲取之如兀上肉耳但蓄謀未動一旦設伏制勝獨擅敗宋之功彊之忌畏一也郕防專取自携齊鄭之交彊之疑慮一也故遂獻計殺桓思圖結納自將授之言

一出輦必曰此計一泄身爲齏粉矣曷先圖以自勉乎此難之所以驟作也嗚呼改葬不臨則無親天王不朝則無君嗜利忘義而交隣無道違時動衆而億兆離心爲君至此何以正其終哉

春秋翼附卷之一

終

終

春秋翼附卷之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桓公

名軌一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毋仲子夫人文姜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按春秋之例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位禮

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極前卽位之初緣臣民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終

畢之後文成襄昭哀等五公是也繼弒君不書卽位緣子弟當以討賊爲急不忍行卽位禮也莊閔僖三公是也至于桓公弒隱公而自立宜公弒子赤而自立皆書卽位則聖人欲著其罪于後世穀梁公羊所謂與聞乎弒如其意者是也若隱公之不書卽位緣卽位在惠公初歿之年元年無卽位事聖人亦不得而擅增之也定公卽位于元年六月戊辰者則以始從昭公在外既雖自壞隤先入但是時權在意如昭公喪至自癸亥故不以時定位而遲遲于五日之後

聖人亦據魯史實書之也讀史者豈可例觀之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按鄭莊易許之巧有四焉湯沐邑授之天子傳之先君豈不自重將堅魯絕宋之心故捨已所難啖彼所欲巧一歸枋時未露易許之意欲假無由故于隱公末年連齊入許見魯之有許田鄭與有力且以齊僂為證則不惟請假有媒而魯亦無辭于鄭巧二以湯沐易朝宿則彼此相當不為屈辱故加璧為恭請假示返使桓歡然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二 子思也

允其所請巧三魯桓篡立懼討鄭莊本有挾而求又恐諸侯啓釁為魯國患故以璧假使魯得倍償之利鄭泯要求之迹庶彼此有辭于諸侯巧四觀鄭伯之巧則知魯桓之愚矣垂魯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按越近垂之地左氏謂魯修好于鄭此必鄭報垂之會因要盟以結祊成魯桓與弑得國心懷內荏故強之會則會要之盟則盟惟鄭莊所欲為耳不知弑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獨鄭莊可畏哉

秋大水

按水陰氣也臣子奸君婦人乘夫皆其類也桓公篡弑而立陰凝水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已事之徵也至于姜氏宜淫桓公受制則陰邪穢惡又將充塞宇宙而陽剛之氣漸滅殆盡矣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按宋殤公既立日慮鄭莊納馮與兵構怨無有寧歲孔父為國大臣不能勸導以義坐視其疲民以逞于是國人怨殤公併惡孔父矣華督宋之強族實為馮黨欲因民作難慮兵權之統于司馬也遂先殺孔父而弑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此雖華督之不臣亦孰非殤公之自取哉孔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死其官也

滕子來朝

按滕侯爵而稱子杜氏以為時王所黜則非所望于桓王胡康侯謂弑逆大惡不能討又先隣

國而朝之故降而稱子則非所望于滕國蓋周制諸侯朝覲玉帛以命數爲節勝以國小禮薄因自降爵以朝觀于產爭承貢賦之次可以得稱子之說矣非聖人有意貶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華督弑夷立馮宋國已亂何待會稷而始成乎蓋所謂亂者自弑後之國事言也徐邈曰宋雖已亂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左氏謂四國受賂立華是長其亂萌而宋國他日之禍皆胚胎于此矣下書取鼎告廟

春秋集解卷之二十一

四

三十九

則魯實爲成亂之主故書公會以成專罪之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按宋有華督之亂魯桓能告之先公請命天子率三國討其罪則上有裨于王室前有光于祖宗雖獻俘奏捷于太廟誰曰不可今定弑逆之位貽羞于周公耳納廟何爲哉卒之魯國姦臣接踵篡弑相仍臧哀伯臧德立違百官象之之語于是乎驗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按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然杞姒姓伯爵武王

克商求夏禹後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紀婁姓侯爵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乃魯婚姻之國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至此復來朝蓋莒與魯爲隣杞偏脅于莒欲求強援故來朝乃魯桓欺其弱小苛責以利不遂所欲九月卽入其國果如公穀程氏之說豈有伯叔二姬見在紀侯以姻國通好而遽責以利入其都哉况魯有史官專紀朝聘會同親疎往來之禮乃以紀爲杞職掌之謂何孔子作春秋亦仍舊史左氏去春秋未遠傳聞當或有據

春秋集解卷之二十一

五

三十九

不可以公穀之言附會也

蔡侯鄭伯會于鄆

胡康侯曰左傳始懼楚也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鄆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耳按鄆曼姓商之侯國

九月入杞

按左氏云不敬也夫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杞

以朝禮事魯何以不敬豈以國小賦薄不能應魯之誅求耶朝弑逆之賊以取入國之禍所謂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

公及我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按諸侯非朝覲會同不越外境非省耕省斂不遊國中先王以戎狄無親故正朔不加會盟不與嚴華夷之辨也公卽有事于行在便而盟之然且不可况特與之盟乎唐在徐戎北境遠地也秋盟冬反踰時也故書盟書至乃切責之辭左氏云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禮也謬矣

春秋翼附 卷之三 桓

三年春正月

按不書王之說杜氏以爲周不庭晉大夫春秋之作本以存王迹况正朔尤大一統所係周雖不班曆月仍是周王之月豈得不書如昭公末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則非係于曆之頒不頒矣胡康侯以爲桓無王夫聖人因王室不競諸侯放恣故作春秋乃因桓無王而削去其號是又與于無王之甚者也况元年二年又何以書王哉又歸咎于天王失政則當時天下之弑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

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于討未嘗以爲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大抵編年紀事之書惟以始末爲要元年十八年既書王則其餘可槩見聖人以爲如是足以存王迹矣故遂仍舊而不增益王字耳如年月日書則皆書然有春而不繫以月如隱二年五月之類者有月而不繫以日如隱三月盟蔑七月歸則之類者又何獨于春王月而銖銖以較之乎

公會齊侯于贏

春秋翼附 卷之三 桓

左傳成昏于齊也王氏輯傳曰桓以篡弑得國懼天下之討而結強隣以自固夫婚姻之有灼所以別嫌明微重大婚之始也今桓親爲會以成約于齊匪媒而婚合不以正也以婚事越境會不以正也使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親送至讎而親迎迎不以正也焉有始之不正而能以正終者乎求逆弑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其後莊公躬納幣于齊盛飾稱宮以分女成其婦之驕恣造端實始于此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按左傳云不盟也夫盟者統紀不一羣心猜疑故要結于神歃血以示信命者自土令下天王之權也諸侯不得私相命也周室東遷命令不行至桓王而極矣故諸侯放恣各執國命視周天子如贅旒當是時魯齊鄭黨蔡宋衛黨而齊衛接壤勢均力敵未肯相下故齊倍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疑共立誓約以號令列國耳自後五伯迭與主盟中夏則出命之權遞有所執尋至戰國則七國相王齊秦交帝皆橐籥于此矣聖人書皆命蓋傷之也公穀云近古近正謬哉

春秋異傳卷之二十一

人三

三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當作成卽孟孫氏之邑也魯去年入紀今既得賂故與之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按列國分野上應列宿日月交會之辰亦各有所屬故日雖無所不照而所食之影在下觀之

有正而多者有偏而少者如以一燈懸于室中下以物揜蔽之偏于東則東暗偏于西則西暗非東西俱暗也當時所食之處必關于魯分居多故自魯觀之見其爲既而事之所應亦專驗于魯蓋桓公弑君篡立陰盛陽衰之象已徵于既往而齊姜之禍始亦兆于將來故天變之大著于魯者如此不然普天之下皆昏夜矣何事應獨于魯爲然哉此又在荆楚僭王鄭拒王師之外者因推而論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

春秋異傳卷之二十一

桓

九

按程子云親逆者逆之于所館必無舍宗廟社稷之重而遠適他國之禮則遣卿逆女亦未爲失但婚姻人道之始夫人一國之母輩係同姓之親且國之賊也乃使往逆何哉竊謂桓公越境議婚無事媒灼不惜廢禮于始豈獨拘諸侯不得越疆親逆之禮乎意是時羽父欲擅權宮掖劫制桓公因邀功獻諛力請代迎故不言使如隱十年夏翬帥師之例耳卒之文姜淫虐公客死蓋始之不正而能善終者未之有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

姜氏至自齊

按程子以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未
爲確論夫齊僖以贏之會魯桓親自往議何獨
惜一親逆且使羽父代行前恭後倨道路間關
則其送至于境上固情也僖公既親送女則魯
桓親自往迎不惟授受之明抑且報施相稱亦
情也禮也安得以爲皆非義耶始雖逆之非人
既幸迎之有禮是聖人之所與也故又書曰夫
人姜氏至自齊謂其授受之明也不然與仲遂
僑如之以夫人者何異哉又何得以文姜後日

春秋襄公卷之三

桓

十一

三十九日

之事槩議始至之非禮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諸侯不得私相聘問僖公昔爲鄭結魯則聘
加于隱今爲女致問又聘加于桓何妄自尊大
哉驕女盤據于內介弟憑寵于外視桓如兀上
肉耳宜桓之柔懦不振受制于婦人女子而殞
于他邦也

有年

按天立君以爲民民之天在食君有否德稅政
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皆所以爲民也但君實

有罪民則何辜桓公弑逆无道不足以厭天

造國命故十八年之中咎徵叠見民不堪命是
以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而天勤之春秋所
爲特書也公羊所謂特有年也彼謂志祥者悖
春秋不書祥瑞之意謂志異者豈上天惠愛元
元之心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按蒐閱禮之不可廢者然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有二義焉桓公篡立懼討日事盟會未暇及舉
今娶齊則强援足倚有年則天命自恃故用民
以訓軍旅取物以祭宗廟示得志也即魯南鄙
要害之地故講武耀兵于此彰國威也書此見
桓公雄黠之心若曰非時越禮則十二公之狩
豈皆合禮得地者何有書有不書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按天子聘諸侯禮也但桓公弑兄篡立桓王不
討罪而加聘故春秋書此貶天王之失政也渠
伯糾本周大夫王制大夫書字其曰宰渠伯糾
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非貶而稱名也其不書
秋冬首月胡文定謂志天王之失刑固失之鑿

春秋襄公卷之三

桓

十二

三十九日

杜氏以爲闕文亦非也夫國設史官專記時事故春秋必書首時以成歲但有無事而不書或書空時而無事者至并其時而脫去必桓公受制文姜荒淫失政其史官之有無及稱職與否皆不經心故廢時失事遂至此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按以隱公元年巳未推之則桓之五年歲在甲戌以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推之月內無甲戌巳丑當是六日是甲戌年正月巳丑日也史官之文偶倒置耳則左傳再赴公羊戌亡丑得之說可置勿辨而陳佗殺太子之事亦妄傳耳鮑桓公也子躍立是爲厲公

夏齊侯鄭伯如紀

按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夫齊僖倡伯東州鄭莊雄視列國必無以大朝小之禮如往也是時紀方專向魯齊欲致之乃與鄭伯如紀陽爲親密實陰覘其虛實以爲襲取之地故書此以著齊人滅紀之巧紀侯去國之由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

從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巳因紀之故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此見桓公以紀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與國事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城祝丘

祝丘魯地蓋界于齊境者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城以備之書夏城譏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鄭莊大逆無道王卽命列國連師以討之誰敢不敬應者今不曰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桓王自知信義不足以號召諸侯徒欲自逞于一決幸而三

國仇鄭欲挾王師以逞報復故從王以征庶幾有君行臣從之體耳然而強弱不敵紀律不嚴三國皆奔王卒大敗是堅桓王伐鄭之志者陳蔡衛也致桓王中肩之危者亦陳蔡衛也藉令三國能以討叛之義約魯宋諸國合兵以從豈不能得志于鄭哉柰何智不出此徒欲以區區潰亂之卒犯虎狼之雄故聖人書此見桓王之

輕動三國之寡謀耳

大雩

按雩者吁嗟求雨之際爾雅所謂號祭也雩以樂爲主故壇謂之舞雩古者舞以女巫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大雩者雩上帝也若諸侯則雩于境內山川而已左氏云龍見而雩是建巳之月乃祈雨之常故經無書六月雩者此必夏及秋皆旱非時而雩故特書以志旱且志僭也夫陰陽和而後時雨降夫婦合而後家道成文姜至齊纔閱歲耳而天變已兆可畏哉

春秋翼附卷之三

高

三

金

按螽蝗屬旱而又螽蝗歷一秋災之甚者也

冬州公如曹

按周制三公之外爵稱公者惟二王之後州卽爲國必壤地褊小况以周公太公之勲齊桓晉文之伯位止通侯未稱上等州有何功得與公爵乎若以所食采地得稱如周公祭公號公之類則未聞周之卿士有食邑于州者也十一年隨絞州襲伐楚師則州係江漢近楚小國又焉得稱公此必尹氏私人需索列國世俗趨附其

勢或以字族口號稱爲州公列國亦附和稱之耳然此外相如而亦書者因下來魯之故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按實程氏胡氏皆以爲州公名來爲需索也上稱公者見尹氏以私人而冒上卿之爵此稱實者見非天王命使故稱名以示輕忽之意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按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故紀來諮謀齊難與杞寧畧無干涉蓋杞之所患者莒紀之所患者齊彼各自爲其國謀耳政不必附會

春秋翼附卷之二

恒

圭

三

秋八月壬午大閱

季氏私考曰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意古者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茺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閒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修戰法一一數視欲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茺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爲

名此三時獨許之義也及考莊八年春正月甲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謂之治兵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急衰卽戒嚴之法也芑者萊沚之區所以處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六十一

其兵之止舍卽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豈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外更立振旅芑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於經義者未敢以爲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爲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飛氏曰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若魯之車服爲僭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而後謂之大邪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

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按自左氏有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之說故公穀皆以佗爲陳君一則謂佗與蔡人爭禽一則謂佗外淫于蔡胡傳則云善蔡人以善蔡知佗之爲賊書陳佗以善陳國不成其爲君夫使佗果殺太子而自立則弑篡大事春秋豈得不書書殺佗而不書殺免前後事體何不相顧耶是左氏出于傳聞之誤而公羊又誤于左氏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七十五

文定又爲三傳所誤也近儒又有謂佗奉使無狀者竊意陳佗見殺傳無明據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但隣國大夫殺之不顧此實王綱不振落與國擅殺之漸或孔子作春秋之意與九月丁卯子同生

按傳子以嫡本爲正禮隱桓之際人情未協故求昏于齊以強援自輔文姜生子則國本已定此桓公之幸也左氏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諱哉史臣于國家大事必書故嫡冢始生卽書子策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亂嫡

奪正之事也說者乃以爲釋國人之疑誤矣况
文姜三年九月至齊子同生于六年九月是時
文姜猶未失正何嫌何疑而釋之哉

冬紀侯來朝

按成之會謀齊難也公既不能救今來朝謀王
命也公又不爲請則紀亦何賴于魯而婚姻之
約無乃秦越之視乎然魯之不敢遽爲紀請者
以魯之有藉于齊猶紀之有藉于魯紀密則齊
疎是以掣肘而未敢輕動于是謀昏王室之議
起矣則不獨紀有所庇而魯亦將以自結于周
矣乎

春秋翼附卷之二

十一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
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
質之甚也

荆鄧侯吾離來朝

興鄧皆近楚之國迫于荆楚故

而來附自是曹邾牟葛等國相繼來
朝皆穀鄧爲之招耳使魯亦能帥諸小國以朝
天王又焉知齊晉鄭衛諸侯不相繼以朝周

柰何晏然受穀鄧等國之朝而視周天子竟如
弁髦也卒之漢東諸侯楚實盡之而魯亦爲楚
考王所滅宜哉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袷秋曰嘗冬
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杜元凱曰夏
之仲冬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
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

春秋翼附卷之二

十一

時兩書家父亦其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
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
從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按邾以小國隣近于魯卽隱公與儀父盟于蔑
者也桓公自慚得國不正方欲張大其勢以籠
絡人心當是時杞穀鄧俱朝天王三遣聘而邾
不修朝禮故有此伐然以叛逆之賊與無名之
師惡能服人哉

冬十月雨雪

按周十月夏八月也月建在酉夫霜而雪此積陰侵陽之象桓公以臣奸君文姜以婦乘夫故天變之應如此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按魯以紀見逼于齊欲假王靈以庇紀則必常為紀通昏議于王故祭公之來承王命以議昏也魯桓欲昏之速成必過為遷就之說以促祭公而祭公又素附尹氏竊權亂政者故不歸白于王以須後命竟自往逆于紀失禮甚矣故書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十

曰遂者見桓王失制命之權逆天下之母若迎

婢妾而祭公專擅之罪不待言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王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王后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以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極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魯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按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于曹此曹桓公終生之世子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然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是時曹伯有疾自揣國弱無所倚附故以世子相托不知桓公弑逆無道國勢人心已非周公伯禽之舊矣已將不能自立何以庇人哉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主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公

按左傳云曹太子來朝待以上卿之禮享之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夫攝君之事不為不尊上卿之禮不為不隆射姑之意念深矣葬不愆期知禮哉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按桃丘魯邑在濟西齊南界地西南距衛是時齊以紀故與魯為讐將合鄭衛襲魯衛在魯西齊在魯北衛之適齊必經桃丘故往會之將以

謂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故弗遇則三國之謀亦密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春秋無義戰言侵言伐言圍言入此獨曰來戰何蓋齊欲吞紀自六年公會紀侯于郎冬紀侯來朝則齊僖固心銜之矣但舅甥之國未忍加兵故先與衛宣鄭莊來駐于郎以脅魯桓使桓稍能退讓必不戰矣而魯桓雄黠方且臨制諸國以自張大納紀季姜以結桓王不肯降心相下此齊僖所以激怒而戰也書曰來戰于郎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三

三十五

見齊僖有所刼制而來魯桓不善自處以至于戰蓋交罪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按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假道于曹故歸復盟其地以堅後約耳戰稱爵者三君歷境有畏懼之意焉盟稱人者鄭衛係同姓之邦齊僖係舅甥之國无故而來无功而去輕忽而貶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莊公卒庶子突逐其世子忽而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莊公卒方兩月葬何速耶此祭仲爲忽謀也蓋嗣君以送終爲大事世子忽懦弱庶孽側目恐遷延觀望必起爭端故先期而葬則忽既爲喪主諸侯會葬者皆得與聞其位始定耳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按忽儀臺突皆公子也莊公未卒之先突何以在宋此必鄭莊奸雄善謀鑒宋夷馮故事以忽雖長而懦弱公子突外有強援足可托國但祭仲專權立忽勢難搖動故先置突于宋以爲他日之計耶是開兄弟爭競之禍啓宋莊反噬之端也天道好還真可畏哉宋莊急功貪賂以怨報德故貶而稱人祭仲稱鄭見仲係鄭國之理亂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按突不繫鄭蒙上鄭祭仲之文又藉強援以奪嫡亦絕之之辭也忽繫之鄭明其當爲後也突不稱宋納者祭仲既執則國中駭懼如升虛邑耳此見宋莊之善爲突謀而鄭國之權在其掌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三

三十五

握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按季本氏謂折之盟爲宋公志是也但憑之得
國藉于鄭莊突之得國藉于宋莊是彼此以恩
德相結者也乃宋鄭素爲仇敵何哉蓋鄭莊驍
雄黠詐當憑在鄭時必多無禮要求憑善于旅
處得以保全自宋督弑夷歸立之後盟會皆不
與亦必爲鄭莊所抑故宋莊懷怨思得反噬方
鄭伯初沒子忽甫立遂執祭仲以啓兄弟之爭

春秋翼附卷之二

孟元

及于突歸國又結三國以爲謀鄭之計蓋是時
鄭黨于齊非制齊難以圖鄭而魯方有戰局之
患于齊陳蔡有積怒深恨于鄭故折之會宋欲
得魯爲應以防齊之議其後也魯桓畏齊鄭之
合尚懷首鼠故但遣大夫蒞盟後一年之中與
公五位則宋莊謀鄭之心專且亟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按杞素偪于莒隱四年有牟婁之取桓二年宋
朝以求援此會左傳云平杞莒也事無可考然

杞之非紀益明矣蓋紀方昏周以圖制齊魯亦
臨制諸國以自張大莒子雖狡黠豈敢遽爾抗
衡哉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按燕南燕也姑姓黃帝之後穀丘宋地去年宋
與魯陳蔡爲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
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
蓋是時齊鄭爲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
可得因計魯與宋合則宋無魯規而鄭受其害
故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

春秋翼附卷之二

孟一

孟仲

紀也計亦巧矣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弟林立是爲莊公不書葬者魯以宋鄭
之故盟會征伐無虛日故魯不會也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按折闕夫鍾之會宋欲觀魯伐鄭故數會于
魯地宋爲上也此龜虛之會宋魯欲平宋鄭宋
不受平故也魯于宋地魯爲主也

丙戌公會鄭伯 武父

按武父鄭地是會出于魯鄭兩相欲者蓋魯方欲以平宋之謀市恩于鄭以觀其援紀之心鄭又欲以黨齊之勢陰嚇于魯以堅其平宋之計今宋公辭平則魯媿失信于鄭屬途背宋而會鄭鄭屬乘魯桓恨宋辭平途結魯以謀宋故曰出于兩相願者也嗚呼隱受鄭輸平而絕舊好之宋于前桓嫉宋辭平而親仇之鄭于後相繼失策魯之國事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按宣公當州吁篡弑之後衆人擁立之情宜何

春秋翼附卷之二

宋一

如淬礪以克光祖父垂裕子孫者乃觀國風之所陳春秋之所書非淫亂于內以絕家人父子之倫則黨惡于外以定弑君篡國之位迹其行事無一可當于君者其得保位令終也幸哉再言丙戌姜文也子朔嗣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按胡康侯以賁賂無厭屢盟無信爲宋罪故二國聲討而書伐謬矣夫魯桓以弟弑兄鄭厲以弟逐兄與貪賂孰惡突以怨報德桓捐好親仇與寒盟孰謫已則漏網苟免乃伐人耶此在鄭

突習于莊公之奸惡不畏名義爲之耳孰謂堂堂望國爲周公伯禽之後者亦爲之乎故諱公而稱及不忍言耳書伐書戰蓋甚突之罪而尤重惡于桓也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按魯素弱于齊紀又蕞爾小國突雖襲鄭莊餘力亦不加于齊也今齊爲主而益以燕宋衛之師乃皆敗績何哉蓋紀偏于齊危在旦夕故恃援于魯以相爲唇齒鄭怨宋而結魯亦有輔車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宋一

五三

相倚之勢三國同心氣自百倍若夫齊之圖在紀宋之怨在鄭既不相爲謀而衛朔背殯臨戎南燕無故與事皆迫于齊威不得已而從之者則其心力自不能如魯鄭紀之協一此勝敗之所以分也雖然吾獨嗤魯桓之愚助仇鄭以結深怨于宋俾目前之勝以促紀國之亡黃之則不亦晚乎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易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卽戎據事直書而惡自見矣

夏大水

按春秋書大水惟桓莊之世爲多桓元年及是年五行志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弑死莊七年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莊公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之應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春秋集附卷之二

桓

宋

立三原注

按桓公自武父會鄭以來蓋相見無虛月矣所謂同惡相濟者也是會也其以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將伺齊衛之往來耶

無冰

按陰雖不可乘陽然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陰不固結則不足以閉陽而陽氣之發不能舒暢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自是常理得其常理則有助于陽矣文姜寡廉喪節邪陰也桓公不知檢制以崇雅化惟日事盟會于外是驕陽也陽驕陰蕩大千天地之和無冰之應殆謂是

歟

夏五

按孔子作春秋雖曰其文則史至于日月有缺或文義不通如夏五之類者亦豈嫌于增益孫明復以爲後人傳寫脫漏是已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按突以庶孽奪嫡成于宋莊之執蔡仲則仲與突之猜疑兩不相忘者况目與宋爲仇敵背恩負德諸侯國人亦豈有直之乎故惟溫魯盟以自結納然又不敢離其社稷此語之所由使也

春秋集附卷之二

桓

禘

三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按御廩者桑盛所藏宗廟社稷之祭于是焉桓桓公荒廢國政文姜虧損化原將無以爲廟社主矣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之謂也能無災乎

乙亥嘗

按周正雖改四時之令不可改故祠祫嘗蒸必用夏時四仲之月然嘗以薦新爲義周八月乃夏六月也焉得新穀既升乎特以御廩災懼鬼神譴責故先求時物以薦之耳不十不戒忽天

變襲祖宗聖人明書二日以示戒也穀梁謂供未易災之餘左傳云書不害皆非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按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宋相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強于宋何亦聽其節制深仇鄭也仇鄭則嫉魯可知而紀之後患亦胚胎于此矣春秋不惟志宋鄭反覆交噬之

春秋異附卷之二

三

三

禍實預爲魯紀危耳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按車者天子錫諸侯命器何以來求或謂天王將崩備喪具也蓋是時諸侯放恣弁髦天王魯爲周公伯禽之後猶知禮義故求購車求金皆在魯耳季氏私考乃以尹氏專權魯尤諂事易遂所求責之夫權天子之權也知諂尹氏猶知有天王也而槩以責之則交惡中肩如鄭伯者當何處之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桓王崩惠王間嗣惠王者史以爲莊王之孫僖王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事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禮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間上繼桓王之世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于戈歲尋卒則會葬如禮比

春秋異附卷之二

桓

三

三

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祭仲以被執立突則思逐突而復忽者未嘗一日忘也然非離突馮之好則勢有掣肘而計無所施故立突之後卽制其權柄而日爲突畫絕宋之策突亦從其謀畫而日稱兵以伐宋及宋受毒已深而有渠門大達之報則宋鄭之好絕輔車之勢分仲固得以遂其謀突亦自此悔其禍矣此雍糾之所以遣也然不能誅之于宋莊輔立之時而欲誅之于宋援旣絕之後亦晚

矣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乎稱爵稱名見突已成爲君而仲擅逐之罪仲也不曰逐而曰奔見信任權奸竟成噬臍罪突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按諸侯之子誓于天子然後稱世子鄭莊未嘗請命立忽而稱世子者祭仲擅立之也復稱世子者見未成君而出也稱復歸者見祭仲之素志也廢置在手出復如意見仲之招權也書法嚴矣

許叔入于許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重

子

按許叔許莊公之弟也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過爲誇詡以示存許之義則鄭兵既退之後許莊公必復歸國都而許叔仍居東偏矣但國小力薄不與盟會故不經見耳是時許莊公方卒嗣子未定故許叔自東偏入許都以定新臣之位新臣卽僖公五年卒葬之穆公也穆公既立許叔終身不仕賢德實與蔡季同春秋以爲賢而書之宜也或謂許叔卽新臣誤

公會齊侯于艾

按魯自戰郎之後與齊不相往來十三年後黨鄭厲伐宋致四國敗績則齊之銜魯爲益深矣况今鄭厲既奔魯勢孤弱危疑故乘齊襄初立爲此會以修好不知又落諸兒姦計中而彭生之禍實兆端于此矣左傳云謀定許非也

邾人卒人葛人來朝

按牟子爵國祝融之後葛嬴姓伯爵國書來朝愧魯之不能當也春秋之世小國視大國以爲舉動故不朝周公羊謂不奔天王喪而朝弑君之賊特稱人以夷狄之過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重

子

子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按櫟鄭南鄙邑胡康侯以櫟與制邑共城等則亦要害之區也夫突忽如兩虎鬪穴中勢不俱生况祭仲以雍糾之故未嘗一日不欲甘心于突者突既出奔何不自愛而復入意是時祭仲專制國權忽猶未立突自謂舊君當復先謀之魯宋諸國入櫟以待黨援國逆耶觀下四國伐鄭左氏云將納厲公可見矣故書入者以有挾而無忌憚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按彘鄭地也夫魯桓德鄭突嘗援紀故思以納之若宋與鄭深仇衛陳宋黨亦何爲突謀哉蓋宋莊之初納突原非爲鄭忠謀也不過欲籍制突以要利于鄭耳今突奔忽入祭仲專國事多齟齬故又謀納突以傾危其社稷已得乘之以爲利也嗚呼鄭莊納馮以亂宋宋莊納突以亂鄭出爾反爾間不容髮天道好還真可畏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二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秋異傳

卷之二

書

三

魯不敵鄭實恃宋以爲謀主而宋惡突之背義雖與會伐而不盡其力故終不能納耳然突在櫟而鄭亦不敢加害豈非以四國爲之援乎會以決謀則以情之厚薄爲先後宋主納突蔡受突奔故先宋次蔡以及衛戰以克敵則以力之強弱爲先後宋強于衛衛強于陳而蔡最爲微弱故先宋衛陳以及于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按突以庶孽奪嫡王法所不容伐人國以納之然且不可况弗克納而歸何飲至爲桓公可謂

無恥矣

冬城向

按向卽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于莒魯叛服不常今因其服而城之左氏云書時然周十月乃夏八月農事未畢而興役勞民可謂時乎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按衛朔如果與毋宣姜構殺其兄伋俱害及同毋兄壽如二子乘舟之詩是天下之罪人也當宣公卒時公子洩職何不名正其罪卽立其庶兄黔牟乃令朔嗣位君國久與會盟遲至五年

春秋異傳

卷之三

書

四

而後廢乎公殺告謂朔獲罪于天子夫是時王靈不振即使朔果不殺小衆托疾辭君天王豈能遽行討朔朔而至于出奔哉季本氏詳辨宣姜伋壽之事至謂朔本無罪公羊不宜以王命絕之夫惠公承宣公淫亂之後兩兄非命之阻當爲蓋愆繼緒之令圖乃父喪在殯吉服從戎其視羣倫人紀不知爲何務此獨非其罪乎但左氏不明載立卒於朔之故是亦史之闕文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震氏曰齊之圖紀十有二年矣魯爲紀納后

於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爲魯存紀故紀卒爲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于越

按邾在宋北界上懼爲所侵故十五年與齊同朝欲托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齊來盟蔑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然下書伐邾以宋故也夫隱桓皆盟邾而皆背之國君而無信義其能國乎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三

三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按艾之盟志齊魯交好之始奚之戰志齊魯交兵之始夫齊善誇詐魯秉禮義兩國風聲氣習自尚父姬公開基以來醞釀而成孔子所以軒輊其變也魯桓篡弑欲倚強援故昏于齊然即之戰紀之侵絕無舅甥姻婭之故况黃之盟口血未乾而齊師壓境疆吏交兵則不惟齊之暴戾無親而魯亦不知以禮義自守矣善乎王樵氏之言曰婚姻之後魯之氣類日變而爲齊諒哉至于般卒閔弑魯再罹婦禍殺惡立接齊三

成魯亂則輕恃強姻之明戒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

蔡

按蔡桓侯無子季桓侯弟獻舞兄也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今桓侯卒獻舞既立國人思其賢德憫其去國而召之知其不與獻舞爭也季乘召奔喪終身不仕果無怨心真賢矣哉故春秋及國于危疑之際者惟蔡季爲善聖人所以賢而書之也自陳者猶云歸自陳也季氏私考謂季因陳力以歸本欲靖國則強爲之說矣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三

三

癸巳葬蔡桓侯

按封人三月而葬獻舞欲急于襄事也稱侯之說啖氏以爲季賢而知請非也夫獻舞既立季不與爭請諡大禮乃僭而行之耶蓋春秋凡諸侯卒不論子男侯伯多稱公由臣子尊稱之非禮也蔡本侯爵自有定稱何必于請况蔡季之賢豈忍以非禮之號加其君乎此所以不稱公而稱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按左傳宋志也夫衛爲宋黨固宜從宋若魯方與邾爲趙之盟亦何與共事哉書曰及蒙上之辭罪其勇于黨惡而輕于負信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按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蓋以失日罪曆官也殊不知協時正日責在司曆編年紀事責在太史寧有爲司曆而不知日之甲乙月之晦朔者乎失日者史官闕之也何關日官日御乎是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亯

春秋翼附卷之二

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公此行專爲黃之盟不足以庇紀故又爲樂之會意是時姜氏欲至齊必自任其言足以取信于襄公而平紀難故桓歡然與偕行卽有申繻之諫不聽而不知已入諸兒姜氏計中矣及會于樂襄公必一一如約以安桓公之心故公深有德于姜氏重有望于襄公遂與夫人如齊耳豈料其有意外之變哉季氏私考謂夫人安有逆謀特不以大義勸之早歸耳豈其然乎樂

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聖人之言有直辭以著其失者有微辭以全其義者曰薨于齊則不得終正寢矣曰喪至自齊則不能成喪禮矣此直著其失也不曰弑而曰薨者不敢斥君之惡不忍言君之慘也此微以全其義也一言之中兩意具備此聖人化工之筆乎季氏私考乃曰其喪其葬明白如常至謂桓公自薨非出于彭生之弑誤矣

秋七月

春秋翼附卷之二

三

左傳齊人殺子亯而輟高渠彌祭仲迎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按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公穀之說也蓋生事死葬此臣子大節不可少有遺憾故不幸遭君親之弑苟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處心積慮計出萬全不論賊之内外必伸其討則君父之仇以復臣子之恨少舒此春秋之所予而書之以畢其分義者也儻勢有所未便不忍久暴露其

親不得已先葬而後報諒亦非春秋所惡者不

然則雖葬禮極隆寔與委之溝壑者等耳此而

亦書之將不爲不肖臣子追罪之地乎但隱桓

皆不得其死未聞討賊而桓書葬隱不書葬者

何蓋公子翬既行弑逆則其葬禮必薄時或愆

期當時史官心懷首鼠不敢直言其事因略而

不書若桓公死于齊人之手例不得與本國臣

子爲逆者同書弑而喪歸之日羽父當國子同

尚幼必諱言其故而葬以禮書于簡以成羽父

始終爲桓之志絕天下後世污蔑之譏孔子去

春秋翼附卷之二

桓

甲

三

隱桓之世已遠考究爲難故一仍舊史之文耳

果若公穀之說則隱公之賊實爲桓翬討賊之

義將誰是責史官不皆董狐之直亦何憚一書

葬以畢其事桓公之死慘于隱公齊襄之毒浮

于手及羽父子同身任復仇之責又安得以仇

在外不責踰國而討爲解也故賊不討不書葬

者明使天下後世臣子知君父之仇必不可不

報以貽葬猶不葬之悔此公羊之大義也桓葬

隱不葬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官之常例也

春秋翼附卷之二

終

春秋翼附卷之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莊公上

名同桓公子毋文姜夫人哀姜十四歲卽位在

位三十二年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曰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穀梁傳曰繼

弑君不言卽位正也季氏私考云卽位于先君

之年以諸大臣不協故也王氏經世云莊公王

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一

三

王姬閔公盟落姑偁公會榿其不行卽位之禮

者或自緣國亂恣僇而廢皆非也竊謂經不書

公子翬卒意此時尚在子同纔十三歲專國

政遲疑不立故不書卽位爾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傳曰內

諱奔謂之孫夫人在齊念母也曷爲于其念母

焉貶不與念母也胡康侯曰嗣君夫人所出也

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

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

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

按三傳皆不通之論信如左氏公羊是親可絕而不可念也信如康侯是母可假托以驅逐也夫莊公既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報殺父之仇又迫逐其母而晏然即諸侯之位有是理乎且齊夫人所欲適者又令其歸是縱之使淫也當是時姜氏必日思奔齊以逞其慾莊公不能禁出入往來畧無顧忌史臣不敢斥言其惡以羞辱其君故諱言奔而言孫若曰夫人畏指

秋翼附卷之三

二

三

摘歸咎避之于齊云耳然行人彭彭魯道有蕩誰能信之哉善爲莊公計者于姜氏從喪歸魯之初即崇宮室以養其身體備珍羞以適其口腹謹問安視寢之禮以潛消其淫佚之思嚴侍衛僕從之人以杜絕其往來之黨則姜氏雖淫亦寧無所顧忌乎奈何莊公既不能禁其母爲臣子者又不能啓其君以善後之圖而後世之解春秋者又昧于孫字之義憑其臆說以貽千古不決之疑惜哉

夏單伯逆王姬

季氏私考曰單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內大夫仕於魯則必尹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莊公私於其母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爲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

按王姬桓王之女嫁于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夫天子至尊禮無敵體故王姬下嫁則諸侯躬詣京師親逆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與行賓主之禮或諸侯有故不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

可越疆而王許人代則使貴卿往逆而王使主嫁者送焉此禮之權而不失乎經者也魯非圻內諸侯公年纔十四而命之爲主則褻尊矣襄公憑魯之遺逆而不至京師則無王矣魯莊不自行而單伯代往則妨命矣夫桓公欲援紀卻齊則爲紀通婚姻莊公欲爲母親齊則爲襄逆王姬是以天朝之大典爲已私交之資也罪孰大于此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按公羊氏云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穀梁氏云

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讐非所以接婚姻也棄廢非所以接弁冕也胡康侯曰有三年之喪天王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王氏經世曰齊強魯弱桓公如齊不返魯不能警懼其包藏禍心如楚公子圍以衆逆之事故棄于外耳噫此皆未知莊公不得已之心者也蓋王姬侯女等級懸絕相見有禮姜氏孫齊之後此時必已在國彼自愧私奔醜穢難施面目則不敢見姦淫驕恣必懷嫉妬則不欲見故

春秋翼附卷之三

四

五

莊公從母命築館于外以自掩飾耳然自秋徂冬不聞齊襄來逆竟書王姬歸齊蔑視天朝之尊輕廢倡隨之義已預卜夫婦之不終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按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涖公弒兄篡立未嘗入朝受命天討不正聘禮涖加今復追錫于死後何恩寵之濫耶此必單伯

忘仇逆婚爲魯諸臣所切齒故微求寵命見周天子爲王姬之故慰勞莊公併及其先人以自飾其罪耳桓公有知豈以是爲榮耶

王姬歸于齊

按天朝列國之宗婚姻人道之始齊諸兒瀆倫亂紀致殺魯桓此王法之所不容人心之所共憤卽士庶之家少知義禮者必不忍以女妻矣莊王乃不正之以法而以王姬歸之豈謂齊強足以翼衛王室耶何其闕也先儒謂書逆書築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吾以爲病莊王耳

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五

齊師遷紀邢鄆郛

李氏私考曰三邑爲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旣徙紀唇已亡齒安得不寒哉魯桓旣歿而紀遂不支黃之盟何益哉

二年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按慶父卽共仲莊公庶兄也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而卽受卿爵掌兵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

也覬覦之端肇于此矣於餘丘南界邾瑕慶父以其與邾通故伐之夫魯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仲遂兩世擅兵故翬弑隱公而爲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仲叔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按外夫人卒不志此何以志我主之故比之內

女也檀弓曰齊魯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大

三

是服姊妹之服也周禮有爲王后齊衰不杖期之文未聞有主昏王女之服莊公妹禮甚矣抑吾于是重有感焉夫王姬下嫁國有以儀齊之幸亦魯之幸也踰年而卒自是禚之會紀丘之享無虛歲矣豈天厭諸兒之惡欲亂人國故使王姬之蚤世耶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按禚齊地元年書孫爲莊公諱也今姜氏乘王姬甫卒不遵夫死從子之禮擅自往會畧無顧忌此莊公不善防閑之罪也可復書孫以紇其

惡乎善哉趙匡氏之言曰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此足以防閑之矣雖然夫人挾淫佚之性諸兒憑強大之威藉令長君嗣位少乏剛斷或不能制况莊公纔年十五可過責之哉上無作福作威之明辟下無托孤寄命之忠臣此莊公之不幸也

乙酉宋公馮卒

子捷嗣是爲閔公高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七

三

按是時齊方強盛魯諸臣如單伯以逆王姬誚媚公子溺以納朔助師前後左右無非若輩也莊公幼冲又制于母氏知其無能爲矣說者乃謂莊公遣溺會伐而不念其仇何督過太甚哉又謂魯大夫多與齊仇則當會禚之時何無一人相諍以沮姜氏之行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按史記載桓王子莊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五年崩子惠王立季氏私考以春秋不志莊僖

二王之崩必皆未立而卒特以惠王祖父之故而追稱爲王者也故直以惠王繼桓王之世審是則二十載之間曆數當屬之誰卽尹氏專權以待嗣君之長不應若事之久稽而天下人心何以不搖動耶夫天子七月而葬王崩至是七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若是緩耶公穀以爲改葬則經何不明書況是時諸侯無王同軌畢至之禮尚不能行于初喪七月之期况改葬乎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春秋翼附卷之三

八

禮記

按季紀侯弟也于國祚垂亡之際委曲圖存冀延宗祀此與微子抱祭器歸周何異蓋其兄弟之間處心積慮知有今日久矣向之所以遷延未舉者徒以魯足恃耳桓公不能自庇其身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何有于紀乎于是以鄫入齊請存五祀故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宗廟血食叔姬歸鄫季之力也春秋書此蓋稱季之賢而歎魯之有負于紀侯兄弟耳

冬公次于滑

季氏私考曰是次也公穀以爲欲救紀而不能

則紀在魯東北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紀之兵而次于此是猶北轍而入越也左氏以爲將會鄭伯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爲紀謀邪况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爲紀也蓋滑在衛南鄫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按鄭玄儀禮註云饗謂烹大牢以飲賓是飲酒

春秋翼附卷之三

九

禮記

大禮也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太廟饗則稱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則享是祭獻之禮與饗不同今齊襄至魯地姜氏欲與燕脰必不川享禮當爲饗字之誤耳夫禮姑姊妹已嫁而及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宴會款洽之禮乎燕猶外地祝丘則內地矣燕饗而莊公不與聞其懦弱無爲一至此哉

三月紀伯姬卒

按禮諸侯絕旁基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蓋變恩成

于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畧之矣伯姬惠公之女隱公元年履緌所逆者也婚姻之國實有唇齒輔車之勢焉桓公庇之而不終莊公畏齊而不救紀亡而伯姬與之俱亡春秋感慨之意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桓公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則子儀在位四年不可謂非君故蘇轍以鄭伯爲子儀是時突尚居櫟未與盟會况當魯援紀者突也齊既滅紀鄭仇未釋焉肯與之相會乎意

春秋翼附卷之三

十一

齊襄自多其滅紀之功故會子儀以張大之且使厲公聞而愧懼耳

紀侯大去其國

按紀侯自知力弱不能抗齊苟死守不去則必至于毀宗廟屠人民故使季奉鄒入齊請後五廟則人民雖失宗社猶存大去者慷慨無所顧戀之意與國滅身死及不死社稷而狼狽奔竄者大不侔矣左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季紀後書大去其國知不能下之心事則可想見大去之冒次矣但其去國不知所往故卒亦不書

胡康侯謂不與其去而不存非也至于公羊復讐之說則無稽害教矣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

按齊襄戕殺魯君陵滅紀國罪固不容誅矣至于夫人在殯而葬之亦不可不謂之禮而罪其爲詐藉令置之不葬又何以罪之乎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伯姬逆以復綸則不得正其始葬以齊襄則不得正其終所遭亦甚厄矣此春秋之所深悲也

秋七月

春秋翼附卷之三

十一

夏夫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按莊公年方弱冠卽倚嗟之詩所稱乃善于騎射者也襄公淫縱無道不愜魯情故選國人以從公狩說其志也且狩于禚見禚爲會獵之地前此二年之會亦非無事者耳將誰欺乎劉原父曰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若夫志親釋怨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按正義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故稱齊師如

者往其軍內不行會享之禮羞恥之心亡矣載
驅之詩所刺其在茲乎

秋邾黎來來朝

按邾曹姓黎來名也上世出于邾國以其近宋
爲宋所侵故朝魯以求庇僖七年齊桓爲請于
王進命爲小邾子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不敢
貳焉書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季氏私考曰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
以微者往而魯莊公獨親行者蓋公爲齊甥而

春秋翼附卷之三

註

三十一

三十九

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衛朔爲公子
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其心利於俘獲而
已豈真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年齊歸衛俘
而義自見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敕衛

按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
士也夫黔牟之立出于職洩擅權朔嗣位四年
未嘗得罪于天子其出奔在齊安見其不當納
耶况王人無一旅之衆非師帥之任又無天子
之命而擅自稱兵較四國無王命而伐人國者

加一等矣此必係職洩之黨也孔子論天下無
道權柄下移自諸侯之僭以及庶人之議有以
哉先儒乃謂春秋王旅之出合司馬九伐之法
者惟此故王人之微而稱字尊王命也審是則
是乾剛再振之會乃春秋所樂與者何以不書
王命耶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按朔誅殺惠子之事踪跡隱晦罪狀不露宣公
無世子以世次嗣位者四年不可謂非君故出
入皆稱衛侯朔見義之未絕也義既未絕又有

春秋翼附卷之三

註

三十一

三十九

四國之助二公子誰能拒之故曰入易詞也但
左氏謂朔殺公子職洩而春秋不書恐未必然
秋公至自伐衛

按先儒謂四國伐衛爲逆王命則納朔不可以
言功况莊公年踰弱冠豈不知父死之故乃黨
不共戴天之仇伐水木本源之國歸而飲至果
何以爲心也豈其恃射御之巧而以善承舅命
爲幸耶則留闇極矣春秋書至甚貶之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按俘者虜其軍實也四國伐衛皆微者往公獨親詣齊襄之命也蓋齊襄見莊公少而好勇故伐則專命俘則來歸皆所以驕其志結其心冀得以文已之過耳觀左氏云文姜請之其計可知矣春秋書此豈特以結正諸侯之罪蓋憫莊公之以弱而受詐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按防魯北鄙近齊之地左傳曰齊志也蓋蔑視

莊公不啻孩孺矣先儒謂魯臣俱與齊仇果爾

則齊襄雖強姜氏雖淫卽不畏莊公寧獨無可

春秋襄附卷之三

莊

畏之臣子耶亦魯之臣子無仇齊之志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按恒星經星也二十八宿環列四方乃日月交

會之次舍恒星不見失其次舍矣星爲少陽日

之餘也隕如雨奔流衆多也餘者剝太陽之虧

也周天子日也衆建諸侯以蕃屏周恒星也百

官萬民衆星也此周家王氣將終諸姬衰弱五

伯將興億庶崩離之兆大變也張洽氏乃云伯

統方作之祥謬矣

秋大水無麥苗

按日星陽也水陰也周之夏月建在卯辰巳六

陽方盛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陰欲乘陽故陽

氣衰微而剝落也周之秋首乃建午之月其卦

爲姤陰氣方長而卽盛故大水五月麥將成禾

始苗之候無者俱爲大水所漂沒麥無實禾無

根也天災之大民命將何倚耶然此亦據魯而

言他國未必盡然也

冬夫人姜氏會徐侯于穀

穀齊地一歲兩會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

春秋襄附卷之三

莊

主

治兵

按諸家有謂陳蔡欲伐魯故待之者有謂取郕

爲魯志者皆億度之辭蓋齊欲取郕約與三國

共伐而推魯主兵魯莊善射好勇又惑于衛俘

之利故先出師于郎以待陳蔡陳蔡旣至于是

合三國之師列其行伍整其器械嚴其號令以

俟齊師之至故治兵說者謂久而不至則恭師

露衆必有失位離次潰散逃亡之虞故治之夫

陳蔡素服齊約束豈有令之不從待之不至者

乎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秋師還

按師字承上治兵說三國之師也齊師既至于
是合兵從齊耳蓋及有二義大國及小國兼與
之義也小國及大國追從之義也是時齊欲取
邾糾約三國以從事齊主而魯陳蔡爲輔故邾
亦降于齊師耳夫暴師露衆羸糧景從功成而
不與歷三時而後還魯莊亦愚哉故書次書及
書還皆譏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按無知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不稱公孫而以

春秋翼附卷之三

葬

六

三十七

國氏見僖公寵弟而私及其子以基亂本也左
氏載彭生之事雖似怪誕然幽明報復之理宜
亦有之至于徒人費忘怨以扞君石之紛如闔
死于階下孟陽居牀以代死三人者可謂有義
士之風矣魯史輕節義遂沒其事孔子亦仍舊
史不書若曰以其微而畧之豈聖人之心哉胡
康侯謂皆便嬖私昵逢君之惡者則苛矣噫小
人逢君求寵其身也乃不惜其身之死耶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按殺無知者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之辭也蓋

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不稱
君者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然無知者雖
齊襄之逆賊實魯莊之忠臣襄不弑則無天知
不殺則無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按莊公制于其母不敢抗虎狼之舅氏故坐視
淫亂莫可誰何襄公之殺實天以無知賜莊公
也公于是時縱不能乘機致討而姑暴虎以洩
其忿亦當立綱陳紀爲齊家治國之計庶可慰
先靈于地下乃以德報怨輕身與大夫盟即使
謀于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然且不可况
糾弟也小白兄也糾與白孰賢也輔次舍賢其
謂之何故糾之殺公殺之也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按糾白皆僖公庶子諸兒之弟書法于糾曰納
于小白曰入難易何若斯之異也大抵白長而
且賢國人素所希望卽夷吾亦必心藏之矣况
鮑叔與夷仲深相結焉知兩人不預有約哉且
高國在內叔牙在外三人者必謀慮萬全謂魯
大可援莒小難恃入國稍遲則必先納子糾後

將瑩臍矣于是遣大夫迎糾于魯故與莊公會盟議伐以緩納糾之師比魯師未至則小白已先入即有乾時之役是我爲主而魯爲客曲直自辨勞逸已分不待戰而勝負決矣觀叔牙之請仲夷吾之請囚堂阜方稅相權即歸非謀之預定者耶子路乃責仲以不死又惡知豪傑之所爲也非聖人孰能諒之胡康侯云管仲相桓爲徒義召忽死糾爲傷勇諒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按襄公卒已九月因國亂故愆期未葬然襄公

春秋實附卷之三

太

三

魯之深仇而魯師在郊糾白方競危不得葬故遂以小白爲葬王而襄事則承祧繼統無容再議一舉兩得矣此鮑叔定國之謀雖于倥偬援攘之際而其識大體如此其卒能輔桓成伯也宜哉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按莊公志仇納嗣遺恨千載且糾本不當立白又先入齊事不可爲矣乾時之戰何爲哉徒自取喪師之辱耳胡康侯乃謂與仇戰雖敗亦榮夫敵怨不及其身而謂與仇戰無名喪師而謂

敗亦榮迂矣

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

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取易辭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按子糾才弱志不及國魯莊欲自以爲功故納以致其殺耳竊謂魯莊納糾有四罪忘仇德怨一輔邪奸正二事定復戰三既納復殺四故十二公之行事大都有忝厥祖而其昏闇柔懦之甚尤莫過于莊公也若召忽者材術雖疎死節可錄說者以不擇所從見貶不亦過乎

春秋實附卷之三

九

冬浚洙

張洽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而重勞民力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按齊強魯弱勢本非敵乾時之役復以輕動受挫取殺于糾奉命恐後是時齊人目中已無魯矣至提兵壓境彼豈徒爲揚威耀武計哉直欲

蹂躪糜爛以報納糾之怨取魯如兀上肉耳
曹劇善謀制勝却敵士氣稍振國勢少張魯之
所以不卽削弱未必非此舉也說者動借口于
詐戰曰敗之言而加貶焉何其迂哉

二月公侵宋

按潛師掠地曰侵時魯與齊仇宋與齊合故有
此舉夫莊公素受辱于齊棄隱忍不報長勺一
戰眉目稍張正宜綢繆牖戶親睦鄰邦以爲善
後計況宋閔以莊二年嗣位未嘗有隙于魯徒
爲齊故乘勝以侵其疆是滋怒于齊而樹敵于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

宋也豈謀國之道哉

三月宋人遷宿

按宿小國介于宋魯之間者公之伐宋自沂取
道于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于魯故遷
之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按齊素輕魯長勺之敗心懷忿恥公又侵其與
國則其怨滋深故卽與宋連師壓境冀雪恥也
但小白入未兩年不撫輯其人民而數驅之于
鋒鏑其再敗宜矣乃管夷吾負天下之望胡不

與桓公一譚根本計輒窮兵黷武哉此其不免
于器小之譏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楚芊姓顓頊之後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
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以子爵居卅陽十六傳
而至熊通始自立爲武王通卒子熊賁嗣是爲
文王荆者楚之本號後至成王顓始改號稱楚
夫爲國以禮禮以別嫌明微蔡哀公不賓于息
媯息侯怒告楚故楚伐之實憑陵中夏之始也
莘蔡地獻舞出降甘心臣虜漢陽諸姬垂首喪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

氣矣春秋書此罪獻舞之不能死守社稷桓公
之托國非人也至于楚人猾夏之罪不待言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按譚子爵國左傳謂齊侯之出過譚不禮則莒
在齊東南譚在齊西界非所由之道入齊不賀
亦無可據大抵齊桓欲伯中國譚與宋衛諸國
隣近將立威于譚以聲勢震懾中夏耳然立國
之始不修德禮以輯睦與國而勞民動衆虐小
侮弱識者已知無遠大之圖矣書滅惡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按宋與齊爲黨棄丘之敗齊固不能釋恨于魯但方滅譚立威將圖會盟中原故遣宋人侵魯且防魯之躡其後也鄆魯地

秋宋大水

按水陰也宋屢興師助齊侵魯民疲于征役愁鬱于和淫雨爲潦所以有大水之災也魯莊數敗宋師災則遣吊雖意未必誠亦可謂知禮矣冬王姬歸于齊

按王姬乃桓王之季女伯歸齊襄季歸齊桓皆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三十一

不書親迎說者謂得禮不書夫婚姻人道之始親逆所以別嫌明微也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可以常事例之乎蓋王室寢衰齊方強盛莊王既欲結之以資捍衛魯事齊素謹近有長勺乘丘之隙心懷危懼急修舊好必爲之謀王而欲速成其事故不待桓公親逆以歸之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按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內事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始歸鄆以奉宗廟所謂今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故其歸鄆

卒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美同垂不朽後世若夏侯令之妻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他牧

按勇而無禮義者必亂惟恩信庶可以籠絡之萬力士也魯莊擒置宮中處數月而不敢逞亦以魯莊好勇而能制伏之也宋閔懦弱無能既爲萬所蔑視而魯囚之靳挾婦之博又滋其毒而長其傲則其忿激爲亂也誰能禁哉故萬雖罪不勝誅宋閔亦其自取仇牧義而無勇如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必無幸矣華督身爲弑逆之倡必有餘辜豈可同日語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御說宋之賢公子也嫺於辭命有宜君恤民之譽當其避難奔亳以蕭大夫墓公子擁立爲君始而獲萬皆奔有先聲奪人之威既而請醢萬獲得聲罪討賊之義春秋宜書曰公子御說自毫入宋南宮萬奔陳賂陳人殺之庶足以彰御說之賢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文亦有失實

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三十一

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史記稱楚文王虜蔡侯以歸魯九年歿于楚
自十年到今纔三年耳在會者豈世子當國者
耶宋桓公禦說繼統君而立亦出于蒧公子之
手蓋危疑未定也陳宣公杵臼雖曰統承莊公
而躍林兄弟相繼亦謀殺厲公而擅立者豈得
國之正若邾儀父尤小國之君總皆所謂微者
故春秋皆人之胡傳以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
相推戴故稱人以誅始亂則桓公又始亂之始
春秋翼附卷之三 莊 三十一 三十一

夏六月齊人滅遂

季氏私考曰遂子爵國北近齊而南界于魯其
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遠者也是時齊桓
創伯北杏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滅遂以威之亦
必遂衰不振因以取亂侮亡爲名耳不然則管
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聲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

宗廟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按杜元凱云柯齊之阿邑阿卽今之東阿也在
魯北境是時齊桓圖伯北杏之會中原大國一
無與者况魯尤姬姓望國非得魯不足以取信
于諸侯而納糾之舉長勺之勝齊實不能無疑
畏于魯故至鄰壤以求會而莊公遂驩然就會
焉其所盟者必兩相要約之意齊欲魯不沮虜
伯事魯欲齊釋怨長勺自柯一會而諸國之信
齊從此始矣魯不有大造于齊哉夫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襄公之仇固不當報之于小白然父
歿母孫而含羞忍耻以入其境忘仇德怨以助
其伯莊公于是無人心矣胡庸侯乃云釋怨而
平故皆書爵何其悖哉若公羊氏載曹沫劫盟
之事似不足信蓋汶陽之田取于戰鞍之後卽
此可証其誣矣

宋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
按宋魯上公常在齊上一旦齊桓創伯其心未

必相下況以宋桓之賢必欲以禮義修睦與國者齊桓首會北杏雖不知稟命尊王寧不以恤小自任而口血未乾殄滅遂國又何足以服宋桓之心而禁其背會乎當是時縱不能自咎亦修文告以來之可也而連師往伐之何强暴哉至于魯不待徵發而徑帥師往會畏懼甚矣胡傳乃謂齊以制用兵賦民薄而會伐者無貶謬矣

秋七月荆人入蔡

按蔡者楚入中國之要道不得蔡則不能長驅

春秋翼附

卷之三

莊

三

三百

中原故荆之以獻舞歸為服蔡也是時北杏之會蔡已從齊但齊桓霸業初基威勢未盛故楚恃其强復入蔡此其憑陵中國之本心也豈專為息媯故哉始焉聽蔡侯以滅息而取僞既又因息媯不言而伐蔡蠻夷淫暴不足深責若齊桓之不救援兩國亦時未可動故持重有待耳或責其不即圖楚亦書生之見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按齊桓以宋背約致伐則主會者齊而書單伯何也蓋齊專統陳曹二國伐宋魯不待徵發單

伯帥師往會冀得桓公之懽心耳比至則宋已服而無所効力于是出賦以供會所謂以有事為榮者耶春秋蓋譏單伯無故而勞民傷財也鄆衛地夫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來會則齊之伯畧已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按齊桓創伯專以尊周為名然自入國以來未聞有朝周之舉豈管鮑諸人未之講耶已不修觀禮又何以責諸侯之無王况恤小事大伯業要務而滅譚滅遂何其忍耶宜諸侯之未孚而屢背也乃又不知自反而數數于會盟之事何哉然觀此會則去冬之會必出于單伯之意可知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按說者謂莊公不赴鄆之會恐齊見讓故文姜如齊以解之非也齊桓欲霸則會盟諸國必先有號令期約春會于鄆而魯莊不與必不相期耳蓋莊公為人懦弱父仇不報齊桓固素輕之納糾之舉長勺之戰又深結怨于齊故與四國

春秋翼附

卷之三

莊

三

三百

會而獨卻之耳且姜氏齊之所深絕者也自桓公立國以來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豈能挽回桓公之意耶故自此不復如齊而再如莒蓋爲齊桓所痛絕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季氏私考曰鄆魯附庸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恥宋爭鄆以脅魯尊宋主兵結其心也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鄆爲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霸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春秋翼附

卷之三

莊

二十六

三

按桓十四年冬左傳載宋人伐鄭焚渠門及大逵報宋之戰也鄭厲公處標二十年心豈忘之故一旦復國遽興修怨之師是忘宋舊恩而背齊新約也三國有辭于伐矣說者見後鄭詹之執謂主侵者必鄭詹吾謂鄭突譎詐強暴雖無詹亦不免於侵耳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按鄭厲公既負宋恩又背盟侵宋故

助宋

伐之宋實主兵故序齊上與伐邾不同例也然中國諸侯惟宋爲大宋與齊爲一而所資于伯業多矣

秋荆伐鄭

按是時齊方圖伯楚亦駁強陳蔡鄭許皆隣近於楚鄭尤南北要樞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伯與楚之所必爭者也鄭突狡猾輕剽中國諸侯不善爲羈縻而屢加侵伐是速其外逸之心也楚於是窺隙乘弊而繼伐之豈不思得鄭以開憑陵中夏之門

春秋翼附

卷之三

莊

二十九

三

耶故自此夷夏交爭無有寧歲雖起于鄭突之背華卽夷實中國失策自貽其戚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按會者公會也夫齊桓屢會皆不盟此何以盟同而後盟也何謂同以魯爲主也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魯爲姬姓宗國齊侯創伯必得魯始足以取重于諸侯而尊王義舉魯亦不可不與故北杏之會兩鄭之會魯皆不與則不惟齊之伯業未墜而魯亦爲缺典所以會皆不盟河之

會雖齊魯兩國亦盟見齊之以魯爲重矣然列國不在故但可言盟而不可以言同今齊會七國而魯亦與焉則天下邦君不必盡在而伯主宗國合而爲一人心咸萃于斯矣書曰同盟固所以美齊桓伯業之盛亦見齊之成伯有籍於魯也不書公者仍舊史也故公羊傳原有公字先儒有謂魯先叛盟而惡失信者有謂公不親往而遣微者有謂忘父會仇而諱者俱未得聖人之旨滑姬姓伯爵國在東都王城內幽宋地邾子克卒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十一

按邾本小國稱子進之也以其附齊而尊王室故齊桓請于王以爲諸侯也克卒子瑣嗣是年距隱公元年二十五年則克當盟蔑時年尚幼其爲儀父以卿攝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按左傳杜註云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大臣諸齊見執夫齊桓創伯以來屢書盟會諸侯未聞諸侯之朝齊也何獨督過于鄭且齊桓徒以尊周爲名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嘗修覲君之禮已不朝周又何以責鄭之不朝已耶季氏

私考以侵宋起於鄭詹故執之則何不聲其罪而顯然執於伐鄭之時直待其請見而掩執于既盟之後又非所以令諸侯矣此必鄭突譎詐有意通楚陰遣詹入齊窺覘虛實而爲彊吏所執故稱人不然卽以不朝而執侵宋而執亦未爲失遽貶而人之豈聖人恕以待人之道哉夏齊人殲于遂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十一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張洽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息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讐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按詹之被執如以不朝故則齊終不能加誅戮于詹如以侵宋故則鄭已行成而與盟會矣又何以逃爲必以陰伺窺覘而見執則其罪有不可量者耳書曰逃則詹之奸猾守吏之疎虞可見矣曰逃來罪魯不當叛齊爲逋逃主也齊自

此治魯而不治鄭以沮撓伯事者在魯也

冬多麋

按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多則害稼害稼則及人故書此以記異亦禹驅蛇龍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范氏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按濟西濟水之西其地東界于魯北界于齊南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界于曹戎在其南而隣于魯卽隱桓時所與盟者夫以師躡其後曰追今不聞戎入我內地而何以追且追而直臨戎境耶隱桓不當盟而盟莊公不當追而追春秋書此譏無事而窮兵黷武也公羊乃云大其未至而豫禦之豈先王從緩不及逐奔不達之法哉

秋有蜚

按蜚名短狐舍沙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故書有孔氏謂南越婦人多淫其地多蜚以此爲公將取齊女

之象則鑒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按公子結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魯與陳未聞有婚姻之約何以爲媵此必結之族女嫁于陳而結私往媵者鄆衛地適陳所經之道結于鄆偶聞齊宋之謀當是時宜權設犒師如弦高之

于秦以阻其行一面星馳報國使知禦備而自

春秋翼附卷之三

三十一

三十一

往陳終媵婦之事則旣不失禮于陳而於國亦有濟乃去其媵事遽自擅盟又不歸告于君是非君命而越境一罪也隱匿軍情稽悞國事二罪也以大夫而擅與諸侯盟三罪也取侮于齊宋失信于陳人致三國交兵侵我西鄙四罪也何其疎哉故書曰媵陳人之婦者私交也曰遂與盟著專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張洽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

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按齊合宋來伐爲納鄭詹故是其本謀陳人爲結失勝故亦與焉則公子結匿謀誤國之罪莊公納亡啓釁之尤均著之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按天火曰災大者宗廟廡庫皆盡也齊桓創伯以來觀禮不修屢滅小國執與國之大夫而非其罪伐宗國之邊鄙而不知恤楚人陵中夏而弗較子頹逐惠王而不問此天災所以示警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按周有子頹之亂齊爲伯主若罔聞知鄭伯號叔胥命討亂殺子頹而齊亦不預安所稱尊周以定伯業哉徐戎之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也說者乃云戎在魯西南爲患及其未熾而圖之爲伯事所宜先謬哉

春秋翼附卷之三

終

春秋翼附卷之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莊公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捷立是爲文公

按突篡弑竊國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書其卒葬何也觀左氏載厲公納王之事亦庶可以蓋莊公射王之愆乎夫齊爲伯主而鄭號納王春秋書卒以予突亦所以媿齊桓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按先儒謂文姜惡極春秋何終始以夫人書蓋未有子在位而貶其母者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莊公有焉此史臣意乎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雩

按肆赦也雩過誤也虞書曰雩災肆赦莊公幼年嗣位制於文姜單伯實專用事則臣民以望誤陷罪者必多文姜既歿公論漸明儻此輩不

赦則人情必含冤抱屈起而摘發文姜時陰事者有之而文姜得葬與否未可知也故莊公悉赦之以說其心杜其口而襄葬事亦權宜之策也或謂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何云大雋乎後世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者亦此意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王氏輯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婦人無外行於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結秦姬是也歿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

春秋正義附錄卷之四

二

三

也末世別爲作謚如景王未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魯文姜弑逆淫亂之人得罪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不誅而歿縱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于桓公可乎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哀姜成風聲姜敬嬴齊姜穆姜齊歸皆別立謚不復繫于夫且使妾母當之不正益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季氏私考曰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禦寇以貴卿當國必勸其君以急于趨事者也但人

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欲速未免過嚴乃禦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強之所以欲殺者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

按古人命名多有取義如文武宣尼之以德類而命者鄭莊魯莊之以生而命者春秋列國日事爭鬪相視若寇仇惟以能捍禦爲貴公子材器必多強暴志於敵仇者是用以禦寇爲名故觀其命名之意則張氏所謂自處失道劉氏所謂足以殺身者或有由然耳

夏五月

春秋正義附錄卷之四

三

三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按文姜既爲已故與子連姻于齊然莊公十四歲卽位至此已三十五是何濡滯也蓋文姜淫穢之行深絕于齊桓故遷延耽悞在齊桓亦不肩與之議至是文姜既歿則彼此各欲成事故齊遣貴卿往議公遂親與之盟謂魯無意請婚遣微者與盟非也不然納幣乃大夫之事莊公何必親往行之而魯諸臣既皆不欲何無一人阻其行哉故謂齊懼魯之辭婚者亦非也但莊公可以釋齊桓之仇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乃

以從母之令為孝不能斷之于始此其所以終不可絕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按聘者以上問下之名必有使之者此必柄臣所為非由王命也故不稱使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是也祭畿內地祭叔祭公之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按程正叔以婚禮定故托觀社再請季氏私考謂齊致公以穀

春秋變附

齊納幣則婚議

可疑從志亦非不堅矣公

之意不過欲以

不之富駢射之勇馳騁齊郊

聳動觀聽以蠱惑內志耳蓋不勝其童心易之

所謂治容誨淫者也夫在齊襄之時既受制母

氏而不能報殺父之仇在齊桓之世又舉動輕

佻而無以愜伯主之望若莊公者真下愚不移

者哉

荆人來聘

按是時楚文王卒子頤代兄堵敖立是為成王彼聞齊桓倡伯志欲與齊並驅中原故遣使加

聘問以親望國其意實在併吞中夏但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彼自以為習于禮文得與中華交際慨然有用夏變夷之志又惡知禮之不可僭哉故據實稱人非進之也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按莊公欲速成婚故觀社未幾而又如齊然齊桓以婚姻之國兩君相見禮多而費繁於是至穀以遇禮見若邂逅者然蓋以簡省便民不無厭魯之情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叔本朝齊因

公在穀自不得不見小國不敢與大國抗禮況

春秋變附

五一

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季氏私考謂宋欲為

齊餌魯使蕭叔因齊朝之恐未必然也書曰遇

見公之無事而空行書朝見蕭之重魯而魯不

能自重也

秋丹桓公楹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倉士黜丹楹

非禮也

按姜氏宣淫桓公暴殂萬世而下讀春秋者猶髮上指冠迺莊公既不能報父仇復又取齊女不知何面目入桓公之廟乃欲飾其枉以示夸

大耶

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按齊襄公亂常遇弑其女失所瞻依則笄嫁之事無與爲主矣况齊桓圖伯方殷文姜以淫惡見絕是以遷延濡滯至莊公年三十六而未娶故納幣遇穀情禮無不至矣猶然未有昏期此非魯人之不協實齊國無與主昏者耳扈之盟亦莊公之輸情于齊也說者或以爲齊人之難或以爲魯人之疑豈其然乎扈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刻鏤桷椽也方曰桷圓曰椽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之制加于宗廟以飾夫人故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按納幣遣大夫者也而公自往親迎或于境或于館禮之節也而公以納幣既如齊則親逆自不容已委宗廟社稷之重僕僕以逆仇人之女

莊公真有曾無心者乎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

夫宗婦覲用幣

按自文姜淫亂齊魯交詬莊公雖若罔聞知丹楹刻桷極其崇飾然諸大夫國人之心必不能帖然無議者故夫人濡滯不肯同歸公羊氏云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者謂欲議其初迎始見之禮及嫡妾尊卑之分耳入者倨傲陵轡之辭謂盛其輿衛峻其防範如以師入國先聲以奪魯人之氣也于是夫人未見宗廟而大夫宗婦先見矣王帛諸侯附庸之贊而大夫宗婦同用矣此皆莊公先至而預爲之地者也夫昏義以正始爲貴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則失夫婦之正矣大夫宗婦同贊則失男女之別矣弑閔孫邾之亂其兆於此乎

大水

汪氏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按公羊傳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曹伯不從而
出奔杜預以其事與鄭忽出突歸相類知是曹
君遂以赤爲僖公然史記曹世家與年表又皆
云僖公名夷其說都不相合而私考之說又本
于賈逵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大抵曹雖小國
而其君出歸之際嫡庶之分存焉是亦世道所
關况又戎侵所致則以裔謀夏尤非細故春秋
特書之以見漸之不可長而伯主不當坐視而
莫爲之救也

春秋異傳卷之四

八

郭公

按公穀以郭公爲曹赤胡傳引齊桓公父老之
問舉爲郭亡之證近儒又以郭爲號卽左傳所
謂制嚴邑號叔父焉者也此皆臆說也王氏輯
傳以爲闕文爲是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按女畿內地蓋周大夫采邑而因以爲氏女叔
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爲卿者也是時莊公方成
昏于齊陳欲示親好故有此舉而不知聘非諸
侯之可行于與國者也或以其用齊楚並行之

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未必然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背幽盟爲齊所惡故雖訃而不葬子赤嗣是
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季氏私考曰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
稱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說
耳凡救日在朝故伐鼓亦必於朝伐于社以責
神此何禮乎幣固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
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躬亦無待于禱也况倉
卒用牲乎

春秋異傳卷之四

九

伯姬歸于杞

按伯姬莊公女公年三十七始娶哀姜當時割
臂盟公如孟任輩必先有所出矣或以爲桓公
女非也杞姒姓伯爵國夏禹之後歸杞爲惠公
夫人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按水陰氣也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祭祈禳之禮
然必以側身修行爲本莊公娶仇人之女薦于
宗廟以成好合故連年大水此陰逆乘陽之象

上天譴告以警戒也公不知修省以消沴異乃
徒事非禮虛文卒致陰邪外通宗嗣不立以成
弑逆之禍宜哉

冬公子友如陳

按友莊公母弟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此
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
莊之間周齊來聘魯魯無報謝而女叔一來季
友旋往繼又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皆出於
季友原仲之私情矣春秋書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春秋異附錄卷之四

十一

按是時姜氏初入羣心未協連年大水正莊公
恐懼修省之時戎雖隣我未聞侵侮何爲有是
伐哉豈以濟西之追未遂所逞抑以侵曹之故
聲罪以伐之耶忽蕭牆以圖戎落非急務矣

曹殺其大夫

按公羊傳曰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
死不言滅爲曹羈諱也夫曹伯不聽羈諫而死
于位則書滅者正所以表伯之能死守社稷而
顯羈之忠謀先見也何以諱也穀梁傳曰言大
夫而不名爲曹羈崇也夫不名則羈雖賢後世

孰從而知之是掩蓋之也何崇之有季氏私考
又謂赤因戎得立諸大夫不服愬魯伐戎故赤
盡殺諸大夫爲戎也亦非確論大抵赤以庶孽
奪嫡故殺其不附已者耳何其慘哉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戎在徐州之域常
相表裏爲魯患故書稱伯禽征徐戎今茲伐亦
治戎黨也宋亦與徐戎隣近而嘗被患者故魯
約宋乞師于齊以伐之然宋但遣微者則以非
門庭之寇耳不修內治專事遠略莊公何不知

春秋異附錄卷之四

十一

務哉

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按伯姬係莊公之女則洮非歸寧之地如係桓
公之女則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
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按盟者誓崇獎王室無私侵伐之意同者因其
有未協而誓以同之也十六年同盟于幽矣而
鄭伐宋魯納詹陳殺禦寇曹殺大夫未同也故

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然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遂伐衛齊於是專征伐而以主盟中夏之責自任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按慶父專權子牙黨惡友必有大不相謀者故與政未幾棄官而去可謂明哲保身矣但是時莊公無恙內難未萌乃遂托送葬之私交忘宗國之遠慮可乎且與其應君子疾革間後之時而卒無救于子般之難孰若調停于與聞國政之日而觀變以定奉般之策乎若友者亦明于春秋翼附卷之四 十一

春秋翼附卷之四

十一

十一

潔身而短于謀國者也故直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不待貶而義自見矣胡氏乃云以王臣私交爲始亂故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豈其然乎

冬杞伯姬來

季氏私考曰女嫁從夫不得越境以寧父母葛覃之時所謂歸寧父母者蓋太姒嫁於周國在渭水旁自周歸渭乃境內也嫁於隣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伯姬以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會浼必亦爲此也往來頻數非能以禮自防者矣

莒慶來逆叔姬

按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姊也禮國君不當與大夫敵體大夫不得越境逆婦况莒本崛起之國慶父又莒之強臣慶父越分求婚莊公自卑下嫁此春秋之所交罪也

杞伯來朝

按諸侯無相朝之禮况齊桓伯業方盛權有所攝而杞伯朝魯者以其爲甥舅之國禮可義起齊或不見讓耳然伯姬先通而後來朝則杞伯之不能自強伯姬之預聞國政具見之矣

春秋翼附卷之四

十一

十一

公會齊侯于城濮

按左傳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類也但衛立子類在十九年至此已越十年而衛惠公已易世矣何伐之遲也竊意請伐者齊也蓋去年衛懿不與幽之盟齊桓方有志討不服而廖適來賜命遂因以伐衛請且以立子類之事激怒天王蓋欲挾王命以震懼之耳魯衛兄弟之國莊公知齊謀遂會齊桓以講解之城濮衛地伐其國而即會于其地欲使聞之而來服也此見桓公之不得已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敗績

齊人戰 衛人敗績
按齊桓倡伯尊周必先于攘夷攘夷必先于主盟中夏衛姬姓同盟之國豈忍伐乎因其不與會欲聲討以恐懼之故不自往而使卑者主兵書曰齊人桓公之心事白矣戰者亦衛之彊吏也左傳云受賂而還當亦是齊將之誤而歸咎齊桓豈伯者之所為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子遂蒯嗣是為文公

春秋翼附卷之四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鄭居王城之內與楚隣近實中國之藩屏楚欲侵中國則鄭實當其衝十六年楚文王伐鄭是時齊桓伯圖初就人心未孚故未敢輕救至是幽盟再同伯業已定而楚復伐鄭是肆其憑陵而旁無伯主矣于是約魯宋二大國救之不僅得救災恤隣之義而崇獎王室以張中夏之威靈者實藉此舉故穀梁云善救鄭也

冬築鄆

按鄆魯下邑或以為戎常出沒及之欲以設備

似疑于城然臺囿曰築不曰城而曰築必築基甫就而停工未畢者耶蓋鄆與秦臺相近觀秦臺之築則鄆工之寢可推矣

大無麥禾

按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必總書于冬者五穀以禾為重麥雖無尤有望于禾之熟也先書築鄆者見莊公興工役于夏八九月之間而忽官歛之政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彊曾孫也不稱

春秋翼附卷之四

使者觀外傳辰之言曰國病矣請糴于齊又曰辰也倘卿請如齊則告糴之舉莊公未嘗有異皆出于辰之請也故不稱使以見辰之急于謀國公羊氏乃以為臧孫之私行誤矣外傳又云文仲以鬯圭王磬如齊齊人歸其王而與之糴則不惟見桓公不過糴之信命抑亦正而不譎之一驗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王葆氏曰養馬欲其富故廡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

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
是歲可謂不恤國矣

夏鄭人侵許

按鄭許雖世仇然許自盟幽之後凡有盟會必
與滕滑小國附于大國故不登于史策卽有背
盟之罪伯主自在何與于鄭豈以去年荆之伐
鄭以許人爲嚮道耶則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
楚以自外于中國謂之曰侵見無罪可聲著鄭
之陵虐也

秋有蜚

春秋異附卷之四

六

三十九

按劉歆曰蜚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
則其國大疫羅端良曰負蠶今謂之蜚盤蟲好
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故春秋書以紀異若劉
向以爲淫風所生爲哀姜之應則鑿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按叔姬于十

節歸鄆至此歷十八年而

卒則事定而節死外之無愧于紀侯之宗廟內
之可以慰宗國之先靈始終不貳節孝兩全可
以爲賢矣故春秋不卒紀侯而特書叔姬之卒
勸後世也

城諸及防

季氏私考曰諸城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里而莒
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乃紀之
故邑而爲齊所併者也齊以諸近莒控制爲難
而鄆邑密邇齊都欲得之久矣今以叔姬老矣
鄆無主焉乃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
雖曰重姬守義實以諸易鄆也故叔姬方卒魯
卽城之而防在鄆西亦近于莒且又在齊南魯
北境上城而及防備莒亦以備齊無制之術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春秋異附卷之四

七

五十三

夏師次于成

按成魯北鄆地公羊謂鄆紀之遺邑紀在魯北
境則鄆必與成相近者莊公聞齊將有事于鄆
故次于成以待之則齊聞信義之不洽魯莊交
鄰之不誠可見矣

秋七月齊人降鄆

按公羊謂鄆者紀之遺邑夫以紀之全國猶不
敢敵齊而滅亡久矣豈有一邑之民能二十餘
年獨拒齊乎或曰齊太公支孫封于章蓋在遠
西而北隣于齊者也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遂

以兵威脅使降附故不曰鄣降而曰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按紀國既滅則叔姬之葬無與為主非魯葬而誰哉又何足爲莊公多而屬詞乃云恤典之厚也然亡國遺孀而書卒書葬可不謂賢乎但伯葬以齊叔葬以魯則紀姓之凋喪誠爲可憫而齊之罪亦不可掩矣此春秋之微意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按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

春秋異附

卷之四

十八

濟魯濟卽今之濟寧州鉅野縣也左傳曰謀山

戎也蓋齊桓圖伯業所與會盟者惟魯衛宋鄭

陳邾等國皆山東諸侯吳越遠處東南荆楚勢

方強盛俱未暇圖而秦晉燕之在西北者意欲

伐山戎以威之而戎心叵測地勢險阻故約魯

侯于魯濟以遇禮相見而謀之耳然捨近攻而

事遠略困民力以爭不毛非計也而魯莊好勇

躁動豈可與謀之人乎故下卽書伐山戎見其

謀之成于莊公也

齊人伐山戎

公穀皆云此齊侯也夫山戎在齊之營州古

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遠在千里齊桓雖

喜立奇功以威諸侯然伯業甫就羣雄未盡服

肯輕千乘之尊深入不毛之地乎以智謀雄略

之主輔以管鮑諸賢其舉動必不然矣所謂將

卑師少者是也非貶而稱人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按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境未

聞築臺以備敵者也戎在魯之南界其南爲宋

春秋異附

卷之四

九

而郎近之其西爲曹而秦近之其東爲徐而薛

近之皆相屬於魯南鄙者也故築三臺以察戎

之出沒雖非遊玩之地然土木頻興非時動衆

豈爲國之所宜哉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按薛已附屬于宋故自齊桓倡伯以來凡會盟

皆不與卒而不日不訃也夫薛既屬宋與魯無

交而魯平之者謂將築臺于薛欲因平示恩而

求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所以上書伯卒下卽

書築臺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按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侯不相遺俘捷囚俘也獻者下奉上之辭齊大
國且伯王安得自屈于魯哉蓋有倖勝感服之
意焉當是時齊欲伐戎亦懷疑畏故謀于魯濟
莊公好勇必預料其勝而鼓舞之所以齊侯既
幸已之成功又服莊之料敵乃屈體獻捷不自
知其非禮也且獻俘必告廟魯有周公之廟在
焉戎狄是膺公之所以翊輔王室也安知齊桓
不自附于周公而爲此舉哉史臣據其所稱之

春秋異附卷之四

三十一

實而書之亦爲魯張大其事云耳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前築郕時必先爲基
址此特培土而崇之耳一年之中三臺並築則
民力無一時之暇矣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將何
以爲國哉

冬不雨

按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
雖未甚害然陰陽不調亦嗣歲之災故特書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按左傳曰爲管仲也杜預又泥楚申無宇齊桓
公城穀而置管仲之言遂註云公感齊桓之德
爲管仲城私邑而以小穀爲穀城殊不知齊自
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穀宣十四年歸
父會穀皆濟北之穀也此小穀自是魯邑何與
于齊蓋魯因齊來獻捷有威脅之意故城此以
備之耳然不修政愛民而築臺城穀何益于事
哉

夏宋公齊侯遇梁丘

季氏私考曰齊桓有志攘楚而中國諸侯尚多
春秋異附卷之四

三十一

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
而魯終懷疑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鄆
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鄆以來惟宋從齊最
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
期而會者且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魯服而諸
侯之信可乎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爲僖
叔左氏載莊公有疾問後及季友酖殺叔牙之
事公羊云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

酖之使若疾歿然親親之道也季本氏以爲與書法不相應且此時友已奔陳牙乃自卒非酖殺也三說姑置弗辨但叔牙黨惡慶父不利社稷而書爵書卒何哉爲魯幸亦爲牙幸也蓋使牙不歿而莊公薨則以慶父之奸惡翼以叔牙之比周季友雖忠勢孤而分卑無以爲也弑逆之亂不待立于般而見矣幸而先公以歿則慶父之謀旣以無助而未發于般暫立國脉亦未遂至于淪亡故曰爲魯幸亦爲牙幸也聖人因舊史之文見叔牙不與于慶父之亂則亦直書其爵與卒焉耳若必追其既往之非而削其爵沒其卒豈聖人恕以待人之心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季氏私考曰莊公精騎射征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惜于大義睚于私情母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踈官壺而禍隱蕭牆矣非過齊桓寬大不計舊嫌幾何而不辱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莊公踰年不娶哀姜歸纔九年且無所出于

般出于孟任其名不正啓方幼而非嫡獨僭公生在哀姜未娶之前其母成風雖賤亦非孟任之流當莊公疾革問後季友何不以立長之說擁戴僭公乃逢迎諛合爲以歿奉般之議于是儲位未定奸雄在旁窺竊神器子般之立出于權時之策在國人當且不服况慶父乎是子般之弑莊公自貽其禍而實成于季友之一言也慶父之罪奚待言哉弑而書卒般不宜立且立而未踰年也書弑則成其爲君矣此春秋之微意而或謂左氏圍人之說爲誣子般非弑不亦謬乎

公子慶父如齊

按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季本氏曰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二公之說皆非也蓋慶父以圍人賊般謂齊桓未必知出于已使故如齊以覘之而啓方爲哀姜姊叔姜所生乃齊人所欲立者于是同衆擁立已卽如齊告立以見德則後雖有變必不疑已而魯旣無應立之子我可謀立而齊不

爲阻耳此如齊之本謀奸雄之秘計兩公或未之窺也不然弑般之賊固伯主之所必誅篡立之謀亦豈可使聞于伯主者乎

狄伐邢

季氏私考曰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狄之爲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寬氏曰此狄入伐之始

春秋異附錄卷之四

莊
二百七十四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九歲卽位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按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子般未立而弑則于次應立其不書卽位者以大臣擁立事在先君之年耳然亦慶父藏姦從衆欲謀不軌利其不書卽位也

齊人救邢

按狄伐邢已經四月何救之遲耶蓋去年十月

中魯方多難桓公初伯豈能忍然不一經營雖慶父如齊告立尚在猶豫未信之間故狄伐邢之時未暇卽遣師往救况經于狄伐不書月日焉知在十月與否而齊之至邢亦非旦夕可至魯史但據齊師至邢之日記其事耳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按是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唯恐季友

春秋異附錄卷之四

莊
二百七十五

之歸而左氏謂請復季友者非也况閔公時方九歲何以卽能出盟伯主蓋慶父旣以擁立見功于齊因桓公在落姑遂奉幼主赴會見已翊輔嗣君之意以深結于齊而爲他日謀逆篡立之計耳但齊桓見閔公僂弱國乏老成深知季友平日爲人或言及召歸之事慶父遂聽其來歸以順伯主之心益見已之竭忠于社稷此正其包藏禍心飾詐文姦之秘計也吳臨川乃謂魯大臣有謀先以請復告于伯主使桓公召閔公而與之盟見季友之復出于齊而不出于魯

以箝制慶父後日驅逐之患何其迂哉

季子來歸

按季友曾誓以死事般則子般被弑何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慶父之罪而全軀奔竄奉召遄歸何自食其言耶蓋是時王綱不振征伐之權自齊桓出慶父既以立閔見德于齊儻不自量而必與之爭則桓公必曲庇慶父而不吾聽如以肉投餒虎必無幸矣故隱忍奔陳此豈特自全之計哉蓋逆料慶父終將不利于孺子而有申可輔則魯之宗社實在焉今奉伯王之

春秋翼附卷之南

三十一

召而歸則慶父必不敢挾前日之仇抗伯王以加害而吾得從容觀變待時而動矣此實老成謀國之深慮豈悻悻然微倖于一旦者哉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謂其足以慰國人之望也朱子泥于左氏成風事友之說至謂友為魯國之賊聖人著其專國為禍之端則身後子孫之事季友安能豫料乎而于春秋不為之義亦難通矣

冬齊仲孫來

按仲孫名湫齊大夫即無知之後也齊桓圖伯

取重于魯故嘗降志以相從胡傳信左氏之說

以為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

亦甚冤矣夫齊滅譚滅遂諸侯尚有離心豈有

覬覦望國而能服天下者乎孔子稱齊桓正而

不誦斷無是也蓋必齊桓見慶父如齊言立閔

公之事似無他意近又從約召歸季子故遺湫

來省難一以覘慶父之情偽何如一以觀季友

之舉動何如故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見季子雖歸慶父猶可慮也公問魯可取謂慶

父終能攘魯國而有之否湫以秉禮之故斷魯

春秋翼附卷之南

三十一

之難動而欲其君親禮覆亂以成伯王之器不

可謂明于料事者乎但謂待慶父自斃則與覆

昏之言自相矛盾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蓋齊人強移其宗社于他處而取其地

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按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尊先

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

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即以始祖配

之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故無合食之禮或每
年一舉或數年一舉與祠禘蒸嘗四時舉行者
不同禮記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禘夏
禘王制曰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蒸蒸則
不禘此皆孔門弟子及漢初諸儒見春秋禘于
莊公遂以爲時祭之言見閔二年五月吉禘莊
公乃今之三月遂謂之春祭見僖八年七月禘
于太廟乃今之五月遂謂之夏祭耳蓋失考春
秋之旨而妄爲立論者也周公爲魯始封之祖
文王周公所自出之帝故魯以周公之廟爲太
春秋翼附卷之四 閔 三十一
廟成王以公有大勲勞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
用諸太廟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然亦必止
于伯禽之世非以此爲魯常行之典也其後親
盡之世因僭用之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况莊公大義不明綱紀盡廢是得
罪于文王周公者而可以配享併及之乎且不
禘于太廟而禘于寢又喪未畢而吉祭蓋一舉
而三失者也當是時閔公纔十一歲耳魯諸臣
不諳于禮成季亦無一言以沮之春秋書此罪
有所歸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奸雄欲逞篡弑之惡則必自泯其迹以逃罪
故子般鞭圍人拳則使拳賊般閔公不禁傳拳
卜齋田即使齋賊閔見爲仇家所弑而人不疑
已于是可施竊位之謀耳然接弑兩主罪惡貫
盈天奪其魄人暴其情指視森嚴雖強自抑制
而不能一息寧居者此姜氏所以先孫而慶父
隨即奔也弑而書薨例與隱公同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按哀姜雖恃慶父以自固而婦人女子性自柔

春秋翼附卷之四 閔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脆閔公遇弑之時國人忿怒不平必有以不測
之禍恐嚇之者故不暇與慶父謀約逃避于邾
自姜氏孫而慶父失其內援亦不得不奔矣然
姜氏不孫齊而孫邾者非但畏齊桓亦以成季
僖公在邾思以自托耳此哲婦之巧雖顛沛流
離猶爲身謀如此文姜孫齊哀姜孫邾俱已見
絕其去氏與否亦仍舊史所書恐無軒輊范氏
罪重罪輕之說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按共仲握兵于外姜氏盤踞于內勢相依倚一

且哀姜孫邾國人共偪度其勢必不可爲于是
奔莒以莒者嘗有恨于魯可以容身而樹黨也
故成季以賂求共仲于莒亦恐其黨奸遺患未
必非計孫氏以爲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傳亦云
譏失賊夫共仲行弑勢焰滔天成季度不可與
敵乃以僖公適邾恐併害及于僖公耳身在他
國而責其緩且失其亦未察于難易輕重之勢
乎雖然成季歸國之後既不能委曲通變以銷
奸萌又不能維持保護以全幼主既不能請命
討賊又立孟氏與叔牙同是使魯人謂弑君者
春秋翼附卷之四 四 三十一

冬齊高子來盟

按公羊氏謂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城魯故喜而不名穀梁子則云不以齊侯使
高子說者遂美高子而不美齊侯皆非也春秋
固深罪桓公也蓋桓公圖伯豈不以正名討罪
爲尊周攘夷之本今慶父兩弑魯君不知請命
天王以行誅討豈爲慶父如齊以立閔公之功
欺誑蒙蔽之耶則姜氏孫邾共仲奔莒其罪狀

不待詰辨矣且仲孫湫省難而歸曰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豈忘其言耶何嘿嘿無所舉動也藉
令季友不以僖公適邾而亦懼慶父之難則高
子之來將誰盟而誰立耶是所謂貪天功以爲
己力者安在其爲伯主哉故書高子來盟罪之
而非喜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衛自宣公淫穢繼嗣不明國亂無政至于懿
公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故狄人一至遂渙然
離散不可收拾豈特懿好鶴之故哉然經文止

春秋翼附卷之四 四 三十一

三十一

曰狄入衛而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衛侯
則當時懿公亦暫出避狄權處于曹殘破之餘
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未滅也史記乃云翟
殺懿公衛人憐之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
復立其弟燬爲文公夫衛爲康叔之後裔姬姓
大國而狄人得滅之此非細故而齊桓爲伯主
乃急于救邢而于衛獨泄泄然不加之意耶春
秋謹夷夏之防凡會盟侵伐無一不書乃于狄
人滅衛反視爲細事而不書耶

鄭棄其師

季氏私考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爲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爲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爲惡其將大觀清人之詩未見其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而彭消軸則皆衛邑之在河北者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遽能渡河至鄭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翱翔逍遙旋抽作好逾時在外竟不召還故書曰棄其師非真惡高克也

春秋翼附卷之四

三十一

春秋翼附卷之四

終

春秋翼附卷之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閔公二年秋八月共仲使卜齋賦公子武闡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或云立于慶父未奔之前故卽位不書於逾年正月也此實季友以賢定國之功左氏乃云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則大失古人之心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按先儒皆以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見伐又抗不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非也蓋衛自宣公洛亂國勢崩解狄人狎至遂爾播遷欲救之事已無及故且聽其避狄處漕以俟後舉非棄之也若邢與衛隣近實當狄人歸路之衝藉令狄乘勝襲邢邢不能支而

入于狄則北州一帶翟得縱橫出沒後雖欲恢復境土爲邢衛計難爲力矣故師宋曹之師次於聶北以爲聲援使狄不敢侵邢及邢遷于夷儀遂師二國城之以固其根本邢存則磁澶洛聶之間彼此猶得聯絡交制不爲翟所充塞梗闕庶人民安堵由是可以爲勞來還定之計而楚丘之城因可漸舉矣是救邢亦所以存衛也廼猥云棄衛不救豈知伯主之心者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邢國號夷儀邢地夫古者立國建都必擇地

春秋翼附卷之五

二一五

勢邢雖小豈其都漫無所擇且當時或未有城或有而狹小且瑕故棄狄人既退請城于伯主以爲根本計但三國師徒糾集事體容有不便故暫遷于夷儀以便工築之役城完日仍歸復國都是遷者爲都城計也吳臨川謂邢卽夷儀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則混矣然夷儀必與聶北相近三國之師在聶故就之以自托防不虞也再叙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唯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山甫城東方之遺意美齊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按哀姜出孫于邾義雖絕于齊魯然實齊魯未了之事桓公身爲伯主豈不展轉于念但情法不能兩全使之歸齊不可歸魯不可殺之于邾不可殺之于齊不可于是使人陽爲召歸而陰縊之于夷夷者齊東鄙小國也必于夷則泯邾之迹使人奉命而召則不得不載屍而復於是魯僖請歸禮葬而書曰夫人之喪至自齊則桓公之情法兩全僖公之體面亦飾矣說者但知齊桓大義滅親之正豈知其委曲用意之深如此哉

春秋翼附卷之五

三元

三

楚人伐鄭

黃震氏曰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然而聖人之慮深矣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榘

季氏私考曰榘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卽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爲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旣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

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按檀之會邾人在焉越月而敗其師何也蓋邾界于魯宋嘗兩事之自北杏之會邾專附宋魯久不能釋然矣及夫人孫邾事多不遵僖公深媿之而會檀之時必不能無語言睚眦之恨此其所以有偃之敗也何休謂公怨邾以夫人與齊當亦是此意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四元

五百十八

按莒納慶父魯君臣已愧憤不平又以求賂不遂而加兵于魯則成季帥師敗之亦以雪先君之耻卽殺莒君之弟挈不爲太甚康侯以友主此戰而責之豈其然乎鄆地當在魯東鄙僖公因是而賜友以費或鄆卽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友以汶陽之田誤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按胡傳謂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杜元凱以不稱姜爲闕文非也蓋齊桓旣以大義繼殺哀姜絕之也絕之則必不容復稱姜矣

當是時旣從僖公之請而歸其喪必有復之之辭曰夫人者因魯人之稱也去其姜者齊惡而削之也齊曰夫人氏則魯使亦曰夫人氏史官亦書曰夫人氏聖人仍舊史之文耳不然夫人尊號且存之也而獨去一姜字謂之何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楚丘衛邑文公旣立避狄而遷于此齊桓因爲城之以建國都焉先儒謂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非也蓋昔未有國而今始有者謂之封

衛爲康叔之後其建國舊矣特爲夷狄侵陵都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五一

五百十九

邑雖殘侯封如故何待再封乎或以楚丘爲魯地至引魯襄公薨于楚宮爲証而謂定之方中亦爲美魯先君而作城楚丘亦魯事故以內詞書而無預于諸侯則誤矣蓋楚丘之城在文公初遷之時楚宮之作在文公旣遷之後非齊桓城築于先無以爲文公營立之地非衛文創圖于後無以成桓公興繼之美合而觀之始終本末昭然可見何異說之紛紛也

夏四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季氏私考曰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

之嫡母子無紉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既得罪于夫宜絕于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按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伯無後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子虞仲以爲伯嗣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號亦公爵出自文王季弟號叔武王封于下陽以其兄號仲先封東虢故名下陽爲西虢三國皆姬姓同出于周而相隣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六一

三

之國也虢在虞南晉在虞北晉無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蓋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之潼關蜀之劍閣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則虞虢亡此晉獻公伐虢取虞乘勝圖南之計也胡傳曰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按江黃皆嬴姓國江伯益之後黃陸終之後乃楚之東北境也貫宋地當是時楚勢日強憑陵

中夏駸駸不可遏齊桓欲爲攘楚計思江黃不通則師入楚境江黃反在吾後可以絕餉道與楚犄角以制我宋爲中國捍楚屏蔽與江黃相近于是先使宋桓密約二國來盟是斷楚人之

右臂而我可無左顧之憂矣此實制楚一奇策也說者見江黃後爲楚滅遂謂不出管夷吾所料豈達權之論哉藉令逆料不能救而弗與之盟則齊終無入楚之路是重江黃而輕中國矣蓋管敬仲之言欲桓公盟二國之後必能一舉成滅楚之功使江黃永預中國會盟不受楚人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七一

三

荼毒耳非沮貫之盟也但桓公召陵服楚志漸驕盈諸所舉動既不足以服楚人之心而爲江黃之庇况齊處東海楚處南海千里遼絕又不能旦夕救援卒使楚氛復熾二國夷亡竟如仲父所料以貽後世之譏也惜哉

冬十月不雨

按十月乃夏之八月正禾苗華實之際而恒暘曠旱則西成爲可慮故特書之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賴已長用子文爲

令尹兵勢鬚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按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雖春華播種然農隙之暇索綯乘屋諸務亦在此時則雖一月無雨亦未爲大害若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春華垂熟需雨甚急卽今民俗所謂春雨如膏是也而亦不雨則其害大矣况觀下書六月雨則自冬十月至夏五月八月之間無雨矣可不謂災乎乃先儒盛稱僖公重農務穀閔雨憂民而天澤不降豈無實德致然與

徐人取舒

按徐國在下邳舒鄆姓皐陶之後有數種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僖公時尚合爲一故總謂之舒魯頌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而共爲中國患者也徐人爲齊通伐楚之路故取之是有効順中國之義所以稱人觀十五年楚伐徐桓公率諸侯之師以救之乃知此舉徐蓋受命于齊者耳

六月雨

按周六月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農事將興待雨尤急故古者以是月雩祭况自十月至此久旱得雨則民情慶豫可知故穀梁傳曰喜雨是已季氏私考謂二麥方熟宜暘之時彌月而雨非志喜也誤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按江黃在楚東北境乃中國諸侯入楚之路故齊桓托宋約二國盟于貫矣今欲謀伐楚則事機更宜謹密于是陽穀在齊西鄙離楚甚遠乃致二國會焉觀明年八國同次陘而江黃不預則知齊桓爲二國免後患計不特以其兵力寡弱之故矣胡康侯乃謂江黃各守其境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彼惡知伯主用兵之道惜小之意哉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季氏私考曰齊桓將謀伐楚旣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爲師期之理但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來受

春秋翼附卷之五

八

春秋翼附卷之五

九

事卽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涖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櫜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按齊桓次陘之役可謂算無遺策矣方其與江

春秋翼附卷之五

十一 三十四五

黃盟貫已啓入楚門戶而蔡自哀侯折入于楚不通中國者廿餘載是尤楚之東藩也齊不得蔡何由深入楚哉然當是時以九國勅師何難蹂躪剪除而顧爲潛師侵掠之計蓋襲蔡本非齊意又恐兵威太張彼必知警報楚于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迅雷不及掩耳者然則蔡方奔潰不暇奚暇報楚然蔡潰之後或逗遛不進楚又得以從容爲禦我計若乘勝長驅卽薄其營壘迫逐攻擊則主客情形勞逸虛實之機未暇審察勝負亦未可必也于是整兵疾進而次

于陘焉旣以潰蔡先聲奪其氣又宿重兵據上游以示必勝之勢所謂以我而致人者也于是楚人畏懼屈完如師則退師召陵載書盟誓蓋不待血刃而攘楚之功成矣孔子稱九合一匡兵車不以其在斯時乎說者謂次陘以修文告傳無考據卽包茅不貢等語亦與楚使問答之言非傳檄之辭也至若楚僭稱王乃其本國私相稱謂未嘗以此名號抗衡中夏又安所質証以加之罪哉說者猥譏管仲舍大責小謬矣

夏許男新卒卒

春秋翼附卷之五

十一 三十四五

張氏曰召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許男疾而歸卒故不言卒于師于業謂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按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召陵楚地左傳云楚子使屈完如師蓋畏齊師強盛而輸誠納款以乞盟也但陘乃駐師之所不可以行會盟之禮若遂與盟則以盟爲急戰爲緩是齊桓以楚來盟爲幸而欲速成者矣蔑禮示弱伐楚之謂何故退師召陵見因完之効順請乞而退師以緩伐也盟于召陵見諸侯行

會禮以受楚完之盟也名正事肅豈不當于禮哉季氏私考謂師中已盟因完將歸又要盟以堅其志是預逆其敗盟而先示以不信也可乎齊人執陳轅濇

按濇塗之執左氏以爲獻循海還師之誤竊以齊桓英敏吏吾才略觀其伐楚次陘始末筭無遺策豈不知旋師便計迺輕許濇塗遵海之說哉且以一言之誤而執與國之柄臣以一言之合遂賜要害之重地其賞罰必不若是輕易也大抵陳與蔡皆近楚陳雖不如蔡從楚之堅其平日亦必聽其約束者故江黃與陳隣近而貫之會獨宋江黃而陳不與恐其洩漏事機於楚耳至欲侵蔡伐楚必由其道則不得不羈縻同陳人不無情僞敗露爲齊桓所覺察但機務鞅掌盟約未成故未暇糾舉今荆楚已服振旅班師不可不一懲創以圖善後之策于是執濇塗以數其平日卽楚之罪師中不戢之過庶陳人知畏而江黃許蔡諸國各有所警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三十四

按及者蒙上齊人之辭既執其臣又伐其國罪齊侯之已甚也故貶而稱人穀梁子以爲內師則以魯爲主非其義矣夫齊桓以江黃與盟開道伐楚故與之伐陳以張其勢然以蕞爾小邦既使獲罪於楚復令結怨于陳且齊遠處東海相去遼絕難爲聲援脫有後患其何能淑是庇之適所以害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三十五

葬許穆公

按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重其從伐楚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秋與江黃伐陳矣何又以卿帥六國微者侵之哉卽以平日事楚師中外比然既執其臣又伐其國亦云足創而侵陵無已齊桓于是失策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申生之歿晉國之亂說者皆歸咎于驪姬吾以爲晉之先後去公族甚慘天生驪姬以報其毒也語云披其枝者傷其根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桓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仇必鋤其根奪其據而後已歷桓叔莊伯至武公而滅晉獻公乃武公之子莊伯之孫而桓叔之曾孫也則羣公子之出于桓莊者非獻公之諸父則王父昆弟耳乃聽士蒍之計謀譖以去富子于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于後屠之如刈草菅略無惜但不忍之意蓋以去其偏而後嗣子可無患也豈知有驪姬諸殺吾嗣乎申生歿二子奔自以爲奚齊可無患矣豈知有里克弑夷齊卓子兩俱棄之乎是滅桓莊之子孫者非文侯之子孫乃卽桓莊之子孫也然不有驪姬其毒豈如是之甚故曰天生驪姬以報其芟夷公族之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按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曹伯有疾遣

春秋異傳卷之五 傳

南

三

世子射姑待父朝魯春秋譏之况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其子尚在十歲左右必未承命爲世子何以朝乎疑杞惠公時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爲魯甥令攝父行禮以託于魯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然朝而參以婦人益非禮矣惠公是年卒其子立是爲成公

夏公孫茲如牟

按左傳以公孫茲如牟爲娶夫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娶爲私事法不應書而此書則必非娶矣蓋牟自桓公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凡侵伐會盟則供其貢賦如附庸然公孫茲以去年冬帥師會六國侵陳必缺供貢賦故如其國以征之耳然以他國不令之役責小國以非時之賦以大字小者當如是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按史記周惠王太子名鄭母早歿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之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此翼戴之功伯業第一義也然使出會而不由王命

春秋異傳卷之五 傳

主

三

則在世子爲植黨在諸侯爲脅君齊桓創伯以尊王室豈鹵莽若是必先約八國欲行朝請之禮惠王憚于禮遇之煩辭其朝而使太子出會庶于情于禮兩無悖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按齊桓既率諸侯以會王世子則惠王之志可回太子之位已定然尤恐諸侯之懷二心也故又爲首止之盟欲其終始翼戴無有異同耳春秋書此正以見齊桓之忠于爲謀大有功于王室也穀梁云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亦未得聖經之旨矣

春秋異附卷之五

僖 十六元 三百三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不朝于齊故逃歸季本氏曰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安有會畢而盟復陰沮鄭伯者哉况鄭伯連歲從齊會盟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懼也竊謂惠王本無心于世子迫于八國而從則沮鄭之謀未必無之而鄭伯見楚氛日熾齊伯日衰故樂于附楚而逃歸耳左氏之說非誣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按八國伐楚本爲攘夷尊周則既盟之後宜即以服楚之事歸報天王請貸其疇昔僭王稱夏之罪錫以爵命旌其來服之心庶幾權有歸攝事有終始乃于師中侵伐同盟是示以不睦之釁也旋師逾年不聞歸命天子是導以無王之逆也况齊處北楚在南卽欲有所救援非旦夕可至弦黃諸國在楚人掌握中耳何難滅哉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春秋異附卷之五

僖 十七元 三百四

按左傳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今不先書虢滅者何晉既滅下陽志已得逞此復假道雖云伐虢意實覬虞故特書虞以見虢也然滅而書執者何蓋晉視周天子雖若綴旒然兩滅同姓志自忸怩且虢公已奔京師矣可復令虞公奔訴于是先執之以杜其口修虞祀以見德歸職貢以啗王晉獻之狙詐極矣故貶人稱執以重著其罪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齊以諸侯伐鄭討逃首止之盟也新城卽新密以其南近方城楚之伐鄭必以密人爲向導故越鄭都而圍之威鄭且以威楚也世子旣會鄭復以逃盟受伐惠王亦不能無媿矣

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按是時鄭已堅志從楚許與鄭世仇國在鄭之西實界楚鄭之間中國諸侯藉許以制鄭適楚之路楚人之圍實欲得許以爲鄭聲援非止攻所必應以解新城之圍也救稍遲緩則楚必入許將據其要害與鄭相爲犄角以制我矣故遂

春秋異附 卷之五

十一

冬公至自伐鄭

黃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按鄭爲華夷之門戶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故桓公急于服鄭不曰侯而曰人者去年夏桓公

同五國伐鄭班師未久故不欲再勞諸侯是時江黃弦栢皆已親齊桓公必選驍將銳卒帥諸國之師往伐故能動孔叔之畏耳非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邾黎來也邾子別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前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按申本國名而邑于楚載觀左傳楚文王將殂之言則申侯故楚臣而來用事于鄭者也鄭伯背齊從楚申侯與有謀焉齊桓數伐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鄭伯度不能免于是以逃盟從楚歸罪申侯因殺之以自解不罪已而嫁禍于臣故書殺大夫以見殺非正刑也然申侯專利反覆爲佞不忠是足以殺其軀矣左氏濤塗譖殺申侯之說非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按左傳以爲謀鄭非也鄭旣殺申侯以說齊桓

春秋異附 卷之五

十一

矣何以謀爲蓋寧母魯地在宋北而西近曹是時曹伯危疾桓爲此盟以謀定其後鄭伯恐桓公不解其殺申侯之故先使子華求通謝過以求盟而華適聞齊桓爲曹畫後嗣之計因有感于三族強橫恐妨已立遂以去三族爲請以內臣自効忽父命而重私圖此夷吾所以深斥其姦而欲桓公之弗許也然左氏既謂齊侯辭子華乃又列于會盟豈盟約在前奸命在後而所謂辭者止辭其去三族之請乎

曹伯班卒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二十

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代立今班卒子襄嗣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

季氏私考曰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主霸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于僖公親往以五年爲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說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氏輯傳曰左氏謂去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爲欺也且既云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二位已定何得至十二月乎

春秋翼附卷之五 僖

二十一

按秘喪之說王氏辨之當矣季彭山乃謂齊桓以曹共公始立恐國人未靖故復卽其地爲此盟非也愚以此盟與首止正相首尾蓋五年諸侯盟于首止矢心翊戴王世子鄭今且四年矣惠王于十二月崩計此時非病則起居失常惠后叔帶時睥睨于側王世子內懷疑懼於是遣心腹王人通信于齊桓公既倡義爲首止之盟今聞此信則不得不尋前盟以堅諸侯翊戴之心此盟洮之本意也鄭伯不合逃盟方懷愧懼近又聞太子華奸命齊桓聽管仲之言而辭之深以爲德故遣使求盟耳

夏狄伐晉

按晉自獻公殺世子申生之後百姓羣臣皆爲之抱冤而不相輯則國勢人心自覺頹弱故昔雖有剪滅羣狄之威而狄人猶乘隙而肆伐也小雅六月之卒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侯維在矣張仲孝友言非張仲以孝友之德佐宣王以修內治則吉甫亦不能成燮伐獫狁之功于外也故曰內順治而外威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季氏私考曰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爲莊

春秋異附卷之五

五十一

五十六

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爲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既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本在未卽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邪此其爲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蓋禘之爲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

褻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于禘蓋不特爲妾母也諸家多謂成風以妾僭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將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爲常禮乎

按禮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既歿之後則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于親廟禮之常也禘何以致夫人耶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于太廟立以爲夫人孫明復曰僖公欲尊其母故禘用夫人之禮

春秋異附卷之五

五十一

五十六

致于太廟是也但僖公既以夫人禮葬哀姜則祔于廟矣而又禘致其母是兩夫人也于是公穀皆以不稱氏姓爲立妾之貶而議論紛紛矣愚則曰禮可以義起分可以情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左氏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是四者缺一不可而尤以終于正寢爲主苟其不薨于寢則必有他故焉雖或同赴殯廟祔姑之禮不缺必出于附會成禮者也况哀姜淫穢縊歿于夷是義絕于莊公而得罪于宗廟者又安可祔于姑乎僖公

雖請于齊而葬以夫人之禮亦其情之不自已而欲修飾莊公之體面耳未必祔于姑之廟也不祔于姑則不爲夫人計此時僖公已爲尊崇母氏之地矣况哀姜未至之先成風已生禧公藉令莊公未娶卽遭不避而僖公既以次立爲魯君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耶太廟神靈將以妾而損之耶故曰禮可以義起分可以情遷不可槩以嫡妾之分執一論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子鄭嗣是爲襄王

春秋翼附卷之五

三十五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按齊桓始伯宋桓能同心翊輔以致諸侯攘荆楚則誠賢君也然魯僖公與同盟接壤而不會葬者何哉以宋襄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簡而諸國皆不往會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按齊桓伯諸侯專以尊王爲義今惠王既崩未聞有奔喪會葬之舉襄王卽位亦不聞有朝覲會同之事乃襄王以翊戴之功反使重臣錫命

是君先加禮于其臣也冠履之謂何卽有天威下拜之恭亦不能三年而察總功者也伯主且然又何以責宋襄之背殯出會而貶稱于乎故千載之下以葵丘之會爲齊桓伋威美而至美之中有不美焉實不能無遺議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伯姬僖公長女也內女嫁爲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僖公未立而先娶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以成人之禮喪之也

春秋翼附卷之五

三十五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按宰孔與會而不與盟齊桓不敢挾王臣以令諸侯也載觀五命之辭悉軌于正道而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二語猶凜然尊王之義焉故但束牲載書而諸侯咸喻晉獻亦聞風而來會也當是時以齊之正輔以晉之強尊周攘楚之烈當必氣增百倍乃宰孔遇晉侯竟爲寬緩不切之言以阻其行卒使齊晉不謀楚氛日橫其闕于夷夏威衰之故豈其微哉

甲子晉侯詭諸卒

按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爲僻遠至是其國日強欲修喪紀以魯同姓故來計魯亦遣使往弔故書卒然獻公方卒而國內大亂不得以禮會葬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按據外傳中立之語則里克似與驪姬爲黨矣又何以殺奚齊哉蓋當獻公欲廢申生之時惟恐已亦不免于難故以中立之言托優施游揚於驪姬之前爲後日免禍之本獻公既沒謂權柄在手勢力可以轉移矣于是擅殺其君之愛子以滅中立之誤爲他日叙功之地若里克者真剛狠暴橫爲臣不忠之尤也是惡可以末滅哉故書曰殺其君之子深著其罪之不可赦也穀梁乃云國人不子何耶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按左傳始朝齊也季氏私考云諸侯無相朝聘之禮齊桓主伯事多反正豈使人偕行朝聘哉夫謂之曰反正則奔天王之喪葬觀新王之卽位獨不可反之正乎乃泄泄然踰年不舉則齊桓之自尊大可知矣又安見其不受魯僖之朝

春秋翼附卷之五

主本

卷之五

哉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爵國已姓顯帝裔孫封于蘇其地南近衛而東界于狄狄利其近已故滅之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溫亦伯圖之有關也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按于奚齊曰弒其君之子于卓曰弒其君里克之罪固難末滅矣吾獨于荀息有遺議焉夫息

春秋翼附卷之五

主本

卷之五

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獻公廢長立少驪姬謀殺太子此其禍患之闢于公家者何如而曾無一言匡救忠者固如是乎又曰送往事居耦居無倩貞也彼蓋逆料奚齊必不免于難則輔立卓子云耳非謂逆獻事齊也以送舊事新塞受遺之責則托孤寄命之謂何貞者固如是乎蓋其言已玷于獻公未歿之前故不可爲于獻公既歿之後左氏引白圭之詩實貶之也杜元凱乃謂息有詩人重言之義溫公譏其失左

氏之意諒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
晉滅虢滅虞近又國亂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
近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所當問者多矣
曾不之及而壯戎之爲事君子以桓公爲失所
事矣况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王氏輯傳曰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惠公申生
之介弟於次當立齊秦納之周公忌父王子黨
春秋異附卷之五

臨之不可謂不正使能觀于天王而後受命然
後治晉之亂以告先君求世子之所以死則驪
姬二五優施之交構猶當窮治其黨里克之罪
人之所知者弑二君惠公之所疾者懷二心而
不知其在獻公時志在中立此尤其罪之本而
不可不問者也如是則一舉而君臣父子兄弟
之義明晉國百世之基定矣而惠公會無家難
之恤方且因亂以爲利納賂以求入外因秦伯
內因里平則奚齊卓子之見殺實吾心所利耳
觀其告里克曰微子不及此則初未嘗有討里

克之心特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故殺梁貳
其言曰是又將殺我乎此之謂懷私而討雖死
不服故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

按里克剛愎暴戾絕無人臣之禮愚嘗終始推
究其大罪有四當其與杜原款爲太子申生傳
也安危休戚三人共之矣必委曲周旋免太子
於難可也一聞優施之言則中立自持以固其
謀而成其難罪一及驪姬置毒行譖當時獻公
之疑牢不可解太子即百口無能自白必兩傳
剖心裂脰以死爭之庶幾可釋萬一乃徒曰入
春秋異附卷之五

自明則生以必不可得之數致太子于縊原款
死而已獨全罪二驪姬之譖奚齊何與于謀况
獻公既托之荀息則父命當立禮齒路馬有誅
况君之愛子而可手刃之乎罪三卓子爲姬姊
所生尤爲無罪克即欲迎立重耳亦當與荀息
及諸大夫計議勢不可得則奉身而退不爲之
臣子已矣既與息立之而又弑之何忍哉罪四
故春秋一則曰殺其君之子一則曰弑其君蓋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獨惜惠公殺之非其
罪耳故書曰殺其大夫累上之辭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翼附卷之五終

春秋翼附卷之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中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按平里同納惠公克既見殺則鄭必自疑畏故如秦謝緩賂而因畫出晉君納重耳之策然惠公許內外之賂以謀立而入則負之食言背惠此鄭之譖所由興也况因秦召三子殺鄭而併及其黨棄德濫刑又豈君人之道哉故特稱國而不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再考鄭告里克曰不信以疏之固太子以携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使克蚤與爲謀未必無救于太子之死也

惜哉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家氏曰桓公始霸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汙染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爲陽穀與卞之會霸業其衰矣乎

秋八月大雩

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雪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按江黃與盟從齊楚貢之不入者九年矣而不見伐畏伯主之威也自葵丘會後管仲死齊桓不無驕盈之志楚人已窺見其微至于陽穀之會則男女無別而夷夏之防潰矣楚于是有伐黃之舉齊果不能救而黃遂滅于明年敬仲其

春秋翼附卷之六

二

先幾之見耶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按黃本小弱以強楚伐之必三踰時而後滅則其上下同力可見矣齊桓得其力而坐視其亡何負心哉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秋七月

按左氏載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夫王子帶召戎伐京師是天下古今之大變不在射肩問鼎之次春秋何以不書況是時管仲已死則其說

皆不足據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子款嗣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按北狄之橫肆當桓伯方盛管仲尚存猶敢伐邢入衛而滅溫矣今仲父云亡桓志驕怠則狄又何所顧憚哉夫陽穀一會而楚人滅黃狄人侵衛有志圖伯者可不慎諸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春秋翼附卷之六

三

季氏私考曰鹹衛地而東界於齊是年春秋侵衛故爲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爲淮夷病杞之故則杞都雍丘卽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郟宋西越徐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爲難况當時淮夷未嘗爲中國患乎且於鹹爲會則去杞遠而不切於事情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按自公與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而齊桓之伯業

遂衰數年之間楚滅黃狄侵衛中國之勢漸見陵夷此雖齊桓之驕情僖公亦與有罪焉季友專執國政不知救正而徒往來于道路間何益哉况緣陵之役列國共事何獨魯爲執掌而君相絡繹不憚煩乎說者乃稱季友善事齊桓誤矣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按齊衛接壤而狄當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爲沙鹿而緣陵者其間華夷雜處之地也無有專屬故不繫之國大抵于齊衛最切而亦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衛者十八年然不踰年而狄有侵鄭之役將復城之哉故曰在德不在險齊桓不修德安攘而徒以城爲捍禦之計抑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按季姬莊公女也此當以左氏爲正先儒有謂魯公愛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歸之者有謂女子許嫁笄而字既稱季姬則是許嫁于鄆而未歸故遇之而使來請者皆非也然左氏但言怒其不朝而不明言其故是以滋

議論紛紛耳此必鄆子雖娶于魯而國小力薄不能備禮是以不敢來朝季姬來寧因道其實故僖公留季姬于國令鄆子止于防季姬出遇佐之以成禮使其來朝耳若先遇而後嫁是淫奔也怒其不朝而欲絕之是棄禮也卽庶人猶羞之况于諸侯之女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詩云山冢萃崩冢山頂也沙鹿以林麓得名非山也而何以崩公羊以爲河上之邑崩者襲邑也何休注云襲者嘿陷入地中則後世亦常有地裂水溢漂沒民居之患亦大變也夫緣陵卽沙鹿間之地城工甫畢沙土卽崩春秋相繼而書豈無意哉左氏以爲晉地而附著卜偃之言誤矣

狄侵鄭

按狄在北境其東則入齊之衝東南則入宋衛之道西南則入陳鄭之道自緣陵既城衛少狄患亦非無益之舉然不越三時遂由西道以侵鄭齊竟坐視不救乃知城陵之役桓公實爲已謀耳當是時齊衛相爲犄角發一兵以救其

路狄不一大創乎春秋書此見狄之強橫亦以罪齊衛之寡謀也

冬蔡侯貜卒

子甲午嗣是爲莊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然公十年朝齊矣今又朝之是五年一朝之制廼事天子之禮也不亦過乎

楚人伐徐

按徐自僖公三年爲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素欲甘心焉者以其相距甚遠且畏伯主救援故未見報復今齊桓伯業駸衰威靈日弛又何所憚而不伐乎且徐齊之南土伐徐所以震齊之隣耳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按齊桓自同盟于幽之後列國協心奉命恐後故次陞伐楚而不盟葵丘載牲而不挿今則志驕威弛人心攜貳矣此牡丘之盟所由講也

牡丘齊地與徐爲隣匡衛地與徐相遠欲救徐而至衛地伯主之倦行可知矣故諸侯盡懈各遣大夫帥師以救之書曰遂者見急速畏避之意曰諸侯之大夫帥師者譏虛盟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按厲神農之後楚與國也牡丘之會齊桓畏怯既不能敗楚救徐于是欲伐其與國以塞責又不敢重煩諸侯獨念曹共公爲已所定遂遣曹師同往伐厲然厲非楚所急何益于事哉故冬楚敗徐于婁林是激楚怒而禍之也至于宋人伐曹則同盟攻擊不待終齊桓之世而諸侯散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按楚師未退諸侯散歸譏公之無事空行而齊桓伯業之隳不待貶矣

季姬歸于鄆

按鄆子既成禮而朝則兩國之情已洽夫婦可以寧居矣斷非于歸之歸也

巳卯晦震夷伯之廟

按晦者晦朔之晦非晦冥也震者雷擊之名夷伯猶言共仲偃叔成季云耳先儒以爲公子展亦無的據大抵天變雖不虛生但陰陽相擊多有觸物而起者若必欲求其人與事以實之則鑿矣

冬宋人伐曹

按曹自昭公與宋桓相厚盟會必從杜丘之盟血寒未幾何以伐爲此宋襄輕齊爭伯之心也蓋齊桓與伯多有藉于宋桓當襄公嗣立時齊

春秋翼附卷之六

八

之威勢稍衰已不能無抗心而曹與宋壤地相接久懷睥睨近又獨從齊伐厲忿其私相親厚故伐之伐曹所以輕齊也左傳云討舊怨則曹與諸侯伐宋在莊十四年相報何其晚乎或謂曹共公薄宋襄背殞從盟故致見伐亦出臆度總之欲畔盟圖伯云耳

楚人敗徐于婁林

按左傳云徐恃救也然杜丘之會齊桓不親往救但使諸國大夫帥師又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以計挑徐出戰敗之婁林春秋書

此所以病桓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卽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駁強則盡有岐豐蓋乘周弱而請乞併兼耳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併後爲桓叔之子萬食邑因以爲氏其地與秦連界

春秋翼附卷之六

九

季氏私考曰晉惠公忍薄行人也弑君得國遂欲抗秦幸災怒鄰肆爲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矣秦自僖二年虞滅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雖惠公弑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爲置之弗問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繫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媚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忿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已責躬之道實

有歎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
宜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汜汜
勇夫必指繫桑諸臣也而媚嫉能容之說亦非
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
之學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世儒不察乃以
入滑敗般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
甚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
春秋翼附卷之六 信 十一

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鷁陽禽也雖雄相視
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
而風化

按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
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
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吊之此所以待
于外者也奇物妖怪之至天之所以警人君雖
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于外者也無待
于外何告之有據此則杜元凱以爲災告于諸
侯者固非若季氏私考孔子宋人之說似聖人

作經有私于先代矣竊謂齊桓創伯雖曰以力
假仁然尊周攘夷名分賴以不墜自是宋襄晉
文秦穆楚莊皆襲其迹者也當是時桓公志氣
驕情伯業漸衰宋襄有畔盟爭霸之心而隕石
鷁退之異又適值其地則宋襄固欲附會誇張
而諸國亦必心懷疑畏魯與宋爲隣故史官詳
記其事聖人亦仍舊史而書之耳又齊之伯圖
實始于東北宋晉秦楚則皆自東而西而南者
也當齊盛時天下諸侯皆自西以向東今將自
東以徂西此六鷁所以退飛而隕石五者或五
霸迭興之兆與說者以後五年宋有孟之執又
明年有泓之敗爲符六五之數則太無謂矣

春秋翼附卷之六 信 十一

三十一 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私考曰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
爲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
勤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
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爲仲父云爾蓋皆
小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據實而書使人
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爲稱字者生而
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蓋公

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羈貫成童出就師傅，則宜有族以別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爲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爲世祿，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爲禁，豈禮也哉？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按先儒謂僖公鍾愛季姬，至今其自擇配則豈有卒而不葬之理？必鄆子不以期告，故史闕文耳。若以先遇後歸，有乖婦道，則聖人何不并去其卒而必書此以貽譏簡冊哉？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按左傳云：「謀鄆且東畧也。然鄆不與盟，會亦不聞有難城鄆之役，似屬虛妄。意淮徐接壤，必以去年楚人敗徐于婁林而爲徐謀楚也。然兵聯七國大舉救援，竟逡巡不果而爲楚人蔑，此舉欲何爲哉？邢本小國，素附于衛者也。今齊列

于會，此衛之所以致憾而明年伐齊。後年伐邢，有由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按英鄆姓國，後改爲蓼。其西南界六安州，卽古六國皆皐陶之後也。桓公爲徐謀楚，以報婁林之役，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豈非縱豺虎而搏狐鼠哉？

夏滅項。

按西亭辯疑云：「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

春秋翼附卷之六

十一

及江黃伐陳，同先儒以項爲魯滅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況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爲此事乎？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按項由齊滅桓，何故止公左氏之說非實也。卞魯邑，齊桓歸國所經之道。夫人齊公族之女，故因桓公在境而會之。但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况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春秋書此，不惟譏聲姜踰闕之罪，亦以見

齊桓防範之不嚴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按齊桓倡伯爲五雄稱首然在位四十三年竟不聞有朝王之舉安在其爲尊周哉故當其盛時而魯衛諸國不卽傾心終其身而不能服楚者爲是故也此豈特桓公伯業之虧而管仲器小功卑正在此耳及管仲旣卒則其舉動尤多錯誤如陽穀會而男女之防潰不救黃而恤小之仁疎刁牙進而姦佞之風熾此尤其大者而至于好內多寵繼嗣不明先托孝公于宋襄復春秋翼附卷之六 信

許共姬立武孟卒致五孽交爭國統幾絕身死不殞虫流出戶其亦可哀也夫信乎修身齊家爲治平之本而聖王之所亟圖也

夏師救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狄救齊

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丘師敗績

按先儒皆以舍長托幼罪齊桓以奉少奪長罪宋襄此未足以服其心也蓋桓公三夫人俱無子則衛共姬之子無虧亦不得爲嫡立長立賢

比義以從權可也齊桓以鄭姬之子昭托宋襄其父子兄弟之問未必無見但桓公旣以昭托

宋復以孟許雍巫故孟得挾長而先立此桓之誤也當是時齊喪在殯武孟旣立宋襄宜且安撫其國以齊桓托昭之意上告天子以王命臨之或相機以爲變置或從容以圖終及未晚也乃遽興師致伐逼殺無虧大亂齊國此襄之誤也然宋襄豈真爲齊桓哉其心欲速成伯以齊爲諸侯雄長齊服則列國可傳檄而定故乘喪事倥偬之際與順桓輔立之師昭旣立則必委

春秋翼附卷之六 信

五

心聽命惟吾所操縱矣昔也宋輔齊伯今也齊輔宋伯以德報德成伯業于反掌之間豈不有成算乎然而公義在人難以詐服圖伯未幾而執孟敗泓終于業之無成也宜哉故春秋一則曰伐齊以罪其伐喪一則曰及齊以罪其主戰至于書狄救而聖人惡宋襄之心蓋滋戚矣若曹共衛文皆齊桓所定而背德從伐何足貶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趙氏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按穀梁云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非也狄懷禍心于中國久矣當齊桓伯業方盛時已嘗侵衛伐邢致伯主有城邢城楚丘之役少沮其強橫今桓公既沒遂狡焉起南侵之志故以救齊爲名而興師伐衛其漸焉可長乎至邢與衛本兄弟同難之國而忘讐棄親助異類以攻中國可勝誅哉故以邢爲主罪加狄一等矣

十有九年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按滕自桓二年屬魯至十六年爲宋桓所致從

春秋翼附卷之六

僖

十六

三十四

齊盟供賦從役終宋桓之世無有缺失何以見執必襄公無道屬國背之伐齊之役勝人不預故也不自反已而徒恃強陵弱執先人素與之國貶而稱人不亦宜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按曹邾皆從宋之國去年同與伐齊此何以盟蓋宋襄圖霸大邦不從僅能合此二國故又盟以堅其志曷爲不貶宋而貶曹邾齊桓既沒中國無伯去其公爵則不足以主盟此春秋微意然貶曹衛卽所以貶宋襄也曹南曹之南鄙地

鄆子會盟于邾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按邾與鄆隣鄆爲魯壻則仇國之親也宋襄欲爲曹南之盟必先號召二三小國如邾邾之類是時邾不與鄆約先期至盟地必且挾仇行譖矣然鄆子何不告至于宋乃徒會盟于邾耶此必宋襄暴怒殘忍先諭意邾子不得令其至國卽以後至之罪誅而用之旣以示威列國且以殺戮之慘嫁罪于邾此宋襄姦惡之極也噫成湯剪爪以代牲其子孫殺人以爲牲何聖狂相去之遠哉然吾觀鄆子婚望國而畏縮不朝季姬卒而不知會葬必其人委懦不振絕無生氣者宜其罹此難哉

春秋翼附卷之六

僖

十七

三十五

秋宋人圍曹

按宋襄南曹之盟必誅求無厭責人以大難之事曹不能供應是以圍之故左氏云討不服也季氏私考謂討曹不親盟則當曹人在盟之時何不卽加譴責而遲遲見圍宋襄之剛狠暴戾何其能容忍也

衛人伐邢

按齊桓之城邢與楚立爲狄故也乃邢舍狄怨

而從之伐衛衛亦忘狄仇而專事報邢何其愚哉左傳云衛方大旱師興而雨夫周頌桓之章曰綏萬邦屢豐年以武王克殷而安天下故豐年頻至此天之所以篤周祐也邢不可伐而衛伐之是天所厭也乃以偶然之雨附會于周甚矣竊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先儒謂宋襄暴虐陳蔡思齊桓之德而爲此合非也夫齊桓之德專在尊周攘楚豈有思其德而反納其所攘之人耶蓋陳蔡鄭三國皆隣春秋翼附卷之六 倍

于楚即桓公在時已素爲結納特畏伯王不敢

顯然服從耳齊桓既沒中國無伯宋襄陵虐小

國恣爲無道于是三國合謀要致望國以盟于

伯王之地是明以伯權與楚也三國之罪固不

待言獨魯僖周公苗裔齊孝亦伯王本支而亦

俛首以預盟何哉說者皆以南北之成自向始

不知此會實爲之權輿矣此春秋之所深惜也

梁亡

季氏私考曰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爲秦仲有

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者其地在夏陽梁山界

于秦晉之間者也是時秦穆公以賢稱晉惠公以惡著韓在梁西久爲晉併而梁界其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爲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則其說自相抵牾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按天子五門卑庫應雉路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新者有故也作者創始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况輕用于所不當爲春秋翼附卷之六 倍

者乎故左傳曰書不時也

夏郕子來朝

按公羊氏以郕滅在春秋前則春秋以來且九

十年失地已經三世猶能朝其同姓無乃失實

乎王氏云郕分爲南北皆附庸于宋而鄭氏以

桓二年取郕者爲北部今來朝者爲南部似

爲有據意是時宋襄無道割楚日強郕以宋爲

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宮災

按西宮者小寢也諸侯亦有三宮東宮世子所

居西宮妻媵所居禮夫人居中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夫人君之過在朝路臨蒞之時者常少在深宮燕私之地者常多災見于西宮天之警戒深矣

鄭人入滑

按滑在東都王畿之內與衛遼絕左氏乃謂滑叛鄭而服衛非也載考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命而執二子王使顏叔桃子出狄師伐鄭意是時顏叔方有寵于襄王滑必顏叔之黨常倚勢陵虐隣境與鄭有隙故鄭報之耳夫造其國都之謂入齊桓既沒鄭首從楚稱兵周疆何無忌憚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左氏云謀衛難也蓋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秋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爲盟也夫桓公征楚攘狄孝公既與楚盟于境復與狄盟于邢何其愚哉周書大誥云厥父蒞厥子乃弗肯播此之謂矣

冬楚人伐隨

按隨姬姓侯爵國在厲南近楚雖常爲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觀楚武王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季梁在何益可知矣蓋漢東之國隨爲大猶能統率諸姬以張中國之勢故桓十一年隨絞州蓼欲伐楚今又以漢東諸侯叛楚雖未必能度德量力而黽勉自強其去陳蔡鄭許遠矣乃齊桓倡伯之日不聞與隨會盟謀攘楚不亦失計哉今子文取成而還則隨一服楚而漢陽諸姬無能自存矣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按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爲邢故也齊桓沒後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書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按是時楚勢日強宋襄妄圖襲伯列國無與獨齊孝懦弱兼以援立之故遂脅制之因與乞盟于楚將借楚威以號召天下耳然楚方欲憑陵上國挾制諸侯豈肯以盟主讓宋左氏所謂楚人許之者將秦而執之耳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鳩毒乎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按宋襄欺罔不道乃諸侯所深嫉者况陳蔡鄭許楚黨也曹宋仇也掩執之計必楚倡羣附矣齊孝知其詐故不與會亦倖災樂禍之心乎夫宋以王者后裔居列國上公而為夷囚執其辱先玷華罪固不容誅然蠻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亦何以立于世哉故以同執為文所以著五國黨楚之罪也

春秋翼附卷之六

王臣

冬公伐邾

按魯與邾本有舊隙又以執用鄆子怨毒彌深但其附宋方堅故有礙未動今宋已為楚囚故乘間伐之然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興師動兵非其宜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按華夷者天地之大界名分之大閑天下有道則天子統諸侯而為華夏之主天下無道則伯者合諸侯而主中夏之盟未有夷而可主夏盟者也宋襄雖無道實為盟主豈非列國之冠冕

領袖乎楚顚設詐以執之若曰執一宋襄則中

國諸侯皆我所制馭矣得一宋捷是得中國之捷也故使宜春來魯魯不曰獻宋捷而曰獻捷示併吞列國氣象也史官仍其獻辭據實直書而公羊謂為襄公諱康侯謂為魯諱穀梁又云不與楚捷于宋夫天下大勢散入裔夷已不可挽乃欲區區于一字之間提衡而砥柱之豈不迂哉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王氏輯傳曰宋公先代之後方修衣裳之會欲

春秋翼附卷之六

王臣

撫楚而納之而楚人包藏禍心潛伏兵車執之壇坫之上義甚不直而懸軍深入淹歷秋冬師亦已老矣使中國有人焉以大義責其曲以重兵乘其老則走蠻荆釋宋公在我掌握耳豈至反與歃血要言求而釋之哉

按魯為望國楚素欲假重以號召天下者孟之盟僖公獨不與焉故使宜春獻捷脅而誘之僖公畏楚之疆遂就會與盟必不敢言及宋公之事乃楚子既得盟魯即慨然釋之以見德于僖公蓋示已之有禮而堅魯之服從也夫楚得宋

則上游之勢已據服魯則羣侯之心已萃于是
可以橫行中夏而逞其憑陵之志矣楚賴亦狡
矣哉不言楚釋者蒙上楚人之辭亦不忍言也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迂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季氏私考曰須句邾邑也左氏謂須句風姓實
司大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
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
句乃子爵之國矣奔因成風則爲魯事矣國滅
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春

春秋翼附卷之六

僖 五十四

秋何以不書邪此李廉氏所以言無此事也趙
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按鄭伯畔中夏而先朝楚啓孟盟以執宋公罪
固可伐矣但此伐出于諸侯則爲聲討之舉主
于宋襄則爲報復之私藉令鄭不附楚襄公能
主盟而服楚不乎不自反而徒責人祗爲挑禍
計耳泓之大敗將誰咎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按邾本附庸小國恃宋強援輒稱兵入魯以報

須句之役黠傲甚矣爲魯計者整頓師徒堅壁
清野執詞以問其伐齊喪用鄆子之罪使彼知
罪而退則兵不血刃尊俎折衝上策也不然而
以猛將銳卒奇正夾攻則勞逸勝負之勢不戰
而決亦不失爲中策也乃始焉輕忽無備既焉
倉卒出戰藉令得失相當亦損威傷重矣况左
氏有我師敗績獲胄縣門之說其辱不亦大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春秋翼附卷之六

僖 五十五

按行師之道必以仁義爲本故度德義武王
猶較量于商周之間况春秋世王可不自揣量
乎宋襄甫脫纍鼓之餘以歸不能引咎責躬修
德勤政內輯其國外和四隣普威養重待時而
動乃伐鄭以挑楚及楚師臨境又藉口古人兵
法重違子魚之言此何異臨臨以分均出後爲
仁義者哉其敗績傷敗僅足以報其伐齊喪用
鄆子之罪固不足恤獨驅不教之民而殲鋒鏑
之下則何罪焉公羊乃謂臨陣不忘大禮文王
之師亦不過此謬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按宋襄雖不道亦一時盟王楚類憑陵暴橫執之孟復敗之于泓亦中夏之羞也齊孝公不思乃父攘楚之烈及宋襄輔立之恩廼乘敗而伐其國以報伐喪之怨是先決其藩籬以待羝羊之觸見外侮之來而又閔于墻以重其困者計亦左矣或謂孝公將繼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謬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王臣嗣是爲成公時僖公有志附楚不會宋葬故卒而不葬

春秋翼附卷之六 僖

三

按伯者爲其能攘夷狄以尊王室也雖曰假行仁義然其事亦有當于是者故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譎而孟子則又併其事而薄之況宋襄公背殯從盟則不仁伐喪奪嫡則不義執嬰齊用邾子而睦隣之道廢盟上鹿被楚囚而夷夏之防潰此實名教之所不容而說者乃列于五伯何哉夫秦繆雖能悔過責躬而三良殉葬未免西戎習氣迹其舉動亦隨晉文行事而已于王室何功况楚莊之暴戾恣睢是侵犯我王畧者宋襄之迂愚殘忍是貽羞于中夏者此

皆秦繆所不道矧可廁迹于桓文乎

秋楚人伐陳

按左氏云討其貳于宋也夫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孟盟薄陳皆從楚陳何嘗貳于宋蓋頓在陳南素屬于陳陳因頓從楚必責禮于頓故頓訴楚而楚伐陳自楚城頓而陳頓之爭始于此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弟姑嗣是爲桓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春秋翼附卷之六 僖

三

夏狄伐鄭

按左傳載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命而執二子王怒以狄伐鄭夫是時天王號令雖不能行于列國然以臣子擅執君使亂常于紀卽聲言其罪以號召齊晉魯衛諸侯豈無仗義從王者何乃藉兵于狄襄王雖愚未必然也大抵顏叔雖見寵于王而實子帶之黨欲傾襄王以奉大叔必先以狄隗囂惑王心王因召狄伐鄭以親昵之及隗氏寵替遂奉大叔以外師攻王而王出居于鄭矣啓寵納誨胚胎已成

雖有富辰之諫何能救哉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然古者天子有時巡大狩之典則亦未嘗無出但出入俱有常期故省方則曰巡田獵則曰狩曲禮曰天子不言出是已周襄王始以頹叔善滑則遣使以請滑于鄭繼怒鄭不奉命則出狄師以伐鄭德狄人則立隗氏以亂後宮替隗氏則被狄攻以出奔鄭逆富辰之讜言受頹叔之箴弄顛倒錯亂自損其威故春秋不惟曰出而且曰出居見其不得已而奔寄寓于外而未卜歸期蓋亦貶而示戒也豈皆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乎

晉侯夷吾卒

季氏私考曰夷吾之卒兄公子重耳代之是爲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蓋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爲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如此則弑君之賊也且重耳出亡知勵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

春秋翼附卷之六

天

三

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

仁親爲寶之言則固以道義相規不欲失美名

者而謂殺懷公以收懷嬴豈重耳之所肯爲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按觀左氏稱文公大布之衣等語及定之方中之詩似非無道之君也然伐喪以背齊德滅邢以戕同姓則所謂敬教勸學秉心塞淵者固如是乎滅同姓大罪也故書名以著其惡使天下後世曉然共知其人三傳得春秋之旨矣朱仲晦乃泥滅國未嘗書名而謂爲傳寫之誤非也但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衛滅邢而魯不能救以篤親親之恩則聖人之意豈特罪衛而已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鄭嗣是爲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

按伯姬當是魯公族之女而爲宋大夫蕩氏妻者禮有親逆婦從夫也婦人既嫁不越境姬自托魯女故親來逆婦亂婦姑之分失禮甚矣然僖公以望國之君下主大夫之昏豈不慢宗廟

春秋翼附卷之六

天

三

卑朝廷乎春秋蓋交致譏也

宋殺其大夫

按文稱大夫而公羊以爲宋三世無大夫穀梁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夫春秋非孔子家譜何用諱其祖名此皆不經之說也季氏私考謂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羣臣不忠所致故盡殺其大夫追咎其辱國之罪亦非也蔡丘之盟曰無專殺大夫况宋成初嗣位其大夫皆父之臣法卽宜辟猶當議貸而任意誅之則不惟犯王章違霸令且死其親矣故一時宋國人情洶洶風聞于魯此實有關於繼述之義暴虐之戒史官遂從而紀之何暇究其姓名哉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按頓偃姓子爵國經無頓子出奔之事而此言納者何豈頓苦陳偃往楚控訴而頓之臣民爲陳所脅欲拒君使不得入故楚納之耶先圍後納制陳以威頓奪其氣使不敢拒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按左傳修衛文公之好及莒平也夫魯衛同姓

懿親原無嫌隙何待于修魯自元年獲莒棼之後彼此久絕何至今日特與彼平王氏經世謂衛文未平而卒嗣君成父志亦附會之說也大抵魯以望國覲顏從楚莒在東衛在西而魯處其中因欲致二國同事以爲掩飾計耳然衛成匿父喪以從會莒子遣微者以干盟一陷之非禮一受其倨驚僖公此舉亦誤矣

春秋翼附卷之六

春秋翼附卷之六

春秋翼附卷之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按莒子雖不忘魯仇但是時魯已從楚莒以拒魯必得罪于楚故釋怨就盟甯速即莊子乃俞之父也時執衛政成公初立且在喪故不再行而使大夫耳向莒地越月再盟何急于爲楚植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一一

三

黨哉春秋所深譏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按左傳云討二盟也夫孝公不能紹父餘烈以圖尊攘之計乃欲禁魯之從楚惡洮向之盟耶不揣甚矣然追人之師而深入其境是亦危道故春秋一則曰伐我一則曰弗及交譏之也鄆齊之近魯西鄙者非紀季入齊之鄆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

按齊魯本無深仇即洮向之盟亦無妨于齊者

何侵其西又伐其北耶孝公于是乎悖道矣然衛于魯爲兄弟之邦于齊有存亡之德何不講信明義以聯兩君之好而遽稱師以伐之耶至于魯不勝其忿遂如楚乞師是將以蠻夷殘中國也尤大誤矣夫是時臧文仲柄國展禽一言足以却齊則折衝禦侮當必有道乃知其賢而不用竟與襄仲借兵強夷道伐齊宋何謀國之疎也夫子以竊位罪之宜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按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則其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十一

三

不祀祝融與鬻熊非失也楚顧貪其土地又疾其所對之直故假不祀爲名以滅同姓何其忍哉戎狄無親不待貶矣穀梁乃云以歸猶愈乎執謬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按左傳以宋爲即晉是時晉文方養銳尚未與諸侯相通或以齊伐宋圍緡宋已從齊故楚與齊爭衡而伐之亦無所據或謂宋成追論襄公敗泓之故殺其衆大夫于是受戮之子孫以報怨雪恥之意奔訴楚顧故有是舉耳夫宋成果

有不共戴天之憤如越勾踐臥薪嘗膽與諸大夫處心積慮爲生聚教訓之謀則孟之恥泓之恨未必不可報乃徒逞其私臆殲其左右以招荆楚之伐何其愚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按魯周公之後齊太公之後一爲望國一爲伯裔所宜同心協力以圖尊攘之舉者且齊既聞展喜之對而退魯宜再申先王之命與齊棄捐夙怨偕修盟好以踐世世子孫無相害之約則齊孝雖諄當亦媿服乃藉夷狄之師伐取其邑大非其道矣歸而飲至不亦羞乎故書曰以日至見僖公挾恃驕矜之意深罪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按杞迫于東夷國小力弱故禮幣薄惡不得擬于中華自降而稱子史遂仍之左傳用夷禮魯以爲不共故卑之非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按齊桓既沒中國無伯諸侯交橫荆楚亂華孝公不能淬志殲行以紹前烈乃間楚勝以困宋襄嫉魯僖而屢侵伐何爲謀之不遠也史記稱

弟潘殺孝公子而立事雖不經見觀其葬期之速無乃爲爭立國亂之故耶若魯有齊怨而不廢吊喪會葬之紀可謂有禮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按杞成公魯甥桓公其弟也卽禮幣薄惡猶當以親故諒之今既于來朝卑忽之矣又使上卿帥重師入其國何殘忍哉况東門仲巨姦也僖公欲甘心于齊則使如楚乞師欲責備于杞則令帥師暴入兵權在其掌握寵任無與爲二彼又何所忌憚哉不再傳而逐國毋殺儲君幾危社稷孰非僖公自貽其禍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按是時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南面服楚獨宋不從實界限華夷爲中國屏蔽故楚又率四國圍之魯曹衛不與圍者楚人以曹衛隣晉魯齊接壤故使三國按兵坐鎮以絕宋通晉通齊之道耳魯僖公不特楚徵發而往會四國盟于宋者恐齊間楚圍宋以報殺之役故示堅志從楚

以求後庇耳穀梁云人楚子所以人諸侯非也
楚稱人而四國稱爵辨華夷也以楚人加于侯
伯之上羞中夏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按是時中國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爲中華
屏障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
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卽至若遽擊四國
以攻楚則楚鋒甚銳如肉投餒虎與宋俱斃耳
若必待齊秦至則宋圍方急旦夕且下將柰之
何于是出一偏師先分一支令將領統帥潛掠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五一 三十九

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親自統重兵整師徐進聲
言伐衛以致楚頹之救卽未敢與楚交鋒而聲
勢遙懸彼此角立則楚人必欲救衛未暇攻宋
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
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此兵家之
詭道亦足以見晉文之譎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按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僖公以衛爲楚
婚姻之國故遣庶弟爲戍厚衛以結楚也買知
其非義故乘晉伐而避之可謂識變矣忠而受

戮豈不冤哉然不曰殺而曰刺者何蓋不殺則
避晉棄衛必致楚頹之怒顯殺則畏夷滅親難
逃清議之公故陰遣人殺之以泯其迹耳先儒
以爲三刺之刺則不足以服公子或以內辭爲
諱則不足以言春秋

楚人救衛

按楚人卽楚子也親自救衛則宋圍宜已得解
乃左氏載門尹般告急及先軫喜賂怒頑之計
則又似未解圍之說也豈楚頹易晉特遣將帥
師救衛而身自圍宋耶抑躬自救衛而留四國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六一 三十三

之師圍宋耶則下執曹伯畀宋人及宋師與城
濮之戰又不相合意必宋人告急在未救衛之
先而先軫亦設計未行也不然兵事倉卒之際
分田授人亦甚迂矣且楚頹素恃強暴何畏于
晉必待激怒而後戰乎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按楚頹悉四國之師以救衛必約曹以爲犄角
之勢其鋒銳甚不可犯故度其未至卽移兵入
曹此避堅攻瑕之術且使楚人疲于奔救而後
得寬緩以待齊秦耳蓋是時宋圍雖解齊秦未

至則兵力尚寡脫楚師救曹而曹爲之內應則我必坐受其困故執曹伯使宋人禁錮以爲贄而我據曹邑堅壁以俟兩國之師此老成持重之勝筭也晉侯可謂善師矣左氏分田之說未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按晉文圖伯必先定計當楚未圍宋之前已遣使往約兩國起兵來會預知定期矣故去冬一聞楚人圍宋春卽出一偏師侵曹伐衛及楚子

春秋翼附卷之七 傳

七

三十四

救衛遂移師入曹凡此不惟攻楚必救冀解宋圍實以疑兵搖楚使奔救不暇延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耳不然齊桓之時楚氛不甚猖獗尙會八國之師方敢次陘今楚瀕威勢十倍曩時乃敢以孤軍深入以當五國之銳哉及宋圍既解齊秦已至宜可逞于一決矣猶以齊秦之卒長于西北戎馬之鄉今欲馳騁中原則地形險隘彼我虛實之情一或不諳而輕動以取敗大衆一散不能復聚豈惟宋圍難解而楚氛且愈熾天下之勢必不可返矣故自丙午以迄己巳

月日之間遲疑熟慮虜已在吾目中于是整師徐行次于城濮與楚營對壘楚將子玉輕謀躁進遂出奇以大敗之豈不筭無遺策以萬全取勝者哉說者藉口于孔子正譎之斷遂交口皆其爲譎此不惟不識晉楚之時勢亦昧于兵家制勝之道矣城濮曹衛界上地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楚顧希王夏盟欲圖萬全之計故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以避晉鋒惟恐一挫而喪前功耳及子玉使伯棼請戰尤怒而少與之師示不可

春秋翼附卷之七 傳

八

三十五

戰也不謂子玉輕躁致敗則楚顧數載之經營一朝決裂而晉文取威定伯之業遂成矣此楚顧所以不能無恨于子玉也顧子玉亦剛勇之將顧能如秦穆之待孟明使持重有謀者佐之以爲後舉則晉楚勝負亦未可知乃不許其入而以爲戮是楚再敗而晉再勝豈非天厭楚而厚造晉乎此晉文之所以喜也

衛侯出奔楚

按曹衛背華卽夷情罪固不可赦然亦迫脅于楚顧疆暴耳但敗楚之後卽宜復曹衛以開釋

其罪使得自新以附中國乃曹伯尚拘宋未釋則衛成豈能晏然無慮乎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則猶然即夷仇夏故智此情之可惡而義之可絕者也左氏謂使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受盟則衛成復國之時元咺不宜奔晉公羊氏謂文公逐衛侯則兩月之間衛成豈敢自楚遽歸此衛侯倉卒出奔以自絕于中國非文公迫逐以絕衛成也則書爵而不名又何疑哉蓋叔武之立實出元咺國亂無主一時權立以定人心則元咺猶宜未減說者乃歸罪晉侯誤矣

春秋翼附卷之七 信

九

五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三傳有天王下勞之說趙鵬飛氏力排其非謂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後未嘗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天王久居于此何下勞之有此說甚是竊謂當是時王室陵夷諸侯放恣冠履倒懸已非一日况晉文有懷楚大勲又建納王大議襄王在鄭聞此安知不過自卑抑而往勞之乎且天子有賜于臣不論躬親遣使皆可言下又安知三傳所稱必謂天王自勞乎說

者必欲辨其事之有無以証左氏之誣亦拘矣但晉文至鄭禮莫大于覲王使能先覲而後會盟正聖人所深嘉樂與亟書以褒顯其美者今觀下但書公朝于王所則晉文之不朝可知而左氏所謂作王宮獻楚俘及天王錫命之隆晉侯出入之覲或虛爲溢美之辭不足信也故聖人皆畧而不書但書曰盟于踐土見諸侯自盟無預王事則晉文之失不待貶而自明矣又何必以諱會王爲說哉

陳侯如會

春秋翼附卷之七 信

十

五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季氏私考曰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往而魯獨朝王王自辭之耳蓋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羣辟皆盡無恭敬之心而况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

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僖公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

按私考之說是矣但天王越居已久諸侯當以得覲天顏爲幸豈可望其禮意之備而天王行在亦不必備物隆禮拘以臨蒞常儀故天子或得以爲辭臣禮斷不可自廢况晉文方以尊攘自任主盟中夏爲諸侯倡率乃亦因辭而不朝則失禮甚矣雖有僖公道達誠意亦何以展區區

春秋翼附卷之七

十一

僖

區懇款之誠勤勞之誼耶宜乎貽譏後世而踐土之會河陽之召致千古不決之疑也哉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按衛成一出一復有五罪焉當晉文敗楚之後苟能輸情服罪則晉文必念其同姓咸與維新乃復背華奔楚自絕諸夏罪一懼罪出奔猶曰良心悚惕乃奔未兩月遂乘間歸國藉庇裔夷蔑視伯主罪二叔武權時受盟監國未嘗卽真踐祚况聞衛侯至而喜捉髮走出竟令前驅射殺之何其忍哉罪三歛犬前驅擅射叔武必有

所受之也乃枕尸僞哭殺歛犬以滅其口何詐也罪四叔武之立國衆所共擁衛侯既使甯俞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于元咺亦當未減乃逐之使無所容督過偏尅背盟食言罪五惟此五罪昭著耳目又奚待元咺之訟哉故春秋于衛侯書曰自楚見其倚強夷而強復絕之也于元咺繫之于衛見逐非其罪未絕之也陳侯歛卒

子朔立是爲共公

秋杞伯姬來

春秋翼附卷之七

十一

僖

按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云老矣匍匐來魯豈得已哉蓋杞桓公伯姬次子也繼兄而立朝魯而受辱又使卿帥師入其國伯姬不能自安來謝過而求平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情能無愧乎

公子遂如齊

按齊素恃強侵伐魯鄙故二十六年使公子遂乞楚師伐齊以取穀是兩相仇之國也今曷爲而如齊哉以齊從晉敗楚于城濮恐齊之愬于晉爾此不惟見僖公之不能自強而襄仲之反

覆不可見乎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氏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夫晉文繼桓倡伯專以攘楚尊王爲義故城濮之勝踐土之盟至今稱之若溫之會召王以見諸侯則奸名犯義自貽千載不韙之譏必不然矣自公穀祖丘明之說以來無有能自其冤者惟近世季本氏辨狩非巡狩之狩及講武存備之論卓然有見恨說之未詳若王樵氏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主一

五十五

所辨杜預之說亦甚善至謂襄王重晉侯之來狩河陽以就見則此時蒙塵旅處焉能舉田獵親侯之事又以晉侯數于會盟以勤君父爲召王是附會以成其罪矣可乎愚則以會踐土始謀納也會溫將納王也討不服又出狩後事所以肅侯度尊朝廷乃納王時急務但左氏言于會溫之時則失次耳蓋溫在河北河陽在河南時在會諸侯惟晉齊秦在河之北鄭宋等國俱在河之南晉文藉齊秦以勝楚又欲糾齊秦以納王故三國在溫諸國渡河而北會之耳但襄

王出奔五載綱紀蕩然人心蔑視則回鑾之際防範當嚴况頽叔之黨盡在滑洛間尤不可不爲之備晉文乃命諸侯各整師徒爲扈衛從行之計先于河陽簡集訓練耀武揚威以振刷人心請天王大閱以觀戎備遂舉田獵如宣王會東都蒐狩以講武故事于是史官據實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見晉文公先事謀始預戒不虞爲勤王之大節而天子蒙塵之後復覩會同大狩威儀云耳聖人蓋有嘉與之意焉而可泥左氏之說以沒人善乎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出

五十五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季氏私考曰公冉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焉豈人情乎蓋當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舄會同有釋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况王有策命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有宰孔使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按衛成可執之罪有三晉文宜人之罪亦有三

衛以康叔苗裔而締婚蠻夷且出入皆藉其力是背華辱先也叔武本不篡立鼓舞出迎乃縱前驅殺之是信讎賊親也天子蒙塵同軌奉約而獨不與盟會是黠傲無君也犯此三大不韙而晉侯執之誰曰不可且執以歸于京師又得討罪之禮春秋乃貶而稱人者何哉蓋自古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今不執于河陽未待之前而執于君臣交訟之後縱臣坐君而天常人紀滅矣宜人一衛成既歸京師則廢置在王矣乃使元咺歸衛竟立子瑕置其君如奕

春秋翼附卷之七

十一

棋然無王檀國宜人二河陽去王城不過百里天王復辟何不帥諸侯請闕下一盡朝宗之禮乃獨執衛侯以責其不會盟之罪厚責人而薄恕已宜人三故書執以見晉侯能行伯主之權稱人以貶晉侯舉動乖張之失春秋書法豈不至公哉故曰聖人以天道自處

諸侯遂圍許

季氏私考曰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後因宋敗則又從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之顧諸侯罷朝

而卽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然不能招攜以德而徒以力服人又安能致其心服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救鄭及盟新城之二役而許竟終安楚宇下矣霸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按曹共公爲楚偏從晉侯既勝楚乃及碯不釋彼又見衛成之執則心益疑懼故貨壘史以爲解不得已也先儒率以是爲春秋書名之故不亦泥哉遂者幸歸而急趨事也或又以專執專釋罪晉侯夫晉楚方持曹衛附楚兵機神速將必請命天子不洩露而敗事乎執非王命卽釋之且爲遲慢又何暇于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按介莒之附庸東夷國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取介根是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能行朝禮也既不見公何以書夷狄之君無故而來禮遇中不可無防閑故書

公至自圍許

按周自東遷諸侯未聞有朝王者卽兩伯迭興

春秋翼附卷之七

其天

王盟中夏而此禮亦缺然襄王居鄭僖公獨兩
朝于王所豈非百年來所僅見而可稱述誇美
者哉乃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至國許者何蓋當
時諸侯皆以侵伐與國爲功而不以朝覲天王
爲重故耳噫可慨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按翟泉在洛陽城內此必諸侯從狩河陽之後
各遣卿大夫帥師徒扈衛天王至京師今將告
歸故王命王子虎爲此盟以堅其崇獎王室之

春秋集解卷之七

十七

三十一

忠且欲其歸致天王慰勞列侯之意也然君前
臣名今以王命盟而稱人者何蓋襄王復位諸
侯皆當朝會于京師今不自來而各以卿代若
稱卿名則顯諸侯失覲之禮稱侯爵則掩遣人
代朝之實故但稱人若親至者然耳此聖人寓
意之微也公在河陽已兩朝王所豈不欲親自
扈駕必王辭之而止然或所遣非卿或失于遣
代故但曰會而無姓氏也此僖公之大誤也

秋大雨雹

按雹雨水也陰脅陽也僖公卽位日久季氏世

卿仲遂專政其臣子侵君之象乎

冬介葛盧來

黃震氏曰春之來公圍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
再來則魯之道路覘亦熟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狄與楚皆猾夏
之類也晉文敗楚之後便當爲攘夷計乃舍狄
而侵鄭使狄乘間侵我伯勝之國無論戎狄亂
華伯王所恥而桓文繼伯所謂同功一體者寧

春秋集解卷之七

十八

三十一

無投鼠忌器之嫌乎乃坐視而不救安在其以
尊攘爲已任也趙氏譏其老而懈信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按衛成背華卽夷枉殺叔武不可赦也元咺以
臣訟君擅立子瑕罪當誅也晉文旣執衛侯歸
于京師亦當執元咺以正其罪請命天子廢衛
侯誅元咺則情罪俱當矣乃踰年不斷使衛侯
久拘輦轂之下使元咺專擅國政橫行無忌于
是僖公以玉請釋衛成以賂行誅則天常人紀
國法王章漸滅盡矣春秋書曰衛殺見法無所

主國人擅殺之也故雖元咺無道而亦不去其大夫子瑕爲咺脅立故稱及見無罪而併殺之也皆所以惡晉侯也先儒乃云元咺得罪衛侯有以自取故書其爵誤矣

衛侯鄭歸于衛

按情有曲直法有取舍事有結局晉文既執衛成歸于京師以聽王斷則其曲其直宜取宜舍當明白歸結則春秋當書歸自京師一以見天朝釋放之公一以見衛侯復國之正今日歸于衛者何哉蓋論王法則衛侯屈志從夷忍滅同姓法不應復國今行賂求釋與逃歸者等耳故書法如此見衛成之僥幸苟免罪晉文之黷貨撓法也說者乃拘拘于名不名之間論之誤矣

晉人秦人圍鄭

按左氏云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夫踐土之盟溫之會鄭兩與焉豈至此始責其無禮乃討翟泉之不會耳然翟泉在王城內晉文主盟而不朝天王已職之不盡乃以責鄭哉狄人侵齊而不救鄭一不會卽見圍是縱異類而虐同姓也且秦西州強國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舅

春秋集附卷之七

傳

九一

晉書

甥之好得其同力以挫強楚此天之所以資晉伯也謂宜乘此一勝永與偕好共圖滅楚乃釋楚而圍鄭秦繆已知晉文失計矣故燭武一言秦師遂返豈非薄晉之背施忘德耶及襄公逞其詐力掩襲殺幽人但知秦遭一厄而不知晉失一強援也卒之秦晉構兵迄無寧歲而楚氛日熾晉伯頓衰豈非自圍鄭一役啓之哉

介人侵蕭

按介東夷之國遵海而南則入于魯境是魯者介所由以入中國之門戶也蕭爲宋附庸去魯甚遠而介遽能侵之豈非二十九年葛盧來之故耶不特魯人關譏無禁而迤邐以西如入無人之境矣晉文攘夷之畧安在哉

冬天使宰周公來聘

汪克寬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季氏私考曰此專爲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

春秋集附卷之七

傳

三十一

晉書

特遣重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
雖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為急故書遂而其不
虔亦可見矣先儒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
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觀禮不行積習已久雖
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於僖公何責焉姑
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按左氏云分曹地也公羊氏云取之曹也則皆
謂濟西田為曹田矣獨孫明復謂本魯地而王
氏輯傳亦曰濟西田不繫曹魯故田也汶陽田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三十一

三十一

不繫齊亦魯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
乃季氏私考則云小國見侵之隙地是齊魯界
上互爭之田夫春秋列國分土分民皆授之先
王傳之子孫豈有曠土無所屬者哉及考莊公
十八年追戎于濟西既非本國之地何敢輕于
出境耶再考宣公十八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謂
之曰我可見原屬于魯矣計此時必先為齊所
侵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于王晉以吾奉事
惟謹亦有足恃而齊昭又係舅甥之親故乘勢
取之耶

公子遂如晉

按濟西田魯雖取所本有然晉侯勝楚納王齊
皆與有事焉况無王命以正疆而擅為侵取或
晉有異說且齊昭初立懦弱似有欺虐之嫌恐
齊訴于晉故遣襄仲先致規復舊疆之意耳非
拜曹田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魯之郊禘本為僭禮况周人以建子為正則
郊宜在子月禮之常也常則不卜今周之四月
建卯郊不以時故卜而不從求吉之道三四卜

春秋翼附卷之七

僖

三十一

三十一

非禮也免牲者穀梁所謂為之緇衣惠蒙有司
玄端奉送至于南郊是也不郊故免之也望郊
之屬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但祭其封
內山川則泰山魯所宜祭而云三望者兼河海
而言非其分矣不郊亦宜無望故曰猶謂其可
已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按求婦者求僖公之女叔姬為其子桓公妻也
杞弱為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魯謝

過又因僖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
魯輕杞不欲與爲婚姻故親自來求耳杞叔姬
必毋賤愛微輕許而薄嫁故其歸不見於經然
叔姬爲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於此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按衛之受狄患實自文公從宋襄伐齊喪始成
公又不能勵精圖治乃背華卽夷兄弟互立君
臣交訟以致晉侯之執狄欲吞衛虎視耽耽矣
然猶以晉爲顧忌也自去年侵齊而晉不救介
人侵蕭而晉又不救蓋晉侯之精神耄而伯業

春秋翼附卷之七

信

三

三

衰狄于是無復顧慮矣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
頊之墟故曰帝丘蓋衛都朝歌左脇正受狄衝
故徙居東南以避之耳說者謂成公自歸國之
後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故三十年間
國家安靖文公不能及乃知賢者之有益于人
國雖以積衰播遷之餘猶能復振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子蘭嗣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按衛世受狄患似不可不一懲創之然先王之
于夷狄惟修吾內治使不敢侵犯而已衛既遷
于帝丘宜創艾圖存以自固其根本可也卽不
然而必欲爲報復之舉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與中國諸侯連師聲討以雪偏遷之恥乃乘
狄有亂苟且爲潛師掠地計及其請平遂入廬
帳而盟焉何其立志之卑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驪嗣是爲襄
公

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
春秋翼附卷之七 信

三

三

三

異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
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
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
地也晉文敗楚至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
千里却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蔡許
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而妄
疵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
語也

按召陵之盟城濮之勝二公伯業大畧相當乃
夫子獨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似專右齊桓

者何蓋春秋之始王室衰微人心瓦解諸侯削弱荆楚憑陵藉非齊桓起而攘之則中國悉變爲裔夷晉文後起雖欲撥亂而反之正其力當百倍于城濮矣是文之伯皆襲桓之餘烈而爲之者也故夫子生當定哀之世而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殆謂此耳然其假借仁義以力服人二公心術若合符節孔子又胡爲有正譎之論蓋齊桓之時楚未甚橫諸侯合從故次陘一問而楚卽服不假兵家詭詐之術以決勝于矢石之間則其事直捷而無曖昧晉文之時楚已大橫

春秋集解卷之七

襄公七年

中國諸侯強半外屬計非語言文告之所能動必以兵家詭道陰謀而取勝之如所謂伐曹衛以解宋圍復曹衛以激楚怒者皆押闔變幻之謀故其事多狡詐而不光明此正譎之所由異也夫子蓋傷晉文所遇之窮不若齊桓之易爲力豈誅其心而重貶之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按秦雖係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與中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儻亦有拒虎進狼之意乎當其

與晉圍鄭一聞燭之武亡鄭倍隣闕秦利晉之說遂背晉而去已有與晉爭雄之心使杞子三人戍鄭鄭已在其掌握中矣滑在河南偃師乃秦至鄭所經之道師經其國故曰入滑當是時使無弦高之計秦且得志于鄭而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決于滑師敗于轅此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而中國之大幸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春秋集解卷之七

襄公七年

按聘禮非諸侯可加于同列况先儒謂齊昭公夫人爲子叔姬乃魯僖公女是舅甥之國也豈有甥反以聘禮加于舅哉蓋晉文公沒中國無伯齊昭懦弱恐見侵于他國故親厚于魯以求自庇而是時聘問之禮視爲交際故事遂忘其分之不得行併忘其舅之不可聘耳說者謂齊恃強欲主盟而修好故以大國臨之豈其然乎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蓋晉河外虢畧之東境也晉在其北美姜戎在其南故因秦人歸而相爲犄角以邀擊之

按晉未報秦施而秦墨以伐其師固爲不義然秦以虎狼之威窺視中原而以鄭爲難首藉令得志于鄭則其憑陵僭倂之勢當有不減于楚者故先軫之言雖爲晉畫永久計而實所以挫秦人南侵東畧之鋒也然晉文公藉秦以勝楚于城濮而今乃敗其師豈非自失一強援而生一勁敵乎故自穀之役而秦晉相仇殺者歷四五世于是晉之威力少衰而楚人得以復橫矣善乎唐應德之言曰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仇秦而或者乃以穀之役許晉襄繼伯不亦謬乎

春秋集傳卷之七

七

五

癸巳葬晉文公

按諡者誅行立號以易名傳之後世而示褒貶父子不得相襲者也晉先君有文侯今重耳復諡爲文豈以公侯有別耶襄公父死未葬而秦墨以從戎追崇父號而混襲其先祖不知禮甚矣

狄侵齊

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謂聞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爲因晉喪狄未嘗無畏晉之

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左傳云報升陞之役夫升陞之戰魯以逞忿貪得自取困辱乃不知反已日懷報復徒以伯主會陞魯邾同事故銜怨而未敢動今文公旣卒途有是舉夏取其邑秋伐其國君臣交逞何貪黷無厭哉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按狄自伐邢之後垂四十年間十入而九得志齊衛交受其毒今又伐晉而深入至箕則門庭

春秋集傳卷之七

七

五

之寇矣晉敗其師獲其子雖稍見懲創然以伯國之餘威不能攘之使服而僅能敗之于國中其功不足多也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按先儒謂齊昭夫人爲僖公女則公之如齊亦親親之情也謂之報聘且不可況日行朝禮乎惟其爲親親往來之常故一往三月不爲久耳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卽安也君日出而祗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祗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

事之所也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按此乃冬煥之咎徵陰假陽威之象也蓋僖公世所稱賢君觀魯頌駟騶泮水闕宮諸篇固不無誇大之詞然禮樂政事亦庶幾不至廢墜故雖季友受費茲敖帥師以胚胎三桓專政之禍而當其身世猶可以彌縫補葺而無釁端之乘故三十三年之中亦無大災異之譴告及其方沒而卽有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之異見僖公實基禍始而防微杜漸在文公所當鑒焉也天人相與之際微矣哉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按許之從楚最堅雖以晉文伯業方盛而溫之會翟泉之盟皆不能致其來卽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矧襄公絕秦之好則其威力日已衰弱而欲以三國之師伐之其能服許乎

春秋翼附卷之七終

春秋翼附卷之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季氏私考曰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卽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群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羣臣人君卽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季氏私考曰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

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
及其沒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
其子贈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
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
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使得臣繼
往其負義不忠如此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按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黻冕
圭璧命爲諸侯此穀梁所謂受命也周室東遷
王綱不振諸侯喪畢固未嘗入見天子以待錫
命天子亦任其卽位而不敢錫之命相沿之弊
久矣襄王厚待僖公故遣使會葬之後卽使毛
伯來錫命是文公雖不行入見之禮而諸侯之
命實錫之天王亦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餘意
也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其襄王
之謂乎穀梁以非正譏之過矣

晉侯伐衛

按衛成公怨晉執歸京師何嘗一日忘報觀季
年不與諸侯朝晉意可知矣襄公嗣位宜厚結
強援修睦同姓庶可守先人之伯業乃衰墨從

戎自絕秦好以開納侮之隙况審俞用事遷國
自強衛亦豈可輕伐之國哉于是晉伐衛衛亦
伐晉而伯國之體統隳矣左氏誤載晉襄朝王
圍戚之事後儒因以爲克繒父功豈不謬耶
叔孫得臣如京師

按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爲莊叔
如周拜錫命也夫襄王旣遣叔服會葬以榮其
親又使毛伯錫命以顯其子恩寵至渥文公乃
不親詣京師而遣得臣拜命無禮甚矣

衛人伐晉

按晉侯親自伐衛而衛使孔達報伐以臣當君
示輕晉也晉襄輕動以取侮衛成伐伯以怙強
中國自相蹂躪又何以樹外夷之觀望哉楚氛
日橫職此之由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按左氏云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夫是時
晉界尚未與衛接壤越國而啓疆非晉之便也
必晉襄伐衛之師未歸知孔達帥師報伐憤激
而欲甘心於衛互相蹂躪兩敗俱傷藉令楚人
挾下莊之術從中起而持之則晉衛交受其制

而貽害中國大矣魯與晉衛皆姬姓也故遣使先會晉侯以講解之儻亦陳共公更伐我辭之計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胡傳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于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之事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眵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弟謀及婦人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頹僭王馮陵中國戰勝諸侯每被天下禍發蕭牆不善之積豈可揜哉

公孫敖如齊

按齊昭公夫人叔姬乃僖公女則文公之姊也文公嗣立則兄弟親親禮自不可缺穆伯如齊殆謂此耳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強援則廢喪而聘固爲非禮而齊昭昏懦安得謂之強援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按杜元凱云彭衙秦地則秦師之出尚在境中未至晉地晉侯若遣一介謝罪秦師且示有備之意則秦未必不逡巡退去是不戰以屈人之兵而軍興之費背德之罪豈不兩無累哉奈何不勝好殺之心出其不意迎擊以取勝何其謫也善戰者服上刑其晉襄之謂乎故不曰秦伐而曰晉及聖人責晉之旨深矣

丁丑作僖公主

按主者以栗木爲之所以刻諡而依神者也葬而後有諡始死未諡亦未作主但以木爲重而

春秋集附卷之八

文

五一

豎之以主其神迫既葬及虞之後始作主刻諡而徹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王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已虞之明日舉卒哭祭告神將祔廟是爲吉祭以哀殺故稱吉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是已當祔時復設祭于祖父之廟以安神而告祔是爲祔祭祔祭畢奉新主還故處自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新主皆遷祭于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社元凱以爲

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疏云新主既特祀于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已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必以卒哭爲常者恐宗廟徹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諡依神則孝子思其親而不見見主卽見親也神所憑依從一而終寧忍復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兩主也夫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經書作僖公主正卒哭而祔時事也而曰練主豈周時而用殷禮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日之內何所見而用栗數數更易使神之不憚煩也如謂栗主堅久所以便藏則虞後卒哭之主何不卽用栗而用桑以致驟易耶且杜氏又曰王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則殷練祔者始未必用桑而况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兩主之說不足據明矣孔穎達謂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諒哉然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

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譏不時穀梁云喪主于虞吉主于練譏其後也則又同公羊兩主之說不惟昧于時王之制且失春秋之旨矣夫孔子善殷之練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今僖王作于練祥之後已過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後而譏之耶大抵文公以閔公爲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欲升僖于閔上以便祫祭而國是難協遲遲始決而作主之期亦遷延至十五日之久觀去冬不祫今既作主祔廟遂于八月大事太廟躋僖公可知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季氏私考曰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爲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

隴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按晉襄公以彭衙之勝欲合諸侯以嗣伯業故有此會然不親往而委之士穀卽士穀堪其事亦非所以令諸侯矣故魯亦使穆伯往而諸侯惟三國來預則晉德衰薄人心輕忽可知矣左氏云晉討衛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夫晉衛交伐何懼而求成且衛不預盟何從而執達左氏之言誣矣垂隴鄭地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周十二月至秋七月乃夏之冬十月至夏五月也冬月農事已畢築塲乘屋宜于晴春月多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八

文

冰水源將溢且大暘未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不爲旱災故不雪月令疏曰若霧露濡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註曰有禱無雩卽此意也不雨止于七月則八月雨可知故不書穀梁云文不憂雨非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王氏輯傳曰躋僖公以僖兄而閔弟也而僖嘗臣閔矣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之不先于君臣禮也故以爲逆祀謂臣不可以先君也公羊穀梁以臣不先君猶子不先父故以昭穆父

祖爲喻非實以閔僖卽當以傳位爲父子也春秋之義止于此至于宗廟世及昭穆之序又當別論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按自左氏倡逆祀之說而公穀諸儒羣然附和或以父子言者或以君臣言者此皆拘攣之見也竊謂論天顯弟固不可以先兄論庶孽幼亦不可以先長閔僖皆庶孽也僖長閔幼兄弟之分不可亂也且閔公之立上不請命內無所承乃慶父姜氏利其幼而擅立之者况九齡卽位踰年遇弑與子般等耳卽謂之未成君可也必欲僖公父之臣之何哉何氏祖公羊先禰後祖之說致謂僖公以臣繼閔猶子繼父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豈不大誤哉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彭衙之役晉再勝秦師矣左氏以爲報復何哉此乃晉襄不務德而專事力爭窮兵黷武之過也卒致濟河焚舟之師以自取敗辱而文公之伯業消矣故貶而稱人左氏以爲尊秦伯非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九

文

一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此娶出姜之始夫納幣非卿事也仲遂魯卿且成風寵子于文公爲叔父之尊何以行哉蓋遂握兵專政志在內交宮禁以濟其奸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爲君求娶事雖納聘意在逆女而齊人不從不得已納幣以歸遂于是乎有忿心而出姜之禍胚胎于此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春秋翼附

卷之八

文

十一

三

沈姬姓子爵國家鉉翁氏曰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渚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二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壬子虎卒

按春秋之例外大夫不卒而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獨隱公三年尹氏定公四年劉卷與此王子

虎三人書卒者何哉蓋王子虎曾預翟泉之盟

是王臣之有權勢而與諸侯結交通好者况襄

王加厚于魯虎必與有力焉故使人往吊而書

其卒也若尹氏之世執國柄劉卷之狹君崇黨

魯人皆媚其權貴而私相比附者故于其卒葬

悉盡禮焉春秋三書其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

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春秋翼附

卷之八

文

十一

三

按自孔子序書有取秦誓千古之下遂稱秦穆爲賢君不知孔子當春秋之時于戈日起喪亂相尋皆起于小人用事而悔過自訟之君寥寥無聞故于秦誓有取焉亦取其言爲後世戒耳未必以穆公爲賢也何以知其然也蓋穆公始聽杞子而致殽之敗是不明也既知悔過而與彭衙之役是二過也藉令其屢遭喪敗誠于創艾任蹇奚爲相三良爲佐則當時列國未有如其得人之盛者卽一變至道無難何有于晉乎乃又興師伐晉以報去年四國同伐之役不務

修德而專事力爭則其所以不替孟明者不過
爲報復之計而非有過人之志者也貶而稱人
不亦宜乎孔子取其言以爲不知悔過者之戒
春秋書其事以爲悔過不終者之戒合而觀之
秦穆之賢否見矣左傳盛稱秦伯孟明子桑之
賢豈其然乎

秋楚人圍江

按自齊桓貫澤之盟江黃皆背楚從齊後楚既
滅黃而久不加兵于江者以江能親中國而晉
文繼伯威力足以庇之故畏而未動晉襄嗣位
仇絕秦好伯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有
王官之喪與秦爲敵無暇圖楚商臣遂憤然發
兵圍江以威江淮間小國窺伺中夏非專報伐
沈之役也

雨螽于宋

按螽蝗屬食禾稼者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
于雨來告故書豈春秋時列國以災來告者獨
宋耶季氏私考謂孔子之先宋人不必魯史察
知亦自有以考其詳則春秋聖人經世之書所
以公天下萬世者寧獨私一宋哉蓋魯宋隣道

春秋翼附卷之八

又

十一

三

其蔽空之勢彼此共見乃其集也惟止于宋故
魯史聞而書之如六鷁退飛過宋都皆先見後
聞而書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季氏私考曰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
以盟其君托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
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
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
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秋翼附卷之八

又

三

三

按齊桓伐楚以魯齊宋衛八國之師晉文伐楚
以齊秦宋三大國之師尚不敢輕進而先侵蔡
侵曹以審機度勢晉襄時秦援已絕楚氛益熾
乃遣處父以一偏師伐之何輕率哉蓋晉襄自
知非敵且近又敗于秦兵力衰弱不得已遣處
父帥師聲言伐楚救江以修伯國之體耳觀左
傳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可見矣明年
秋楚人滅江無乃晉之速其亡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按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者既歸之稱也來歸而不稱女夫人而貶稱婦仲遂何惡哉然自後文公既長姜氏稱夫人矣而孔子修春秋以正名分何不改書耶蓋夫人之出仲遂逐之也遂之逆志已見于婦姜之書故留此書以著仲遂之惡且見夫人無他故也不然舊史聖經書辭不一寧無啓後世不韙之疑以滋夫人不白之冤乎此正聖人之深意也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狄楚人滅江

按江本服楚自齊桓倡伯始服中國楚之圍江仍欲其背華從楚而已未必滅也江之滅蓋自陽處父之救速之耳晉賈虛名江受實禍何不幸哉

晉侯伐秦

按此報王官之役也季氏私考于僖公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卽以爲康公時事則殺函彭衙之敗濟河焚舟之事皆非秦繆矣但左氏載穆公

任好卒于六年之夏經又不書任好卒則李說似亦無據耳載觀渭陽之詩則秦康與晉襄姑表兄弟之國也况文公得國懷楚皆藉秦穆是大有造于晉者而與兵結怨無有息肩之期是不惟背秦且忘親矣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其晉襄之謂乎

衛侯使甯俞來聘

按衛成自往來夷夏爲晉侯執歸京師賴魯僖請釋歸衛尋又爲狄人侵偪遷于帝丘當是時雖任用武子國勢稍定然未與會盟偏安孤立猶未暇酬魯自三年伐沈之會始與晉通故武子之來專拜僖公之賜也然聘非諸侯之所得行則魯衛皆視爲常儀而彼此不較矣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按成風僖公之母莊公妾也母以子貴故稱夫人而先儒皆云嫡妾之分自此亂矣夫莊公之配孫邾之姜氏也既無所生且濁亂魯國卽去其夫人也亦宜况莊公沒後子般既弑閔公又弑莊公之脉不絕如綫矣幸而成風有子長而且賢魯之社稷藉以復振蠱之初六曰幹父之

蠱有子考無咎莊傳有焉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成風有焉是有大造于莊公者成風也使僖公不能追崇其號豈惟輕其母亦忘其父矣胡康侯乃云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真拘攣之見哉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此必以嫡母未薨之時言也故魯之宣母敬嬴薨母定姒昭母齊歸其推尊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春秋于弋氏之文獨異若成風則何嫌何疑而爲此紛紛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夫

按珠玉曰含殯前之禮車馬曰賵助喪之禮夫人薨在去年十一月故穀梁傳曰賵已早而含已晚然雜記云含者入致命既葬委于蒲席是重在情不在事也春秋列國事周惟謹者獨魯僖公觀于河陽兩觀可見矣襄王蓋有思念于既沒之後者故特加厚其母以志不忘至于禮數之過何暇恤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按先儒于成風卒葬貶無餘力豈不以小君之稱與君敵體非妾可僭以是爲後世並后匹嫡

之戒乎然貶成風將以尊莊姜也莊姜敗常喪檢辱身辱國可與莊公敵體哉夫人卒葬舊史書之聖人仍而不改自有深意何後世說經者不求其意而徒滋紛紛之議耶

王使召伯來會葬

按召召公奭之後采地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特別于東都受采爲天子大夫非受伯爵者伯字也與毛伯例同

夏公孫敖如晉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七

按魯事晉甚謹乃成風卒葬晉一無加禮焉叔榮含賵召伯會葬襄王情禮兼至矣文公既不親往朝謝又不遣一介致謝而獨使卿聘晉何其悖哉

秦人入郿

按左傳云初郿叛楚卽秦又貳于楚于經無據杜元凱曰郿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是兩國所必爭者故秦人入郿之後郿又爲楚所滅而楚昭王復國畏吳之強去郢而都郿則郿雖微國豈亦要害可據之地耶夫秦自僖公三十

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時楚勢方張志未得逞故又入都以窺楚實窺中國之漸也諸夏衰微夷戎交熾伯主之不可無也如是哉

秋楚人滅六

按六鄆姓與蓼皆皐陶之後也晉襄公志驕才劣但藉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嘗親出一會諸侯楚目中已無晉矣此滅江滅六之師相繼而發歟滅文仲乃以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罪二國之君亦不諒其力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爲文子左氏曰滅孫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王氏輯傳曰此因行父之私行而當時爲之飾詞陳衛非魯之所畏陳又未先聘于魯魯何遽遠求好乎季友嘗再如陳行父蓋結先世之私好耳

秋季孫行父如晉

按王制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文公四年已親朝晉五年公孫敖如晉今行父又如晉何數數哉夫文子專執國政不能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強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所以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也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子夷臯立是爲靈公

季氏私考曰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此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用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社稷計欲立長君者哉况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強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穀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尚在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立靈公故其後權屬趙

盾而能盡逐六卿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按晉伯之衰起于楚強而楚之得以抗晉而稱雄竊伯者實起于襄公絕秦以自弱也至于北狄猖獗襄亦何曾出一師以攘之箕之敗如驅門庭之寇僅僅免于虜掠之辱耳是壞文公之伯業者襄公也李廉氏乃謂襄公戰殺以却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伯者之畧不亦謬哉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千 六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按襄公卒纔三月葬何速哉蓋當是時國人既欲立長趙盾業已遣使逆雍及襄夫人啼訴又背先蔑立靈公儻公子至而執辭爭立何以爲辭計獨告葬諸侯先以夷臯爲喪主一節爲可執是以不嫌速葬耳此豈特襄夫人持議堅固趙宣子舉事敏捷哉亦以六卿在列皆垂涎晉室利于立幼是以拱手聽命耳然奇貨可居覬覦者衆則勢便力強者先起而攫之此趙盾所以招權擅政而六卿世族爲之殺逐無遺也歟魯文公事晉甚謹諸公子各欲私交于晉以樹

強援而襄仲又久懷異志聞晉室倥傯置君未定因奉命而往觀其成敗以爲後事之據耳此實強臣結納效尤之端觀世道者不能無隱憂也乃說者拘拘論辨于吊葬之間豈不迂哉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襄公卒國人欲立長君是時處父方得君專寵必主其謀趙盾乃迎合襄夫人意立靈公而處父以好剛自用之人執政掌兵于側襄夫人芒刺在背寧能一日安乎遂與盾謀中以他事而以國法誅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千

三

其大夫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易已班使續鞠居殺之則何不直書射姑殺而乃稱國耶公穀又以襄公漏言射姑出刺處父于朝又何以書殺于襄公既葬之後乎蓋賈季本以中軍將易班在宣子之下居常必偃蹇忿怨兩不相能始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奔狄宣子遣更駢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三家見殺奔俱出一時故以往事附會立傳與書法實相左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按帝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閏月者作曆之要也晦朔弦望乃日月常行之度閏月與常月同故曆于閏月無月建而有朔日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朔于諸侯固以十二月爲正要之置閏之歲則閏月之朔自具于曆也至于諸侯餼羊告廟雖云重朔實重稟命君親也故閏月雖不必告朔而告廟之禮自不可缺文公以閏非正月併告廟而亦廢之是重視朔不重稟命也失其禮矣故不曰不告朔而曰不告月見月當告也然朝于廟則失禮之中尚知存什一千千百故曰猶卽愛禮存羊之意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按左傳曰間晉難也又曰寘文公子焉蓋是時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爲守句須大夫郛魯邑城郛所以控制須句備邾難也夫據杜氏則須句魯封內屬國成風之毋家也據趙氏則須句乃邾之屬邑由前而觀則絕太皞之明祀以與鄰國之叛臣由後而觀則取祖宗之封邑以容背父之逆子無一可者也文子當國何狼狽至此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史記云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

季氏私考曰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爲強盛故昭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依巨豪爲王者特所重在亂故不斥至名而但曰人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

按宋成公暴虐寡恩宗族不睦故世子見殺于其弟而昭公之立出于國人之手及初年桓族以君黨招權擅政欲盡去穆襄之族反致攻劫自取殺戮雖由昭公軟弱無爲亦成公貽謀之不臧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按趙盾立靈公其失有五父死子立禮之常也襄公有適嗣而外求君失一旣爲難故而欲立

長君則當善謀之穆嬴以定其計庶可無後悔
乃不謀而遽遣先蔑迎雍失二既議迎雍又患
穆嬴之言畏國人之偏遂背蔑而立靈公自相
矛盾失三君位既定胡不遣使之秦告以穆嬴
啼訴國人相偏之故亟止公子乃泄泄然不相
期會以釀戰爭之患失四秦不失約送公子于
令狐當是時猶可告以不得已之情退秦師而
善爲公子計乃竟與師禦秦潛起以敗之信義
何在失五故書及者深罪之也然襄公卒已九
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秦康公豈不知之
春秋翼附卷之八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
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
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
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而

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按晉襄雖無伯畧藉文公餘威亦足以聯合諸
侯襄公既沒則天下諸侯渙散無所適從矣况
晉靈尚在襁褓趙盾雖招權擅政欲合諸侯而
事權未一晉之諸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
先都士穀與同列大夫未肯相下並出外以事
盟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齊復謙氏以爲散
辭是也春秋之意蓋爲晉之宗社無主強臣縱
橫欲以主盟定晉望魯耳諸家乃祖左氏以爲
公後至而諱之則夫子何以明書公會或以大
夫主盟責宣子之專恣則夫子又何不直名趙
盾以著其罪哉扈鄭地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按徐爲魯患舊矣自服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
戢今中國無霸復將侵魯故先伐莒以嘗之公
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
爲備也左傳謂穆伯娶于莒豈姻婭相恤未必
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爲仲遂逆已氏之說語
近于誣亦喜談女德之故態耳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襄王崩舊說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之世是爲匡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按衡雍鄭地卽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左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蓋是時趙盾專政諸大夫不相下並出于外文公乃與之盟于扈盾于是不能無憾于公矣仲遂用事于魯素蓄無君之心遂逢趙盾之怒以爲此盟陰結強援傾危主上其罪可勝誅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按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之裔冒姜姓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自晉惠公竄居于晉撫安使居南鄙號略之間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頤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魯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襄

春秋襄附卷之八 文

三

三

仲驕橫專恣盟會自由旣與趙宣子盟于衡雍而暴與雍皆鄭地遂與雜戎盟于暴蓋不惟陰爲趙盾植黨而私結強臣外通戎落其跋扈不臣之心見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按敖之遣吊必在會雍衡之先不至者中道而返也復復逆之復以吊命來復也蓋是時列國視周天子如弁髦况公孫敖蔑視公室外結強援必以吊喪禮物爲私交之用而飾詞以復君命故曰不至而復是復以乙酉非以乙酉如也

春秋襄附卷之八 文

三

三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季氏私考曰司馬者公子邾也司城者蕩意諸也華氏鼓羣族作亂本欲得兵權以濟其惡樂豫舍司馬而去華氏心覬覦焉特以桓族相持不可得則以與公子邾而已邾者昭公之弟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

諸大夫以及邛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按天子無私求金非禮也然公孫敖不至而復公住其奔而不問又不再遣使以共天子葬事獨不念先君成風之喪王使再臨合會葬禮無不至乎是不但忘君且忘其親矣春秋蓋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元元 三十三

憫王室之卑而罪文公之慢也

夫人姜氏如齊

按出姜始至即爲襄仲所惡待之如妾誠有所不安矣及成風既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懽心已正夫人之位公宜以剛明自處刑家正國庶可懾服權姦之心乃柔懦不振任夫人如齊而不禁則襄仲輩固弁髦之矣卒至身死未幾而子弑妻出豈特仲遂之惡哉春秋之例父母在歸寧即合禮不書此書者以非常故且爲十八年歸齊張本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按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今遣得臣會葬可謂特重其禮矣然必待毛伯求金而後遣豈未察公孫敖誑復出奔之情耶且又不親往而遣卿亦何足以答天子加厚先君成風之寵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都先軫族子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夫人與國君儷體故其出其至必書者所以別嫌疑辨名分示衆妾不得與爲匹此禮之常

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元元 三十三

乃聖人于出姜尤致意焉蓋其始歸于魯不氏不稱夫人襄仲以忤意而貶之也終歸于齊襄仲因殺赤立庶誣以罪而逐之也故春秋之歸寧不書而特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其至也書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見其始終之際出至之間無纖芥瑕玷可出之道爲十八年書歸齊公案以著襄仲擅逐國母之罪文公不能庇其元妃之過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按趙盾當晉靈初年本在下大夫之列而先都

士穀箕鄭父諸人皆先朝舊臣襄公初欲用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爲佐以陽處父之言易其班既又將登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又以先克之言而止盾以卑秩驟貴歷羣臣之上諸大夫已有不平之心及狐射姑出奔乃卽代以先克使與趙盾爲伍諸大夫滋不平矣故先都等以失職怨望作亂使盜殺克則盾之心寧能一日安乎于是論以國法盡誅其黨冀得自全是諸臣之得罪皆起于盾之越次爲中軍及其見殺又以盾之猜忌而羅織盾之罪于是乎不勝誅矣故春秋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見殺非其罪而非國討也或曰諸臣之死既出于盾夫子何不直書趙盾殺哉大抵晉史畏盾不敢直斥其罪故含蓄于晉人二字之中夫子以他國之事非得于目擊但仍其舊如趙盾弑君明出于董狐直筆夫子卽以良史贊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按楚穆兇殘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役猶懼晉霸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親事遂乘

間伐鄭然是時趙盾專權自恣主少國疑常居君側以杜絕同列之議已必不出師救鄭所謂晉人宋人衛人許人皆微者也公子遂自與盾會衡雍情乎志合故不請于君擅興師會救若代趙盾爲之者然春秋書楚伐鄭以見晉伯之衰書公子遂會四國以著其專擅無君之罪固不在稱人以賤諸卿亦非誌緩以懲不恪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按地道以靜爲體順爲用安以承天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則逆其常理故震此君弱臣強之象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况是時諸侯無王天下無伯弑君篡國者比肩接迹至連宋魯晉莒鄭陳齊七國皆弑君而楚子討徵舒之亂遂以夷狄而正諸夏矣然此其關于天下者也春秋記災異以魯爲主此震地當

在魯境內文公怠忽荒政權歸襄仲身死未幾而妻出子弑禍獨慘于他國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王氏輯傳曰楚始以號舉狄之也既而書人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非漸進之也見其驕強耳范山曰晉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加兵于鄭通使于魯何爲者哉假曰進之則楚子執宋公以伐宋豈進其虐中國耶

按是時魯晉方好公子遂又合四國之師救鄭春秋翼附卷之八 文 三

楚恐魯合諸侯以助晉故遣使來聘以携其交且偃然以大國自居其輕中國甚矣張氏謂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信哉椒楚大夫闕氏宜申之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按僖公成風妾毋繫子之辭也婦人夫死從子况妾毋之于國君自當繫子爲稱非以子而先毋也秦人欲親魯以間晉而無其端故追贈僖公并及其毋彼但取禮爲重不暇計襚非其時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爲非禮耶若穀梁子則

卽外之弗夫人以見正而胡康侯遂有卑身賤父之論又甚迂矣夫邦君之妻異邦稱之亦曰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魯豈其歸襚之辭乃直呼其姓氏耶况當時卒葬成風皆以夫人禮書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見正耶但隔世已遠時無喪禮若止書歸襚如王使榮叔歸含且賜之例則混而無別故僖公成風者乃史官核實之辭而先稱公則因秦國歸襚之意耳

葬曹共公

春秋翼附卷之八 終

春秋翼附卷之九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下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按文仲魯之名大夫也自莊公未已與聞國政乃四十餘年之間魯政多疵無所裨益坐視文子叔敖之交結外援東門襄仲之專權驕恣而不能規救則將焉用彼相哉孔子獨以不立展禽之賢譏其竊位乃知賢奸不共國而治聖人之意深矣

夏秦伐晉

按晉背秦施世相仇敵令狐之役又背盟詐敗秦之欲甘心于晉也非一日矣近見晉靈幼弱趙盾專權亂國機會可乘故先歸蹇于晉以離其黨與遂稱兵舉伐冀報令狐之恥此驕康公之風憤亦未必非公子雍導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吳氏曰商臣弑君父天下所不容宜申爲工尹事商臣越十年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

謀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春秋紀事非有大關係則不書正月二月不雨可謂異矣故總正月而書以志異且見文公之忘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按蘇子卽蘇忿生之後爲王卿士而執政權者也女栗畿內地夫襄王喪葬公未嘗在頃王卽位公亦不朝且是時又旱暵爲虐不知敬天恤民而徒爲此無故之盟書曰及者承上之辭貶之也非諱之也

冬狄侵宋

按狄侵魯侵齊猶曰偏于東表今侵宋則入腹心內地矣是時中國之患南惟荆楚而羽檄時警于陳鄭北惟戎狄而侵掠已偏于宋滕中夏之區幾爲夷狄所充塞矣不亦殆哉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前年楚子使鬬椒來聘專爲通道中華以便北侵之計故此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

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
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所必至之地也越此
則歷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故曰次獨書蔡
侯者陳侯鄭伯皆從事于晉當楚子經其國或
一迎勞而不與偕行惟蔡背華即夷已久故獨
同次厥貉耳說者泥左氏宋公爲右孟鄭伯爲
左孟之說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爵之說
誤矣至于麋子逃歸左氏因下伐麋而附會者
亦豈足據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按麋近楚小國楚窺竊中夏已久前已滅黃江
六以大其勢矣特畏晉伯而未逞今中國無伯
故又伐麋以肆其吞噬之威實蠶食上國之漸
也故自次厥貉以後無役不稱爵見夷狄之日
強聖人之心滋戚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按左傳云謀諸侯之從楚者說者遂謂魯欲爲
晉致諸侯恐此時未必然也蓋趙盾見楚勢猖
獗深懷隱憂已又不欲離君側特遣冀成子至
宋地偵楚子之情僞及諸侯之向背而魯君晉

以前年闚椒來聘疑有弑心于楚故遣惠伯以
釋之耳

秋曹伯來朝

按此曹文公也知魯諸臣有志輔晉與晉親睦
故特來朝求庇托耳

公子遂如宋

季氏私考曰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
至于宋暴橫甚矣魯之諸臣欲有以攘之故襄
仲如宋以定計蓋使之爲應援耳

狄侵齊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按鹹衛地東界于齊者是秋狄方侵齊去魯尚
遠左氏謂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誣也意是時
文公懦弱三家彊盛諸公子或各統家徒私交
于外得臣偶遇狄兵于鹹遂設伏以勝之魯君
未必預聞也則爭伐之權盡出私門而政逮大
夫之漸不已胚胎于此乎說者乃謂鹹之役不
惟有功于魯且有功于天下亦見目前小利耳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按孫明復謂邾伯來奔爲齊所逼夫邾自降齊

之後未嘗改事他國何以見偪大抵八年夏書
師及齊師圍邾則以兵威劫之者實魯為主也
今齊昭衰弱不能自振魯方與晉睦而襄仲彭
生輩又能爲國樹威故舍齊適魯以求庇耳書
曰奔者見邾伯急于歸魯惟恐齊之劫制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此稱子叔姬卒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宣五
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成五年杞叔姬來歸九
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前後所記不一載

春秋翼附卷之九

五

考杞伯姬于僖三十一年來爲子桓公求婦文
十二年杞伯來朝此時杞桓在位二十二年矣
左氏云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
之夫經傳未聞僖公長女有他故及歸嫁之事
曷爲而稱絕叔姬豈有無伯姬而稱叔姬之理
耶竊謂杞伯姬來求婦必是僖公長女魯輕杞
微小故婚嫁愆期至是桓公自來朝適值伯姬
病危勢必不起因請續叔姬而不絕婚故傳絕
字當是續字之誤而經于杞伯來朝下書子叔
姬卒叔字或當爲伯則魯史爲左氏所誤聖人

春秋翼附卷之九

六

亦仍舊史書之耳及伯姬既卒杞桓遂逆叔姬
而歸故成公五年九年之書俱稱叔姬如此則
前後文庶不背戾耳果如左氏所言豈有叔姬
既絕而後復稱叔姬者耶且杞事魯素謹豈有
無端而請絕婚者耶文公雖至愚弱亦豈肯隱
忍而許之耶必不然矣若齊人所執自是昭姬
之生舍者乃杞叔姬之姊也因伯姬卒則叔姬
爲伯季躋爲叔亦家人序次之常杞因避姑伯
姬之號故不改請續時之稱魯遂稱其姊爲子
叔姬以別之猶云大叔姬小叔姬云耳若高固

夏楚人圍巢

按巢吳楚間小國地當羣舒東與舒接壤羣舒
叛楚故楚執舒子宗子遂圍巢則巢服而羣舒
服楚可知矣書者惡楚兼併小國以爲蠻食上
國之漸也是年楚子商臣卒子旅嗣是爲莊王
秋滕子來朝

季氏私考曰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嬰齊見執
於宋而卽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
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服爭而昭公亦強

於爲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

秦伯使術來聘

按九年秦歸僖公成風祿明年卽伐晉此又使西乞術以大國之禮加于魯且是時晉方主魯而遽言將伐晉蔑視魯甚矣中國無伯秦楚交侵此衰彼進漸不可長故書此以嚴其防耳豈嘉其有禮而書之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按河曲黃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在河西卽今蒲同二州之間也晉文之伯實藉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七一

附

秦師自晉襄棄絕秦好伯業遂衰自殺至此凡六交兵故不暇攘楚而楚伯矣是秦晉之亟戰楚國之利也夫令狐之役其曲在晉秦欲報怨當晉國者宜善調停修舊好乃整三軍以禦之是失策也然秦不念渭陽之情不咎納雍之誤而興兵修怨黷武殃民亦非計也故兩稱人而不言及蓋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按諸在莒東鄆在莒西由魯言是爲東鄆成四年所城則西鄆也諸服魯已久鄆則新附是時

三桓擅國季氏尤專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皆從其經畧而諸鄆則皆近于費者故行父親帥大衆脅以兵威先城諸以及鄆名爲因諸制鄆爲國捍蔽實所以自固耳春秋蓋有誅心之意焉且志魯莒之爭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子平國嗣是爲靈公

邾子遽卒

按左傳載邾文公遷繹之言寔有君子之道焉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八一

附

而經不書其事以就其國而遷居近地非有關于大故耳子獲且嗣是爲定公其弟捷蒞奔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吳氏曰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久不修廟遂致室壞聖人

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私考云世室藏祧主之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按承筐之會公必以堅心事晉之意命彭生托冀缺矣于是親至晉國謀合諸侯而諸侯方南困于楚北偏于狄無所適從故衛成公久不出預盟會聞公適晉而至沓以會之求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下泉之卒章曰凡疇昔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劬伯勞之蓋小國困敝而思念周京也其此之謂歟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九

三十九

秋侵衛

季氏私考曰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衛成亦未嘗忘備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會文公于沓沓必魯通晉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趙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也權在趙盾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寢寢

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棗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為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為無益於天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春秋翼附卷之五

文

十

三十九

季氏私考曰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也如弑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為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况天王之崩事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一何闕畧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

王之子匡王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

公至自晉

●按中國無伯楚氛日熾諸侯無所適從自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異而卽同則輔伯之功魯實有助於晉矣歸而飲至庶亦宜乎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按此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役也是時魯晉方睦諸大夫專政立威故邾人乘公在晉而興此

春秋集附卷之九

文

十一

三十一

役又適與公歸相值此彭生帥師之命亟下而邾受其伐也左傳謂邾人討魯不敬則小國固不敢責禮于大國或謂文公如晉道捷菑以往托事或有之

夏五月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卽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按晉自靈公幼弱趙盾專國伯業日衰諸侯携二中夏之勢寢寢南向楚矣然而下泉之思猶

未已也是以文公一朝晉而衡鄭來會新城一徵約而六國翕從雖公侯不當與大夫盟弗恤矣故書曰同柰何旣盟之後趙盾蒙蔽幼君戕害同列使晉國日就傾頽魯亦受制強家竟不能夾輔晉伯共成尊攘之勲豈非晉之有負于魯而魯之有負于列國哉新城鄭地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按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彗彗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天文志云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爲旋璣

春秋集附卷之九

文

十一

三十一

杓三星爲玉衡又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逮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法紀皆繫于斗是北斗爲七政之樞機猶朝廷爲萬國之準極入者入于魁杓之中也是時王室陵夷紀綱廢墜所恃以匡扶翊戴未至于易姓改物者賴有一二伯主尊攘之力耳自晉襄失策伯業始衰靈公幼弱六卿不睦則楚氛復熾雖厲悼之世間能一爲懲創然南北二伯中分鼎峙中國之勢不可復振迨吳越迭興則中華文物之地竟爲蠻夷之所充塞而帝王之政教號令

漸滅殆盡矣李屬水陰氣也夷狄之類也李入
北斗夷據中原天象不亦昭乎天乎叔服謂不
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雖事應有驗儻
未足以盡天變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按捷菑左氏云邾文公遽蒞庶子出自晉姬夫
邾本小國安得妾晉女且邾自晉文始伯時僅
與溫一會耳僻處東海捷菑何由奔晉意邾魯
素不睦菑以不得立奔魯構魯欲市恩于菑

春秋集附卷之九

文

三

三

爲他日服邾張本因托晉以納之耶夫楚方圖
伯中國衰微晉不能乘新城之會聯合諸侯爲
主盟之計迺區區遠納一亡公子又以少奪長
爲邾見拒拂經損威所失匪細故春秋書此以
示譏耳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按公孫敖廢命奔莒義絕于魯矣雖穀難哀請
文公許復將歸而卒竟不得終于父母之邦狐
死首丘弗若之矣故書此以爲不忠者之戒陸
氏云既許其歸卽我臣故書卒以明君臣之義

死生一也謬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多聚士因弑舍而自
立是爲懿公夫商人桓公密姬子昭公之弟也
昭公殺孝公之子天道好還何足怪哉然皆起
于桓公舍無虧而托昭于宋宋襄殺無虧而立
孝公也國君之貴誰不覬覦彼見兄可殺而奪
之位又何有于兄之子哉故稱公子商人所以
著五公子爭立之慘禍生有胎未踰年而稱君

春秋集附卷之九

文

四

三

所以著商人弑逆之惡無可未減胡傳以國氏
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似非確論

宋子哀來奔

按左氏云高哀不義宋公而出書來奔貴之也
夫高哀果見昭公忌嫉公族背逆祖母非可事
之君則當樂豫舍司馬昭公制于惡黨不得有爲
華族再亂賊殺司馬昭公制于惡黨不得有爲
正危急存亡之秋也哀又不能達權通變少濟
時艱業已混跡亂族浮沉六年矣今日胡爲來
奔哉意者其希合苟容之態盡爲姦雄覷破欲

中以奇禍遂爾倉卒出奔耶書曰奔著其急迫投竄之情狀也何貴之有子字衍文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按單伯乃天子圻內大夫而命爲魯卿卽莊元年逆王姬單伯之子孫也商人旣弑舍文公以兄妹之情遣單伯慰諭併請歸寧之期左氏謂以王寵求昭姬于齊非也何以執之蓋單伯據理致辭不無觸忌之嫌叔姬含冤伸訴必多憤激之語故商人聞而兩執之然所謂執者亦禁錮之耳非微纒拘繫之謂也公羊高齊人也誤

春秋襄附卷之九

文

主一

左氏傳

信故老傳聞遂謂單伯淫乎叔姬穀梁亦同受經于子夏之門亦從而附和其說至使叔姬蒙千古不白之詬冤哉藉令果有其事則以商人之凶暴何難寘大辟以暴魯事之非乃復令之歸魯乎卽兩人負不赦之罪亦何敢晏然歸國而魯方且諱之不暇乃書執書至書歸以污簡冊貽羞後世耶必不然矣其稱人卽商人也猶今雙名單稱之也胡氏謂窮治賊黨則迂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按商人弑君之賊人人得誅况魯爲望國卽昭

姬不出于魯亦當上請天子下告方伯連師以聲討其罪况今又執使人與君女商人之暴橫甚矣行父爲執政之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乃畏齊之強欲因晉以求齊則將焉用彼相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季氏私考曰華孫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宋昭公無道得罪于巨室戴族旣殺司馬而以羣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已去久矣故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魯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尊也自是華元爲右師而

春秋襄附卷之九

文

主一

左氏傳

昭公遂益孤立其卒至于弑也有以哉

夏曹伯來朝

畏齊托魯以求庇于晉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按敖廢命姪奔其于君臣兄弟之間無一可者迺其嗣穀難有哀請之誠二子有門死之諒天植之性信有父不能移諸子者乎故以敖之臣而書卒書歸所以表文伯惠叔之孝克蓋前人之愆耳康侯云以教者教諒矣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按左氏謂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則公穀之誣不辨自明矣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按蔡侯既與楚子次厥輅不與新城之盟故聲罪以入其國都亦重懲之也但卻缺既知君弱不可以怠何不勸僚寮同心修德蓄威以制楚楚服則蔡自歸矣乃窮兵黷武避虎狼而獵狐兔可乎

秋齊人侵我西鄙

春秋翼附卷之五

文

七

言

按單伯既歸則弑舍之情必明以告魯矣商人恐魯之有圖于晉故留滯叔姬以爲質又肆侵掠以張威劫制魯也亦示強于晉也

季孫行父如晉

按此爲西鄙之侵也然晉靈幼弱宣子專權亂國自救不暇安能庇魯哉故兩告難而皆不問文子當國不能佐君自強一歲中兩至于晉才智亦不足道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按自文公合新城之會以來諸侯日望晉伯于

魯亦有倚重焉是時行父如晉必先約諸侯聽命于扈故諸侯亦同軌而至柰何趙盾專擅晉政日爲身謀不能輔幼君出會主盟行父不得請而潛歸諸侯自相要結故陳傳良曰國君不序散辭也左氏謀伐齊齊人賂晉之說未必可據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扈之盟晉雖不出而列侯在會亦足以寒商人之膽矣故來歸子叔姬亦有懼心也藉令文公能請命天王與師以問弑舍之罪縱不能以商人爲戮豈不足以伸大義于天下雪恥辱于先公哉乃逡巡畏縮惟晉是倚不知晉亦無能有加于齊也故書齊人執齊人來歸見其操縱自由閔魯且病晉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按齊侯知晉不與扈盟心蔑視魯然猶知畏懼列侯歸叔姬以解諸侯之心遂躬自帥師侵我西鄙見歸姬非畏魯也至于曹則國小而近且惡其朝魯故乘侵魯之師以伐之是將以威諸侯入郭外郭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六

言

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按齊人執我命使辱我君女又兩肆侵伐其黠
傲凌侮甚矣匹夫有志且不能忍況國君乎行
父不知輔君請討以雪先公之憤徒往來于晉
竟不得其一旅之援今又忘商人之大仇而往
會求平又不獲盟而返商人曰請俟君間卽市
朝之撻豈辱于此乎故春秋書此病文公羞行
父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九

三

按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諸侯奉王朔
告于廟則曰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曰視朔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幸其禮
猶不盡廢也今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
矣蓋委政襄仲自溺宴安公穀以爲有疾非也
魯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按行父秉國政不得與齊盟而公子遂得盟者
不特以賂齊之故也蓋襄仲驕恣無君其雍衡
之盟救鄭之專商人所素知者惡人自相爲類

爾聖人書此蓋有深意存焉豈止病魯之行貶
卑乞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按夫人聲姜也僖公之配而文公之母也夫人
薨與毀泉臺當爲兩事不相屬者自左傳云有
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毀泉臺說者遂謂夫人由
蛇妖所出而薨故壞其臺此皆附會之說也左
氏好立異說如云蛇入于國適合先君之數直
是無稽之言安可據以爲實但不知泉臺築于
何年在于何地毀因何事疑以傳疑亦闕之而
已不必求其事以實之也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十

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按巴姬姓子爵國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者
當楚成王穆王求諸侯時直與中國爭鋒今莊
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西周之後西南既合而
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薦賈之謀其
莊王強楚之資乎夫城濮之役秦有功于攘楚
今秦與楚滅庸此春秋所以志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季氏私考曰昭公卽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羣

公子以攬政權耳羣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
夫則權在強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
爲不至於弑不止矣故稱人以殺衆亂之辭也
左氏以爲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
甸殺之則文奸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弑
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
蓋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
當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尤乎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按宋人之弑昭公與商人弑君不同商人稱名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主大三

以弑爲主在商人而宋弑稱人則出于亂衆也
公子鮑貸粟于國亦好施之性未必豫爲篡逆
計詩云王室如燬父母孔邇亦豈得謂文王預
爲剪商計耶昭公無道國人亂殺之公子有賢
行惠澤在人擁而立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但
立而不討賊實其罪耳晉不以文告之辭問罪
公子使自討于國衆乃連師以伐之則商人之
躬行弑逆者又當何以伐之也伐不當罪取賂
而還故貶而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按文公怠于政事是以緩葬其母且不稱僖姜
而別爲之諡非禮甚矣左氏乃以緩爲齊難故
夫西鄙之役亦非曩卵之危燃眉之急何至于
葬母之無期也

齊侯伐我西鄙八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按鄆丘之盟商人得利于魯故又侵西鄙貪得
無厭也文公又親往盟自後遂專于事齊矣穀
齊地卽僖公二十六年以楚師伐齊所得者襄
仲賂齊未必非此

諸侯會于扈

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主大三

按私考謂卽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非也此
卽春伐宋之四國也聲罪而往受賂而還各將
歸國至扈而再會齊魯方有侵盟之事故皆不
與

秋公至自穀

按商人暴橫舉動巨測履虎尾咥人凶其穀之
盟乎故書曰至扈之也

冬公子遂如齊

按是時中國諸侯齊晉爲大故襄仲俱深結之
晉人討扈之盟卽與趙盾爲衡雍之會齊人弗

及陽穀之盟卽行賂以爲鄆丘之盟其外樹強援內陵弱主跋扈之心昭然可見矣公至自穀遂卽如齊豈真拜穀之盟哉

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按三家之強雖自僖公然當其世猶未敢專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驕橫尤甚然究其源皆由文公之委懦也盟會不躬月朔不視息忽荒政太阿倒持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三十一

秦伯瑩卒

子稻嗣是爲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弑其君商人

按左氏以歆職二人謀弑懿公則于法宜書曰盜今日齊此豈爲兩人未減哉蓋郕歆閭職亦齊人中受公子恩者也齊人各有良心弑君之

賊誰不知惡特結于私恩而弗敢動耳一旦見商人則人屍奪人婦則誰不痛恨而思得甘心者乎是歆職之殺卽衆之所同欲殺者也故不曰盜而曰齊者所以著人心之公惡天道之好還耳庶兄元立是爲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杜氏云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蓋襄仲專爲謀立宣公托以一卿賀立君一卿拜葬而已以大事陰謀欲面見齊侯而決蓋身在使外而春秋翼附卷之九 文 三十一

托以行使耳

冬十月子卒

季氏私考曰子謂子赤卽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旣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弑之以絕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

按左氏載仲遂以君命召殺惠伯夫仲之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伯以爲不可不克則死之大臣分義皎然無可議者而經不書其節

何哉或以其不廢襄仲之謀令君及禍夫當是時逆謀已著攻之則禍愈速耳況成十五年公羊傳載惠伯荅襄仲之言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則亦未嘗不深拆奸臣之心矣或又謂其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夫其却公冉務人之止豈不曰非君命而不入猶不免也若君命而弗聽則吾拒君也蓋亦籌之審矣君見弑而死之正也又安得以死于亂賊之詐命而苛議之乎

夫人姜氏歸于齊

春秋襄公九年

文

三

三

按夫人赤之母也仲遂弑赤遂誣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傳載其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亦紀一時矜憫之言耳豈有與莊夫人並謚之理乎穀梁氏云惡宣公也嫡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蓋嫡夫人之子于衆妾義亦猶一人也子無問于所生則毋無无子之戚故曰不孤子一人有子則喜樂之情均各得優游以展布四體故曰三人緩帶並有子則擇賢者就其養各無失所故曰就賢宣公媵姜之子卽衆妾皆當奉養以不孤緩帶

之心失就賢之意而況于嫡夫人乎乃與聞殺惡及視而代其位則雖嫡母終養罪且不赦况致令大歸耶書曰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孫于邾者不特結正宣公襄仲之罪而魯之臣子孰能無罪哉

季孫行父如齊

季氏私考曰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爲之營解矣出姜甫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而請婚納平之端於是始矣

春秋襄公九年

文

三

三

莒弑其君庶其

按許止以不嘗樂書弑趙盾以不出境書弑法至嚴矣乃左氏謂莒僕以子弑父而聖人以國弑書何哉此非莒僕弑之也蓋莒自莊僖以來強臣擅政如莒慶之類必時有之至文宣世則其國勢愈不振而紀公且多行無禮于國是必有大不厭衆心而得罪于巨室者况是時隣國以臣弑君者相望莒大臣遂効尤而與國人誅之惟是莒僕素爲父所黜平日不無怨望國人

或疑之故懼而奔魯未必其手刃之也如果弑則何不自立而乃立弟季佗乎孔子觀左氏之書亦不能無疑故以國弑書耳況是時行父已如齊安得命司寇出莒僕左氏傳聞之說或未盡實也

春秋翼附卷之九終

文

春秋翼附卷之十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宣公上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與桓公即位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按此必敬嬴襄仲本謀當遂與得臣如齊謀立之時必以宣公委托齊惠誓結姻好故喪未葬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一元

宣

年卽遣遂逆女其懼討之情悖禮之罪不待貶矣但出姜齊孝公女惠公之姪也前鑒不遠而復以女許魯何其愚哉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按公羊云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非也仲遂以喪娶之罪陷其君以倉卒之禮簡其夫人故惡其專且悖而削其公子也其曰不稱氏者貶夫人也亦非也喪娶者宣公也去一字以貶夫人亦何損于公之惡乎其曰稱婦有

姑之辭也亦未得其義也婦以嫡爲姑出姜文公之嫡配齊姜之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故曰婦姜至自齊見敬嬴不得婦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按左氏云納賂以請會觀下卽書公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以賂請矣夫身執國政而佐仲以行弑逆行賂以卑宣公其罪豈

中途下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按河曲之戰呼軍門以撓更駢之謀者趙穿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二

三

今討不用命而獨放胥甲何哉蓋是時靈公漸長盾自知執政當國罪過多端脫以猜疑失位代已者治河曲無功之狀穿必首誅故趙已在位發覺其事薄治甲而不置之死所以絕穿之禍根也

公會晉侯于平州

按仲遂弑嫡出正而立宣公以齊討爲懼今賂請得會則魯之疑畏釋而君位安矣故左傳云以定公位然齊惠公忘弑甥逐姪之仇惓然從請何也蓋惠公以歟職得立故欲同惡相濟彼

又惡知甥姪之爲親哉

公子遂如齊

左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納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王氏經世曰齊商人之弑立也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羞惡之心亦明矣及商人見弑而已代之爲君謂當推此心以自強於爲善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三

四

乃惡與視吾出也出姜先君之愛子也赤之死猶舍之死也接之立猶商人之立也出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也出姜過市呼天之言雖市人猶爲之哭而惠公會無惻隱之動於商人則惡之於魯之效商人者則不之惡何初心之反耶不過入於襄仲之姦貪于濟西之賂遂至忍心犯義安於爲盜賊之主藏而助其成也故胡氏以爲春秋討賊尤嚴於其黨諒矣

按濟西田原是魯物僖公取于曹以復先人之疆宣公賂于齊以免篡弑之討祖孫不相及有

如是哉若齊取非其有嗜利忘仇何其鄙也然亦有說焉商人殺舍歸叔姬魯畏縮隱忍而不較故仲遂弑惡歸出姜齊亦貪利隱忍而不較若相報復然耳望國伯裔黨惡如此于他國何誅

秋邾子來朝

趙鵬飛氏曰邾舊附魯後屬于齊毋視齊爲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按春秋之初郕鼎昉田賂以公行同惡相濟如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四

三

市賈焉譬之盜賊知賄而已寧知禮義之所不可法禁之所不許耶此所謂亂法法在也有齊桓晉文者起而此類皆革面矣桓文既沒綱紀蕩然晉襄卽世靈公幼弱趙盾招權黷貨齊宋弑君連師會討始以義往終以賂還此猶士師將治人之罪而求請潛入鉤考不竟兩解俱散此所謂侮法法亡其害深于盜賊又何以令諸侯而服夷狄哉故楚人曰北方可圖鄭伯曰晉不足與其應如嚮矣楚莊之意實欲侵宋以夷正夏陳其所經之道故先侵陳耳鄭穆背華卽

夷罪不容誅稱人深貶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按趙盾專執國政未嘗少離君側卽齊宋之師名爲討逆亦不親行今何獨帥師救陳蓋蒞主于內黷貨于外致與國離心楚氛日熾恐諸侯一失不可復合則無所逃罪故不得已爲此舉一以張捍楚之虛聲一以襲仇隣之名義耳況此時楚兵已掠陳移宋彼尚逗遛于陳不敢前進恐遇楚也何益于救哉春秋書此著其專政握兵出入自擅之罪耳季氏私考謂靈公察知其姦故遣使救陳以遠之未必能然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五

三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按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書四國之君會晉師則爲趙盾之師明矣蓋潛師掠地之謂侵楚非屯宿持久之兵也盾遷延顧望亦無長驅疾擊之志不過聲言救陳而已方其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逼邇在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陳二國得偕曹衛以會盾耳棐林鄭地會而殊晉地而後伐者見盾無伐鄭之志出于四國之強也左氏云楚薨賈救鄭遇王北林囚晉解揚

人乃還則趙盾非丈人之貞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按穿盾之族子崇秦之與國趙盾早靈公既長漸有疑已之意及救陳伐鄭又皆無功故以兵權付托私人使伐小國以自解然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耳趙穿無故侵崇秦于是思報復而明年來伐是啓釁挑禍者趙盾也盾之心愈自疑畏則其爲謀愈深而桃園之變其端實在此矣

晉人宋人伐鄭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六 五三百七

按左氏云以報北林之役夫解楊見囚既已無功受辱不思修其所未至而又興不戢之師挾有瑕之宋欲以伐人是將以繫宋之心實以速宋之禍也大棘之敗將誰咎哉故書人書伐交罪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按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而經不書伐又二國各稱帥師孔氏謂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又云歸生下無帥師字皆非也必宋

文公以秋與四國伐鄭冬與晉人伐鄭俱未得逞故特遣華元爲將帥大衆以往伐未出境適遇歸生亦帥師來伐兩軍相當遂戰而致敗耳然左傳云囚華元獲呂樂而經不書樂者元大將而樂偏裨也華元督之孫大棘宋地

秦師伐晉

按此報侵崇之役趙穿之啓釁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解楊囚華元被獲喪師辱國反詒宋害趙盾亦自知其無能爲矣茲又與三國侵鄭豈誠欲

春秋翼附卷之十

七

三十一

甘心于鄭哉意救陳而出之時必已與趙穿定計故遷延于外以避與聞之罪觀乙丑桃園之變未出山而復其詐顯然矣說者但謂趙盾以失諸侯見疑于君姑爲塞責之計惡足以誅姦究之心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按夷臯之弑先儒斷論詳矣然卒無有得其當足以服盾之心者卽董狐之言亦未盡情至如爲法受惡越境乃免斷非孔子之言也竊謂晉襄公托其子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

不才吾惟子之怨夫第不才耳且猶不免于怨
况不能早教諭使陷于惡又不能防衛爲人所
弑乎是弑之者人而所以致其弑者盾也籍令
襄公有知吾不識何以含怨于地下矣卽爲他
人所弑盾亦不能逭其罪况弑之者卽盾寵信
付託掌握兵權之族子乎故不曰穿而書盾者
推極根源令後世大臣受托孤之寄者必先教
諭引之當道勿陷于惡以起弑逆之禍也至如
所謂亡不踰境反不討賊與聞乎故者猶淺之
乎其爲責矣何也族子弑君凡爲人臣者苟亡
春秋襄附卷之十 宣

春秋襄附卷之十

宣

不踰境歸不討賊皆爲同逆况托孤寄命之元
臣乎假令出踰竟矣反討賊矣遂可免其罪乎
故曰非孔子之言也靈公卒季父黑臀文公之
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按魯郊本非禮况文公之死尚在三年內天王
崩于去年冬十月亡君父之喪行非分之禮故

郊牛未卜而先傷改卜而稷牛死上天譴告之
意豈止如僖公四卜不從而已哉乃猶行三望
之禮逆天甚矣

葬匡王

按四月而葬愆期也微者往會悖禮也王室之
不競諸侯之無王具見之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按楚憑陵中夏蠶食無厭今陸渾在王都之側
而肆然伐之其意固在窺竊周京矣周天子不
能號令諸侯爲驅逐之舉迺使王孫滿勞楚雖

春秋襄附卷之十

九

宣

問鼎之對足以陰折其心亦岌岌乎殆哉故夷狄
相攻不志而此獨書之聖人爲慮遠矣

夏楚人侵鄭

按左傳云鄭卽晉故也夫侵宋者楚也鄭特爲
之輔耳晉不能攘楚而數伐鄭反貽宋大棘之
敗是庇之適以害之也及鄭以卿之役而與晉
平則又致楚侵而晉不救是挑禍啓釁使二國
疲于奔命者誰之咎哉趙盾之罪不待貶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俗尚赤衣者也始見經傳

宋師圍曹

季氏私考曰晉宋陳衛曹同會裴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執于大棘戴族恥之故尋裴林舊好以侵鄭雪恥乃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避不出此宋華氏之所深怒也但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卽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非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一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按穆公之子長曰夷次曰堅公子歸生屬意于堅故穆公卒未餘月而葬者夷欲定其位汲汲

春秋翼附卷之十

十一

宣

於治喪也夷立是爲靈公夷弑堅立是爲襄公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按邾已姓國邾莒壤地相連故多隙魯宣纂立齊得地而定其位莒子竊心薄之矣公乃以邾婚姻之故欲爲邾平莒且挾齊以爲重宜莒之不服也向卽僖公之所城者公初意本欲以平見德求復故邑不虞莒之不肯也遂忿怒而伐取之是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有是理哉故書曰及曰取深責之也

秦伯稻卒

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按歸生自大棘戰勝必恃功驕恣而見疑于嗣君者故穆公沒未逾月而夷卽嗣位子家固心街之矣時子公適有染指小過而靈公卽欲誅之豈有平日素以驕恣見疑者而獨釋然無校乎此子家益自疑懼而生心也故一聞子公謀姑爲畜老憚殺之言其所謂談笑而道之者乎及子公欲譖遂卽從事是本心欲弑而假手于人者故以歸生至弑與趙盾同誅其心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一

子三

赤狄伐齊

按狄去年侵齊齊旣不能追逐諸侯亦無救援遂狡焉啓疆連加侵伐春秋書此不惟罪惠公以無政辱先實傷中國之無伯而狄得以陵夏也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按宣公篡立卑屈事齊然惠公之所以從其請而與會者貪魯賂也豈真忘甥姪之情耶公輕身至齊又安知不以爲奇貨羈留之而有所要

求耶則公將何以自脫也故胡氏云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宜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冬楚子伐鄭

按前年楚人侵鄭不服故復伐之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稱伐然楚師之來爲鄭未服非爲討罪也胡氏乃謂歸生弑君諸侯未能討而楚莊致伐故特書爵以予之甚非春秋懷夷狄尊中國之意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按左傳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故去秋之書

春秋翼附

卷之十

主

爲公危也今春之書爲公恥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迎子叔姬

按子叔姬文公少女郊伯姬之妹高固高侯之孫禮大夫不得與諸侯爲婚高固亦豈不知但是時齊惠懦弱固執國柄宜公必卑辭曲意以阿事之固遂忘分請婚又恐越禮犯分乃使齊侯止公而請見出于主君之意耳但叔姬以望國之女強委禽于大夫卑辱已甚宜公又身至其地而許之卽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國君爲之乎

叔孫得臣卒

季氏私考曰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卒者卿大夫君之股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遠之卒不在位而恩禮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此可見春秋之初君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廢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得臣必有悔焉而棄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君所卒何以不書日耶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按左氏曰反馬也註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蓋女子有行終遠父母不遑啓處故留送馬以示相依之念廟見之後旣成婦道則遣使反馬以示不復歸之義故曰留車妻之道也

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是于歸之日卽懷大歸之慮有是理乎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氏據之作膏育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今後世亦莫之行矣且三月廟見自舅姑既沒者言若舅姑存則質明贊見已成婦道反馬當亦不待三月矣叔姬初歸未合歸寧亟來非禮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委棄國事擅同姬來尤非禮也在齊惠固如麗贅在魯宜亦宜厚顏春秋書此交致其譏也

楚人伐鄭

春秋翼附

卷之十

宣

左

五

按鄭當夷夏之交楚欲憑陵上國必以鄭爲嚮道故三年之內三被兵而不爲楚屈則其背夷向華之志堅矣晉何不乘此機會固結鄭志乃任其受伐而不恤耶左傳云荀林父救鄭而經不書未足據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小國所恃大國爲能庇我也鄭背楚卽晉三被楚伐而晉不恤則陳何所恃而不與楚平乎及其既平則又侵之是小國之被兵無已時也且趙盾旣被弑君之惡而晏然在位統兵侵代

則黑臀又在其掌握中矣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免良夫之族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日繁戾氣應之矣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爲桓子是時魯專事齊衛久睦晉晉成公將爲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

春秋翼附

卷之十

宣

五

五

示信來盟者前定之約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按萊東夷小國近于齊齊惠得國不正材力懦弱不能振于中華屢見侮于赤狄乃欲侵小以示威不知務矣宣公自卽位以來國勢卑削自救不暇乃從齊遠伐何其愚哉書會書至譏其不智而幸其得歸也

大旱

按春秋中凡書雩則不書旱旱以雩見也今書大旱則不雩可知矣公自二年郊牛口傷天已

示警乃不知修省惟事往來彌縫祈以免禍故
去年蝨今年旱則天之譴告至矣且愛牲樂息
雩祭不修恤民憂國者當如是耶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趙盾既弑夷臯而立黑臀欲輔修伯業思得
望國以懾服諸侯故先使衛與魯約則黑壤之
會是欲倚重于魯矣左傳乃云晉人止公于會
要賂以免豈有約人爲冠裳之會而行此詭詐
之術哉趙盾雖姦斷不然矣又云黃父之盟公
不與焉故春秋不書亦非也蓋盟以要神言必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六

宣

以正名分爲本今在會六侯而以篡弑得國者
居其四魯以仲遂殺惡而宣公立晉以趙盾弑
夷臯而成公立宋以甸徒弑杵臼而文公立鄭
以歸生弑夷而襄公立何以薦信于神明哉若
謂宣公疑而不敢與則彼三君者獨能質之無
媿哉必其會而不盟耳黑壤晉地

八年春公至自會

按宣公因得國不正重自疑懼故畏晉事齊每
懷首鼠黑壤之會幸免獲戾故書至者志喜也
然自是之後不復從晉豈以倖福于回不可再

乎抑見晉事日非不足恃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按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
而死以尸將事夫親喪身死者且然遂將命而
以疾還越禮無君矣蓋仲遂弑惡立宣故使宣
公極意事齊彌縫以免禍今公與黑壤之會則
齊必見惡于魯遂恐以身觸怒故托疾而復耳
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

簫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七

宣

按太廟者周公之廟也宣公卽位八年而方有
事何其慢哉蓋其與弑得國心懷疑懼又以襄
仲擅權不能自主故遲遲不舉今襄仲如齊宣
公一念覺悟心不自安遂乘間舉之而仲遂之
卒適值其日謂非太廟神靈之所震怒誅殛不
可也然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恐告則不得盡
誠敬之心耳今以逆遂之卒而計不敢後期者
以其有寵于宣公也故春秋去其公子以貶之
繹者祭明日又祭之名所以賓尸也萬者文武
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簫武執干戚凡舞入廟必

先文後武舞則必先吹簫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去簫則不作樂可知矣猶繹之猶與猶朝于廟之猶同非譏辭也仲遂惡逆不當待以大臣之禮當時既祭而告諸臣已不愜于心故任宣公舉繹而不言亦見人心之公惡耳春秋之意若謂告既悖禮幸猶知繹然去簫徹樂則與不繹同矣故擅弓記仲尼之言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謂仲遂不當以卿禮待之既繹而去簫是非禮之禮云耳不然是欲爲弑逆大惡之人廢太廟先公之繹也夫經權合一之謂禮權非聖人不能用孔子作春秋以定萬世之法乃不權于忠邪之辨而槩以卿卒不繹爲禮焉豈聖人之心哉故不以文害辭辭害意非獨說詩爲然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王氏輯傳曰敬嬴文公妾也稱夫人踵乎成風也哀姜淫乎慶父與弑二名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之心必以哀姜不可入宗廟配其父而不敢明言故於成風生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既尊之以齊其父矣於其歿也豈肯別立宮如仲子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一

乎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也雖由僖公欲尊其母而實因哀姜義絕于廟故當時得生此義也此猶漢呂后負劉氏稱制王諸呂而文帝之後諸臣因尊薄姬以配高帝事正同也敬嬴見成風之事欲自附以爲尊襄仲緣季友之迹欲自文以非賊而豈知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歸死母家非以義絕而不得奉宗廟配先君既不與哀姜同而敬嬴私事襄仲與之殺嫡立庶逐嫡毋僭夫人亦不與成風同惟王室不競中國無伯故得肆行而無忌然哀姜慶父先後誅而敬嬴襄仲亦後先殞何其相類也孰謂天道遠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一

晉師白狄伐秦

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俗尚白衣者曰白狄與晉隣近故晉結爲婚姻非其類矣况晉秦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今共靈俱歿則侵崇報復之怨亦已易世晉胡爲復伐秦乎且糾異類以伐中國婚姻之好何其悖也經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也

楚人滅舒蓼

按舒蓼杜氏云二國非也如舒鳩舒庸之類所謂羣舒也故不言及文公時楚人圍巢羣舒雖俱服楚其國尚在今楚欲疆之故云滅舒蓼偏近中國之南楚疆舒蓼則中國失其南門矣自是入陳圍鄭滅蕭伐宋誰能禦之此聖人之所深憂也故書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強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一

三十三

以爲楚鄭分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趙鵬飛氏曰或謂羸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耶羸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按左氏以雨不克葬爲禮穀梁以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爲禮惟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得之矣蓋有備則當從穀梁之說無備則當從

左氏之說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用民力也季氏私考曰平陽在魯北鄙近于根牟城之以爲偏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去晉甚遠謂備晉者非也

楚師伐陳

按前年晉衛侵陳以陳之卽楚也今楚伐陳以陳與晉平也中國無伯將誰適從亦難乎其爲小國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十一

三十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是爲孟獻子以慶父係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不可先嫡故字曰仲

按仲遂援立宣公但知有齊之可畏而視周天子如贅旒故宣公卽位九年屢朝于齊而于京師缺如也今仲遂已歿仲孫蔑必以勤王之禮請于公故卽遣蔑如京師可見宣之無王皆出于仲遂而獻子誠魯之賢大夫矣左氏微聘之

說或未必然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見惠公畏強陵弱矣

秋取根牟

按根牟屬魯小國北界于齊前年平陽之戰專爲取此計耳夫魯之不競當思修德圖政以振積衰之勢乃僻遠小國取之何益于成敗之數哉故書此以譏之

八月滕子卒

春秋翼附

卷之十

宣

此滕昭公也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文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按前年楚伐陳爲陳與晉平也今晉成會四國于扈乃不謀救陳而反遣卿伐之何其悖哉觀書林父帥師則諸侯之不與晉可知而晉成之昏憤甚矣其卒也宜哉會禮已畢故不言卒于會子孺立是爲景公林父苟息之後是爲桓子以其嘗將中行故又爲中行伯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季氏私考曰衛成公初年向楚失國出奔君臣

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寤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造

抑狄抗晉國勢驟興境內旣安息爭修睦自伐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

用寤俞之效也於是爲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子速嗣是爲穆公

按魯與晉衛滕同姓之國也而葬皆不會何哉說者謂衛事晉謹魯有黑壤之怨于晉故并疏

之則滕昭魯背宋朝魯何亦不葬哉此可見宣公之怠于睦族交隣矣

春秋翼附

卷之十

宣

三十五

宋人圍滕

按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朝魯時宋內有國圖外被楚兵故未暇伐今昭公方卒宋伐喪爲不仁魯不救爲不義聚宋稱人而魯亦不能無媿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按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杜預註云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旣成鄭伯逃歸故不以黑壤與戎而遠稱厲之役者志恨也是時晉景方立未修伯

業卻缺雖救之而不能定然書救者與之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按洩冶以靈公宜淫直諫而死故簡國辭大夫殺無罪也趙氏譏其薦圭璧于泥塗為疎觸虎狼以取死為不智固非正論胡康侯又云仕昏亂之朝者異姓當如宋子哀貴戚當如魯叔矜此皆誤認家語之說為真孔子之言耳夫君子出處語默惟其時而已必于潔身遠害與必于出身犯難者皆非正道也洩冶之諫直而不激固非謂奉先軫國武子之比亦豈貪位慕祿懷寵而不去者乎必為子哀叔矜而後可則忠言不入于耳淫虐之君靡所不至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

宣

宣

宣

春秋翼附卷之十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宣公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季氏私考曰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為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敦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魯也

按濟水甚長濟西田魯不盡有但歸其屬于魯者故曰歸我不言來者公在齊受之也大抵出姜歸齊已十年惠公即懦弱亦豈能容忍終身緣宜公卑誦極事情有所牽况敬嬴在則嫡妾之間有難處者今羸氏既歿則歸魯以正嫡夫人之分于情于義可以兩全矣故先以賂田歸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宣

宣

我使宣公自忖度耳左傳云齊侯以我服故穀梁謂由以兄弟友之皆非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按崔氏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杼父名天是此歲至崔杼弑莊公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方弱冠安得以罪見逐而出奔哉大抵惠公之立出于國人崔氏之族必有異同于其間者今高國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擁立頃公恐崔以世族逼已或致動搖人心故

舉族而逐之以絕其根據難除之勢胡康侯曰

以族奔是也或曰氏當作天

公如齊

五月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按左氏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宣淫戲謔徵舒其言穢褻固不足道然季氏私考謂靈公之弑由徵舒專權生亂則太爲之掩飾矣夫

陳霸通夏姬則必寵任其子但謂羣臣就其室而決事則洩治雖歿諸臣中寧無復有媿恥良心者乎載觀陳風所謂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蓋不敢斥言從夏姬而言夏南也詩人極其譏訕矣豈就室決事之謂乎豈誠由專權生亂者乎子午嗣是爲成公

六月宋師伐滕

前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稱師譏用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按惠公纔卒三月而葬太速者豈以孝昭懿惠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兄弟相及國內羣從援故事而有爭耶觀崔氏

見逐于君終之際嗣子稱侯于未踰年之前則

必有其故矣歸父字子家仲遂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晉楚交伐鄭鄭亦乍晉乍楚以應之則子良所謂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是已夫鄭之公族如子駟子展之輩不思之人然其計策不過曰姑從楚以紓民患犧牲玉帛以待強者而已未聞有以修德自強輔其君者也完守以老蒞杖信以待晉子展之言庶得謀國之萬一者乎

然鄭自三年卽晉之後三被兵而不爲楚屈壞
扈之盟无不與焉未嘗不背夷而向華也晉顧
泄泄焉不諒其志從楚則代楚伐不援亦何怪
其轉徙之靡常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按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自
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
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仲孫
蔑之聘而爲此報禮耶夫宣公享國十年朝聘
喪葬靡缺于齊而天王之覲禮不修吊葬不赴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四

縱未能舉法討罪僅一使聘而卽報王靈何不
振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

按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釋今魯所伐取者必
更有別邑近邾都之旁因釋山爲名者耳但宣
公以仲遂弑赤援立卽位以來凡事受制于遂
今仲遂死正宜痛加懲創洗心滌慮爲自立之
計乃反授其子以兵權使帥師取邾地不猶傾
鼠欺人不見而竊食于盆盎之間者乎下書歸
父如齊傳云伐邾故也則魯之爲魯可知矣

大水

按宣公篡立其弑君逐母之惡實脅制于敬嬴
仲遂而干冒之者今嬴氏歿矣仲遂死矣出姜
在齊未聞變故何不迎歸以正嫡母之分以蓋
母氏之愆况齊人歸濟西之田亦明以啓我矣
胡泄泄不加之意乎是故卽位以來六年螽七
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豈非王討未加而
天示之罰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按行父以當國正卿聘賀嗣君則伐邾之故當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五

三

已致命歸父何必繼往蓋取釋之謀成于歸父
恐罪有所歸欲自辭釋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按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惠公時魯君
臣事齊甚謹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者是
時高固執政以頃公初立國中未靖恐崔氏以
兄逐之恨洩國事於諸侯耳豈特報行父之賀
嗣君哉自此魯使不復如齊則亦有以微見其
情實矣

饑

按天災時有賑卹在君周之秋夏之夏也而遇大水則禾苗淹沒矣宣公煩于事大竟不聞有救荒之策安得不饑哉

楚子伐鄭

按左氏云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經何以不書豈是時晉實不競于楚卽有如左氏之言晉終不能有鄭祇爲鄭受伐之端故不書耶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六一元

晉左氏

按陳鄭當南北之衝陳鄭服楚則中國之門戶關矣故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見初主盟也後世以楚莊列于五伯實始于此聖人則何嘗許之哉蓋傷中國之無伯又爲夷狄稱雄耳書殺徵舒亦然胡傳謂聖人因此而予之無貶辭謬矣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按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則以大夫而主會國君矣蓋宣公德仲遂故寵其子使專權於魯豈知至筮之逐竟肇

端於此乎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王氏經世曰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成乎伯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伯討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會狄于攢函其言外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按或謂陳成公方與盟辰陵楚子卽入陳殺徵舒此成公所請非也蓋寧父在楚欲除徵舒以爲歸國之計故以入陳說楚子又恐先入則徵舒必逃因說楚子先遣衆殺徵舒故書法先殺而後入也觀楚子入陳卽納寧父則知謀出于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二者以兩人爲主于內耳夫遣衆亂殺無法也殺而復入不仁也納其亂臣容姦也豈聖人所樂與哉故書曰人曰入曰納蓋痛惡夷狄所爲不道而傷中國之無伯也胡康侯乃云深美其討賊之功故特從未減豈得爲正論乎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按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今討陳之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以魯會葬而書也非未滅陳之臣子也

楚子圍鄭

按楚子辰陵之盟口血未乾聽寧父之計以入陳雖從申叔時而不縣其蹂躪斬艾亦已甚矣鄭亦未聞背楚又圍其國都至有肉袒哭臨之辱叛盟肆虐夷情叵測至于如此誰謂聖人因其有討賊之功而未滅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胡傳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偏陽之衆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榮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而剿民焉用之矣諸將又皆信然其策先殺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

殺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按楚莊強暴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猖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爲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爲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眎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乎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况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于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既壞于錡旃致師召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于先穀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橫行夷夏勝負之分從此決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按蕭宋附庸滅蕭蓋以偪宋也然定十二年辰佗驅地入蕭以叛則楚雖滅之尚不能有其地猶屬宋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按楚子滅蕭偪宋宋與衛國相唇齒求援于晉故有此盟然晉已爲楚敗何可恃也况原穀違

命喪師又可使爲盟王乎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按宋因清丘之盟故爲晉討陳然徵行之亂晉不能討而楚伐之則陳之服楚勢所必然者宋何能挽其志哉况衛與宋盟言猶在耳何卽叛而救陳且其意非救陳也輸情以說楚也故一則稱師以責其輕動一則稱人以貶其媚夷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按四年齊魯平郊莒莒人不從魯人取向齊無所獲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又無所輸于齊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十一

故又伐之是畏大陵弱之師也左傳云莒恃晉而不事齊無實可據

夏楚子伐宋

按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可圖天下楚豈能一日忘情于宋哉而去年宋又伐陳攻其與國則楚有辭于伐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按邲之役當晉師至河時衆皆欲返獨先穀懼晉失伯奮欲濟師雖或失于觀釁亦以効武臣力士之忠耳况師據敖鄆地利已得若元帥能審機應變諸將能戮力同心豈遂無致勝之理卽不然林父果知無及于鄭焉川勸民則下令三軍堅壁清野違命者無赦則中軍佐必不敢先濟而勝敗猶未分也乃惑于韓厥舍卒濟河輕信錡旃釀成大敗是林父者罪之魁而魏錡諸人皆不應未減者今獨致罪先穀何以服其心乎夫越椒將殺王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晉乃不念先軫之舊勳而盡滅其族何刻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累上也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十一

按孔莊叔歷事兩君不聞缺德當成公出奔時請成不許至執達以說晉今晉來討救陳又以罪自任其言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亦不避艱險衛之良大夫也况宋無故而伐陳以誅楚禍達主謀往救未必非解紛息爭之意衛穆懼晉而殺達以說焉不亦冤哉故亦稱國以殺不

去其大夫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廬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按左氏云爲鄭故也夫晉之救鄭緩故師未及而鄭已從楚若林父以勦民爲慮而卽還師則鄭可無敗矣君不擇將故以卒于敵乃不知自咎釋楚怨而嫁禍于鄭可謂智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按是時陳鄭許蔡俱已屬楚以宋未屬則長驅中原尚有掣肘故滅蕭以偏之不假道以挑之楚之圖宋亦甚亟矣賴宋堅守力撐寧爲析骸

嬰子之慘而不屑爲啣璧肉袒之羞逾歷三時纔得一平楚之力亦疲矣是宋以一國爲中夏之屏蔽而晉乃坐視不救何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按魯之西南與宋爲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

故預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已事齊之禮季氏私考云將謀救宋豈其然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按以千乘之魯爲之以道猶可自強齊晉諸國猶可責以信義互爲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以伐宋因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也而謀國若此亦可鄙已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按宋被圍九月至于析骸食子而不肯下楚此豈特君將之令能行于士卒哉亦人人有忠君衛國効死勿去之心耳是楚之糧盡力竭而倦于持守者國人致其憊也華元之能以情實動子夏者國人鼓其氣也不如是楚以虎狼之心懷忿怒之志將殄滅之無難何止于城下之盟哉故宋人國人也楚人楚子也言楚子之與平由國人也夫宋危在旦夕望援如在水火而四鄰環視莫之動心楚軍糧盡力竭而晉不能出

一師以撼之豈不羞哉故書曰宋人褒國人以愧諸侯也不然宋竭力死守以捍中國乃反貶而稱人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王氏經世曰據左氏潞子與晉婚姻也其相鄆舒傷君目弑君夫人而君不能討晉爲討之則執鄆舒而誅之可也其君民無罪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謂之何哉楚爲封豕長蛇以蠶食上國天下岌岌乎有胥而爲楚之勢不此之懼而以廣地於狄爲得計悖亦甚矣苟林父敗軍之將不克報於楚而徒逞志於狄方以爲功而受狄臣千室之賞春秋畧而不書而書晉師以見其勞民動衆縱大敵棄諸夏而施侮奪於裔夷之爲可恥也

秦人伐晉

報八年晉與白狄伐秦之役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王子札也天子之庶兄也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按無婁王葆氏云卽牟婁夫牟婁已爲莒取齊魯方與莒爲讐安得往會其地季氏私考云是袁婁之誤亦無的據漢書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婁亭考饒陽卽古之深州今一統志屬真定府之晉州春秋列國圖齊與深相去不遠彼時無婁當是齊地耳魯素服齊齊雖不振魯猶未敢遽背故欲使歸父會楚子則先爲穀之會今欲決意從晉則先使蔑與高固會皆覘其強弱以爲行止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五

初稅畝

按公羊傳曰稅畝者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于公田租外又步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稅畝耳若去公田而于一井中均行十一之法所得與藉何殊又何以謂之二乎後世賦法日重皆是計畝起科則皆宣公之作俑也

冬蟊生

按杜註云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是冬生者其

常也寒則宜死今日螟生其變也秋螽未息冬螟又生變之至重爲民災也故書公羊以爲幸穀粟以爲非災誤矣

饑

按王制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此自蓄之民間者言也公家當更有儲備故一遇水旱凶荒民固有餘蓄而朝廷之上又議蠲議賑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皆寬恤以助民之不給者也又焉得有菜色哉宣公虛內事外公私俱耗而十年大水民饑之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六十一 宣

後又頻歲秋螽乃不惟無賑卹之典而公田之外復有復畝之稅則小民力田所得既盡爲公賦之輸囊囊私蓄亦備足取盈之數又安所得食也豈必天災流行五穀不熟乃謂之饑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甲氏留吁皆赤狄別種是時晉畏楚強不能攘却而威加赤狄必欲盡滅之無遺種釋強敵而侵僻小可謂仁且知乎左氏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藉令士會能攘楚以尊王室又將何以請哉故書人者貶士會亦貶晉

侯也

夏成周宣榭火

按成周洛陽也宣周宣王也榭講武屋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以便射事也宣王周室中興之主南征北伐嘗講武于此故曰宣榭是時王綱絕紐夷狄交侵至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能討無復中興之望矣此宣榭之所以火與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則何必獨以宣名也

秋郊伯姬來歸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宣

七十一 宣

按郊伯姬文公長女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所以譏父母失教訓內女虧婦德郊君不能齊家也

冬大有年

按宣公之世災異頻仍饑饉荐至天之警乎君也民則何事故大饑之後復遇豐年天之憫乎民也故書以志幸也康侯謂宣公獲罪于天大有年爲反常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謬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世子寧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世子因嗣是爲靈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是時許蔡從楚而魯亦與楚通二國皆來計魯俱往吊故書日書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按是時楚已平吳中國甚危故晉恐曹衛復背

而南向魯自歸父會楚子後則魯與楚亦已相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九

通故爲此盟以固其心蓋魯衛曹邾皆相隣之

國楚若以宋爲嚮道而東侵則四國實中夏之

門戶唇齒相依者也四國稍移則楚人長驅無

阻中國盡爲左袵矣斷道之盟不可已也穀梁

傳云同外楚者是已胡康侯泥左傳卻克徵會

于齊齊婦人見笑之說遂以此會爲謀齊則徵

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笑而爲會以謀之

哉不知左氏自創此說以爲戰韋張本耳但同

盟謀楚實關天下大計而齊項不躬與則四卿

見執宜亦有之觀十八年代齊之舉可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胡傳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

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兄弟無絕

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

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爲通恩也論情可

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

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按齊自翟泉以來恃強輕晉魯會無妄因晉徵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九

會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

之所以不圖楚而謀齊也但魯爲姬姓宗盟之

長久睦于齊近諸于晉正宜講信修睦聯霸而

之好以爲攘楚之計乃坐視晉衛伐齊而不一

解息至于北鄙一侵而鞏之戰魯實爲之主矣

不知齊晉構難則楚蔡日熾故南北分伯中夏

衰微不特齊晉之罪魯實不能逃其責也

公伐杞 夏四月

按杞與魯世爲昏姻之國僖文之世杞桓各一

來朝宣公篡立之後此禮缺然亦未必非叔肸

之心也公不知反已乃憾而伐之哉

秋七月邾人戕鄆于鄆

按邾寔鄆人不共戴天之仇也鄆服魯而邾嘗被魯侵則鄆亦必恃魯而凌辱之矣今魯與邾同盟斷道故邾乘間而殺鄆子戕者支解節斷之謂夫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鄆之臣子安往而不救哉書曰戕于鄆痛責之也邾之殘暴不待貶矣

甲戌楚子旅卒

子審嗣是爲共王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子

季氏私考曰楚莊之興志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爲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卽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肆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凡其所爲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謬哉

公孫歸父如晉

按是時祿去公室三家強盛則左氏謂歸父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亦未爲非計但云與宣公謀而聘于晉則非也蓋歸父平日在齊必嘗謀及三桓事而露其端倪爲行父所啗况行父實與殺惡之謀歸父豈忍其父獨身弑逆大惡而不爲一分罪故行父恐齊稔知其故爲他日發難張本于是立主從晉之策以離齊父且使歸父如晉以疑于齊若曰背齊適晉者歸父耳計亦巧矣故謂歸父與公謀而適晉者非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逢奔齊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王

三

按行父欲彌縫與聞殺惡之謀故宣公甫薨遂卽宣言于朝逐東門氏則知其慮歸父洩露于齊而故遣如晉之情矣然曰使我卽是與謀所謂欲蓋彌彰者乎歸父聞家既逐則必奔齊以訴辯不知如晉之間又墮文子術中矣至于壇帷復命于介諸家善其有禮獨王氏經世訓宜如箴尹克黃之報命以盡臣道行父必不敢殺以冒公義嗟乎彼欲絕禍根家且逐矣何惜一歸父乃養虎遺患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有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季氏私考以齊姜爲母穆姜爲夫人非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按周之二月建丑時當極寒詩謂二之日鑿冰

冲冲而無冰者何陽爲君陰爲臣丑月陽在內陰在外易所謂坤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時是時三家僭竊成公幼弱故其象陰氣固結陽氣浮散所謂內陰而外陽故恒燠而無冰也

三月作丘甲

按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卽五伍爲兩也甲士爲之長故亦名兩爲甲蓋每丘出十

有八人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爲兵車一乘之數也作丘甲則一丘作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約一甸畿百人爲兵矣是時季孫當國以歸父在齊必以殺惡之故勸齊伐魯故丘甲之作益兵以備齊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按許臧孫辰之子是爲宣叔赤棘晉地主此盟者季孫行父也蓋三家專魯六卿擅晉行父欲托以爲聲援故使宣叔往會左傳云齊將出楚師夫魯方善楚齊與楚素不相爲謀焉得出其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師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久居畿內未聞有犯闕之警劉康公爲王朝大臣乃無故興師反爲所敗損威傷重多矣書曰王師敗績痛惜天朝之體統而深罪諸侯之不勤王也夫言敗則戰與不戰不必言矣杜註云王者至尊天下莫之能校故以自敗爲文康侯遂以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爲說迂哉

冬十月

按穀梁傳載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亦各使禿眇跛僂者御之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左氏又以卻克跛登房帷笑客之事載于盟斷道時傳聞不一要之非經所書皆不是據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按此師未必非歸父之故不止爲斷道赤棘之盟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按衛以齊師在魯故乘其虛而侵擊之亦無名之師也况齊強衛弱本非其敵又不期相遇于道則衛軍次舍行伍俱未暇定此石稷所以欲遂良夫不從倉卒進戰遂致喪師辱國春秋專罪良夫故以之王是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按左傳云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于繒以公子疆爲質則晉憾已釋胡爲復有此戰

此必季文子恐歸父在齊媒孽三桓會有北鄙之釁遂遣臧宣叔乞師陰以去強家張公室之說激晉之當事者晉遂以卻克出師而魯則四卿並將卽以三桓威勢恐魯齊頃箝制歸父使有所憚而不敢動耳是四國同仇而魯爲之主四卿並將而行父專其權故首書行父以著其專擅放恣之罪也季氏私考謂仲孫蔑不與則兵權尚不屬三家非也蔑有賢德或不足於武事故留守以免內顧之憂此正三桓同心舉事之謀耳衛之從戰則報新築之役獨曹不聞有怨于齊而亦同事者曹衛相近必衛之所挈也胡康侯乃云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誤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四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按國佐之來專爲賂免不是請盟袁婁之盟是魯及之非晉也齊侯命佐曰賂以紀甌玉磬與地蓋甌磬所以賂晉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者及晉從魯衛之諫則甌磬已得汶陽之田尚是口許魯恐齊背約故要國佐盟觀八月書取汶陽田則知魯之汲汲矣袁婁當是韋近地穀

梁云鞏去國五百里表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則已入齊國都矣經何不書入耶釋例鞏婁地名並闕故難別遠近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子固嗣是爲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子臧嗣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

按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流于岱山之右今萊

蕪縣屬濟南泰安州春秋戰國並爲齊地岱山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成

五一

則爲東魯境內之望是汶水出于齊而入于魯

者也水經汶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經汶

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今之泰

安州漢爲奉高及博縣地屬泰山郡隋改奉高

曰岱山博曰汶陽則汶陽之邑春秋未有其曰

汶陽者言田在汶水之陽也故諸家皆云是魯

田獨季氏私考以爲齊魯界上互爭之地則周

家析壤建邦犬牙相制中間卽有小國如根牟

鑄之類亦是大國附庸不應有曠而無屬者柯

之盟曹沫曰願請汶陽之田謂之曰請則是魯

田也僖公元年獲莒棼賜季友汶陽之田益可

證據再考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夫龜蒙鳧繹皆魯境內之山龜陰之田齊既得

取則汶田可知况季氏私考云鄆濟西田謹汶

陽田彼既曰歸而此又云非魯田亦自相矛盾

矣竊謂此田季友受于僖公者則季氏私家之

物也後爲齊所取欲復无隙一旦賓媚人以甌

磬與地來賂行父遂乘機開白卻克請復此田

故左傳云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行父遂追盟

爰婁以堅其約不越月而卽自取之矣不曰歸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成

六一

而曰取見其假公濟私欲速攘奪之罪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于齊于蜀

按齊晉皆襲伯主之餘業雖桓文威勢日消而

名號相沿猶足以聳外夷之觀聽故楚國强暴

其視中國諸侯如兀上肉耳隱然虎豹在山之

勢尚在齊晉也齊晉和睦猶可併力楨楚今晉

與列國共敗齊師則齊弱而晉亦失輔車相倚

之勢矣齊晉交弱則中國無可恃之强援而楚

無所畏于是嬰齊侵衛而魯亦恐不能自保矣

故公以元聖苗裔中夏望國而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于境內豈得已哉春秋不但譏魯實深嫉晉之自失其藩籬也左氏以楚爲救齊者非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按季氏私考謂魯致諸侯以求成非也諸侯不期自會者也蓋晉既不足恃而魯爲望國又裂冠毀冕會楚嬰齊則中夏人心孰爲維繫故齊雖自恃强大且甘心附楚以傾晉况宋衛陳鄭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七

曹之近楚而素畏憑陵者邾鄆薛之褊小而附于齊魯者其靡然從風又何足怪哉至于秦僻遠西陲而亦在會必其聞齊晉內鬩兩虎俱疲楚焚日熾因遣人窺覷中原爲抗楚爭雄之計是以適然與會耳然則此一會也豈惟尊楚主盟實亦引秦入夏魯成之罪可勝言哉故春秋序楚秦于首而八國諸侯悉貶而稱人則公之罪不待貶而自著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諸侯冬從楚盟鄭春從晉伐鄭此豈諸侯樂

爲反覆哉實以魯爲之觀望也籍令魯以戰逐四將之師輔晉討楚之罪則義聲一倡諸夏賓從晉之伯業可以復興而夷夏之名分復正矣不此之務乃日往來于晉楚之間使諸侯無有定志何其拙哉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季氏私考曰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於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迺遷其祖父於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爲新宮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八

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諡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已及二十九月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

按新宮者宣公也神主未遷猶爲閭靜之所何由致火左氏云天火曰災意者宣公篡立出姜

無故見逐不知所終則嫡母未得祔于祖姑爲人子者寧能晏然祔廟乎此祖廟神靈有所未安而致新宮之災耳成公有蓋愆之孝宜乘父主未入廟時先以祖母姜氏神主祔于廟俟三年喪畢遷父主入廟則于文公有配享之嫡于宣公無棄母之嫌豈不大快人心有光祖廟哉說者不以此責當時執政之臣乃以神主未遷哭爲非禮致譏迂矣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九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况以成公取汶陽田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爲霸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按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則鄭本服楚之國豈敢責許以犯楚怒季氏私考謂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則陳蔡亦鄭同爲楚黨而隣近者何獨責救于許蓋中國無伯亦強陵衆暴之兵耳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棘是汶陽田旁民居之邑二年八月已取汶陽田矣棘何以不服蓋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春秋之時樂土固少而魯法較密棘豈願爲之民哉至于命將興師環攻其邑則過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按虜咎如赤狄別種卽晉太子申生所伐東山臯落氏也其地當晉東衛西晉滅赤狄潞氏甲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十

氏留吁其餘黨散入虜咎如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况是時楚王夏盟華夷倒置晉景公不思修德崇禮爲招携懷遠計乃忽剝牀之患而勤徼外之師何益哉故咎如雖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按左氏謂晉衛之聘尋盟非也蓋魯事晉素謹而蜀之會則實率天下諸侯從楚矣晉恐魯堅于事楚則中夏大勢不可挽回故聘禮久缺今

特為成公汶田之謝遣使來聘迹似報禮實結魯歡心耳至于衛良夫實與魯卿同諫晉以許齊賓媚人之賂者今魯取汶陽田而衛一無所得故衛定遣來行聘亦要求之意耳乃宣公之心則軒晉而輕衛于是盟不同日則其禮文之厚薄可知矣

鄭伐許

按鄭許黨同事楚未聞有積怨深怒何一歲兩致伐蓋鄭為中國屏蔽楚人入夏門戶也楚絕鄭則自塞其蠶食上國之途此共王之所含忍故坐視其侵許而不較在鄭伯亦有所挾而恣肆不顧者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按宋居中國腹心之間實為捍楚要地文公堅守拒楚致有析骸食子之慘雖勢窮力極強與楚平實未嘗相下也自成公會嬰齊于蜀諸侯靡然向風于是不得已而會之然豈其心哉今見成公會四國伐鄭晉衛又交聘于魯則中夏之氣似駸駸乎復振于是遣能臣來聘以相結納此實同盟共事抑楚扶周之心也季氏私考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一 載

十一

五十三

乃云假以親魯實欲奪大鄰國以與晉抗豈其然乎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子費嗣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為叔姬欲歸魯故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申臧孫許卒

子紇嗣是為武仲

公如晉

按左傳云晉侯見公不敬夫魯晉亦與國耳且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一 載

十一 四十六

晉伯業已衰亦何足恃而汶田則朝來聘則報何其不憚煩哉其見侮亦公自取之也

葬鄭襄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今纔二月葬何速也豈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耶不然何悼公未逾年而稱伯也則必有故矣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郕

按郕邑在濟西宣十年齊分濟西田歸于我則田歸而邑亦附矣近以取汶陽田之故恐齊復

來爭鄆故特城之備齊耳杜氏云以欲叛晉故城以爲備非也

鄭伯伐許

按鄭自莊公以狡獪垂範子孫踵其故習舉動變幻陽雖從楚其心未嘗不畏晉以許服楚無二晉所深嫉且挾楚有籍于鄭必不庇許以絕我故屢伐以圖見諒于晉然恃強陵弱衆怒所歸故晉師救許而有汜祭之取許伯訟楚而有皇戍之執况喪未踰年而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則忘親胡康侯云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春秋異傳卷之十一 成

十一 立三凡四

諒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按杜氏曰出也夫叔姬卽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餘矣况杞本小國豈敢輕棄大國之女必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庶孽叔姬居常怏怏而願歸魯故前年杞伯來朝先訴其情及叔姬卒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豈被出而歸者耶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

按荀首林父之弟別食邑于知號知莊子穀齊地齊自敗鞏後未嘗與晉通好晉景欲求諸侯使荀如齊議親歸至于穀而僑如往餽之文子之意也蓋鞏之戰實主自行父恐晉與齊合或間魯故耳

梁山崩

按大雅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傳其道韓侯受命則梁山古韓國也後爲晉所滅然山之東南爲晉西南屬秦西北屬狄是當限

春秋異傳卷之十二 成

十一 立三凡三

隔華夷之處天地之大界也而至于崩豈特晉一方之變哉故不書地厥後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六其應亦惜矣

秋大水

按小雅十月之交曰百川沸騰山冢率崩言災異之甚也是時楚氛日熾中國寢衰天下大勢有必不可挽回者矣故梁山甫崩大水忽至天變豈虛生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按蟲牢鄭地齊晉久不相通鄭亦素服于楚今皆預盟實有復伯之氣象焉故曰同盟美之也然美之中有不美存焉蓋聖人所致望于伯王望國者實有隨時通變之權而胡康侯竟以不先赴喪為責未盡得其旨也蓋朝聘喪葬之禮久已缺廢況此時中國諸侯強半服楚蔑視伯主誰問天王今幸魯衛相附號召羣集華夷分背在反掌間時哉不可失也為晉侯者當乘此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上

八國同聚帖耳聽命之時即以奔赴王喪立為盟誓並軌同臨此實定名分植綱常尊扶王室撥亂反正之一大機會也以是書曰同盟至美也豈非聖人之心哉乃徒襲盟會之故事羣而聚羣而散赴喪大禮若罔聞焉此豈可以槩責諸侯哉率先倡導實惟伯王之無能而翊贊周旋則望國亦與有責焉耳此春秋之所深罪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按左氏謂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譏其聽人

以救難不可以立武則是侈大武功之宮也公羊曰武公之宮然武公是伯禽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歷十一傳為八世廟毀已久且於傳記未聞有戰勝之事何特復立為不毀之廟明堂位至比為武世室耶服虔云鞏之戰時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夫廟毀既久曷從而禱且為國家祈軍旅大事何不禱于周公伯禽之廟而禱于既祧之遠祖乎此皆未察文子之心也史記云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王愛戲而立為大子後繼武公而立是為懿公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上

今文子殺惡立宣之事雖已隔世終不能自遺于中恐後世猶有發難者于是侈鞏之勝立武公之宮以告成焉使天下後世視武宮者因得尚論其世若曰廢嫡立庶先王先公亦有行之者典刑具在後之人亦倣而行之可幸無罪云耳固非專侈成公之武亦非徒崇武公之祀也

取鄭

王氏經世曰根牟鄆郛皆微國也公羊皆曰郛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曰諱亟則傳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郛耶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楚莊圍宋九月國幾斃而晉不救今宋預盟蟲牢未有二志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今實繁而尤宋之以國難辭遂使魯衛與師迭伐晉之惡見矣然魯衛因晉久失諸侯故為經營以修盟會乃不勸晉以講信修睦而遽承命以侵掠同好之國亦豈得為無罪哉故左傳書伯宗夏陽說及鄭人戎蠻而經專書衛侵深罪其黨惡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成

七元

公孫嬰齊如晉

按左傳云命伐宋季氏私考云晉人責魯不與衛同伐宋故往致謝夫命伐則晉當遣使至魯責不伐則魯事晉惟謹豈有命之而不行者耶此必致歲聘之禮也及衛伐而宋猶未服于是因聲伯之歸又命魯焉而二卿並出奉命恐後矣奚待其責而往謝哉

壬申鄭伯費卒

弟踰嗣是為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按魯衛宋同盟事晉衛不修辭令以輯睦之已非其義矣魯望國也蔑賢大夫也聘問往來和好方切乃亦不能為宋一解哉兩卿並將較之衛益肆矣此春秋所深罪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按子嬰即子重也蟲牢之會鄭從晉盟故有此伐以夷猾夏聖人所深嫉凡書爵書伐書會書盟非進之也傷中國之不競也自二年公會嬰齊于蜀則夷夏之防潰敗不可收拾故楚益肆然僭稱名號而君臣之禮盡同中國矣此楚書大夫帥師之始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成

八元

大夫帥師之始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云賀新遷則新田之事經何不書季氏私考謂報侵宋之成未侵則上卿往謝既侵則執政報成何不憚煩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按易曰師或輿尸凶說易者但知軍旅之事徇衆則敗不知易之為道變易無常政不可執一而用之者蓋輿者衆也言庸衆人也非謂豪傑善謀出衆之才也如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

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與錡
施之輩則與尸之凶如嚮應聲矣今樂書救鄭
與楚遇于繞角楚師還而晉遂侵蔡是遷戮也
遂復致楚救是時趙同趙括欲戰荀首士燮韓
厥諫止之武子曰善釣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
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坐收救鄭之功乃知師固忌于衆主而衆謀亦
不可不盡也主善爲師而已然則武子之言誠
聽謀用衆之法而與易道相暗合者乎

七年春王正月癸卯食郊牛角改卜牛癸卯又食
其角乃免牛

按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穀梁子所謂六月
上甲始庀牲是已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穀梁子所謂十月上甲始繫牲是已庀具也繫
者福衡而養之于滌以待用者也是未卜者曰
牛卜吉者曰牲牲則未之縑衣纁裳有司奉以
待殺不必更卜矣有傷則改卜牛謂卜稷牛而
代之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自卜養
時言也公羊子曰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
之自將用時言也免牛者非免已卜而有傷之

春秋真附卷之十一 庚 九一 五三頁

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蓋古人養牲必不
止于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非卜置上帝
而皆繫之于滌以待不時之需者今改卜而又
傷則郊不吉可知穀梁子所謂非人之所能爲
是已又何必再卜牛哉故免牛者專爲不郊而
發也魯之郊禘原爲僭分况是時三桓子孫世
橫祿去公室已久周公伯禽之祀將湮廢不舉
况非禮之郊乎故釁鼠小物郊牛至貴食而又
食此變異至大天心譴告至明切矣劉向輩以
事象瑣屑類應不亦鑿乎

春秋真附卷之十二 庚 三十一 五三頁

吳伐郊
按史遷云太伯之奔荆蠻自號爲句吳蓋伯讓
國而逃欲匿其迹故變名爲吳句是句芒之句
春神托生萬物者也吳自大伯始故取義云于
是伯卒而弟爲吳仲雍矣然而當是時實未宜
君國于民也遷乃云周章已君因而封之則是
以吳越之吳爲句吳之吳誤矣其云太伯卒弟
仲雍立云云周章立者乃從武王時得封之後
追論其世次相傳如此非立君之立也蓋武王
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伯無嗣雍後傳至周章

遂封章于今姑蘇之地而國號吳則因句吳之
吳耳又封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曰虞仲者為
太伯嗣然虞已為晉獻公所滅則太伯已絕此
伐郊者乃周章十五代孫壽夢之二年也是吳
始封于周章而強盛于壽夢與句吳絕不相蒙
後漢趙憚乃云太伯起城周三里在西北隅名
曰故吳且云伯卒葬于梅里平墟夫梅里在今
無錫縣卽無論荆吳遠絕而奔荆卒葬吳亦難
附會其說况太伯讓天下而逃惟恐不能匿其
迹乃顯然立國建號居人民之上則安所謂三

讓無稱之美乎大雅皇矣之詩曰則篤其慶載

錫之光亦謂太伯逃名絕迹王季無能推避因

心則友益修其德以謙讓之光顯其兄耳若太

伯果已為句吳君長王季豈忍晏然享周之封

爵哉夫吳在今姑蘇郊在下邳隔絕江淮越而

伐之吳之勢始大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按魯郊不經既以牛傷而免但當祭境內山川
乃併廢其禮今特舉之而三望焉則失禮之中

又失禮矣故書曰猶譏慢且僭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
陵

按前年嬰齊伐鄭樂武子以孤軍救鄭幸楚退
師是以鄭不遭害而背夷卽華如故今復見伐
若復救以徧師豈特鄭必無幸晉師且受挫矣
故景公大會諸侯親往救之同盟者協心戮力
之意亦以宋莒相從故也夫自二年公及楚會
蜀以來諸侯叛服靡常楚人憑陵益熾雖五年
有蟲牢之會而中國自相侵伐心離力渙天下
大勢寢不可返此會稍能振之故既書救又書
同盟善之也馬陵鄭地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按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其地也是時楚辭江
淮州來乃楚要害之衝雖去郢尚遠實吳入楚
之門戶入州來則漸已偏楚且可以窺中原矣
夫吳係仲雍之後乃太王之苗裔也史謂其斷
髮父身此必仲雍始奔荆蠻匿迹逃名之日至

後武王求周章封蘇吳已在中夏文明之地其習俗自當一變矣後世誤傳其事遂以蠻夷目之而昭公之娶未必不以訛傳訛之故也陳司敗尚有同姓之譏豈孔子修春秋而忍夷之哉故鍾離之會人但知晉得親吳制楚之策不知天下大勢實自夷反華之一會也千載而下同聲附和誰肯置一喙其間與公劉太王生色哉

冬大雩

按周之冬乃今之秋正萬寶告成之候需雨甚急而亢陽爲虐陰潤無滋爲害大矣一時不雨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成

三三

故舉大雩穀梁子乃曰冬無爲雩可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季氏私考曰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內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強權重不易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之也晉爲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乃受逋逃而爲之調護使衛不得絕焉卒致奉之復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按汪氏但知晉失信于魯不知魯取罪于晉當是時齊敗于鞏以晉受賂爲幸豈敢食言魯若待其歸田則晉見德而齊見信乃不勝欲速與師以取之則雖曰故土而若取非其有者矣是晉不見德而齊見怨也不直在我而晉得以有辭矣豈待韓穿來言而後知其必反乎然曰來言魯猶可緩詞以爲之解乃唯唯聽命歸之何易哉蓋亦自知取之非是而當國者之疎畧可見矣左氏載季文子私餞之言不足據韓穿韓

萬之後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成

三三

晉欒書帥師侵蔡

按蔡久服于楚故蟲牢馬陵之盟皆不與然蔡之背華卽夷以中國之不競于楚也不能攘楚而徒侵其與國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強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諒哉

公孫嬰齊如莒

季氏私考曰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絕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不服也至是魯人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嬰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並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

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莒也先儒以爲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爲妄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按宋魯前未嘗有昏姻之好且六年又遣二卿侵宋卽無甚暴虐之怨亦何德可任馬陵之盟八國同在獨聘魯哉蓋聞伯姬之賢欲圖昏先行聘以通其情也故納聘未有使卿而特使貴戚之卿重伯姬因重其禮公羊子以書納聘爲錄伯姬是已夫人臣以事適他國未有不承命而行者况大昏之禮乎或云宋公無毋自命之者或云諸侯之命不得行于諸侯于法不當稱使皆泥矣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按趙氏之禍據左氏則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強合然左氏生春秋之末其傳聞較史遷爲近而有據但郊之役趙朔將下軍後不載其始末則朔之死疑是晉景三年爲屠岸賈所誅耳獨遷載程嬰杵臼立孤死難之

春秋集解卷之十二

五元

三十七

春秋集解卷之十二

五元

三十七

說似不可信蓋武爲晉侯外孫畜于宮中豈得爲外人抱匿岸賈卽至橫逆何敢遽索諸宮中而景公亦無一言以庇蔭者乎則孔穎達及黃震氏亦辨其誣矣然左丘明旣謂莊姬譖殺同括武從姬氏畜于宮中乃又併廢其子而以其田與祁奚則其說亦齟齬難通耳竊謂朔則死于岸賈同括死于莊姬而莊姬之譖又主于樂御何也蓋六卿擅晉權位相軋互相忌嫉趙盾父子雖死而諸趙尤有用事者且又國戚樂御欲盡傾之故以趙嬰之亡唆姬譖訴而因以已爲證及趙難旣發遂欲窮究其族于是莊姬避入公宮不有韓厥之言則武廢而趙氏不血食矣然趙朔死于晉景三年同括誅于十七年計是時武方十四歲至魯成公十八年三御誅樂書沒晉悼初立武始進用則趙氏之所畜養而成立者固由韓厥乃左氏卽以立武事載于同括始誅之年則樂卻方熾正趙武危疑避匿之時獻子安敢盡言以忤權姦哉則左氏之說亦未可盡信耳至于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則以同括雖擅放趙嬰罪亦有所分而晉景信讒譖

以族功臣之家政刑失當故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 按是時諸侯放恣朝聘不修貢賦久缺故王室窘乏欲假錫命以圖報禮于諸侯然強大者或反以見侮微弱者難責以重報惟魯爲周公之後列國之望周禮在焉故錫之命以冀倡率羣侯耳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說者乃以輕命僭賞譏之何其迂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屬詞云杞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絕之故書國魯

杞襄附卷之十二

五

君爲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杞伯來逆喪以歸而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

伐邾

按邾近魯且昏姻之國吳前年伐邾實有震鄰之恐焉季文子雖有無帛之言而不能輔其君以救災卹鄰之舉今晉怒邾服吳而欲伐之因魯姻故遣文子先聘後言伐猶存忠厚之意魯當以情義勸解仍遣人責令邾子親詣軍前歸欵則士燮未必不爲感動且有辭以復晉侯乃

遽請以賂緩師是啖之以利也士燮豈敢贖貨以干命哉于是不得事君之言一出而季孫惶懼宣伯之師出矣書曰來聘曰會伐見晉無必伐之心而魯實速邾之斃也

衛人來勝

按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則媵亦禮之常者故魯女如杞伯姬邾伯姬齊叔姬俱不勝此何獨書之詳哉公羊以爲錄伯姬穀梁以伯姬不得其所故詳其事夫伯姬之賢獨以遇災著耳當其未字之前其貞靜幽閑之德

秋襄附卷之十一

六

不聞于閭外三國何所見而爭媵史官安所據而錄之耶若謂不得所而書則于歸之始又安得逆覩其終而預載其媵以爲表揚之助耶此皆艷慕伯姬不下堂之節過于附會而反不得其說者也竊謂三國來媵已爲非禮而齊屬異姓尤不合義故書此以志禮之變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成公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按婦人謂嫁曰歸易曰歸妹詩曰于歸禮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未聞既嫁而復歸者故曰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蓋終身無可歸之義矣借曰

無子則有繼嗣之禮在焉庶人且然況諸侯乎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庶妾且然况嫡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夫人乎時至春秋閨門之教衰夫婦之倫斁于

是有以失身被出而歸如齊子叔姬鄭伯姬者

有以無子寵棄不安其身而歸如杞叔姬者夫

叔姬婦人不歸已恒公縱其歸而不禁

魯成公受其歸而不辭卒為杞也

逆為我也則曷不慎之于始而乃歸乎乃

知春秋書歸書卒書逆蓋交責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

按招携懷遠徵會主盟非信不孚晉之不能統

一中夏非特汶陽反復之故也受林父奔則容

姦矣樂書侵蔡則陵弱矣諸侯皆貳不亦宜乎

衛方善晉故特為地正然信不由衷雖交質子

無益况盟乎于是魯鄭皆有叛意而執鄭伐鄭

止公盟公紛紛然無息肩之期矣書同盟謂之

也卒之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

文伯業不漸滅盡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按伯姬宜公女是為宋共姬杜氏曰宋不使卿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逆非禮也夫宋重伯姬之賢納幣且命卿况逆

耶必以卿往逆為常禮故但舉重書歸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按杜氏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胡康侯乃云

伯姬賢行著于家故特厚其嫁遣審是則賢非

伯姬將略其致女之禮矣不將自賤其女耶

晉人來媵

按同姓媵女不論賢否是何愆期也何氏云婦

人後于妬下伯姬至賢為三國爭媵夫三月之

內未成婦道何便見其不妬况從嫁之謂媵既嫁而來則勝者與受勝者皆非禮矣故書以志失禮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環嗣是爲霽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鄭本姬姓同盟之國豈忍背華即夷特其地適居夷夏要衝楚所亟圖而晉又無禮義忠信以爲之固結則犧牲玉帛以待來者不得已之心也方蒲之口血未乾楚之重賂已至鄭亦奈

春秋襄公

卷之十三

成

三元

三

之何哉然會鄧未幾旋即如晉其情亦可諒矣乃反蒙執辱既伐其國又殺其行人是盡情刻處絕彼東向之心矣故楚一求成鄭即甘心比楚以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役無寧歲認認然以失鄭爲憂尚誰咎哉故稱人稱執稱伐直書以著晉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季氏私考曰楚自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遣貴卿越淮泗而沂沂以伐莒且是

時晉方執鄭伯以伐鄭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爲備吳之計也吳自七年伐鄭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鄭兵以出淮泗則自汝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鄭北以爭諸侯蓋鄭之所畏者莫如莒莒潰入鄆則足以制鄭而吳人不敢挾鄭南下矣此楚人伐莒之計也

秦人白狄伐晉

按白狄界秦晉之間與鄭界華夷之交其勢一

春秋襄公

卷之十三

成

四

三

也晉執鄭伯則鄭棄晉而終事楚矣狄見諸侯携二則與秦人伐晉矣晉之威靈氣焰日見侵削固不足道而中夏之勢日入于夷狄而不可復返且奈何哉

鄭人圍許

按春秋凡國君見執未有不書其歸者獨鄭伯不書豈以來朝就執晉景亦不自安而遂釋歸故一事不再書耶鄭嘗伐許以誚晉今反受晉拘辱故爲黠驕驕橫之態示終不服晉以自解于許稱人者著其移怒陵小之罪也左氏示不

急君及立繻之說不惟見申叔子班謀國之誤
豈春秋于立君大事而不書者乎其不足信
明矣

城中城

按中城杜元凱以爲魯邑在東海廩丘薛季宣
以爲在郛之內宮之外爲隄蓋魯隣于莒莒以
無備爲楚所潰而入鄆鄆卽文十二年行父所
城者也實有剝牀之危焉故城以備楚非懲莒
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歲

五一

三八

按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公孫剽之父也
晉怒鄭伯歸國不遣人納欵致謝而陵虐小國
驕橫自恣故命背伐之夫納林父之奔旣已爲
定公樹怨今又以兵權付其弟是使林父生心
而私相結納矣卒之衍逐而剽篡有由然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郊天子之禮故有常期然禮亦有天子卜郊
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云者卽周禮前期十
日卜日之事非卜郊也魯郊非分故雖牲成而
猶假卜以聽于神但正月至三月乃郊之時故

三十禮也四月五月皆非時矣魯不知僭禮之
爲非必欲用郊故至于五卜然褻天而天譴之
矣穀梁子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傳載子班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樂
武子勸晉侯伐鄭歸君以求成夫立新歸舊事
非細故經何不書且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
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是晉景未亡而先立
君春秋又從而書曰晉侯有是理乎乃知此傳
之妄而所謂伐鄭者信謂鄭伯之歸而不服無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歲

六一

子三

疑矣

齊人來媵

按諸侯一娶九女晉衛已備其數齊本異姓而
亦來媵叛禮已甚况宣公與逐嫡母終不歸養
齊頃受賂而不加討已犯天下之大不韙而靈
公又媵其女何哉故經備書之以見來媵者與
受媵者之皆失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子州蒲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季氏私考曰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及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厲公新立銳志報秦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款而服貳闢遠之謀亦密以爲託矣故公既歸而卻犇卽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恥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晉景公不書葬諱之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十一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按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無論久留送葬忍恥受辱而輕棄國家逸遊忘返君人者當如是乎故至者譏之也

晉侯使卻犇來聘 己丑及卻犇盟

按犇卻克之從兄弟也晉厲公初立有志合諸侯籍望國以爲重而成公久留于晉有款洽之情焉故歸而卽遣聘也盟者兩相欲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犇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按鞏之戰魯實爲主而袁婁甫盟汶田卽取齊之恨魯亦甚深矣今齊與同盟田亦歸復則齊晉之好可知魯恐其修舊怨故有僑如之行左傳所謂修前好是已或謂魯欲式晉或謂親齊媚晉皆非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載周公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由王命何可再奸伯輿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公之罪自大矣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苟離其位皆出也公羊云王者無外穀梁云周有入無出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瑣澤之會經書魯衛晉三國之君傳云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于宋西門之外絕不相合瑣澤亦無傳可據獨公羊氏作爲沙澤疑是沙鹿間近水之地與狄相連而入秦所經之路也晉厲公初立銳志報秦以狄魯與秦伐晉恐師旅西向狄躡其後因先爲此

春秋集傳卷之十三

八

會以蹈其險阻窺其虛實以預後事之備故是秋卽有交剛之役明年春乞師于魯夏卽會九國伐秦乃知瑣澤之會專爲報秦而設明矣若果晉楚合成關係匪細豈有不告諸侯之理經亦何爲不書其事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按交剛狄地在瑣澤之北旣會瑣澤遂誘狄師而敗之蓋晉將伐秦以報復恐師臨秦地狄與秦相爲犄角以制我故先敗之以奪其氣耳左氏謂狄侵晉晉敗之豈窮追而入其地耶誤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九 三十一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按晉欲伐秦所徵諸侯之師必不止一國且魯事晉惟謹而獨卑辭以求之者何哉蓋晉之報秦志在必勝而師徒繁興徵索不少是時諸侯以定王喪葬不赴簡王卽位未朝將期有事于京師晉侯欲乘此時假托王命合中夏以伐秦而魯爲望國故先約會使多整師旅至京會同以作諸侯之倡則其所望于魯者甚切故曰乞觀夏書公自京師遂會云云可見矣

三月公如京師

按王者以京師爲室則諸侯如京師必朝王春秋之法見必以日如僖公朝于王所言日是也此言如而不言朝者何蓋成公初意亦必有事于朝自卻錡乞師之約乃以從晉伐秦爲重當至京師則晉厲與羣侯俱在遂整師偕行不入王城耳故不言朝而公之罪著矣季氏私考謂天子辭朝非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按是時與晉爭伯者惟楚而已秦雖漸盛猶未敢偏我諸夏也晉厲初立謂宜修文公之業懲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十一 三十一

襄公之誤捐怨修好藉秦以擯楚則楚人蠶食之勢尚可撲滅迺號召諸侯避楚伐秦是以一晉中衰之力而敵兩虎狼之強國也必無幸矣伯業之終不振也宜哉

曹伯廬卒于師

庶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劉氏曰諸侯死于行則記其所例自如此非閔之而書也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按左傳載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夫負芻簋立威勢虐蹢國人不畏而從子臧威劫不如德感信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卽渠丘公季佗也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按林父衛之罪臣也晉景納之已爲不義厲公初立宜修好與國正其君臣之分以蓋前愆乃又強而歸之卒致逐衎立剽衛國大亂是誰之

春秋翼附卷之三 成

十一

咎哉故書曰自晉著其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按此女乃齊姜也成公卽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親逆之非禮也季氏私考謂此逆成公夫人穆姜後僑如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處又云構于君毋豈不自相矛盾哉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是時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許然楚往年不救許猶以鄭亦在楚且欲藉鄭爲入華

向道今已背楚卽晉而亦不救者以備吳爲急也是以明年六月始伐之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按僑如舍族一事再見省文耳非尊夫人也禮諸侯雖不得越境親逆然或逆于境上或逆于所館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爲失禮至不待君迎而卽以至國則專權悖禮甚矣穀梁子曰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春秋翼附卷之三 成

十一

子衎嗣是爲獻公

秦伯卒

其子嗣是爲景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按衛定公識林父之姦而逐之亦非無能爲者然林父既復大姦在側立嗣之際可不慎乎夫人知衎之敗國而定公不知立爲太子卒被逐出奔則林父之所以得逞其姦以報定公者皆公之自貽其戚也葬不失期幸矣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啖氏曰時有叔矜子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季氏私考曰胡康侯以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於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然歸父字子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爲子家氏本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乎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主

五十四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按晉厲公無故與師會諸侯伐秦左傳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者以晉師無名諸侯遠從不義無罪而勝之不武是以聖人削而不書則當時諸侯之懈體從可知矣故復合諸侯而盟于戚且戚者孫氏之邑也林父去平歸衛晉卽就戚而盟其君則晉厲之親林父而蔑視衛侯又可知矣以是爲盟主何以服諸侯之心哉故齊靈此時頗無恙而獨遣其大夫來耳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按左傳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則曹之罪宜討然諸侯請討而晉厲以役之勞欲俟他年則已成其爲君矣今日何以執之哉且當執則不宜與盟旣盟則不宜復執竊意晉侯本無意于執者必負芻剛愎之人晏然自以爲當立不肯謙讓盡禮于是晉侯假公濟私執以歸于京師自附于文公執衛侯之事耳書法先盟後執聖人之意不深切著明哉

公至自會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南

五十四

夏六月宋公固卒

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按鄭旣從晉伐秦又同盟于戚則向華之志堅矣故楚伐之左傳載子囊新與晉盟之說非也十二年傳云晉卻至如楚聘楚子罷如晉聘而經不書從何而盟傳又云楚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則鄭可謂有功于中夏矣又何以不書凡此皆左氏之誤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羣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于襄事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按左氏云蕩澤殺公子肥華元自以右師不能治官奔晉以辭寵季氏私考謂蕩山魚石乘嗣君之幼共謀逐元皆非也夫宋昭公時桓族自恃君黨謀逐羣公子是時華元尚未爲右師且能致羣族作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今元以右師當國操縱在手蕩澤擅殺子肥罪在不赦豈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五

難據法正罪乃逡巡退縮而出奔哉此正元之深于謀慮也蓋方是時平公幼弱六官皆桓族聲勢相倚牢不可動而晉厲暴戾恣睢以伯主自任儻一輕舉事則山石必構晉爲難及受魚爛故倖爲自咎奔晉以告亂則晉必直元而爲之謀王矣晉無阻撓足爲援倚途過歸討罪誅蕩澤以國法則桓族雖強莫可誰何于是魚石懼以同族黨惡惟禍自不能安其位矣左氏乃謂魚石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蕩澤而許之則身已處無過之地何嫌何慮而出奔哉且奔于仇

國則已懷報復之心而彭城入亂胚胎于此矣蕩山不去其官非未滅也見其爲司馬握兵權而去之若振槁著華元之奸雄善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按鍾離古贏姓子爵國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杜佑所謂互爲吳楚邊邑是也吳自伐邾入州來之後勢日猖獗中國已甚畏之但晉以荆楚憑陵無可撲滅計獨援吳以制楚庶可緩其北爭之勢故使諸國大夫先自會集而後同往會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五

吳于鍾離是兩會也蓋吳本姬姓之國又挾制楚之權蓋亦鄭重之意耳胡康侯云吳以號率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失聖人之旨矣或云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則二年公會嬰齊盟楚人于蜀獨無華吳之辨哉許遷于葉

按葉在楚方城北乃許南界之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居楚地非也夫許自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凡四遷皆避鄭也而卒滅于鄭豈鄭莊公待許而

不能有終以爲恨故其子孫終滅之耶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閔氏曰雨着木而成冰王葆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季氏私考曰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諡雖當時諡法已廢孫諡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諡文而重耳亦諡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七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鄭服晉五年楚既不能無憾近又偏許遷業是離楚黨也鄭之疑懼滋深矣宋爲中國要樞楚所欲得况魚石在楚必爲楚謀宋故子罕乘隙侵之陰中楚欲以圖自解耳自是楚與鄭密以擾中國無有寧歲則鄭之狡于親楚也豈爲返魚石計耶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按傳稱晉侯將伐鄭范文子諫而不聽遣卻犇如齊衛乞師欒黶來乞師非示弱也知楚必救鄭也然自丙寅至甲午幾越月矣三國之師豈無一至者而鄢陵之戰晉獨以徧師濟耶則晉之號令不取重于諸侯可知矣而沙隨之會獨不見公何哉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木

按鄢陵鄭地晉楚對壘未及交戰而共王被矢中目其氣已挫及欲戰則子反又爲酒困是天奪楚之魄而驕晉之志也故書曰楚子敗績見師未大崩而晉不可恃以爲勝耳夫鄢陵之戰說者謂與城濮同功而厲公不能成伯惟其驕也惟驕故胥欒之譖得行而三卻驟誅國內大亂又安望伯業之成哉則范文子外寧內憂之說先見其微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按是時子重爲令尹子側爲司馬國之安危倚

于將相乃兩人不深相結而相惡使敵國得以窺其隙况苗賁皇在晉君之側又熟知王卒之疲勝算已在晉人帷幄中卽子反不醉恐亦未必能得志于晉也而獨以軍法殺之豈不冤哉雖楚共有自罪之言竟不及止于反之死則子重之姦足以蔽君而敗類也春秋稱國以殺不夫其大夫罪君與相之失刑耳

公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

按晉厲不見成公左傳謂由僑如但是時魯國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成 十九

之權盡在季子掌握而欲驟逐于成公將行之時卽僑如亦知不能况有穆姜指偃鉏皆君之說是廢立之意也季孟乃任其君申宮傲備而行耶必平日僑如或有此謀而未遂故乘出師後期而行譖于晉耳但厲公倖以偏師勝楚尚未離鄭地楚鄭或整師復戰未可知也謂宜與諸國之師合威振旅以警楚乃驕倨不見公何其悖哉然自僑如之譖行而譏門一啓則胥孽譖三卻晉國之危亂胚胎于此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按尹子王之卿士自此以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鄆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但鄭倚楚抗晉共王傷目而遁則鄭已知創何不修文告以來之而必連兵肆伐哉此則晉厲之驕志也

曹伯歸自京師

按曹負芻拘留京師二載是時晉侯方伐鄭而曹伯得歸必周以受賂釋之耳李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一也而曹伯獨書歸自京師者釋衛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成 二十

主責晉釋曹主于責王室也

九月辛酉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

按行父歷事兩君專執國政宣成事晉惟謹皆行父之謀也晉豈不知但僑如欲逐季孟以逞驕淫之志行賄而深譖之耳若丘晉邑舍置也謂拘留之使未得歸恐其歸而果叛入于齊楚且示不逐之逐以讐伯宗之賂也既侮其君又執其臣于此見晉厲公重賂容姦蔑宗亂紀之罪矣故稱人以貶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按自聲伯請于晉則僑如情狀已白而行父舍後亦將寬釋與公偕歸故僑如自知無所逃罪遂乘公未至而即奔齊自此不復經見蓋終于齊而不返矣于是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隼盟于扈

按僑如既奔則情狀已明季孫可以即歸猶幾兩月而後至扈何留滯也蓋僑如之譖入之已深恐真欲背晉事齊楚故遣卻隼伴行窺視情實至于盟則隼之疑已釋矣然曰及是行父乞盟以取信于隼也

公至自會

按主不得見臣被執辱可謂辱矣故以會至幸之也

乙酉刺公子偃

按公子偃宣公之子成公之弟也未必僑如之黨但穆姜之言曰是皆君也似有廢立之意則成公行父皆街之矣故歸而即刺之先刺後名不言其事見偃爲無罪而成公之忍戕同氣也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魯孫是爲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先侵之左氏救晉之說非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按晉厲公欲攘楚希伯當先以尊王之義倡率諸侯則師出有名氣自百倍乃自即位以來曾無朝聘往來徒欲假空名以號召諸夏故前年會尹子伐鄭無功今又會兩卿及五國之師往伐及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而諸侯即還矣誰肯同心戮力哉

春秋襄附卷之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按柯陵鄭西地上言伐鄭此言同盟蒙上之詞也蓋因鄭不服故復盟以固結人心蓋同盟然晉厲驕盈無信雖盟何益哉況以天子大夫而亦與盟非禮甚矣此春秋所深譏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按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己出然慶克崔氏之黨也而使得私通宮禁蒙衣乘輦是誰之過與及聲孟譖高無咎鮑牽武子又不加察而

則牽逐咎反縱淫人之志此國佐卒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以釀成弑逆之禍哉

九月辛丑用郊

按天子郊有常期無事于卜魯郊非分即當其時猶不可不卜今九月非郊之時也不卜日不卜牲而漫然舉之非禮甚矣書曰九月辛丑用郊所以著成公逾禮褻天之罪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按晉自十六年秋至此三代鄭尹子單子無不

春秋集附卷之十三

三

三

與焉則役使王臣如在掌握矣魯成自沙隨不見之後亦唯唯聽命而猶言乞師者何蓋魯之兵賦盡屬三桓三桓六卿權姦自相黨護其來乞者亦乞之于三桓也則行父卻孺盟扈之時必私相結誓矣故晉但知魯有三家不知魯有公室周有天王則公與王臣雖在會晉亦願指氣使之耳此春秋所深惡者也營首之子

干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按左傳載是年諸侯兩從晉厲伐鄭皆遇楚師而返蓋晉自鄢陵勝後上下驕矜辱魯君相如

翫嬰兒則諸侯誰不懈體宜其望見楚氛而解散恐後耳一年之中再書會至譏魯之樂為人役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豚

狸豚魯地黃震氏曰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履且卒

子姪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季氏私考曰卻錡卻克之子卻犇之從姪而卻

春秋集附卷之十三

三

三

與焉則至之伯父也樂卻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卻氏一族三卿尤為強盛不惟晉童兒之雖樂氏素為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謔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謔言一至而晉童等遂奉君命以攻卻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卻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卻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矣

楚人滅舒庸

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于吳故楚滅之以振威于與國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按胥童既致三卻于死又欲併害書偃于是書偃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然壁倖惑主一朝而尸三卿罪難未減何以不去其大夫蓋因厲公之弑而重書偃之罪也殺胥童者秋州蒲之漸也不殺胥童恐為厲公耳目而先為難也故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偃之逆壁倖習知之矣且卻至之死實自樂書觀行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成

五元

四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按左氏載樂書中行偃執公于匠隴氏使程滑殺厲公葬之于冀東門之外則賊為書偃明矣乃以國稱何哉此仍于舊史之誤耳蓋是時書偃專國晉人畏懼不敢明言其賊以訛傳訛魯史遂溷以國稱聖人以事繫他國不及詳究亦仍其舊文而已若有董狐之筆則趙盾以不越

境書弑聖人豈為未滅哉鄉氏云國無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人是以弑君為國法也張洽氏云分其惡于眾是為賊未滅也至臨川吳氏謂書偃將以匡晉國未有弑君之心尤為悖謬康侯謂厲公可廢不可弑稍似近理然書偃有伊尹之志者乎是皆不明于春秋之旨者也齊殺其大夫國佐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成

五元

三

按左傳云齊為慶氏之難故靈公使華元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夫慶克通于聲孟武子殺之雖曰棄命專殺不能無罪實為靈公正法也乃反殺佐為慶克復讐何以為若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大夫明其無罪也然蒙衣采輦之姦寔自鮑牽發覺而處守案客亦兩人職守乃一聞聲孟之訴遂則牽逐咎則國法何在自是慶封慶佐復進卒不自保其身又誰怨哉公如晉

朝悼公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按傳稱楚納魚石而經書復入者何蓋納者雖

強其所不容然憑藉歸國猶是順辭至于入則
乘勢逞強直據之而已此魚石奔楚之心也故
伐宋乃鄭楚本謀不鯨魚石然得彭城之入益
足以助憑陵蹂躪之威入邑原魚石素志特難
遽動惟乘楚鄭之伐遂得以逞跳梁跋扈之兇
勢雖相援事非一體故稱伐稱入亦分爲兩據
左氏稱納則事罪楚鄭未減魚石季氏私考謂
石據邑要君止求復位故不書叛豈通論哉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士匄晉卿燮之子也是爲范宣子公朝始至

春秋集傳卷之三

成

三十九

報聘即來晉悼之下諸侯可謂肅矣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固

李廉氏曰成公自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
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圖伯業故致此耳而成
公遽自以爲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
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按穀梁子云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

以齊終也然成公柔懦之才謹于事大而疎于
防禁者觀僑如欲逐季孟致有沙隨之辱可見
矣向非仲孫蔑居守于內子叔聲伯營救于外
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盡移將何所稅駕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按宋爲中國要樞楚所必欲爭者今彭城有魚
石則無以躡其後故一年之中侵伐者再楚人
之陵暴極矣非晉悼之任賢圖治伯業一新則
中國將誰恃哉

晉侯使士匄來乞師

春秋集傳卷之三

元

三十五

按士匄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左傳載華
元告急于晉晉侯師于魚台以救宋遇楚于靡
角楚師遂還而士匄又來乞師可見晉悼之急
于恤隣而慎于師旅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

按是時成公之喪在殯嗣君未立蔑以大夫會
盟諸侯似爲非禮但晉悼初立救災恤隣親魯
以圖復霸蔑以賢大夫輔翼伯主故乘喪盟會
而不以爲嫌諸侯盟大夫而不以爲屈故觀虛

打之會而晉悼之厲精獻子之識體兩見之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上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成公之妾也夫人齊歸
始至不見于經娶在先君之世故耳在位三十
有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襄

一

二百

季氏私考曰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
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
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
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
一族亦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按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重以楚黨逆
臣爲惡故冬會虛打春圍彭城而魯襄甫即位
仲孫蔑卽稱師助義可不謂賢大夫哉中夏積
衰之勢實賴此復振矣五國稱人者小國一卿
其大夫多不備常以微者攝行故不登名于史

策耳書圖宋彭城者著魚石跋扈專據之罪也胡康侯謂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已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王氏經世曰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鄆以爲之援楚兵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楚此皆放於義合於節制而不輕用也悼公獻

春秋翼附

卷之四

襄

二

元

子之賢著矣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自鄭以鄆之師侵楚並與經不

合鄆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按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楚之救鄭亦云善謀然五國之師既次于鄆則以逸待勞足絕楚人衝突之路子辛亦何能爲哉故但侵掠而去耳

九月辛酉天王崩

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按晉悼公方與伯圖屈已交隣屬意于魯尤切故遣荀偃來聘若衛魯交際久疎何以先晉聘且特遣公孫剽耶蓋孫林父德晉自歸國後每偵晉之動靜以相結納此必察知將使荀偃聘魯遂使剽先期而至焉蓋剽者黑背之子定公之姪也林父怨定公逐已包藏禍心素欲不逞于獻公當黑背承晉命伐鄭之時林父必已交權後竟賴之歸國故使剽來聘將以通剽于望

春秋翼附

卷之四

襄

三

元

國以及伯主而逐獻立剽之謀胚胎于此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按天子七月而葬今五月而葬何速也意是時晉悼初立勵精圖伯恐後師旅煩興會盟執掌或至失于送葬乘此閒暇之時先期致禮故周之卿大夫遂輔靈王襄事以見伯主之勤于王事耳黃震氏云送葬之禮薄故速葬豈悼公之爲君韓厥仲孫蔑之爲臣哉

鄭師伐宋

按此報彭城之役也夫鄭本姬姓宗盟其背華

卽夷卒不可解已爲周室罪人矣况宋魚石恃楚強援據邑以叛此亂臣之尤王法之所不赦者晉悼公帥諸侯圍其邑以取之乃伸天討正名分以舒華夏之氣而鄭成奉楚令以伐宋罪大惡極與交質中肩者何異哉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李氏私考曰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爲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母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爲夫人蓋凡春秋中推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四一

尊妾母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妾母姒氏

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既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耐廟乎是時仲孫蔑當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辨在葬齊姜下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按子髡頑嗣是爲僖公鄭成公疾革子駟請息肩于晉猶感楚共傷目之故而不忍携貳則其背華卽夷之志終身不變其得罪于中國大矣故不書葬者諸侯輕之弗會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于左衽而不返今新君卽位苟一朝乎楚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按王者制馭夷狄之道在德不在險春秋之世列國分競盟會兵戈無有寧日所恃者惟力而已晉悼公圖伯信義未孚諸侯未一卽兵力亦少減于文襄之世故仲孫蔑建城虎牢之策蓋欲據險以偪鄭而威楚也然當是時中國惟齊最大尚未與晉相合而滕薛諸小國因懈散不與盟會此知武子所以欲請于齊與夫戚本孫氏之邑知武子主盟林父與焉而卽會于其地見晉之親林父而驕其志也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世本俱以穆姜爲宣公夫人齊姜爲成公夫人定姒爲妾生襄公蓋自三傳以及諸家無有異同獨季氏私考以齊姜爲宣公夫人定姒爲宣公妾穆姜爲成公夫人蓋以定姒薨于襄四年穆姜薨于襄九年則定姒不得于穆姜生存之日稱夫人而齊姜薨于襄二年遂附會爲宣公夫人以爲定姒稱夫人公案耳但孔子以丘明所恥自附則其生當在孔子之前其聞當世行事之跡較孔子爲近豈傳所稱述皆浮靡無

春秋翼附卷之四

太一

實之事耶况僑如諧逐季孟私考已云構于君毋則明以穆姜爲成公之母矣乃又以齊姜爲宣公夫人不亦自相矛盾耶夫成襄父子相繼當時臣民共知共見故史官亦據實書卽位以詔來世豈其以及作生誤謂襄公爲成公之子而左氏及諸家遂因訛傳訛至今耶必不然矣故齊姜斷是成公夫人而薨又在前定姒爲成公妾而薨又在後一以嫡母稱夫人一以君母稱夫人情義各當有何可疑安得以成風敬薨薨在嫡母之後稱夫人者而懸斷齊姜爲宣公

春秋翼附卷之四

七一

之嫡耶孔子修春秋于定哀之年世代既遠謂久安毋以子貴情理攸當而欲強賅削于其間聖人必不爲也况定姒實繫成公之妾與穆姜何嫌何疑而妄生異論哉至于定姒之生襄公當必在齊姜未娶之先如成風生僖公在哀姜未娶之前者故其年已長可勝會盟之事若據左氏所稱會沙隨之歲始生及史記成公卒時纔三歲之說則是以襁褓之子歲會盟于千里之外卽仲孫蔑聲伯輩爲社稷計鑒慶父仲遂之陰謀隱禍欲令幼主出見諸侯以一觀聽

叔孫豹如宋

按魯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襄公初立未及專問故特使豹往豹得臣之子僑如以讒敗奔齊叔孫氏少沮今行父老而在告仲孫蔑當國以豹賢而使之自是漸進用矣

多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王氏輯傳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爲制邑豈險聞于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故晉師請侯取而城之以扼其要害虎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其所以爭強於上國而諸夏息肩故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計而城之故不繫之鄭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爲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彭城若虎牢方爲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之又豈可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八

三

曰城鄭虎牢耶諸儒不知此義或謂以霸王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得私或謂鄭叛華卽夷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奪故不曰鄭虎牢者削之於鄭也此皆非也
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險山川丘陵也鄭自平王東遷武公入爲魯士王賜之虎牢則自是鄭之分土鄭爲楚侵中國之門戶虎牢爲鄭守國之要津若鄭不守而慎守之是扼中國之吭而拊其背楚之憂端二國誰能禦之今鄭但知從楚而不知據虎牢以自固此天之所

以資中國也仲孫蔑有見于是故建此謀雖固國之根本豈非權宜之要策乎當秋會戚之時惟恐齊不預盟今齊與而滕薛小邾俱至矣故曰遂城見事勢不可緩而仲孫蔑之謀于謀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按公子申楚司馬也楚兵連年不得志于宋而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無所歸咎故殺其用事之臣然左傳載其多受小國之賂或誅以他事亦未可知但不去其官恐其罪亦不至于殺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九

三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按吳雖姬姓之國其風聲習俗實與中原不同而其威力強勁中國畏之則猶楚也但是時荆楚憑陵方恣故與吳會鍾離借其力以脅制楚在吳方圖弱楚以獨制中夏苟有內附之心哉故楚亦惟吳自畏子重帥師伐吳欲與吳爭伯也非輕舉也說者乃謂吳楚俱夷國楚不與通好連和反毆吳以附中國爲失策誤矣趙鵬飛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諒哉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公至自晉

按傳謂襄公生于會沙隨之歲卽位時纔四歲計此時甫七歲焉能遠會晉而任盟約之事乎其妄可知矣長檮近城之地晉悼公謙以待人不欲使國君就已故出盟于外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公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十一

按前年城虎牢鄭人請成今合諸侯而鄭列于會則仲孫蔑之謀得矣故書同盟以鄭服也鄭服則楚南向之路塞春秋之所與也然桓文之盛未嘗王臣同盟以悼公之賢而亦爲此踵厲公之弊耳况此會專欲援吳以威楚而左氏載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則其輕視中國之心不已萌蘗于此乎晉魯諸國何可無思患預防之計也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殆是之謂矣鷄澤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按陳自從楚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今鄭已同盟鷄澤則不能安枕矣然念背華已久恐晉加罪故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悼公方欲招携懷遠故畧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僑盟則晉不屈已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來之義此正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豈非拘攣之見乎袁僑濤塗之孫

秋公至自會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十一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按陳許皆近楚小國向以中國無伯不得已脅從于楚今陳既遣袁僑如會預盟晉但當以德義懷柔使陳鄭樂附則許自望風來歸何必以重兵侵伐哉况許素畏鄭虐遷棄隣楚勢不得背楚卽晉今又伐之是反益堅其服楚之心耳卒之許終不服陳亦離心何足怪哉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子弱嗣是爲哀公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

此襄公毋定嬖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于中夏諸侯會葬之賢于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按定嬖姓成公妾也嫡夫人齊姜卒葬在二年故定嬖亦得以夫人禮卒葬耳然薨纔二十

三日而葬者孟獻子以吳楚方熾晉悼圖伯會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十一

三十五

盟師旅興發不時恐事出倉惶致生掣肘故權

宜速葬觀下書公如晉可見矣季氏私考謂以

妾毋為草臣所輕蓋泥于左傳不殯于廟無視

不虞之說也毋以子貴豈以夫人禮卒葬而卒

臣安得輕忽之耶

冬公如晉

按此必襄公為晉會葬其毋定嬖故往報謝耳

非與晉謀合諸侯也

陳人圍頓

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忿與鄭獲公子

燹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伐虢

而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常圍陳而

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深安有已哉

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按鄭公子發子產之父也鄭與魯雖係同姓之

國而乍晉乍楚叛服靡定故聘問不行今虎牢

之城實據楚鄭上游有扼吭拊背之勢而其家

實出仲孫蔑鄭固有畏心焉且是時魯密丁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十一

三十五

楚弱于吳故欲修好望國以求堅附于中夏耳

觀鄭人侵蔡而獲子燹則背夷即華之志可知

豈其肯從盟約遂肆然以大國之禮倨加于魯

哉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按是時莒欲偏鄭鄭以魯為婚姻之國且近又

屬鄭故世子特來求援魯衰弱不能自庇安能

庇人乃遣豹助巫以託于晉與莒同會于戚不

越兩載而卒為莒滅是慶其亡也豈特慰國之

羞抑亦伯主之恥耳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按晉楚爭衡權實在吳悼公將會吳于戚又慮吳子如前不至惟魯衛近吳故重勸二大夫先就吳子所在而告以會期可謂急于趨附矣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善道在今鳳陽府盱眙縣是時吳地未必至此乃吳子欲窺中原適在其地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按壬夫楚令尹嘗帥師侵宋救鄭楚共王寵任之臣也今以陳叛楚服晉由子辛侯欲之故遂殺一上卿而不惜楚之欲圖中夏如此中國諸侯可不爲之慮哉聖人蓋深鑒之也說晉乃謂罪其王用刑失節則春秋之作乃夷狄刑賞之書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按成九年爲蒲之會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大夫往會于鍾離三年荀會逆吳子盟鷄澤又不至故今使魯衛先會善道以期吳子之來然

稱吳人亦但使微者來故不殊會其倨傲尊大可知矣此會序似不可曉如宋陳係帝王之後

次霸至衛鄭曹皆姬姓故又次之齊世子光未嗣位列子爵之後吳初預會鄫以微弱居未易知也若滕以姬姓薛以伯爵俱序莒子邾子之下豈以滕薛久不親與盟會而然耶則陳鄭久背華即夷何遽使列于前耶乃知聖人之意政不必拘求于一字之間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春秋異附卷之十四 襄

圭

按趙伯循孫明復俱曰不言諸侯魯戍之也夫魯之去陳千里而遙兵力亦非勅于宋衛諸國且晉與魯方親睦豈其會戚諸國俱不遣而獨遣魯耶况范文子既云有陳非吾事乃令魯以不勁之師助陳當虎狼之楚耶左傳原載諸侯戍陳春秋之意見晉不能修德服遠徒勒諸侯勞師遠戍故省文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按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代子辛爲令尹伐陳

以其從晉也晉悼即合五國救之勤于義矣然不能修德以固隣好服遠人徒事兵革以勤諸侯何益哉况楚共能懲貪子囊善謀國未可以威力勝也范文子預有喪陳之慮不三年陳侯果逃歸真先見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氏私考曰行父奸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

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邪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去

觀其黨仲遂之弑君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

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

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

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其猶以功名終

也宜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子句嗣是爲孝公

夏宋華弱來奔

按據左傳樂轡以弓楛華弱于朝則放肆禁庭

罪在樂轡何平公反逐弱耶借曰爲其勇力不足掌兵亦非可逐之罪也大抵華氏世掌兵權專擅縱恣素見嫉于諸族是時華元既卒華間尚未爲右師而樂喜爲政則華衰樂盛必有不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按滕久不相朝近聞孟獻子當國晉與魯相睦

凡會盟之事魯實輔之且會戚時滕以周室懿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七

親班次反居莒邾下不無疑懼故來朝以求庇

耳

莒人滅鄆

按左傳言鄆恃賂而不言莒滅之故穀梁云立

異姓以蒞祭祀爲滅亡之道但晉伯國也魯鄆

姻也是時晉魯方親睦主盟豈有移人宗祀而

伯主不問姻國不知者乎其實實無可據公羊

云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所出則所出

者乃鄆夫人之子而莒之外甥也承祧主祭鄆

不乏人何得言滅趙伯循云莒以兵破鄆立其

子使守之以爲附庸則鄆已屬莒卽穀梁之說也而昭公取鄆之時何不言伐莒取鄆耶竊謂滅之爲言有自宗社丘墟言者有自子孫絕世言者莒之滅鄆必殘其宗社而未嘗殄滅其子孫魯史因鄆國一時殘破遂直書滅其後子孫歸國名姓不能自通遂失記之孔子修春秋在哀公之世事無考証亦仍舊文故滅鄆取鄆各不相蒙耳

冬叔孫豹如邾

季氏私考曰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嘗兩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九元 三十一
朝之且虛打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閔氏以爲無忘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狐駘之戰而往聘修平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鄆滅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事關魯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
季孫宿如晉

按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非也莒人滅鄆何開于魯耶宿行父之子初嗣卿位欲值私交故父死未葬卽以吉禮奉使鄰國以見伯王三年喪紀爲之蕩然孰謂周禮在魯乎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按齊國大兵強雄據一方故悼公會盟靈公俱不親赴但遣崔杼及世子光今伐萊獨親蒞行間其眇大陵弱之心居然可見矣且萊姜姓子爵而滅之是滅同姓也春秋滅同姓者例書名而此不名豈以東夷小國事在所畧乎

七年春邾子來朝

按邾自出伯姬後不通於魯况成七年邾畏伐而從吳魯又會晉伐之矣此何以來朝意仲孫蔑當國其賢聲義問有足以動之者乎不然者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九元 三十一
未必不爲吳窺探中原也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按三十雖禮然下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則過時不敬矣此仲孫蔑所以知有卜筮也惜乎魯郊禘之禮猶未能辨之耳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

城費

按費季氏私邑也其地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畧于邾莒僖公以輔立勳勞賜季友不過使爲食

邑而已然自季氏守此實爲要害之區行父雖專執國柄左氏盛稱其儉約則尚知忠于公室及宿嗣位卽有異志于是因南遺之請而遂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以國事舉也既世其卿又授之邑則據叛之禍雖季氏之不忠豈非倍公自詒其戚乎然自南遺既城之後南蒯卽繼爲費宰則不特季氏世卿陪臣亦世其邑矣恩寵一濫權柄漸移至于潰敗決裂而不可救藥有國者柰何弗慎哉

秋季孫宿如衛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二十

按行父卒于五年十二月計此時猶未及大祥宿于前年如晉今又如衛卽奉君命而行逆禮甚矣且經不言聘豈非交結外援之故耶左傳云報子叔之聘則是時仲孫蔑當國專意睦隣豈有七年而始報者乎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按孫林父衛之叛臣季孫宿亦懷異志其如衛時必假國事以結交故林父卽奉命來聘植黨營私也觀左氏載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雖

穆叔相禮欲其少安而林父竟無悅容則蔑恥魯君之心見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按五年子囊伐陳范宣子卽有喪陳之慮知晉不能終庇陳也今子囊復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于伐矣而晉悼公遷延三月始會諸侯于鄆實有緩師畏敵之心故不書救陳罪之也楚之爭鄭急于陳而陳之從晉實始于鄭伯鷄澤之會今圍陳而晉不能救此鄭伯死項所以憂疑成疾而卒于鄆也子嘉嗣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

按陳成公之從晉非其本心實因鄭僖公同盟鷄澤而然今晉救遷延鄭伯憂死哀侯方失其所恃而又聞公子黃之難遂倉惶失措而效匹夫之行耳藉令晉悼公能鼓舞諸侯勇往赴救則鄭伯且未必憂死况二慶何敢通謀于楚以誘其君乎春秋不獨罪哀侯亦以譏晉悼之不能保有小國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二十一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魯瀕東海晉界河汾地之相去千里而遙十

二月公在會正月又如晉即車一停輟席不暇

燬亦未及往返意公在會時見楚氛鼎沸晉侯

畏蒞鄭侯憂死陳哀逃歸恐懼楚意亦欲問道

歸國又慮晉怒歸至中途旋復如晉者耶左傳

云聽朝聘之數非事情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按陳蔡鄭比肩事楚陳之從晉鄭實先之楚欲

甘心于鄭久矣今又獲其與國大夫是速禍也

簡公初立于耳子國爲政何謀之不臧乎乃怒

子產之言異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按武子見襄公往來道途狐疑首鼠遂以會自

任一以見代主之勞一以見奉晉之役寔招權

擅政樹黨求援此正假公濟私大姦作用處也

及觀左傳載晉命朝聘之數于諸侯鄭伯獻捷

于會夫陳侯受圍危如累卵而晉方玩寇而黷

貨鄭且幸勝而獻功所謂安其危利其災者也

故觀邢丘之會而中國之勢日趨于荆楚吳越而卒不可返也何足怪哉

公至自晉

按觀此則季孫宿會晉侯時公豈已在歸途耶

廢棄國事倏往倏歸臣代君行政權旁落魯之

國事日非矣仲孫蔑賢大夫也豈不在其位故

不謀其政耶

莒人伐我東鄙

按左傳云疆鄆田蓋鄆田與魯接境莒自滅鄆

之後疆界未明故伐魯以正之則黠鷲不恭大

奸齊盟矣魯襄甘受而不報晉悼坐視而不討

最爾小國且任其橫行安能與楚爭鄭哉

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按鄭人反覆往來于晉楚之間曾無信義且又

獲蔡燹以激楚怒其致伐宜矣晉悼公希爲盟

主既不能與師往救及鄭來告平又欲帥諸侯

以見于城下是使鄭進退維谷而益堅其從楚

之志也子展欲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將不

有愧子駟之言哉

晉侯使士句來聘

按左氏云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夫修睦外伯業自有次序豈以小國侵魯晉尚不能乃欲攘楚以爭鄭乎范宣子有喪陳先見何不韓君修德懷遠乃欲承武子彤弓之命豈亦未審于晉楚弱強之勢文悼優劣之分耶

九年春宋災

按公穀皆云爲王者之後記災非也蓋春秋之時王室不競夷狄交橫中夏之國實有唇齒相依之勢休戚與共之情而魯爲望國尤爲諸侯冠冕聖人深致意焉故以災來告者必書寔寓救災恤憐之意耳

春秋翼附 卷之十四 襄

西

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按此宣公夫人穆姜襄公之祖母也時方多故會盟師旅興舉無時故急于襄事私考以爲成公夫人無子故葬速非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按上言伐鄭下言同盟自是鄭伯與盟也代時止許鄭成故未言盟旣受成則盟故書同盟經文自有次序原與傳相合啖氏謂傳所載是晉鄭盟經所言是晉與諸國盟分析太過矣况戲是鄭地豈有十二諸侯在會而地主受成之後乃晏然高臥而不出者乎鄭伯既不在會則同事諸侯何必再盟又何以言同盟乎然晉悼不知憎修其德以爲招懷根本又不能修文公城濮之戰以一矢相加于楚問其猾夏之罪而徒有事于鄭何益哉故子駟謂鄭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明以八年子囊伐鄭而晉不救之故也識者已知其無堅志矣若知武子欲三分四軍儻亦疲楚之計乎

楚子伐鄭

按觀此伐則知鄭同盟于戲矣夫鄭逼近楚不能自強晉伐從晉楚伐從楚固無息肩之期謀國者欲以是庇民誤矣但晉悼公旣欲得鄭及其見伐于楚又不能救何以禁鄭之復從楚哉

春秋翼附 卷之十四 襄

圭

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按季氏私考云柤古偃陽國地豈楚人蠶食上國已跨有澧沛間之地耶則柤者乃楚據中國之肘掖亦吳人入楚之要路也故吳欲窺楚必入于柤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有異志則楚無擬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因吳子壽夢在柤遂率諸侯往會之將以牽制楚而遏其北爭之勢也但吳威力強盛其處心積慮豈在楚人下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王

按偃陽姁姓小國子爵水經註曰柤水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杜元凱既謂柤是楚地則偃陽必素服于楚者是時晉與吳會欲絕楚北侵之路故遂乘勢以滅之偃陽滅則楚之界益南徙而徐沛間楚亦不便于出沒矣此亦制楚一策也故書曰遂或謂閉道不與吳通中國諸侯欲爲吳甘心則偃陽在柤水東北去澧沛甚遠非吳入中國處且晉悼雖傾心向吳何便至此哉

公至自會

按柤之會意在親壽夢未必爲偃陽而行故不致威而至會或謂滅偃陽魯所恥言者非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轅帥師伐宋

按九年晉率十一諸侯伐鄭今楚鄭止報宋何哉蓋鄭宋皆中國屏蔽故鄭服楚晉必爭之楚圖夏必先侵宋相持之勢也不言勝負者是時宋樂喜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于先禦備于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耳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經皆不書未足信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王

晉師伐秦

按是時秦景公南向交楚又以其妹爲共王夫人晉悼公方用兵與楚爭鄭恐秦爲楚出師以議已後故先爲此伐但秦之兵力不弱于楚秦之仇晉實深于楚欲寢其謀而反以師伐之是激其蓄憤之心而動其犄角之謀也季氏攻心之說豈知兵家之術哉

秋莒人伐我東鄙

按莒屢同晉盟八年代我東鄙而晉悼不討魯

襄不報會戲會相恬不爲怪莒復何憚哉故此復有東鄙之伐而下卽書公會晉侯莒子伐鄭深譏之也

公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按晉悼主盟信義不孚于與國此會疎失尤多世子位在人臣而遽列于二伯之上則序爵之禮廢莒人背盟侵魯而得與于伐鄭之會則討罪之權廢如此舉動卽在會諸侯且將解體乃欲舉楚爭鄭安能服其心耶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天

三十三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季氏私考曰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騂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衆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曰盜殺於戌鄭虎牢之上而戌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按彭山之說甚善但鄭非小國時方背晉從楚

隄防必慎豈有一朝刺殺三卿而舉國不知慢然不爲索客者乎竊謂鄭之堅于從楚其謀皆出于驕而發輒則惟騂是從者觀子馴犧牲玉帛待于二境及神明不蠲要盟之語所以拒子孔子驕于展者堅矣是不惟爲中國罪人而鄭之君臣上下從晉則受楚伐從楚則受晉伐疲于奔命必且恨入骨髓况是時十二國之兵壓境惶懼不知所出故謀殺三人冀晉聞而緩兵因得從容爲背楚卽晉之計耳觀下不言圍戰而言戌晉實按兵不動以待鄭之歸附也陰謀暗殺故稱盜不稱大夫則張洽氏以爲從夷之人良是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天

三十四

戌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按虎牢本鄭地自二年晉會諸侯于戚而城之專以偪鄭鄭旣從會鷄澤乃復與鄭鄭得虎牢之後子騂主謀從楚則負固不服而晉患之矣今盜殺三卿國內擾亂晉遂乘間駐師戍守以偪之鄭服則斷荆楚之路爲鄭屏蔽鄭貳則扼其要以制其肩膂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亦一善策也故子囊救鄭晉不與戰而楚師

自退非以制勝之要在我乎胡氏謂城不壞鄭者責在鄭成繫鄭者罪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旨

公至自伐鄭

按以伐鄭至者以成虎牢得制鄭之策爲有功也故襄公飲至焉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氏私考曰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孟子之所謂千取百焉者也竊意此特可言於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三

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已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時已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萬則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輿夫出入之需而已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爲采地也苟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况并千乘而分有

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按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魯侯國止有二軍宜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乘史克誦僖公詩乃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已踰制僭分矣况成公作丘甲之後鞏之役至于四卿並將則又不止于三軍之數可知但是時賦尚屬于公家而三軍之名亦未立也季孫宿欲三分公室遂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三

增立中軍而三家各有一軍左傳云三子各毀其乘采邑所出乃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則所分得者既是有不必更立私家車各毀之以足使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以成三軍之數使其乘之人三分有一之人也以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謂供官力役則今之入丁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驅民使盡歸已也孟氏使半爲臣歸其父兄私各得其半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爲臣歸其父兄則三家已實有魯國民皆不屬于公公賦亦仰給于私家而季氏所得較之兩家尤實盡錙銖矣故春秋前書城費此書作三軍明年書季孫宿救台遂入郕所以深

著季氏之強也

夏四月十郊不從乃不郊

按魯郊本非其分况是時襄公懦弱三家僭竊自三軍作而魯國之民不屬公家則周公伯禽之業漸滅幾盡在天之靈實有餘恫尚欲舉非禮之祀以勞民傷財乎穀梁子所謂不時非禮者亦淺之乎爲譏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按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二竟唯強是從者子駟也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者子展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三

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觀左傳所載則子展所見者晉楚之力耳謂兩強則爭爭則難於兩與一弱則吾與固故侵宋以致諸侯之救從楚以激晉師之怒此其計亦甚拙矣苟能一於信義以從中夏致死不貳則以諸夏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鄭却楚有餘力乃黷武勞人冀小定而僅給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按宋方受侵晉不暇救而卽伐鄭子展所謂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者也但是時楚氛稍息

鄭欲來附何不修一文告之辭召之使來合十二諸侯同立盟好縱未能連師聲討以修城濮之業而堅壁虎牢輔車相依聲言伐楚亦足以寒荆蠻之膽而安鄭人之心矣乃倉卒伐鄭疲民以逞是不惟子展拙謀而晉亦爲兒戲卒之伯業無成也宜哉齊世子光自十年十一年之會俱序曹伯後滕薛上者晉以齊國強大靈公不肯親與盟會故尊世子以悅其意蓋有歆動之意焉非謂先至而然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三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按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季氏私考謂亳北之盟鄭本不至引啖叔佐之說爲証蓋彼泥于左氏七姓十二國之言耳不知晉爲盟主但以諸侯受盟者言故曰十二國又此時諸侯一心所慮畔盟者唯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况左氏旣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又云諸侯道敝而無成其言自相矛盾類如此安得

據傳以疑經乎

公至自伐鄭

蔡子鄭伯伐宋

按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
伐宋此子展所謂楚師至吾又從之以怒晉者
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按左傳云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
駢行成此子展所謂晉怒甚而驟來楚將不能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襄 重

吾乃固與晉者也以其觀兵東門鄭即行成就
會故但會而不盟蕭魚鄭地自此會後楚亦不
復爭鄭傳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晉悼
之有聲于再伯庶幾恃此會乎先儒云晉之制
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
至以子囊之言為証夫子囊之所以贊晉者大
要在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然考當時所謂晉君
類能而使卿士讓善競教者不過才術相高名
位相序未聞有穆穆明明師師濟濟之風獨魏
絳息民一請僅有補于國然亦非格心正事之

功招携懷遠之本安得遂謂之善乎大抵鄭人
連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知悔禍故堅
于從晉而楚人亦疲于爭鄭思一息肩遂置鄭
而不與晉爭耳是悼公亦不可不謂之幸焉得
駕文公而出其上哉

公至自會

季氏私考曰伐鄭而至會不以伐為功以會為
喜也蓋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者也執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襄 重

之則彼此情格勢禁無以為聲援矣蓋虎牢在
楚北鄭南今諸侯久戍其地寔阻絕其往來交
構之路而知武子又三分四軍更迭以疲楚則
楚自知形勢不便兵力不支爭鄭無益故不勝
憤怒執其行人由是三駕而不敢爭矣春秋書
此亦以見晉悼之善制楚耳豈以行人不當執
而責楚哉

冬秦人伐晉

按左氏載秦庶長鮑武交帥師伐晉以救鄭汪
氏云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左夫人于是為楚伐

晉皆非也蓋秦倡伯西垂楚稱雄南服皆以戎夷猾夏而秦與晉又世爲仇敵去年詹帥師與子囊伐宋實相爲犄角冀得志于中國不謂鄭創艾服晉楚亦退避不爭則晉伯功成秦人勢孤恐晉乘勝拔兵聲討遂出其不意先爲必勝以制人耳然晉師收積而經不書者楚方避晉中夏氣仰聖人不欲驕秦以抑晉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按三年之中莒三伐魯此又圍我邑黠驚放恣甚矣季孫宿當國自宜急救况鄆自文十二年行父所城後叛魯服莒乃助莒黨惡者卽入之亦所以報圍而剪翼經以遂書者見其兵力之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襄公中

重舉事之便非槩以大夫無遂事責之也杜元凱云瑯琊費縣南有台亭則是季氏私邑之近禍也故謂宿之救台入鄆不無自爲之心則可若直以專擅無君罪之儻亦下流受惡之意乎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黃震氏曰鄭人旣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乘卽壽夢也子遏嗣是爲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季氏私考曰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爲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謝士魴之聘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

按郛小國在今濟寧州南大國君事大以禮恤小以仁士魴以卿聘而親往拜辱非禮之恭也

春秋集附卷之十五

郛素服魯而取爲已邑殘暴之行也書至書取

各有譏焉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卒子昭嗣是爲康王

冬城防

按防在齊南而近于莒莊二十九年已城而此復城爲臧孫紇始受邑也然魯但知城防以備莒而自邾如防之請竟爲武仲盤據要君之地其所謂憂在蕭牆之內者與趙鵬飛氏因明年齊有圍成之役遂謂備莒亦以備齊則附會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按左傳云爲吳謀楚故也蓋庸浦之役由諸樊初立國威未振且伐人之喪以易取敗但中國實藉吳制楚而吳爲楚敗不無唇齒輔車之慮故遣諸國大夫往會諸樊于向所以助吳而威楚也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卿爲介不惟見魯事吳之過愼而武子之專倨叔老之詭隨亦兩見之矣

春秋集附卷之十五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按晉悼公自戲歸謀息民于魏莊子途三駕而楚不能爭得勝算也秦開河四塞食足兵彊其勅十倍于楚背施逆報兵爭數世其仇晉亦十倍于楚今楚氛少息政宜休兵睦隣修秦舊好相安于無事以養中國之元氣何遽合十三國大夫以伐之哉况櫟之役乃晉自少秦師弗設

備故敗未必秦欲與晉爭伯也觀諸侯濟涇而秦竟閉關自守可知矣奏自此養威蓄銳至孝公內修耕稼之政遂伯西戎非晉激之使成哉已未衛侯出奔齊

按左氏載定姜答宗祝及師曠對晉侯之言則衛獻有可廢之道及載述伯玉出關之對則又未見其當廢但獻公君國會盟已十八年使無失道孫林父雖巨姦大逆豈能掩中外人心之公而遽逐之乎竊謂行既非定姜所出則平日奉事之禮固萬無所謂暴妾使余之惡亦必有

春秋翼附

卷之十五

四

三

瑕隙不厭姜心者故林父得內交宮禁詛言惑衆耳至于人君令出惟行威儀定命而戒食失期皮冠馭下則命令之謂何既以褻狎二卿復以詩譏孫蒯則易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者也孫甯背逆無道罪不容誅獻公敗度忽微自取困辱故聖人不書逐而書奔以主君奔竄之狀著姦臣威逼之惡也專以爲歸罪于君者固害教之言或以史官直書逐君于策爲非辭者則書弑又何如哉

莒人侵我東鄙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按楚自失鄭而不與晉爭者非止晉悼息民之效實恃壽夢強勦能制楚之後也故楚之怨吳甚深今壽夢既卒諸樊初立國勢稍弱遂有庸浦之役雖以向之會亦不足以懾楚招之心于是子囊之師又出矣伐吳將以圖中夏也左傳載吳敗楚于皐舟而經止書伐吳者聖人欲使中國震隣戒故外之勝負略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邾人于戚

春秋翼附

卷之十五

五

四

按孫林父以臣逐君不能討正其罪乃聽荀偃定君之說使士句與諸國大夫往會于其私邑夫荀偃與樂書弑厲公是國賊也彼方欲爲林父緩頰以自掩其罪而悼公竟爲所誤縱賊黨姦壞法亂紀莫大于此矣况是時魯有三家齊有崔慶衛有孫甯強家正以類相成而晉悼復爲之主使彼又何憚不爲哉自是弑術歸衛有二君者十年而齊光蔡固莒密州之弑接踵相仍皆晉悼啓之也雖能服鄭駕楚功過豈足相準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宋與魯本婚姻之國自魚石亂後國事動輒聘問之禮久缺合左師此來說者謂報二年公孫豹之往禮尚往來豈有隔十餘年始相報者乎意是時楚氛既息晉悼又哀列國會盟雖云不廢而主持之權漸無所屬左師當國意欲觀望國舉動以私相結納乎觀其尤獻子之室則屬望之情可見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六

按天子不親逆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夏以士往逆是輕天下之母矣左傳于十四年載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豈已致往逆之禮此特遣士趣行耶抑王室窘乏欲求簡禮故不遣卿耶季氏私考謂靈公陰結權貴求寵于王王之柄臣易齊故禮輕非也是時齊方强大王取齊女實將有藉焉故未逆后而先賜命且既已結權貴矣何反取柄臣之輕易耶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按齊靈素恃強輕晉而會戚定剽則助逆黨效

蔑晉尤甚然獨伐我西鄙者何以季孫宿主是會也書救者賢臣之邑義不容已也書至者公無卒乘力不能進也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按成孟氏私邑郭外城也魯自作三軍之後兵賦盡歸私家君臣絕不相屬君有行而下不顧臣有役而上罔聞故上書救成而不言帥師所以憫襄公孤立無助之危下書帥師城郭所以著叔季植黨無君之罪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七

邾人伐我南鄙

按齊靈素輕晉悼故邾雖陽為從晉陰實黨齊近見莒屢侵我東鄙而伯主不討已生點驕陵侮之心且民屬三家襄公孤立邾亦惡乎憚哉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辛

季氏私考曰晉悼公十四而立觀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之後而卽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非衰世一英君哉但智及于鄭而治內甚疎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撓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

而不能禁蓋亦適值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使當熊頽強悍之世亦安能有成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爲然也子彪嗣是爲平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按晉悼公雖云服鄭駕楚然信義不孚諸侯尚多弗協况吳楚競強齊秦構難平公初立實有懼心焉故未三月而葬恐有他虞急于襄事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于湨梁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八

三

按傳稱會于湨梁命歸侵田夫春秋時吞併僭竊小國甚苦此最是正疆界收人心之善政說者以方在喪稱子之日而會聚諸侯燕享歌詩爲起禮忘親歸咎叔向不知此非出于叔向也苟偃實王之也蓋偃弑厲公把持晉國悼公雖不能去偃而英敏有爲尤足以懾服其心今平公嗣位叔向祁奚等用事偃已懷觖望而反田之令尤不便于豪強故倡爲歌詩必類之言以啓衆而生亂于是嫁怒高厚而有大夫之盟矣湨水名梁水隄也屬晉地

戊寅大夫盟

按大夫盟者不由諸侯之命也夫苟偃忌叔向當國故因怒高厚而擅爲此盟是以已之無君倡列國之無君其罪可勝誅哉然孫林父迫逐衛獻晉悼公聽偃而使士句與諸國大夫會于戚則今日之盟何足怪哉傳稱高厚逃歸季氏私考謂齊方輕晉厚必無來會之理非也齊以平公始立欲覩其國事故遣高厚嘗之既違其令又逃其盟則輕晉之實益可見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九

三

按平公初立叔向當國首以反侵田爲令是欲和好睦隣也豈有一會而執兩諸侯之理此亦苟偃爲之以實同討不庭之誓耳蓋高厚雖逃齊國強大偃亦無能讓責惟邾莒素屬齊者遂駕言我故而執之以示辱于齊且叔向反田睦隣之意故稱人以執見非出于君也齊侯伐我北鄙

按齊素輕晉故嫉魯事晉三年之間師凡五至此則以晉爲我而執邾莒故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按日食地震皆天變之大者然日食猶有一定之數曆家可推測而知故得其常者亦不為災惟地道以靜為體安順承天者也陽為陰所錮而不得出則震是時三家分魯襄公孤立乃君弱臣強之象胡氏以為北鄙連歲受齊兵之變非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許既請遷則心已服晉平公但當慰安其心諭鄭不為陵虐使共為中國外藩即許大夫重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十一

五

遷亦聽之而已何以伐為此必出于鄭人仇許之計故首舉鄭伯非為其君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按魯北隣于齊故屢伐我北鄙又三家惟孟孫為弱故再圍之亦攻瑕之術也孟氏疲于役而懼則叔季動搖三家有外心則魯必背晉而從齊由是望國一倡諸侯向風便可與晉爭伯此齊靈之本心也家氏謂欲致晉而與之戰則其計迂矣

大雩

按周之五月建辰五陽用事而地震陽為陰偏也秋月建午未申三陰用事而大旱陰不濟陽也陰陽反常魯之時事可知矣

冬叔孫豹如晉

按是時三家分魯國勢日傾齊之屢肆侵伐非止為服晉故寔窺覷其衰弱欲乘危而剪滅之耳襄公不知內修德政以振積衰之勢乃欲乞憐于晉以禦誇詐強暴之齊是諱腹心之疾而徒假藥餌以療風寒也豈不愚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土

十三

子華嗣是為悼公

宋公伐陳

按鄆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者十年晉楚報復相仍未暇圖陳今楚氛稍息鄭既來服許又請遷則陳當亦懷貳心于楚矣晉何不修文告以招諭其來乃因宋請伐而欲假手以服竊恐宋未能服陳而徒挑楚禍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按買衛卿也稷之子左傳載孫蒯田曹隧遭重丘人詢今帥師稱石買者衛剽德林父諱言逐

獻公事故命卿爲將以蒯佐之若爲他事而伐曹云耳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按前年冬叔孫豹如晉未得晉庇而重受齊伐乃知人不足恃而修德自強當亟圖也桃防俱北鄙邑夫兵凶戰危故軍旅之事臣前君後或君行臣從靈公已在師而高厚復帥師致伐是至臣並將失制命從令之道矣是可以見厚用事之專而卒爲崔氏所殺歟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十一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按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華氏世擅兵權自元卒而勢始衰于是公族之中有以素隙相傾者故七年樂轡弓楛華弱而弱反出奔以不容于樂氏耳況臣暴宗亂政于法應討自合左師以國之說其君則公族國人必不諸服于是國人逐疾遂乘勢入其家而臣不能安其身矣然陳乃宋仇而奔焉是違適讐國也臣之心其可測乎

冬邾人伐我南鄙

按前年晉執邾子莒子不言歸國何復有此侵蓋執原出于苟偃之意不歸京師以正王法而旋執旋釋不惟無所懲創反爲邾莒所覲故益恃齊蔑晉而肆無忌憚如此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按夷狄于天子世一見諸侯不得相通白狄去魯甚遠彼見中國無伯關防廢弛故潛入內地以窺覷虛實而魯之衰弱尤其所覷覷者此所以不遠數千里而來也春秋書此不惟危魯且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十三

警中國爾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按伐曹由于孫蒯石買之帥師乃衛蒯庇蒯之意且不執于曹人愬晉之日而執于衛使將命之時失刑甚矣傳云執孫蒯于純留而經不書蓋晉素黨林父未必執其子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季氏私考曰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強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

而靈公不悟方且眇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按魯自僖文之世專意事齊其後背齊事晉而鞏之役魯實主之此齊所以不能無憾于魯者况晉文懷楚定伯齊實預有力焉而厲悼以來晉藉先人餘威以主盟中夏而齊以強國伯勝之裔竟望下風而不得一接殷勤聘問之歡故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十五

靈公不肯親赴會盟結黨邾莒以數侵魯者此憤心也爲晉之計宜修文告申齊魯舊日之約使彼此捐忿修好同心戮力以爲擠楚之計此上策也不然而齊恃其富強不肯相下卽中分鼎足各睦其與國共立中國之藩籬以遙相應援楚犯晉則齊救犯齊則晉救此亦輔車相依之勢未必非制楚一策豈不猶愈于諸侯交相見禮而成南北二伯者哉計不出此乃空中國之諸侯遠涉東海以圍其所必不可下之敵當是時無論楚子乘虛襲食卽吳人亦熟知中國

情形者一旦出其不意以割據于東南秦人亦逞其積怨而橫侵于西北強齊當其前吳秦制

其後十二諸侯不盡爲魚肉哉故三國按兵不動而晉得與齊成實僥倖于萬一者也春秋書同圍若曰不同擠楚乃同圍齊云耳說者乃謂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豈不謬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子滕嗣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按楚自晉會蕭魚後不敢與晉爭鄭至此八年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十五

十五

今悼公既歿平公舉動輕率楚已生心且是時晉方會諸侯圍齊故楚間鄭伯之出而伐之此實憑陵諸夏之漸也幸而子庚量力而退師徒凍死實天厭楚氛而庇中夏也不然中原空虛何難蹂躪哉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按此卽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因齊不服故爲此盟以謀之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爲害欲以服齊計亦左矣祝柯齊邑

晉人執邾子

按左傳云以其伐我故似不盡然邾既從晉圍齊同盟祝柯何以執必因齊不服疑邾漏泄機事陰復從齊故執之以劫其歸地且泄怒齊之忿耳實非專爲我故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鄒水

杜元凱曰鄒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鞏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非魯地也高氏曰書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取之專罪公也自鄒水者隨鄒水以爲界著其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徵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按林父以獻公在齊恐爲所納故乘間齊之請伐于晉平公遣欒魋帥師從之經獨書孫林父其罪惡也或以此伐爲晉所使

舍之故非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按齊靈公背大虐小至立庶廢嫡尤爲反常故臨終之日曖昧不明或疑太子光爲之然光後亦爲崔杼所弑豈天道好旋之理耶則皆靈公詒謀之不臧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而士句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劉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季氏私考曰孟獻子大學記其義利之言而孟子稱其忘家之友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即請如京師而四卿並將蔑獨不與亦可見其特立之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獲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以出於流

俗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成六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爲然宋人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所少者不能爲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六年卽不經見豈尋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考其所爲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按高厚高固之子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從君于昏固失守正之道然亦迫于君命不得已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襄 大 一 而爲牙傳實未嘗與廢嫡立庶之謀亦未見有爲傳無狀之罪崔杼旣迎立莊公欲招權擅政故誅牙餘黨而殺之耳不去其大夫見殺無罪也而崔杼姦謀逆志胚胎于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按公子嘉卽子孔傳載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于展子西率國人殺之而分其室夫使嘉果隱盜召楚殺之誰曰不可然九年楚子囊伐鄭三卿欲從楚嘉獨持仗信待晉之議則旣賢于諸卿矣况嘉以從

晉忤諸大夫當召晉師以去之胡乃召楚乎則純門之師未必嘉所召也又盜殺三卿爲其背晉堅從楚耳嘉旣持待晉之議盜又何殺之若云知而不殺亦屬揣摩矣大抵嘉之爲人必剛復自用忍于殺戮者觀于產焚書之勸則其專恣刻薄可知而國人危懼同列忌嫌于是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以國法致之死耳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

冬葬齊靈公

按齊靈素恃强暴侵伐我北鄙是敵仇也且諸侯同圍尚未肯服而魯往送葬可謂交鄰有道矣其誠禮教信義之餘風乎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襄 大 一

城西郭

按郭乃外城西郭國都外城之西郭城之者以城壞而備築耳若左傳以爲懼齊則魯之北境與齊接壤何不先城北郭哉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按齊晉迭伯勢並强于中國故晉每以齊不同盟會爲慮今齊及晉平則兩强相睦矣魯恐齊修同圍之怨而晉不救援也故穆叔會范宣子

于柯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動叔而而向曰
承命則晉亦不能保齊之不侵魯矣故穆叔歸
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武城

按武城在費西北卽子游爲宰處其地近莒齊
之去魯尚遠莒素黨齊仇魯齊將有事莒必先
之故城武城非但備齊亦以備莒觀明年春孟
莊子卽會莒人盟向可見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按莒爲齊黨魯懼齊故與莒會恐其挑齊以爲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子一

難也仲孫速蔑之子是爲孟莊子夫蔑卒于前
年八月至此纔六月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
是不能三年之喪矣故孔子稱莊子之孝獨取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蓋從俗短喪
則其他孝行皆爲疎節惟任舊人行舊政則于
所謂父沒觀行三年無改父道者殆庶幾焉而
較之父死未幾紛更自便者爲不侔耳其褒中
之惜乎

夏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按齊靈無道久背中國盟會今莊公殺牙自立
國勢人心捏抗未定故來與會盟而晉亦喜其
來遂尊列于羣侯之上耳薛季宣以爲士句聞
喪還師修德來遠之驗恐未必然澶淵衛地春
秋之例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不書同者穆
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不懼殆謂此與或謂大隧
已盟則經未嘗書或謂仲孫速伐邾則盟在伐
前俱屬附會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王

按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深矣况
澶淵在彼何以伐爲且孟莊子父喪甫五月而
會莒盟向又從晉伐邾可謂孝乎夫孔子乃稱
其不改父政豈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
未嘗闕耶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蔡公子復出奔楚

按八年鄭執公子燹子囊伐鄭是敵仇也今楚
既不能與晉爭鄭已堅心服晉則燹之求從先
君以事晉不惟免楚虐亦可釋鄭怨左氏乃云
不與民同欲謬哉季氏私考不辨其謬但謂蔡

變必不欲從晉以與左傳相駁誤矣蓋蔡衆安于楚下變欲以一人挽而之晉故犯衆怒而惟難耳履爲變同母弟國人疑其同黨遂奔楚以明志而免禍何其卑哉故均蔡公子也一則稱國而存其官一則稱國而言奔楚褒貶之義嚴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按陳蔡同事一體之國蔡變既欲從晉計必與陳黃通謀而陳人之不欲亦必猶之蔡人也虎寅專國遂愬諸楚而楚以爲討若奔晉必爲二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襄
慶執以歸楚不自速其斃乎故奔楚亦猶履之奔也陳侯不庇其弟公子黃不擇所奔春秋蓋兩罪之也

叔老如齊

按魯素畏齊強澶淵未盟之前則會葬以通誠盟莒以結黨懼偪也既盟之後而仲孫速乃有邾之役是伐其與國而背盟好矣故又卿聘以解之何不憚煩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寬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強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戌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吳澂氏云謝討齊且取邾田矣今左傳又云然非也蓋邾本齊黨晉人爲魯而執之于前澶淵既盟仲孫速復伐之于後于是魯哀公恐齊釋晉怨而嫁怒于魯故親至晉以求庇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襄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王氏經世曰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竟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蓋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私有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是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爲盜藪然皆非公意也

按季孫宿三分公室身爲盜臣故庶其來奔不惟利其二邑而以盜納盜實庇護其黨類耳至

于君之姑姊而擅以妻盜臣壞常亂紀羞國辱君罪可勝誅哉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季氏私考曰欒盈者書之孫厲之子晉卿也欒在晉專執政權嘗滅趙宗害卻氏而厲公見弑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沒而厲之汰虐已爲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爲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孟

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家鉉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

食漢高祖卽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爲異也

曹伯來朝

按此曹武公勝也汪氏責其三年喪畢不朝京師而朝宗國爲非禮不知周室微弱徒寄空名諸侯但知有伯主魯與晉睦故朝于魯將附大國以通于晉耳豈得已哉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孟

孟

按晉自悼公時六卿和睦修政息民故楚不敢與抗平公嗣立威勢已衰而欒盈以弑逆之貴懷恨奔楚計必挑楚抗晉以報范鞅之仇晉實有道患之慮又恐其洩漏國機于諸侯以啓畔盟之釁故爲此會一以預防荆楚一以彌縫諸侯耳自左氏有錮欒氏之言說者遂謂盈必徧歷諸國以求入故晉預約諸侯使皆勿容以杜其還是堅其服楚之心而報晉之無已也又焉知諸侯必聽晉而弗納乎蓋所謂錮者拘禁之使不得入楚又不得歸晉非勿容之謂此晉之

失計也 公羊傳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爲大夫是爲子敬叔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晉平公自度才智威力不及其父諸侯畏晉亦不及悼公之時况齊之強大同盟未久尤其

春秋翼附

卷之十五

三六

三六

所深慮者今聞樂盈去楚適齊故復爲此會以堅盟約以杜奸萌雖會十國之君意實專在于齊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按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爲令尹左氏載子南寵觀起之事康王告其子棄疾而殺之于朝非也大抵楚自晉會蕭魚後不敢與晉爭衡者十二年其觀樂圖復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近樂懷子出奔楚晉且慮其挑楚啓釁爲中國患故

會商任沙隨以豫防之子南當國乃任盈去楚

適齊自失一黨助此楚康王之所深悔莫追而

借觀起之事以置之法也觀其告棄疾之言曰

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專爲此耳不然寵臣多

馬雖非令尹所宜亦何關于國家大故而遽殺

一貴卿哉審是則殺之當罪矣何以不去其大

夫公子見楚欲亟圖中國法不貸于貴戚重臣

慮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春秋翼附

卷之十五

三六

三六

弟益姑嗣是爲文公

夏邾界我來奔

按界我邾大夫名見逐出奔未必是庶其之黨

但魯既受庶其二邑則人視爲通逃淵藪矣此

界我亦來奔也然是冬臧孫紇出奔邾亦受之

出爾反爾又何尤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公子黃本與蔡熒同謀從晉因二慶慝楚楚

將討遂奔楚反誣二慶陳侯如晉必且實弟之

言故楚信而來召至慶樂見殺則兩人自度不免遂以陳叛矣于是陳侯藉屈建之圍殺虎寅以滅其口是始既不能正國法以庇其弟終又藉夷狄以殺其臣在二慶雖不爲無罪實皆陳侯激成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穀梁以爲罪累上是已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按蔡公子復不歸者彼原不與變同謀故不辨而安于楚陳公子黃得歸者以反覆誣辨詒楚而藉其力以歸也不然黃固自陷虎口而陳侯亦且受累矣書曰自楚歸于陳危之也幸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元一 臣三

按晉錮欒盈者謂遇盈至國即禁錮之使不他適勿令適楚以啓釁勿令入晉以生亂耳齊素欲圖晉知晉女吳倥偬之際遂僞媵以歸父而藩載盈及其士入晉使先發難而徐以師乘之此秋卽有伐晉之役計亦狡矣曲沃卽桓叔所封雄鎮也而與欒氏爲私邑晉之先大誤矣盈于藩中潛入曲沃晉人不知後帥甲晝入絳敗歸入曲沃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

言入于曲沃也夫盈本弑逆之胃深讐范氏必欲一報又爲強齊所納其稱兵入絳豈止報范意在傾晉也幸天厭欒氏故樂王鮒爲宣子畫奉君走固宮及魏氏可強取之策卒之范軼迎舒宣子授賂則魏氏受困而盈失其所恃敗入曲沃晉亦有天幸哉不然利權雖在宣子聞難而懼亦安能爲緩急乎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元一 臣三

按齊本欲伐晉觀晏子告欒盈之言可見此先伐衛者欲出其不意且使欒盈得從容爲內應計不意盈已敗歸曲沃晉亦有備故無功而還左傳所載齊取朝歌入孟門登大行封少水之事未必實也畔盟納叛拒諫逞兵齊莊真無道哉然觀崔武子君于何有之言則踰牆之禍胚胎于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按雍榆在朝歌東朝歌又在衛東去晉甚遠師何以次焉傳稱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楚再觀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則穆叔非無功于晉也蓋兩人畏縮避其前鋒待齊師去而躡

之者耳

已卯仲孫速卒

按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夫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黜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按臧孫紇以智名然廢嫡立庶悖道拂經卽愚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者猶知其不可紇乃身任爲之其心豈止納交于宿亦欲自飾其奪賈爲之罪耳卒之公鉏怨毒孟氏作難卽季孫且不以爲功于是斬開奔邾甘陷畔亂美疾藥石之喻痛悔無及焉得智及其自邾如防據邑以請不過欲立已之後非爲宜叔也然要君之罪聖斷不爲末減而魯人亦洞燭其肺肝竟立臧爲不遂所願則又棄防奔齊遁逃竄匿不能自立于天地間矣智者固如是乎

晉人殺欒盈

按盈之入晉王不由君况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無人臣禮故韓趙荀范之族卽羣聚而攻之國亂無政衆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齊履謙氏所謂討賊之辭

齊侯襲莒

按莒素爲齊黨因十八年同諸侯圍齊故因伐晉還而襲之夫用兵當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輕行而掩其不備是賊盜之爲也故春秋獨書襲以罪之然以千乘之尊帥三軍之衆而身傷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臣獲貽羞小國以是知齊莊之不能爲君矣二十有四年春秋孫豹如晉

按晉有欒盈之亂齊國之師故遣穆叔通問并致次雍榆之故杜元凱以爲賀克欒盈非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按羯奪秩位懼伯主討罪故因穆叔師次雍榆無功于晉遂帥師侵齊見已才以說伯心意必公鉏教之者乎

夏楚子伐吳

按十四年晉會吳于向專爲伐秦之故然自蕭

魚會後楚已不敢與晉爭衡故中國不與吳會者十年則楚無晉規于是釋鄭而圖吳蓋自諸樊卽位以來兩見伐矣此見楚窺中國之漸也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按莒素服于齊無罪可討齊莊晉還掩襲已非信義况既懼而行成矣杼又何以伐爲蓋杼蓄無君之志欲立威以脅主故因有莊公傷股杞梁見獲之釁遂帥師以伐之蓋張已之威以翹君之過也觀其言曰君于何有則弑逆之萌豈待踰牆之禍而後見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三

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七月日食大水八月又食此陰氣盛而陽氣將絕也自是之後六君被弑楚子主盟滅舒顏滅陳蔡伐吳討慶封中國勢權悉歸夷狄矣天象預見可畏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按前齊莊伐晉崔杼諫而弗聽其言曰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蓋欲弑君說晉以免難也今至

十二諸侯將以伐齊則齊國君臣之急可知矣意是時杼必遣人陰致晉侯故師止于夷儀而不進非以水而不克也明年夏晉方復會諸侯而杼已先期弑光則密約之情昭然可見矣不然弑逆大惡也晉侯盟主也何竟受賂而不討耶季氏私考以莒儀之會本竊喜欲納獻公夫是時衍尚在齊齊晉方不睦豈肯讓晉以納衛侯之功而兩強虎視喜亦焉能居間以成其計哉緣夷儀衛地諸侯方會于此而衛獻隨入故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三

三

季氏遂附會成其說耳實不相蒙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按自蕭魚會後楚不敢與晉爭鄭心未嘗一日忘也今齊晉交兵如兩虎鬪穴楚人欲收下莊之利遂乘間伐鄭使晉來救鄭則與齊爲犄角晉專攻齊則邀擊其疲憊豈非窺中國之勝算乎傳云伐鄭以救齊非也齊今南信于衡至使夷狄救援中國之羞也
何畧而不書耶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按左氏以爲討慶氏之黨則二慶之殺楚實主之宜咎不應復奔楚意是時陳侯從楚子伐鄭公子黃監國復謀從晉國無專主人懷洵洵故咎奔楚以愬黃耶不然則必以他事奔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

按自宣公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後五十年來始有此聘媚于天子故聖人喜而書之然魯之聘周又止于此則喜之中實有憾焉耳

大饑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襄
按穀梁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又謂之大祲是時公室之民盡歸私家魯君特孤立于上耳天災流行民亦何辜詩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襄公之謂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下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按左氏云以報孝伯之師非也崔杼無是心也孟公綽知之矣蓋杼旣欲弑君悅晉前夷儀之會必先密約故假意伐魯以示爲國効力之忠于是設謀誘弑見罪在莊公而于已無預云耳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襄

按齊靈公以會盟之事專屬太子光縱其出入不爲檢制驕奢淫佚所自來矣旣嗣君位途恃才傲下陵大虐小與國離心羣臣側目崔杼之言曰君子何有自此言一出易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斯之謂矣杼能不先爲之圖乎故欲弑光以悅晉而不獲間遂設棠姜之事以爲誘傳云遂取之莊公通焉機械成矣饗莒北郭崔子稱疾陷甯成矣三請不許二命不知干阪之計何巧乎崔杼姦回弑逆陷君不義罪不容誅莊公淫邪失道身

被慘戮孽由已作靈公貽謀不善社稷幾危亦豈得無罪乎至于晏子之言甚不軌于道王氏辨其爲鄙夫附益非也蓋靈公暴虐崇怨莊公姦淫殺身齊之國脉不絕如綫耳晏子量景公才足以有爲自量其身可以爲輔故佯爲不必死亡之說以免崔杼之難卒之君臣相悅伯業再振功烈表于東海聲稱被于來茲皆其力也豈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濟而莫知者耶故藉口于晏言以爲脫難計者固非臣子之心也以其言爲鄙夫附益者亦未始知晏子之心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二

五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按此因前會既以崔杼密約還師逾年未見如約故復有此會而杼已先期行弑矣故受盟鉏之成慶封之賂遽爾旋師若聞喪而不進耳是心乎成惡而與亂賊同情也故上書崔杼弑君下書晉會夷儀所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也季氏私考因傳載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之事于下遂以此會亦謀納獻公誤矣蓋晉平因受

杼賂不討其罪故假以納衛侯爲功見非無政事耳豈其本謀哉况崔杼止帑求地則顯然恃晉爲援恬不以弑逆爲意此聖人所深惡也故削而不書爾亦何必強執之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按子展本欲從晉今見楚氛稍息遂倚晉以爲安不知晉釋楚圖齊已爲失策豈能終庇鄭則入陳之役適所以激楚怒而釀後患耳但是時子產當國何不輔其君以講信修睦乃帥車七百乘同舍之宵突陳城耶蓋子產子國之子于舍之爲父輩不能阻其行故相從以人使不至蹂躪陵轢之害此則子產所幹旋耳故春秋不書子產而專著其罪于舍之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三

五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王氏經世曰書同者見崔杼弑君之賊與焉春秋之微辭也

公至自會

按魯方與晉睦襄公能佐平公討崔杼之逆謀置齊君則豈惟俾益齊邦夾輔王室三家當亦然惶懼焉于魯亦大有造矣乃袖手旁觀晉

之受賂繕賦而往無事而歸愚哉

衛侯入于夷儀

按獻公君道雖或有虧然爲林父所逐則義猶未絕故聖人亦不絕其位而稱衛侯不然臣子逐君伯王旣不能討以定其位聖人又絕其位而直書其名則亂臣之權不惟肆行于當時且得箝制于後世矣季氏私考以此衛侯爲勳而非衍夫春秋之例出外復歸則書入稱兵衛突則書入夷儀本衛地則所自有何以稱入况衍在齊正剽所忌從晉伐齊恨不得乘勢剪除以絕復入之端今諸侯受賂各歸則亦必歸國以據根本杜奸萌乃獨遷延留滯于夷儀之地耶故此例正與鄭突入櫟事同後書復歸于衛者乃還國都以復位之辭也書法昭然何必生疑強辨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按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遂子馮卒代爲令尹羣舒本楚屬國因前年吳人召舒鳩舒鳩叛楚楚子欲伐之以遂子之言而止今建代馮當國遂滅之恐其導吳伐楚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按子產當國不務修德睦隣而日與陳構難宵突陳城已爲不義况夷狄之功則有獻捷兄弟之國止告成事身爲執政戎服將事不亦大奸先王之典乎且獻捷未幾子西復出何窮兵黷武也此子產聽政之疵孟軻氏所以譏其不知爲政與或者乃以此爲謀國自強之術謬矣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按諸樊威勢已減于壽夢之時故兩見伐于楚巢服楚小國在羣舒東遏本欲伐楚以報舟師

春秋異附卷之六

五

之役乃恃其壯勇先事侵巢竟不出牛臣所料而以親門射殪此固遏之輕敵致然實天之所資楚而使之復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按衍入夷儀則書曰衛侯甯喜弑剽則書曰其君此是則彼非衛國乃有兩主耶蓋衍爲林父所逐人心尚繫位望未絕故入稱侯不然是與林父以逐君之權矣剽雖非正臣民共主盟會久列故弑稱君不然是與甯喜以弑君之權矣扶綱常正明分兩不相蒙總歸于道非聖人孰

能定其衡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按林父專權逐主及獻公反正之日又據邑以叛視衛國如已有視故主若寇讐其勢有必不相容者其罪可勝誅哉但戚本林父私邑何以言入意是時林父聞甯喜之亂必往赴救見事已無及旋即歸邑恐邑人畏懼甯喜歸順獻公未必相容遂逞兇以入故書入書叛深著其姦雄跋扈之罪狀也左氏乃止以專祿周旋爲罪杜元凱又謂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豈不誤哉

春秋異附卷之十六

六十一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按衛獻之罪原不至于可廢則位義未絕于人今又國踐祚無論其所因之正與否所言之當與否而位號復明綱常復正實天地間一大關係也故繫名于衛侯之下以昭示天下萬世使知君臣無終絕之理耳或者曰衛獻公不知改革季氏私考以衛獻屈于臣下故書名亦淺之乎窺聖人之旨者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按晉素庇林父一旦甯喜作難奔戚以叛又爲

衛人所侵殺晉成三百于是晉平欲爲黨助解釋其罪度不與諸侯同事難以一衆聽而魯爲望國與衛最親必得魯爲盟主乃足示信然事涉黨逆又難顯以告人于是遣中行穆子行聘致襄公報謝因假公以濟私耳左氏直以爲召公恐未必然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按澶淵衛地近戚當是魯適晉所經之地林父始逐獻公今又據邑以叛悖常亂紀平公雖欲

春秋異附卷之十六

七元

庇之亦有難與諸侯言者意必遣趙武約鄭宋曹三國之人先至澶淵襄公以謝聘經歷其地遂逆爲會主于是致平公將有事于衛之命而襄公未懦不振惟晉是聽則傳所謂疆戚田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者能保其必無乎晉平公不欲冒黨逆之罪故籠絡襄公假手以爲之又恐多諸侯不無異同故皆會其大夫而止于三國此晉之狡詐也先儒謂諸侯鄙晉平黨逆故皆不至及宋向戌後至稱人趙武稱人尊公之說或非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按先儒皆云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同竊謂春秋書法雖同而事體不類宋平之昏愚殘忍尤甚于晉獻者夫驪姬之譖申生其爲謀也久其爲計也巧獻公溺于驪姬固不能不聽而事涉曖昧申生亦難措辭故縊死新城然當時獻公亦止殺其傳尚不召太子亦謂其事成出于輔道者之謀耳藉令申生辭辯知其不自白乎今痤之與佐未聞有睚眦之仇也棄之于痤亦未聞有一言之譖也祇向戌畏痤之狼欲謀廢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襄 八元 三頁下立未得其間適楚客過宋知爲世子交逢詔世子爲野亭之請又使惠牆伊戾請從以爲告變之地然平公既知伊戾世子所忌而又遣之是授以行譖之資也及性書告亂又不令大臣往視而使左右近習誰非黨于伊戾者乎夫郊野人民叢聚之所欲盟耳目見聞所屬卽有亂萌豈無可蹤跡者何不令一再勘而遽囚世子哉觀世子佐也能免我之言可見其和于兄弟矣豈其能諧順于異母之弟寧忍懷逆于生我之父耶卒之左師聒語使召過期而世子不免矣

以此而較申生之事同耶異耶吾故曰宋平之昏愚殘忍尤甚于晉獻者此也

晉人執衛甯喜

按左傳于六月會澶淵後云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經書執衛甯喜于秋宋殺世子之後意晉平囑托趙武必要獻公出會許執甯喜而衛獻君臣恐懼疑畏遷延不出直至于秋始會而執之耶然獻公之復國晉人亦不得以爲非其執甯喜特以弑剽耳但剽不可弑則衍亦不可逐喜當執則林父焉得獨免此平公之所以怛怛掣肘愚襄公爲會主代執之以塞責者也故隨執隨釋不以歸晉而傳所稱使女齊以先歸又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者皆誤也不然執衛侯比執甯喜其事九重而經不書有是理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按許受鄭侵侮雖甚荼毒然鄭猶中夏同盟之國與其終事夷狄孰若和鄭以從晉乎乃不勝仇怨請楚伐鄭至有師不興孤不歸之誓卒之楚未必能大創于鄭而八月之卒竟不自食其

言可哀哉子蓋嗣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按蕭魚而後楚不敢與晉抗雖嘗伐鄭諸侯猶知救援故不能得志於鄭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已怠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華夷盛衰消長之勢如此經世者可不慎哉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十一

三

按慶封出聘說者謂晏嬰初輔景公未能大有所爲先勸其君息爭修睦以安崔慶之心不知實離崔慶之黨也蓋崔慶同惡聲勢相倚而杼尤專政柄欲亡崔當先問慶于是謀之于崔遣封聘魯一處一出則慶必懷嫉杼之心而後可行吾間比其友也崔氏適有廢成立明之釁成彊有殺無咎東郭之計慶遂不沮而謀于釁釁曰崔之薄慶之厚則慶封滅崔之志已決由是爲杼討亂授甲盧蒲一鼓而崔氏盡殲已當國柄矣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又爲釁所愚弄

反蔡何以作難而封卽出奔此必平仲之密謀也不然釁伐崔而國人助之蔡伐慶而陳鮑助之不有所恃其能然乎乘亂去奸不勞已力期年之內二族皆亡蓋至此而後知不必死亡之說與枕尸三踊之心蓋有待而爲之者也君子之所爲豈衆人所能識哉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按是時晉楚爭衡諸侯奔命人人厭兵矣向戌

因迎合輿情爲弭兵之說故小國實從齊秦交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十一

三

許然此特可以舒目前之患而撥亂反正之急務強內弱外之永圖不惟向戌不知卽以趙武韓起陳湏無羊舌肸諸賢亦不知也卽後世學士先生尚論當時之事者亦不過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百姓免于兵革者十餘年耳又不過曰于渙梁而無君臣之於宋而無夷夏之防南北二伯天下大變已耳何嘗設身處地爲當時畫一善策哉夫弭兵之計乃中國諸侯之同心實非楚人之心也觀衷甲爭先及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實欲陵駕晉伯盡得諸

侯耳楚豈肯安于無事者哉故爲晉計者政不必于一國體統間爭勝負但當諭以大義曰自晉楚構難列國困于兵興是以久闕朝貢置周天子如贅旒實我兩國之罪今幸天啓其衷弭兵息戰小大之國各得寧謐自今以後晉帥東方諸侯若魯宋曹衛之國楚帥南方諸侯若鄭蔡陳許之國各修朝貢以夾輔王室有奸盟者天下共伐之此所謂撥亂反正之急務可以合諸侯可以正名分上策也又不然則當告曰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玉帛來同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曾有今楚欲通兩君之好毋亦二三友邦從楚從晉各守封疆以修職貢間歲行聘問之禮以聯晉楚之交安疆息民于是焉在惟大國圖之楚從其計于是伏信義以固邦交薄賦歛以厚邦本時訓練以詰戎兵數年之內徐爲圖荆楚計此所謂強內弱外之永圖可以尊周室可以繼桓文中策也若趙武所謂楚能使秦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之說是彼此相挾勝負相持不惟不能和楚且以中撓之權與齊秦又樹一敵也不示

弱于楚哉于是楚康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斯言一墜而中國事去矣卒之諸侯南向楚遂主盟桓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業敗之一朝豈惟趙武之愚而債事抑亦中華氣運之不可反哉觀世變者不能不爲之歎息

殺其大夫甯喜

按衛獻之出無甚罪狀其歸則大有平于君道蓋喜之復辟既受父囑獻公只宜諭之以大義動之以公情喜既欲蓋父之愆必欲結君之意亦何辭之有乃不勝欲速而許以政由甯氏夫政者人主之操柄也豈可假人卽一時失言歸國之後苟能翻然改悟以政權自攬善馭甯喜假以恩德喜亦豈敢貳心自罹罪辟乃深以得歸爲幸盡挈而授之是導之以事也患之亦晚矣且甯氏與孫氏一逐一復勢如水火兩不並立喜豈不思托君自庇故其所謂專者意亦反林父所爲而更張太驟震主駭衆者或有之未必睥睨神器與君爲仇也彼公孫免餘必係林父之黨遂乘隙請殺之公雖以前言自礙竟弗顧矣是佯爲不知而假手免餘也逐已者舍復

已者誅恩仇不明信義不立尚焉得爲君哉春秋以國殺而稱大夫專罪衍也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王氏經世曰書弟罪衛侯也書鱣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鱣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鱣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鱣至于出奔其罪鱣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爲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五

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賊者也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爲子鮮者初決於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大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決於自絕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

衛國而坐不已甚乎魯宣公弑立公弟叔肝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知肝之所以取貴於春秋則知鱣之去未合於春秋矣然穀梁以爲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則亦過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五

按會以盟爲重夏雖已曾于宋而晉楚之事未有成議故未盟今晉示弱于楚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楚得勝晉求卒事遂相與盟故夏書會秋書盟一事而兩時也豹不氏前見也而左氏以爲違命故不書族夫視邾滕乃季氏恐公室不能供賦必徵及三家故假爲此令焉得云違命而去其族乎諸侯之大夫者傷之也蓋此盟一定則中夏諸侯皆將南面朝楚華夷例置名分蕩然擅盟者大夫而受辱者諸侯也聖人蓋重傷之穀梁乃以是爲恭不亦異哉獨公羊云殆諸侯似有所受但訓以爲衛石惡在是夫惡名也非行也卽一人之惡諸侯何以殆

乎至于楚人衷甲說者以爲欲劫盟王氏經世以爲示強嚇晉皆非也楚自蕭魚會後亦甚懼晉况此時在會諸侯無論本從晉者卽陳鄭蔡許原是中夏同盟之國故楚人疑畏而防不虞在晉人見之則不勝恐懼遂一一不敢與較而甘受盟耳夫孔子相夾谷之會所以折齊侯却萊夷者雖大聖人作爲不可槩責于人然文事武備當事者不當預爲之計乎吾不意趙武叔向一時稱賢大夫而臨事倉惶失措一至此也然則晉之失伯豈特平公之罪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十六

三十四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按周之春是建子丑寅之月重陰在外微陽漸長使陰能固閉則陽得載畜而不驟發所以凝結成冰無冰者陰不外固陽氣疏洩故溫煥而無冰也是時三家僭竊盤固于內襄公昏庸孤立日以會盟之事奔走應酬于外豈其徵應如此耶梓慎以歲在星紀而淫于亥枵爲蛇乘龍宋鄭必饑蓋以星紀在丑斗牛之次亥枵在子虛危之次斗牛七星在北爲玄武龜蛇象角亢

七星在東爲蒼龍象歲星木屬角今失次出虛危下故曰蛇乘龍而角亢爲兇鄭之分野心尾箕爲豫宋之分野故曰宋鄭饑夫東方青龍木北方玄武水歲在亥枵雖云失次然于歸母卿不可以言乘水能生木何反占爲饑且九州分野各有所屬特主方向而言五行之利在在有之豈以木星專主宋鄭耶此術家之曲說也觀此年經傳不言宋鄭饑則梓慎之言不驗矣况于春無冰之義絕無可解處

夏衛石惡出奔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十七

三十五

按左氏以爲討甯氏之黨非也夫甯喜雖專未嘗樹叛逆之黨况石氏亦不聞與喜深交焉得爲甯黨而獲罪見逐乎竊意甯喜弑則甯康公之羽翼而林父之仇敵也林父豈能忘情于獻公者哉今甯喜以無罪見殺則獻公失其羽翼而林父得逞矣公亦必深自悔之而惡父石買曾以重丘人詢孫蒯之故而伐曹則惡乃孫黨而非甯黨也今在朝用事宗強衆附獻公豈能晏然無所疑畏乎故逼之出奔寔所以剪林父之黨也晉素庇林父故惡奔晉

邾子來朝

按邾自元年來朝後素黨齊伐魯十九年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則國益微弱乃不以爲怨而來朝者何蓋自盟宋之後晉楚之從交相朝見則邾以小國供兩大國之賦必不能堪而齊以強自恃未必誠服于楚且多誇詐邾不敢相托故來朝魯者欲附魯以通楚也不然事晉事楚惟恐不給何暇事魯哉

秋八月大雩

按春無冰者陰不固閉陽氣發洩也秋大雩者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太一

陰不從陽雨澤不降也皆三家縱肆而襄公孤立之應也

仲孫羯如晉

季氏私考曰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強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趙武爲政威不足以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按慶封之奔由盧蒲癭反盧蒲癭王何以釀成其見逐之端此實晏平仲陰與有謀者而王氏輯傳云莊公之弑幸臣與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者亦幸臣爲卿大夫之恥此不覈當時事蹟之實而未察乎平仲之隱忠也其謂兵之弭必各守其度無爲不順則爭端自絕魯爲望國首納齊之凶人何以示諸侯則論之確者也然晉嘗納林父之奔受崔杼之賂襄公其有所倣而行之者乎故春秋書崔杼弑其君光諸侯同盟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九

書曰

于重丘齊慶封來奔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其義昭如日星矣

十有一月公如楚

按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然左氏載魯宋鄭如楚而如晉者止于蔡侯且陳許亦同如楚而不如晉則晉之不勅于楚可見矣經不書蔡侯如晉者同盟朝于伯國常禮不足以爲榮也削四國而不書者不忍中國之同執而朝楚也獨書公者傷望國之輕身以爲諸侯倡也卒之親送葬唯唯奉命觀在楚之書聖人之心不

滋戚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爲景王

乙未楚子昭卒

按楚康王昭卒子熊麇嗣是爲郟敖夫天王崩于甲寅至乙未四十有二日矣公在途聞計而不奔喪楚子既卒則途中畏縮而不敢還魯之臣一則曰我楚國之爲一則曰遠圖者忠畏楚國如狼虎視天王如弁髦甲寅乙未以日而書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春秋翼附

卷之十六 襄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按襄公箝制于三桓毫不得有爲于國今又羈身夷楚旅瑣無依春秋書此于歲首悲之也亦譏之也左氏載公親禭之事夫禭所以依尸禮死而襲襲者浴也襲後小斂大斂乃殯楚康之卒公尚在途至楚則殯已久矣既殯而使公親禭其說似誤恐只是留公送葬耳

夏五月公至自楚

按書至者危而喜之也左氏載季武子取卞之事經何以不書是時三桓僭竊襄公特寄空名

于魯蓋有國而無國矣季孫宿罪惡滔天書之則不可勝書如人罪應於死斷案已定則其餘雜犯科條皆恩之耳豈聖人未減之哉

庚午衛侯伋卒

子惡嗣是爲襄公

閹弑吳子餘祭

按閹門者也刑人也禮刑人不在君側吳子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然越俘以刑餘之人而報千乘之主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既復已仇亦酒國恥何其壯哉豈有勇知方之士而混迹于

春秋翼附

卷之十六 襄

二十有九年春

行間者乎 餘祭弑弟夷末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伋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季氏私考曰左氏云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戾母家妄興大役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羣臣亦必有辭矣蓋杞在雍丘卽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楚之所爭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

往來之路苟爲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故杞之城本爲中國計或者念母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修德睦隣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轅而區區以城杞爲務抑未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按魯素謹于事晉晉人報禮亦未數數也前年公如楚仲孫羯如晉本重楚而輕晉而士鞅卽來加聘恐魯之事楚專且密耳左氏載公享獻子公臣不足三耦之說而聖人不書以著三家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襄 五

之罪與不書取下同義鞅何之子

杞子來盟

按晉杞相距爲遠春秋初杞常事魯魯實未嘗侵奪其地左氏載晉使司馬叔侯治杞田事非也此盟必以謝城爲由而欲附于魯耳蓋是時中國諸侯皆已南向事楚杞伯不能安處而國小力薄難于供賦近見襄公留楚七月事楚必專楚必睦于魯可相依附故來盟者爲通楚也

吳子使札來聘

王氏經世曰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泰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亦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蓋聞其先太王泰伯之事慕而欲効之者而不知其時義之非宜徒啓後日之爭也不見宋宣公之事乎假令夷昧死季子不度而卽之吳國其靖乎僚與光何人哉僚固不憚於篡光固不憚於弑徒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爲名而內不夫其有國之實豈誠心死於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耶以後日之利害旣如此以今日之事理則立長正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不成父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太王乎立子正也傳弟非正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爲過中而反謂季子不成兄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季歷乎穆公問於子思曰昔文王舍嫡而立其次是何法也子思曰文王舍嫡立次權也聖人不以權教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知聖人不以權教則知春秋不貶季矣且春秋褒貶各當其事札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襄

五

辭國乃後日事而逆於來聘貶之史家有是法乎

按季札讓國之事古今後爲美談自胡康侯倡爲辭國生亂之說諸家遂同聲附和貶之不遺餘力不究當時事迹之實而隨人口吻排詆前賢可乎夫壽夢四子札最次當夢在時札年甚少君國子民之道未見一斑何得便以爲賢而欲立之耶且壽夢英敏有爲方與楚抗乃遽爲廢嫡立少之舉以啓後世爭端必不然矣况諸樊輕而勇豈肯讓國與弱弟而爲兄弟迭君以

春秋集解卷之十六

書

次及札之言者乎卽或有之亦焉能保餘祭夷未必如約乎大抵諸樊卒于門之日公子光尚幼羣臣見國家多難議立長君故以餘祭嗣位及祭又爲閹人所殺則國亂無已危疑難定遂援餘祭故事傳位夷末及夷末卒則次宜及于札于是國人公欲立之而延陵之逃意在于此矣若聘魯之時餘祭未弑夷末未立焉得逆料季札辭國僚光篡弑之事而預以生亂削其公子之稱耶若謂追論其失而削之又非春秋編年紀事之道矣何以服當時而信後世耶况僚

嗣父位君國子民者十二年札亦久居臣位在僚左右故光之弑僚必遲遲于十二年之後札聘上國之時則擁衛之功札實有焉而事僚且終身矣傳所稱強立固避之狀何足據哉不然旣已辭國而又徘徊于危疑可畏弑逆相仍之朝可謂知乎或又議其歸不討賊是又不通時勢者也且無論光爲諸樊子宜立彼時遏卒于門矣祭弑于闕矣僚弑于諸矣使札必于討賊則光且應無赦太伯相傳之業將屬之他人乎抑札自受之乎此其不討光之隱裏而人未之諒也說者又泥左氏通嗣君之說謂是夷末所使夫吳魯相去千有餘里書來聘在夏計其遣使出疆時當在五月餘祭未弑之前又安得爲夷末所使而稱通嗣君耶傳又載其周流列國觀樂衡人之事夫是時吳與楚競吳見襄公久留于楚恐魯與楚睦則諸侯或以望國爲領袖故遣賢公子來聘冀離楚交耳札豈不諳世故而爲此遨遊迂緩之事耶

秋七月葬衛獻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今纔三月耳葬何速哉豈以

林父在戚恐有他變而先期以襄事耶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止高厚之子本惡族崔氏之仇也崔杼死止始與政城杞之役亦得從焉傳稱其好以事爲功必其人貪戾專恣爲同列忌嫉是時城杞未還公孫薑公孫窻作難于內使不得歸止恐歸而受辱故遂奔燕其子高豎卽以盧叛豈非族惡之故態歟齊人欲弭高豎之亂故立其曾孫鄰爲後而左氏云良敬仲飾辭也然高止奔燕而燕遂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則止之爲人可知矣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襄公

冬仲孫羯如晉

按前年公如楚羯如晉軒輊昭然而范獻子卽來聘襄公之心滋不自安故又遣羯報之至于楚則遲遲報禮公亦無若彼何矣晉楚強弱之勢魯國事大之繁不具見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按楚薳罷恃強放恣陵轍中夏何有于魯近因吳使季札晉使士鞅來聘恐魯與吳晉睦諸侯視望國爲向背故聘以報公朝而維繫其心耳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按蔡本姬姓之國同盟中夏因迫于荆楚遂與陳鄭叛華卽夷自會厥貉之後獨甘心事楚者七十餘年故風聲氣習一染于夷狄而不可變則其父淫子惡有自來矣何足怪哉且計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此又其文好之罪也非聖人孰能直著其惡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程氏季氏之說欲共姬從權辟難與左氏女而不婦之言相爲發明是或一道也竊謂行權之事可通于處常之婦不可繫通于孀居之婦何者婦人寡居如執玉捧盈毫不可忽必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余與處女無異乃爲完節故雖同母兄弟不可踰閭相見矧莫夜倉卒可不待保傳而下堂乎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謂丈夫當從權婦人宜守經無一可變也者列女傳云宋伯姬既嫁恭公十年恭公卒寡居三十五年則其處心積慮別嫌明微之力卽執玉捧盈不足以喻其嚴者一旦以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襄公

失火不待保傳而下堂當是時雖以宋之忠臣義士擁衛捍護得免于難然離幽閭而混譁雜迹涉嫌疑媿于從一之義矧急遽倉惶之際奚暇辦其爲忠義與否故其答左右之言曰婦人之義保傳不至夜不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壯哉斯言此伯姬素定之見實與恒其德貞之說相昭合者也春秋書此所以風勵千古使夫不當辟而辟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頃者知所警耳季氏私考乃云伯姬至是年已不下六十亦宜知所輕重何大不諒伯姬之心哉若程端所謂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者尤爲拂經矣

秦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氏經世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稱罪以明罰則政有經靈王崩僭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景王立僭括圖爲遂成愆佞夫不預則佞夫無罪也王之恩素篤謂有章而尹劉諸人敢以無罪而殺其介弟乎且括亂首而免則是所忌在佞夫耳故書王殺以見忍親失刑雖天子不免於首惡而況其下乎王子瑕佞夫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宋

之黨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薛氏曰古者婦人無諡從夫之諡東遷之後其制壞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諡一人守正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季氏私考曰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爲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宋

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許鄭傳趙盾國將以因其力也良霄見逐本無大訶今乃籍讐兵以復國不既爲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蓋先絕於仕籍以罪討耳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疆直也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按春秋之例君弒不討賊則不書葬蔡般弒父何以是爲其以疾討也夫弒以疾掩葬不愆期

欺天罔人般之罪加一等矣不討其罪而會其葬豈特蔡淪于夷狄中國其胥爲夷狄矣乎或曰蔡久服楚討則楚必救夫宋之盟猶在也晉楚之從可交相見獨不可交相討乎即畏楚而不敢動獨不當以大義責楚令其行討乎楚或庇護不從則徧告諸侯仗義興師併討楚罪如齊桓之侵蔡入楚其直亦在我也理直師壯又焉知楚不爲我勝乎春秋書此不惟譏伯主亦以譏望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按晉爲伯主不討蔡般之弑逆而大會諸侯以恤宋國之災輕重倒置貶之誠是矣然凡會盟

魯未有不與此獨缺何季氏私考謂叔弓已往吊恩則以襄公柔情謹畏豈有十二國同會恤憐而不與者乎必其遣會澶淵之人即蔡會葬之人先期至蔡隨卽往宋謂可兩全而道路紆緩時日耽延遂不及赴會耳與其納交楚敖而會弑逆之葬孰若恪遵晉命以恤神明之裔乎黨惡于亂賊後期于伯主廢禮于同盟是一

舉而三失也故春秋之例會不書所事此特書宋災故見其重于葬蔡景也相繼而書聖人深致貶焉而說者或未之察乎傳云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救災恤鄰何用諱乎叔孫豹實不在耳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王氏經世曰公淹恤于楚受親禭送葬之辱歸而不發憤自強修其德政乃效蠻夷之居又章其號處而終焉其志可知矣小寢猶非正况宮乎然此非止以卽安不正書也公在楚公薨

于楚宮皆襄之特筆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按左傳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稠然昭公十一年書葬我小君齊歸是敬歸雖長而實襄公之妾也豈有舍夫人之嫡子而先立妾之子爲太子者耶季氏私考云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似爲可據然子野以毀卒昭公在感而有嘉容是天不幸魯國也夫

己亥仲孫羯卒

于復嗣爲大夫是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於西葬我君襄公

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然楚康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不以爲異况滕以魯爲宗國何嫌過禮乎但靈王崩未聞諸侯有行吊葬之禮者又豈獨滕君爲可罪哉

十有一月廿八人弑其君密州

季氏私者曰莒子虐國人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弑君者非展禽也蓋爲亂衆所挾

卷之十六

三

而制其命者耳故展禽稱爵以其未立

爲君也左氏謂展禽爲弑意不合矣

春秋異附卷之十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昭公上

名稠襄公之嫡子子野之弟在位二十有五年孫齊在外七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母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爲夫人之姊非也觀十一年書葬我小君齊歸可見矣夫人吳孟子季氏私考因娶與薨皆不經見故疑其非夫人然觀陳司敗同姓之論孔子亦自任爲已過又春秋異附卷之十七

何疑乎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按胡氏云穆叔不欲立昭公其書卽位有子野之命非也左氏謂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姊齊姜之子稠而經於齊歸之葬書曰小君是齊姜夫人也稠嫡嗣也襄公在時必見稠有童心子野賢行欲援先君廢嫡立庶故事而子野之賢又足以服人故公卒羣臣立而安之天禍魯國子野毀卒則舍稠誰立矣雖穆叔焉得而沮之哉穀梁傳曰繼正卽位正也是已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
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按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夾敖之叔也時
執楚政專恣暴橫諸侯患之左氏載其聘鄭且
娶于公孫段氏其意實欲乘間襲鄭耳故晉會
十國之大夫于虢雖云通好尋盟實陽以結懽
于圍而陰以戍守于鄭也襄三十年澶淵之會
傳首公孫豹而經不書者意是時豹必以往蔡
送葬愆期亦見其藐晉薄宋之意今楚圍在會
其勢不敢不往而昭公之立又非其所欲故雖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三月取鄆

按是時三桓分魯邑入盡歸私家故季孫利子
兼併鄆雖魯莒所爭然宋盟在耳鄆人無罪宿
乃乘莒國之亂昭公之弱擅自取之獨不念晉

楚戢兵之禁乎利則歸已怨則歸君季孫之罪
不可逭矣但莒方弑君久不預會而突往訴晉
左氏之言或未可信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爲后子史記
云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夫親欲貴
愛欲富人待弟之道也鍼而至于恐誅則必
其兄疾之已甚有不能一朝居者蓋景公卽位
三十六年老而圖嗣恐后子有異心故忌嫉之
觀鍼母曰弗去懼選其言當不誣也但諸侯地
方百里出車千乘正卿始得百乘是時后子尚
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哉且人臣見
逐於君雖欲竊賞懼有追奪觀士會奔秦荀伯
以同僚故而爲之送帑可見矣安有自雍及絳
八反歸取酬幣者哉此則左氏誇詡之辭不可
盡信者然晉秦仇也奔適仇國則鍼之懷恨可
知藉令晉平而鄭莊則鍼且爲宋殤之公子馮
矣史謂景公卒子哀公立后子復歸景公可不
有天幸哉故書曰伯尊之也曰弟親之也見身
爲諸侯而不能庇其弟也曰出奔晉始危之而

終幸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子穿嗣是爲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按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則當是近狄之地與文剛相近者杜元凱以爲太原晉陽縣則鹵者鹺液不毛之地原者廣平產物之區不得假借混稱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强悍又赤狄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深入于箕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漸廣遂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今荀吳復卽其地敗之大鹵則狄地漸多歸晉矣然是時晉楚狎主夏盟華夷倒置乃不圖楚而圖狄何益于成敗之勢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

按去疾雖密州長子然展與立既踰年則事勢已定臣民皆服何去疾一入卽能逐展與而安其位哉蓋莒人本患密州之虐故衆亂而弑之實未嘗繫心展與也特展與以已曾立爲君遂乘亂篡位去疾不合又卽奔齊是則國人

倉卒危疑之際只索奉以爲君耳至于去疾長而當立未嘗不知之也又安知奔齊之後無有輸款通謀者乎况齊又莒之所素服者去疾藉齊力以入則其名正其援強孰能禦之哉國人旣已帖服則大勢難挽展與不得不奔矣書莒去疾與齊小白同例見當有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按疆者正其界使莒不得復侵也必用師者乘其危亂而震攝之此皆季孫宿之陰謀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經斷也案非斷不決斷非案無據今

豈左傳之說皆誣聖人別有所聖人萬物一體豈忍華夷異視

但 公類性與人殊聖人待之若犬馬

舊史 公卒之已不深究其實也其意若

曰弑逆大惡夷狄或有之中國爲帝王自立之地禮樂政教所自出之區今且比肩接踵矣于夷狄何責焉他日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弑逆在中國者必書在夷者間有不

使天下後世讀春秋者知惟夷狄間爲聖人所
畧中國斷無未滅之理生于夷者猶當用夏變
夷生于華者安可變而爲夷云耳然則商臣亦
夷也何以書弑彼弑父也君臣之義夷狄或有
不知父子之情稟于天性何問于華夷夷狄且
不可有況于中夏故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
弑則知父子之親尤篤于君臣之義而臣與國
豈可以例論哉胡康侯之說固大有關於世教
或落第二義矣國卽位之後改名虔

楚公子比出奔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六一

三

按楚共王于五人長爲康王昭次卽靈王園次
比字子干又次黑肱字子哲又次爲平王棄疾
楚麋未屬續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使出聘于
鄭比時爲右尹居守睥睨神器已非一日麋旣
疾作比將待時而動矣不意靈王聞疾遄歸卽
行篡弑計無所出乃含忍戴奉其兄然意氣怏
怏自度不免于獲戾遂奔適仇國則乾谿之難
實胚胎于此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季氏私考曰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

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
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
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
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

叔公如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子哲三犯不悛罪固應死然謂之作亂則罪
狀猶未著况通以議親議貴之法獨不當未滅
乎然子產之失不在吏數尸衢之日而在幼賤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七一

有罪之言夫婚姻人道之大兄弟長幼之分何
可亂也子南先聘徐妹而復強委禽徐妹旣適
子南又操戈入室黑之罪豈可遁乎子產乃曰
直鈞幼賤有罪執子南數以五奸而放之于吳
夫律以畏威聽政養親之條楚亦無辭可解至
所謂尊貴事長者不知欲楚以何者而尊下之
是難以服其辜矣况子哲則片語不折使得吳
然在位是容縱以驕其志也彼亦何憚于吉而
不謀代其位乎及其志雖欲亂迹尚未露乃遂
致之死地是羅織以成其罪也尸衢加木不滋

慘乎始則養奸以成人之惡終則故入以仲己之法僑也不能無遺議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魯自宋盟之後親往朝楚而于晉實缺然及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僅遣叔弓往報絕無懇勤伯主之情此晉所以見憾而不受少姜之弔也然是時魯之邑入盡歸三家晉不能爲魯反正而乃督過其禮文之薄何不見諒哉季武子繼公而往必有不自安于心而求免罪戾耳項氏以晉抑君助臣非也若昭公以弔寵妾受恥辱不待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子寧嗣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高閔氏曰公卽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是年旣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北燕伯欬出奔齊

按左氏云燕簡公多嬖寵史記云惠公多寵姬簡惠未知孰是然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燕大夫比殺公之外嬖是嬖在外寵在內必與外嬖謀立寵姬爲夫人也載考襄公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豈止之爲人貪慾專功在燕則使燕國亂而燕大夫所比而殺者或其人耶燕伯因嬖止故卽奔止之舊邦耶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水未爲不藏冰如五帝之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強臣抹殺災

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按左氏載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又謂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夫盟宋會虢晉既甘心讓楚矣楚何必再求且盟宋之後魯衛諸國悉已如楚今楚子自爲盟主大會諸侯又重之以晉侯之許乃敢托辭不至耶蓋楚之與抗者惟晉所畏者惟吳今晉既已通好則思

春秋襄公卷之十七

十一

三

爲拒吳之計而拒吳之計莫要于絕中國之通吳故若鄭陳蔡許之素所服者若淮夷居徐魯之間爲東諸侯通吳之路者若徐頓胡沈居淮上流錯居于魯衛宋之區者若宋隣于鄭與滕邾之近宋者此皆楚入中國要害之地故合而會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絕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不必召魯衛曹邾等國而實已掣其肘掖使不敢動矣此楚人之善計左氏之說或未可據以爲實也若其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何足

怪哉

楚人執徐子

按徐子左氏以爲吳出楚將伐吳恐其懷貳泄漏國情故執之然徐之通吳事無可考觀史記季札解劍繫墓之事或可爲徐吳通使一證耳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季氏私考曰此卽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中國之道既斷

春秋襄公卷之十七

十二

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無忌歟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修內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強也

執齊慶封殺之

按楚子身行弑逆本非討賊之人然慶封與弑莊公奔吳受邑自爲得計非楚虐伐吳之役幾何不漏網于天地間哉詩云躍躍兔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春秋書此豈特爲齊舒憤亦使天下後世知弑逆之賊卽遇弑逆之黨彼且知好名而不爲末減云耳不書楚者蒙上之文也注

氏以爲移其善于諸侯不使楚虔竊討賊之名
聖人未必如此作意

遂滅賴

按賴本近楚小國必素服役于楚者何罪而滅
之蓋楚虔欺天罔人自以殺慶封誇大故乘便
長驅滅賴以逞其志耳書曰遂深著其驕恣暴
橫之惡也

九月取鄆

按鄆與魯爲婚姻素屬于魯但鄆雖偏小自君
其國子其民則邑入與魯無預今日取則并其

春秋翼附

卷之十七 昭

十一

三

邑入而有之矣此季孫宿之謀而春秋書取以
專罪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季氏私考曰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
初與仲孫蔑同朝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
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齊莒雖邾本事魯小國
而亦來加兵非賴君臣朝夕晉庭幾於無以自
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公見辱於晉謂
之社稷之臣可手而豎牛之禍則平生盡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秋翼附

卷之十七 昭

十一

三

按舍者對取之辭自公家而言也蓋初作三軍
分中軍上軍下軍爲三而掌于執政之三卿中
軍則正卿所掌也始作之時中軍通掌于仲叔
但叔孫臣其子弟孟孫取其半則中軍之賦公
家尚有所取而未嘗舍也若季氏使邑入盡歸
于已則其所掌一軍公家既舍之矣今宿代豹
當國掌中軍則邑入亦盡征而無公賦若仲叔
掌上下軍亦仍有賦于公故獨曰舍中軍也然
則前所舍者何以不書曰三軍以中軍爲重書
舍中軍則前所舍一軍併見之矣既損上而益
下復豐已以瘠人此春秋所以專罪于季孫也
至于左氏四分公室之說何如曰卽三分中之
四分也季孫一分仲叔各一分兩家輸于公者
爲一分是所謂四分也非分其軍爲四也初作
時已然非始于今日也又云季孫擇二者何如
曰仲叔各于所得一分中分一半與公家是
有公私二分獨季孫全征于已足併公私而兼有
之也是所謂擇二也非二軍也左氏渾說而解
之者又不察其詳則不可通矣公穀又以爲復
古復正非也苟後此二卿二軍則十年意如可

獲之伐莒及哀二年斯仇何忌之伐邾何以三卿並將三軍並出耶

楚殺其大夫屈申

按屈申楚卿屈建之後也左氏稱楚子以申武于吳乃殺之夫二心仇敵則殺當其罪矣何以不去其大夫意楚虔篡弑得國以暴戾恣睢箝制羣下中或有所拂逆其意耶抑是時徐子求釋欲嫁禍而誣陷之耶此皆不可考然稱國以殺又稱其官則必殺之非罪而爲累上之辭耳公如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五

按昭公卽位五年未嘗朝于伯王此必因晉楚爲昏將爲送女而往朝晉實畏楚也當公初立穆叔卽謂其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此其人必屑屑于威儀間者故自郊勞至于贈賄舉無失禮女叔齊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豈必陳司敗同姓之論而後見其不知禮耶

夏莒牟夷以弁婁及防茲來奔

按牟夷莒卿于法應書三傳俱以爲重地非也牟婁本紀邑爲莒所取防茲二邑莒本封地及者有別之辭見不但以外地來奔左氏謂不以

私邑累公邑亦非也夫元年取鄆莒訴于晉叔孫豹幾執于晉秋叔弓復帥師疆鄆田莒必深仇之矣今莒亂已定魯勢愈衰牟夷何事竊地來奔豈以公方在晉故爲此以甚魯罪欲陷公于晉耶季武子晏然受之實通逃叛逆之主矣秋七月公至自晉

按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故書至者危昭公而罪季武子也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按蚡泉魯地左氏謂莒人不設備非也豈有追討故地而慢然不爲戰具者耶必叔弓以彼孤軍深入左右無援乘其未陳而擊之耳納其叛臣又敗其師旅此皆季孫宿之主謀也

秦伯卒子嗣是爲哀公史失其名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既尊稱伯矣何獨夷其子而不名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按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越姬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其國在吳之南當晉與楚

爭衡時常通吳以制楚今晉與楚爲昏以疎吳則楚亦舍晉以圖吳矣故帥陳蔡許頓沈徐之在吳北者以當吳之前而通越之在吳南者以躡吳之後此卽晉通吳制楚之故智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噫晉欲藉吳以滅楚而楚卒爲吳所勝楚欲藉越以勝吳而吳卒爲越所亡是晉楚欲用吳越而反爲吳越之用也勝敗興亡之數雖曰人力詎非天之所爲哉

六年春王正月祀伯益姑卒

弟郁釐嗣是爲平公

春秋集傳卷之十七

宋元

三

葬秦景公

按自晉襄公背施負德與秦構難中國會盟久不從事故雖以繆公之賢而卒葬不赴今何獨會景公之葬哉蓋是時晉伯已隲盟宋會申之後華夷倒置綱紀蕩然吳越且乘間迭起矣秦倡伯西戎晉楚仇匹也天下無伯諸侯無所適從有力者皆可攘臂而起寧獨吳楚哉此魯之所以不鄙夷乎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按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

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不甚鹵莽哉觀固請徹加之慎則亦結納大國求免于辱耳但晉既受莒愬又不止公何不一言以讓宿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按臣子出奔有蒙讎逐而奔者有事迹敗露而奔者有憂讒畏罪而奔者有竊邑盜寶而奔者敗與盜不足言矣被讎憂纒者果皆其罪乎華合比自以右師柄國可擅生死故逢佐怒柳莪曰我殺之反爲柳所中易所謂機事不密者所惟口起羞比之謂耳實未聞有可逐之罪也况坎牲埋書事干叛逆卽世子座且見拘囚合比乃未減而姑逐之耶此正所謂憂讒畏罪而奔者也季氏私考云凡言奔者皆有罪而見逐至謂宋平公深知華氏之專恣故能勇于去惡是以柳之譖爲實矣恐宋平未必有此力量也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按楚成至是三伐吳矣而再不競于吳至于移師陳蔡復事伐徐則避強陵弱玩武啓寇而入郢之禍胚胎于此矣故春秋屢書以見窮兵自侮之辱而中國之有藉于吳也許氏乃云敗楚師者非遠洩而洩伏其誅故書遠能伐吳以正之則非其旨矣

冬叔弓如楚

季氏私考曰魯自吳札來聘已貳楚通吳及昭二年韓起爲政又專意事晉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強而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叔弓通好于楚明年公復親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哉

齊侯伐北燕

按燕伯款自三年奔齊四閱歲矣左傳云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二月盟于漕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瓊王積擘耳不克而還故但書伐而不言納亦外事不具顛末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按襄公之世齊數伐魯魯亦倚晉爲援終不相下雖齊遣慶封來聘亦不報禮今晉伯盡哀諸

侯皆已服楚則晉不足倚強力者皆可趨之故秦景公之葬且會矣况齊本接壤秦恃強輕魯者乎此所以無故而與平耳杜元凱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非也

三月公如楚

按昭公昏弱從楚從晉反覆不常故屢朝于晉而不納鄙之也前冬叔弓如楚先導達誠意楚人已囑見肺肝矣故達啓疆曰臣能得魯侯夫以堂堂望國之主至爲蠻夷臣子所召屈體章華可勝歎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叔孫舍如齊涖盟

按舍左氏作媾豹之庶子也是爲昭子觀涖盟之事而暨齊平益可據矣夫豹卒距此二十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與盛以賢稱蓋本于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按日者天子之象休咎關于王躬士文伯乃以衛侯當之非其分矣且日躔自有常度而曰去衛地如魯地其說亦甚不經至所謂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而以擇人因民從

時爲慎政之務則不易之論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按左傳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嬖始生孟懿及元繁足不良孔成子立元是爲靈公爲謂繁生而跛孔成子與史朝早欲謀廢故預設康叔之夢以神其說及二年嬖始生子而遂命之曰元則人心咸繫屬之矣此亦權謀之術也然不能選擇賢臣後先疏輔而會同羣旅之重徒托于子孫權倖之流故孔子告靈公無道而僅以不喪卒之則成子不得辭其責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主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寬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爲悼子季氏私考曰悼子之卒不見于經必未爲大夫也或曰卒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卽以孫繼祖是爲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按偃師既稱世子名分已定哀公必以留爲之招與過者何蓋二妃嬖留有寵則嫡妾易動

間平日不無嫌隙公慮百歲後不能保其母子故托之兩弟冀得萬全豈意身尚未歿遂見弑逆之慘哉憂傷自縊其情誠可憐矣然皆自溺愛一念基之也故春秋書此以爲萬世戒若招之罪又何待貶而後見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按晉平伯業盡虜虎祁崇侈民懷怨譏石言徵妖國之將亂符驗顯然史趙預見之矣昭公權臣僭偪姬祚將傾楚有章華則落之晉有虎祁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主

則賀之是誠何心哉吾不知將何所稅駕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按于徵師陳卿也以哀公之喪計于楚故稱行人夫殺偃立留罪在陳招徵師何與卽勝之奔懇必懇招也乃竟執殺徵師何枉哉此夷狄之所以爲無政也說者謂楚欲滅陳惡言立君則陳久在楚宇下廢置在其掌握苟欲滅之何論君之立與不立哉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高氏曰偃

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季氏私考曰留
奔而陳無君矣此楚之所以利于滅也

秋蒐于紅

王氏經世曰公羊云以罕書穀梁云正也皆非
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才
勇之士以強私黨耳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
之深比秋而行蒐禮姑淺獵而寡復示不貪於
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
其情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三

按公子過雖與公子招同受屬留之命而殺世
子偃師招實王之孔奐助之過則知情而不與
謀者也陳人何以殺之蓋陳人之中必多招黨
招見徵師特以隱蔽國情見殺已必不能倖免
故使惡黨以過與協謀之說簧鼓陳人使衆亂
殺之滅過口洩國憤播衆聽爲給楚避罪計而
放越之幸基于此矣賣國賣友何其狡哉故不
去其大夫見過無罪也稱陳人見招主使也孫
氏謂不與公子招殺大夫悖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帥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

按楚人之窺伺覬覦者在中國陳久在宇下何
心于滅因陳國亂故遣棄疾帥師定之但陳國
雖無人孫吳猶在行間也乃舍之而立穿封戌
則姚墟之祚已湮胡公之祀已絕故書曰滅楚
虔身爲弑逆視殺世子恬不爲異而招之善誑
又嫁其罪于孔奐且陳人之殺過又楚子先入
之心則招雖見執而竟放之于越矣誅其脅從
而釋其首惡其斯以爲夷狄乎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三

葬陳哀公

按是時楚已滅陳何以書葬蓋哀公卒于四月
計至于魯則吊葬之使必已遣行比至陳時適
值楚滅陳而陳之人民倉惶殯葬故遂致其體
而歸書曰哀公葬而加之諡也所以係陳民之
心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按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蓋魯宋鄭衛皆東方之國也是時楚子在陳
則東方諸侯恐其乘滅陳之勢長驅中原故各

遣大夫朝楚必非敢行會禮聖人謹華夷之辨故諱言朝耳然四國同事而單書魯者舉望國以見其餘又叔弓八年四月如晉今春又如楚往來反覆卽戰國策士朝秦暮燕者不類于此故獨書魯以致譏焉

許遷于夷

公父卽城父在淮北隣于陳許自成十六年已遷于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許于夷夫以四岳之裔而遷于夷狄之區其所異于城國也者幾希況由此而白羽而容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三

城遷徙不常民亦何辜而罹此播越也蓋楚未得中國諸侯則以許爲重既得中國諸侯卽以許爲輕夷情叵測無足怪者獨許自楚莊以來甘背中華堅心事楚竟何益哉

夏四月陳災

按陳亡孰爲告災而書胡康侯以爲叔弓目擊其事則會楚子在春陳災在夏亦難附會大抵魯畏楚威偵覘之使常爲往返必有見災而歸告者楚子旣并陳國未必不以楚災來告而責存問之禮于諸侯聖人興滅繼絕是其本心况

聞災變則惻然有餘悲矣故特書曰陳災以寓存陳斥楚之意穀梁子所謂閔陳而存之者得其旨矣

秋仲孫獲如齊

按仲孫獲羯之子也是爲孟僖子魯旣示弱無故與齊平齊益輕魯雖叔孫蒞盟之禮兩年不報而魯益自疑畏故又遣獲往然僖子從公如楚不能相禮又焉能取重于齊哉故雖公出孫外處亦不過啣啣致唁而已曾不一仗義爲納公之計也此豈獨昭公柔弱致然亦魯之諸臣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三

無虎豹在山之勢耳

冬築郎囿

王氏經世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囿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淫于觀游昭公之志可知矣或曰意如虞君於耳目之玩而有其權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按樂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高疆其惡黨也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季氏私考謂嬰嬰爲政以

國法治之是逐而奔也然觀左氏載子良之言曰先得君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三敗之而來奔則非逐明矣况攻宮拒戰其罪寧止于逐乎夫晏嬰既能去不肖何不于兩人嗜酒多怨之日預治以國法必待其作亂而後治之耶且晏子端委對徒數語及待召而入殊爲泄泄藉令不召將無入乎大臣急君之義何如也况前晏子對叔向之言既謂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今桓子又分邑粟于公族則無尊卑貴賤盡德陳氏矣乃不一爲節制而復勸陳鮑以所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主六

三十一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按此三卿並將則三軍實未嘗舍而傳所謂復古者非矣夫莒素黨齊伐我雖有夙恨然魯勢衰衰何敢伐之必三家僭竊欲倚強援而惟齊爲近故前叔孫婼仲孫纘如齊以致結納且告

以伐莒之故于是三卿並出重師歷莒而無所顧忌知齊必不援救耳然季孫仲孫各自將而叔氏之兵獨統于叔弓者婼欲居守爲根本之慮也說者以婼賢不欲與其事或未必然

戊子晉侯彪卒

子夷嗣是爲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庶子佐嗣是爲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主七

三十一

季氏私考曰內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重哉是時宋元公卽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重其禮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王氏經世曰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于茲以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惟力不能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已得陳又欲舉蔡故爲此詐設之舉焉可於十三年之後以倡義致討責之懷惡之人哉楚子未暇治也而責其討般胡氏之義

疎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按蔡久服楚宇下既殺其君矣又何用圍哉蓋楚虔以賊誅賊恐蔡人不服必立王以圖存卽晉而仇報故遣棄疾圍之勢不至毀其宗廟變置其社稷不止者此虔之所爲殘忍也豈意乾谿之變乃卽在蕭牆之內哉

五月甲午夫人歸氏薨

季氏私考曰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夫

三十九

見於經者爲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爲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爲襄公嫡夫人明矣

大蒐于比蒲

按春田曰蒐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魯自作三軍後三桓竊據兵已不屬公家昭公徒擁虛名凡蒐苗獮狩之事皆不與知故蒐紅不言公公不在也况此又初在君夫人之喪而有與其事

者乎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謂三家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諸家乃謂譏昭公居母喪而蒐則非矣但昭公初喪父穆叔怪其在感而有嘉容今喪母又無感容則失其本心矣故叔向以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君不顧親臣不忌君信然矣然則書大蒐者固所以深著三家之罪亦以罪昭公之薄于父母而爲強臣所忽也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侵祥

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藉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无

三十九

伯之力渙梁祝阿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旣而魯納庶其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旣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此盟侵祥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按蔡般弑父晉爲伯主宜上告天子誅討其罪而變置其君乃養惡容姦列之盟會十有三年反以誘殺之權假手楚虔及其國勢將亡勢不可爲矣然後合十國大夫會于厥慙何爲哉蓋

不待狐父之請子產已知其不能救矣春秋備書諸國深罪其輕動以取辱也祿祚厥怒地俱無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按薨曰夫人葬曰小君齊歸之爲襄公嫡夫人不待辨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按胡康侯以世子有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爲得世子之道是大不然當是時使有以父死不報非孝也而欲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三十一

逞于一擊以快其志則勢必不可得然楚圍方亟城旦夕且下則國非其國死守亦無益也爲世子計者但當棄國奔晉晉必憐而立之苟得一丘一旅足以圖存則強于爲善以蓋父殿之愆以延先祖之祀以創後人之緒事勢稍定由是臥薪嘗胆處心積慮徐爲報復之謀未晚也又不然而輿襯出迎降心臣服使楚虔不疑于我冀得一近左右以效專設諸之事此雖匹夫之勇乎亦可報先人于地下也計不出此而徒欲守孤城以抗敵欲何爲哉卒之身隨國亡覆

宗絕祀使不共戴天之仇竟付之無可奈何若世子者固非求生以害仁亦豈得爲殺身以成仁者乎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按傳稱燕欵以嬖寵失國或謂自高止奔燕之後燕國始亂其大夫相比而殺者未必非止也故自後止不經見高偃者高止之族也燕伯在齊必以止故與偃交善偃納燕伯則燕大夫有畏心矣故強臣見拒不得入于國都陽者燕之別邑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三十一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子寧嗣是爲宣公高閔氏曰鄭去中國卽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按前年魯使叔弓以卿會葬故遣華定來聘報葬也非通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是時晉伯雖衰猶藉文悼餘威以事大之禮

責備諸國魯政在三家公司不能具賄晉已不能釋然于魯且三家者又不利魯之親晉以國是相告則必與晉當事者結納陰爲居間之地故公至晉輒爲所拒耳傳謂取郟之役莒愬于晉則當面爲割斷使歸莒之叛臣叛邑乃拒而不見耶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按成熊令尹子玉之孫與闕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闕椒自以作亂伏誅何與其祖熊又爲得

春秋襄附卷之十七

主

子

臣四世孫古者罪人不奴且善惡卽父子不相染况遠代苗裔乎成熊未有罪狀度以猜忌信讒而殺之謫刑以逞衆怒之本實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按慙字子仲襄公之弟于昭公有叔父之尊是時南蒯爲季氏費邑宰欲竊其權見昭公昏弱遂結納于慙而謀傾季氏以歸室啖公以吏位慙于是慙以其謀告公事未及舉而謀先洩則平子必不釋然于慙此慙所以懼而奔齊也

慙奔則蒯豈肯驛首就戮遂以費叛矣春秋之例在位而奔考則書出奔左氏所載似前後例置與經文不合

楚子伐徐

按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執徐子以徐出于吳楚欲圖吳故也是時楚顓臾滅陳滅蔡勢益猖獗將伐吳故先狩于州來使諸將圍徐以懼吳躬統兵至乾谿以爲之援得志于吳則中原在其掌握矣觀其與子革論求鼎之事此其志豈在小哉而乾谿難作實天之所以未絕乎中華也

春秋襄附卷之十七

主

子

晉伐鮮虞

按鮮虞子姓國狄之別族也當是時楚虓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吳入郢於越入吳夷狄交橫天下大勢漸不可返而晉猶圍鮮虞忽剝膚之患而圖迂緩之事此春秋所深譏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按公子慙出奔之後南蒯卽以費叛而經不書者蒯叛季氏非叛公室也季氏闇奸君位罪之大也南氏家臣背主罪之小也隱其大而著其小非聖人意也且蒯之言一則曰歸其室于公

二則曰我以費爲公臣雖未必誠心爲公室亦痛惡季孫而爲此言也聖人忍書其叛乎然則圍費何以書見季孫之擅役大夫叔弓之聽命強家也此春秋微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季氏私考曰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怨之羣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父業久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厥慙之會計無所施故樂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楚有隙而

歸則羣小開門延納而

卽鼓

祭都而觀從在蔡亦從

亂焉

卒不能禁止孫辭自涸

使惡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兵必非亂衆所能劫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勢亦孤立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故楚虔之弑公子比倡亂而弑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按棄疾時爲蔡公則楚之兵權在其掌握觀中無宇欲靈王少戒則棄疾之處心積慮可知矣

然而時實未倡亂也公子比歸自晉則挾兄之尊馮晉之勢因衆之推擁遂偃然自任而變起倉卒棄疾亦遂相從入楚耳藉令子干未歸則衆亂未起觀從卽欲假棄疾之命以召二子亦焉能旦夕遂及郊哉故成乾谿之難者惟比則主弑逆之惡者亦比春秋所以專罪之也與及比位將定則棄疾欲貴之心不能一朝忍于是設謀偪殺而奪之位矣上下各自成獄固不得以子干見殺而併以弑虔之惡首坐棄疾亦不得以弑虔專主于干而假棄疾以討賊之名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昭

五

則聖人書法兩不相碍而比疾之罪各無所逃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按兩書公子先儒以爲子干棄疾君臣之分未定當矣然未盡得春秋之旨也蓋其王子五人比疾與圍俱爲公子之列及圍既立爲王則兩公子合謀弑圍比位將定則棄疾又殺比獸相食且人惡之豈有同爲公子而手足相殘殺戮無已較之獸相食加一等矣此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絕之者故其書法如此奚暇辨其君臣之

分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傳稱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非也晉自宋虢二會以來不敢與楚爭先至楚成暴橫遂專主夏盟則晉之失諸侯亦久矣是時楚篡弑相仍國勢搖動晉昭公乘此隙欲大合諸侯而天子之老十三國之君輻輳而至亦可以見人心嫉楚之同實中國復振之機會也爲晉計者當乘諸侯之集大整師徒同心戮力以問楚滅陳蔡之故討臣弑君之罪縱不能梟疾首墟郢都而義聲一震亦足以奪楚人之魄而紓中夏之氣庶幾哉召陵城濮之績而有光桓文矣卽不然而惇信明義固結同盟以擯斥荆楚使華夷之界秩然不亂則數十年憑陵之耻不亦可少雪乎乃徒耀車甲之盛以示威諸侯是欲合而反使之離也何顛倒至此哉平丘杜元凱云在陳留長垣縣南一統志云在陳留縣西北九十里風俗傳云平丘城衛靈公邑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同盟者何不同也夫春秋書盟之例或王臣與列國共事則書同或中國諸侯有背畔而復來者則書同今王臣諸侯俱在而何以言不同以公不與盟也魯爲諸姬之長列國之望桓文之伯先屈意交魯以爲糾合羣侯之主晉昭公欲復伯業乃聽邾莒之譖責歲幣之薄而先治魯使公不得與盟則諸侯且將懈體又何以樹夷狄之觀聽哉此非公之恥實晉之羞也故上書同盟下卽書公不與盟以譏之胡康侯謂平丘之會其五不遵得不與焉爲幸

晉人執李孫意如以歸

按李氏內分公室外納叛人欺君壞法罪不容誅卽無邾莒之惡猶當執以正國法者何當執于公在會之時而不當執于公不與盟之日何也公在會而執則人將曰是必魯君以分公室之事愬于晉也而在晉爲遏惡鋤姦之舉公不與盟而執則人將曰不可執其君故執其臣也而在晉爲信讒辱宗之惡况意如魯命卿也劉子在會則當以王命執之歸于京師乃私執以

歸國何其悖哉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斯言實啓之也故春秋人之以交責君臣之罪公至自會

按吳徵氏謂公雖不與盟亦既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至非聖人意也聖人蓋悲之也夫以堂堂望國之君至不得與杞薛小邾之王同登盟壇而秉國大臣復見拘執怏怏而歸豈不悲哉公羊以爲君子不恥不與亦非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按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平公吳者世子偃師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邪

三

之子是爲惠公胡康侯云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此祖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之說而實非也聖人蓋幸陳蔡以媿晉侯取棄疾而追恨虔也當有以守國戕守師以無寵見殺陳蔡之滅晉侯固置之不聞而廬與吳自謂死灰不復然矣此非棄疾之假義寧有今日也又焉得以爲夷而沒其功哉未嗣江而即稱侯聖人慶幸之意恍然矣晉侯聞此能無媿心乎

冬十月葬蔡靈公

按蔡平侯歸國即以禮改葬靈公魯往會故紀之夫蔡般弑君父天實假手于楚虔是欠德不葬之例也聖人何不削而書之哉蓋與平侯之亟葬其祖且悲隱太子岡山之事而愍其志也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晉執意如專以晉賦微薄之故是時季氏三分公室公既不能具賄何不令季氏出所竊于公家者以自贖乃輕身如晉以請耶宜其見拒而不得入也王氏經世謂公之意以爲此除季氏之機恐未必有此胆智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邪

三

吳滅州來

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爲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去冬昭公往請之而見拒今豈有爲夷執親之悔而遽釋之耶必意如知晉意嚮而私有所浸潤之耳拒其君而歸其臣見昭公無德于季氏而魯之君臣終于不相得者實晉有以離之矣

三月曹伯勝卒

子須嗣是爲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卒弟庚餘嗣是爲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按著丘公之子郊公居喪不感國人弗順而欲

立丘公之弟庚與意恢者亦公子之儔也蒲餘

侯善庚與意恢善郊公故蒲餘侯殺恢公子鐸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迎輿于齊而立之郊公奔齊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昭公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子僚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王氏經世曰曾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

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告也不告禮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

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魯褻仲之喪卒

事而聞而不知廢釋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

是皆失之今年有事於宗廟叔弓泣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緣先祖之心見大臣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禮儀既行神明

已交不可以卑廢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宗廟

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季氏私考曰朝吳國滅世子殺而不能死反而

事讐至於蔡之復封則楚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爲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微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弑方假義以爲名豈得有此言哉

按左氏載費無極害朝吳之事固屬影響季氏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私考舊臣挾楚之說亦無証據竊意觀從既事

朝吳則從之舉事未有不與吳開會者也從欲爲封蔡計乃假棄疾命召子干子皙而與之盟則其意已不屬于棄疾及棄疾見逃又與子干坎牲加書而行則知朝吳寔結納子干爲後日得國封蔡之地矣蓋子干兄也且有晉援此吳之所以豫結也豈意君楚而封蔡者乃疾而非比乎棄疾方假義矯虔固未嘗置口煩問而吳實不能自安其身矣此吳之所以出奔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按晉爲平丘之會本欲乘楚亂以圖復伯乃徒陵辱望國以自失諸侯之心及楚平卽位假義有爲如封陳蔡復遷邑施舍寬民有罪舉職諸所舉動志豈在小晉乃因其不擾中國遂釋南顧之慮逞伐狄之師玩寇敵而事遠累何悖謬哉且十二年已伐鮮虞伐之又伐荀吳本以殄滅爲期者也觀十七年陸渾之滅無非拓地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耶左氏載圍鼓之事誣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冬公如晉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恥也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按徐在江淮之間實吳通中國要路當晉悼公結吳以制楚時與盟會自昭四年楚靈王主盟中夏恐強吳爭伯因執徐子于申以斷其道若齊距徐甚遠且無仇隙何以代爲蓋齊吳姻好聘問往來是時吳方不競于楚徐必爲楚斷道

則不便于齊多矣勤兵遠畧爲是故與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按戎蠻戎之別種其地在中葉許鄭之間南界于楚之白羽稱戎蠻者猶赤狄之有潞氏甲八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既稱爲子則必會長已封久居中國者矣夫外事不書蠻夷相殺何以書向化之戎屬居邊鄙葉族誘殺殺焉啓疆故聖人書之以戒中國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子去疾嗣是爲頃公

按晉自文公倡伯秦勛城濮威行中夏匹休齊桓襄公雖藉文之餘威志欲繼伯而絕秦尚敵楚患尋肆靈成景公政在權臣大噓伯業無足論矣厲公挫狄伐秦敗楚鄢陵視襄有光焉而志于強戰歛怨必多亦倖勝耳悼公毅然繼伯與楚爭鄭六卿和睦駕楚蕭魚其善陣成功者乎故晉之能攘楚者三君文節制者也得上策焉悼寬紓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平公資性優柔權家益熾

釁開分伯楚遂主盟晉伯之所以終衰而不能復振者平公實爲之也昭公雖欲懲平之弱而大勢已去力不可挽况其德不足以服諸侯則國事日非又何怪乎頃定之日替也哉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吳徵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按三年穆公來朝至此十有五年又朝魯雖不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競小邾可謂有禮矣而魯終無一答何傲慢如

此哉又何怪晉之屢却辱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按周之六月於夏爲四月建巳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陰氣未動而侵陽孫齊之兆預萌于此矣意如陰懷逆志自謂人所不知而天戒顯然寒其肝膽故飾詞以禦昭子豈真不識正月哉

秋郊子來朝

按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曰天

子失官學在四夷信矣然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概見何哉蓋上古時朴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郊子乃譏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春秋集解卷之六

六一

按諸戎雜處伊維偏我諸姬陸渾則又素服楚者也是時晉伯已衰不能抗楚而欲剪其羽翼當奉王命約與國驅而逐之以夾輔王室爲義則師直氣壯諸夏傾心亦足以固根本而懾荆蠻乃以楚誘殺戎蠻之故駕言有事三塗掩其不備而襲滅之是利爲已有而非攘以尊周也藉令非襄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爲王室之震驚大矣觀此則前左氏所稱荀吳圍鼓之事不益誣哉故書名書滅以罪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季氏私考曰大辰心星也奎之有參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主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率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按是時楚勢盛強晉已不敢與抗所與爭衡者唯吳耳吳屢受楚兵襲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閭閻始以兵入楚境雖

師徒敗郟餘皇被獲然光隨以計勝楚則兩敗
相當而吳之日張楚之日削實基于此故春秋
志之見吳楚代禪之會而中國之勢不可復友
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子干嗣是爲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按辰爲火字爲水水者火之牡字在辰是水失
其位而反伏于火下則火無所制其出必盛而
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日正火出之候故災見于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八

此月耳然天無二辰火行無地不流寧獨王于
宋衛陳鄭但梓慎裨竈既專主四國同日之災
則魯必將以火否驗其說四國聞二子之言亦
惟恐有災以應其象而四國地方千里則以是
日火者必多有之故各以火來告而二子之言
于是乎驗其實列國之以是日火者未必無也
特不告耳何足異哉公羊謂異其同日而俱災
則泥于說經矣乃聖人亦何以書焉蓋前書巢
此書事見天人相與之際捷于影響欲後世之
見災思弭也子產猥云天道遠人道邇岐而二

之是豈善言天者哉

六月邾人入邾

季氏私考曰邾姁姓子爵小國而宋之姻也宋
爲大國近在邾南邾雖事大恤鄰猶恐獲罪而
無故入邾以迫其從寧非召兵之道乎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按白羽卽析本楚西北鄙地杜氏云自葉遷非
也九年許已自葉遷夷矣季氏私考又謂許人
遷夷惡治可居楚人欲築章華臺故又遷白羽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九

亦非也臺在許未遷夷之前也許畏鄭樂遷故
楚從其欲耳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按邾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請師以報入邾
之役然若親帥師以報其女怨不已過乎春秋
乃書爵以與之何也蓋中國無霸強陵衆暴綱
紀蕩然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魯鄙用鄆子黠鷲
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橫非過也稱爵
而予不亦宜乎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按許世子弑君以毒弑也先儒紛紛辨論皆爲止不嘗藥故耳竊謂餽藥不飲嘗以未達也侍醫和藥亦不可不嘗慎之至也藥由已進則不必嘗決無毒也今觀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則毒由太子又何問其嘗與不嘗哉藉令藥本無毒病劇而終然飲未幾而卒則悲痛悔恨無可奈何有死而已何故奔晉奔晉者重死也無論有毒與否有重已死之心卽有輕親死之心况欲速求位之心勝寧保其非以毒藥進乎是以觀其奔而弑君之罪無可解矣故聖人直書之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十一

五十五

曰弑其君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得聖人之旨哉

巳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過及於難悲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私考曰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

事齊庚與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與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襄而爲鄭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王氏輯傳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爲義例也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不赴於列國故也間有書者或其人自隱罪逆同繼位之常禮葬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葬之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四

土

三十七

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公殺不知此義乃以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爲春秋定例至于悼公書葬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晉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按會者子臧之子鄆者子臧之邑曹自成公京師歸後歷武平悼三世國內安靜未聞有叛逆之臣意必子臧之清風令德有以薰陶之者况爲之子者乎公羊氏乃以會之出奔爲叛又謂經不書叛爲賢者諱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

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況春秋書大夫自其
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華亥向寧自南里
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奔齊
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鄆出奔而不先書叛又
安得舉目出奔爲叛乎但出奔之故無傳可考
則亦闕之而已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按據左氏所載則殺繫者實齊豹北宮喜諸人
是衆殺之也而何以書盜蓋朋家作仇脅權相
戚皆盜賊之行不必刺客竊殺方爲盜也况公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主

子以跛坐受白刃非盜殺之者乎但靈公受國
于有疾之兄而不能曲爲庇護以全其生反令
其干政取罪巨室是縱兄以誨盜也故雖衛侯
尊之也稱兄親之也稱名憫其以疾孫位而終
見殺也皆所以罪靈公也胡康侯乃因仲尼責
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夫魯知豹謀欲周事之
而不以告其主誠爲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
矣然能以死自明亦不學無術之人耳若將與
手刃殺人者同科而論可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季氏私考曰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
向寧向戍之子二族本宋之強家也至於華元
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戍則奸邪蔽主而
世子湣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
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
於理亦正豈可以爲無信多私哉但平公在位
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
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爲已無
序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遠不適讐國陳宋之
讐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爲亂而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主

宋其危矣

按觀左氏前後所載華向之事似失實難據夫
丙申華向殺諸公子癸卯取太子欒等爲質則
其心已甘于叛逆勢甚猖獗不可犯宋元何由
得取華向之子與之盟而爲質乎及華亥與妻
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猶知有君臣之
分未爲甚詢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
子而後歸愛子之情何切也乃不忍其詢遂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是不惟不諒華氏食公子之
有禮且忍棄太子而不顧矣豈人情乎及公既

殺華向之質則華向之仇公者當何如乃華亥止向寧之殺太子而遣華偃送三公子歸何其始之橫逆而終之柔順也于情于勢俱自矛盾故曰盡信書則不書無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國立是爲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季氏私考曰晉頃公卽位五年魯君未嘗朝賀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古三元

五十一

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爲求賂而况鞅賢不及起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按宋元公殺華向質子亥寧等懷恨已深其初出奔時不卽爲叛者獨以華費遂爲大司馬忠于公室故未敢動而驅僚之間則未必無交構之情且奔適仇國其志可知矣今華驅既殺多僚劫父以叛則內應有特途藉陳入叛惟恐失時奚待驅召之而入哉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蓋盤據腹心之地不特城狐社鼠已也藉令費

遂父子無戮三人者亦焉能直入都城之內哉春秋甚爲宋元危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按朱平侯廬之子也左氏載費無極取貨于東國嚇國人出朱而立東國東國者廬之弟朱之叔父也夫朱曾祖靈公般爲楚所戕祖世子有爲楚所用今廢置之權又出于無極之手乃忘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五

五十六

其世仇而復依于其國何其愚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又爲見拒春秋蓋傷魯之削滋甚而不能以義自強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按莒素服于齊自庚餘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偃僵如故今止郭啓伐之而反敗于壽餘則庚餘之強暴甚矣于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其行成然猶彼此

蒞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于奔命矣寧不大惡其君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按前書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此書自宋南里出奔楚必繫以宋者見華向之出入自由而宋若無人也然當是時不有楚越之援則華向猶有所顧忌不有戊諸侯之請則宋人亦未必相從故凡亂臣畔逆之事不特其身甘犯不韙亦爲之羽翼主持者樂于亢不衷獎亂人以助成之耳春秋前書自陳此書奔楚併罪之也

春秋襄附卷之十八

宋

大蒐于昌間

按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此年春大蒐于昌間乃三家假蒐禮以數軍實擇材勇以強私黨耳故蒐不以時公不預事春秋屢書爲後世戒也昌間魯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本以奔喪如京師而景王葬期太速遂因會葬故併以葬書夫天王喪葬諸侯久不奔會此特遣貴卿亦春秋所僅見

者但昭公本意以屢爲晉拒故歸奉天王又適值王室之亂則明年叔孫舍復如晉矣其不能自立固如此哉

王室亂

按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句皆其母弟子朝庶孽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卽位所以三月卽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于是子朝作亂

春秋襄附卷之十八

王

劉單相攻諸王子皆奔走于外而王室空矣王室卽京師也不曰京師亂而曰王室亂者蓋京師者統一國而言王室者主王家而言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也故曰王室亂如周誥所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類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旣爲長于次應立劉盆單旗身爲世卿何不勸王早立以定國本乃泄泄不爲之計及王

崩子朝作亂始欲挾正以令人不亦晚乎故成王室之亂者劉單二子也皇與王城相去不遠不居王城者子朝在焉人心未一故居皇以待其歸耳以者專擅控制之辭猛稱名者不成爲君以見劉單之私而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按王城卽武王定鼎郊鄆處東周之京師也王室既亂國內無主故不稱京師而曰王城然當時子朝實在焉故入者難辭也左氏載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而經不書者何以猛入卽卒未成爲君無以成晉納王之功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季氏私考曰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于次爲正而實未立爲王者也不書日不計喪也書卒魯往吊也此可見昭公之習儀以亟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叔孫姑見執左氏以爲由于邾人之愬季氏私考辨之當矣至謂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亦非魯之所敢也大抵是時晉至元公文襄厲悼之餘威漸滅殆盡且偏于吳楚之強一毫不得自逞惟圖誅求一二弱小以足國用故昭公數數見拒意欲有所利也而昭公不解其意竟使叔鞅如周似有輕晉之心矣此姑之所以見執也

晉人圍郊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左

按郊子朝邑也是時王室莽亂天位無統皆由子朝之故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師薄之爲援勤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胡氏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弟申嗣是爲昭公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按庚與以弟嗣兄郊公在齊日懷覬覦且庚餘逞其凶暴敢與齊抗則齊之欲納郊公也可知

矣烏存之逐夫亦有所藉而爲之者其來亦也以魯吊去疾之喪故託以爲好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按六國皆素服于楚今楚徵師救州來惟胡沈君至餘皆遣其臣則吳子光所謂畏楚而不獲已者是已陳蔡許乃中國諸侯而序于頓胡沈之後貶之中又加貶也雞父楚地在鍾離之西州來之東吳將伐州來而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滅者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生得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三十一

五十三

曰獲六國皆敗而喪師之凶三國尤甚故特言之左氏稱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而經不書楚者蓋當是時楚師殿後實以六國先嘗之六國旣敗則楚師遂奔而未嘗與吳接戰矣故不書楚見楚之畏吳以愚六國吳之強勝而無楚也然其謀實出于公子光則僚之禍不亦胚胎于此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按天王者敬王勾也勾爲子猛同母弟猛卒則勾于次爲正使劉單當猛卒之後卽迎立敬王

于王城則名位一正孰敢不從乃遲疑觀望自失機會于是子朝乘間自郊而入以依尹氏尹氏遂以世卿之權擅立子朝奸天位居王城視若固有至二十六年冬敬王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則四載之中正統絕天下無王矣故春秋于尹氏立子朝之年卽冠天王于上所以黜子朝而明正統也非聖人孰能書之哉至于子朝篡位尹氏擅立之罪不待貶矣狄泉在王城之東

八月乙未地震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三十一

五十三

按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與乙未差三日是周魯皆震也蓋子朝七月篡立而卽有此變示不可以一朝居而昭公陽州之孫亦預兆于此矣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按昭公五如晉而四爲所拒今爲請叔孫姬而往然晉人貪財非賂不可公受制三家賦幣何出徒自取辱耳故幸其有疾而書也觀乃復之辭可見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按孟僖子不能相禮卑君辱國無可書者獨知
尊重孔子以說與何忌屬而學禮焉其與侮慢
自賢不能式穀其後人者大有徑庭矣

叔孫舍至自晉

季氏私考曰舍固魯之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
以禮自持不爲所屈所以抗晉也而晉亦自此
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若謂舉周制
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時邾不至晉也恐別
是一事而附會之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翼附

卷之十八

三

秋八月大雩

丁酉祀伯郁釐卒

子成嗣是爲悼公

冬吳滅巢

季氏私考曰州來及巢皆楚東屬國而近吳界
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况襄二十五年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讐乎吳自
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條祭之輕死寡謀宜
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
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於王僚益

勇於鬪長岸雞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
恢楚境夷末所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
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頓境蹙漸非吳敵豈
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政日非而姑欲厭
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盡於此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公孫舍如宋

按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
聘且逆之說者遂以是譏意如之專妄昭子之
卑辱但意如預政行事始見于十年伐莒即以

春秋翼附

卷之十八

三

正卿列于叔弓仲孫獲之上至此又十五年已

幾強仕何久逾時不娶耶卽係是繼室然以昭
穆論之公若爲平子庶叔父則其姊爲庶姑姊
所生宋元夫人與平子爲弟妹行元夫人所生
子于平子爲甥女是豈宜相配者乎且身爲貴
卿苟非大卑污無恥者必不爲同寮逆婦况以
舍之守正不阿者而肯爲辱人賤行耶此左氏
之說未敢信以爲實也然則舍何事如宋哉此
必以華向之亂遣人相吊而宋與鄭近則王室
之事因可規問耳或又謂意如當國專利事大

缺禮致昭子爲晉所執故因宋元係意如外舅
謀往行愬蓋屬揣摩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按是時楚氛稍息吳越競強中國之勢已不可
反而王室糾紛天王播越則東周共主又無其
人此實姬祚將傾之漸也舊令桓文再作其爲
力且當百倍于前又何責于昏庸之管頃哉故
非鄭游吉以嫠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
則黃父之無會矣然當是時兩鞅當國專政一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昭 孟元 三

有鸛鵒來巢

按鸛鵒穴居北方之鳥南不踰濟濟經齊魯之
界魯在汶水之南今來魯而又巢居非常故書
也大抵國家運祚傾頽氣象消索則物怪人妖
自爾叢集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此之謂也
是時魯之國事日非昭公將孫聖人感于鸛鵒
而記異若曰此類亦有來巢云耳胡康侯謂鸛

鵒宜穴處于下季孫宜臣順于家或謂公子宋
有國之祥則迂且鑿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按大雩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雩不雨而三
月皆雩也然未有一月再雩者况六月已修龍
見常雩此又再雩則太黷矣况辛爲郊日雩而
用辛豈併祭帝乎是失禮中之又失者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氏私考曰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
如兒戲然皆不足據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屬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昭 孟元 三

公而季氏權勢已成威行中外不惟羣小不敢
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爲哉苟有動焉彼必先
察怙衆懷奸豈能無抗而肯歉然登臺請罪邪
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大夫也公果欲
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不助之理
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氏殺
邱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黨季氏不可以爲
賢况舍本爲公謀弱季氏者也而何忌方居喪
學禮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二賢哉左
氏所傳蓋皆爲季氏文奸之說也

按魯君失政已歷四公季氏專政已經三世其所以隱忍而未動者徒以區區名分尚存耳是時王室大亂晉伯已衰季氏又何所顧忌乎昭公年已逾強童心未改聽讒人之計忽懿伯之言而遽然致伐則季氏得以自救爲名而伐公徒殺邠伯惟其所逞矣彼雖不敢刺刃于公而公豈能自安其身乎陽州齊魯境上邑公倉皇出奔惟齊爲近而十年受樂施之奔恐齊猶懷舊怨故不敢直入而徘徊顧慮暫止境上以觀齊侯之意耳造次無聊之狀不亦悲乎

春秋襄公卷之十八 昭
齊侯唁公于野井

按唁吊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吊野井齊地在濟南與陽州交界公知齊人不拒遂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迎而唁之雖見景公之不失禮然實拒公使不至于國都耳觀取鄆居公可見矣乃欲以干社致公何其詐乎此子家羈所以預見其微而以無信薄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按舍魯之賢大夫也左氏載司馬驪戾陷西北隅之事固爲甚誣然觀舍之爲人亦柔順有餘

而強幹不足者也夫舍與子家羈均以賢稱但子家駒經無所見卒亦不書而舍則書如書至書卒照耀簡策則雖未嘗美國執政豈非魯國之所倚重者乎當讒人與公謀伐季孫之時舍卽不能爲公家畫萬全之計以祛除宿蠹亦宜善爲調停使公私兩全無害可也乃泄泄然無端如闕置理亂于不聞而公家之事遂潰敗决裂不可收拾矣及季氏肆逆君父蒙塵又不聞有竭蹶救援之舉迨自闕歸而平子稽顙有得改事君之悔遂爲緩頰于公然猶曰將安衆而納公亦未定之辭耳後見平子有異志卽祈死自裁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死何以塞責哉故曰柔順有餘而強幹不足者也李廉氏以爲遠不及審俞信哉

春秋襄公卷之十八 昭

三十五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云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胡康侯遂謂宋元意如外舅不此之顧而欲求納公正倫恤患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是不然當曹氏許妻意如而遲疑未與樂祁告元公曰與之魯君必出失民久矣是知季氏將逐君而嫁之女也夫以

上公貴女與外臣爲繼室老夫女妻豈其所樂配哉不過利意如之有魯耳使誠明于君臣之義則平日舅甥間何無一言抑制意如僭偏之行乎今意如逐君恐爲伯討故將往晉居間以爲蓋愆免死之計耳卽或有意納公亦不過爲意如解釋豈真有正倫恤患之心者哉但中道而卒事無踪跡宋人爲君文飾故以納公意來計曲棘本宋封內而書地者史官亦因計直書之耳恐非特書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春秋襄公卷之十八

三

按鄆在濟西與謹龜陰遼相望者自宣十年齊分其地以歸于我則田歸而邑亦來附矣成公四年以取汶陽田故恐齊復來爭鄆而城以備齊則鄆非齊之所必爭而垂涎有日者乎今昭公寄寓是齊奇貨也遂假托居公以取之至二十九年鄆潰而其田遂爲齊故物矣此景公自利之術也而說者或以爲塞責或以爲善處寓公不亦謬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此書法有二義公每出書至必見廟而居寢今日居于鄆見爲姦臣迫脅而不敢見其先公居于寢廟也所以罪季氏也公之孫齊望其討罪而反正耳今不惟不知請討之義且置公于魯邑與姦賊爲隣是不以寓公之禮待之矣所以罪齊景也審如胡康侯存防之說是齊之取鄆居公爲得其道而昭公亦可久安于此邑者乎

夏公圍成

按齊景既欲謀納公何不親帥銳師討正季氏之罪旋奉公歸國乃聽梁丘據受賄緩兵之計

春秋襄公卷之十八

三

僅遣公子鉏帥師從公是塞責也孟氏世忠公室公乃釋逐君之賊而越郕以圍成是遷怒也公離齊居鄆勢方孤立今又以偏師遠涉險地藉令季氏逞其不軌以一師截其歸路吾不知何所稅駕是蹈危機也春秋特書曰公圍成所以罪昭公之誤與師旅齊景之爲謀不忠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按季氏賄梁丘據使以宋元公叔孫舍事怵齊

景之心故景公逡巡畏縮而鄆陵之會亦不過數小國之君耳又安能同心戮力討季孫之罪以正魯侯之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至自會居鄆所以譏齊景之無能憫昭公之遠于寢廟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子壬嗣改名軫是爲昭王平王奪太子建羸氏所生也

按左史具載子西孫國之事其賢于商臣虔比之徒遠矣孔子云夷狄有君儻謂是與然他日又以彼哉外之豈以其負賢大夫之名而不能春秋襄附卷之十八都
革僭王之號歸順中華卒召白公以亂楚室耶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焉

按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經何以不書蓋敬王自居狄泉已經三載晉頃公泄泄不爲之計今又不親自奉王歸正僅遣躒鞅帥師納王真弁髦視其君矣故特書曰天王入于成周一

以見敬王不爲權臣所以而踐阼之正一以見大統始定于今日而人心咸歸則不惟于朝之僭僞者不得久奸凡爲臣子而不以勤王爲義者寧不惕然知懼矣乎說者拘拘以京師成周及以卽位內外爲辨則非聖人之大旨矣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見子朝盤據王城不肯屈服必待大統既正而後倉惶奔竄也尹氏首惡召毛朋黨故併及之以者見子朝之立與奔其權皆制于三臣也稱王子者國人不與爲王也不奔中國而奔楚者三臣以妄奸天位必不容于中國且欲倚強夷以睥睨王室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如齊求納也居鄆不遂所願也公亦甚窘矣夫以景公之賢一惑于梁丘據之說始終不能納公况其他乎傳稱晏子以其君顯不識晏子此時在不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按傳稱公子光使鱄設諸刺僚則宜以光爲首

惡而經曷爲稱國以弑蓋僚之嗣夷末父子相繼自是正禮而國之臣若民奉之爲君亦既十一年矣但公子光以傳至夷末札又不肯立而逃則弟及之禮已終而已當嗣統踐祚以奉父樊之約理雖長而勢實不順心懷覬覦未嘗一日以僚爲君也故以光論則逞欲貴之心必不能不弑僚以臣民論則有捍衛之義必不可使光弑僚若書曰光弑其君僚則不足以服光之心若去其君而書弑則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聖人于是權委罪于國人而書吳弑其君僚若曰國人不能捍衛即同國人弑之云耳蓋當是時爲季札者雖懷避位之貞苟有爲國之念當權受夷末世及之序隨卽擅光以全諸樊父子之情則臣民咸服僚必不敢相競而爭豈不兩全而無害乎此實春秋之微意隱而不發者也或云王僚在位勇于戰鬪殺戮太多人人共憤而欲殺之故以國弑則凡百姓有怨于君皆得而弑之乎或以光者諸樊之冢嗣夷末既終季札逃位大臣不當立僚而當立光故不以光首惡則樊光父子也夷僚父子也光得執父子相

之禮而弑僚僚獨不能執父子相傳之禮弑光
弑頻仍而終無已時也此皆不釋乎春
之旨者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按楚無卻族豈晉之卻氏被難流寓于楚長子孫爲卿者乎宛之行實無所考據傳但稱其直而和國人說之意其爲人必善翹同類之過而好行小惠以得衆者故貪婪纒佞之徒忌嫉生謗以至殺其身也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蓋無道之世不惟咎足以取禍譽尤足以召殃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三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是時天王入于成周則大統既正諸侯不可無朝賀之儀魯侯被逐居鄆則冠履倒懸諸侯不可無援納之舉晉頃公襲文悼餘威忝爲盟主而無涓埃之助于敬王之入則其心實有歉然者故遣士鞅會列國大夫謀戍周以自飾而齊魯不至卒無成謀則晉令不振諸侯無王其

見之矣又焉望其納公乎況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也宋衛固請而士鞅難之必季孫獨賂士鞅蔑視犁喜故從中作梗耳左氏聞此遂謂原有納公之謀不亦誤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昇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春秋錄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

春秋集附卷之十八

手函 二九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左傳載陽虎伐鄆之事則公之如齊當必訴此然齊景享公使宰獻以褻之使重見以汚之無禮大甚則范獻子謂季氏有齊楚之援非虛語矣孰謂景公晏子之君臣而有是耶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按公見齊數數加辱必不納我故如晉以求託然晉之六卿與魯之三家實黨惡相濟者也故

又從中沮抑而不得入進退維谷不亦悲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子蔓嗣是爲獻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子結嗣是爲頃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按昭公不見納于齊故求託于晉晉乃止之于狄地使問不通絕無待寓公之禮則與野井親唁取鄆居之者大有間矣此公之所以復歸于鄆也而高張之唁竟貽公以譏誚焉何其淺衷褊見哉夫以晉頃柔闇其受制于士鞅不足言矣景公有晏子以爲之佐亦爲梁丘所制終不能加禮于望國之君何哉故春秋書公如至不厭重複所以深著頃景之罪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

春秋集附卷之十八

手函 二九

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行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按叔詣欲納公而卒意如遂謂天命無公非已之罪則梁丘以宋元昭子之事沮齊景士鞅以天贊民助之言沮宋衛非意如賄囑者乎矯詐誣罔縱肆無忌如此千載之下聞斯言者猶髮上指冠而齊晉之君乃若罔聞知耶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春秋襄附卷之十八

三

三

按說者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事誠有之然昭公平日既無德澤固結而居鄆之日又不知反躬自咎以收拾人心而圍成會鄆如齊如晉之役車無停轍則勞民動衆而區區小邑何以堪命鄆之潰豈待意如之誘耶春秋書此憫昭公之無所歸以戒後世爲人君之失道寡助者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范渚夫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

武后于本紀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按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子午嗣是爲定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按徐在江淮間寔爲勾吳通中國適荆楚之路

春秋襄附卷之十八

三

三

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左氏乃云章羽斷髮携夫人以逆吳則既降矣何必奔哉其書名先儒以爲不死社稷非也竊謂國君死社稷與奔降者皆當書名使後世知其賢不肖以爲勸戒若謂死社稷不名則反沒其令聞而萬世之下焉知死節者之爲誰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按荀躒盈之于而營之孫也適歷晉地是時晉定公初立有志復伯故欲納公以收諸侯之心觀其城成周會召陵其志可見矣乃士鞅以受賄之故蒙蔽新主私囑意如意如遂敢肆然就會虛辭惑聽則不惟無昭公且無晉定矣故會以意如爲主所以著其權謀智力之大而卑晉之君臣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子定嗣是爲宣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春秋翼附卷之八昭

三

三

按意如之賂士鞅畏晉討也未必沮納公也故士鞅私于意如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而意如答荀躒亦曰從君而歸臣之願也蓋昭公柔弱素劫制于季孫歸與不歸等耳當時若不伐季氏豈遂見逐乎故荀躒唁公而猶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使公能乘晉定之意忍恥歸國季氏豈遂逞其不軌以冒弑君之誅乎乃遽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與晉爲誓也于是荀躒掩耳季孫歸祭而公卒死于乾侯矣豈非一言必逐之說誤之乎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之邑名許翰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按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也况闕者魯羣公之墓在焉公爲季氏所逐越在草莽不得奉宗廟之祀者八載于茲意如會荀躒而歸亦必有不能安于心者故以闕與公使得近先公之墓而奉祀焉公因得而取之耳不然流離瑣尾又安所得甲兵而爲畧地之資耶書曰取者見向非公之有如取諸外也

夏吳伐越

按五年徐越從楚子伐吳前年吳已滅徐今又伐越欲剪除楚黨以爲入郢之計耳不知越之強實勁于楚吳之命已懸于越此夷狄消長之會實係中國難返之勢也故聖人深致意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季氏私考曰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既入成周卽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遶入城內矣若爲圯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耶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協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甲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黃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及譽季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之惡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也母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在位一十有五年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

季氏私考曰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卽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政也定公始于六月卽位則歲首猶未有君故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事也胡康侯曰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是已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一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晉定公志修伯業則當務之急莫大于朝王今嗣位三載此禮缺然則成周之城謂之義舉則可謂之尊王則未也何以令其臣故輦轂之下慶賞刑威皆常請命天子卽晉侯親在督役且不得擅執見事之百工卽宋公亦不得自執

天子之命卿況以大夫而可執列國之大夫哉
今范獻子以宋仲幾不受功不請命于王而私
執又不歸于王之士師是不知有王也蓋晉之
六卿招權擅政素不知有王室而定公初立又
未嘗倡以尊王之義故率意妄行其在京師猶
其在國都耳春秋人其大夫非卽所以人晉侯
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季氏私考曰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卽議立君
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在乾侯季氏之所忌故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
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
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墮而宋先入正爲
國久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已所爲故不以
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
祔則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
哉况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
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已掖立之恩耳意
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羣臣有能如晏嬰
之輔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

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
聲勢相倚懼弱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獎公室
使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
振咎將誰歸哉

按王氏經世謂定公受位于賊魯不念先君之
有適在至比于桓宣非也公衍公爲不惟意如
之所忌嫉而昭公之出奔客死皆起于謀伐季
氏二子實不能無罪焉藉令宋孫位于適則意
如固必不相容卽國人之心亦有難使帖服者
篡弑之事勢所必至與其冒萬世大逆之罪孰
若順一時之人情以安國祚乎故定公雖不無
欲貴之心揆之理勢亦合如此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秋七月己巳葬我君昭公

按昭公薨半載始以其喪歸固因國未有王季
孫欲久暴露于外以洩其忿若喪旣歸定公已
立何踰月遽葬當是時仲孫何忌學禮于孔子
亦不執禮以爭之何畏懼之甚哉若非榮駕穆
之言則溝而且謚意如之害公不遺餘力矣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按楊公季氏私考以爲伯禽之子考公之弟萬孝恭氏謂楊公以弟繼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公故季氏立其宮以明舊制避人議已亦無的據左氏云昭公出平子禱于楊公則禱祖以城孫理所不順意如必不若是之愚也此必淫邪之神世仰托之以祈禍福意如因欲逐公而偶應其求遂立宮耳不經之事聖人何以書所以甚意如之惡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汪克寬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春秋異附卷之十九定

四

子西

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爲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按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雉庫路三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路門天子應門則雉門之制與天子同矣兩觀在

雉門外兩旁東西各置一臺作樓于上以懸法象示民觀故謂之觀其狀巍然高大又謂之象魏臺下不爲門空虛洞達闕然爲道故又云魏闕蓋中門惟天子出入則開而兩觀之下則臣民往來之常路漢書所謂伏闕詣闕者卽此處也觀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然大雅縣之詩稱大王曰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諸侯止宜二門而魯之雉門兩觀皆非其分則又爲魯解耳及者災起于門也非不以微及大也權歸季氏定公無爲則臨民布法之地亦爲虛設故災非爲僭也僭不始于今日也

春秋異附卷之十九定

五

子西

秋楚人伐吳季氏私考曰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柳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若以親其民修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內自修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而遣人伐之以弱臨強力豈能敵自是大爲吳困而不復能再報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按魯之有雉門兩觀相仍久矣災則必作作則必新春秋亦因事書之耳未必有他意也自左氏載子家以設兩觀為僭公穀有修大加度之譏而後之譚經者遂同聲附和不知此時公室貧困興作甚難焉能侈為美大而定公柔弱劫制強家豈可遽責以撥亂反正之事乎但攬權之志亟當淬礪更新則聖人書作兩觀而感慨寓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六一

三十五

按定公初立權歸季孫凡事掣肘不可槩責獨朝王一節乃綱常名分所係人心之所不能昧者試一舉行而諸侯不聳動亂賊不寒心者未之有也乃不朝周而朝晉何昏愚至此哉及河而拒亦六卿為季孫之計也魯定之恥不待言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子益嗣是為隱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季氏私考曰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近於費蓋依季氏也邾莊公必嘗懼黑肱導為患矣至是隱公初立以先君時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為此盟而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庇邾者甫十三年而復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七一

五十五

男曹伯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趙鵬飛氏曰楚昭昏庸四鄰不親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清南服誠及掌矣然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

按晉定公志修伯業而坐失機會不足責矣

獨取蔡侯之工于謀審于觀爰而決于報復也
蓋昭侯隱太子之子也含祖父之仇矢不共之
志見楚昭昏庸囊瓦嗜利遂製兩佩襲如楚以
蠱惑其君臣彙可乘矣遂沉王誓漢質子乞師
當其時天子遣元老會者十八國豈晉定力能
致之亦憾楚人之暴橫而憐蔡昭之苦也及荀
寅求貨蔡申豈惜一賂哉料其事不濟而激楚
怒遂適吳以謀伐楚于是初戰栢舉而囊瓦奔
鄭五戰入郢而楚子奔隨人知伍員之復父仇
乎而不知蔡昭侯夙世之恨亦少舒其萬一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八

故春秋序蔡侯于十五國君之上大其志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按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召陵之會頓胡皆從
沈獨不至必平日輔楚爲惡頓胡蔡許諸國常
受其毒故疑畏不敢偕來耳觀蔡既滅其國復
殺其君苟非懷恨之深何至此乎然蔡之所不
共戴天者楚也楚雖不勁于吳欲以取蔡如兀
上肉耳昭侯既與諸國侵楚今又滅其與國蔡
令楚子釋晉之恨而肆毒于蔡則如之何春秋

書滅書殺罪之也亦危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按魯積衰之勢至定公而極矣公之在國呼吸
動靜皆制于強家似不能出疆以請討今元
老至會列國同盟儻能以季氏四分公室之事
迫逐先君之惡極言申訴請移師以正之此非
一機會乎卽不然而表暴其罪施之文告令悔
過自新季氏亦未必不少知懲戒奈何蔡昭侯
以亡國之裔猶能集十八國之君以報父祖之
仇定公以堂堂望國之主而不能出一言以雪
恥何昏庸畏縮一至此哉程子謂皐鼬之盟出
于公意抑不知何作用也皐鼬鄭地
杞伯成卒于會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九

子過嗣是爲僖公皐鼬之諸侯卽會伐楚之諸
侯召陵爲伐楚而盟而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
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按容城在白羽之南白羽在楚北部與中國爲
隣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怒其內附故遷之容

城以離其交耳先儒謂其違害就利而願遷故春秋以自遷爲文則何其不憚煩哉然盟會甫臨偏遷隨至許亦難乎其爲國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按會以盟爲重然盟必先會自馳之盟王臣不在諸侯將歸乃魯之要盟也此召陵之會故以會爲主侵楚無功不待言矣

劉卷卒

按卷卽劉蚩當王猛之時挾君崇黨幾危王室非純臣也陳傳良氏以爲敬王之難有劉子焉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十一元

是以卷爲賢故書卒矣然單與劉同事而不卒尹氏專權亦書卒是春秋亦從計告云耳豈以卷有功于敬王而書之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按蔡昭既集諸侯以侵楚又滅沈以剪其黨則楚師之圍實其自取但晉既主召陵之會而坐視不救則荀寅之故也晉定之受制強臣輕棄與國有如是哉春秋書此危蔡且罪晉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按召陵之役荀寅以求貨不遂怒蔡故以無損于楚而失中山爲慮今蔡圍不救而鮮虞是伐酬其言也范鞅贖貨之夫與寅朋黨孔圉者達之玄孫無利于衛而繕甲相從不亦愚哉

葬劉文公

李廉曰天子三公稱公魯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諡公如成肅公單平公春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十二元

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按是時蔡圍已解故昭侯得去國而如吳吳之謀楚已非一日然舉兵之期寔自蔡侯趣之故稱以見其能驅使吳也非以吳形晉之難也吳

雖夷習出自太伯之後與蔡同姓一時相與實有同仇之義焉蔡稱侯故吳稱子亦理也非特進而書爵也柏舉楚地楚聞吳師將至遣薳荒帥師拒敵遇于柏舉吳遂進戰而三勝之可謂勇而銳矣合將衆而言故稱楚人薳荒其主帥也瓦見得臣子側之殺楚法無赦故懼而奔鄭主帥奔則衆無統吳之人郢遂如破竹矣

庚辰吳入郢

按上稱子者以出師之始言故稱爵以見兵興之有王此稱吳者以戰勝之後言故但稱國以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十二

三

見師徒之深入蓋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恒稱也胡康侯順天命奉天討之說亦祖公羊而爲之者似未妥郢楚都也雖吳之行事無道不足以滅楚而二百年中國神人之積忿亦少舒矣此非天之假手于吳者耶春秋書此非以大吳實爲中夏幸蔡昭幸也

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粟于蔡

按左傳云周亟矜無資則蔡未見告饑公穀稱諸侯歸粟又何以獨書魯皆不得當時行事之

實而爲之說者也此季孫意如之謀也意如見蔡昭侯報父祖之仇吳能遂其所請不若齊晉君臣貪賂以棄與國者比儻魯昭之後亦有圖報如昭侯者乎將何以自免于罪戾故歸粟于蔡以悅吳計亦甚狡矣不然魯蔡雖皆姬姓之國實未嘗有一日之好于魯也况魯公室困乏國用且不給何得餘粟濟人哉

於越入吳

高閼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三

五

三年再入吳若爲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閼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爲桓子杜氏曰于桓公之年書公子輩所以貶桓公也于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于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取卒

婁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季

氏私考曰季平子專權爲惡必以陽虎爲腹心
虎之預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
成子相繼告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雅弱不能
自立國命遂爲虎所執矣公山不狃爲費宰侯
犯爲郈宰皆虎黨也政安得自大夫出哉

晉上軟帥師圍鮮虞

復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李氏曰此鄭叛伯之始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五十三

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
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
遂無許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
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
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按左氏載公爲晉討伐胥靡固不足據而季氏
私考謂魯鄆田之故疑鄭與齊合故伐以威之
尤牽強獨高閔氏謂晉以鄭滅許命公討稍是
但晉與鄭近何不自討乃使魯越宋衛而遠侵

耶竊意三家分魯公室無民安所得師徒之衆
是時季桓子稚弱陽虎欲竊其政柄故乘晉有
惡鄭伐許之意遂具卒乘與公自將使晉之兵
權先屬于公漸以歸于已耳故上書侵下卽書
至見無功往返公特爲陽虎假公濟私之媒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按陽虎欲竊季氏兵柄故使公自將以暗釋之
然公旣歸則尚未有所屬故遣斯如晉而何忌
者斯之儔亞也兩人俱遣虎始得專執之矣此
其爲謀不甚巧乎左氏云桓子獻俘陽虎強使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五十四

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是已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按晉卿漬貨爭權擅執國使固當稱人以貶之
矣然樂祁犁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
交爲重國事爲輕已失使人之職分故稱行人
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以爲非其罪失
春秋之旨矣

冬城中城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
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

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按鄆自昭二十五年齊取以居公三十年鄆潰而貳于齊齊亦以爲有功于昭而視爲故物矣況貪詐恃強卽善其辭令以求復且不可得乃帥師以圍之耶蓋由斯桓初當國未諳事體忌習于禮不知兵計陽貨欲去三桓以奪其政遂給二卿以取罪于齊耳明年國夏伐我西鄙兵連禍結竟無寧歲誰生厲階乎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夫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按是時晉伯既衰楚氛稍息齊景公欲乘間圖伯必得望國以爲號召乃可糾合諸侯而魯衛爲兄弟和好之國非得衛不足以致魯故因鄭方有仇魯之志結鄭以盟于鹹鹹者衛地也將使地主必出遂結衛以感動乎魯耳而靈公不出于是乎有行人之執侵衛之役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季氏私考曰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

沙耳其地近沙鹿在齊衛之間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季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夫當晉楚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此春秋之所深慨也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按昭公羈棲鄆邑惟齊是依而齊不能一出偏師向魯鄙問季氏之罪及鄆潰則攘之爲已邑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十七

是但知利其有不知急其難矣桓子稚弱當國不量時勢妄興圍鄆之師固自取此伐然景公舉動如此欲圖伯得乎國夏國佐之孫是爲惠子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按二卿圍鄆及致西鄙之伐公豈自謂武勇才智足可復鄆故自將侵之耶必陽虎讓斯忌欲

其再往二卿怏怏不樂委其責于公是以公爲孤注耳春秋蓋危公而罪三臣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按是時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已無復顧忌獨以公在國猶有掣肘故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春秋屢書所以深恨陽虎陷君于死地也

曹伯露卒

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按瓦衛地齊師壓境而公反出境外者何蓋國夏此役報兩侵之怨其師徒必衆二卿畏懼不出公不敢輕敵故求援于晉而至瓦以會士鞅然曠日持久則齊兵已退矣故晉救不書而書公至見公之親勞征役以罪魯臣之避事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子越嗣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按鹹沙之盟鄭衛皆爲齊而叛晉晉不與較則

諸侯皆望風而趨齊又自度力不勑于齊恐致損威傷重一敗不可復振故不敢聲二國之罪大肆燹伐以挑齊怒但爲侵掠之計以飾體面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聞侵鄭則救兵之來必先至衛故侵衛以急辭書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按前年圍鄆之役謀復故邑尚致西鄙之侵今以晉故而並將以侵其與國挑怒速禍爲人損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九

已計甚左矣桓子少年不更事何忌學于聖門亦復如是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高閔氏曰去年公侵齊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按昭公爲季氏追逐不得正其終其神主久不祔廟定公不得正其始凡事制于意如卽位八年禘祫大祭尚未舉行故祔廟之禮至今缺

然叔孫何忌學禮于孔子當是時必嘗以此事與桓子酌議建白于公而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遂亦從其議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謂托于正以售其不正者也馮允南云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較諸說獨爲確當而季氏私考又云何不直指昭公今日先公則豈一公之專稱哉竊謂定公以弟嗣兄則以昭公爲先公非過也若杜元凱所謂正閔禧二公位次事雖合義非權時之急務西亭辨疑又謂從祀如今制五品以上得陪祭之謂尤迂謬矣

春秋集附卷之十九 定

子

盜竊寶玉大弓

按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以此封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虎自以昭公耐廟從祀爲大有功于魯遂肆然欲取爲已有夫充類至義之盡凡取非其有皆盜也况竊取太廟之神器乎故書之曰盜或曰公行劫掠之謂盜潛伏匿取之謂竊既稱盜又稱竊何也蓋列聖神靈於昭在上羣臣百姓叢集在下虎雖大盜其良心亦是內荏盜者著其迹竊者誅其心或謂虎以公從祀計不出已故使盜竊以撓

其事者迂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子勝嗣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按陽虎權勢在手恣行無忌何爲既竊復歸此正良心之不容昧處也三后在天靈爽昭燦萬民在下公論沸騰虎豈能晏然有之耶故潛納太廟以自泯其跡穀梁子所謂虎以解衆是已非無用而歸之謂也

春秋集附卷之十九 定

王

六月葬鄭獻公

按是時魯鄭方仇鄭懼有變故三月而葬然魯不以仇故而會其葬者此仲孫學禮于仲尼而以禮相其君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也春秋曰衛侯次于五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襄陰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孫嗣是爲惠公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季氏私考曰及齊平見魯之睦隣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修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與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王氏經世曰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三

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爲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于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邪勝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答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及汶陽之田則魯將爲齊役乎他書或法公之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

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爲是則左氏之說爲非矣

按是時魯用孔子齊相晏嬰實一時聖賢之會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則平日之臭味相投可知晏子既久而能敬寧有見聖而不知敬任其君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者乎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不是軒輊齊魯實欲感悟變化俾兩國偕之大道此正是志三代夢周公本心甚至公山佛肸亦欲應召其惓惓濟時行道之志何嘗一日忘哉今齊魯兩君相見正其所夢想而惟恐不得逢其會者乃不感動之以誠心開導之于禮義而徒以解紛息爭盟誓交責之言應酬之豈大聖人施爲氣象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按是時晉業傾頽齊思復伯故鄭衛所以敢于叛晉者恃有齊在也晉畏齊強不能與敵而徒今年侵鄭明年圍衛適足以堅其從齊之志耳何益哉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三

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譙及闕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歸也惟鄆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聖人道化所感疆暴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見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春秋集附卷之十九 定

季氏私考曰侯犯宰郕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郕費之叛勢所必至也春秋內叛不書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恃強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

郕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

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孫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宋樂大心出奔曹

季氏私考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譖猜忌固爲有罪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宋景以嬖寵之私而逐庶弟則親親之恩廢公子以愛馬之故而挾寵臣則尊尊之禮忘尊尊親親國之經也而皆棄之此君臣之所以交失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心與地辰佗

彊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之重介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體統亦甚褻矣宋其能國乎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按鹹沙之會鄭衛單至曲濮之役鄭衛自盟今兩國同會于齊地則服齊之志益堅圖晉之謀愈亟矣夫晉定公受制六卿其以衰弱開釁固不足言獨齊景公在位四十八載又得晏嬰以

爲之佐然卽其行事絕無有良法善政足以基伯而紹桓者又安所稱君臣相悅以其君顯乎叔孫州仇如齊

按此役爲謝歸田致郈也齊以致郈見德叔孫答云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君豈以爲寡君賜義正辭嚴可謂不辱君命矣然魯論語稱其毀仲尼于朝豈其才能應對而獨昧于知聖耶竊謂州仇亦爲身謀者耳蓋郈叔孫之邑也仇恐齊責望于已故假公以庇其私豈盡爲公室慮耶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主元 三十五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佗彊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按辰宋景公同母弟也當其爲地請而公弗聽卽垂涕泣而諫之可也乃倖然率佗彊以出奔

且其言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盡言懷恨何不忍廷其族兄而獨忍絕同母之兄耶卽在陳之日三人者亦必視辰爲行止苟有愛兄憂國之心卽三人懷異志猶宜委曲調停使不至于亂從容諭兄爲復國事君之計乃藉陳之力入邑以叛此雖四人之同謀而因情定法辰實亂之首而罪之魁也故書曰宋公之弟一以見景公不能制其弟一以見辰之忍絕于君兄而三人則在末減之條矣故曰及及與暨同義而康侯爲之分辨迂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主元 三十六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按大心被子明譖逐怏怏居曹豈忘思亂之心特無樂可乘耳一旦聞四卿首難則扼腕而起豈顧後哉不言叛者蒙上文也夫宋昔遭華向之亂國祚幾搖今又以寵嬖之故致五卿同叛主勢孤危偏聽生姦啓寵納侮豈虛語哉故左氏曰大爲宋患寵向難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按鄭黨于齊者也自孔子用魯講信修睦平齊

之後不復與隣國爭故鄭亦忘六年之怨而求平耳朞月而可效驗固如此家氏乃云魯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不亦謬哉叔還叔詣魯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子比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按杜元凱曰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夫城者所以盛民叛者人也非其城也州仇既藉仲孫之力以圍郈而侯犯奔齊矣又何必毀豈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天

慮犯復入故毀之以絕其來耶然此皆自謂身謀非有意于公室者藉令侯犯不叛叔孫公山不叛季孫則以孔子潛乎默奪之機當亦非旦夕間可取效者况仲由哉今叔孫既欲甘心于二季而仲孫又能承孔子之德意開論其心所以決于墮之耳不然何公之圍成而不克耶則豈非以處父不叛孟孫之故耶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按彊公孟縶之孫也是時曹伯陽在位公孫彊當國日馳騁于田獵而不恤國事故衛乘隙而

伐之蓋欲其從齊自以爲功耳豈知艾殺伐于宮寢國本將已動搖迺忽蕭牆而圖遠畧靈公真可鄙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季桓子能用仲尼則其處心積慮已非悼平儔伍而聖人德化又自有以潛乎默奪其心故一聞城池甲兵之對卽悅而從之耳然非何忌相爲夾助豈易爲力哉故二都之墮雖叔季善于承聖而維持調運之功仲孫實居多也雖然邱費墮矣狃犯奔矣大夫可無陪臣之脅矣未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元

幾而女樂來受膳俎不頒豈非桓子慮漸將及已而故迫聖人之去耶故嘗謂分公室而致魯之削弱者宿也沮聖治而使魯終于不振者斯也見行可之仕孟子豈爲桓子多耶亦恨其不能終用耳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季氏私考曰黃齊地黃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聞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定公習見三家惟季氏最強叔孫次之孟孫
獨弱強者且墮況弱者乎不知邱費所以易墮
者以叔季受制徂犯自欲墮之而又得仲孫以
爲之助耳孟自獻莊僖以至懿子世稱賢大夫
而公歛處父宰成亦職貢不缺何罪而欲墮之
耶不當圍而圍則孟孫必不心服此處父之謀
所以行而成之所不能克歟書圍書至見定公
之輕動也穀梁子乃云大公何其謬哉康侯謂
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則不待兵革而自墮則
亦以成爲當墮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一名耶氏在鉅野其西南爲曹地季氏私
考曰衛蓋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
以遙制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爲次
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是秦蛇淵圍

蛇淵圍在汶陽謹田之東界季廉氏曰此正與
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

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
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按此三桓之爲也蓋徂犯出奔雖叔季所樂而
邱費之墮實非其所願使定公乘聖治維新之
始兩都毀壞之初卽親賢攬權則三家歛迹國
勢改觀豈非復振之一機乎乃女樂受而孔子
行矣蛇淵圍而君志怠矣太阿之柄置之道傍
于是三桓急攫而收之遂大集師徒蒐于比蒲
一以張私家之威勢一以杜外國之窺伺耳春
秋上書築圉下書大蒐其罪定公之昏惰而著

三桓之矯橫乎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晉陽本晉始封之地非趙鞅私邑也鞅見地
險兵強心懷覬覦故欲以衛貢五百歸舍晉陽
爲後日私據自封之計則叛志已有胚胎矣午
邯鄲大夫晉之臣子也因奉命不速遂擅殺之
籍秦晉上軍司馬也擅使圍公家之邑則叛狀
顯著矣其不聽安于之言豈真畏國法耶恐先

舉事以奸君命則晉陽戒備不得入耳故傳言
奔經書叛非聖人孰能定其罪哉公羊乃謂鞅
取晉陽之甲以逐寅射爲以地正國謬矣且寅
射未逐則伐君之罪未露何以見爲君側惡人
哉穀梁子云叛直叛也得聖人之旨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
是爲范昭子二氏固非善族然以邯鄲之故逐
鞅則雖奸始禍之命于理亦非大逆但韓魏二
家鞅之黨也三家鼎立欲共分晉至惡中行范
春秋襄附卷之十九 定

氏窺矚其旁故乘趙鞅之奔遂以同罪異刑之
言請逐二氏則二氏恨定公之不察而甘冒無
將之誅矣是寅射叛狀在既奔之後實韓魏激
成之也豈可與趙鞅同日論哉况朝歌本衛地
離晉頗遠不能爲亂亦豈若晉陽之切近爲國
患者乎

晉趙鞅歸于晉

季氏私考曰趙鞅之歸韓魏爲之請也荀寅士
吉射逐而趙鞅歸可見趙鞅以叛晉君逐二氏
也歸易辭晉於是乎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

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地而自爲諸侯其勢
蓋成於此

薛弒其君比

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
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
用法一人爲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
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
也啖子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按戌公叔文子之子陽趙厲之孫戌富而驕縱
春秋襄附卷之十九 定

宋朝輩倚寵宮闈彼此自不相能必有飛語中
傷之者此戌所以見惡于衛侯也乃又不自揣
欲去夫人之黨能無逐乎陽戌之黨也語稱公
叔文子能薦家臣撰則衛之賢人當有引類同
升足爲後人憑藉者今戌以驕戾見逐而卒無
一人救援豈皆在黜逐之列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按是時楚勢衰竭諸侯莫從故頓雖素服于楚
亦欲背楚事晉而召陵之盟頓子在焉所謂用

夏變夷者陳以盛德之後乃事楚益堅相從滅國是變于夷者也此春秋所深罪乎

夏衛北宮結來奔

王氏經世曰衛靈沈耳于閭戍陽岐途而出結又來奔婦之口可以出走婦之哲可以傾城可不戒哉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按檣李杜元凱云吳郡賈逵云越地然左氏謂吳伐越勾踐禦之則越反先渡江至吳地吳駐師境內以待越之禦也則檣李當從賈註為是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三

子

或云此是勾踐加兵于吳又與傳不相合光卒

子夫差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按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夫朝歌近在衛西衛自宜警備齊方爭魯伯則利其有叛臣之難故欲救援二氏以樹黨而傾晉至于魯兩都甫墮紀綱未振孔子一去三桓復張內顧且不暇何暇遠出以會齊耶春秋書會書至罪定公之輕動而深危之也牽前

地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按洮杜元凱云曹地曹在宋西北衛之西南是時宋有五卿之亂勢未能定故乘齊侯在宋而來會以求援耳左氏以為范氏故則宋豈能舍其國而急人之急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按脤祭社之肉盛以蜎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同福者也然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故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三

子

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獎王室之功而加以殊禮也定公即位十有四年未嘗朝聘而千里賜胙何哉豈以晉伯既衰中夏無統自孔子相魯國勢漸振故敬王假此以親望國耶奈何膾肉不至孔子已行則魯禮蕩廢歸脤之意又何足以感諷魯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季氏私考曰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預有貶焉蓋南

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爲親隱惡以道論心而憤激過中施爲無序迹亦不能無激於心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時羣小畏誅豈無媒孽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已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高閔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辰自陳入蕭與佗彊地心同叛三年于茲矣宋景既不能開釋其弟使之歸國以全手足之義而今年與齊侯會于洮必以靖難之事求之故辰疑懼來奔耳奔而入叛叛而復奔辰亦計窮力極矣宋景不能容一弟使奔竄無門心何忍哉故三書宋公之弟以著其罪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按前年大蒐三桓以墮郈之後威勢稍弛故大集師徒以震耀之今何以蒐蓋三家僭魯時應

大國見討齊宋方會于洮以議靖難而公子辰來奔恐齊舉兵見伐故預爲警備耳此三桓爲私家之計而公不與謀者也邾隱公因此蒲相近來與公會而不及三桓則三桓固心銜之矣此哀公二年三卿並將伐邾而不念其來朝奔喪之禮歟

城莒父及霄

按三家分魯公室困乏安得財力以城二邑此亦三桓僭齊宋而城之者也元凱謂公叛晉而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則助范之事不經見未可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三

據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按邾隱公去年來會今又來朝未幾又奔魯喪卑屈甚矣子貢何以謂其驕乎蓋非其志之驕以定公之卑俯形之見其驕也賓主禮貴相稱况以小事大尤宜謹慎主俯而賓不顧謂之驕也不亦宜乎三家于是有辭于伐矣

鼪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杜氏曰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晉會召陵侵楚頓胡之君皆在後楚有吳患不能報今吳越構難故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按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四月而不吉又卜五月而後郊也過時慢禮不待譏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按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路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三

宮矣定公爲意如所立失正始之義然當其初年陪臣執政國勢分崩固不足責而陽虎出卒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爲政紀綱粗立正可以有爲之時也乃內淫于女樂外荒于臺囿使孔子不得行其道則魯國之終于不振者非公之失其機會哉薨于高寢非正終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

季氏私考曰罕達虎之孫也鄭乘晉楚之衰卽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侈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

達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齊會洮罕達豈宜畧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敢與晉戰鐵矣社元凱以爲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王葆氏以爲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右氏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

齊侯衛侯次于蕞蔭

王氏經世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爲是觀望之役又云五氏垂蔭之次皆爲代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蕞蔭地闕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三

三

邾子來奔喪

按禮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而失自見矣

秋七月壬申邾氏卒

按此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蓋僖宣昭卽位旣久嫡母已薨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公初立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

禮也左氏云不赴且不祔夫國君之母卒則史書之何待于赴祔在小祥之後豈待替而始書薨耶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按禮諸侯葬列國使大夫會之諸侯親會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非禮甚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按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敬嬴日中克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故當爲雨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甲二三百五

具而不爲雨止若不爲雨具而雨不克葬則寧

有待焉葬而虞可也

辛巳葬定姒

按襄母定姒卽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告祔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左氏曰不成喪禮杜元凱註云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夫赴猶可言煩禮適齊于嫡祖姑妾祔于妾祖姑禮之正也豈亦可以煩而廢耶王氏經世云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書姒氏卒葬定姒皆

正名也則成風敬嬴齊歸稱夫人皆爲非禮而禮自哀公時始定耶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自是確論

冬城漆

按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三桓自邾子會定公時已有所憾而執玉驕傲伐已自肅故恐漆有貳心遂城以杜其讐耳于是元年伐邾二年取鄆東固七年俘其君所以肆諸市郛者不遺餘力而朝會奔喪之禮意不少加念矣此皆三桓之罪也或歸咎于哀公之怙寬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定

甲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夫人定姒所生也在位二十有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按楚憑陵氣焰無可撲滅自蔡昭侯集十八諸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二十一

侯會召陵以侵楚又以吳子戰勝于柏舉而楚

遂衰弱則楚人之欲甘心于蔡久矣自吳牽制

于越而楚患稍紓則滅頓滅胡勢復張大于是

合三國以圍蔡報柏舉之仇也春秋蓋懼楚氛

之漸熾罪三國之從夷而胡康侯乃以楚子復

仇爲可恕豈聖人之旨哉或者謂康侯爲高宗

不復金仇而發是以一已君臣之義而決萬世

華夷之防也可乎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

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輒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按齊衛五氏垂葉蔭之次本爲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春秋書此所以慨中國之無霸而罪齊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邾之于魯朝會奔喪數數加禮何罪可伐况何忌又學禮于仲尼者乃獨先叔仲伐之何耶蓋邾隱公執玉高仰其容若驕于責見疑則何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二十二

忌可知矣且哀公卽位又不朝賀則前日之禮

似屬虛文顯然有輕蔑嗣君之意此仲氏所以

益疑而先伐之也儻猶有公室之念乎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句繹

按季桓子初政時孔子用魯故其行事無甚驕恣及受女樂之後則其年力漸強志亦放縱而武叔之爲人尤輕倨暴戾觀其毀仲尼可知矣故見何忌伐邾遂起侵田自厚計約孟氏並將

伐之此則盡爲私謀而毫無公室之念者也然
鄆東沂西之田近于費邑而鄆在魯西鄆成在
魯北鄆去邾田爲遠則季氏實獨專其利而叔
仲徒有虛名耳故二氏與邾子盟而季孫不與
焉蓋必何忌猶有矜憐之意而州仇亦快快與
之同盟者也胡康侯謂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
又德叔孫救意如仲孫救桓子因以邾田盡歸
叔仲故二家各盟其所得則豈當時行事之實
哉句釋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定

三 五三

按衛靈公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家政不修而
妻逐其子姑置弗論但世子出奔于今四年矣
猶未祭其無罪而使之歸國至于身死而繼嗣
不明卒使孫禰其祖子拒其父竟爲釀亂基禍
之主豈不貽羞于康叔哉孔子詆其無道而又
稱其以三臣免喪非與之也見賢之有益于人
國也使其能用蘧瑗則必以道正君而衛國之
亂未必至此豈特免于喪乎

滕子來朝

按滕子于定公之喪既來會葬哀公新立又復

來朝蓋國勢衰微而欲求庇于宗國耳豈知魯
之削也滋甚而諸侯之來朝者竟止于此乎春
秋之感慨深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按蒯聵出奔原非其罪雖有戲陽速之言其所
謂顧乃殺之者意必欲殺其私人非欲殺夫人
也速誤認之耳故曰速禍余稱世子見未絕于
先君也况靈公臨終欲立子郕未嘗言及孫輒
輒之立乃出于郕口而擅成于國人者何以奉
先公而服天下乎藉第令靈公遺命立輒輒猶
當迎父歸國讓位于父不得已則以國養可也
乃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孔子正名而書曰
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特罪輒亦罪一國之人
也穀梁氏乃云弗受以尊王父則反常拂經啓
天下後世父子攘奪之禍者必是斯言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按趙鞅范中行之仇也鞅師在戚則離朝歌不
甚相遠范中行恐移兵襲擊必遣人求援于鄭
而鄭方有窺晉之志且欺鞅以孤軍深入衛地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定

四 五三

罕達遂帥師至鐵以爲二氏聲援鐵在戚城之南則已與晉師相薄顯然有輕敵逆戰之勢矣于是趙鞅整兵邀擊而敗之是鄭之不量力也當是時齊人輸粟范氏適與鄭師相值左氏遂云罕達送之然衛在齊南鄭在衛北是逆而非送也且齊果有粟何不遣兵徑至朝歌主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謝氏以罕達爲衛討蒯瞶趙鞅爲瞶禦之者是已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五

第三十二

季氏私考曰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爲文矣况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吳豈謀國之善哉公子駟議必主於不遷未爲失策乃以其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以子拒父以臣圍君此衛之大逆而以齊爲首者何蓋齊與晉仇蒯瞶入則衛必從晉此齊

之所亟爭而曼卿之師未必非齊鼓之也故以齊爲惡首說者但謂抑姑于齊以明臣不可侵君離戚于衛以明子不可加父是未減乎齊矣豈春秋誅意之法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按先王制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親盡又無功德何以不祧蓋季仲叔皆桓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是以宜祧而不祧耳孔子聞災曰其桓僖乎蓋必之以理也然晉悼朝于武宮晉頃獻俘文宮則親盡不遷之廟無國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按杜元凱註啓陽卽今瑯邪開陽縣水經云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郕國也昭十八年邾人入郕盡俘以歸郕子曰余無歸矣從邾于邾則啓陽郕之別名也二年春三卿伐邾取郕東沂西之田則啓陽必已屬魯而費在祊之西北與啓陽相望故季孫欲城之以鎮沂西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六

三十九

之田且以備邾而先以兵威脅制使無後變也
獨仲孫不與共事則前取邾田亦豈何忌所願
者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按髡樂喜之裔曹自定十八年春樂大心入蕭
以叛故伐之以修舊怨薛氏謂討大心之亂則
是時大心已不在曹況髡與心同族宋景雖昏
庸亦未必誤遣之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按斯之初年其秉心制行頗異前人又知任用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七

三十

孔子故一時國體亦覺政觀其能脫陽虎之囚
逐公山之畔則皆尊聖近賢之驗也自女樂一
受孔子既行則動多咎錯如工築師旅之興竟
與州仇附和而何忌之賢有不相聞者矣此豈
直係桓子晚節之不終實關聖道用舍行藏之
機也至左氏所載正常之命卒成殺嫡之慘則
又不特桓子之誤亦其先武悼平子之餘殃乎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按蔡姬姓之國昭侯能報楚仇嘗序于十五國
君之上矣今何貶而稱人蓋棄分土而遷州來

是背違祖宗也子駟沮遷吳而殺之是專殺大
夫也獵為駟黨不附遷議又併逐以媚吳則剛
復自用政刑紊亂矣貶而稱人不亦宜乎說者
以人為衆亂之稱非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孫嗣是為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按彭山私考謂鄆東沂西之田近費獨季孫專
制其利邾亦惟納稅于季孫故叔仲圍之非也
蓋邾雖小國亦甚偏僂襄昭之世屢黨齊伐魯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八

三十一

今哀公即位三年不來朝聘則其輕蔑嗣君可
知况三卿近又取田以滋其毒而季康子肥新
立非彼所畏寧保無啓疆報復之志乎故二卿
帥師以震懾而制服之使知所畏而不敢逞耳
然無故與師二卿亦不能無罪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辰盜殺蔡侯申

按盜者刺客之稱昭公殘虐大臣為衆所惡故
仇家陰刺殺之左傳謂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
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則當書翩弑而
不當書盜殺矣又云翩以兩矢門之文之錯後

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則錯之殺
翩事關討賊不應盡沒其實皆不足信或謂楚
使人殺之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謂文之錯射殺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
孫姓公孫肝則弑賊既已討何以不書翩弑此
獨書公孫辰出奔耶則翩之弑未必實也但辰
爲正卿不論盜賊與否聞弑與否而坐視國君
被難自不能逃其罪而昭侯方密事吳故懼吳
之討而奔以說之耳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一

九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按是時晉之伯業既已掃地齊景圖伯迄無成
功故宋景有志爭雄乃置五卿之亂而欺陵弱
國以自張大是亦宋襄之故智而已何能爲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季氏私考曰蔡成公討弑父之賊而以公孫姓
公孫霍爲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
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按戎蠻近楚之國楚所不易服者卽昭十六年
楚子誘殺之者也屬居邊鄙素服于晉今爲楚
所陵而自拔投晉晉宜嘉其志援其急而鎮撫
安輯以爲禦楚之助可也乃懼楚人之責設策
城之計誘其聽卜而執以畀楚其與晉侯執曹
伯歸于京師者何異哉是不惟孤戎蠻之望失
霸國之體而四隣諸侯有不羞顏而懈體者哉
故子戎蠻而人晉深惡而痛絕之也

城西郭

按杜氏曰備晉也夫是時晉伯已衰故齊衛交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一

十

伐鄭師抗敵甚至執戎子以歸楚則文悼之餘
威掃地盡矣魯爲望國不思自強以爲主持中
夏抑制吳楚之計乃猶城西郭以備晉何其愚
哉

六月辛丑亳社災

按孔穎達曰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
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
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夫王者易姓
改物營建必先祖廟武王既代商以有天下而
立亳社于廟門之外以爲屏蔽雖云示戒恐非

王者盡制之道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是周之社也又云決陰事于亳社舍國社而求亳社非其宜矣季氏私考云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朝廷政事所出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夫左祖右社此廟社配陰陽定位也乃以亡國之社居左陽位耶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乃建立于東方生旺之地耶意必遷置他所以存商迹耳書災者重先代之意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于虞母嗣是爲隱公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十一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凌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與城西郭同義

夏齊侯伐宋

涇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強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內不能正其國區區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而心不服也老將棗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歿于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十一

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是時齊與晉爭伯而中國諸侯堅于黨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仇又處衛朝歌鞅自度齊兵力強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倖動于是計納蒯聵以爲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腋一舉兩得耳奈輒以子拒父則計不得行而蒯聵在戚存亡亦未可保故又帥師伐衛仍欲納之耳不專以甯跪弦施救范氏之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子茶嗣是爲安孺子

按齊景公于晏子自稱君臣相悅論伯業亦稱晏子以其君顯及觀當時行事之跡大有不然如助衛輒以拒父爲寅射而伐君則其于父子君臣政本所在昧昧然不知況其他乎乃一聞聖對則曰善哉偶有興發遽宣諸樂亦好名之主耳卒之後宮寵盛繼嗣不明死肉未寒子弑國亂社稷移于陳氏而太公東海之勲桓公召陵之績蕩廢俱盡晏子曾無一言以救正之又安所稱畜君何尤而以其君顯哉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主

三

冬叔還如齊

高閔氏曰使卿吊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春秋之例閏不書况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景公卒于九月即閏十二月猶爲非期况長曆是年閏十月則三月而葬矣是時國勢人心漸歸陳氏茶又以非次得立恐生他變故爾速葬耶

六三不城邾瑕

按高閔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強城之

汪克寬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哀公卽位纔二年而啓陽西郭毗瑕凡四城邑語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不修德政而徒勞民傷財以爲捍蔽之計此豈特無益于公室亦三家自盡之術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傳云治范氏之亂蓋謂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也夫旣伐衛又伐鮮虞是益仇之黨而樹已之敵也鞅計亦左矣然晉之于鮮虞于今五伐而卒不能服之者則鮮虞亦豈弱國乎

春秋翼附卷之三十

主

三

吳伐陳

按陳堅于從楚當吳入郢之後楚已削弱吳使召懷公猶以逢猶之言而不往于是元年受侵今又受伐皆修舊怨也夫陳以明德之後與其堅事衰楚以受強吳之侵孰若附晉以修同盟之好豈不義正名美乎卽不然而背楚卽吳吳猶太伯之裔不猶愈于荆蠻乎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王氏經世曰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既愚且懦

故陳乞逐之如振稿葉而弑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於前陳乞弑其君荼於後其爲輕國本托國非人之戒至明切矣

按陳氏厚施專爲竊國計卽景公繼嗣得人其處心積慮且姦險叵測况荼係孽孽乃諸大夫所不欲立者又立于國高具臣之手則陳乞復何顧忌乎故先構二子與諸大夫成讐遂帥甲入宮逐之當是時若發蒙振落安孺子焉得而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哀

三十一

至乎說者乃謂高國恃功專恣故乞得行間爲嗣君所逐非也夫景公身死未葬而國內大亂固其貽謀之不善及觀傳所載高張晏圍弦施來奔則固已在位平仲知世其卿而不知謀立世子以禍其國齊亦何賴于嬰而稱顯君哉叔還會吳于祖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按楚本以夷猾夏况昭王委政囊瓦寵用無極致于建奔亡父平屍戮何以書卒志其世系尚存欲諸侯無忘楚備也非進而與之也然左氏載其有死讐之志及不肯移禍于令尹司馬及却大夫祭河之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楚昭之謂乎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陳文子之曾孫也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哀

三十一

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虐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弑君之惡而從乃委罪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弑之也乞大臣也齊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強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弑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三家惟季氏獨強故凡師旅工築多主季孫自桓子卒康子嗣則州仇何忌寔以父輩而國事權衡亦歸之矣然四年之中兩伐邾三城邑勞民傷財不減季孫執政之日乃知三桓竊權妄作之罪不特叔季素相附和即何忌學禮于聖門者亦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其有媿于獻莊僖不既多乎

宋向巢帥師伐曹

按樂大心寄寓于曹曹亦何利其入蕭以叛未必曹唆之也宋景不知自反既使樂髡伐之今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七

復有向巢之役豈惟督過太甚母亦蹈黷武窮兵之咎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按宋景公寵任向魋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而督過于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罕達老丘之役疲民以逞欲何爲哉豈謂晉伯既衰齊景復歿故妄意圖伯蹈祖襄之故智耶左氏謂其爲晉討鄭以戴公子皇父之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曼多魏絳之曾孫也趙鞅兩伐無功故以曼多爲帥而侵之其與師之意畢竟原以納蒯聵爲主蓋蒯聵入則德晉無二可以携齊衛之交而洩朝歌之憤耳高氏謂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恐未必然

夏公會吳于鄆

按鄆張氏云卽舊鄆國與邾鄰近者也吳夫差至鄆邾子必往見三桓恐其以連年侵伐愬吳故使公往會以致殷勤之禮及吳子歸遂伐邾以虜其君猶慮其奔愬耳此亦三桓之謀也然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九

焉能盡執邾人而箝其口乎故明年吳伐我左氏云爲邾故以邾人之奔告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按連歲伐邾皆三家之謀此獨公自往者何三家欲歸其咎于公見前此之伐皆出于公耳以邾子益來者絕其愬吳也蓋三桓畏吳之甚故爲此至愚之計而公又爲三家之所愚真可哀哉王氏經世云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誠哉是言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按曹伯好宋固爲有罪但宋景不能自治焉能
伐人此向巢之役不足以服其罪而今復聞之
是欲坐困以偏其降也鄭與曹最近故相救援
亦藉以報皇瑗之役耳豈真有救災恤憐之心
者哉駟氏弘名公孫夏魯孫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按去冬書鄭救曹此書宋公入曹蓋宋景惡鄭
之救遂悉賦親征以攻破之耳曹伯陽親佞好
弋不恤國事固不足憫然宋公徒以曹好命之
故而遽入其國虜其君何暴虐之甚哉曰入曰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以歸深罪之也左氏以爲執曹伯以歸殺之則
經當舉重而書滅書殺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吳既傾楚卽銳心圖伯今畧地而北入中原
魯爲望國尤其所欲亟圖以爲諸侯觀者卽無
邾邾亦必見伐而左氏專以爲邾故非也伐我
不言四鄙者吳師壓境兵勢衆盛實有席捲長
驅之勢則四郊蒙卵不若齊莒之侵偏在一隅
而已城下之盟未必有無然非魯已降服吳師
亦豈遽退乎夫楚子憑陵諸夏氣欲雖烈未嘗

敢及于魯今吳遠來見伐此實宗國存亡之會
也然觀左氏所載獨孟懿子與景伯謀及其事
而叔季若罔聞知所謂利則歸已禍則歸君者
歟夫公山不狃叛亡囚虜猶能折叔孫輒之對
觀其言亦若繫心宗國者何叔季反不若斯人
耶

夏齊人取讎及闡

按是時齊乘晉衰而圖伯聞吳與魯盟恐魯地
爲吳所有故取此二邑讎在汶北非魯本封闡
在汶南則魯封內地及者有別之辭所以別疆
理也左氏載季康子以妹妻悼公及公羊爲邾
子故賂齊之說皆不足據

歸邾子益于邾

按齊欲與吳抗故吳伐我齊取田相持不下左
氏謂齊請師于吳非也然則邾子益何以歸蓋
魯始以益來不過絕其怨吳之端非欲終錮之
也今吳既與魯盟可無他慮矣故歸之春秋書
此見魯以妄動取辱說者乃謂善魯能悔過故
以順辭言之謬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遇卒

子維嗣是爲閔公

齊人歸讎及聞

按齊素恃強輕魯貪而好詐其取讎闢實與吳角利也邾雖與有甥舅之情何嘗加念觀魯數數伐邾而齊無一救可知矣豈以邾子之歸而遂舍其所取之邑耶左氏曰季姬嬖故是已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按許瑕以嬖故請邑于滕罕達任瑕帥師以外

春秋襄附卷之二十一

主立言在四

取觀觀隣封與兵攘奪且孤軍深入前後無援狂悖甚矣皇瑗一鼓而擒之何足怪哉故宋景所爲無道春秋未嘗假以與詞而此書取書地者見鄭師之橫投陷宋雖盡俘之非過也雍丘杞地界于宋鄭之間者

夏楚人伐陳

按陳本明德之後不能自強以內附中國而堅心事楚然夷情叵測屢滅僅存今又以卽吳之故而伐之嗣公子結公子申相繼侵伐此雖楚之暴橫哉亦陳之自取爾

秋宋公伐鄭

按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橫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但鄭非弱國亦嘗雄視中原豈肯遂爲臣虜哉故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按左氏謂邾隱公齊甥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今何復來奔哉蓋齊之歸讎闢本以嬖季姬故

春秋襄附卷之二十一

主立言在

實不甘棄其利因駕言爲益歸而欲以取償于邾此益之所以見窘迫而來奔也邾子奔後不知所終左傳謂遂奔齊則齊怨方新恐無是理公會吳伐齊

按魯之併邾乃其素志故連年侵伐今邾子不懷恨而來奔魯寔視之爲奇貨矣且邾方附吳而吳與魯盟好故會吳以伐齊冀以釋前日侵伐之仇而固將來依附之志耳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謂齊人弑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又

設爲中國禮義之君故沒其見弑之說似未確然夫觀陽生對鮑子數語欲進退以義不茹不吐似無取弑之道獨君異于器之言陳僖子不對而泣且曰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陽生遽遣朱毛遷孺子而殺之則僖子必不能自安故弑逆之胚胎或在于此矣但當時齊人畏僖子而不以弑計故魯史遂以卒書聖人亦仍之耳

夏宋人伐鄭

按宋景親自往伐直欲入其國虜其君如曹伯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平三

陽故事而不得遂其志故又遣將伐之欲使疲于奔命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按晉伯之衰雖由于君臣不令吳楚日強然中國諸侯所以背晉者實齊啓之也况范中行氏乃趙鞅深仇齊又帥鄭衛黨援之則鞅之欲甘心于齊久矣今悼公既歿國事動勦彼方幸其驟之可乘又惡知伐喪之不可哉

五月公至自侵齊

按三月公會吳伐齊既聞其喪猶久而不歸者

公之進退制于吳也

葬齊悼公

按陽生卒三月而葬以吳晉交侵懼生他變故速于襄事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按彊蒯聵之黨定十四年被逐奔鄭何以自齊歸衛蓋彊本衛用事之臣後見聵不能入必思反國以干舊寵而齊實助轍拒父者也故復奔齊以自託而來歸焉則其從轍棄聵之情可知矣是以十五年春蒯聵反國而彊復奔齊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平四

薛伯夷卒

秋葬薛隱公

冬楚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按陳本堅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康侯謂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張氏謂楚近于中國故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吳純于夷狄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尤非正論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按前年魯會吳伐齊而齊獨報魯者魯近吳遠且畏吳也不書四鄙者師衆盛也左傳載冉求用矛獲甲及孟之反奔殿策馬之事未可據以經不書戰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季氏私考曰陳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爲衆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爲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

聖元

三百一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按魯難抗齊故會吳伐之而戰亦不與觀吳子呼叔孫之言是驕魯也艾陵齊地在嬴博之北國書必亡于陣故左氏云公歸國子之元經書獲者總言所獲而冠以主帥其死不必書也夫齊恃強以陵宗國魯招夷以伐同盟均失講信睦隣之義春秋固交罪之而說者但知罪魯則失聖人之旨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按世叔齊卽大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其出奔不知何事竊意世子久居于戚輒在君位輿情必不相愜疾或以此通謀于世子故見逐而奔宋宋贖之母家也若左氏所載孔文子之事始終顛末悖常拂經似非文子所爲且此亦何關於國是而聖人書之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春秋翼附卷之十

聖元

三百一十

王氏經世曰賦之本義專爲出軍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強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托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按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二乘魯自宣公稅畝則公田之外又計

私田之數而征之矣作丘甲則自十井一乘之外又增三之一矣此曰田賦則田不惟出租而里賦亦欲取于田較丘甲之賦不啻數倍故孔子曰丘亦足矣言丘賦亦足以供軍需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按吳姬姓國昭公娶吳女嫌于同姓故諱姬稱子先儒皆以爲昭公夫人獨季氏私考云單舉姓氏妾之恒稱昭公尚有嫡夫人也又云孟子無子不成喪故不書葬書卒畏吳故耳然考之正義云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二七

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是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直云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是實坊記去夫人姓之說以明孟子爲夫人也况終春秋之世不見書昭公嫡夫人之薨又何疑孟子之非夫人乎藉令果非夫人則例不當卒春秋垂憲萬世豈亦以畏吳而卒之乎夫吳雖強必不索觀魯史且葬尤重于卒耳目所難掩輕者既畏而書之矣禮之重者反不畏而削之于私考之說亦過矣

公會吳于橐皋

按橐皋吳地魯以吳敗齊爲德故至其地而會之蓋將合諸侯以尊吳也觀鄭之會可知矣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按鄆吳地此魯致衛宋以從吳也夫衛輒拒父曾爲宗國不能救正而又將率輒以事吳吳雖太伯仲雍之後乃其風聲習染未免有荆蠻之氣故後世率以夷目之今以轍事吳是教孫升本如塗塗附也哀公于是乎大得罪于名教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二八

按宋自十年夏伐鄭無功息肩二年訓陳諸積爲必勝計于是遣向巢爲將伐之左氏云取錫殺元公之孫亦云惜矣猶乘勝圖岳復危玩寇宜其有覆師之禍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按宋自雍丘之勝目中已無鄭矣故向巢出伐自秋徂春兵已倖勝而不思振旅將驕卒惰遂爲賸之所乘全師覆沒竟蹈雍丘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豈虛語哉

夏許男成卒

按薛伯滕子許男卒後皆無可考豈其國勢陵夷子孫盡已銷滅而不能復振耶未幾而勾吳滅于於越齊祚基于田常晉室分于三族春秋又漸入于戰國矣視世道者能無慨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王氏經世曰按楚人秉甲以脅趙武而楚先軟吳人挑戰以脅趙鞅而吳先軟其事一也以齊桓之盛未有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能使吳黜其淫名乎借曰吳有越憂急於成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王

長而歸然勢未應肯遽自貶也經意公羊得之言及吳子固會兩伯之辭亦殊吳於晉也

季氏私考曰黃池之會魯欲媚吳尊之使與晉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晉於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氏國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晉國語則曰先吳此豈當時為會之實事哉當未會之前魯大夫往請之日必有以感動二霸之心者故晉遂不辭而會吳亦不爭而讓晉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彼此之歡果能

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魯不失為畏天保國之常矣

按王氏之說主外傳季氏之說主內傳但歃血之禮專為要盟于神而設今會而不盟無事于軟則吳晉爭長先軟之說誣矣當是時魯君臣見晉伯盡衰吳氛日熾勢必至陵轢列侯主盟中夏故欲使兩伯相會為弭兵之計誠有如彭山所謂者但晉素為盟主魯惟恐晉不肯會吳故先與晉侯會而後會吳于此其所以言及也實非有外吳之意也况吳為泰伯仲雍之後與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三

魯晉同宗非荆楚於越之比誠得吳晉同盟和好豈非中夏息肩之期乎故與其竊據于荆楚寧為共主于勾吳此魯計亦未為大失也奈何黃池會好之禮未畢勾踐入吳之計已成則天下大勢復歸于夷狄而不可復返矣此春秋之所深痛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按十年楚子結伐陳吳救之今吳出會黃池且有越寇故楚乘間而伐陳也申非子西史記以為別一人乃昭王弟

於越入吳

按先儒皆以吳輕楚驕齊竟爲於越所入故一書柏舉之後一書黃池之後以垂戒後世見滿損謙益之理然此非聖人本旨也聖人蓋傷諸侯之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夷狄而不可復返也蓋春秋之始爲中國患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楚氛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于晉文繼伯功埒齊桓其子孫亦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又往來于晉楚間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于楚而楚之強自若也逮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三

三

悼公援吳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懦弱不振則威楚之功竟讓于吳而天下之勢亦歸于吳中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于吳則不敢迫視也魯哀公欲息夷夏之爭故爲黃池之會使中國庶幾息肩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夷狄代興中華失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爲吳越之故而言以示後世哉

秋公至自會

按黃池之會魯媚吳也公未至國而越已入吳

一則吳自救不暇而何暇庇魯哉書至自會慨虛會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晉襲伯勝之餘威而黃池之會權已讓于吳矣然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可畏者又不在吳而在越釋此不慮而侵衛不已欲何爲哉豈以蒯聵之未入耶抑爲范中行之憤未洩耶許翰云此王伯道盡之時信矣

葬許元公

季氏私考曰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嘗與楚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三

三

通好故從楚之國亦多親魯計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絕但君臣自怠者則至廢禮耳

九月蝨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按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也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不言所加者蓋旦見東方與日爭明不可以宿言也夫孛屬水陰氣東方陽位太陽初升而陰匿互見此伯氣迭熾王氣久湮之象越夷亂華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按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此必有得罪于國人而陰謀賊殺之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按麟為仁獸王迹久熄曷至哉為世道之常明聖治之終塞也慨自周室東遷于綱解紐諸侯放恣夷狄交侵弑逆橫行綱常幾墜自孔子修春秋而典禮明亂賊懼而人心正則王化雖不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三

家

見于天下常道實未絕于來茲是亦一治也此麟之所以為世道常明而至也然聖人之道實欲見諸行事豈徒托諸空言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但孔子生于衰周之季雖歷襄昭定哀四君轍環徧于列國而終不過于是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所志尤在于春秋春秋成則聖人行道之志窮矣麟悲聖人之窮而見大野以示終塞之機仲尼傷麟之死而歎道窮以寓絕望之意交相為感也胡康侯謂經成麟至自是實理但與蕭韶鳳儀並論以為瑞應則聖人

之心不與麟滋戚乎

橋李胡元貢書
金陵楊應元刻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終

春秋翼附二十卷

浙江汪敏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有易象管窺已著錄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覈因博采舊聞自唐孔穎達以下悉爲折衷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本私攷金壇王樵輯傳二書今觀其所論如謂尹氏卒爲吉甫之後非卽詩家父所刺者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地非牟婁亦間有攷證然核其大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

〔明〕朱睦㮮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諸傳

辨疑四卷》提要

春秋諸傳辨疑引

先正曰春秋議而不辨又曰據事直書美惡自見臆哉言乎余註春秋竊取二說之義故凡例一旦除之其內有闕大旨而不言終涉于晦不得已而辨辨非本意也于是錄出另為一編業是經者或有考焉自王正月至獲麟凡百八十二條知我罪我其在是乎

春秋諸傳辨疑引

一

萬曆三年春二月朔日後學睦㮮題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一

後學許士睦梓著

隱公

春王正月

自漢以來解經者皆謂周正建子至宋諸儒始有謂以夏時冠周月者有謂時月皆仍夏舊者各持所見紛紜不一愚按春秋桓八年十月雨雪定元年十月殞霜殺菽夫雪與霜降于十月節氣之常必周之八月而後知不當有而有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以見時暄而寒令失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一

職矣若夏之正月東風解凍自當無冰又何為異況二月乎諸說雖有異同然以經文考之當的然知為周正無疑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和之命卿也左氏公羊俱以為和子克之字及考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于和而字耶其曰和儀父者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之類是也鄭伯克段于鄆

諸傳專責莊公失教其說固是按春秋之法責上常輕責下常重以此防民猶有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者蓋長幼之分尊卑之義不明也分義明而天下無叛逆篡弑之禍矣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卒不曰三傳妄解武夷胡氏辨之詳矣獨謂恩教之有厚薄不能無疑焉竊嘗考內大夫卒者自成公以後皆書曰成公以前間有遺者蓋歷年遠而簡編脫故也其卒不曰者皆類此沙鹿齊氏曰魯之世卿凡九家合三十八人其書卒者三十人益師衆氏一人書卒驅臧氏四人三人書卒一出奔無駭展氏一人書卒挾所氏一人書卒自莊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二

以下有仲孫氏七人五人書卒一出奔一卒在經後叔孫氏九人六人書卒一出奔一見殺一卒在經後季孫氏四人俱書卒僖以下有仲氏三人二人書卒一出奔宣以下有叔氏八人七人書卒一卒在經後以上凡九家皆與魯之終始者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伯以為裂繻字也考之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者其說難通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公羊之說似亦未當于上疑有關文

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之妻公羊以為隱之母按左傳聲子仲子均非正嫡安得僭夫人之號春秋之初王制猶存未至文公以後僭稱失禮之甚也

武氏子來求賻

諸傳皆為平王崩武氏子為王來求賻也獨孫明復以為武氏子父死未葬故來求賻若謂王求賻則在周卿大夫豈無可使者乃使一未爵之子乎當以孫說為是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三

說凡例者謂稱名自絕于先君故削其屬藉稱公子者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讐夫事同而書異何也春秋之初命氏者向以故州吁無知督萬不書其族春秋之中大夫僭國無有不氏者故商人歸生里克趙盾微舒崔杼寧喜陳乞楚比皆以大夫書氏書名矣稱人微者稱國衆而不可名者也春秋據事直書其罪自見名爵稱謂之間何有輕重哉

輦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輦帥師伐鄭本一事也傳岐而為二其義重輦之

罪以為非公命而專兵也雖然不書使罪自見矣今必斷章而義似反晦也此與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傳同

滕侯卒

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則稱名按春秋此年書滕侯卒宣九年成十六年書滕子卒皆不名至昭以後凡四書滕子卒皆名此近者詳而遠者闕也史文之脫可知非謂同盟與未同盟也

城中丘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四

此年公將伐邾城中丘左氏曰書不時也按春秋城內邑二十有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和聖人惜民力慎興作懲僭遷爾其因和因莒而城與大夫自強而城各因文以見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以日書者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經天變也又如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為不敬若此類蓋于書日見之非以日之書不書寓褒貶也

齊人鄭人入郕

今年齊鄭入郕莊八年鄭降于齊以此觀之齊欲并郕故帥鄭人而入左氏謂討違王命于經無所考亦不敢據也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按春秋國君終嗣子繼正則行即位之禮文成衰哀是也繼故則子弟不忍行即位之禮莊閔僖是也桓宣非繼正也而行即位之禮者何蓋桓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五

弑隱宣弑亦皆以弟篡兄而有國不義之甚畏人議已故假此禮欲自同于遭喪繼正者以欺天下後世耳大抵行即位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禮則不書聖人據史舊文無所加損如其意之說恐亦未至

滕子來朝

胡氏曰桓負篡弑大惡先鄰國而朝之與夷狄無異故降而稱子苟如其言罪及一身足矣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且當時臧典禮叛君父者多矣何皆不貶而獨及一

小國和程沙隨又曰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故自貶稱子及觀隱公初滕薛爭長位次且不肯讓矧自貶其爵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窒碍難通也按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與杜氏范氏之說俱同其為王所黜審矣當是時周德雖衰命令猶存如二卿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以為數從齊桓攘楚桓請于天子命為諸侯以此觀之則時王黜陟之令未可謂盡廢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六

杞侯來朝

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公穀皆謂杞為紀以齊欲滅紀紀求魯為援非為桓立而朝也按春秋杞侯自是年朝桓之後繼有入杞之役會邾之平比事而觀知其為杞必矣左氏非誤也若紀自齊鄭偽朝之後始有戒心與杞無預至其朝桓之失即文自見亦何待貶爵以著之乎

春正月

四明程氏曰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謂王不頒曆或謂桓無王或謂元年書王以正桓之罪二

年書王以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終也其說然乎曰聖人據舊史作春秋以見當時之事其經國大義昭如日星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臆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僖二十八年不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為義乎夫桓之篡弑固無王矣宣公事迹與桓無異何以復書王和桓既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為正桓之罪三

春秋傳辨疑卷一

七

年不書王反不正桓和元年猶可言也二年書王為正宋督之罪然鞏弑隱慶父弑閔楚商臣弑父凡此類何以皆不書王于前去王于後以正之邪若曰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尤難通者也為此說者由于不解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為一義正月自為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為褒貶義在于事而不在于年月日時之間則自然無此病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當是時諸侯會遇不盟者多矣豈皆近正邪如近正則齊衛之君必有殊異之行及考二國始末並非賢君據經文只識其僭也僭者何春秋非王者不稱命書齊衛胥命于蒲者罪二國之僭王也

有年

有年者三傳以為祥賈逵胡氏以為異何也古者國有災祥君告廟史然後書以有年告者桓宣之意也二公得國不正蓋欲假天道以厭服人心也春秋不韋者正以著二公僭逆夸詐之罪爾

春秋傳辨疑卷一

八

甲戌已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再赴也于是陳亂按春秋戌字下疑有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脫之矣不然明年蔡人殺佗事無由起也甲戌已丑相接當是傳寫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此蓋譏子弟預國政耳或謂責世官若然何不曰仍氏之子乎如仍氏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若咺渠伯糾之類是也今日仍叔之子蓋知為未命之稱也杜說得之矣

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來魯必經曹衛之間故先書如曹而繼書寔來文相承也齊氏曰徃外曰遂內來曰寔皆兼事之辭或以寔為名恐誤

丁卯子同生

胡氏曰冢嫡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此義固精然文公成公皆嫡也何又不書穀梁子曰疑故志之考之經文桓公三年文姜歸魯至十八年始與桓公如齊其間十五年文姜在魯未嘗適齊而子同生于桓公六年則同非齊侯之子明矣穀梁

春秋傳解卷一

九

之說與齊詩展我甥兮之義合蓋必有所據也

焚咸丘

桓立七年和不修朝聘之禮故焚其邑杜氏曰焚火田也火田而在今十二月固其時也何用書乎明年秋伐邾益信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豐氏曰按石經二朝字俱作奔字蓋穀伯鄧侯見通于楚而如魯自是不復能歸其國矣公穀皆曰穀伯鄧侯何以名失地也其為來奔而非來朝明矣然則傳本之謫不在二子之世而在晉秦始之

問乎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突宋出也宋欲立突執祭仲仲從其請突遂立而世子忽奔衛公羊以為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然未必不由公羊啟之也反經之說不亦謬乎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豐氏曰按石經衛侯晉卒四字在盟于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二字穀梁傳錯簡于此

許叔入于許

春秋傳解卷一

十

左傳載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鄭亂而始入也按經隱十一年止書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許未嘗滅則必有君許者矣設使許叔果奉許祀則今日之事乃光復舊物必異其文以書不得與突入鄭小白入齊同一法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

何氏謂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季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經凡書自某國者皆求援而歸也求援而歸是不命于先君不請于天子謂之禮得乎春秋紀

事為戒而已矣其于名字無擇也如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寵篡逆也而書榮叔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以臣敵君為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皆賢而字之邪何氏之說似不足據

葬蔡桓侯

啖氏曰春秋諸侯多私謚且稱公而蔡獨請謚于天子故以本爵加之及考春秋諸侯葬者悉稱公不應此獨異蓋公者虛位禮之文也諸侯在國臣子皆以是稱尊君之辭也至于魯頌乃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者其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雖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士

達于天子告于宗廟亦取尊名稱之不以僭為嫌也請謚之說三傳不載惟啖氏倡為此議蓋本于桓侯傳寫之誤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如其說自此凡八書夫人姜氏何也蓋再見故不言姓氏耳若夫人孫齊求其義自見不在去姓氏以示貶也

單伯逆王姬

左傳曰單伯送王姬杜氏曰單伯天子之卿也單

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單伯送且命魯主之諸傳不然皆以單伯為魯卿也改送為逆按春秋凡謂娶者曰逆嫁者曰歸今言逆是魯娶王姬矣可乎以左氏杜氏之說考之與經義俱合單伯其為王卿明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諸傳皆謂桓公弑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褒錫故特去天而書王也此恐未然不書天者脫之高陵呂氏曰寵篡逆之罪即錫命之文已具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改易父之名字謚號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三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何以不書出奔出奔者身雖奔而國猶在或為人所滅而出奔非我自奔其國也紀侯不然聞三國遇于垂則以為謀已也遂奔其國而逃故特書曰去其國深罪紀侯之不能守社稷也如穀梁言民之從者不遺一人四年而後卑則紀當復興如太王之去邠也然自此之後紀無聞焉不知所從之民何以止乎此就大去二字生義也然不解大本紀侯之名苟以大去為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歸鄣不可通矣

秋大水無麥苗

左綿趙氏曰說者以麥苗為二物麥且未艾安得獨有苗此蓋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苗未實為水所漂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何氏謂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魯戰雖敗亦榮也按此年莊公以納糾未克故與齊戰于乾時為誓定國非復誓也其戰何名其敗何榮正以見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主

戰之非義以取辱也

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桓既立報其納糾之後戰于長勺魯幸而捷故書公敗齊師于長勺而傳者以未陣為敗詐也夫魯敗其師多矣無有書戰者豈皆未陣而敗乎此以納糾致寇亦自足責矣用詐謀為敗乎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范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按春秋諸侯失地被獲皆名比于賤者責其不能守社稷也然有不名者或遠方小國名字不通或通史失之不然

譚子失地與蔡侯獻舞何殊其可賤一也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明張氏曰說者以為與齊之能安中夏故書爵惡四國無王故書人夫法家擬罪必分首從若賞其首而誅其從則其誤甚矣四國書人皆微者也非貶辭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之盟不曰傳曰信之也蔑之盟不曰則曰渝之也桓之盟不曰則曰危之也此而觀之三盟俱不日將以信之為是乎渝之為是乎危之為是乎此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四

蓋世遠史闕聖人安得僕僕問而增之乎然其事之美刺係乎其文實不在書日與不日也

單伯會伐宋

齊桓北杏之約尊王也宋人不遵齊桓請于王王遣單伯伐之非兵力之不足也桓之意欲以假王命懾諸侯之不一者公穀諸儒因元年逆王姬之誤遂以單伯為魯大夫夫春秋會伐之旨矣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有生

事異域而以公羊之言為據者按春秋書遂盟者罪公子結也結不可遂盟則公羊之說誤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姜氏之惡極矣始終以夫人之禮書之孰謂春秋奪人之爵以為貶也亦據事實直書而美惡自見耳

夏五月

何休曰譏莊公娶魯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說太整未有以五月為首時者下文有脫事爾或曰四訛為五也及齊高侯盟于防

春秋傳詳疑卷一

五

莊公慕大國之盛而欲締婚故與高侯盟于防也非親盟故書及說者謂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按公與大夫盟者未嘗不書如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何獨于此為諱乎此蓋譏仇雠喪娶爾祭叔來聘

凡王臣來聘于魯皆書使此年祭叔來聘不書使非王命也非王命則祭叔私交于外當書曰來如隱元年祭伯來之類也春秋書來不稱聘稱聘則又非私也祭叔上疑有脫誤

荆人來聘

前代鄭書荆今聘書人或者不考其文因以為進

之也若直書荆來聘則似舉國皆來于文不順而大夫之名氏又未通于中國也故加人不然僖十八年邾人狄人伐衛亦書人者豈皆進之邪

丹桓宮楹

何氏曰丹楹者為將娶齊女欲夸大示之界爾則群廟當畫飾豈特一廟廟哉此蓋文姜將祔廟而飾桓宮楹也

新延廡

按左氏解新為新作過也公羊解新為修舊不及

春秋傳詳疑卷一

六

也何則凡室宇創建曰新作因舊而葺之曰修舊新延廡非創也去其舊而一新爾

郭公

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者之誤又有云郭亡亦臆度之辭

齊人伐山戎

燕周同姓之國雖不修職貢非山戎所得伐也桓公方受方伯之命而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燕君納貢于周者連帥責也傳譏桓公勤兵

遠夷過矣

齊侯來獻戎捷

陸氏曰當為齊人文誤按上文伐戎則人安得獻捷則侯乎

城小穀

小穀魯城也經以魯自城為文左氏云城小穀為管仲也蓋左氏因見昭十一年申無宇稱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遂誤以城小穀為城穀也以經文考之穀自是齊城小穀自是魯城城小穀非為齊城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七

公子牙卒

傳謂牙黨慶父而季友以君命酈之為季友諱殺同姓故書卒也按經內殺大夫書刺不書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

閔公

季子來歸

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舊史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于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

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按諸傳俱賢季子有相魯之功固也及來歸之後不能防武闡之難不能討慶父之惡忍視故君不為喪葬汲汲惟在謀立僖公以終成風之託可謂賢乎不賢乎紫陽之論深得

春秋誅絕之義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之說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郊禘之禘也又禮稱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者審第昭穆之序當三年或五年天子諸侯取毀廟之

春秋諸傳辨疑卷一

六

主設壇壝而祭之此所謂禘祫之禘也若天子禘不祫諸侯祫不禘是天子諸侯各廢一祭矣安得有三年五年之辨哉天子諸侯當免喪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今莊公之薨方二十五月閔公即行吉禘之禮此失之太早不謂當禘不當禘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一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二

後學汴上睦樺著

傷公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楚人伐鄭凌駕中國之意日甚桓公合諸侯于榿以謀之未幾而盟江黃又未幾而舉次陞之師矣若傳謂救鄭也今鄭已在會矣何救之有

城楚丘

楚丘非衛邑也何以知之春秋凡書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十

之為外邑而非魯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繫于諸侯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為外邑非魯自城也城內邑則不繫以國如城中丘祝丘之類是也及考隱七年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係楚丘于來聘之下蓋知為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丘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國邑為氏故曰卜楚丘也衛詩稱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而未嘗曰楚丘也惟序詩稱衛楚丘此乃漢儒沿襲三傳之訛為足為據

虞師晉師城下陽

傳曰春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道首惡之誅乎若或以賄故而首罪虞恐非春秋之意觀虞稱師豈特假道而已設令假道而非

主兵則當書虞人晉師豈不蓋見主者之罪乎杞伯姬來朝其子

諸侯之子代父而朝且不可矧從母乎公羊謂來朝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按此直書以示譏未見內辭彼誤蕙來朝讀之故有與其子俱來朝之說也

晉人執虞公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二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亡國之善辭也此義謂罪晉不罪虞也以經義觀或不然虞滅不知何時此特執之爾若聖人苟不與滅當明書以示戒從而隱之何謂乎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諸傳皆以夫人為成風也按春秋夫人非成風也此蓋聲姜初至廟見不書姜氏闕文也以經考之子氏文姜哀姜已祔于廟仲子別有宮而成風雖存何謂而廟見夫人之為姜氏無疑矣觀十一年陽穀之會益信

昔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奚齊未立故書曰殺其君之子不得與成君同稱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然卓與奚齊皆驪姬出也又少子奚齊國人乃以為子耶蓋卓立踰年上下之分已明故書君書弒不然里克之殺奚齊為討罪是春秋賞其姦而與之辨豈理也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會于鹹兵車之會也盟于寧母衣裳之會也兵車會者四衣裳會者十有一按春秋書會

春秋傳辨疑卷三

三

盟皆一法耳或謂衣裳或謂兵車不知何所據也如傳云二會之外其他會更何名也

諸侯城緣陵

十三年春諸侯會于鹹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及考前後經文未見王室之事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祇當謂為杞謀不當云王室也

季姬及酈子遇于防使酈子來朝

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酈子于防而使之朝也先儒多宗其說按春秋內女適他國者必

書曰歸于某季姬未先見于春秋而明年始書歸酈豈得謂已嫁而歸寧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晦冥也又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此說或非經義按晦月之盡日也有事未嘗不書如成十六年甲子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鄆陵是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月者嫌同日也按春

春秋傳辨疑卷三

四

秋無此義例事在一日何嫌于同必是文誤上書戊申朔此承上文當云日不當云月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晏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秋江人黃人伐陳義同如左氏云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季氏取項故書滅雖罪季氏然非魯史為國諱之義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桓公伐辟公子爭立宋襄乘齊亂欲以圖伯帥三國之兵伐齊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按

經義或未然若納孝公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
和入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也
或書曰宋公曹伯衛人相入伐齊師救齊齊昭入
于齊如莊六年魯齊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
于衛之法也今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事蹟祇當
議其幸桓之死而伐其喪也不然孝公既納五月
何以有羸之戰

郕子來朝

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郕取防桓二年又取郕大鼎
于宋納于太廟郕之鼎邑俱歸于魯魯或別封之

春秋傳辨疑卷二

五

以為附庸也以國未滅故書來朝與常文同公羊
子謂失地之君不名者兄弟之辭皆臆度也

公伐邾取須句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
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說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
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
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若如杜說則斷亦魯私
屬何為復書滅耶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
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
其國為邾魯人往伐取也

狄伐鄭

鄭在畿內王所倚毗顏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
鄭此蓋為叔帶謀也據左氏謂鄭人入滑王使如
鄭請滑鄭不聽王怒遂以狄師伐鄭取櫟按入滑
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于本年伐之而至是
始出狄師耶蓋左氏見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
楚史偽撰以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
以示其貶如取櫟經亦當書豈止曰狄伐鄭哉伐
鄭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于鄭夫伐鄭而依鄭
無是理也

春秋傳辨疑卷二

六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謂夔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之非其罪故特存
其爵而不名也按諸侯失國必名如吳滅胡子髡
沈子盈之類是也今不名者夔子小國姓名又未
通于中國故不名若非其罪則書滅意已見之矣
衛侯燬滅邢

公羊謂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夫諸侯滅同姓
名此出記禮者之妄按晉滅欒楚滅夔皆同姓而
未嘗名也苟惡衛侯而絕則晉楚皆不可惡乎朱
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

恐是因而傳寫之誤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初楚師圍宋宋使告急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盛豈能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剪其手足而破其黨與也故齊桓伐楚有事于蔡晉文伐楚有事于曹衛而左氏于侵蔡則曰為蔡姬蕩舟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非惟使二公攘夷安夏之烈闇然不彰而且被其瑣瑣之譏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七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公怒刺之左傳以楚人救衛不克而殺買則與經文相抵牾蓋刺買在前救衛在後公是時懼楚未懼晉也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後說者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及者以尊臨卑之詞非賤也入春秋以來諸侯相侵伐者多矣然皆為私計未有如城濮之戰尊王室安中國正夷夏之分雪會孟之恥使楚人不敢內侵者十有五年晉文之功偉矣誅意之說不亦矯枉過正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公穀諸儒俱謂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及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蓋諸儒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會其說稽之經文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未歸也踐土鄭地也時王尚居踐土何謂下勞乎及考首止葵丘之會王世子宰周公皆與焉春秋不為諱而獨于子虎諱之耶此晉文既獻楚俘合諸侯而誅納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八

晉侯城濮戰勝衛侯懼而奔楚既而自楚復歸于衛或曰衛侯書名罪之也按春秋諸侯非失國不名言自楚則黨夷之罪自著不在書名以見也鄭字衍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謂河陽之狩晉文再致王孔子避致王之名改之曰狩按春秋是年晉文殺叔帶秦襄王還王城過河陽而講武焉諸侯從之公因朝于王所蓋河陽者還王城所必由之路也謂之致何乎如左氏言皆于經先會後朝之義不合也

衛侯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及考經不著立瑕之文瑕必附咺咺既被戮瑕亦不免如士穀箕鄭父之類是也若瑕果立已踰三年尊卑之分既明安得稱元咺及瑕哉又安改其僭號而為公子哉瑕之罪雖不可考然篡立之事必無也

衛侯鄭復歸于衛

按經文衛侯歸于衛當在殺元咺之上此或傳寫之誤不然衛侯未歸叔武方攝衛事元咺誰為殺

春秋傳辨疑卷二

九

也若謂叔武殺元咺叔武賢者國且讓而大夫豈敢專殺乎此足以證傳寫之誤

夏四月丁卯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記者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室命伯禽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按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以此知郊之僭自僖公始故魯頌所述皆僖公事其不本于成王明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者壞也言壞周公之法也孰謂成王盛時而遽壞周公之法乎蓋周季諸侯不遵

法軌豈特魯也吳越徐楚僭而稱王皆可推矣不然入春秋已歷四公幾百年而郊祀之事不一見何也明堂位所載出于漢儒附會安得舍聖經而從記者之說乎先儒張元德趙企明金吉父皆謂魯之郊不自伯禽始亦必有所據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鄭圍衛又侵齊頻年騷擾中國晉使卻缺帥師敗狄于箕傳謂書人病晉以衰服即戎耳按春秋凡會盟戰伐書人非君也亦非命卿也晉僅而後勝乃貶不幸為狄所敗當何以書也

春秋傳辨疑卷二

十

文公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公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書敗績者罪其自取爾先儒或謂晉及秦晉主乎是役也此蓋疑戰于彭衙而發也按公穀皆謂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是役謂晉出其不虞逆而敗之則可主戰則不可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廬陵李氏曰裕者衆生有合族之義列昭穆齒尊卑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

父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生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揚士勛辨之已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于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為位次之逆不以為昭穆之異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十一

胡氏辨世指父之義恐未至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以四國稱人貶也按春秋內大夫帥師則稱名氏外大夫帥師則多稱人如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桓十四年宋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皆未有書大夫名者襄公結怨殘民其罪自見亦不必以稱人為貶也

王子虎卒

按左氏注王子虎太宰文公王之卿士也內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公羊注子虎即叔服如其說後十

四年星孛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也此分明為二人宋儒不考亦以為一人蓋前注誤之也

兩錄于宋

公羊子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按春秋書鄰國之災如襄二十年齊大災昭九年陳大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之類甚多蓋有閔則書來告則書非特為王者之後而始書也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俱以成風為莊公之妾考之經文十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十二

仲子之賵一也此事而觀蓋為僖公之妾無疑矣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天子厚禮諸侯之妾母其義自明傳謂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賵之也榮叔歸含且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賵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家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坐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公羊曰晉襄公使狐射姑將處父止之襄公告射

姑射姑出刺處父于朝而走設有之當在襄公時何為在襄公既葬之後乎如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華元出奔晉然殺山者亦華元乎按樂正子記靈公幼處父謀于趙盾欲易之不克誅焉故稱國君與臣同殺之詞也此說近是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杜氏曰猶者可已之辭此特一說耳春秋有同辭而異議者如僖三十年免牲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今年閏不告月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幸其不已者愛禮存羊之意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三

晉先蔑奔秦

左綿趙氏曰左傳以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先蔑奔秦且襄公之卒于是期年晉始謀立君妄也且初言先蔑如秦次言蔑將下軍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在將兵之列既已將兵敗秦而又奔秦皆理之所無也

邲伯來奔

左氏曰邲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邲伯卒邲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邲邲來奔

按朱儒未嘗為君春秋豈容以邲伯書而不名也邲伯事雖未詳其來奔必為國人所逼不名闕文

子叔姬卒

子叔姬卒左氏以為已嫁于杞遭出雖絕猶以恩錄若然當係以國如邲伯姬之類是也今不係以國公羊謂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此說似近其稱子叔姬者別其非先君子也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傳者謂齊舍立未踰年而稱君重商人之罪也按春秋已即位稱君未即位稱子如宣十年四月齊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五

侯元卒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是頃公已即位矣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書鄭伯伐宋則是悼公已即位矣春秋凡書未踰年君者皆類此不謂因重商人之罪而稱君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歸齊舍已弑叔姬欲還不得魯告于王王使單伯往諭商人不聽因并單伯執之凡執人者法皆書人先儒或責齊人不討賊而北面事之蓋就人字生義恐誤

曹伯來朝

魯乎此蓋弑者衆故不名也

曹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期左氏遂曰諸侯五年兩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之禮則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相朝之文五歲再相朝子太叔之言也非古也

四不視朔

文公四不視朔先儒謂以疾詐齊其說信然至六月已視朔矣鄆丘之會公亦不往乃使公子遂及齊侯盟何也以此知不視朝實以疾非詐也其後因循朝廟視朔之禮皆廢自此始

宋人弑其君杵臼

春秋諸傳辨疑卷二

十五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二終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三

上

左傳稱君君無道也傳其學者遂以宋昭為無道而見弑也見弑之君無道者莫甚于齊襄楚虔經皆書弑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宋昭非二君比也獨以無道稱而弑者免其討豈春秋撥亂反正之義乎蓋弑者賤故不登于策也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而弑紀公以其實王來奔如此是莒僕以太子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弑乎僕既與國人同弑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三

後學汴上睦樸著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先儒以敬嬴之罪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夫魯之聲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稱婦姜以別于君母所謂有姑之辭是也然敬嬴之罪豈于稱婦姜二字足以顯之乎夫人氏不氏則文有衍縮爾非義之所在也

知子來朝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一

豐氏曰按知子之朝宣與滕子之朝桓同皆直書而罪自見或謂滕為仲尼貶其爵而知子何以不貶乎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氏曰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也盾將弑而假手于穿穿盾族也受盾之賜惟驅是從是亦鷹鷂之用爾彼欲得禽者豈鷹鷂哉捨盾而治穿穿固受惡無辭而盾之姦得免豈春秋討賊之義乎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窮惡之首而誅其心也其義甚明左氏引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

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甚矣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或曰公子宋弑其君而歸罪于歸生者何蓋歸生鄭之命卿秉國之鈞恃功驕恣不獲于君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寔假手于宋以遂其惡此逆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又嘗考左氏後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斬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在當時已以歸生為罪首矣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二

趙盾身負大逆而預國事再見于經者足以見晉無臣子爾公羊謂復見則不為弑君豈不謬哉蓋弑君者其後別有非禮非義之事則見無則不復見矣盾之見者以與衛孫免侵陳耳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者萊之屬邑也齊侯夏伐萊而秋取之特間一時爾故不再書齊也或謂魯取非是

楚子伐鄭

永嘉黃氏曰楚莊之立加兵于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人者

大夫為將也蚩夷猾夏何可棄而以書楚子曲生
意義邪

陳殺其大夫洩治

先儒謂洩治直諫于昏亂之朝以取死故春秋書
名以貶之按經之本義在于專殺而極于見弑耳
夫人臣之義既已委質豈能緘默苟容以保身遠
害為得以無自立辟為戒乎觀比干諫而死孔子
稱仁則洩治之被殺必為春秋所與也如凡例言
洩治書字陳君書名尊卑之義不亦倒乎春秋烏
得為正名之書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三

齊崔氏出奔衛

四明豐氏曰三傳作崔氏傳寫之譌蓋篆文天氏
相近故殘缺而意補之耳今據石經子夏傳為正
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記崔天會戰城濮距此三十
二年計天之齒僅五六十此時宜尚存爾而于此
以為崔杼以族奔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
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距此二十年經于襄二十
五年書崔杼弑君傳于襄二十七年言崔子繼計
杼為大夫之時縱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以與
于國政則奔衛之時杼尚襁褓安能有偏黨國之

勢而以族奔和其為崔天無疑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先儒謂徵舒之弑君不書名氏則不知禍亂所由
而生洩治之言何由而驗按春秋討賊之法非盜
者闕者未有不書名氏不書則幸而免矣徵舒陳
大夫也豈盜闕之類可比邪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致宋伐按職方滕越
齊衛而後至晉入春秋來滕未嘗通晉也此蓋恃
魯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遂以為恃晉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四

誤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先儒稱殺夏徵舒義也取其國惡也此一事也而
臧否懸絕若此蓋就人字子字生義恐誤楚之殺
徵舒者正以為縣陳納叛之地也若果勘亂吊其
民定其國而去孰曰不可今陳已亡而殺徵舒何
益也胡氏謂假于討賊以縣陳信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謂晉以衛之救陳來討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于是自殺衛人以說于晉而告于諸侯如此何以稱國殺也稱國殺君之意也否則孔達以一身而免衛之魚肉春秋必異其文以示褒也

楚子旅卒

楚莊或以為五伯之一愚嘗究其說竊有疑焉何則今之學者論文考古折中于孔子而已矣孔子有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初未嘗言宋襄秦穆楚莊也及觀孟子所稱五伯亦未有明訓今之所傳皆注者之辭爾孔子獨于桓文有取者以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後皆

春秋傳辨疑卷三

五

有功于王室有裨于生民不使中夏遂為夷狄也若宋襄迄無成功而秦穆楚莊皆嘗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祀哉故知五伯之說非春秋意也或謂左傳注又有五伯夏曰昆吾商曰大彭豷韋周曰齊桓晉文亦未敢以為是也

成公

作丘甲

杜氏曰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訖重飲也按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辦之哉亦不能頓取于人如此之暴也丘甲者則是丘出

一甲視舊賦僅增三之一耳以丘出故曰作丘甲也

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侯伐魯遂乘勝伐衛衛使孫良夫出師禦之而敗于新築齊之修怨黷兵侵虐小國其罪甚明也傳者以及齊師責衛夫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為主新築衛地若從傳豈有衛伐齊而復戰于衛地乎是戰也報宣十八年衛世子臧伐齊之後公至自伐鄭

春秋傳辨疑卷三

六

君之出入史必書之其不書者史失之也今成公伐鄭歸飲于廟禮也傳以為危之蜀之盟何以不危之乎其說蓋不可考也

新宮災三日哭

杜氏曰宣公之廟主未入故曰新宮按魯侯國宗廟之建已久即宣公祔廟自有胎穆之次安得為宣獨立宮也設為宣宮災三日哭此為得禮亦何用書以新宮乃侈欲之奉所不當哭而哭者也

吳伐邾

先儒謂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

也按四夷稱子乃成周之舊典也何以知之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今之世及古之道哉心及其身具本伯爵今改為子可乎當是時夫子秉周禮以律周人猶恐周人不服矧制變自已出乎故曰四夷稱子皆成周之舊典非仲尼之制也

天子使台伯來賜公命

何氏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成公年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賈逵又以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按經皆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七

稱天王獨此稱子必傳寫之誤廬陵亦以前二解迂謬不可從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經書鄭伯姬杞叔姬來歸左氏俱曰出也按二姬書有詳畧必有當絕不當絕者何也杞叔姬書卒書逆其喪歸鄭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然二姬之事雖不可考而杞則詳而禮鄭則不言所終當絕不當絕者亦可知矣左氏俱出之說或不足據

齊人來媵

清江劉氏曰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足矣又

何為及其媵哉凡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為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和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和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傳之言未足信也

仲嬰齊卒

春秋諸傳辨疑卷三

八

仲嬰齊乃歸父之子襄仲之孫傳以為公孫嬰齊也如傳云十七年復書公孫嬰齊卒何也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忠簡曰曹伯之罪于經無據左氏謂曹伯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之若然則負芻殺未踰年之君與齊商人弑舍罪均矣安得畧而不書抑又云會于戚討曹成公果討之安得更與同盟耶

宋魚石出奔楚

平公初立蕩澤作亂宋魚石奔楚傳謂澤與魚石皆桓之後也以同族懼而出奔按是時五大夫皆桓族何獨一魚石哉觀它日據彭城以叛則魚石黨澤之心可知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相人會吳于鍾離

此兩言會者內大夫會諸國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故其文不容不然爾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按首止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吳何人也春秋以此王世子哉此蓋晉率諸侯而

春秋傳解疑卷三

九

會吳其義亦甚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凡書敗績者皆稱師如戰于鞏齊師敗績戰于泓宋師敗績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之類是也蓋敗未

有書爵者鄢陵之戰楚再稱子誤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先儒謂用者不宜用也其意似用人以祭矣若果用人以祭左氏素好誇誕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和文公用鄭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

有用之于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字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按和楚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于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有執仇讐之事也用字與用田賦用致夫人之義畧同魯號稱秉禮之國豈有用人以祭之理蓋傳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用人其支離亦至是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四明程氏曰左傳齊殺其大夫國佐以穀叛故如國佐果以穀叛則是逆賊也當書曰齊人殺國佐

春秋傳解疑卷三

十

與晉人殺栾盈同一辭可也不得言齊殺其大夫矣且叛逆而為立其後使國弱嗣無是理也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和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賤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如胡氏說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已酉已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久近且三傳皆無賤文恐杜說亦可取

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知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内外限界在焉也雖屬鄭險則閔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鄭明虎牢非鄭所宜有也按諸傳或謂不繫鄭為中國諱伐喪也或責鄭僖不能守也及觀春秋大旨蓋城虎牢為天下計非為鄭一國言也鄭方黨楚若鄭能守是益楚窺竊中國之志可乎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春秋傳辨疑卷三

上

諸傳皆以諸侯而盟王臣抗也獨杜氏謂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會盟以安王室與葵丘首止之會不同葵丘首止齊桓假王人為重故不敢盟與今單子奉命來盟義甚殊不然悼公賢君且不敢盟同列于國中矧與王臣盟乎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此襄公妾母也公羊本姒作弋不然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本為正如字誤

莒人滅鄆

穀梁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

之道也公羊亦云莒稱人者莒公子鄆之外孫蓋欲立其出也先儒多宗其說獨陸氏不然謂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復見于經則鄆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怪若鄆人寔取外孫以為國嗣罪自在鄆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鄆亡不得書滅也且鄆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異姓為後乎按二傳之意莒人欲立其子鄆不從莒遂滅之以為附庸至昭四年魯復取之再見于經故生此義非立異姓以為後也

季孫宿如衛

春秋傳辨疑卷三

上

左氏謂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按子叔聘在元年豈鄰國經七年始來報聘其間往來聘者亦多但非卿不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不生名此名鄭伯者何以鄭伯如會而卒也一事故不得兩舉其名若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髡頑卒于鄆則髡頑又似一人矣亦非史體所以首志其名也穀梁傳以為弒也弒而書卒是春秋庇其逆賊而不討豈理也哉

季孫宿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和丘

晉既失陳故為此會謀討不睦而左氏謂聽朝聘之教何和悼公處同列猶執謙不盟國中豈以朝聘之數而僭命之和其後會吳于柤亦以陳鄭叛之之故

同盟于亳城北

同盟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祇言十二國而無鄭何也蓋晉三駕之兵皆為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苟以此盟為鄭服而鄭何為又從楚有伐宋之師和

春秋傳辨疑卷三

三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劉畿內采地未有宋來聘魯而遠盟于畿內者也蓋下有劉夏之文誤增于劉二字爾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凡書弟者識其兄不兄弟不弟耳陳侯果不道黃當力諫今奔之而逃之夷狄豈無罪哉傳以黃稱弟得弟道故不貶義恐未當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盟澶淵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兩會齊侯皆與

焉則知諸侯之會以齊服故爾左氏以為錮樂氏非也考之經文二十三年樂盈復入于晉不言所自左氏疑其自齊故為此言以實之且樂盈之奔未甚于趙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樂盈此傳之可疑者晉為伯主豈應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無者也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伐巢及門而卒故書門于巢卒若曰吳伐楚過巢門于巢遏卒于義不順也三傳見其文奇遂謂吳子為巢人射死及考春秋惟魯事諱臣子不忍之義也于它國何諱焉此與鄭伯髡頑卒于鄆義同

春秋傳辨疑卷三

五

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黃氏曰十二月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為閏月明矣而不書者以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內已足二十五月安得謂三年哉此說誠是但所謂不數閏者譬如十二月喪者不數閏十二月也非謂閏十二月喪從正月數也如其說是卒之日皆可移矣杜氏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文六年又書閏月不

告月如楚子果于閏月卒則即書閏月何害也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吳子使札來聘

程氏端學曰四夷入聘史有常法諸儒以札讓國致亂春秋去其公子以貶按札讓國在聘魯十三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為之貶乎春秋即此事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臧否也如楚公子貞公孫舍之侵宋猶夏也公子翬公子慶父殺君逆賊也春秋皆不去公子札不過讓國致亂春秋乃去其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

春秋傳辨疑卷三

五

乎

楚子使遽罷來聘

傳以志其姓氏為進之如公子午公子貞代鄭俱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蓋大夫姓氏通于中國則書否則但書人而已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伯姬卒適與宋災同日蓋災在前而卒在後也災既有日而伯姬蒙上文故不再舉日非連火而死也左氏見伯姬卒于宋災之日乃為之說又謂伯姬賢故卒之以理而言雖女子亦當避之況伯

姬時年六十矣其以夫人之尊而火至其側姆亦何事而不在和夫身者父母之遺體遇火而不避卒喪其身可謂賢乎

葬蔡景公

前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是始葬夫諸侯見弑而不書葬者或因其國亂或不以葬期來告或告而不往會也是時蔡屬楚魯方事楚因往會葬而史書之以此知公羊傳謂賊不討不葬者誤也

子野卒

左綿趙氏曰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

春秋傳辨疑卷三

六

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俱以為弑而子野獨以為毀何也于時季氏之專尤非廢父公子遂之比也此必子野賢季氏忌之殺野而立昭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文與般亦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

晉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以展與弑君而自立按展與晉公子也子弑其父與蔡世子般弑其父無異春秋為之諱使後世何所取信乎稱人微者微者故不登于策

也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三終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三終

十一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四

後學汴上睦樺著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訖

號之會猶宋之會也諸傳謂不書盟者以盟先楚故沒之又謂晉主會而楚主盟也按此盟果先楚春秋正當書之以見義何必沒之乎此蓋會而非盟也且盟會相去何遠使盟可沒而會不可沒乎楚子麇卒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十一

章貢李氏曰左氏謂楚公子圍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自立為靈王據子夏傳則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兩人而知教之卒實以疾非以弑也自左氏偽撰其事而諸儒附會或曰以瘡疾赴也春秋弑君之賊未必肯以弑赴如商臣弑父而代之豈肯以弑父顯告諸侯春秋知其弑則書弑矣何獨于圍而從告乎或曰以申之會故為中國諱也商臣弑父使椒聘魯魯人受之春秋曷不以為魯人諱而顧為列國諱乎或曰圍弑君而立恐其惡聞更名虔商臣弑父校

之弑其兄子者其惡何如不聞商臣更名豈不畏惡之播聞乎此傳之不可信者也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左氏謂平子伐莒取郕厥停用人于社及考之經自此訖春秋魯有四卿權歸三家而傳惡書平子若取郕經亦當見用人于社之說魯三家雖恣肆亦未至是也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夫以夷狄而伐中國其罪自著何待以名為貶乎

春秋傳辨疑卷四

二

且和人嘗用鄫子矣楚人嘗用蔡世子矣此至惡也而春秋未嘗名何獨于此名為貶乎樸鄉呂氏曰楚子名衍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魯伐莒取郕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一事也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豈盡為莒之愬而却邪蓋惡公附楚也

晉伐鮮虞

公羊曰其曰晉伐之也夫鮮虞猶夏晉貽起而伐之孰曰不可非以諸侯而伐諸侯也此蓋以詞之

詳畧為輕重與狄秦狄鄭之義一也不然十五年荀吳帥師伐鮮虞何又不狄之乎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廬陵李氏曰程子曰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于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訛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

春秋傳辨疑卷四

三

平丘之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校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寔無罪而平丘以知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疾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蓋以藥殺之也不然止何以奔晉也奔者懼罪而逃亦猶魯閔公薨

而夫人孫和之類是也按三傳皆謂世子止以不嘗樂而書弒且為之辭皆妄也歐陽子之辨詳矣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劉敞曰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此義固然但宋乃曹之讐國也會可往奔之乎其視二華向寧何異且喜時季札皆讓國者也以吳之亂豫貶季札于數十年之前以會之奔追褒喜時于數十年之後曾謂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若是乎

蔡侯朱出奔楚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四

左氏稱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謂蔡人曰楚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按春秋凡書諸侯出入必有起應昭二十年蔡侯廬卒次年朱奔楚其後三年間朱無入卒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則卒楚之東國即奔楚之朱也東朱字相近穀梁本無國字二名必有傳寫之誤

有鸛鵒來巢

公穀皆謂鸛鵒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諸儒因之謂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按羅氏爾雅翼鸛鵒江以南皆有但不踰濟生本巢居亦非

穴處此義在非所有而有不以其巢為異也逐君之兆亦太泥

公圍成

左氏及杜預皆謂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如此齊之義舉也經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如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之類也經既不書齊公子鉏則公自圍成而已矣

吳弒其君僚

左氏叙公子光刺吳僚事甚詳按春秋凡卿大夫弒君者未有不書名氏惟闕者盜者不書如左氏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五

云當書曰吳公子光弒其君僚不書者光之事未可知也

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知大夫濫知邑當季氏專國黑肱以邑來奔觀黑字上疑闕知字蓋經文凡諸侯大夫以地歸者未有不係之國如昭五年莒年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為一節晉

人執宋仲幾為一節後儒宗之致使經義又晦況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此時位尚未定春秋豈隱責其罪耶蓋是年正月無事三月適有晉人執宋仲幾之事故書之其義責晉非責魯二節合看自明也

吳入郢

楚納子朝之叛其患孔棘吳子柏舉之戰可謂有功子王而入郢則過矣雖然春秋入人之國者多矣傳獨以此仗吳者豈以史文之略和然此節上文已有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故下文從畧與晉

春秋傳辨疑卷四

六

伐鮮虞義同

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季氏曰滅當作入蓋字之誤也按哀元年許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元公以此知非滅也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曰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祀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二說先儒多取馮氏愚嘗竊疑昭公葬已五年矣周禮葬則虞虞則祔廟豈至是而始從祀耶不祔則不葬矣及考諸家之說有謂自

從祀至寶玉大弓本是一節今注為二節故生此義蓋陽虎乘季氏之衰得從祀于太廟因從祀而竊其寶玉大弓陽虎賤不得登于策故以竊寶玉大弓而見也此說較前二說似優

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畧同此非聖人之事好事者為之也自八年公兩侵齊齊亦以國夏伐我西鄙至是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鮑文子諫則齊且不乘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彌犂之言遽求却我而幸于

春秋傳辨疑卷四

七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倉卒乎左氏以為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此乃戰國刺客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書曹沫事相類沫却齊小白反其侵地學者固知其非實今又緣沫事謂孔子反求汶陽之田可乎

高氏曰前此未有墮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是時孔子為司寇行乎季孫墮即墮費為孔子之功是不然大夫不臣諸侯倍臣不臣大夫上下循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正其本而已

矣何城池甲兵之足患哉惟叔孫季孫不知出此故書墮卻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又反歸功孔子不思之甚也

公至自圍成

此蓋圍成不克而歸耳說者以為孔子德化未至也夫墮卻墮費之事皆在圍成之前豈德化久而反不至和宜君子之不信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

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小人為辭者非二傳啟之乎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八

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謀救范氏也廬陵李氏曰按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宋之患為尤急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謝氏說是

哀公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子乘勝遂入郢夫楚之所深怨者吳也蔡其次也乃何舍吳而圍蔡又重以三國之兵蓋志在吞

食小國與滅頓滅胡相類非專釋憾于蔡也即蔡宜得報而柏舉戰者蔡昭亦以復其父祖之讐也春秋不褒而獨褒楚耶不去爵者楚子自將此例甚明而說者往往以稱謂之間而妄生意義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鞅據國拒父其罪甚著穀梁謂不受父命受王父命何也自此說出而後世有不父其父者矣按春秋蒯聵稱世子稱納則鞅不當有國蓋明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魯伐和取潮東沂西之田雖與之盟猶懼其來伐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九

故城啟陽以防之左氏謂備晉也按春秋二百四十年晉未嘗有伐我之師非尊魯也無由而伐也蓋魯必越齊衛而後至晉也齊衛方睦于魯魯何虞而備晉乎

盜殺蔡侯申

蔡昭公遷于州來州來迫吳國人憂危人心離貳故盜乘其亂而為逆也左氏謂公孫翩弑之也春秋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按公孫翩同姓大夫也而弑君又大惡也經隱其名又不書君何也此與闔弑吳子盜殺夏區夫之義俱同以賤故不名

毫社矣

左傳以為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毫社以為亡國之戒按周初封建者八百餘國然在在皆建毫社何謂哉謂存其舊社可也先儒欲謂魯社故曲為之說也

齊侯陽生卒

左氏謂陽生之卒齊人弑之以悅吳考之經文乃正卒也與鄭伯髡頑同臨川吳氏曰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十

會于黃池此晉吳同我以結好也公羊以為兩伯之辭非也是時吳雖強惟得魯爾欲交中國而無由晉雖世伯而至是諸侯少從者亦欲交吳以弭兵革之患故魯一出而二國從之春秋從恒書非以伯許吳也按是會吳自南而北且來自數千里之外其慕晉求會之意寔多也若果抗中國而伯諸侯晉當從吳吳豈肯深入從晉乎

西狩獲麟

獲麟三傳訓釋不同治左氏者以為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治公穀者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而

麟至按史記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于前經修于後致瑞之說似無足據矣而定哀之時王澤寢微列國驕恣可謂亂極矣麟即弗出春秋可不作邪夾漈鄭漁仲有云孔子據魯史修春秋魯史之紀適至獲麟故于獲麟之後不及他事此說頗為得之夫麟也出非其時聖人傷之或然反袂涕洟則近祆妄杜氏辨之詳矣

春秋諸傳辨疑卷四

十一

春秋諸傳辨疑卷之四終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編凡一

百八十八條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

然與睦㮮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文並相同

據睦㮮五經稽疑自序蓋此書先有別本行世後

乃編入五經稽疑中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則此

本無庸複載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重訂春秋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六經堂刻五經疑問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疑問
十二卷》提要

自叙春秋疑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周衰王道寢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為竊為僭為瀆亂或入于繁而甚則幾淪于禽獸有不忍言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正謂惇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也竊取云者

春秋疑問

不自叙

二

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誤認遂有道在位在之說甚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假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某事某事者又將假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

矣顧春秋一經斷也其案在傳傳莫尚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時或有闕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輩出胡氏而下

春秋疑問

不自叙

三

互有發明豈不燦然悉備哉然千谿萬徑雖可適國而周行大路要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

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唯童穉時先贈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方茲來粵西甚暇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

春秋疑問

不自叙

四

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春秋制科一稟胡傳載在

令甲是即義之所在諸士子所宜遵守而無岐者余何敢及而諸士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余言

萬曆歲在癸卯七月丁丑烏程後

春秋疑問

不自叙

五

學姚舜牧書于粵西臬憲之

吏隱齋

春秋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夏秋冬是謂四時夏建寅以寅爲正月商建丑以丑爲正月周建子以子爲正月則正月二月三月其時爲春故夫子特筆曰春王正月以正繫王以王繫春自後又有曰春王二月者曰春王三月者正著此正月二月三月是周王之春也非夏商之春也再考正月無冰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則書二月無冰則書春無冰則書及雨雪隕霜非時之類則書則知周自以正二三月爲春夫子尊周之時故曰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以立訓耳未嘗行夏之時也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正月二月及春無冰正得時令之宜何屢書于經以著其異哉大抵吾儒誦法春秋但當以聖經爲主不可妄立意見若謂行夏之時爲見諸行事之實無論生今反古卽經書無冰雨雪隕霜之類大與夏時相戾其何以解哉故謂夫子尊周之制書春夏秋冬于冊令後人考驗時令不若夏時之害也

因而行夏之時則可謂夫子行夏之時卽以夏時冠周月也則不可敢問高明

按隱九年三月大雨雪是夏正月也桓八年十月雨雪是夏八月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是夏十月也時在霜降以後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是夏八月也時在霜降以前故皆書其異則知夫子所書春王正月果用周正紀事非行夏之時也讀春秋者請細詳之

曰春正月足矣何以繫一王字平王東遷周室衰微列國莫知有王卽魯莫知有王也夫子慨然嘆曰頒正朔尚有天王在也故特起義大書一王字

春秋疑問 卷之一

見天王大一統而凡奉正朔者皆宜稟命焉不可謂周無王也此一字所關於春秋極緊要其有書王與否者正見天下一日不可無王而無王者之不知天道也

夫子於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一經之中有大書以起義者若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有特書以起義者若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有不一而書以起義者若公在乾侯之類是也然又有不書以起義者卽隱公之不書卽位是也隱桓皆庶而

隱居長於大義當立不得追父志立桓為太子而身為攝也曰攝則不正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故夫子不書即位而於其盟也其會也其遇也其觀魚于棠也其敗宋於菅也其薨也皆大書曰公馬見此為魯國之君而不同於仲子之子者於子氏薨則書曰夫人子氏薨見此為魯國君夫人而不同於仲子之稱者載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貽考仲子之宮見此仲子非君夫人而其子不宜立為君者隱何以攝為隱宜立不宜攝而隱以攝故成父之和致弟之篡自取寫氏之禍春秋不正其始故

春秋疑問

八卷之一

三

不書即位明大倫正大法示大義於天下

按春秋魯十有二君而書即位者七桓文宣成襄昭哀是也隱宜立稱攝不正其始不書莊未復父讐而立不書閔幼為人所利而立不書僖內無所承而立不書定為季氏擅廢太子而立不書而於均書即位之中又大有別隱實欲讓桓者桓受羽父之譖弑隱而自立宣雖不殺子惡及視然與聞乎故也不討襄仲而為其所立是皆欲即位而大戾乎世及之禮者故皆書即位以示其譏蓋異乎文成襄昭哀之所書即位者矣胡傳云美惡不嫌

同辭此類也夫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諸侯自相為盟各自為私計耳隱公初政豈無尊天子交鄰國撫萬民所當汲汲者乎不是之圖與邾儀父盟若弗及焉謂之何哉書曰及曰盟而隱公自為計之情著矣況七年即有伐邾之師盟亦不足固哉是故春秋惡夫盟者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凡人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子奪之大義則母子兄弟之間必能委曲承順而區處得宜若舜之與

春秋疑問

八卷之一

三

象其極也乃鄭莊處心積慮唯在狗母之情養弟之惡而一挾以為快斯真忍人已哉再觀其交質于周結讐于宋輸平于魯種種處心皆積為不善以肆其奸逞之計是入春秋來極殘極忍不容誅之首惡也

再按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當時魯娶于宋為一黨齊鄭相倚為一黨而宋與鄭則世讐莫解也親是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三年八月宋公和卒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壘宋穆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

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圍長葛則當時宋魯齊鄭之事可識矣乃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庚寅我入訪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公敗宋師于菅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自是魯與宋絕專與齊婚終春秋之世故夫子於此特書鄭伯克段于鄆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尚忍心害理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四

思一挾以為快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以入其陷窵也隱何以許其輸平何以許其歸訪攜宋之黨反鞏之師助鄭之虐一至此之甚哉此一語專為後日來輸平歸訪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識得此處書旨分明則凡他所書事事有原有委總是為魯而發夫子作春秋本旨可思過半矣敢問高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以贈死決無未死而來賵之禮左氏認夫人子氏即仲子故以豫凶事為言耳不知子氏乃隱公

之夫人非仲子也胡以不因其說為是但此條大義祇病天王之尊下明諸侯之妾故書之于冊見大綱陵夷之一至此略天王使宰之大綱專罪宰咺來歸之一節恐未得夫子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再按仲子惠公繼室非夫人也當時惠公溺愛為夫人卒計于周天王使宰咺來賵則天王亦夫人之矣以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竟致桓公弑隱而自立是誰之咎哉夫子特筆此條謂天王宜持大紀以正邦不宜徇所請以成亂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一

五

仲子惠繼室不書卒而書賵子氏隱夫人書薨而不書葬皆有大意在是謹嚴春秋為夫子特筆又疑當時周室已微宰臣未必多人四方侯國星列不獨一魯也若賵贈侯國皆唯宰臣是使恐二三宰執東西奔走不能若是之僕僕也按三年宋公和卒傳稱周制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此所書宰或亦宰夫之宰耶又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塋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此書宰咺斷非宰執之宰也敢問高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王政修舉諸侯自相友睦何事于盟君能自立信義自然遠者何藉于盟隱公方汲汲與邾儀父盟茲又汲汲與宋人盟毋亦藉為黨援以立國故若此其不憚煩歟春秋諱公不書蓋有深意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朝氏主王臣無外交之義亦是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天大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春秋疑問 大卷之一

不與其朝以明其義以見得名義正

公子益師卒

通春秋十有二君公子公孫亦多矣而志卒者無幾蓋必其大關係於其國者始志之冊使後世按冊而指其入某也賢某也奸某也任國之重某也環國之事某也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亦可畏矣哉其日不日則傳謂視恩數之厚薄或其然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無王正月之始

古者會同有時諸侯之事王事不宜會有事宜告諸

天子不宜私會而况與戎會乎况進戎而會于內地乎此舉甚非王政故書春不書王正月胡傳謂正朔所不加也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二事比書胡傳又比解然獨不明無駭之所以入唯公羊傳云向我邑也豈向為我邑極為莒邑莒人以向姜故直入我邑無駭以入向故帥師入極以報之耶敢問明者

莒以一向姜故直入人之國都故稱人以示貶

春秋疑問

大卷之一

七

罪無駭擅兵不臣可罪魯君不制其臣亦可若論到非王命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似為太迂

觀五年書公子彌卒則無駭與翬之卒不書公子或以此二臣平日之擅帥師故削而不書耳恐非未賜族而不氏之說也敢問高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我所欲曰及及邾儀父盟及宋人盟猶曰與國也戎何類也汲汲與盟哉春會于潛秋盟于唐亦戎而已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逆女必親使卿爲君逆非禮也故書然程子有辨矣諸侯親迎迎之於所館故有親御執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傍未嘗出疆也況文王時爲公子未爲君也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此辯甚爲有禮

再按魯莊如齊逆女春秋書以示譏則知諸侯之親迎不必至于其國也此書紀履緌來逆女或非以著譏蓋志伯姬之所由以歸紀耳敢問高明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爲叔姬歸于紀紀侯大去其國叔姬歸于鄫起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照前入向入極看魯與莒有隙矣紀昏于魯故參盟以修好左傳云魯故也明甚第伯作帛云裂繻字則疑所當闕耳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公妻也極看得是

此夫子之正名處正君夫人之名則仲子之謂仲子之宮自然非君夫人之比而仲子之子不得爲

適而君國矣左氏誤認子氏卽仲子也故於歸贈仲子曰豫凶事也可笑

唯子氏爲隱夫人隱稱攝故不以夫人葬耳使子氏卽仲子也五年考其宮且獻六羽矣豈今日之薨不以禮葬而著于冊耶子氏非仲子此其一明證也

鄭人伐衛

鄭莊惡養天倫以戕其弟又以公孫滑之亂擅興師以討衛其惡特甚故書人書伐以著其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疑問 卷之一

九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通春秋日食三十六每食必謹書月日非獨示治曆明時之法而已也日君象也爲陰所掩修省所宜汲汲耳讀書胤侯之征詩十月之篇可識春秋每食必書之旨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天下所共尊者故謹書日月以志其崩然有

志崩志葬者有志崩不志葬者有崩葬皆不志者則後世臣禮之失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謂尹氏爲隱公之母公羊謂尹氏爲天子大夫此疑所當闕者

秋武氏子來求賻

天王崩諸侯皆宜親赴皆宜親賻况魯以秉禮先侯國可無赴而無賻乎至于來求罪在魯矣然王朝但宜執此禮以罪魯耳武氏世執朝政不講于禮乘此遺其子徵求于四國褻體統卑朝廷又焉

春秋疑問

入卷之一

十

用彼相哉故大書武氏子來求賻以著當時上下之失

曰秋見魯已踰時不賻也一字不苟下

武氏子卽仍叔之子之稱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生講會同沒有赴告故書且爲後來與夷與馮之事起

通春秋列國豈無一二得與其爲諸侯者乎例書曰卒蓋別於本國之君之稱薨耳聖人貶黜之刑不在告喪書卒之一字上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逞戰伐而敵讐先結盟會以樹黨是時鄭莊極狡自思與宋爲讐非得齊之援不可也是以爲石門之盟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其入其伐不可勝紀春秋特書此盟于冊蓋使人考其本末知鄭莊之多詐齊僖之不義相與合黨以禍鄰而非所謂救災恤鄰之美意也

外特相盟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有係於魯始書之若此條是已蓋他日輸平而歸訪卽今日盟于石門之故智也

春秋疑問

入卷之一

十一

癸未葬宋穆公

生講會同之好沒有葬送之禮後便不宜受鄭之祔會齊鄭以伐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聲罪致討曰伐伐而取其土地焉可謂討罪乎書人書伐書取所以深著其惡也較上二年入向之師又甚矣

按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知切近于魯之事魯史所宜書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桓公已立而州吁行弑其罪不可勝誅追罪莊公不能教子是端本清源大議論此春秋削公子不書也讀庶姜孽孽庶士有暵之詩則知衛之必有今日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魯宋昏姻之國故書及宋人盟書宋公和卒書葬宋穆公此書及宋公遇于清亦可謂交厚矣第時遇之禮似不如是故特書及書過以著其失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鄭共叔之亂衛嘗納公子滑侵廩及延矣今州吁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一

十三

弑君自立恐為鄭所討故先計交宋及陳蔡共伐之是時宋殤之立適有公子馮奔鄭一隙亦喜與合兵耳要之皆修怨而非義舉也衛州吁不足責矣宋殤不恤其難且欲定其位何為哉此春秋以宋主兵先正其黨惡之罪也然宋陳二君獨書爵不與蔡人同者豈以先王先聖之後不宜同蔡人以黨賊故稱其爵以示貶耶愚實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魯隱夏遇宋公于清原不因衛事故宋使來乞師

公辭之也鞏乃固請以行帥師與四國會伐鄭其罪可勝誅哉隱初不能止其行後又不能正其罪而奪之柄卒令往來構譖以及鍾巫之禍尚誰咎耶此宜重看一帥字要見國家大事皆鞏主張隱固其所弁髦焉者

桓三年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此削公子不書者深罪其擅兵藐主之惡也

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云者見所會者此四國之君所伐者此無罪之鄭而所欲定其位者此弑君自立之惡賊也春秋辭繁而不殺煞有大意寓其中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一

十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已自立為君矣經書殺書名蓋許眾人之討賊不與此賊之為君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上書衛人殺州吁于濮此書衛人立晉晉曾無覲視其間為眾所推而立何謂不宜立但既立之後則宜請命于天子耳聖人忠恕春秋只是如此不必充類至義之盡也敢問高明

衛宣後來獸行致新臺之刺然不可緣是以罪其

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方春之時豈無王政可以及民者不坐朝堂圖惟政理乃遠為觀魚之舉耶廢時失事故特書以示戒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賊討故志葬

秋衛師入郕

衛與郕皆文之昭也郕乘亂侵衛非禮然衛宣初政豈不能以禮止其師乃帥師以入其國耶毒衆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十四

棄親其何能國

九月考仲子之宮

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桓未君也可為其母立廟乎隱為是者明已之終讓桓耳不知奸人窺此意有所屬此纂弑之所由作也故特書之

初獻六羽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此說得極好

朱子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樣子此是正本之論

邾人鄭人伐宋

邾見侵于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聲罪以致討不宜間鄭宋之隙偕鄭以伐宋也鄭亦不宜乘此以釋憾故首邾次鄭皆人之以示貶

螟

水旱蟲螟皆關於國政而本於君身故有則特書示君人之修省

冬十一月辛巳公子彊卒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十五

書時月日稱公子以志其卒必其賢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鄭為仇民則何罪圍長葛至經年不解必取之而後已宋亦不仁之甚哉此書人書伐書圍來年書人書取可識夫子惡宋之情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也鄭初與魯隙甚茲曷為一旦肯輸其情哉蓋彼知魯素與宋合而今幸有可乘之隙於是傾寫以求成為他日報宋復讐計鄭

莊之用情亦狡矣魯啗其利而不知而向也與宋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為取郕取防之讐可嘆哉此宜重看一來字蓋魯初無意於鄭而鄭自來輸其平於我也春秋特誅其心故稱人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今鄭伺宋魯之隙先來輸平以離其黨而通合齊魯之交他日自可藉援以逞已之欲觀三年齊鄭盟于石門及下文公會齊侯盟于艾及十年中丘之會伐宋之舉則鄭莊之情可見矣其有戰國策士之風乎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十六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盟不書及而書會見齊欲為盟而非魯志也然從鄭人輸平來蓋鄭既輸平于我又欲平齊與魯可藉為他日伐宋之助其用情亦譎矣然自是齊魯相親世結邇好此實其托始云

秋七月

無事亦書時書首月備四時以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殤忌公子馮之在鄭移怒興師經年圍邑取非其有罪不容誅矣若鄭視圍此邑不加戚戚任其

取而不校豈保國恤民之道耶春秋書此蓋不獨罪宋而已也

鄭不是甘捨長葛念已力不足以大逞姑以此為餌餌之我但輸平于魯以離其交又平齊于魯以合其黨然後窺利乘便合齊魯以共伐之取郕取防而併取三國之師是今日之任其取者將他日之恣為取也讀春秋者於此等處通前後細心審之然後知鄭莊之積慮也甚深為謀也甚遠而其為人也持狡詭而莫可比倫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十七

者不能保有而無君自是一部春秋總罪案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此本不宜書者但叔姬後來歸于鄒其賢特著於春秋不可不錄其始耳待年非禮意恐不甚重也敢問高明

滕侯卒

卒而不葬者急於禮急於禮者弱其君也若強大則以禮赴葬矣

夏城中丘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此時農務方殷可為興

築之舉乎卽中丘宜城亦非時使之義也特書以
示譏

城非月日事故書其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因艾之盟遣使結好是也然聘宜卿大夫執玉帛
相存問何必其弟耶齊僖愛弟太過聘魯致女交
政鄰國一一使之卒致亂嫡庶之分啓無知篡弑
之禍豈一朝夕之故哉春秋特書其第二字于冊
所以爲萬世寵愛者之戒也

秋公伐邾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十八

邾與宋有隙與魯無隙也今此之伐何爲哉蓋公
拒宋而與鄭平今聞宋及鄭平故伐邾以求宋耳
若是用心亦勞且拙矣哉

元年嘗及邾儀父盟于蔑矣又及宋人盟于宿矣
受鄭之輸平則棄宿之盟聞宋之平鄭則棄蔑之
盟隱之見利而忘義如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卽位以來未嘗通朝聘于京師天王反使凡伯
來聘上之替也嗣此又無上答之禮且凡伯緣聘
以受侮亦無問慰之辭下之傲亦甚矣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伐凡伯罪不容誅然凡伯何人哉楚丘何地哉
衛不能謹加呵護坐視王臣爲戎所俘而不救侯
職安在哉舉事直書于冊罪自見矣若凡伯召怨
于初而失節于後又當別論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
請先相見故遇于大丘然前此宋衛未嘗有隙曷
爲平是年七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傳又
云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宋衛與鄭之讐豈齊所能

春秋疑問

卷之一

十九

平哉觀十年齊鄭伐宋宋衛入鄭及宋衛伐戴鄭
伯伐取之兵無止期則此宋衛之遇蓋其意專在
于謀鄭耳左傳所云似未可爲據也敢問高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此鄭結魯也非魯結鄭也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
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總是離宋魯之黨故
不恤此湯沐之邑以求好耳魯曾不思此祊不可
入也而入之斷在乎孟子矣子噲不得與人燕子
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桓

篡君以求援故賂許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此極勘得明白若鄭于此有易許之意何直至于桓始以璧假許田耶左氏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語亦見其後來若相易也者書之耳未可據爲實案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宿男赴不以名故不名其不葬者弱其國也非禮也後倣此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春秋疑問

卷之一

二十

按左傳云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經文曾不及鄭豈齊僖嘗致此意于宋衛宋衛卒不與鄭平故夫子特削之耶程子曰宋爲主盟與鄭絕也斷極當再按十年書齊人鄭人伐宋又書宋人衛人入鄭則知宋衛之盟自固與鄭絕而齊雖與此盟終未嘗絕鄭也左氏之案不若經文之斷爲分曉敢訂正以質高明

八月葬蔡宣公

未五月也簡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何汲汲與莒人盟也人莒而公亦不足重矣

以災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爲大夫專兵之始卒不書公子或以此故削之歟若曰未賜族也則舉朝大夫皆然五年曷書公子驅卒耶或曰如挾何挾行事不經見其人未可知不得援是以爲例敢問明者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按周制天子時聘以懷撫諸侯亦常禮也然臣子

春秋疑問

卷之一

三

獨無朝聘之禮乎魯於春秋稱秉禮之國隱公未嘗朝聘于京師天王不正典刑則亦已矣而反來聘至于再謂之何哉夫子大書于冊豈獨譏王朝之失禮蓋深著魯隱之不臣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是夏正月未宜大震電大震電後又不宜大雨雪八日之間兩者交作異亦甚矣寧無事應乎哉故謹日以志其冊

挾卒

爵微者不書卒書卒必其嘗爲大夫有關於國體

者矣賜族與否可勿問也

夏城即

按桓之世三國來戰于郎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郎齊宋以兵窺魯亦宿師于此此非魯要地而宜城者乎但城有制而役有時隱自受祊來將爲鄭伐宋而恐他國之議其後也乘夏之時城之則非所宜耳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今日會防之謀爲他日伐宋之地蓋魯隱受鄭之

春秋疑問

卷之一

三

輸平而入其祊志在昵鄭而讐宋故先與齊侯遇來年始會齊鄭于中丘帥師伐之耳照下文自見傳稱鄭伯以王命討宋者鄭伯嘗爲王卿士故假王命耳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按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又盟于鄧爲師期夫子削而不書謂斯會卽爲宋討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帥師不顧又如此

四年秋翬嘗帥師會宋衛伐鄭矣茲翬帥師又會

齊鄭伐宋何反覆無忌若是其汲汲哉奸人所囑者利耳兵柄在手唯利所使鄭能以祊中魯之欲豈不能以利賡翬之心哉此有國者必慎所任不可以兵柄假匪其人也

會猶可言也伐不可言也故會竝稱爵伐貶稱人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魯無二師也上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矣此書公敗宋師于菅何師也帥師者翬而所以主之者公也唯翬倖倖帥師故不待齊鄭之同力又不待宋師之成列用詐以敗之于菅耳不十日取郕

春秋疑問

大卷之一

三

又不十日取防豈不勢如破竹哉然按之于律非有制之師故于翬帥師見將之專而莫制其命于敗宋于菅見師之詐而倖成其功于取郕取防見兵之貪而不顧其義魯君臣之罪蓋畧見于書法之內矣

魯與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鄭歸祊故爲渠效勞若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本與衛合宋旣被伐故連衛以報鄭鄭方幸勝不設備宋衛乘其虛入之此修怨之事也故各貶

稱人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胡氏據公穀二傳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左傳則云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師謂誰豈非宋蔡衛之衆乎然何三國伐戴而鄭亦圍之也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勘三國之所以伐鄭伯之所以取極明白臨川吳氏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品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說得春秋疑問 卷之一 五

宋衛伐鄭猶有名伐戴則蔓及無辜矣故三國各貶稱人鄭稱爵以伐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日而各人之

五年衛師入郕郕服屬于衛

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伐取三國之師猶以爲未足冬又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而各交侵其黨與以爲快興兵

構怨蓋莫有甚于此時者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則未有私相朝者况一旦而朝兩國之君乎且兩君爭長于朝魯君出辱貶爲請之語則偃然以旅見爲宜者豈禮也哉此其驕盈而及于禍也

魯未嘗入覲天子偃然旅見二侯即一魯而列國可知矣書之于冊蓋所以明王制嚴侯度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春秋疑問 卷之一 五

此會專爲伐許計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而會于時來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而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釣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吞併小國以利益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知也

伐許鄭志書曰公會謂公餌於利而甘與會也入許鄭利書曰公及謂公急於助而思爲報也據鄭伯之志以吞許爲快然借二國之兵以共伐

似難獨專其利故陽假存許之義而陰使公孫獲
鈐制許叔于東偏蓋隱然爲鄭之內臣矣甚哉鄭
伯之爲謀深而其爲辭狡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死于弑書曰薨蓋臣子所不忍言也然不地而
實已著矣

凡人先明大義然後可自立于天下隱與桓皆非
嫡也而隱爲長使隱謂長宜立也請命天子正位
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宜是謂能明大義于
其始或誠代攝而欲讓桓也及輩之請即行誅戮

春秋經傳

卷之一

三

以杜讒邪之端而亟召桓公以授之位是謂能明
大義于其終若是其何能及哉唯其心欲竊讓國
之美名而又難舍擅國之大利姑順于始而遲疑
于終致彼兇逆交構其間以成篡弑之大禍則無
所歸咎矣甚哉欲自立于天下者不可不明春秋
之大義也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六年以前當于宋六
年以後黨于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出于
諸大夫之扳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
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

也則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于無駭驪帥師時
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
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
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
分自定又何必屈已于諸侯委政于大夫以成後

日之變哉杜氏以爲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大抵看春秋當知以魯爲重如隱公一君凡所書
魯事其是非可否固不必言若書天王來賜來聘
來求之類要見魯何以致此于天王者是不可不
自反也其書宋衛齊鄭滕薛盟會伐取歸朝之類

春秋經傳

卷之一

三

要見魯何以致此于列國者是不可不自治也楚
焉而不柰合焉而有條固未有不關魯事而漫書
者亦未有關魯事而書無其義者識得此意明白
則夫子志在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吾亦可
以竊窺其萬一矣

春秋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之意在即位夫子如其意書即位于冊蓋其辭與僖文等而義不同矣

家氏曰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以誅討亂賊爲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春秋疑問 本卷之二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聞魯篡逆之事特爲好會蓋度桓之意急欲會諸侯以定其位可必大遂其所欲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前年鄭使宛來歸祊原無易許意蓋以祊近魯魯所欲得者以此小利中其欲將唯我所役而不辭故魯宋本爲好者隱寧淪盟而從鄭以伐宋至入邾入許而鄭之讐無不報鄭之欲無不遂矣及入許而許田在其側鄭復垂涎焉而未敢啓齒也桓篡弑自立將必求會諸侯以定其位鄭始爲垂之

會托辭以璧假焉其名曰假其實逼取之也桓不

能拒以許田與之而謝其璧若曰以此易祊云爾

蓋魯自爲飾之辭也左氏不達其情誤書以祊易

許今觀春秋隱八年明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庚

寅我入祊竝無易許之意越四年爲桓元年明書

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竝無易祊之辭則其情事可

知矣讀春秋者不據經文而但從三傳末有不爲

其所誤者敢訂正以質高明

鄭伯以璧假許田即秦以十五城易趙璧之意其

假許田一假字即劉備借荊州一借字

春秋疑問 本卷之二

歸祊暗餌也魯隱吞其餌而諸役不能辭假田明

挾也魯桓爲所挾而賜邑不能守鄭莊之懷計亦

狡矣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及者公所欲盟也鄭伯已得許田方與公盟是

謂極狡

鄭名爲王卿士與會與盟而桓之位定矣胡傳鄭

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

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此四句勘得極明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泛溢爲害必歷時而未平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弑隱督弑與夷偶在冬春之交故春秋順時序
若此書之耳其他弑者未必皆在冬與春也竝不
書夏王某月秋王某月冬王某月豈皆不以天道
王法正之耶可發一笑

督馮之黨也欲弑與夷久矣所憚者孔父耳故必
先殺孔父然後可弑其君今書宋督弑其君與夷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二

三

及其大夫孔父蓋深誅宋督之造意且明孔父之
死之爲其君也此二句宜聯讀方可得情而正其

罪胡傳畜無君之心一段說得極透快

就宋督論罪不容誅若宋穆舍馮而立與夷與夷
反索馮於鄭必欲戕之而後已則無人心甚矣其
及于禍也宜

滕子來朝

桓爲弑逆滕首朝之春秋貶而稱子是也然自此
終春秋之世皆稱子豈以此故直貶及其後嗣耶
當時大國身爲弑逆壞法亂紀者不可勝數或一

書人旋復書爵獨貶一黨惡之滕及其後嗣乃足
示儆于來世耶朱子取沙隨陳氏之說謂春秋小
國不堪大國之侵削朝聘往來自降爲子而一切
從省似大有理

再按莊五年鄭黎來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杜
氏曰鄭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
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據此二說則在僖
之世天王尚能以爵予人矣隱桓之世不能奪人
之爵乎滕始侯而今子終春秋之世未必非天王
所貶也敢備一說以問高明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二

四

再按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莊三十一年夏
薛伯卒自是薛伯終春秋之世此黨何惡亦貶及
其後嗣至此耶朱子謂胡氏以義理爲穿鑿誠哉
是言也

愚謂滕子罪案在來朝二字上不在一子字上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周天子所賔而
不臣者不幸而有華督之亂列國苟能聲其罪以
奉天之討亂何自成哉奈魯桓之弑隱而方以類
合也齊陳鄭之黨惡而謀以賄行也乃相與定馮

立督以成其亂焉天常人紀不自此而胥壞哉春秋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此非與其事而稱爵蓋目其人之黨惡不可勝誅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成人之亂已為不義況可利其有乎書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而必謹其時月日蓋深罪魯之貪賄而辱國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宋不義取大鼎于郕而魯又取郕鼎于宋且納之大廟可稱宗器乎臧哀伯云滅德立違而真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蓋謂一示此賂器于臣子他日不可復誅其違亂也其語意特正而嚴

春秋集解 大卷之五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

杞侯之朝與滕子同而其所以朝迫于齊也非為桓之立也故論罪與滕子殊科

蔡侯鄭伯會于鄧

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蘖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故春秋特書之自此以後鄧首被戮蔡逼于侵凌服屬同於鄧邑終又不得已遷

州來以求芘于吳鄭則數遭侵伐疲于奔命曾無寧日卒至於肉袒請命願為俘囚觀後來之變若此之甚則今日會鄧之舉固中國陵夷之端所由繫也左傳云始懼楚也此豈可不為寒心哉

九月入杞

左氏見此入杞二字即於前杞侯來朝下埋不敬二字不知春秋雖稱亂世然兵革未有輕用者豈來朝一不敬而魯即入其國耶若承上文謂蔡鄭入杞似又無謂闕之可也

照後來滅項取郕取邾等書法似皆魯事然所以入之故則不可曉闕之

春秋集解 大卷之六

公及戎盟于唐

按左傳隱因戎請至再而與盟君子猶或非之今戎未嘗請而桓及之盟何汲汲哉蓋身負大惡唯欲結好以自固無問其華與夷也參及鄭伯盟于越看則桓之情不能覆矣

冬公至自唐

與戎盟義乎不義乎及在九月至在冬何事盟好而歷時之久耶此深傷盟戎之非義故特詳志其終始也

此書至之始恐非皆危之之說茅堂胡氏曰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為不義或策勲而書愚謂猶有與有榮者與有辱者各觀其時事則其事居然見矣此條蓋舉其不義而自辱者至之也

三年春正月

隱立十一年止書一正月桓立十八年僅書三王字不可謂無其義然必指此元年書春王正月以正桓之罪二年書春王正月以正督之罪十年書春王正月謂其數已盈十八年書春王正月謂王法所不赦自三年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與天王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二

七

失政而不王則恐不若是之穿鑿也敢問高明

公會齊侯于贏

桓以篡弑得國懼方伯之見討也乞昏于齊以為此會夫昏姻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禮之始也桓自為此會締好于齊匪媒而昏始合不以其正矣自是而逆以私人送至越境會非親迎而卒蒙蔽苟之譏至于彭生之乘而其禍不可言矣春秋于贏之會謹書之蓋深著禍亂之所從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易曰大君有命命王命也諸侯安得有命哉且何

以為胥命也訓胥曰相則其相命也必相從而後可不相從而相命何為者今考此後十年齊衛同鄭來戰于即十一年齊衛同鄭盟于惡曹豈所胥命者胥此命耶抑非此命耶讀春秋者先解胥命二字明白又考當日之所為胥命者何如然後可論去取若但曰春秋善胥命則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穀程傳皆作紀郕公羊傳作成魯邑是時紀主于魯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二

八

程子曰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天變之大者况食之既乎

但記天變事應自然隨之似不必一一以著其應公子翬如齊逆女

大昏雖稱重禮然諸侯統有民社豈得親至于其國但或逆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耳魯逆女可無其人然不必公子翬也唯桓與翬謀所以定位而乞昏于齊故即使翬往逆以重自結納耳觀宣

公之世公子遂爲宣弑亦卽爲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則奸惡之肺肝于斯畢露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似不宜以親迎之禮律之也敢問高明春秋於隱世去羣之族以著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以明其與桓爲逆若曰羣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所謂不誅之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送姜氏于讙不獨愛女之過當時桓使羣逆女不知其辭今禮幣當何如者齊侯因厚答之故送女至于讙耳而桓又趨出爲好會故是冬卽使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九

其弟年來聘也讀春秋者但從公子羣如齊逆女直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細詳味自可得當日二君之用情矣

原魯桓之意在結齊爲援而娶其女故桓所行事但重在于會而不在乎昏諸傳皆以昏禮責桓恐不得夫子春秋之旨敢問高明

夫人姜氏至自齊

禮無其女之父送女至人之國者亦無其婿不爲親迎但往會其父而受其女者今齊侯若是爲逆魯侯若是爲會則親御執綬之禮廢直夫人自至

于其國耳故春秋特書若此以著其失易曰物不可以苟合又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之敝卽可知于苟合之始也謹昏禮者尚三復于春秋之義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齊侯嘗使其弟年來聘矣今桓弑隱之人也以昏故復使其弟年來聘焉但從其盟其娶以致情而其家君臣兄弟之篡弑悉置勿問茲所謂以利交者乎可慨已

有年

春秋疑問

卷之二

十

此不宜有年而有年卽此歲之有年可知他歲之無年矣此春秋書法之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也于時宜狩但于郎則非其地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而自立醜然南面四年矣不請命不類見其不臣何如者天王不加殘執之刑反使宰糾來聘夫子蓋傷之也而不敢明斥夫王之失職故但名宰以見其意且不書秋冬二時

謂刑誅之不舉不成其為天道也其意微矣讀春秋者不逆夫子所以名宰之意而但專罪宰恐未為得之也敢問高明

或曰子前辯宰咥之宰非宰執也今宰渠伯糾云何曰聘與贈自不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巳二日傳疑也或以其國有大逆故不能謹其日耶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而相與合謀以吞噬小國為事如許近于鄭鄭所欲也齊與伐之

而鄭入許紀近于齊齊所欲也鄭思賴而助之故與共如紀焉假朝事之禮行盜賊之謀其同惡相濟何惜哉然實齊之意也故夫子首齊而大鄭而必稱爵稱如若真往朝者然所以抑強暴而存弱小也

紀主于魯故書之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負大惡天王不能討反一聘之再聘之而使仍叔之子示重焉夫子不忍斥言故就所使者著貶

以見意耳恐非專譏世官也敢問高明

仍叔柄用而其子承聘分明是世官但春秋書旨似專重在使聘上要識得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欲謀昏而諸侯莫從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而為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桓公以紀之昏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此照後蔡公來逐逆王后于紀看似為有因存之

葬陳桓公

知會葬而不知討其賊

春秋疑問

卷之二

十一

城祝丘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當時弑逆大惡王不能討若鄭莊不朝罪止貶爵削地又甚則命六師移之耳乃不忍一朝之忿而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怒之強臣寧不自取辱乎春秋于戰于敗績悉諱不書但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所以存名分耳

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蔡衛陳雖讐鄭甚深然此舉名義為正故特與以從王二字若鄭莊之惡則罪不容誅矣

大雩

魯於禮不得大雩故因事特書以著其僭

冬

雩為旱祭旱則雩生矣故併記其災

冬州公如曹

州公事實無傳胡氏罪其自取不知從何得來但論有國者統承先世之業全在自強為善或不幸

春秋疑間 不卷之二

主

遭侮當思所以圖存之計至勢窮理極則死之可矣奔曹適魯非所為訓故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定來以深貶之

州公公字即晉人執虞公公字蓋汎焉者之稱也六年春正月寔來

諸侯失國名書來則無歸意矣故春秋特書以深罪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羊傳作成

左氏曰諮謀齊難也與二年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當時懼鄭畏齊故為講武計然諸侯不得大閱也况舉於盛夏其妨民失時有不可言者書譏之

大雩大蒐大閱皆僭也夫子不忍斥言但各因事書之以見意

蔡人殺陳佗

陳佗當討之賊也陳不能討而蔡人能殺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若曰此賊也蔡人今已殺之矣可為世道一大快也其名佗者見非陳所宜君非陳人不以為君也春秋之意專責蔡非善陳也觀

春秋疑間 不卷之二

古

經文自見敢問高明

前此陳人為衛討州吁今蔡人為陳殺佗皆鄰國義舉春秋所深與者

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猶云本國也蔡人殺陳佗則鄰國矣春秋特書之冊所謂篡弑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按春秋文公亦僖公嫡嗣也不書此子同生獨書何也意者文姜如齊淫行及所傳聞之世猶藉藉耶故夫子於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今六年

書子同生而其後文姜如齊之事皆一一謹志之冊蓋一則明莊公係桓公之子非齊侯之子也所以絕後代傳聞者之疑一則著文姜至魯三年已生有子矣何後來不安其室也所以示萬世淫奔者之戒此子同生之所以獨書也如曰正國本以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則其他嫡嗣獨非國本之繫而易以無書哉敢竊訂以質高明

冬紀侯來朝

紀侯主于魯會而再會朝而復朝可謂無奈齊何矣抑知魯莫可恃即觀公告不能一語事可知已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

五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按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即火田也亦焚一叢一聚焉已耳豈焚一地哉况咸丘地近乎齊何焚直至此也宜重看一焚字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按公穀皆稱二君失國似未可據然穀與鄧皆去魯絕遠魯何德以招來二國亦何慕而歸嚮求之莫得其故也且自此來朝後二國絕不經見則此二國者其不能為世有無明甚矣當時方伯連帥環視魯事而莫恤豈望此二國以為動靜哉即二

國來朝亦何重於魯者能禁方伯連帥之不復舉

也夫子削去是年秋冬二時謂刑政之莫舉果係此二國之來朝耶恐不其然然則二國君何以名是年何獨無秋冬夫子嘗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夫子時追及魯桓非所傳聞之世乎傳聞與紀載合夫子可加筆削以垂世訓或但有紀載無考證且中間或有闕文則存之仍之而已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則存之以傳疑者也是年或原闕秋冬則仍之以俟考者也妄立意見過為穿鑿曲加附會似皆非善讀春秋者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二

六

敢僭論以質高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此為夏五月丁丑烝張本傳再烝見讀語極明

天王使冢父來聘

四年天王嘗使宰渠伯糾來聘矣五年又使仍叔之子來聘矣方逾二年耳冢父復何為乎來哉凡聘之殷勤其中必有所為也無所為而三加聘於篡逆之賊是周之大無綱也承三聘而一不仰答於君父之前是魯之大無紀也冢父為周世臣狗王命而瀆聘亦可謂大失職矣書之冊而罪自見

或曰王殷殷三聘蓋逆紀女爲后欲魯主其事耳
夏五月丁丑烝

魯秉周禮之國也桓雖篡逆而昏不應春夏之再
舉烝也意亦舊文之誤夫子仍之不改耳

秋伐邾

隱之世嘗與邾盟于蔑矣此豈以不修舊好故伐
之歟然桓負大惡恐未可討人之罪也書曰伐邾
其貶自見

冬十月雨雪

是夏八月也未宜霜而雪特異矣故書

春秋疑傳

不卷之十

七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侯再朝再會謂齊逼而莫之存也天王三使來
聘謂謀昏而莫之從也則魯之所以主是昏者是
必嘗報可於王矣然於禮王當使大夫請昏于同
姓之諸侯同姓之諸侯爲請于所昏者復命于王
王乃遣禮于宗廟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是之謂
重大禮今王使祭公來不請期而遂逆魯亦唯所
逆而與主之殊與請昏廟遣卿逆公監之禮大爲
有闕故春秋書來書遂若祭公此來爲私行而以
逆女爲遂事以深譏之耳魯之慢於通禮王之苟

於遣禮祭公之專於行禮具見此書法之內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于諸
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
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
以伯姬歸紀則叔姬爲媵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
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

按紀侯托魯請王命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今幸王
有命魯求昏之事魯主歸季姜于京師所以託紀
者至矣然不十餘年齊卒逼紀紀侯大去其國以

春秋疑傳

不卷之十

七

天王之尊不能下庇后氏之宗其亦太弱矣哉乃
知桓告不能蓋不能于齊而非不能于王也傳春
秋者動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爲辭立論甚正且
大而在當時實有所不能者

自紀姜歸京師後周聘不復加于魯乃知以前三
聘特在謀昏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故春秋於世子之出皆謹書之此條蓋譏曹伯之不宜使耳

十年春王正月

夫子書王之意恐非若傳所云云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幸射姑已歸國得立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宣初約無他意中為齊鄭所攜故失信耳以公

春秋疑問 卷之二

尤

會故書其爵

冬十有二月內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左傳鄭以班後故乞師于齊然齊與魯昏再會來聘何殷殷厚哉而一旦為鄭主兵無亦以魯託紀于周大拂其意耳初二國好會魯桓以定其位不知弑逆之當討茲挾私忿小怨約衛來戰于郎何不知類之若是耶書爵書來戰蓋目其人而深責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之盟何為者豈以郎之戰未得利而復有所

謀耶結怨固黨不知禮義為何物故奪爵以示貶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處心積慮最奸最險入春秋來所未有者而身死之後受禍亦酷孰謂無天道哉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凡春秋於大緊關處煞有大意在不宣於一名一字間求之如此三條宜聯書而聯看要見宋人何以執祭仲祭仲何以被其執突何以在外而歸鄭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三

忽何以已立而出奔則當日之情罪具在目前矣謹詳于左

按左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按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要見突生于雍姑而其身在宋也宋與鄭為讐久必藏突為奇貨伺祭

仲往省于留塗執之逼令立突而出忽耳假鄭莊存日忽與突俱收膝下明嫡庶之分成兄弟之權豈寧有此哉此是鄭莊不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處故貽禍至此耳然宋雖與鄭隙安可匿人之子執人之相逼令其廢長而立少也祭仲輔忽立未幾豈宜卽離左右身往省留爲人所誘而執也卽爲所執而逼令安可卽從其請擅廢立而不顧也突稍知義安肯藉人之力量兄而奪之位忽能自立明正祭仲與突之罪可令俛首屈服也豈宜皇遽而出奔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

出奔衛則數人者之罪案昭然於書法十五字之內矣不是之求而分列爲三條泥推其一字則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也陳氏曰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乎辭此善讀春秋者學者從陳氏之言凡遇大緊關處但通前徹後細玩聖人之辭以求聖人之意則自得其情罪而莫掩矣敢借論以質高明

夫子罪宋不獨在稱人以執上罪祭仲不獨在稱字上罪突不獨在不稱公子上罪忽不獨在稱名上統前後論主謀逼令皆宋之罪受執廢立皆祭

仲之罪不知名分使人以已爲奇貨皆突之罪不能自立使人視已若贅疣皆忽之罪而究之不善處于家庭唯結怨于隣國致有今日之禍亂者則鄭莊之罪也

忽已嗣立矣而不君與突無異故一書突歸一書忽出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也何不一經見耶大夫何重于魯而宋陳與蔡肯與之盟耶且盟必有所爲此何爲者耶皆不可曉或曰魯與齊衛鄭爲讐桓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然何以使大夫會且盟也斯亦不足恃矣闕之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自此以後盟會凡關宋與鄭者當參看乃得其情蓋魯桓憾鄭忽而欲定突也故先爲盟會求宋鄭之平宋初不絕其會者將因魯以責賂於突也而突卒不償魯因屈已往來爲突以求免焉此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屑屑不憚煩也然宋之心未厭而卒辭平焉公于是與鄭突盟謀爲伐宋之舉矣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而結怨以取辱

曾有若魯桓之不肖者乎故春秋屢書而不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夫鍾未幾而復有此會公之爲鄭突亦汲汲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羊傳作紀

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與之

會然莫得強有力者僅與小國之莒偕其能救乎

春秋書此見雖有恤患之心而莫之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春秋疑間 入卷之二

觀下文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知

燕素附于宋故公與宋公會而及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楚

公會宋公于虛

自于折至此凡五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于折于夫鍾于闕猶魯地也于穀丘于虛于龜則

宋地矣委宗社人民兩年而六出總爲憾忽之一

念使而卒不爲宋所與而取辱桓亦可羞矣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桓憾忽于即之戰幸鄭莊之卒結好於突以洩

其怒而突篡忽自立亦欲反忽之所爲求善于魯

以爲之援此武父之盟所以兩相合也

丙戌衛侯晉卒

晉丞父妻奪子妻滅絕人道其後朔爲二子所逐

出奔于齊晉貽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初汲汲于宋之會茲汲汲于宋之伐交道反覆

如此哉書曰及鄭師伐宋書曰戰于宋而貶自見

春秋疑間 入卷之二

矣 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

宋之力也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

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也今責賂于鄭是

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郕鼎之取以見宋魯

鄭之交以利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

賂離吁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欲吞紀宋責鄭賂忽奔于衛燕附于宋齊宋衛

燕非合為一黨乎紀弱幾滅亡而魯為計魯欲平宋鄭而宋辯平是紀與鄭皆德于魯者公故緣是會紀與鄭汲汲與齊宋衛燕戰而幸一勝焉在魯自為得計矣不知此戰非解紛息爭之舉實結怨益讐之師也卒也紀為齊滅而公翻覆於鄭宋之交若反掌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未有不義之至此者書曰公會紀侯鄭伯云云蓋深著魯桓之罪也春秋先自治而治人正在此等書法

觀紀對齊鄭對宋而衛燕序其後便見當日戰事然紀先于鄭者紀之于齊尤甚鄭之于宋也且是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二

五

時齊宋等師加于紀故公會紀鄭與諸國為戰耳左傳謂鄭宋相怨穀梁謂齊紀世讐愚謂合而言之始備敗質高明

三月葬衛宣公

於葬衛宣公見前此惠公之未宜即戎也比事以書自見

夏大水

不月見通夏皆水災也故書時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宋平鄭而不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戰十二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此時無冰大失時令矣故書周政失之舒秦政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史闕文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二

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會于曹已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遣使固結之而必以其弟者謂親屬之可信也不知弟之不宜使也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親之以著愛也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親之以著信也然皆非所為訓也故皆書以示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桑盛之所藏不慎重以致災其何以承廟祀哉此書以著罪

乙亥嘗

遇災宜懼未宜遽事于祖考且嘗以八月供未易災之餘可乎書譏其不時不敬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雖怨必赴禮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背其賂反約魯為丁未之戰惡矣然宋何責賂不忘積憤不釋連師直入其國至取其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讐毒之一至此乎夫子案宋不自反常孽徇賂之失而擅用

春秋疑問 下卷之二

壬

列國之兵以洩其私忿也案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宋得逞其志於鄭也而又案鄭之背宋之有以自取也故書曰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宋與四國及鄭之罪之輕重大小自昭然于簡冊之內矣是為孔子之春秋

齊蔡衛陳與鄭無甚大隙然平日合黨于宋故出師為助唯其所以耳經書曰以而以之者與為其所以者罪自著矣可稱爵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斷得是

一桓王也前此伊冢父來聘今使冢父求車一桓

公也前此致天王之聘今致天王之求一家父也前此承使以來聘今承使以求車噫是可觀當日之為君臣者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葬在莊公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加禮於魯桓亦厚矣崩不即赴而又不葬何臣禮之衰薄也比書葬齊僖公其罪自著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春秋疑問 下卷之一

壬

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今又與其親戚謀殺之致為所逐而出奔故雖不去其爵而特書名以示貶忽本嗣位而不能君其在外四年又無自強自立之策足以旋復其位今之復歸也不過乘突之出奔耳故但書世子忽以著突之罪而不與其為君是為夫子之筆

曰鄭伯突見突己君鄭數年矣以著忽之不能君曰鄭世子忽見忽本為國之冢嗣也以罪突之所為篡

許叔入于許

許叔宜歸于許者但不宜乘鄭之亂以竊入故書曰入

鄭莊入許居許叔東偏以奉祀今由東偏入許故都故云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

此為定許叔之位故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弁之故糾合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舉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五

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滕先諸國來朝稱子穀鄧自遠而至稱名邾牟葛如旅見天子稱人統責其不宜朝桓然責桓篡弑之惡不宜受朝于小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大都耦國櫟鄭之大都也突入于櫟則鄭國之命

制于突與其國都無以異矣此自後經文一不及忽蓋忽日寢以微不足書也諸侯不平而共謀伐突者以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左傳云將納厲公弗克而還非也秋九月鄭伯突已入櫟矣櫟大都耦國足制鄭國之命忽雖在故都一齷齪豎子耳突將何事于納而諸侯又將誰納哉唯突篡位奪嫡諸國所共憤憤會袤以聲其伐爲春秋之所予故各書其爵及其弗克次年春會于曹謀伐之夏又舉師以聲其伐爲春秋所亟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三

予故皆各書其爵與僖四年伐楚之師各書其爵以稱伐者同蓋春秋正名之書唯討篡逆奪嫡之師及討蠻夷猾夏之師乃始稱爵以示與而其餘未有不稱人者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正若此師之伐鄭突者是也左傳乃錯認爲伐鄭忽以納厲公而諸儒不察因曰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與邪之師而夫子肯各書其爵以與之耶凡讀春秋先當考經文以爲據不可泥傳文以仍其錯誤也敢訂正以質高明詳具于左
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

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此是忽突一宗文卷夫子判有斷案在不知忽宜伐突宜伐請高明者虛心一評之鄭莊寤生卒嗣立宜在世子忽矣忽不能君突藉宋之力竊歸焉而鄭忽出奔衛自是突君于鄭凡會盟征伐皆所主之然其實蔡兄之賊罪不容誅也故夫子於突之出奔蔡也特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明立突一大罪案及突入于櫟制鄭之命列國始不勝憤而爲于袤于曹之師夫子乃各書春秋疑問 不卷之二 圭

其爵以著其伐正伐此篡世子之鄭突也左氏不識大義見魯嘗黨突而一旦會宋以爲伐疑于納突而不知突之無事于納也且魯會齊于艾以定許亦已漸攜于突矣是又通玩經文而可自得者或曰于袤于曹之師子謂討篡位奪嫡之突各書其爵是矣乃十四年冬宋齊諸國伐鄭之師亦伐突也何各貶而稱人曰春秋不下一以字乎宋以齊蔡衛陳之師伐突是責賂之師而非討罪之師于袤于曹之師則方伯連帥之師也是不可以同日語者夫子稱爵稱人書法毫髮未嘗差錯

或又曰當是時突雖入于櫟忽猶在故都也十七年高渠彌始弑忽而立疊十八年齊人殺疊而立儀至莊十四年傳瑕始殺儀而納厲公子何以入櫟者之爲鄭而謂在故都者之非鄭也曰自鄭人論之謂在櫟者爲厲公在故都者爲昭公爲魯爲儀矣通春秋前後論自桓十一年鄭莊公卒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及次年書公會鄭伯又次年書公會鄭伯又次年書鄭伯使其弟語來聘書宋人以齊蔡等師伐鄭則皆指鄭伯突也十五年五月突出奔蔡秋九月突入于櫟皆以春秋疑問 不卷之二 圭

鄭伯書莊四年齊陳于垂之遇亦稱鄭伯十四十五年于鄧于幽之會亦稱鄭伯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春秋所書之鄭皆鄭厲公突而非忽與魯與儀也唯是突篡嫡而奪之國春秋所痛惡故於其出奔蔡也雖繫以鄭伯而特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正突之罪故於其入櫟耦國而制忽之寢微也則與列國討突之師而各書其爵此是夫子作春秋正名討賊一大緊關處學者所宜深考而明辨之以爲萬世法者也獨恨左氏不察于袤之伐謬書曰將納厲公也後儒因仍而莫之改正耳

高明幸加詳察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此謀伐鄭突也說見前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亦伐鄭伯突也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據子伐鄭突之爲正則此書公至亦予魯桓
乎曰國家亦有許大切已事不專在討人之罪上
自去冬從人征伐至今秋始旋亦非先自治而治
人之策也故書至以譏之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五

冬城向

隱二年莒子入向無駭帥師入極豈卽此向耶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構兄篡國二公子逐之請命于王立公子黔牟
故其出奔也書名以示絕宜參後王人子突救衛
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怒齊豈能忘紀哉唯時
衛朔奔齊將納朔而無暇及紀故姑聽魯之請平
耳不二年遷紀三邑六年後紀侯大去其國則知

此盟不足恃矣齊襄禽獸也不知兄妹之倫安知
盟會之固哉而桓亦安用與紀爲此盟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隱元年盟于蔑隱卽淪盟而伐邾桓八年伐邾十
五年邾與牟葛來朝始欲尋蔑之盟故與盟于越
然未幾又與宋衛共伐之矣隱尚淪蔑之盟而况
篡弑無義之桓耶書固所以著譏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此戰傳稱疆事無關于公然志月日而書及非公
與戰而誰哉然則次年何以卽會于濞曰十二年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五

公不會紀與齊戰耶曾未幾時又會齊紀盟于黃
戰可復盟則盟可復戰戰又可復會也春秋列國
大抵皆然而况篡弑之桓淫亂之襄乎此愚不據
傳而據經雖係疆事而戰是必有關於公者敢問
高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以赴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
季避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斯不誠賢矣

哉書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賢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蔡速

因書桓侯不書桓公啖助遂附會蔡季知請諡也然考左傳未嘗有請諡事

及宋人衛人伐邾

二月方爲趙之盟八月卽連宋衛以稱伐反顧刑牲詔神棄若敝屣甚矣其無足責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五

弑君之賊身沒不赦矣然恐不在復書春王正月四字上

公會齊侯于濊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此行全是夫人意上年五月及齊人戰于奚公何嘗欲爲好會哉唯是夫人欲往齊公不能制故假于濊之會攜夫人以同往會畢遂與同如齊耳書法在與字遂字上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制義而從婦以往若時刻不容緩者可稱夫子哉彭生之乘宜其及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濊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解

齊襄不知有妹安知有魯夫人但知有兄安知有桓

高氏曰濊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墮終續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五

子之禍接續於史冊實始于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邾年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卽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羸之會謹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爲莫已害矣孰知禍之起於帷薄哉此蓋

天理之應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不書葬此志時月日書葬豈已除彭生為賊既討即此賊通于內外非直彭生而已者書葬我君桓公而二心以外我棄親以賊我者自不容人世矣

春秋疑問 卷之二

七

春秋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不書即位說者謂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得擅有其國也然當時世子未有請命者不得獨紕莊公一人其以未討弑父之賊不應安然即位耳敢問高明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字下得極妙夫人與弑桓公雖與喪歸然眾怒羣誚未有不見之辭色者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夫子書一孫字若曰彼自孫去而非為人所逐者云爾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一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魯之命大夫也王姬下嫁于齊禮應魯主其事今莊公以喪故辭乃以單伯主之故書曰單伯逆王姬觀下文築王姬之館于外自見得蓋向來王姬下嫁館于魯國之內此以喪故特築於國門之外也所可恨者魯莊不能鳴父讐於王朝絕齊之昏乃改命單伯以主昏特為築館以逆迎云

爾

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于齊命之主昏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

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單伯費伯夷伯魯國三大夫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二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于外似禮以義起者然忘父讐而築館實為非禮之禮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之死魯諱之故不赴然天王獨無所聞耶天王若不聞也者而錫之命魯承其錫命而竟亦不復言天理人心幾乎滅矣

桓王三使來聘欲魯求婚于紀莊王來錫追命報魯主婚于齊天命有德恐不若是之私用也故春

秋皆書以示譏

王姬歸于齊

築館猶主其事故書歸以結其事

齊師遷紀邢鄆郛

三邑為紀守齊用大衆強逐之而有其地故書曰遷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于時公年十五矣寢苦枕戈孰有先于不義之齊者舍是不難而興兵於無罪之小國且使庶兄慶父主兵而擅伐大權一移後莫能挽以致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誰之咎哉此聖人特書之以志亂本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三

秋七月齊王姬卒

當時必有因齊告喪制主婚之服以為媚者故書之且為夫人姜氏會齊侯起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時孫于齊猶有內愧不自安之意此則覲然不知愧而且假禮以為行矣

易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魯莊有家之始宜以

防閑其母為第一事此開一放後其可制哉經書

夫人姜氏會齊侯不一而足皆所以罪魯莊也

曰夫人見於魯莊為國君之母曰姜氏見於齊襄

為分形連氣之人乃公然好會甘禽獸之行此春

秋不志其入但志其出以著其惡之不容誅也

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

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喪未踰時而出淫其

妹此皆覆載所不容故春秋聯書之冊以示誅也

乙酉宋公馮卒

春秋疑問 卷之三

高氏謂宋莊枝求敗類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

四

知之此足為其斷案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齊何人也父讐也衛何人也同姓也同姓有難方

憫恤之不暇可會仇讐之國與師以伐之乎經文

雖不書公然溺何人也會師以伐何事也而可令

擅為之乎書此罪魯莊併罪溺也溺不書公子與

無駭與翬帥師書法同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崩在桓十五年至此始葬可謂臣禮乎比葬

宋莊公以書而罪自著矣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二年齊遷紀三邑茲紀季復以鄫入豈有所利而

助齊之惡哉若曰以鄫為附庸庶紀祀之不滅耳

如以宗國之分析也以求利此與邾庶其苦牟夷

何異春秋當深絕之矣不絕紀季乃所以深罪齊

也

冬公次于滑

公誠有救紀之意當勇往直行之矣不書救而書

五

次誅公之意不在救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禮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安得

假會享之大禮而肆行于兄妹之間乎前書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禚此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蓋深著禽獸之惡為萬世淫奔者戒也

記曰唯禮可以已亂夫人無會享之禮魯莊曷不

執此禮止其母之行也

三月紀伯姬卒

此為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于垂之遇何為哉齊意在滅紀恐陳鄭為之援故假不期而遇之禮結二國之懽心使紀失左右援而莫之助也書法專主于齊是罪案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之去其國豈得已哉遷三邑不可以鄰入不可而結陳鄭之懽必為吞滅之計若終守其國則以所養人者害人矣故幸季之存祀于鄆而身去其國焉蓋出于大不得已也故春秋特書曰大去其國讀者傷紀侯之去之大不得已則知齊襄之滅之大非人情矣宜深味一大字

春秋疑問 卷之三

六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凡書葬者魯會葬也紀伯姬宜會葬而葬在齊侯則不可會其葬何者殺吾父未報也今又滅吾君之女之國而假禮為葬以掩其惡是可與其葬乎春秋書此蓋不獨罪齊之奸惡實罪魯之不知愧且憤也敢問高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何與齊狩乎齊何人也吾父所為殺之人也禚何地也吾母所與會之地也忘父所為殺之人而

與共狩于母所會淫之地莊于是乎無人心矣夫子於齊襄書人著其行同于禽獸而於公書及蓋亦有所不忍言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猶假禮之名也茲如齊師何為哉翱翔焉遊遨焉怡然自適無復羞愧之意而且歷時而後返故春秋但志其時蓋甚傷魯道之有蕩也凡人為不善始猶知愧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文姜之謂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七

嘗讀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第朱鄆四驪濟濟垂轡瀾瀾敝笱之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兄若妹之野合何侈然車馬僕從之盛多若此耶知二詩之意則可知夫子書法之旨矣

秋郕黎來來朝

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郕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未衛以列國為天下望而日以敗亂入于夷狄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

後來齊桓公為其請命于王進為小邾子所謂夷

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黎來其人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極明然此是齊襄主師當重看公會二字已之
父爲人所殺不思報復反從讐人共伐衛以逆王
命可謂知天理者乎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朔構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也王命已立黔牟矣
齊魯反抗而納朔逆命不亦甚乎子突奉王命爲
救其義正其辭順即事雖不成然王法猶伸於幾
絕之際此春秋特書字以示褒褒王人所以貶列
春秋疑則不卷之三

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前書衛侯朔出奔齊蓋以王命絕之矣茲列國犯
王命而強納焉故復書名書入以示貶

秋公至自伐衛

伐衛義乎不義乎不顧義而唯齊之從暴師一年
何爲者故特書至自伐衛其貶自見

觀夫子直書衛侯朔出奔齊書公會齊人宋人陳
人蔡人伐衛書王人子突救衛書衛侯朔入于衛
書公至自伐衛則其義自著矣傳可無覽也

螟

志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語曰受馘獻俘俘軍所獲也非寶也說者謂俘當
戰後卽獻此歷秋冬而後歸因引商書俘厥寶王
一語謂所歸爲朔之賂不知師雖起于去冬事實
終于今夏六月方朔入時用強武以取勝其所獲
者未暇歸也朔入而公旋在秋齊舉所獲分歸魯
宋諸國乃在冬耳若朔所賂朔能自致之魯何經
齊手且所歸爲寶卽以寶書亦可夫子何取巧於
春秋疑則不卷之三

九

俘之一字耶況書稱俘厥寶王謂所俘之有寶王
耳未嘗云寶厥寶王也不得以俘字作寶字解敢
訂正以質高明

魯廢政暴師一年纔得齊來歸俘一節恐立國不
應若是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前尚如齊行淫今引姦兄入內地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星亦懸象著明之一也恒星常明而不見衆星常
懸而亂隕亦甚異矣哉觀此而當時事應可知已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五六月也麥于是時熟苗于是時秀也大水經時漂沒無餘民命何賴哉天災即民命所係不宜兩分說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魯地冬會于齊地出入無時內外無忌未有若此之淫奔者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三

秋師還

自師次起至師還止宜通看此師何爲者哉如魯欲取郕也何俟于陳蔡何及于齊且齊必不爲魯所役也如無故而興師魯莊于是年二十一矣未有若是之兒戲者且何以及齊師圍郕也臨川吳氏謂齊欲取郕徵兵於魯與陳蔡庶幾得之愚因思是時陳蔡未即應齊而魯承命唯謹先次師于郎以俟陳蔡之至然陳蔡竟不至而我師欲久于外恐其或至放佚也故甲午治兵以聽命焉至夏齊師出魯始汲汲從之圍郕郕故降于齊師耳郕

降而從齊之事畢矣秋乃引師以還是則此師之本末也然前年嘗從齊納朔于衛而師旅之暴露

矣去年螟及大水無麥苗而饑饉之沴臻矣今又爲此師而歷三時之久供讐人之役吾不知魯莊若何其爲心者夫子於春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書甲午治兵於夏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於秋書師還而罪魯之情具見於書冊之內矣

玩師及齊師一語見我師汲汲以從齊師而唯所命也春時突書師次繼焉特書治兵總是爲齊師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三

十一

圍郕故故郕一降于齊師齊師退魯師亦還耳讀春秋者能細察其中緊要提綱語則前後節目不難解矣

齊師圍郕降郕其罪不足誅獨恨魯莊立國不應若是之從讐暴師耳夫子春秋意專在自治

考魯莊五六年間與師會齊納朔暴露一歲今八年興師及齊圍郕閱歷三時無論朔不宜入即宜入於魯何與無論郕不宜圍即宜圍於魯何干獨不念諸兒之殺而父乎即幼時無知今即位已數年矣視而母今日會齊侯明日享齊侯如齊師也

防如穀奔奔不已則亦必察知其情者苟反納朔
圍邾之師奮然為討賊之舉取諸兒首奠告先君
之靈豈不稱魯孝子哉而乃忘父之大讐縱母之
淫行而且今年暴師以納朔明年整師以圍邾而
所與納所與圍者又即殺而父淫而母之人可唾
哉魯莊之大無恥也夫子嘗為國諱惡而獨於此
大書特書不一而書蓋亦憤之甚而不覺其辭之
詳也此可為千古之痛恨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八字宜聯書見當時齊有此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主

一大事夫子特志月日以記之然後就此事討求
無知之所以敢為此者由向來僖公寵愛其弟養
成積漸以至于斯而非一朝一夕之故又討究他國
之弑其君皆有所及之人此獨無所及者由平日
襄公淫蕩不端唯便嬖私昵之是任今即有死者
而非死于其國之人故春秋悉削而不書耳如此
乃為解經之法截齊無知為一解截弑其君為一
解吾不知夫子當日書法之意是如此否敢問焉
明
就齊論無知弑君自立罪不容誅就齊襄論拒王

納朔暴同虎狼淫妹殺桓行同狗彘豈人世所宜
容哉所可恨者不刃于子同子突之手曰為天下
殺此賊乃刃于無知曰弑其君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弑君之賊眾共殺之是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汲汲欲納之故汲汲
與齊大夫盟即降尊損禮勿顧也書及所以示譏
朔出奔齊齊欲納之衛糾來奔魯魯欲納之齊當
時諸侯大抵知有納之之利耳不知其他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主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案諸兒小白糾皆僖公之子諸兒遭弑無嗣齊人
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不如小白拒糾而召
小白故魯伐齊以納糾耳然小白先至而立為君
則齊國之所共戴也春秋於糾不書子而曰納於
小白繫齊而曰入蓋已權衡于其間矣

魯莊初無報讐之念也自以為出于齊倚齊為援
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魯地謀納糾君齊以植
黨耳向使衛父冤而思報因無知之死伸大義以
為伐劉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眾擇僖公之賢子

而立之豈不爲堂堂義討哉而惜乎其不知此也
經文書伐蓋謂齊初許而終拒有可伐之罪耳非
與魯之能伐齊也要識得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凡書葬者會葬也齊襄於魯莊爲不共戴天之讐
生不能刃其首死不能剖其棺而可以禮會其葬
乎莊于是乎無人心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何爲者哉照上文看爲納糾耳糾不納而且
至于敗照下文看齊人取子糾殺之則此戰非獨

春秋疑問

卷之三

十四

無功且大損威重也曷云雖敗亦榮哉所謂沒公

以見貶是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據齊論子糾雖爭立然越在他國可置勿問矣必
請魯殺之而後快於心是謂不仁故於糾書子於
齊書人書取書殺以著其罪若以魯論初時伐齊
納糾何等執言之正一至戰敗不能庇其身且殺
之生責以快齊人之心大義安在哉迹其事若齊
取之魯魯界之齊而殺之者故書法若此而魯亦
可自愧死矣

冬浚洙

洙在齊魯之交魯雖奉齊命殺子糾然猶有畏齊
之心故浚洙使深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著魯
不能強仁以致大國之畏而重勞民力務以深溝
自守之非國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據左傳齊師伐我我敗之然何以致此師哉由納
糾故耳嗟夫使莊公卽位之初悉索敝賦問罪于
齊而有此一勝豈不大快哉而此所敗齊者非以
報讐乃以致讐是可爲魯愧不足爲魯榮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十五

二月公侵宋

宋於魯未嘗有隙今乃以倖勝齊之勢爲潛師掠
境之侵莊亦挑禍矣哉無怪宋與齊合而致郎之
師也

潛師行掠曰侵無故興師亦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宿界宋魯之間本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而
遷之則遷之罪雖在宋而所以致其遷者魯之故
也故書以交譏焉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照上敗齊師侵宋看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非責齊宋也責魯所以致此師者非也魯既致此師又不自反思所以止此師乃用詐以取勝則其非益甚矣故又書曰公敗宋師于乘丘春秋先自治而治人凡關魯事皆責重在魯恐非交譏而已考敢問高明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據書法荆楚之惡甚矣然考之左傳蔡侯實有以自取也既不能死守又不能出奔為荆人執以歸故春秋書名以示絕

春秋疑問

卷之三

十六

自會于鄧諸侯已懼楚矣然其敗鄧敗隨敗隕皆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此獨書荆敗蔡師以獻舞歸何也蓋蔡與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非鄧隨申息等比也蔡始挑怨于息首受楚禍而其勢將不可遏矣于是乎楚日強大爭霸主盟中國為所魚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春秋特書此以志蠻夷猾夏之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特不禮于齊耳何至于滅其國譚子不能支而奔莒猶愈于甘為臣妾者故不書其名

以前未有書滅者滅國自齊桓始合上荆敗蔡師以獻舞歸看桓亦能贊之為耳其惡不待貶絕自見矣

此與上條皆於魯無與然所關於天下之故不小也故春秋並載之

按李氏曰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于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若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以為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于

春秋疑問

卷之三

十七

此年天下無王齊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此一段識見甚大議論甚確而感慨於世道亦甚深故備錄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魯至是再敗宋師矣宋敗而不知懲不足責也魯勝而不知止不亦重困民命乎

秋宋大水

宋魯比年交兵矣怨不廢禮而以告災書此古意之猶存者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下嫁亦多矣其書者必其有關於魯也豈以魯雖兵交于齊齊之逆王姬也魯猶主其禮乎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傳言來逆經書歸齊是足以見其事矣恐非若公穀所云過我而書也且此不專主王姬下嫁說若論王姬下嫁之禮則宜載之禮記不宜載之春秋也敢竊訂以質高明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卒則次妃攝治內事紀侯去其國叔姬從之行紀侯卒叔姬歸于鄒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大

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易歸妹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叔姬有焉此春秋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也紀侯卒後叔姬不歸魯而歸鄒桓公生時文姜如齊會其兄薨後孫于齊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如防如穀不一而足比事以書蓋以紀叔姬之正形文姜之大無良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凡稱弑其君其君必有以自取者不足責也春秋

但誅弑君之賊以爲萬世懲錄死節之臣以爲萬世勸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其君陳豈不知耶不以爲賊而納之黨惡甚矣後雖能殺莫贖也而况受賂以計殺乎使如蔡人之殺陳佗則春秋亟與之矣比事以觀自見在宋當如衛人之殺州吁在陳當如蔡人之殺陳佗斯兩得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之會齊桓獨書爵而宋陳蔡邾皆書人何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九

入春秋來王綱不振侵伐相尋蓋幾已不成世界矣當時得一人爲主盟約束以爲一匡之舉豈不世道一大幸哉然在當時則不可無此人而在列侯則不宜私所事今齊桓一倡而宋陳蔡邾自相推戴以爲盟主天王安在哉故夫子就世道之陵夷而莫振也書爵以與桓之伯就列國之蠲附而無王也各書人以誅亂之始蓋一字之間而權衡之輕重毫髮不爽矣且自此以後凡會也盟也遇也皆書齊之爵而凡滅也伐也執也降也遷也皆書齊爲人則夫子之與桓而不盡與者其情又不

可以想見哉

方王綱之既弛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而紛然莫之統一也天下思有伯及伯圖之既興也列國諸侯更相雄長而羣然莫不聽命也天下竟不知有王此世道一大變非人所能爲者

以上三年書春王三月是年獨不書王其有傷於伯圖之興耶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人僅不會北杏耳何至于見滅示威于小國所以脅大國之聽命也斯所稱霸哉前滅譚今滅遂

春秋疑問 卷之三

王

桓之功不足以蓋惡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莊自齊桓入國來屢與戰而不屈今爲此盟蓋見齊修軍政圖伯業假以尊周爲名不得不赴耳旁觀者謂齊爲魯世讐魯莊不知爲讐也况襄已易世何不可盟乎朱子曰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到桓公時又隔一重了斷得極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按宋去冬方與北杏之會此何以致伐其必有所

自取者然北杏之會何爲哉齊桓將立伯圖以匡

天下也宋有弑逆之亂齊不能伸大義以致討茲即有背會小過獨不可告諭而使之改乎輒連陳曹之兵而且請命于周焉甚非伯舉也故夫子于齊于陳于曹皆書人而于單伯之來但書曰會伐宋若謂周亦令大夫會伐以遂齊桓之謀耳觀後來凡盟會與遇皆書爵凡滅伐執降等皆書人則可得夫子之旨矣說者曰齊自管仲得政後未嘗動大衆出侵伐將單師少而稱人其然豈其然乎敢問高明

春秋疑問 卷之三

王

夏單伯會伐宋

去冬公盟齊侯于柯則今宜與伐宋之會矣乃經但書單伯會不書公會則知此時公雖與柯之盟而心猶未誠從齊也故但承王命單伯往會之耳據左傳春書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書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則單伯似爲周大夫然按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伐鄭昭二十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未有以單伯稱者再按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則單伯魯大夫也但與費伯夷伯皆王命之以監國者則亦周大

夫也或者魯雖與柯之盟而猶未服齊桓公因伐宋請師于周周遂承桓之意命魯單伯與其會而併以示魯耳

單伯凡三見非必是一人但繼其職者則稱單伯耳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已不可言矣今且入其國焉自是而後橫行江漢與中國爭衡不可復制此春秋舉其號書入以著其惡也

荆之入蔡蔡哀所自取然哀與北杏之會今茲之

春秋疑問 下卷之三

王

被害齊桓豈獨不聞乎何不以滅譚滅遂之威伐宋伐郕之師加之荆也要見只是自為計非真有尊周攘夷之志也比事以觀自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據左傳春書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書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書會于鄆宋服也則此一會也齊桓以得請王師克平宋亂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為辭耳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鄆

去年冬鄆之會齊桓以宋之服歸功天子故書單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今年春鄆之會齊侯將主盟中國而先要約於諸侯也故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左傳上條云宋服故也此條云齊始霸也正與經文相合

夏夫人姜氏如齊

齊襄已死矣夫人此行何為哉襄陽許氏曰鄆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于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張氏亦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二公之言必有所

春秋疑問 下卷之三

王

本然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絕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復許其歸豈不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春秋書之以累桓也

當時魯勢稍強與齊為抗齊不得魯之好無由主霸中國故柯之盟唯魯是聽而二鄆之會不與假文姜之行以致之蓋滅譚滅遂威小國以脅大國合魯之好比近國以服遠國固霸者用計以牢籠天下之要術也不然胡始絕文姜而茲許其通好哉此可以得其情矣

夫人如齊信由桓公聯好于魯之意則去年單伯

之會蓋出于王命而非魯之本意也

夫人以淫奔行固不是以好會行亦不是蓋總之皆失國體也責在魯不在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據左傳諸侯為宋伐鄭是黨大而侮小也故首宋次齊邾而皆貶稱人

鄭人侵宋

左傳云鄭人間之而侵宋極分曉張氏曰間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鄆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此看得極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五

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突以庶孽國嫡忽既返國突復據櫟以逼之忽以弑死突之為也齊桓是時使能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豈不為伯業之光哉釋此不為首列于二鄆之會其侵宋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為辭亦何足以服其心哉宜乎于幽之盟方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秋荆伐鄭

桓二年于鄆之盟鄭已懼楚矣至此三十餘年楚蓄威養銳未嘗輕用一伐蔡而虜其君再舉師而入其國而今又加兵于鄭蓋駭乎不可復遏也中國之患可勝言哉蓋陳蔡鄭許適當齊楚之衝而鄭尤為要害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此固內外必爭之地也而鄭又善為反覆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蓋其勢亦岌岌哉

比事以觀鄭侵宋孰與荆伐鄭哉會鄆以來盟幽

春秋疑問 卷之三

五

以後胡不一奮討荆之師也齊桓亦浪稱霸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入春秋來所未有者故經於此盟特下一同字見齊桓之倡圖列國之推許有不類于他盟焉者

此盟書會不及公非獨為鄭詹故公納糾不成再戰不已其心原不與齊也柯之盟出于不得已故二鄆之會不與焉茲幽之盟列國皆至公亦不得不與耳夫子逆探公心故此僅書一會字若公不

與焉者學者但觀次年鄭詹之來自可得公不與齊之心而知夫子不書公之故矣謂以鄭詹來先不書公以爲諱愚不敢謂是也敢問高明

齊忌魯必得魯國之好姑爲此盟魯亦忌齊無奈列國之與乃就此盟

邾子克卒

平而不羸弱其國也後倣此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去年于幽之盟左傳云鄭成也此何遽責其不朝哉卽鄭不朝宜修文德以來之何執其用事之臣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主

束縛之以強其服哉及逾三時終不服而逃歸難

稱伯舉矣故書人書執以示貶

夏齊人殲于遂

不曰遂人殲齊成曰齊人殲于遂見齊成之殲齊

之自爲殲也遂人復讐之義齊人棄衆之惡具見

此五字之內矣

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誦也滅遂齊人殲于遂其

民不與也伯者以力服人能令人心服乎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詹行同匹夫罪矣魯納其逃亦罪也然伯主執

人之相逾三時不服而致其逃豈得無罪乎書曰鄭詹自齊逃來三罪俱著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狄蚊虻耳諸侯守在四境拒其來驅其去皆將

吏事入而追已非計矣况公自追直至于濟西乎

損重甚矣

秋有蜚

原少而今多曰多本無而今有曰有麋與蜚皆陰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主

類去冬多麋今秋有蜚蓋必有所應矣可畏哉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魯滕于陳者滕事不宜使公子然公子結既承

此命當必致之于陳而齊宋之盟非所與也今結

方送至于鄆聞齊宋有會遂汲汲赴盟焉是其心

若甚輕陳者故夫子書法亦若曰結滕陳人之婦

云故至于鄆不終其事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此是

深罪公子結之意非誠謂陳人之為微者也若誠微者則安得有媵如列國之君之禮哉此須細讀體認之莫輕草草

此條全重在下段上段引起下段耳重看一遂字觀成八十九年衛人晉人齊人來媵則媵必侯國而後有此魯所媵蓋媵同姓之國之女之婦于陳者本陳侯之婦也今日媵陳人之婦者非輕陳侯也病結輕媵已女之事若謂此媵陳人之婦者故可委棄而繼事于會盟云爾輕言媵他人之婦者所以重罪結慢國之媵事也要識得

春秋集問 卷之三

夫

夫人姜氏如莒
為國君母出入恣遊於非父母之國雖曰不淫吾不信也較齊詩所刺魯道有蕩齊子攸歸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上書曰遂及齊侯宋公盟則齊宋既與結盟矣後思為魯所輕故以不終媵事激陳連兵來伐耳然其始曷不以媵事責結今罪結而併及魯哉書人而稱伐蓋著伯舉之未當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齊襄死後夫人八年不出矣十五年托國事以至

齊十九二十年一再如莒何為哉非淫而何不安其室也是時夫人年已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篤如此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綱目於其將殂之際垂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今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春秋非穢史也何備載夫人醜行哉蓋深慨關雎葛覃之化至今日無復存而篡亂之所由作也與詩變風無以異其關係於世教不小而其寓意也

春秋集問 卷之三

夫

特深

夏齊太災

來告往弔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說者謂此舉為攘戎狄尊周室然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桓為盟主若罔聞知而鄭伯號公以兵討頹王入于王城齊亦不預也唯去年伐魯今年伐我耳安在其為攘夷尊王也故春秋原其逐利自私之意貶而稱人非將弔師少之說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說者謂突始終能君故春秋以爵予之然其奪嫡篡國事昭昭在冊安可磨滅此志其卒無亦備其始終聽後世之予奪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必志然其淫醜而狀胡不薨于桓之十七年免其夫死于非命俾其子得全其令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諡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辛

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諡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曰青災肆赦謂過誤八謂不幸此其情有可矜事有可原故可縱赦之也若大眚則非過誤不幸之比矣而亦可縱放之耶縱有罪則虐及無辜此非可為國典故特書示讎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夫人之葬宜七月即再按詩壯姜宣姜共姜及經

宋共姬婦人皆然夫諡此別桓而諡文是一變且其行甚醜其諡甚美又一變豈莊特以此掩母之惡耶抑故美別桓以見刺耶殊不可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按左傳曰大子經文曰公子或以未誓于天子與然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據傳謂眾人擅殺則稱人即御寇自處非道足以殺其身然一公子也可擅殺而不討其罪耶書此著陳之不能教公子又不能制國人總之所謂亂政也

夏五月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壬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連宋陳伐我西鄙是魯與齊未嘗和也今高傒何以來防魯莊汲汲與盟耶有謂齊桓謙接諸侯以崇伯業故遣高傒來者有謂魯莊將求昏于齊降尊而不顧者愚謂二說皆得之蓋齊遣高傒來合魯以崇霸而魯欲求齊昏即乘此以為盟也觀是冬公如齊納幣則可知今日盟防之意矣然大非國體也特書以示讎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大不孝一在不討父讐一在請氏讐女

莊公受制于母非姜氏不娶故母死而急于昏寧屈已與齊大夫盟又寧輕身如齊以納幣不知視禮為何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為一求昏竟忘拜正之禮

凡書至告于廟也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固甚重之也今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至逾時而歸以此告廟此心何心哉此禮何禮哉此經於其後觀社逆女皆泣書春秋疑問 大卷之三 至以著讖也

祭叔來聘

自桓中年後王室無來聘者今祭叔假王命來實非天子之使故春秋不與其使而以法正之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社稷人民之主也齊有社魯亦有社祀社稷為人民祈年國之大事也舍已祀社之大事如齊觀社何為哉說者謂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夸示以聚人觀公因底議尚疑假此名再往議之審爾則公必盛其車華其服茲惑婦人以要其從已是

淫誨也穀梁謂以是為尸女豈無所見哉人君舉

動大不宜爾故特書以著其失

觀魚于棠尚不可况如齊觀社乎

公至自齊

請問往齊何事春與夏兩書至也

荆人來聘

荆能修聘于魯可進也故春秋書人予之然四五年來加兵于陳蔡無已時豈誠慕禮義而來哉是又可為深慮者陳氏曰進之也者憂之也說得極好

春秋疑問 大卷之三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莊公為齊尚難于昏故因齊侯至穀為不期而遇之禮求偶亦太急哉

蕭叔朝公

朝禮有常期有定所魯莊方遇齊侯于穀蕭叔即于此地朝公可謂禮乎書所以交讖之也

秋丹桓宮楹

據穀梁云禮天子諸侯黜陟則天子尚無丹楹也况諸侯乎莊公為此無亦因祭叔來聘荆人來聘蕭叔來朝而不覺侈心之萌歟說者謂將娶齊女

欲以夸大示之若此則宜徧飾其詞腰恐不宜獨
丹一宮之楹而已也敢問高明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此條恐不宜罪到不孝處國家昏姻之禮君人舉
動有法莊公先時受制于母不足責公今則可以
自主也可求則求可止則止豈無他國而必遵此
亂命耶始盟高侯既親納幣幾同於強委禽者矣
尚疑而觀社以請又疑而遇穀以請至此又會盟
于扈踰年乃如齊逆女焉豈稱所謂昏禮哉豈成
春秋疑間下卷之三
所謂君舉哉易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哀姜之
不終君子蓋豫占于始合之際矣愚謂請只如此
解不必說到不孝處敢問高明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丹楹刻桷未必為娶觀其後築鄧新延廡築臺于
郎于薛于秦則其所修飾所興作蓋亦多矣豈皆
為誇姜氏耶讀春秋者正不必若此附會敢問高
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以前未有書逆女者迎之於所館而親御執綏此
常禮不必書也公舍國政親逆女于齊逾時始歸
而又不與夫人同至非禮甚矣故特書于冊

秋公至自齊

為一娶事如齊者三而遇與會盟弗計焉故特書
至以示譏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夏逆而秋歸則今日夫人之至非親御執綏而
來者故書曰入若夫人自入也云爾此只譏公迎
之不以禮夫人進之不以禮非謂仇人之女不可

春秋疑間

下卷之三

圭

見于宗廟也敢問高明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書覲不宜覲也書用不宜用也

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此公禮也宗婦
見夫人疑亦在大夫執贄以見之後此亦公禮也
公禮則皆公見然男女之贄有別焉今大夫與宗
婦見皆用幣而無別則禮雖公見而實若私覲者
然故春秋特書大夫宗婦覲用幣而傳載御孫之
諫以示譏也當時夫人何嘗不見宗廟哉自公義
論之此不可見于宗廟者耳若謂此不可見乎宗

廟者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恐非夫子筆觀字之旨敢問高明

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贊俱觀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于麟德殿而致武氏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

自盟防納幣至大夫宗婦觀用幣共書娶夫人事十有四條何辭繁而不殺也昏禮王教之始無亦以瀆禮異常潛基家禍故書之不一而足歟

大水

春秋疑問 大卷之三

季

水陰德之應也即今日莊公之政可以知今日大水之故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赤戎所出也戎侵曹欲納赤耳曹羈不能立而出奔其責固莫可追然戎而可制曹之廢立也中國亦虛無人哉

郭公

傳疑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交聘可嘉也故特書之然或謂季友原仲有

舊好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焉是以公禮而申私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汪氏謂治其罪而不葬恐當時未必然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救日食宜鼓于朝不宜鼓于社鼓社且用牲非禮甚矣故書

伯姬歸于杞

不逆而歸志禮之失又為下文會于洮伯姬來起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春秋疑問 大卷之三

季

大水于社于門何與哉且未聞伐鼓用牲以為救者

冬公子友如陳

李氏曰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友之始事也

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

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私

行以會原仲之壟則陳魯之交蓋出于季友原仲

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

托始于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至自伐戎

此雖報濟西之役然何至公自伐哉而又至逾時之久哉春書公伐戎夏書公至自伐戎而譏自見矣

曹殺其大夫

前年戎侵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當時必有擁而立之者矣亦豈無不義而非之者乎茲所殺大夫必不義而非之者也殺不義而非之之大夫則歸曹篡立與夫擁而立之者其罪自不可逃于此冊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戎嘗合為魯患宜一加創治然獨不可先之播告乎不先播告而輒同舉兵恐非所以馭戎夷之道也故人宋人齊而併以譏魯非將卑師少之說也敢問高明

凡春秋伐非其義者皆稱人不得獨私齊桓為將卑師少之說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無相會之禮于洮非歸寧之地公曷為為此

會哉杞伯姬不足責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十六年冬嘗同盟于幽矣此亦同盟于幽說者因謂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有出于同欲而書同者是不然凡書同者謂同會同盟而書之也而中有誠出于同欲者惟其人有懷反覆者亦惟其大夫子豈逆此為反覆也者而故書同耶又豈遽信此為同欲也者而遂書同耶唯是前雖同盟矣齊執鄭詹而逃來魯勝陳婦而致伐未見言歸于好自此盟以後諸侯不相侵伐數十年而救鄭救邢伐楚之師無敢違命似是齊伯主盟之力視他盟為稍愈耳固不可分別同盟之例之有二也敢問高明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三

宋

前盟于幽魯與而書會此盟于幽魯與而書公此

春秋書法獨得魯公之心者

秋公子友如陳莖原仲

此條宜先擬季友違王制委國政越國而會莖之罪然後擬魯容季友私行之罪是為正案若正本之意只可作罪案一結局耳

冬杞伯姬來

禮父母在女子已嫁者歲一歸寧伯姬春會于洮矣而冬可復來乎書此不獨罪伯姬譏魯之不能嚴其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諸侯嫁女于大夫無自主之禮公違禮以自主故書以示譏

杞伯來朝

杞向不來朝矣茲儼然造于魯庭豈以伯姬故致親親之情耶然大非國體也特書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

春秋疑問

入卷之三

中

城濮衛地齊侯至此將以伐衛也魯莊曷為會之母亦求為親好耳春秋以為非禮也書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齊桓再盟于幽衛獨不至假王命以為討而實不足以及服其心也故春秋書人以稱伐然齊既假王命為討衛宜引咎以祈免可也乃抗焉而與之敵至于自喪其師故春秋書人書敗績以著其罪

于時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豈亦將卑師少耶要

知春秋不貴戰伐故齊與衛竝稱人耳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弱其國故不葬

秋荊伐鄭

十六年荊嘗伐鄭矣茲復來伐者鄭當齊楚之交歸齊則楚不復可窺中國故也然則中國之救其容緩乎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此攘夷安夏甚義舉也齊宋書人者何照前齊人伐衛照後齊人降鄭伐山戎豈其姑自為計未暇

春秋疑問

入卷之三

中

謀鄭待魯會而始為救故人之耶不然荊蠻來伐勢必奮張決非數旅之所能驅也傳謂將卑師少稱人則魯侯且親往矣齊宋之將可卑師可少耶恐不其然敢問高明

久築郿

前有師旅後無麥禾郿不築可也

大無麥禾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歲杪而總計其入之寡始知是歲之大無麥禾也此可獨歸之天時哉陳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

不足也此言極為有理

臧孫辰告糴于齊

此時告糴亦不可緩但經國家者須閑暇之時思恒足之計平時費出無經蓄積無素至救荒無策而告糴于鄰國是為可愧耳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方在告糴輒新延廡是不問傷人而問馬者

夏鄭人侵許

鄭許世讐然十六年同盟于幽矣鄭曷為侵之豈盟幽之後許不與齊桓之會而鄭承齊命加之歟

春秋疑問

卷之三

聖

然非春秋所予也書人而稱侵

秋有蜚

按諸說蜚係臭惡之蟲且能害穀特書以著災異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執節守義故春秋始終志之以示勸

城諸及防

冬時宜工築矣然又宜權之歲時也去歲大無麥禾今秋有蜚築鄆新延廡之役方息肩也可復一時而城二邑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或謂此為救鄭之師或謂此為助齊之師皆不可考然照八年師次于郎下書鄭降于齊師看則此書師次于成下書齊人降鄭蓋助齊聲援之師耳此豈可稱義舉耶即曰救鄭之師然鄭終降而莫救亦無取於此師矣

秋七月齊人降鄭

或謂鄭係紀遺邑或謂鄭自為一小國皆不必論但齊桓方主夏盟當使大畏其威小懷其德而可以威力脅取人之國邑乎不曰鄭降而曰降鄭蓋

春秋疑問

卷之三

聖

言齊以威逼降之而非其心也書者其惡特甚故稱人

鄭降于齊師降于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鄭降于師未加之時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齊侯葬紀伯姬見其身死國亡齊僅慕葬也為可憫書葬紀叔姬見其身亡節存魯特禮葬也為可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前時行之今遵為故事而不知為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伐山戎道經魯濟公往遇之致親親之意耳說

者謂與魯謀戎齊國多計謀士且齊桓非計定不

出也何取策于魯莊耶

此譏魯莊遇齊之非禮

齊人伐山戎

齊去山戎甚遠卽山戎病燕職貢不至直播告之

耳何以伐爲桓之意蓋不過假服遠之威以定霸

耳春秋不與其伐故特貶而稱人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春秋疑問

卷之三

聖

築鄆猶邑也築臺遊觀計耳春秋重民力特書譏

之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春方築臺于郎夏又築臺于薛秋又築臺于秦三

時皆用民力不知其若何爲心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伐山戎有特威服遠之意故抑而稱人躬

獻戎捷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揚而稱爵一揚一抑

皆貶也然魯桓始遇之濟公受其捷亦豈所謂禮

接乎書此蓋交譏之也

秋築臺于秦

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于上歲比不登工築

無虛歲甚至一暮而築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

教者也不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再世不定有由

然哉

冬不雨

築鄆之歲書大無麥禾新延廡城諸及防之歲書

秋有蜚築臺于郎于薛于秦之歲書冬不雨聖人

春秋疑問

卷之三

聖

之意深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一歲三築臺冬又不雨卽小穀宜城亦宜少緩其

力也春書城小穀閔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將會諸侯宋公請先見爲不期而

遇之禮故以宋爲主當時宋魯輔伯故齊伐山戎

而魯遇于魯濟齊將謀鄭而宋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酖叔牙而微其跡若疾死者然處得極妙蓋

當時慶父秉執兵權叔牙潛設弑械而且通哀姜以爲內主胎養禍本固已成矣直需時耳使牙不配則莊公之薨是二人者不知當作何狀今以計取之而立其後上下若不知也者誠可謂忠于國而適于權矣

慶父莊公庶兄叔牙慶父同母弟季友莊公同母弟皆桓公出後慶父者爲孟孫後叔牙者爲叔孫後季友者爲季孫稱三桓終春秋之世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之薨雖不絕于婦人之手然初制于文姜繼春秋疑問 卷之三壞于哀姜而終胎于孟任之嬖雖有嗣子卒爲外

權內主所摧折擇立幼者以爲利君道尚先正家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實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社稷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于齊宮內不能開其家使慶父得通于哀姜嬖孟任生子般矣又不能辨內外使圉人犖得戲女公子鞭之樹怨明知其可殺而不斷卒使子般終賊于犖之手可恨哉春秋自夫人孫于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

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于青惡之誅也

公子慶父如齊

大抵有國者當先正名分以絕大奸之覬覦總攬威權以杜不軌之縱恣莊公自即位來以兵權付之慶父而上制于其母配偶不早合家嗣不早定卽子般宜立然出于孟任而分位素微不足以壓權奸之望是以慶父潛通內主竊行賊弑擇立幼穉以爲利而身且自往齊邦不知其意將何如者春秋於公薨後書子般卒隨書公子慶父如齊意春秋疑問 卷之三深哉

慶父事恣行于魯將必傳聞於遠近豈以齊桓至親且近而弗知哉釋此不討而一任其往來是之謂霸者之心

狄伐邢

邢周公之胤也何犯于狄而來伐茲可占夷狄之橫矣

春秋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妙舜牧著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則閔公乃共仲所立者故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救未有不善者况卻狄之救乎此齊桓攘夷一善事也經曷以書人或以去冬十月狄伐邢今春正

春秋疑問

卷之四

月始出師耶觀後二年次于聶北則其情可見矣

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矜其盛則救兵不貴于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于救患也此看得有見

救如救焚拯溺盡心力而為之稍有怠忽便不成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薨至是十有一月矣而始葬由權奸潛謀而國主之孱弱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是年公僅九歲耳慶父握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利

其幼立之唯恐季友之復歸也誰為啓誘而使盟

齊侯于落姑耶愚料此時慶父哀姜雖專國政然

魯必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石蜡其人者深謀秘

計告之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與

會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不出于魯故盟以要

其從而使魯復之桓公又使召季友于陳閔公次

于郎以待之若不敢違霸主之令者然季友以是

歸于魯慶父哀姜亦不能去之耳春秋書公及齊

侯盟于落姑下書季子來歸蓋深幸魯之猶有為

春秋疑問

卷之四

是謀者

季子來歸

不名而書來歸者季友足為國輕重且從魯人喜其來歸之辭也

稱季子者賢之也然其始不能防叔牙之萌制慶父之逆雖酖牙而般猶弑也即復歸而閔猶弑也

然則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即在莊公

問後之時矣唯酖叔牙以奪其心立子般以定其

位即圍犇賊般于黨氏卜齋賊閔于武闔然季子

猶得奉僖適邾而入立而哀姜孫于邾慶父奔于

莒終不敢篡莊公之統而奪之嗣似毫比皆季子力
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而特曰其來歸者所
以賢季子而全其節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為魯事然使齊桓誠有難之心討慶
父之罪不使旋國聲哀姜之罪不當國則閔可
無弑而魯事定矣何消遣仲孫來得唯遣仲孫省
視是為霸者之心霸者之事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以威力逼陽使遷以從已故稱人古法與齊人
春秋卷四

降鄆同

邢遷夷儀自遷以避狄也齊人遷陽陽遷以從已
也

說春秋者類以齊桓主霸戰伐不煩師旅以將卑
師少而稱人則齊人降鄆齊人遷陽亦以將卑師
少故耶愚謂凡戰伐稱人者皆人之以示譏也不
得獨私齊桓而異其說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細味吉禘于莊公五字是魯臣子謂喪制已畢可
以從吉遷莊公主入禘其所自出廟故不禘于

莊宮曰禘于莊公耳抑知二十二月未可從吉莊
公主未可入廟而禘亦非魯之所宜行乎

成王未嘗以郊禘賜魯伯禽亦未嘗受郊禘之賜
也唯是成王幼時周公或攝行此禮傳之後代遂
謂嗣周公者亦可以行此禮故僭用之若三家

魯八佾亦八佾見魯雍徹亦雍徹不知其為非
耳漢趙伯循附會魯禘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

以周公配之程子亦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而傳訛以至于今可慨已朱子曰春秋書郊禘
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此言極有分曉敢妄訂千

春秋卷四
古相傳之謬以質高明

秋八月辛丑公薨

照下孫邾奔莒看便見閔公之所由薨矣張氏曰
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
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
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
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
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欲致國于姦人慶父忍兩殺先君之子嗣其

惡豈減于文姜哉唯是文姜孫于宗國非削其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其罪狀已著而姓氏可無削耳傳謂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豈其然哉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身負淫行弑謀二大惡畏齊桓之討耳然終縊于夷儀天道哉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傳譏失賊也說得是

莊公將薨之時苟非季子在側則叔牙必已行其謀閔公被弑之時苟非季子在朝則慶父必已奸其位一使俛首而飲酖一使出奔而就縊可謂非

春秋疑問 卷之四

五

季子力哉然恨是時不明正慶父之罪而且立其後耳或曰慶父執兵已久勢未易取然今日曷為其出奔哉似亦畏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也不加罪討于莒而且以賂求焉失邦憲矣春秋畧慶父之死不書閔公之葬其亦有憐於季子歟

冬齊高子來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仲孫但書來見徒來覘魯國之事體不能弭其亂也高子書來盟見實能定魯國之要約故能靖其

難也比事以觀賢否自見

公羊高子將南陽之甲云云不知何據而來

魯危而復安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故皆以子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深入華國罪不容誅唯是衛積淫亂已久國虛

無人為狄所深入則其所自取耳

狄入不有其地故得城楚丘以再立

鄭棄其師

左氏未嘗言禦狄比事以書想是鄭文惡高克見衛有狄禍借此名出之境上耳然未聞以師為戲

春秋疑問 卷之四

六

者書曰鄭棄其師其君之罪惡甚矣

春秋疑問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狄入衛又移師于邢其勢蓋甚猖獗矣齊桓有志于救當如救焚拯溺可以存邢於未潰乃約宋曹之師次于聶北何為者致邢

春秋疑問

卷之五

不能支而就三國之師故經文先書次于聶北方書救邢以譏其緩然邢當蹂踐之餘不復可立國矣賴三國之師具其器用而遷之夷儀而又為之築城以居以存今日尚存之祀以遏他日狄人之攻是其績亦不可泯也故經文書邢遷于夷儀又復提三師城邢以著其功蓋齊桓之功過自不相掩而聖人之錄功錄過亦無一毫假借滲漏于其間也是之謂春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邢之自遷也抑諸侯助其力而遷之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夷儀即邢也城邢者城夷儀以立邢國也然非諸侯之師不能也故再舉三國之師以著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文姜弑桓公得逃刑辟而淫縱已甚使魯三十四年濁亂昏迷卒釀哀姜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殺哀姜于夷取其屍歸于齊可謂能討魯賊而正綱常于天下矣魯蓋重有賴焉者是之謂伯討

春秋疑問

卷之五

觀齊人以歸語分明取其屍歸于齊自非魯人之請不復歸諸魯也故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曰至自夷

再觀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書法則知此所書以歸者誠歸于齊非歸于魯也

楚人伐鄭

荆必改號為楚故稱楚

莊之世荆嘗伐蔡又嘗伐鄭矣然其國亦多難不能自逞至是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難楚之勢于是復強乃興伐鄭之師是其漸有不可長

者故經稱人以伐以著其惡且為下文伐楚盟召陽起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此會謀救鄭是攘夷安夏大義舉

邾稱人者國小之稱也然向不與盟會而一旦與焉豈以夫人孫邾畏魯之討故耶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魯惡邾專為邾受夫人故然既會于榿則亦已矣不請于會而輒敗其師于方會之後是則魯之過耳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五

三

榿之會無師也今書公敗邾師要見會後魯即舉師加邾邾亦興師出禦為魯所敗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莒人納魯之賊不能殺反責賂于魯而興師誠可罪也然魯獨不能正辭以責其非乎季友專主魯政親帥以敗其師又獲其主將恐非以禮止亂之舉也春秋之義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書敗書獲而貶自見矣

友酖叔牙縊慶父是魯公子中表表者胡亦帥師為此舉耶自是叔牙子公孫茲帥師會齊宋等國

侵陳慶父子公孫茲帥師會諸侯之師救徐而三家帥師不復顧忌與魯相終始皆友之作俑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淫行齊國恥以為子故春秋特去一姜字以著淫婦見絕之實譏魯人之可以無請也然則當如何薨葬死所可矣

玩齊人以歸之文則知不歸于魯玩喪至自齊之文則知不至自夷此自秋七月至十有二月閱歷三時之久也說者謂齊以其屍歸魯誤矣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五

四

此齊桓公會榿之諸侯以城之者也不言桓公又不言諸侯若魯自城焉者不與齊桓之專擅焉耳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誅絕之義明矣其葬一無所貶蓋不必復加貶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雖垂涎于虢然非虞假之道其能飛越耶今虞受賂而助師是先導為主也書曰虞師晉師滅下

陽蓋深罪虞之滅虢併以自滅也故此後並不書滅虢滅虞但書晉人執虞公若曰此獨夫執之而已是夫子春秋之筆

虞貪利為晉所愚故首虞然愚虞滅下陽取虢以取虞其惡豈可勝誅哉書師書滅春秋固未嘗末滅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楚人伐鄭駁駁乎意窺中國矣此不可不深為慮者幸齊桓主霸聲及江黃之間二國願來歸附齊宋因與結盟焉蓋二國迫近楚境遠交此二國則春秋兼問不卷之五

吾之勢張而可絕楚之援矣此齊桓攘夷安夏一大規畧唯宋與盟而不他及者不煩諸侯也

當時狄入邢衛楚又伐鄭中國幾不能支齊桓此等盟會得制馭蠻夷大機括此卒能成安攘之功也

冬十月不雨

傳公志在恤民故每月不雨必書以見其勤

楚人侵鄭

去年伐鄭今又加兵焉暴惡甚矣故書人書侵下文有次陘之師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每時首月書不雨見僖公無一時不在斯民也為下文六月雨起

徐人取舒

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正謂徐之取舒有裨于中國故耳蓋徐戎共為魯患是其所以可罪處而取舒以孤楚黨是其所可與處春秋予奪人固不一而足也

春秋兼問不卷之五

太

六月雨
歷三時不雨此月雨是民所甚喜可以紓君之憂者特書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志在伐楚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然未敢即聲其罪也必待江黃皆至而後定計出師故去年盟于貫今年會于陽穀先攜其黨使不為援一舉以致其服茲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故春秋于貫之盟陽穀之會皆特書以著與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據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泣盟是齊有意乎魯之盟也魯君何以不與豈于櫜

會後公敗邾師自反而不縮故耶

泣者居官治事之稱如齊泣盟云者專為治此盟事而往也唯公子友可信于齊可治其事故魯使之而齊信之來年公與齊會無一間言者以此盟故耳

楚人伐鄭

元年伐二年侵今年又伐楚于鄭何相陵之急也伐楚之師不容緩矣

春秋疑問

卷之五

七

楚比年伐鄭齊不救然于櫜于貫陽穀之盟會皆是為謀楚救鄭計故鄭伯欲成于楚孔叔謂齊方勤我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病中國齊桓志在伐之久矣然畏其強暴未敢先聲以啓侮也唯時蔡服于楚姑以侵蔡召諸侯先加于蔡蔡潰而兵加楚焉故書曰遂伐楚言其志不在蔡也及伐楚而且次于陘使彼自款求盟焉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勝於戰伐之功萬萬

矣桓公此舉為節制之師夫子春秋所亟與者須深玩一遂字

細玩此條書辭書侵書遂伐書次之意皆夫子所深與者蓋齊桓攘夷安夏一匡天下大機括正在于此不得于此猶譏其專也敢問高明

夏許男新臣卒

許男從會卒于師可也疾不能從歸卒于國亦無不可者何必苛責哉必責其卒于師乃為得正而斃恐非忠恕春秋之旨敢問高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疑問

卷之五

八

齊以楚之猾夏聲罪致討然持重而不輕進深入但次于陘以待其自來楚詘于義使屈完來盟于師是時齊即退師于召陵與為盟焉若曰既來服義即退亦不為怯也此書法總是與齊桓之善師服楚處嘉屈完意當於書法外見之恐不可挿入為偶也敢問高明

齊人執陳轅濇

齊桓次陘之師召陵之盟何等名正義立可服天下之心持此不數豈直霸而已哉乃其旋師也以陳轅濇塗一言之誤即執之以洩其憤且及江黃

以伐陳使人稱是師也何師哉量隘而莫容憤凝而難釋是為霸而已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曰及江人黃人伐陳可見齊宋諸侯所不與矣且江黃可藉以伐楚也其可引以伐陳耶

據濤塗之意不過欲免其國師從之擾擾耳何罪之太深執其人而併伐其國耶及字從執字來言已執濤塗憤猶未洩及江黃之師皆返自陳而即伐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春秋經傳 卷之五

九

伐楚本是齊事然公與此會則與有榮矣故前書公會齊侯云云此書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之罪獨在求免資糧靡履耳齊桓何惡之太甚已執其臣再伐其國而復加以兵耶故貶書人而稱侵魯不能解使公孫茲帥師過矣

看此條上書帥師下皆書人便知是罪其侵陳非將軍師少之說也他倣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世子縊於新城斥言晉侯殺者何前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

莫親於父子也嬖一女子忍死其世子而不恤可謂有人心者乎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世子國之本也伯姬歸寧成風不得攜國本以行杞伯任其攜伯姬敢攜以朝于公公受其朝而莫之止皆非禮也春秋書此察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春秋經傳 卷之五

十

桓之世年朝于魯魯未嘗答也公孫茲意在娶請命以往實自行已事耳故書如牟以著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當日首止之會分明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齊桓亦不請于王但率諸侯以會王世子者然惠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帶其勢蓋岌岌矣不一匡之可乎而桓獨計王心已蔽溺之甚矣議之於朝觀貢之以諫辭皆不能必其從也莫若為會以尊王世子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

則雖以惠后之愛天王不得以行其私而終可不
易也此是桓極善處君臣父子之間所謂一匡天
下之最可紀者胡氏謂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
大義為主此言足以斷之

世子天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
矣齊桓首止一會定世子於危疑之際使惠王無
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不搖所謂治之於
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程子曰世子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上

會之故其辭異

會世子之禮已畢復與諸侯為盟蓋約諸侯同翼
戴此世子也此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歟故
春秋再書首止以嘉與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分明是個亂命鄭伯其曷以從之
從亂命而違大義此莫逃諸侯之共討也

凡人不可一萌私念私念一萌而極其所之即親
如父子將忍為戕賊而莫知恤矣况於家國乎觀

惠王私嬖叔帶恨齊桓首止之盟之定世子也忍
撫鄭以從楚惡間中國其究不知若何幸齊桓亟
討逃歸之罪必王人來會鄭伯乞盟而後已此所
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為人君父者尚
事誠意正心之學以遏邪萌毋貽天下之亂本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稱人稱滅深罪楚也書弦子奔黃其以罪齊乎

楚雖盟于召陵豈其志哉齊桓執濤塗侵陳已啓
諸侯之叛心而首止之盟惠王又出撫鄭從楚之
語楚必探知之而鄭亦必忠告之矣故楚人敢為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上

滅弦之舉耳然弦不服楚而奔黃是尚可救也桓
是時能討楚以復其國豈不足立中國之威制楚
之橫哉釋此不為而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至楚滅
黃而憑陵之莫制于貴陽殺之誼安在哉此為霸
而已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已亡矣故
書滅下陽于前而書執虞公于此若曰虞之滅不
待此時也奪去正爵曰公執云者獨夫之辭耳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齊桓會盟諸侯翼載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執言以致伐鄭未服罪故圍新城以困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觀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則可証鄭之私與楚通矣是時齊桓即令釋鄭而救許得討罪拯急之義故書諸侯遂救許以深與之

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侵蔡遂伐楚者志本在楚一乘蔡潰而遂伐之也

諸侯遂救許者志本在鄭一聞許困而遂救之也二遂字不同然皆是齊桓之妙用處

冬公至自伐鄭

忘至者大伐鄭之舉而志之也不嫌出外之久

七年春齊人伐鄭

前已致伐且圍新城矣即釋圍救許而師返是亦可以已焉者齊侯必求其服又再舉師焉過矣故春秋據鄭之不服罪也書曰伐而據齊之復加伐也書曰人

夏小邾子來朝

左無傳諸儒謂即邾黎來也齊桓請王命進之爵故稱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故齊與問罪之師鄭能服罪則齊師退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于申侯蓋信讒而頗于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據左傳申侯者反陳轅濤塗之言以間于齊侯與之虎牢之邑者也今鄭用濤塗之譖以殺申侯則

春秋左傳卷之五

重得罪於齊矣而乃云說于齊不自相矛盾耶愚謂此時鄭內主于王外憑恃于楚怒齊之再加伐也故殺其所賜邑之大夫以洩憤耳觀下鄭世子會盟有子父不奸之說鄭又必待王人會盟乃始乞盟則其情可見矣故謂鄭殺非其罪之大夫以怒齊可也謂信濤塗之譖殺非其罪之大夫以說于齊不可也敢訂傳之誤以質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

據左傳謀鄭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辭鄭太子之會

矣今春秋乃列鄭世子華于會且與其盟豈深惡鄭伯之逃義而亟與其世子之進耶抑謂鄭世子不宜與此會盟春秋故列之以罪齊耶皆不可曉敢問高明

又按左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則太子宜從父之命也乃其言欲去三族且曰我以鄭為內臣自為主張若無父者然管仲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又云子華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齊桓亦云有隙可從要見子華之來非由鄭伯之使也疑當時鄭伯內主王命外恃楚援負固而不服而子華素

春秋疑問

卷之五

主

與父有隙乘此來就齊盟齊侯幸釁而與其盟故管仲有子父不奸之說耳鄭伯既見太子之與盟又見王人之來會無復可主故始來乞盟此其前後情事可據傳而想見者若謂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其事似不如此敢問高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修聘以勤霸國之好始此

冬莖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為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但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持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則齊桓此會此盟之力也

春秋疑問

卷之五

主

鄭伯逃首止之盟全是徇惠王之和心不欲定世子也今見王人來會齊桓再會諸侯以定其位襄王將嗣為王鄭故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焉乞有哀懇必求容之意亦可醜矣總由其不知大義故至此耳此乞字正與前逃字相應看王人不來盟鄭伯必不來乞盟以是知甯母之盟鄭世子華與焉必非出於鄭伯之使也左傳誤矣

夏狄伐晉

晉何犯而狄伐之狄其狄而稱伐所以深著其猶夏之罪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上句是喝起語下句是實其事也致字下得極妙
妾與夫人之分相懸甚矣僖公因禘于大廟時尊
妾母成風為夫人以正其名于國中是之謂用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崩而不赴葬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與魯會多矣何卒而不葬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

春秋疑問 本卷之五

七

宰周公承襄王命來賜齊侯之胙蓋答首止于洮
之雅意也是故齊侯乘此復會諸侯于葵丘將申
明五禁以示尊王之大義此會之特善者李氏曰
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首止中于洮終葵丘是也
秋七月己酉伯姬卒

此無可考但書之冊則必其所以治喪葬者或戾
其禮制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讀孟子所載五命之辭則知桓公此會此盟大有
功於王室此春秋之所亟與也故月日以特志之

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

此盟以前楚與戎狄非無來侵者而赫然出師為
救為城為伐小國俱有所恃而無恐此以後則任
其侵而不救即有救而不力而霸業漸以衰矣惜
其始振奮以安攘而終壞于一念之侈懈也論者
謂葵丘未會時如自朔至望之月葵丘已會後如
自望至晦之月誠然哉

甲子晉侯說諸卒

晉獻嬖一寵姬釀莫大之禍色慾之蟲讒嬖之構
可畏哉

春秋疑問 本卷之五

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四字是夫子特筆只此四字而晉獻首
惡之罪案定矣殺梁國人不予也一句極善發明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自莊公為昏事一再如齊後二十年未有復往者
茲公如齊豈嚮慕其霸而自求為親耶抑列國憚
齊有往為朝者而魯不得不往耶

狄滅溫溫子奔衛

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國于溫稱溫子
閔之季狄伐邢入衛齊桓雖能存之而不加兵于

伏蓋時方圖楚未暇也狄自此益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溫溫子寧奔而屈齊桓曷為不救哉說者謂其會盟葵丘之後志滿而氣盈誠哉其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此亦夫子特筆奚齊稱其君之子謂晉獻私嬖而國人不子也故下一殺字卓稱其君謂里克中立已成其為君也故下一弑字荀息之死死於不食其言蓋異乎世之依違以苟免者故下一及字

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先正晉獻之罪故且寬

春秋疑問 卷之五

九

里克書里克弑其君卓方正里克之罪又書及其大夫荀息加甚里克之罪蓋里克申生之傳也當時若以正對何至有今日哉雖然晉獻嬖寵已深殘忍弗恤即里克正言恐亦未必能解但恨其不死于殺申生之日乃死于弑其君卓之日耳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此戎或犯于許故與許共伐之也然當時所宜亟治者非狄乎入衛逼邢伐晉滅溫溫子方奔于衛望援也舍滅溫之強敵而伐遠絕之北戎豈所謂伯討哉齊桓不務德而勤遠畧蓋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稱賊然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也獨以其志在重耳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也是以殺之則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也

里克中立大不是然殺奚齊又殺卓子亦可大洩申生受譖之憤矣不知此時妖嬖驪姬曾見二子被殺否

秋七月

春秋疑問 卷之五

十

冬大雨雪

此夏時八九月也未宜雪况大雨雪乎故書以著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惠公志在得國而無君人之度殺里克將及其黨平鄭父謀召重耳立之惠公因執以殺之則非大義公天下之誅戮矣故春秋書以累上之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侯之女也宜以時歸寧不宜從夫以行與兩君之會然夫人婦人耳許其偕行者誰乎許其

與會者誰乎魯僖齊桓罪宜首擬矣

秋八月大雩

旱宜雩不宜大雩書以志僭

冬楚人伐黃

楚之伐黃為其會盟于齊也齊可無救乎管仲江黃遠齊近楚之言甚剴切桓公志得而驕不復能聽黃遂為楚所滅可嘆哉春秋書此蓋深以罪桓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主

楚何以伐黃楚何以滅黃始藉其力服楚終不救任其為楚所滅甚哉齊桓之不仁不義也

自此不救黃黃為楚滅後來年狄侵衛又來年狄侵鄭又來年楚伐徐而無復忌憚矣可惜于貫陽穀之盟會首止葵丘之威名之墜於一旦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管仲在日力勸救黃而不聽任其為楚所夷滅况管仲已死能禁狄之侵衛侵鄭耶淮夷之病杞耶

楚之伐徐敗徐耶比事而書所以深著齊桓之急荒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據左傳于鹹之會為淮夷病杞思所以遏之且以靖之則是會似大不可已者但不能激奮諸侯爰整義旅攘夷以安杞伐戎以勤王若前日于貫陽穀之盟次陘召陵之師赫然震懾于天下耳

秋九月大雩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主

冬公子友如齊

七年公子友如齊此又如齊要見魯國之政皆其主持故其往其來若不聽命者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當參城邢城楚丘看城邢者邢已遷于夷儀齊侯帥諸侯之師共城之使就此而自立有同立共拒之意故特書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城楚丘者衛已為狄所入矣齊侯憫其亡而建之城使居此以中興有興滅繼絕之意而獨病其專封也故但書曰城楚丘若此緣陵之城雖亦出于諸侯之力

然非城此以共拒也亦非城此以繼絕也特以淮夷病杞之甚無可奈何姑城此以遷杞焉耳觀左傳所書可想見當日之情事矣傳註云云恐未得夫子所書之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城邢是同心戮力做城楚丘是自立主意做城緣陵其事似同心戮力然其實自家做主不得姑為此以塞責焉耳此是齊桓伯業之漸衰處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毋論季姬已適鄆子未適鄆子但季姬與鄆子遇于防便不是了使鄆子來朝更不是然此豈季姬

春秋疑問 下卷之五

王

所能為哉罪在僖公任季姬之自往耳鄆子亦不

足責也傳著三罪恐失輕重之節敢問高明

重看一及字一使字女子在家從父季姬豈能自及鄆子遇僖公使之也僖公任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故季姬敢使鄆子來朝耳僖公首罪無疑季姬往外與鄆子遇鄆子從命來朝于魯皆非禮所宜有者書之足玷青史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此有關於天下大故者與梁山崩同特書以紀異

伙侵鄭

初伐邢入衛既滅溫侵衛今直侵至于鄭可畏哉攘夷安夏之霸王安在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如齊矣此又如齊五年一朝不過如此

楚人伐徐

徐雖亦夷然齊桓九合諸侯徐華面而即諸夏且取舒以通齊伐楚之徑楚故惡而伐之也桓可置之弗聞乎而可救之弗亟乎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春秋疑問 下卷之五

王

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徐極是但不宜次于匡使大夫救之耳然細玩盟于牡丘書法要見當時諸侯心力已不齊矣必待盟焉而復次始各遣大夫帥師以行苟無此盟則其次于匡有不可必者况于救徐乎以是知桓德之衰不足以率諸侯而諸侯亦各安于惰委兵柄于大夫而大夫自是得專征伐于天下也諸傳云云恐未得夫子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失日不志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伐楚與國以救徐是力于為救者故稱師稱伐以伸中國之氣

八月僉

九月公至自會

杜丘之會本為救徐而出而師統于大夫且未見救有成功故但書公至自會以示意

季姬歸于鄆

觀此所書則去年季姬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皆其未歸時事也魯稱秉禮望國豈宜有此哉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五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按夷伯單伯費伯魯之三監天子命大夫也天變不虛生况震在命大夫之廟乎易於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當時魯侯遇此變不識亦知恐懼修省否

冬宋人伐曹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宋襄棄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于是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師救之矣且伐厲以攻其必救矣然徐卒敗于楚人何為哉夫亦其救之力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背秦之德來秦之伐宜自反以求止也乃不自量汲汲與秦戰其見獲也宜哉然中國自是有秦患矣說者謂桓公霸衰宋楚秦晉之變遽見為王伯迭興之會其然哉

及秦伯戰是晉之不自量處然秦何至于獲其君哉即不書以歸而秦罪亦不可追矣各書爵者以秦獲晉侯不得不爵秦伯耳是所謂斥其人以罪之者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五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此星化為石也而隕在歲首誠可為大異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云者春正隕石五已為可異而六鷁退飛又在是月何怪異之警之多也故疊書之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耳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而隱公被弑雨木冰而季孫被執鸛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在莊閔之際如何在僖公之世如何皆於魯有大關係故月日以志其卒使後之人通考其行事自見其賢否耳恐不以季友二字爲示其褒貶也敢問高明

此時政自大夫出而大夫世族爲多故稱公子公孫以志其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五

主

季姬適鄆禮不宜卒而卒之者必僖公愛憐之太過而臨服祭葬有愆于禮制故特書以示譏也恐非書卒奪葬之說敢問高明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之子叔孫氏也孟孫叔孫季孫皆執政于魯故皆書其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鄆爲淮夷所病故有于淮之會然不果城鄆齊與徐且去伐英氏魯季氏在家却擅兵以滅項齊侯

不究季氏罪反移怒魯君止之直待夫人會于卞

始釋而歸請問齊侯此會做得甚事來魯君與此會亦做得甚事來故自此冬十二月而春而夏而秋備書其事總一結語云公至自會蓋甚傷齊伯之不終魯弱之不振而此會之不足稱也

是時僅能號召耳其實心力不齊大異於城邢城楚丘之時次陘盟召陵之日讀之其氣索然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徐此舉報楚婁林之役也然曷以及英氏英氏楚與國也舍強大之楚而虐區區之與國何爲者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五

主

故稱人以伐以著其罪

夏滅項

魯君在外未聞項加于魯何如者季孫胡不請而擅滅之魯君胡不禁而任其滅之魯君不能禁爲齊所止宜矣然齊曷不討其臣而魯君見止之後又曷爲竟不一問也可嘆已

據胡傳滅項出自季孫然當是時季友方卒豈其子卽統兵柄能滅人國若是其無忌耶按左傳師滅項夫淮之會公方有諸侯之事未歸也何爲而取項齊人何爲討魯而止公或者君行師從公卽

未歸而其師因便以取項公亦與知其事者故齊以爲討而止之耳敢問高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會淮後諸侯各歸其國唯魯侯以滅項故爲齊所止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卞而會之請以釋公此於情爲迫切然於禮則未之有也故春秋特書以著譏

九月公至自會

諸侯有宗社人民之寄魯僖舍國事不理而赴會蓋已十月矣然未聞有救患恤鄰之功但無端滅

春秋疑問 下卷之五

无

項爲齊所止而幸脫于夫人之一會亦可醜也春秋書公至自會蓋以微事責而深爲諱也

桓會不至惟壯丘于淮書至蓋壯丘本爲救徐而出不曾救得徐于淮本爲謀鄆而出不曾城得鄆故皆書至自會以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吳郡李氏謂桓公未興與桓公方霸及桓公既沒爲春秋之世盛衰有三變又就桓公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功之後其一人之身盛衰有三變誠哉是言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八魯伯衛人邾人伐齊

按齊桓無適而庶子六人無虧居長桓公不知大義以公子昭屬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宋襄是以執桓公遺命納公子昭以伐齊

齊桓伯業亦稱赫然於春秋矣乃好內多嬖不明繼嗣之大義既屬公子昭于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此豎刁易牙立無虧以拒宋而宋襄執納公子昭之名糾曹伯衛邾稱兵以薄伐也是誰貽之咎哉春秋書伐著齊有可伐之隙而衛邾書人所以人宋與曹著其奉少奪長之不知大義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

春秋疑問 下卷之五

无

宋襄約曹伯主其事故各斥其人衛邾則從之伐者也故直人之耳

夏師救齊

宋糾諸侯伐齊在春而魯師之救之者至夏方出豈未忘滅項見止之事姑爲此以塞責耶春秋傷諸侯之莫救也故書救以與魯然憾其救之不亟也故書夏師救齊以著其緩一字字不苟下蓋如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宋襄執桓公遺命汲汲與齊戰故春秋書及以正其罪是時齊無當國者莫能敵宋而致師之敗故書曰齊師敗績

曹衛邾雖同宋伐齊而實非其志故宋師獨與齊師戰

狄救齊

魯師救齊亦謂婚姻之國姑修體面耳况狄乎狄蓋將加兵于中國假此名以爲救也然夫子傷諸侯之環視特存不削以深罪中國云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手
永嘉李氏曰桓公會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蔽于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

明身死之後豎刀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立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統齊桓行事看儘大有不滿人意者然看其未伯時若何一個世界已死後若何一個世界便自知此人之不可少

據桓公之霸宜有聲於生前據桓公之所以霸宜貽禍於死後

冬邾人狄人伐衛

衛賴齊復存助宋伐齊是爲可恨然邢可與狄連兵乎進狄人著衛有可伐之罪先邢人著邢有從狄之非一字字有意義是爲春秋書法恐非善狄人之救齊也敢問高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不與齊盟失事大國之禮固可罪然宋襄不以德綏諸侯虐小國以立威豈得爲伯討乎名滕子人宋而書執蓋深著宋襄之暴以見其圖霸之不終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手

當時無王父矣此但論宜執不宜執以評是伯討與否耳不必說到歸于京師處

據滕子不與盟會其罪亦小未便宜書名以示貶孫氏發微云娶齊名者遂失國也疑爲近之然二十二年滕子與宋公衛侯許男伐鄭是未嘗失國也此不可曉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是盟意在圖伯然所與唯曹與邾何從者之

寥寥也春秋於桓歿後姑與之故書其爵然人曹人邾則其意亦見矣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鄆子後至而會于邾不能無罪然何賊虐之一至此乎即非宋襄之意然邾人方與盟而敢為此是亦宋襄縱之也春秋志日而不忍言焉惡可知已

秋宋人圍曹

曹雖反覆然未盟而執滕子既盟而用鄆子其誰心服乎宋不自反且圍曹焉故書人以黜其伯

宋襄繼齊桓稱伯自春秋秋其執其盟其用其圍

春秋彙問

不卷之五

蓋

如此又三年為楚所執晚矣

衛人伐邢

邢連狄為菟圃之役宜伐然衛獨不自反從宋伐

齊之非乎故貶而稱人

久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懷侵軼中國之志已久唯是齊桓力為匡攘故不敢肆耳而後桓之志稍衰也滅黃敗徐始駸駸抗衡中國矣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以威定霸諸侯不服鄭與陳蔡最近楚鄭首叛從楚與陳蔡合倡不忘桓德之言以欺齊齊孝不察納之

國都而與盟焉晉亦偕之同敵夷夏之防從此潰矣春秋深惡是盟故首人陳蔡以罪其倡謀抑鄭下楚以罪其首叛但志齊地以罪其忘伯而沒公不書且不至焉其所以防夷狄者亦嚴矣哉其所

以傷中國者亦甚矣哉

甚哉齊孝之無知者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此春秋于此特抑齊于下于後特首齊而稱人也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傳魚爛二字極妙

春秋彙問

不卷之五

蓋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之世無興作工築之事唯此南門書新作或以其踰制而上僭耶

夏郕子來朝

春秋郕不多見唯桓之世取郕鼎于宋此書郕子來朝耳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或謂小寢或謂新宮皆不可考但災見于宮廟則謹告為足畏耳

鄭人入滑

滑與鄭鄰齊桓時嘗與鄭同盟于幽矣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而長驅入滑何暴橫之一至此耶書人稱入蓋深著其罪且爲天王出居于鄭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前年邢人狄人伐衛去年衛人伐邢皆爲齊故也齊今爲邢謀衛難且與狄人盟焉可稱桓公之子乎故竝書人特首齊以正其罪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此言極有感慨然齊桓攘狄而孝甘盟狄其罪尤甚于邢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五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之國在漢東鄰楚楚不得志於漢東唯隨率小國以爲拒耳楚今方盛猶未屈服故來楚之伐也然以前楚事不經見于齊盟後來告始書之冊此足驗楚勢之盛漸爲恐動中國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中國無伯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然前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而且與中國之邢連兵也故稱人稱伐此雖以邢故然自爲師也故還其本號而稱侵春秋一字不苟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求諸侯于楚然于齊之盟齊孝實主之故合齊楚而盟于鹿上不知楚固齊桓之所攘伐者今盟楚則亦楚而已矣故首宋次齊皆書人于楚人之上

夏大旱

旱甚且久故志時以記災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意欲圖伯然德義不足以服人曹南之盟僅能脅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未有從之者然曹且攜貳矣當時楚人勢盛乘間以合諸侯不特陳蔡鄭許而魯且從之此宋襄必求之楚將藉其今使諸侯之從已也抑知楚非族類乘機與盟而意實將駕於其上主盟中國乎此于孟之會各書爵而稱執宋公以伐宋蓋深悼宋襄之不知義而自取戮辱之大可恨也

春秋疑問 大卷之五

素

于孟之會宋雖首事然召致諸侯實楚也楚安肯致諸侯聽宋之約束哉姑致而與盟者正將乘此示威以陵駕中國耳宋不自度爲楚所執以致伐

而在會諸侯縮首聽命莫敢出一言以相抗可謂
有中國哉春秋不與其執故書執宋公以伐宋在
會于孟之下若曰同會諸侯共執之以共伐之云

爾其存中國之體立夷夏之防亦嚴矣哉
宋襄欲示威圖霸執滕子嬰齊今求楚致諸侯其
身為人所執執人與見執于人總之其不度義也
盟鹿上使獻捷皆人楚此獨子楚者何執宋公不
得不稱爵則不得不爵諸侯爵諸侯不得不稱楚
子耳然四夷雖大止稱子則抑之之意實寓其中
雖然以楚子亞宋公位中國諸侯之上而曾莫見

春秋集解

卷之五

五

一救宋公之執者彼僭爵在會諸人其皆可自愧
死哉

冬公伐邾

按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魯聲罪伐之似亦
有名但為母氏成風故則非方伯連帥之師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求諸侯于楚本足以致辱然楚約宋以乘車會
以兵車執其可稱捷哉茲幸執而來獻捷蓋分明
以威勢脅魯耳故特斥而稱人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來獻捷時魯僖若與諸侯修文告之辭明宋之
直正楚之罪楚人當情愧理屈歸宋公之不暇矣
乃魯于其威會諸侯求盟于楚請宋公而後得釋
正中楚人之詭計謂之何哉然春秋于此不書公
會楚子盟而曰公會諸侯盟于薄不書宋公歸自
楚而曰釋宋公其會其盟其釋若皆中國諸侯自
為之而於楚無與者此春秋所以立中國之防而
全中國之體也

凡此等書法皆孔子特筆為魯諱為諸侯諱然實
所以罪魯罪中國之不知義也

春秋集解

卷之五

五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傳伐邾取須句是反其君然須句來奔不見
魯史且據此書法與僖二十五年楚圍陳納頓子
于頓亦不相似左傳之言恐未可為信也敢問高
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雖不成霸然楚非可與之國也鄭棄宋如楚
有反中國之罪故春秋於是師也各書爵以稱伐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無故伐邾取須句致邾師入我升陘又不設備

而輕戰取敗是可恥也故春秋諱不書公但書及書戰以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襄輕信楚盟而見執宜深加警惕求所以全勝之策乃不量力之不敵急欲雪孟之恥其一戰而取敗也宜哉書及書戰書敗績皆所以罪宋也宋襄是個不明大義的人但曉齊桓之托孤不知公子昭之不宜立但求諸侯之從已不知楚人之不宜會但知孟執之可恥不知泓之不宜戰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春秋聚問 不卷之五

走

齊孝非藉宋襄之力不能有國茲乘其敗討不與于齊之盟則鹿上之盟又何為與之反面為讐以惡報德真刑戮之民也春秋書爵書伐書圍蓋目其人舉其事而深誅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魯方讐宋故卒而不葬

秋楚人伐陳

陳未嘗貳於宋也楚伐宋之後鄭畏朝楚而陳尚遷延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其暴橫如此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志卒從其來告夫子於此等處恐亦只從魯史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執王使無王之罪不可追也然王可啓狄師以伐之乎春秋但書狄伐鄭而沒其所以伐之事其意深矣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胡二傳襄王之出居其所自取也成何世界

春秋聚問 不卷之五

卑

叔帶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奔走踰十年而王復之宜示之大倫不至褻狎立之綱紀俾無怨惡亂何由作今乃帥非類之狄泄憤于叔伯之國而立其女為后又不致謹于內外之閑使其淫泆於宮庭卒致叔帶又召狄以內攻出奔鄭汜其可復君天下哉書狄伐鄭即書天王出居于鄭其亦不能為尊者諱矣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兄弟之國即有外侮猶宜念宗祖一脈相為

救援可懷詭計險謀使臣及其君下叛其上以快兼并之欲乎此與他滅國者不同特書名以甚其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以姑逆婦非禮也然僖可自主昏以聽其逆乎春秋責備重在魯

宋殺其大夫

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蓋罪其君與國之用事者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春秋集解 卷之五

四十一

圍陳所以納頓子也是一事故不言遂

頓國小而鄰于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圍陳以納頓子保全微頓以示恩責義于陳以示威其意皆豫為圖伯地也中國豈無諸侯哉胡不恤小國以定其位而使夷狄之得行其義也

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故為是會序先衛子者以其主是盟

且以莒慶之為大夫也

向

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其來盟故是條序先

莒子且以寧速之為大夫也

按洮向二盟魯皆可以已焉者聽衛為之所以致齊之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衛伐齊喪奉少奪長不為無罪然洮向二盟實平莒魯之怨齊何疑魯之黨衛而來侵耶故書人以春秋集解 卷之五

四十二

著其惡然公則宜以義止其師耳不宜與較也親追至鄆弗及而後返不亦損國之威重乎故直書其至以著其非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書伐者齊以魯不服罪為辭耳然魯則何罪哉故斥其橫而人之

衛人伐齊

衛以已平莒故致魯受師于齊故伐齊以為魯報然究之則亦忿兵耳人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雖可伐然不念荆舒是懲而可反乞其師耶引蠻夷殘中國計莫有外于此者特書以爲世戒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也曾無可滅之罪楚不是顧滅之而以其君歸中國可無故而與爲援耶當時魯方乞楚師而楚適有此事故夫子特竝書之冊

冬楚人伐宋圍緡

按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因致伐焉然伐國而圍其邑不亦橫乎春秋人楚稱伐稱圍甚之也

春秋疑問

卷之五

聖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魯惡在一以字上借援強夷結讐與國難能取齊之邑刷西鄙北鄙之恥實以其恥耳書以書伐書取書至深著是舉之大辱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此爲公子遂帥師入杞起當時伯姬尚在其子來朝亦是修好于魯耳左傳謂杞用夷禮不知何據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無責孝公他事只忘宋衛之德盟楚于國以伐宋盟狄于邢以伐衛將其父攘夷匡夏之業一旦廢

墜其人便可知了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何葬之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姬尚在杞子來朝即有不共何至帥師以入其國乎分明欺其弱小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之役何佳而諸侯各書其爵蓋楚雖欲恃力以主盟然陳蔡鄭許之君苟自立而不助其橫亦不至此極也唯是諸侯畏其威而先爲所脅故楚得以肆其橫耳春秋人楚既不與其主盟而次列諸侯之爵若曰此數君者不但同楚之人而又在楚人之下者及魯往宋會盟夫子不書會楚但書曰會諸侯雖存本國之體其實謂此會此盟亦同

春秋疑問

卷之五

聖

陳蔡鄭許之君之所爲也此爲不貶之貶凡學者看到此間要見夫子書法之抑揚予奪煞有大不得已處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朱子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

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

晉文志在圖伯欲善宋以屈楚然不明出救宋之師顯為伐楚之舉也但先事于侵曹再聲于伐衛使楚自解宋圍然後因楚之救衛也糾齊宋與秦之師為城濮之戰其用意蓋特詭矣且侵曹伐衛之師實修出亡不禮之怨此夫子所謂誦而不正也以是圖伯不出齊桓下乎經書侵書伐再書晉侯蓋斥言以著其罪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會盟于宋受楚約東遷公子買戍衛既而懼晉

春秋疑問

卷之五

四

之成也以不卒戍殺買以說于楚可謂無奈矣經不書殺書刺且書其故貶自見也

楚人救衛

衛服罪請盟晉文修怨不許也故春秋與楚恤惠之名甚晉文之深刻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傳暴謫二字斷得妙稱晉侯者欲爵曹伯不得不爵晉侯耳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蓋晉侯本欲屈楚以主伯緣昔受楚惠不欲背之而實

欲取之故用計若是之詭耳

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春秋疑問

卷之五

果

楚師敗績

據春法及戰字面春秋似不甚許晉者然楚執中國盟主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泓中國不能與之敵魯乞師戍穀以逼齊陳蔡鄭許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成何世界晉文謂楚不大創不足以定國也故致戰取威而後霸業定是一戰也亦春秋所不可少者但跡所行事用誦為多故夫子書法若此蓋於深與之之中致深惜之之意也

魯齊桓召陵之師看似為少異然晉文之楚之暴橫大異於齊桓之楚也桓次師于陘將以服強楚

之心文主爲是戰所以挫強楚之勢蓋不得不爾也但加兵曹衛以致楚又許復二國以攜楚拘宛春以怒楚退三舍以誘楚其作用則大異於齊桓耳譎而不正夫子一句已斷盡了

無端又惹一個秦師來入在齊師宋師下却羞中國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知晉不可敵豈不能止其師但見子王如此爲請且與之師看其抵敵功績若何蓋亦有僥倖萬一之意耳及其敗績則罪子王致之死然而棄

春秋疑問 卷之五

聖

師棄將之罪其誰任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繫以累上之辭

衛侯出奔楚

晉文念衛文不禮之故舉兵伐其後嗣已大非禮矣然使許其斂孟之盟衛將輸情於我諸侯相率服從以此執言伐楚豈不堂堂煥美齊桓哉乃初不許其盟致其國出君以爲說及城濮之戰雖曰私許其復然其詭譎之情衛亦勘破故不得不出奔于楚耳自此以後衛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則誰任其咎焉此春秋書之冊而深咎晉文無主伯之

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本夫王下勞晉侯春秋但書諸侯會盟于踐土若曰晉文合諸侯以尊天子所以存王朝之體統也

此衛叔武也不居君禮故稱子

陳侯如會

陳侯本與楚今聞此會而來棄異即同其意有足嘉者故春秋亟與其進

春秋疑問 卷之五

聖

公朝于王所

禮聞朝于京師矣朝于方岳矣未聞朝于王所者夫子傷天王下勞晉侯赴踐土之會尊卑倒植之不可訓也故先書諸侯之會特筆起義曰公朝于王所見王者所至之地即爲王所而舉公以見其餘見當日羣會之諸侯皆朝于此地即如五載巡狩共朝于方岳之下也存欲墜之乾綱定莫踰之人紀皆在此等書法

會本晉侯之所召也曰公會朝本晉侯之所率也曰公朝魯臣記魯事合如此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當晉文伐衛時國人出其君以說于晉元咺立叔武奉如踐土之盟蓋未嘗以君禮自居也且請復衛侯聞至而喜則叔武之心可見矣唯衛侯信讒怒元咺之立叔武也而殺其子且疑歸之有變也先期以入故前驅敝犬探知其心陽為不知叔武而射殺之既衛侯枕其股而哭之使殺敝犬亦詐為是以歸獄云爾春秋書名示絕且曰自楚復歸于衛則其所從來可想見矣元咺奔晉亦出無奈但以臣訟君非所為訓故亦書出奔以著其罪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五

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公已故矣魯辱亦甚矣伯姬何復為此非禮之歸耶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穀齊未嘗忘也晉文主霸齊魯均往受盟故魯使公子遂聘齊講好以釋前怨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不服是霸者事然曷

以召致天王晉文大合諸侯意在尊事天子然自嫌強大難入王城且恐諸侯之不能從也詭辭請王出狩因行朝事之禮是亦召致也而夫子謂此不可為訓故先書諸侯之會于前特筆起義曰天王狩于河陽若曰諸侯共聞天王將出狩河陽也先齊集于溫待其至也共行朝見之禮若朝于方岳之下也云爾此等書法皆夫子扶天常以立人紀處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五

辛

踐土之會出自天王猶可言也于溫之會出于晉侯不可言也夫子以狩字替出一會字於溫外特出河陽字面煞有大關係在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文之意欲致此狩以夸諸侯夫子之筆特著此朝以存名分

觀下書公至自圍許則知于溫之會原以討許召諸侯也以討許召諸侯而又召致天王以夸示故夫子特筆天王狩于河陽又特書公朝于王所以扶將墜之王綱以遏欲踰之霸志是謂名分之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不為無罪但晉聽元咺之訴刑其臣執其君歸之于京師將假託王命以廢黜之則為太甚耳書人書執書歸之于京師皆以著晉文專擅之罪上方稱晉侯此即貶稱晉人春秋一字不輕假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君臣無訟使廷辯曲直已失大體曲其君執歸于京師直其臣復歸諸本國大分安在哉毋論王法即伯討亦不若是須重看自晉二字

諸侯遂圍許

于溫之會本將討許特已致天王而不得不朝適

春秋繁問 不卷之五

奎

有衛事而正可為辯故纔一了此即帥諸侯以圍許若有弗及焉者此挾天子令諸侯是晉文之極詭譎處須重看一遂字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是正理特以其賂免也故生亦名之名義之所繫蓋如此然拘執逾年纔一得釋亟會圍許之役亦太共命哉此亦足以徵晉之威令矣此遂會諸侯圍許與上諸侯遂圍許一遂字正相照

看晉文此會執一諸侯釋一諸侯率諸侯以伐諸

侯無不凜凜奉命亦稱強盛矣哉然獨恨其不明大義而專事詭譎故即以此加許未右成功耳

三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此東夷之君也何為乎來哉時魯侯在會守國者饋之芻米以許其來過矣

公至自圍許

此行也有朝王一大事何不至而至自圍許蓋晉為此會本意在干謀許也故從其初意至之且曰此行本在謀許今止亦圍許而已也

看三書圍許總見許未嘗服也許力果足以服人

春秋繁問 不卷之五

奎

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晉文三大盟會之一也何以書人而不爵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總皆非禮然就其中細論之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猶順故皆曲為諱以存尊王之名若翟泉則可無盟矣乃召諸侯羣然叢聚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于虎泣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下陵上替莫此為甚故春秋

各人之以顯其慢王之實以深正晉文之罪此當合三會看方見夫子大斷案之收結處

不獨人列國先人王子虎見下之陵皆本于上之替也沒公不書且不至皆為魯諱而特書一會字自不可掩

秋大雨雹

記變也而事應自在

冬介葛盧來

無故而來至于再其中必有所為也明年乃為侵蕭事此夷何可與進哉不得與耶黎來來朝比

春秋疑問

不卷之五

卷五

自古有識者凡遇外夷無故而來必謝卻之是正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左傳則狄之此舉窺伺中國而為之者晉文何大較與國而啓夷狄之侵哉既又不能卻狄之師救援與國亦淺之乎其為霸矣

春秋凡書夷狄之侵皆有罪中國之意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此宜聯書聯解方可正衛侯之罪

元咺以臣訟君若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

權易置其君如奕基然罪固不容誅矣然衛侯得請而歸也宜明著元咺之惡之必不可容也使之

自盡又明表公子瑕之立之非其本意也使之自退而後復歸于衛以君其國其誰得而議諸今乃

陰行其賂以殺元咺且忌公子瑕之在也而併及之於是始歸于衛則於咺非正名之討於瑕為克

忌之刑其可謂知大義者乎故春秋稱國以殺咺而不去其官於瑕既書及且冠以公子而深著其

受刑之枉其於衛侯則仍名之若自楚歸衛之日蓋深惡今日之殺瑕猶甚昔日之殺叔武而總非

禮法之所容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

及云者以元咺故及公子瑕殺咺而併及瑕若是其殘忍也殺梁子待其殺而後入句誅透衛侯鄭

心事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以出亡不禮故衛鄭唯踐土于溫皆在而莫可啓釁茲以鄭之一不與翟泉也即連秦師圍之

可謂義舉乎故人晉人秦稱圍以著其暴恩怨分明莫如晉文凡昔所不禮者無不讐報而

獨深德秦人故城濮于溫翟泉無不召致即圍鄭之師亦及也不意鄭燭之武厚薄一言深入秦穆之心而私與爲盟自此秦晉之爭繼世莫解乃知其所以修怨者不足以見德其所以修德者適足以致怨譎而不正之謀總之非所以服人也春秋詳書之冊蓋今後之覽觀者必先正其心術耳

介人侵蕭

介夷昔日之來專爲蕭也其奸惡如此故稱人而書侵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春秋紀開 不卷之五

五

天王以兩朝王所故特使宰周公來聘可謂重其禮矣魯宜如何仰答者乃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焉獨不能命一專使耶况晉未嘗聘魯也魯昉聘晉獨不能更後數日耶答王之禮兼以事霸行奉晉之意畧與尊王等魯僖其可與言侯度耶宰周公不來公子遂不往其罪一如京師遂如晉其罪二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非我所強彼歸之曰歸按諸傳謂晉分曹所侵地亦是但晉已得地如何

肯分與人有謂魯此時藉晉之威不以兵力而收侵濟西故地若我有而我自取之者似爲有理敢問高明

公子遂如晉

按左傳拜曹田也但聘在去冬今又拜賜似奉晉之太過禮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諸侯也安得郊蓋周公相成王初年嘗攝行郊祭魯後世聞見上世之有此也因僭用郊若三家僭用魯侯之禮樂云爾成王未嘗有此賜也夫子

春秋紀開 不卷之五

五

嘆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正謂周公之後不體周公秉禮之心僭用之一至于此耳非謂成王有此賜而魯子孫世行之之爲非禮也敢問高明

按前魯史郊禘之禮惠公請之於是僖公始爲作頌則知僖公以前未必嘗舉郊祀也自僖以後則始爲歲事之常耳謂郊禘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者此足以徵其說之謬矣

郊禮行於冬至夏十一月周正月也夏四月何爲哉且郊安事卜而况於四卜哉自此以後成十年

四月五卜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十一年四月四卜郊視爲故事可嘆已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茲僭用郊而三卜四卜五卜以決疑也亦此心之天不容泯歟卜皆不從乃免牲免牛不郊也龜亦受命如響哉

猶三望

胡傳明

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有泰山之旅

秋七月

春秋集問 不卷之五

卷七

冬杞伯姬來求婦

據伯姬之情謂必親來乃可得婦藉援以存弱小然於禮其可以出閭闔乎於法其可以豫國事乎書此不獨譏伯姬併譏魯不宜與叔姬之來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中國然者由晉文出亡在狄久感其惠深故狎而縱之也然衛至遷帝丘以避而晉曾無一旅之加一辭之及豈所稱伯主哉書狄罪狄併以罪晉也

僖元年邢遷夷儀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年

衛遷帝丘下不見晉師之出但次年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而已齊桓晉文之霸其相懸蓋如此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去年衛受狄圍至遷都以避此讐可一日忘哉今自量其力不能聲罪致討則宜自固以養其威以圖後日之恢復可也乃乘其亂略侵其境因其請急許其盟去狄曾幾何哉故再書人書侵書及以

春秋集問 不卷之五

卷七

示貶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乃會鄭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此其功多于桓公事速于桓公名盛于桓公者然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

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仇矣盟于虎則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為訓文公為元咺執其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論其真一言以蔽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莊之世與齊桓于幽之盟今雖弱小猶然一國也秦人敢入而滅之其罪可勝誅哉然所以召致之者杞子而所以養成之者晉文公也文藉秦

春秋穀梁

卷之五

李

力歸國無會不與無盟不同無役不從交莫有固於此者而非我族類終懷異心卒聽燭武之言以圖異因杞子之請以興師入滑而滅其國而于殺以後必至于強霸而後已晉文烏得諉其咎哉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二十八年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按傳人晉狄秦皆由徇其臣懷利之謀是固然矣然愚獨謂夫子之意則專罪晉也秦棄禮義之國謂有德於晉文也潛生窺伺圖謀進取已積于踐

土于溫之日矣唯是機有未便耳一入燭之武之言深然杞子之請過鄭入滑而來其心豈知有中國哉此夷狄之恒情不足責也獨晉襄在衰經之中應以禮義自處且以禮義止其師使彼自知退卻上也如其不已則以彼伐喪之惡告之諸侯命將以遏其旅曲直勝負亦未可必也何至汲汲與敵至引姜戎以為助哉吾恐雖敗秦于殽而所得不足以償所失也春秋大意蓋在于此若秦固狄道也夫子於狄乎何誅敢問高明

癸巳葬晉文公

春秋穀梁

卷之五

李

據傳墨塋也墨塋禮所不載

狄侵齊

按三十年狄侵齊左傳謂聞晉有鄭虞此狄侵齊左傳謂因晉喪則知狄未嘗不畏晉也晉自以出亡在狄久感其惠而縱之耳此從其狄而書侵固所以罪晉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役已十年矣魯君臣猶懷是怨聞晉秦之誼交伐邾以取利是可罪也况君已伐取訾婁臣

又帥師伐之不亦太甚乎

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以伐邾歲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按左傳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則罪在狄矣春秋何以人晉蓋晉文嘗出亡在狄矣感其惠而不忘侵齊不救圍衛不救養成其惡至晉文沒而復侵齊且舉師伐晉則其惡固不可不痛懲者但

春秋疑問

本卷之五

奎

晉襄方在初喪宜鳴其伐喪之罪使之自卻不已則告之諸侯令一偏裨帥師以致討未必不取勝以立威也而乃墨線臨戎以敗之于箕是亦狄而已矣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齊桓伐楚而齊孝乃與盟于國齊桓攘狄而齊孝乃與盟于邢今晉文與秦為盟而晉襄敗于穀晉文縱狄為橫而晉襄敗于箕則晉襄遠逾于齊孝矣其稱再伯也固宜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公但使公子遂如京師遂

如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僖公乃躬往朝之何慢王而畏與國至此哉經書如齊至自齊蓋深譏是行之可已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觀詩所頌如務農重穀春秋享祀立閼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垌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治樂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

春秋疑問

本卷之五

奎

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遂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道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于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遑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以掩升陞之辱叔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鄆之恥此僖之

不得全為賢侯也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
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教帥師而孟孫氏始
三桓之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
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降已過宜小雪矣乃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有陽舒無陰慘能成歲乎天時人
事之應可想見已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末年再三圍許而不服許誠有罪矣然晉襄
公不增修文德乃乘敗秦敗狄之威約兵陳鄭伐

先世所不能致之國耶以威力求霸春秋所不與
也故晉及陳鄭各書人以示貶

春秋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與桓宣大不同然不請命于天子則非禮
之甚也觀下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知此書
公即位之意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魯未嘗會葬天王也天王乃命使來會葬魯侯不
葬秋疑問 不葬之未

幾于倒植乎書之冊不獨譏天王蓋深以罪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當時天王雖微弱然魯為秉
禮之國自宜請命京師也不朝請而反來錫命魯
何以承此禮乎故特書以正文之罪

晉侯伐衛

衛成怨晉文之執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襄
公修伯業先以其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居之言
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極得名義之正故春秋

書爵以正其伐

此晉襄命大夫先且居等伐之也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此伐特書晉侯以是知凡師稱人者必探其本非義舉故人之以示貶耳曰此微者曰人曰將卑師少曰人吾不敢盡信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不朝請而受王之寵命又不親往京師以拜命可稱臣禮乎書叔孫得臣如京師罪魯文之不臣也

衛人伐晉

晉討衛不朝因取戚田非是然衛獨不知自反其非禮乃舉兵以相伐耶故書衛人伐晉

春秋疑問 卷之六

非禮乃舉兵以相伐耶故書衛人伐晉

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按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教往會之然禮卿不得會諸侯也他日及晉處父盟或亦基此乎故書以示貶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弒其君頤

此楚事也何以書楚漸與盟中國且以其事非人理所宜有也故書以為誠

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早辨則可以絕

其禍不則未有不蒙首惡之誅者春秋之義責在君父蓋深契乎易之大旨也是故讀春秋者不可不先學易

公孫教如齊

據左傳但云如齊始聘未嘗云聘齊女也諸家皆以此為喪娶不知何所從來再考公子遂如齊納幣在次年之冬則此年公孫教如齊或亦專在通好耳未可即以左傳始聘二字附會其為議聘也敗僭訂以質高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春秋疑問 卷之六

王

前年晉敗秦于殽秦宜知自悔責乃復憤而舉師何為者然在晉則宜諭之辭命使之自卻汲汲與戰亦何為哉祗以益怒深怨耳春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其罪主是戰者加於憤而興師者一等矣

丁丑作僖公主

事死如事生虞主練主皆所依神不可緩也緩非禮矣書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方晉之徵朝也魯宜以居喪辭萬不得已以往彼使與陽處父盟則宜明執與國之名分正言以折之彼雖強而屈于禮必將謝過之不暇矣魯君臣曾不見此乃降尊與盟甘心忍辱豈不大損國體哉經文但書其事沒公不書茲可識夫子深悼是盟之意矣

國家同一體面去年公孫敖可與晉侯會今年陽處父可與魯侯盟是以君子必先以禮自處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晉襄繼霸宜以禮接諸侯今垂隴之會乃使大夫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四

與諸侯盟豈禮也哉春秋抑晉士穀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又以公孫敖加于會晉士穀之上所以正名分存國體著晉君臣凌忽與國之大罪也

魯以公孫敖往會宋公陳侯鄭伯似為非禮然主盟在晉但使士穀則公孫敖相與為偶亦其宜也但在本國則會盟唯君是主不宜專之大夫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法在至于二字上若曰旱至若是之久而一不軫念乎非君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此專為躋僖公故特大書于大廟不知僖公雖兄閔公雖弟然僖嘗臣于閔也可升僖于閔之上哉罪案在躋之一字上

此只宜以君臣斷不宜以父子斷僖閔本兄弟或昭或穆同一世與父子昭穆各一世者不同當時有知禮者設僖公位于閔公之下同一世以昭兄弟之倫中隔焉以正君臣之分則得之矣諸侯之事莫有大於祫祭者故稱大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既以忿兵取敗矣晉復搜諸侯以伐之不知此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五

兵為何兵也殘民結怨莫此為甚故各貶而稱人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年十二月方大祥即命行納幣嘉禮可謂秉禮之國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所稱伯主者謂能伸大義於天下也楚商臣負弑逆之惡晉不能聲大義以致討乃約與國伐其脅從之小邦不亦可醜乎故春秋各稱人以示貶

夏五月壬子虎卒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公之世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世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故各志其卒

秦人伐晉

尚書載秦敗于殽有悔過之辭矣乃不懲而戰于彭衙又爲此濟河焚舟之役耶懷報復尚戰功蓋不可進中國之禮義也故尚書錄其辭春秋責其事

秋楚人圍江

江黃近楚而從齊楚人憾之甚矣前滅黃而兵未及江者時未暇也茲聞晉無意南國故有是圍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木

雨蝨于宋

異甚且來告書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以前未有朝聘而盟于其國者前年魯侯朝晉晉既以處父盟于其國矣今雖改盟猶要公之朝以約誓可謂有禮乎甚哉晉襄之敢爲肆而曾文之重甘辱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商臣負滔天之惡宜伐江以中國故受圍宜救

然其伐其救皆宜合諸國之師聲罪以致討斯可統亂逆之膽可伸中國之氣而區區之江其保全有不必言者今但命一大夫帥師云伐云救焉其辭緩其氣不揚其事若塞責而已者而可以屈人兵乎此處父之師僅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卽退避而無成功也春秋書伐楚以救江可以得晉侯之心而正其罪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朝而受盟且逾時廢朝正大失國體故書至以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七

見辱

夏逆婦姜于齊

自僖末年至今已三年矣豈不可娶卽以前年納幣爲非禮然不應誅其意直至于今娶之日也但失以卿往逆之禮自輕其配故不曰夫人婦直稱婦耳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卿不逆而夫人自行自輕其身故但稱姜去其氏耳愚謂春秋書法之意疑是如此若謂禪制未終思念娶事爲春秋誅意之效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經於出姜一則曰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

齊一則曰夫人姜氏歸于齊然易不以夫人婦正其始曰夫人者君夫人也君以爲夫人誰不夫人之而逆不以卿則簡其禮矣在文公以爲苟若而可而不知小人在側卽因此以生凌忽之心而他日姦奪之端皆基于此春秋推見至隱故于此但書婦姜不書夫人婦姜氏此非譏出姜不足夫人于魯實罪文公不重以夫人之禮也然則國君於妃偶大禮尚加慎重毋忽焉以啓奸嬖之窺伺哉婦者有姑之辭照宣成二世所書夫人婦看自明白傳謂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

春秋集解

不卷之六

八

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狄侵齊

晉敗狄于箕不四年狄後放肆如此抑晉襄攘卻之未力歟

秋楚人滅江

晉但揚聲救江實不能救故江受圍周年而竟爲楚所滅也若是則小國復何所恃哉書楚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

晉侯伐秦

夷狄肆橫於中國攘卻之師不可少故晉報王官

之役書爵而稱伐也獨恨其能爲報怨伐秦之師不爲仗義伐楚之師耳

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官報秦穆恐未必如此

衛侯使甯俞來聘

晉人之季衛成獨不朝晉晉襄伐之而尚未服也陳之請于垂隴執孔達以說于晉自是甯俞代之爲政從晉以伐沈今來聘于晉事霸主睦友邦以爲安社稷計國家信不可無人也

令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春秋集解

不卷之六

九

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卽以夫人書志禮之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貺

用致夫人稱于國中耳茲致王臣歸含且貺則必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矣是天王成之爲夫人也如人倫王法何書以譏王正罪魯之僭且肆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薨葬禮並夫人志魯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

歸含貺又來會葬恩數亦大稠疊哉再書王使可

見春秋上下之交矣

不識魯曾會葬王后否

夏公孫敖如晉

三年冬公如晉今又使卿往聘春王使歸含贈又使來會葬曾不遣一介仰答焉報王之慢事晉之謹何輕重之倒施也

秦人入郛

郛在秦楚界上卽秦則楚討卽楚則秦討今秦以貳楚入其國微小之邦奈何居虎狼之衝也

秋楚人滅六

春秋疑問 卷之六

六本服于楚者今叛楚卽東夷豈其所欲哉而楚以竟滅之亦慘矣

夷狄之進止每視中國之盛衰西戎敢入郛南蠻敢滅六抑晉襄伯業之衰莫止其吞噬之橫耳春秋書夷狄之橫皆所以罪中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楚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魯陳未嘗通聘行父欲迎婦于陳借聘禮以往茲可徵魯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卽位六年朝晉者再卿則比年往聘焉然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也知有霸而已矣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戰役以卻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晉襄之復霸蓋亦有足稱者獨恨其後稍懈弛俾秦楚之復縱橫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非禮也故書以示譏

春秋疑問 卷之六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是時襄公已卒矣而稱國以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是襄公殺之也然先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繼書晉狐射姑出奔狄則射姑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用朔字用月字極有意若曰閏原有是月也可無告乎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幸朝廟尚存而不已或告月之尚可復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傳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據左傳謂已反其君矣茲復伐邾取須句必須句又為邾所取逐其君故也然魯聲罪取邑義應復反其君今乃真邾文公子焉納叛臣而與邾抗豈前日崇明祀保小寡之義乎明書取須句下冊而諱其所與蓋所以深示貶也

遂城部

遂字緊承上文來既納其叛臣守須句之地即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不知此等舉動是

何意思

春秋疑問

下卷之六

十一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方即位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悖逆而大夫之無罪者多被其殺戮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其君安在而使國人殺逐其臣之一至于此乎書殺稱人加甚于稱國以殺者明罪昭公不足以君國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此舉何為者哉舍適不立迎公子雍于秦及已

立適不謝秦以卻其師乃先人以致其戰是其曲皆在晉也秦之失但在以師納公子雍耳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不書秦人敗績則罪之輕重昭然矣先蔑初不審可否而往迎後不辭下軍而出奔則其罪有不待言者

狄侵我西鄙

狄之侵魯晉間晉難也使晉襄尚在而狄敢至此哉魯間晉難伐邾狄間晉難侵魯其情一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經文明書公會矣左氏何以有後至之說即公後

春秋疑問

下卷之六

十二

至何以不列序諸侯而隱其不及也愚謂此條罪案全在晉大夫三字上靈公初立諸侯皆至即其少也諸大夫豈不能輔之以盟會乎乃趙盾自主其盟與諸侯為會夫子深不與焉故不序列國之君但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見此盟非晉大夫之所宜主故不屑書列國之君之辭耳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深得夫子春秋之旨敢訂正以質高明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後進而向中國之禮義故進而稱人今

間中國之無盟主也敢為伐莒之師春秋仍其本號而夷之

公孫敖如莒治盟

治者親治之謂也一見于僖三年公子友素信于齊故往治其盟再見于此公孫敖素親于莒故往治其盟春秋一字不苟下如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五

遂盾皆國正卿自相盟會豈魯晉無君耶且衡雍在王畿內即晉文會諸侯朝王之所何無忌憚若此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亦王畿采邑雒戎雖雜處王畿內然於魯何與若公子遂乃與盟會哉且壬午乙酉僅四日耳盟晉趙盾又盟雒戎講信修睦何若是之汲汲也遂不臣魯無政可兩見於此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不共君命罪不容誅矣獨怪僖公母子之

喪天王加恩禮于魯何如者今天王訃至已三月

可僅遣一公孫敖而已乎及敖既不共命又不復

遣他使魯于是乎滅天理無人道矣春秋詳書于

冊蓋所以深罪魯文也傳專在奔莒二字上發揮

大夫本旨敢僭訂以質高明

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當時公族之橫豈唯宋宋昭惡之亦是但除害以

漸而馴化有方欲一挾以為快則非矣况所與居

臧者皆已之私黨其何以壓衆乎然則司馬之殺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五

司城之奔雖云國人之擅肆實昭之自致也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出奔則宋昭不能君宋之罪殆甚于宋人之蔑其君者矣是謂春秋之

筆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自王朝論冢宰秉國之均不宜以用度之闕令大

夫下求於諸侯自魯論王朝加禮於僖公母子之

喪葬亦已厚矣天王訃至但使公孫敖如京師不

至而奔遂不復使以供天子之喪事可謂臣禮乎

書之冊不獨譏周蓋深以罪魯也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愬于父母云爾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公不親往且過時始遣大夫送葬故書以著罪前年八月晉侯卒十月公子遂如晉葬去年八月天王崩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今年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得臣始往葬豈獨夷周于晉而已乎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去

按襄公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除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鄭箕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夫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亂其罪大矣然陰使羣下殺先都士穀等其誰乎趙盾也趙盾秉國之政既不厭諸大夫之心而先逼其賊殺之事又不明正諸大夫之罪而且效其賊殺之謀此豈可稱刑政哉春秋先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又書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蓋深究諸大夫之殺皆出于趙盾之

專而假手於羣下也不然諸大夫不為無罪何皆不去其官且不稱國以殺而特稱國人哉人國人人趙盾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行不至此至者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將有姦奪之事故夫子謹志之為後日夫人歸于齊起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故書法若此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去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以來其君臣何嘗一日忘鄭哉茲聞晉而伐鄭正嘗試中國之一大機也趙盾苟知出此力為救援以振中國之威楚氛其可遏已今乃視為常役緩不及事師至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豈救焚拯溺之舉哉故凡救皆善此各貶稱人蓋深罪趙盾之不知救也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茲見楚得氣去故復來侵耳此可占中國夷狄之盛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商臣弑父與君滅江滅六且肆無忌而伐中國之鄭茲來聘魯豈誠有嚮慕之心哉但就其遣使一節儼然執有禮幣而來大異於執戈以相向者聖人即進而與之書曰楚子使椒來聘蓋亦取其一節之善耳若夷之驥強將漸與中國並及魯因來聘宜思為不然之防又自默寓于書法之內矣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七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

僖公尊妾母成風已久即成風薨葬已五年餘矣秦人何親于魯至此始來歸櫨哉其意蓋藉此嘗試以觀魯之情耳魯可進而受之乎經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蓋不獨譏秦之不知禮抑傷魯自處于非禮故不能卻其來也

魯事晉甚謹秦將伐晉故來歸櫨以間其交觀下文自見

楚使椒聘秦來歸櫨此足為魯榮乎非也秦欲伐晉楚將圖北方故先為結好之計以止其援耳戰

國遠交近攻之策已略見于此矣識微君子宜規此無故之交之足懼不可幸其聘其歸之足與也

葬曹莊公

一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亦稱名大夫矣然自莊公以來與聞國政四十年曾無善政文公尤甚此夫子所稱竊位者歟

夏秦伐晉

晉秦相讐已易世矣秦猶報復不已誠狄道也故春秋狄之以示貶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九

觀今日伐晉之舉則知去年歸櫨之意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就當日之君臣論宜申宜受今將之誅然其所謀弑者弑君之商臣則義舉也獨恨其晚且不成耳春秋猶原其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一至于此而文公之心不一至于此

及蘇子盟于女栗

此蘇忿生之後國于溫又稱溫子是時頃王初立求親于魯命蘇子與魯盟沒公書及者諱不朝王

但與蘇子盟耳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本二事而聯書者狄方侵宋而楚又將為伐宋之舉也

狄來侵宋中國友邦宜何如為心者蔡侯乃首附楚次于厥貉將伺便以加于宋以憑陵于中國其罪可勝誅哉故特斥其人且抑居于楚子之下見楚之敢為肆者皆蔡侯厥貉之次有以傳之翼也此與他書辭者不同欲定次厥貉之罪不得不斥言蔡侯既斥言蔡侯不得不並書楚子耳

春秋集解 不卷之六

主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次于厥貉若遲疑而未行然實待人之釁耳故麇子一逃歸即加之伐

楚侵伐皆書子益強盛矣然是時中國無盟主即欲夷狄之不可得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此會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未為非義然大夫自為會禮謀國事則諸侯之攻擅之大夫矣故特書以志其始

八年公子遂趙盾自盟于衡雍此年叔仲彭生卻

缺自會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

即位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魯聘宋始此據左傳復司城來奔者且賀楚師之不害也似猶有相倚相恤之義

狄侵齊

十餘年間狄四侵齊矣于鄰之戒其可已乎此齊有于鹹之師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春秋集解 不卷之六

主

照上必同一狄也或以長狄為將故三傳因生此語耳然毋論長狄與他狄但來侵者則宜驅之出境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按莊八年邾降于齊師則邾已入齊為附庸矣此之來奔或為所迫故耶然於魯義不容受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左傳於杞伯來朝下云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於子叔姬卒下云不言杞絕也

書叔姬言非女也非女則已適杞矣經何不書子叔姬來歸春秋將錄其末必詳其始不識杞何故以絕叔姬姑關之以俟考

夏楚人圍巢

按巢與舒六相鄰左傳云羣舒叛楚執舒子遂圍巢是也然小國所馮依者大國也大國誅求無厭動輒受圍亦難乎其為保哉

秋滕子來朝

按左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主

春秋此等書法亦因其來聘姑進之耳其實秦結魯好將以伐晉此左傳亟發之也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以賄答之賄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此言極說得痛快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祔十年夏秦即伐晉今年秋秦伯使術來聘冬即與晉戰于河曲茲可識夷狄之情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是固然矣然究竟此戰何為哉晉計不早定以召戎

秦納非其正以取怨遂非積怒易世不解而不知毒衆殃民之可痛二國其皆無人心者哉故各稱人以著貶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

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行父帥師一朝而城二邑何為哉無亦以公孫敖在莒故耳然自是以後莒魯爭鄆無已時乃知事有僞釁者反以啓釁謀國者尚熟思而無妄動哉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六

主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除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來自某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已三見書矣

文公獨一不注念乎

世室屋壞

記曰春秋修其祖廟世室時宜展視時宜修并可令至于壞乎至于屋壞其為祭主者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

當時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敢

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耳今幸魯與晉合且聞將謀從于楚者故二君候公此行前後來會要皆求通于晉耳據禮會非其所然一出能致二國之附且聯來年新城之盟是亦一時輔伯之功也故春秋備書之冊

不曰公會曰會公者見非公求會于衛鄭彼自介以求通也

狄侵衛

數年來狄數侵齊侵魯侵宋今又侵衛何無忌若此耶亦間中國之無伯耳

春秋聚聞

不卷之六

主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渠

雖至其國與其君盟猶愈與其臣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三年間公三如晉矣初及處父盟屢甚故不書至次及晉侯盟雖于其國而稍有禮也故書其至茲與晉侯盟禮雖如前而往來之間衛鄭就會于沓渠亦足為道路之光也故書其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以取須句故因弔事修怨伐我非也然魯獨不

能以禮義論止其師乎叔彭生帥師往伐曲直無以異也故並書伐以示貶

夏五月乙亥齊侯湫卒

為商人弑舍起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蔡西同盟于新城

是時楚方橫肆諸侯唯晉是視故去年公朝于晉衛侯來會于沓公還自晉鄭侯來會于渠蓋懼楚

之甚而汲汲欲為此盟也知衛鄭則可知宋陳許曹之心矣故列爵志曰書曰同盟于新城晉主盟

春秋聚聞

不卷之六

主

趙盾書名序列其下者嚴君臣之分不與大夫主是盟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秋七月有書字入于北斗

北斗有環域有星字入其中異甚矣君不修德為環域能禁逆亂之橫入哉變異事應毫髮不爽所以禳變者要先於修德

公至自會

此會當時所不可少者故謹書其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納捷菑于邾豈無威力之助邾但辭以齊出獲

且長即晉之強不足以強之書曰弗克納蓋困于理而自卻也此書法善邪為多敢問明者

九月甲申公孫教卒于齊

教廢命奔莒宜誅主齊為請不宜復此以月日志其卒者譏魯壞典刑以結前案且為後日齊歸其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世子一嗣立舉國皆以君稱矣唯朝聘大禮則自以子稱耳今商人弑舍自是弑其君不必成之為君始重商人之弑也此等處要認得的確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主

宋公子哀來奔

子哀潔身亂世其節可佳故特書字以示褒然不能見幾于未命之先又不能退託于受命之日不義其君而出似猶未見其善處也故書來奔而不泯其實春秋非與其人併詔來奔之為善也敢問高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在魯為天子命大夫故必請而後遣遣命卿以為請可謂重其事矣齊商人不以王命為重執單伯不遣歸且執子叔姬不與魯其罪惡可勝誅

哉春秋謂其人男女異類也其執內外異所也故

再斥齊人以著其惡經文自極明白左傳亦云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又執云者又執之也非并執之也胡氏乃云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吾不知其何所據也敢辯正以質高明

單伯如齊請叔姬也必朝請于公所豈私請于叔姬所為齊所併執耶公穀無端為道淫之說可恨而諸儒之共為吠也可笑

齊人即商人也商人弑其君執王命之使且執其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主

主母其惡特甚故春秋奪其爵稱人以正其罪若曰其人之惡有若是者耳非窮其黨與之說也敢問高明

單伯雖魯大夫然命之天子魯侯不敢輕遣莊元年單伯逆王姬為王姬下嫁也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因齊請師于周也此單伯如齊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也而齊商人敢擅執之是為大惡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齊商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魯不能義討其罪乃

使上卿聘晉藉伯主之重以請釋于齊是為可恨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按屈完來盟高子來盟皆春秋所予此書來盟獨
可以專行無君罪乎高郵孫氏云昭公關亂國事
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
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張氏及廬陵李氏皆取是說
是誠有理敢訂問于高明

十一年公子遂如晉華孫因是來結魯好稱來盟
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春秋疑問 卷之六

壬

十一年來朝今又來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矣然
是時諸侯唯強弱是視文公屢朝齊晉而不見答
亦猶曹伯之于魯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春秋明大義以教天下此論魯事豈因其二子之
哀即寬赦之罪以著教耶是時商人行逆于國蔑
視我魯單伯承王命請昭姬則執之公孫敖負犬
惡死于齊故歸之魯不得已從其歸然後釋單伯
釋子叔姬次第歸于魯春秋去年冬書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今年夏書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六月書單伯至自齊秋書齊人侵我西

鄙十二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其罪案昭然著于
簡冊恨諸儒不比事以觀獨於此條從許翰之見
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
國家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以教著教也獨不案
前後諸齊人字面即齊人者人商人也五齊人總
同一書法敢訂正以質高明

左傳載二子之請非誣但不識夫子春秋記魯齊
之正意耳公羊傳脅我而歸之一語極勘得好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春秋疑問 卷之六

壬

文公謂此為先朝故事不知其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

書單伯之至著商人蔑魯併蔑王命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與楚大厭絡不與新城之盟宜伐入之似過矣
然蔡不服罪然後入之也觀經書戊申于伐蔡之
下則知晉師之不遽入而夫子蓋深罪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負大逆魯不加伐而反肆凌侮焉故稱人而
書侵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此行特往告以齊侵故胡不自振至此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會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豈非義舉哉乃晉受齊賂不克而還列國亦無敢言者書曰諸侯會于扈不獨鄙諸侯之不足序亦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子叔姬何罪齊商人弑逆自絕而歸之且其歸也以諸侯會扈故不則猶執未釋也其喊天道無人

春秋疑問 本卷之六

幸

心如此故稱齊人以著其惡

以上稱齊人皆商人商人也非齊人以商人爲君之說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弑君自立且執君之母執王之使其罪惡特深春秋於上五條皆人之正其罪也此與上侵西鄙事同乃陡而侯之何也此非與之也諸侯會于扈何爲者竟受賂而寂寂哉商人至是始成其爲侯無復忌憚矣故侯商人者罪晉與諸侯受賂而不知討罪之義也

一歲再侵魯又乘此伐曹且入其郛惡甚哉重看一遂字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商人滅我親戚執我命使侵我邊鄙伐我與國可哀然寘之懷已乎今不自愧不自振乃仗其臣求盟以平往日之隙竟不得盟而歸書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言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可報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上書夏五月下書公四不視朔蓋追言之也諸侯

春秋疑問 本卷之六

幸

奉玉朔告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不視朔云者不承王命以授民之事也怠惰廢弛至于數四尚可稱侯職哉尚可稱民牧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丘

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可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有其築之莫可毀也毀用民力且彰前失故特書

幾之

此只但譏不宜毀不宜直推到弑父與君處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宋楚饑帥百蠻叛楚是為可伐然何至夷其宗社乎若秦與巴助楚滅人之國抑又甚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此眾所共惡者公子鮑素結諸大夫為外援又結

襄夫人為內主故襄夫人密使人因眾惡而戮之

春秋疑問 卷之六

圭

今此案若但歸罪襄夫人公子鮑則昭公無道取

惡於國人者其實既不可知若不書弑其君則襄

夫人公子鮑與諸大夫國人之所共戮者其罪又

不可宥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既

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

夫人以君祖母助公子鮑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

弑之罪又不書而自見矣是天下至公之論是夫

子春秋之筆

謂公子鮑結襄夫人為內主襄夫人竭心力助之

則有此事謂襄夫人欲通公子鮑或恐其年不等

未必有此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合諸侯伐宋討曰何敢弑君此春秋以來所未

有者乃不克討而成其亂則何如弗討哉左傳猶

立文公而還一語大得春秋貶各稱人之意

好一个盟扈却受齊賂而退好一个伐宋却立文

公而還知有利而已成何世界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春秋疑問 卷之六

圭

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故齊猶以不親盟為討上

書齊侯伐我西鄙有逼致其盟意下書公及齊侯

盟于穀有乞免其伐意齊商人至是傲而日益盈

魯文至是卑而日益索矣

諸侯會于扈

前扈之會謀齊今扈之會平宋皆受賂而退則凡

所以糾合諸侯者皆責取賄賂以共成黨逆之事

者也會何為哉伯安在哉故春秋於兩扈皆削晉

伯斥稱諸侯而不列

秋公至自穀

脅盟而往幸盟而旋書至志辱也

冬公子遂如齊

上卿納賂請盟又以兵脅往親盟盟後即使卿往聘卑屈亦何其甚哉總在文公不克自振耳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不知何地總之非正寢也

總覽文公一傳只是一个偷情自安耳後來寵嬖敬嬴致戕冢嗣是其惡也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春秋疑問 入卷之六

手四

商人弑君自立宜稱賊以殺而稱弑其君殺商人者邠歌閭職也宜書盜而書齊人此何以故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賊比而稱臣而君之者且三年于茲則已成其為君矣成其為君而一曰被弑可無以弑其君稱乎然舉齊之人雖比面以成其為君而據商人當日弑君以自立則舉齊之人皆得執鉄鉞以誅其為賊者而特偶出于歌職之手耳安得書盜而不書齊人乎此春秋書法蓋以弑其君罪齊通國之人而以齊人弑誅商人當日弑君之惡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傳惠公立故且拜葬二事也宜並書然一使不可兼二事乎當時公子遂與敬嬴謀將殺適以立庶恐後日齊以為討故假此使事挾得臣同往請命于齊耳其實意原不在賀惠公之葬與拜葬也此處要勘得明乃可以正公子遂之罪

冬十月子卒

左傳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即子赤也

志月不日者其謀秘密不知其卒在何日也恐非

春秋疑問 入卷之六

圭

不日見弑之說敢問高明

但書卒不書卒于何所即不地以見弑也又何須不日以見弑

自古論治者以去讒遠色為首務國君昏于寵嬖委政大臣則妾媵權奸必相與謀賊君嗣以成其私計而君實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文公之謂也

子般子赤之被弑一也何以一名一不名莊公夫人無子般孟任出也不名無以見其立赤夫人之子文公之適也名分素定而安用名為乃知夫子

春秋一名一不名皆有深意存焉不可草草看過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極明自古適庶之亂未有不始于妾媵上僭夫
人失位而致之者斯可為永鑒已

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
齊皆可憐可憤之事

書子卒即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欲人于是求夫人
之所以歸可知子之所以卒也

讀春秋者不必詳考多傳但細心默誦經文自得
當時情事如讀此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三

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則宣

公之所以立由嬖妾權奸構黨結援殺適以得之

者此其為正案再讀明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

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

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

人取濟西田則宣公之既立也嬖妾權奸急焉求

婚以結其好納賂以安其位有若弗克焉者此是

其結案又讀前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

至自齊此是其起案再又讀前二年公子遂如齊

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則文公不重妃匹大禮

致茲嬖妾權奸得藉為奸而卒致夫人子亦不得
其所以又案之所由起皆可細覽而自得者學者

誠得此竅春秋不難讀矣

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方歸于齊行父即如齊者亦本齊甥恐齊聽

夫人之訴以為討也此必載賂而往無疑者魯國

臣子于是乎不可勝誅矣

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

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疑問 卷之六

三

稱國以弑者其君無道其子其臣其民皆叛而弑

之不能斥其人也

傳載莒僕來奔事經文不書以宣公黨僕惡傷其

類諱之也然讀行父拒命之詞凜凜不少假借豈

以此暗刺宣公耶抑托莒僕以劫持其君耶

春秋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卷姚舜牧著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敬嬴與公子遂謀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爲謀此位也今弑赤而居其位可不稱即位乎特非天理人情之所安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居喪未葬也且前未見納幣于齊何公子遂

春秋疑問

卷之七

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耶蓋遂於去秋雖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然子赤齊出也子赤被弑夫人大歸能必其無愬乎齊一受夫人之愬赫然興師爲討宣公不得安其位矣是以敬嬴與遂日夜爲謀思娶齊之女而追其討故宣公今日即位公子遂明日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而喪娶與否皆所弗顧焉春秋推見至隱直書其事于冊令後人讀之知璧姜敬嬴私事公子遂而以其子屬之也如此其相爲謀殺世適兄弟逐主君夫人而立其子也如此又深

爲謀娶齊之女以結好定其子之位也如此而宣公居喪之不宜娶與遂之不宜爲宣公娶與齊女之不宜歸宣公之在喪者具見于書法之內是夫子春秋之筆非他人之所能修也

公子遂居公族之尊不宜爲宣公逆女且文之出姜亦遂所納幣者能無汗顏乎

此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舍族尊夫人也非也同姓之卿不宜逆女然逆女猶可言也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可言也故並去其族以別嫌也

春秋疑問

卷之七

敬嬴以子貴爲國君母自然娶夫人婦春秋豈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顧出姜何人也主母也子亦何人也主母之適子也公子遂何人也主父之叔父也私事主父之叔父謀弑主母之適子因逐主母而已居夫人之位則其罪其惡雖潛隱于公子遂得臣如齊之時而實顯露于卒夫人姜氏歸齊之日矣何待至今日之謀娶齊女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耶

稱夫人婦姜而去其氏若罪夫人然夫人一女子耳何知罪齊侯耳齊侯不知子赤之自齊出也又

不知國女之不可嫁于居喪者也知有濟西之田而已矣

公子翬為桓弑隱即為桓逆女以結齊援公子遂為宣弑赤即為宣逆女以適齊討其事同其惡同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文極明

行父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豈不名大夫哉而所為若此只緣身家念重朱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春秋疑問 卷之七

三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至此八年矣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放者屏諸四裔晉衛同姓近國放有罪于衛晉視衛為鄙耶

公會齊侯于平州

前結婚好後歸濟西田方得此一會以定其位齊何足責哉獨怪秉禮之國其君以賄寶土地事人而得國其臣就中市恩而專權以取利不知名節為何物耳

公子遂如齊

去年既見接于齊侯而請立今平州之會合宜復如齊以拜成也傳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一語極勘得明白

請婚割地當時原有此約故前番如齊以逆女此番如齊以割田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此取非攻取之取乃我授而與之彼承而取之者也先人土地不思守而甘以與人為得國計魯宣其無人心哉

春秋疑問 卷之七

四

秋邾子來朝

邾子但知朝魯新君而不知此篡立之君之不宜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受宋賂而不討鄭謂晉不足與是也然曷以從楚乎又助楚以侵中國乎稱人于楚子之下而兩書侵陳侵宋蓋深罪鄭而且不與楚伯也

書侵蔡遂伐楚是與齊霸書侵陳遂侵宋不與楚霸茲可見春秋之情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此只宜就書法著其救陳之善毋究說到不救宋處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趙盾帥師救陳初無伐鄭之意宋與陳毒鄭深思報之而衛曹亦欣然來會同為伐鄭之謀故春秋序其爵書會晉師于棗林伐鄭若曰趙盾方帥師來列國諸侯即會是師為伐鄭之舉也此是據情直書其事非故抑趙盾之師于下謂臣疑于君不可為訓之說也觀是冬一則伐鄭而不競于楚次年一則伐宋而托辭以逃則趙盾之情見矣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七

五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河曲之戰士會謂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則今日侵崇謂秦急崇可以為求成計亦其狂不知事之言獨恨趙盾不能審而授之師為此無故之侵耳若謂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眾恐狂奴當日未便有此心也但若此狂奴一與兵權卒難收取後來桃園之事實基于此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帥師原不是小事

晉人宋人伐鄭

同一伐鄭也前後褒貶不同何也家氏曰鄭背華

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此斷得極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去年鄭與楚子侵宋宋既為棗林之役報之矣冬又與晉人伐鄭遂致此役華元當國宜明大義以論止鄭師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犯焉可也乃遽帥師出與之戰至于三軍大敗身且不免謂之何哉故春秋不書歸生伐宋但書宋及以著華元之罪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七

六

宋與鄭皆中國諸侯也因楚故自相殘使楚張益甚可恨哉

秦師伐晉

穿盾之情自是後事此但以無故之侵召有名之伐責穿之妄為謀盾之輕授師乃為公斷耳敢問高明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背晉從楚正謂晉受宋賂以立賊也晉不知愧猶為宋報鄭可稱仗義執言之舉乎且趙盾亦非

真欲伐鄭也受宋賂厚無奈其求故約與國一行耳觀其托辭而返則其情可見矣春秋書人書侵而不書伐煞有深意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盾專晉政二十年國内外知有盾不知有公公固修虐哉然實不堪其專欲殺之也盾私屬敢與公徒敵不復有臣禮矣是時非盾弑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最深信者承望其意以行弑盾初陽為不知而既亦不討其罪非首惡而何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誅其心也

春秋疑周卷之七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魯本不宜郊者郊牛口傷改卜又死乃不郊如不傷不死則郊矣不郊而猶三望是亦不可已矣乎故詳書以著其僭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肆侵凌于中國則宜伐陸渾近在王畿未聞有所肆也楚執辭稱伐且至雒問周之鼎其橫惡可

忍言哉故春秋斥子稱伐著其無王之罪

夏楚人侵鄭

鄭今背楚歸晉矣楚興師為討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而稱侵

秋赤狄侵齊

狄種非一書赤狄侵齊見中國無伯主非類之交侵也正氣弱和氣侵固勢所必至哉

宋師圍曹

宋鮑身為篡逆且逐武穆之族致曹之師乃不自反責恃眾強以圍曹故春秋特書以著其惡

春秋疑周卷之七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剡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剡二國相惡公為平之是也然平無私也私剡昏姻之國而挾齊以強莒其能服其心乎莒人不肯宜自反也乃加伐以取其邑義安在哉春秋詳書其故蓋著魯之失以戒後世之挾勢而徇利者

蔡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子公弑君之賊其惡易知歸生位上卿執大權不能鎮奸以遏其萌致為邪謀所脅反撓而從之何取于大臣哉春秋書為戒首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公明事君之義也夫子論由求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與此正相發

赤狄侵齊

赤狄又侵齊可以知齊之禦守矣可以傷中國之無伯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傳極明可誦

春秋集問 卷之七

冬楚子伐鄭

鄭有弑君之賊中國不能討夷狄討之春秋書楚子伐鄭所以傷中國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宣公以簒得國全賴齊侯之力故薦之貨賄獻之土田以定其位而不知卑屈適足以取侮安危榮辱係于齊君大夫頻笑之頃若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禦其何以自立于世故春書公如齊夏書公至自齊而秋即書齊高固

逆子叔姬之事是可為長嘆息已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挾齊之勢逆子叔姬非敵也而公自為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莫此為甚故春秋特書之為自卑取辱者之戒

叔孫得臣卒

公子遂如齊定弑立之謀得臣與之並使豈曰不知其事知而不救將焉用彼相哉特書其卒蓋使尚論者指為公子遂之黨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集問 卷之七

據書法似罪高固叔姬併及齊然夫子之旨恐只罪魯宣非禮得國為人所脅而婚而來辱朝廷羞宗廟為可恨耳敢問高明

楚人伐鄭

楚兵凡三至鄭矣上書楚子伐鄭者許其討鄭之賊也今賊之不討唯服鄭之為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背晉即楚者以鄭棄楚而事晉晉無以討其亂又無以救其伐也晉不自反乃約衛孫免加兵焉則前會諸侯以救陳者義安在哉故並斥名書侵

以著其罪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魯專事齊為晉所疑衛欲為晉致魯故遣良夫來盟此案在魯宣不能自立致人之疑而卒受海上

發揮

夏公會齊侯伐萊

齊欲伐萊公隨其役故稱公會而不稱公及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土

聽役于齊至于踰時始歸曾不思毒衆之可憫卒

致怨咨感動天變魯宣可辭其責哉書公至自伐

萊隨書大旱可為萬世無故興師殃民動天者之

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此承良夫之盟而就會者公唯知事齊不知事晉

故往黑壤為晉所止而不及盟但書公會者為國

諱也

魯君一不自立前年為齊所止今年為晉所止所

謂自侮而後人侮者書此可為萬世戒

八年春公至自會

連書如齊至自齊今書公會至自會總見不能自

立往來聽命于人再至受侮而不知恥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遣遂如齊不過明已往晉出于不得已實無懷貳

之意耳

公子遂主謀弒立不知託孤寄命之大義區區使

命之禮節似又不足責者

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仲遂之卒適與有事于大廟相會曾侯不知禮之

變故詳志之

仲遂逆賊本不宜卒但宣公恃之得位生而賜氏

極加寵任則其死也偶遇廟事當盡卿卒不繹之

禮耳

上書公子此改一仲字既見魯宣非禮賜氏之失

而問其所為賜氏故則遂之惡逆卒不宜書亦自

見于言外此為化工之筆

戊子夫人嬴氏薨

文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夫人嬴氏薨

分明嬴氏是妾亦從其夫人也者夫人之耳

冢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已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為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

春秋疑周 不卷之七

主

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晉帥白狄伐秦

傳極明

楚人滅蕭

傳亦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日食既是大變當參十月之詩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一婦人耳私事奸權弑適君逐主母僭夫人

號以國君養者八年惡甚宜誅而苟逃憲典今葬時始著天譴弗與安居乃信恢恢之不漏也

論敬嬴宜遣此譴若論國制則葬時宜先修兩備

城平陽

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俱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見侵齊楚而從晉遂以為討書師書伐蓋著夷狄之強傷亡國之無伯也

春秋疑周 不卷之七

主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有母喪亦不忌而外出耶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無禮及也歲首即親往朝齊春王使來徵聘夏方遣大夫如京師事天子不如事大國之謹魯罪

可知已

齊侯伐萊

此齊事也何以書七年嘗會齊伐故並志之耳

取根牟

此小國也何干於魯而取之是時征伐自大夫出

必大夫有所利而取之也故諱不言公耳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主夏盟久矣成公繼業誠以大義倡天下其誰不服哉唯黑壤止魯公公以賂免則今扈之會固宜陳之不至耳晉不自反責乃為林父之師雖曰師出有名然不以德綏而唯以兵討則恐其未有成功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七

會事已終而身猶在扈故不書卒于會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凌小伐喪至圍其國橫甚矣故書人示貶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加于鄭者屢矣今復以重兵至何堪此凌虐也晉師之救甚得恤患之禮故上書楚子伐以著夷之橫下書卻缺救以與晉之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之失在不能參諷諭以過君之邪耳若目擊

淫佚之惡不憚殺身以極諫豈人所易能哉春秋稱國以殺正其君大夫之罪蓋所以深與之也後學毋苛責治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不一而往春秋不一而書蓋深著其自取侮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我土地也何以在齊而歸曰歸我則必有所以取我者且曰歸我田則必有所致其歸者我賂而彼取我順而彼歸其愧有不可勝言者矣夫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七

子書法之意專重在魯不在齊敢問高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已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按家氏曰是歲至于弑君蓋五十餘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此辯得極有理乃知崔氏非崔杼也必其族屬素威強為高國所忌故因公卒而逐之奔衛後則有崔杼者復歸任政乃始行弑耳

崔氏是非崔杼不必論但據此書法一著齊惠寵

任崔氏之失一著崔氏恃寵廢人之非一著高國素忌崔氏不稍容於其君方歿之日也之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往朝猶可言也奔喪不可言也魯宣事齊惠何一至此哉讀之令人愧赧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如此宣淫即閭巷小人亦所不為何身為國君而昏放若此斥臣以弑蓋不獨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春秋宋問 不卷之七

主

自宋執嬰齊後滕已為宋私屬今必欲稍自立故宋圍之不已復加伐也稱師稱伐蓋甚宋之惡非滕真有可伐之罪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魯宣不獨傾身於齊惠蓋傾心於齊惠也故生事死葬之以禮也如此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桓文之霸攘夷狄以安中國故夷狄有所畏而中國有所恃晉襄以來日益不競而楚日益強大鄭居其間莫適從令今卻缺繼趙盾為政不敢犯荆

楚之鋒不能討弑君之賊但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遣之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則此之伐鄭何為者哉故各書人以示貶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闕事天子之禮不可言定王始微示徵聘之意仲孫蔑一往厚賄之今又命貴弟報聘不幾太褻哉故自此後不復書王命蓋甚傷之也而魯罪可知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宣公慕立惴惴自保唯恐人問子赤之故也茲稱

春秋宋問 不卷之七

主

兵于邾以取其地蓋欺晉伯之不振強齊之我援耳然下書公孫歸父如齊傳云伐邾故則魯之畏人亦太甚矣哉

大水

七年大旱在伐萊之後是秋大水在伐邾之後水旱固不虛生哉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為初聘歸父如齊為邾故不逾時二使相及以往凜凜稟命猶懼獲戾焉其何能自立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據魯使之殷勤似宜一答然喪戚之中其可亟行吉禮乎傳所責者是也

饑

入春秋百餘年魯未嘗言饑今大水之後書饑者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楚子伐鄭

是時士會救鄭諸侯成鄭夫子皆削不書獨書楚子伐鄭蓋明以伯與楚也所傷深矣

春秋疑問

卷之七

九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莊此盟將討夏徵舒也春秋所望者齊晉二大國齊方勤苦晉方會狄而討賊大義遺之楚莊雖欲不與其伯其可得乎故特書楚子於中國侯伯之上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何罪哉齊惡其不事二伐之曾承其命會伐之而且委兵柄於歸父果行舉動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不能攘狄則已矣乃往其地與會焉亦狄而已矣

書晉侯者著伯主之尊自變於夷狄之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弑君之賊人所宜討何問夏與夷哉唯是夏不能討夷討之是為可愧耳

稱楚人者眾辭也謂楚人猶能討賊不如諸夏之亡也

丁亥楚子入陳

討徵舒所以平陳也入陳不已過乎此傳有蹊田奪牛之說也然先殺而後入則猶知討賊之為重

春秋疑問

卷之七

十

蓋勝于先入曹而後執曹伯者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與君宣淫君由以弑其罪不減徵舒唯時陳逐二子二子喟楚而楚入之故復納二

子于陳耳使楚子但殺徵舒不入陳不納二子其伯不居桓文上哉唯若所為乃稱楚莊耳然猶愈

中國之不能討賊者故並列于桓文

十有二年春莒陳靈公

以討賊莒書然所以討賊者在楚不在中國此為可恨也

楚子圍鄭

入陳自是入圍鄭自是圍春秋據事直書初無末減之說敢問高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以討陳大義遺楚已是失着及為救鄭之師則楚已服鄭矣而林父不能逆施却從先穀之專制將焉用彼帥哉故書及書戰書敗績著林父棄師辱國之罪且見晉自此失伯使楚得專制於中國而莫之禁也

春秋異同

入卷之七

主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得陳鄭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故斥書楚子以著其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曰恤病討貳是已獨恨其不盟于楚未伐陳之先而自失討賊之大義也又恨其既盟之後不能自固而亂用是長也故雖書同盟而各稱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陳失先後着其與眾也徒召戮於強楚耳若救

陳則自淪其盟矣故於宋稱伐而書師於衛稱救而書人蓋兩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伐云者欲加之罪耳稱齊師甚其動大眾以虐小也

夏楚子伐宋

楚方滅蕭以脅宋宋乃伐陳以怒楚楚有辭矣故于楚而稱伐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春秋異同

入卷之七

主

先穀宜殺也獨恨不膏邲帥之鉞耳然主國者不能擇帥至為敵國所窺今始議殺已晚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為衛社稷計非是若衛過聽其左計今殺之以說于晉非刑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可伐也然當時小國唯強之適亦其勢然耳晉不自反自修復興爭鄭

之師故直稱晉侯以著其失

秋九月楚子圍宋

春秋內中國外夷狄此圍也責宋挑釁強夷是矣若楚去年伐今年圍其橫暴可忍言哉書曰楚子圍宋固罪其所以致圍者亦斥其所以圍人者歟

楚書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宣德公子遂結齊侯以立已也故事齊謹任公子遂及其子歸父深齊亦素信仰其父子也故歸父敢仇與齊侯會齊侯亦肯降尊與會焉而魯政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七

主

在大夫魯宣與歸父蓋亦俱忘其非禮也可慨已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圍宋至今三時矣魯不能為援又不能自守乃薦賄以求免焉其何以立國哉無怪楚氛之日盛而中國之日夷也

會齊會楚皆公孫歸父行魯政蓋授之大夫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受楚圍至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可謂效死勿去矣當時楚莊雖暴而有圖伯之心宋苟能以大義責楚楚未必不聽也不聽則終守死焉楚亦何

以霸天下哉華元見不出此乃吐情實以求平非復前固守之意矣故春秋書人書及書平以罪宋若楚固不足責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據左傳潞之惡在鄆都一人耳晉為親故討此人正之典刑撫安其國而還豈不稱義舉哉今大興師旅滅其國而虜其君非義也故春秋詳書之冊以著晉貪暴之罪

當時楚氛甚惡然其圍宋也能與宋人平晉以其姊故與師討罪也乃滅潞氏以其君歸比事以書

春秋疑問

不卷之七

主

晉惡蓋浮于楚矣此中國失霸而楚得主盟于中夏也

秦人伐晉

元年晉以侵崇故致秦之伐九年晉以白狄伐秦至今不相構六七年矣茲秦之伐何為哉非間晉略狄而乘其虛則執晉滅狄而聲其罪也書人書伐罪固兩分之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二伯王朝之上卿也王札子可專殺乎書之冊見王朝不能正其典所以不能令天下也

秋螽

六七年來書大旱書大水書饑書螽不一而足今又書螽災戾蓋亦頻仍矣在官在民能無匱乏乎而言利剋民之議且自此起此春秋之所以謹書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此大夫與大夫會與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同即以公事會然大非政體也

初稅畝

什一中正之法三代所共守者宣公以篡得國不能修德以弭災唯知奉賂以結好致國空虛乃廢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七

定制改爲稅畝之法使萬世而下不復蒙世業而困重斂皆其作俑之罪也

魯國空虛大半費在事齊事晉上以後却爲故事所以愈加稅而愈不足

冬蠃生

蠃生于螽之後災無已時矣書

饑

稅斂繁重螽蠃爲災而歲且薦饑民奈何爲生哉五年之間而再書饑所以重傷民困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假討賊以滅潞氏已爲虐矣况興師不已盡滅甲氏及留吁乎經書人書滅書及深罪晉之不仁也

夏成周宣榭火

周宣赫然中興尚於榭存其迹今一旦被火非獨宣之盛不可得而見而宣之迹亦煨燼而無遺矣書此蓋深致痛也

秋剋伯姬來歸

按左傳出也然有被罪而出者有無罪而遭出者總之則人倫之不幸也內女不幸故書之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七

冬大有年

記異也然此時此民亦賴有此耳勝於復書饑矣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志同欲也非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是同盟若所可與矣然究所同心謀伐齊者不過欲釋其憤怒耳則亦何貴此同盟哉

此為來年晉衛伐齊及成二年鞏之戰起

秋公至自會

謀齊為釋憤計何事逾時遠出耶書至譏此會之

可已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肝卒

稱弟明其得第道且稱字以著其賢見其尤異于他稱弟者然弟之所以稱賢者何由宣弑而非之也則宣不肖可知矣此春秋之深意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頃不謹于禮有可伐之罪故晉衛書爵以稱伐

春秋聚問 不卷之七

主

然晉侯為釋憤故至與衛世子偕伐焉可以復伯乎是亦五十步之走而已矣

公伐杞

稱伐必加之罪也然是時公傾身于大國加兵于

小邦可稱有名之師乎書公書伐蓋著其失也然

自是征伐自大夫出無復書公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甚哉邾人之虐也僖十九年文公用鄆子于其會今定公又戕鄆子于其國滅人理而悖天常可復

以名爵與哉故貶而稱人然鄆之臣子始不能守護以致其戕終不聞告諸侯以誅其罪亦何縮懦之至此也

甲戌楚子旅卒

此楚君也本不足卒然宣公十年後春秋辭多予之而世稱楚莊與桓文等亦春秋一人哉

公孫歸父如晉

按左傳歸父此行為欲去三家以張公室故然世家盤據日久可藉外勢一挾而能去哉斯其計亦左矣

春秋聚問 不卷之七

主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宣公得國大略與桓公相類其在位之舉動則不逮桓遠甚矣然桓薨于齊而宣獲正終焉是其幸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據左傳壇惟復命云云似為有禮然曷不復命于殯耶大臣事君以義進退以禮義禮所在不避斧鉞之誅可至笙而遂奔耶諸家據左傳壇惟云云與其善愚獨據經文遂奔二字著其罪若三家捐殯而忍於東門氏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春秋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之正者但不請命于王朝耳然相沿為故事矣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豳風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此日無冰大失其常故特書之

春秋疑問 卷之八

三月作丘甲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即此意此古之制也成公乃始改制每丘令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悉加其四之一夫子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特書作以罪之

有國者宜務節用以足民而宣公初稅畝宜務修德以耀武而成公作丘甲蓋是時政在三家三家欲自殖而偶因國用之乏即議增稅三家欲自強而偶因軍賦之絀即議益甲即宣成不能為主也

此又尚論者所宜知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此魯大夫也曷為及晉侯盟季氏專國恨齊納歸父且聞將出楚師而又懼晉之見討也故令臧孫許往結此盟耳說春秋者首責成公不宜為此不知是時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不特私結其君而先以賂結其大夫故君嘗見踈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即伯國之君亦拱聽其大夫之言有不容不與其盟會者即是盟觀之而可識當時上下之情矣此宜合下文看唯先有此

春秋疑問 卷之八

赤棘之盟故來年始有鞏之戰也

當時魯成聽命于三家晉景聽命于卻克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劉康公徼戎輕為伐戎之舉其取敗也可恨哉經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蓋存王者之體以訓天下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頃以歸父故伐我北鄙非義也而曷以爵書蓋目其人而貶之耳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當時齊衛同舉師遇于新築石稷等欲還深得易師左次之意孫良夫以私憤故必進與戰致敗師而辱國何深怨輕民之一至此哉故春秋以良夫主是師而著其罪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春秋舉問不卷之入

晉為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卻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貴也此一戰也但書晉魯曹衛大夫帥師若無君者然而魯又詳書季孫臧孫叔孫公孫辭繁而不殺夫子蓋傷當時征伐皆自大夫出而又重傷魯兵政之出於多門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哀婁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不甚異然齊桓仲中國之大義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書曰來盟于師盟

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逞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于齊反為國佐理折而辭去乃悔追及之而與盟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侯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哀婁言汲汲與盟者在晉而非齊所欲也書法極有分曉

齊桓不戰而屈完自來晉卻克等戰勝而齊侯使來齊桓退三十里而受盟于召陵卻克等追及國佐而與盟于哀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春秋舉問不卷之入

據左傳厚葬用殉始自此人殊可痛恨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我故地也書取者因晉力而取之齊也唯因晉力而取之于齊故八年復因晉韓穿來言而歸之于齊可報已

此與取濟西田同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故

春秋書取亦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師何以加于衛鄭召之也鄭召夷狄與大衆以伐衛喪是授戈與敵而攻其親戚也各書師而列鄭楚下蓋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使臧孫往致賂爲質與夷狄之大夫會辱亦甚矣然又不獨會而已者歟血要神且與夷狄之大夫盟焉是尚忍言哉經於此書公會下書公及蓋即欲爲國諱不可得也致楚師由于盟晉盟晉由于季孫之忤念故胡傳推究其罪

春秋疑問 卷之八

五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程子曰楚爲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楚人嬰齊也稱人宜矣秦宋陳衛皆有國卿在而例貶稱人者何與嬰齊夷是亦人而已矣所以人而不序而上書公及者蓋深痛魯君之與此盟不能爲國諱也

楚主盟中國莫盛於此而聖人有深懼焉故會書

嬰齊之名氏以著夷狄之強盟首貶稱人以存中國之體

魯凡盟會皆主之大夫此何獨公主其事可恨可恨

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荆蠻之臣而無貶也故春秋於據事直書之中特示抑揚予奪之意

春秋疑問 卷之八

六

項氏曰蜀之盟與棠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棠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去年之役分明鄭導楚師陵轢中國宋魯衛曹不得已而與之盟耳茲四國會晉伐鄭名正言順故各書爵以稱伐雖敗不書蓋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春秋之所嘉也

看到于蜀之盟不成世界曷勝忿憤之氣幸賴有

此舉耳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葬雖非禮然金革從戎伐鄭以攘楚是可恕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雖無功然因是可洒盟蜀之恥故書至為榮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此宜看一新字新則未遷神主也故哭為非禮

乙亥葬宋文公

於七月克襄見宋文之厚葬傳責其臣棄君於惡

而益其侈是矣此可為萬世戒

夏公如晉

公立三年于茲矣不如京師而如晉拜汶陽之田

是可罪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從楚致晉之討方奔命不暇也乃怒許不事已

動大衆伐之是可惡已

公至自晉

僖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如晉拜賜成取汶陽田躬朝拜賜故書至以志其弱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故吾土取則宜其心服矣而棘猶不服者必吾撫綏之未至耳不反其本而命將出師環邑以攻焉可謂義乎故備書以示譏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廆咎如

晉滅赤狄潞氏又滅甲氏及留吁可以已矣而餘黨入廆咎如又約衛興師必欲殄其類而後已是不仁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衛各遣使來聘禮也二卿承君命來聘亦禮也然諸侯有聘無盟二卿即各以尋盟告魯獨不可以非禮辭乎乃今日與晉卿盟明日與衛卿盟若弗克焉者其何以爲國春秋兩志日兩書及蓋深罪魯也二卿之遂事抗禮似不足深責之矣敢問高明

鄭伐許

鄭於晉楚不知擇從乃馮弱犯寡一歲之中再動干戈以伐許非狄而何故經稱國以伐而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始聘魯以去年春同謀伐鄭故或又謂聘共姬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恕不廢親志其卒葬是禮也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然小國有朝新君禮此或以成公

即位來朝未可知也觀六年邾子來朝則可見矣

似不必因明年杞叔姬歸先為此穿鑿之說也敢

問高明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八

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魯始與晉合連兵伐齊則宜與晉無貳矣後復受

盟于楚或恐其見討也故再如晉以致殷勤自掩

其所以渝盟之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以盟蜀故不為晉所禮乃不自反而欲從楚焉

其可乎哉幸季文子之諫而止故書其至

冬城鄆

公有叛晉意先為城備是大無計者也書譏之

鄭伯伐許

鄭襄伐許至再春秋嘗狄之矣悼復可冒喪從戎

乎不書子而斥稱伯絕之于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子求婦僖公以次女叔姬

與之歸為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矣今之大歸

何為哉蓋必其無子而自欲歸魯非杞伯之絕之

也故春秋書其卒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然究竟

叔姬之歸非禮也杞伯任其歸亦非禮也特後來

十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八

仲孫蔑如宋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

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王帛而暮干戈謹于邦

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是謂非禮之禮

梁山崩

此與書沙鹿崩同皆志天下之大異見天下之治

亂中國之合離皆自是而始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罪魯之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此盟也服鄭外楚豈不足與但惜其已聞天王之
訃不乘此會共修奔喪送葬之禮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此至也至自奔喪則春秋一賢侯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春秋微聞 大卷之八

士

此與定元年立煬宮同傳明

取鄭

鄭亦微國也未聞有過而曷為取之即諱不書公
而實不可揜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今皆削不書特
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蓋不與晉人率蠻夷以攻
中國且併罪孫良夫之承晉命也廬陵李氏曰春
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蓋

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無志于深入但淺侵

其境也此極勘得透快下仲孫叔孫侵宋同

宋何以辭會辭之則不是但一辭而即加之兵主
命亦命者似為太遽耳

夏六月邾子來朝

以成公即位故

公孫嬰齊如晉

初公有叛晉意或恐見疑故使往聘以致其殷勤
耳

壬申鄭伯賁卒

春秋微聞 大卷之八

士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勉承晉命耳然二卿專擅帥師殊非國體無怪
征伐之自大夫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稱師以伐其勢強矣中國可無救乎

又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擇地利而徙都故命行父往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此書救以著其善也雖然胡不二年欒書又帥師
以伐鄭耶使晉能修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而又

助之守禦以保鄭使之不至于叛則為盡善矣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牛曰一元大武何物鼯鼠能傷其口又能食其角
哉斯誠小害大下賊上之異兆也

興伐剡

按剡為太皞之後昭十七年來朝夫子訪之以官
名則其國有典刑可知矣吳以僭王之國伐之故
舉號以示貶且今日伐剡他日入州來異日入郢
皆兆于此特著其始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八

十一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即應不郊不望矣至此乃書不郊猶三望何
殷勤望祭之不能已者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去冬嬰齊伐鄭矣以樂書之救不能逞故復加伐
焉晉君自行會諸國共救之蓋深懲楚人之暴橫
也春秋深善是故且與其同盟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唯此盟無

譏焉則以二救之善矣樂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

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衰矣惜乎

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

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

取之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是會與有榮焉故書其至

吳入州來

入州來又不止伐剡焉爾矣故舉號書入以加貶

春秋疑問

不卷之八

十四

吳楚之爭始此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專衛政定公惡而逐之是也然不思所以
制其後卒使反衛復專政逐其君以邑叛乃知權

臣之擅國未可以輕議也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大抵外交強國以抗其君

若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分明晉有二命故使韓穿來言蓋亦自知其不順

姑爲之緩頰耳魯何以竟從其請視晉卿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亦太孱弱矣哉

晉樂書帥師侵蔡

晉盟馬陵來又得齊矣恨蔡不與故興師然非執言之伐也故但書曰侵

公孫嬰齊如莒

晉卿假聘以逆女者多矣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公以遂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諸侯相聘必有事焉而非專爲聘也如此來

爲聘共姬故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華元先致請婚之意此媒氏之事也公孫壽則納幣之使也其禮是但公子公孫爲國君納幣非所以遠嫌耳書之冊而失自見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晉侯聽讒一朝殺二大夫故以國殺爲文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臣不往請命王使來賜命於心安哉書此特深罪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宣十年刻伯姬來歸不書卒此以後有逆喪事故書卒以錄其始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吳伐剡晉不能救故不得已從之耳晉不自反責思所以招來乃使燮來聘約魯同齊邾共伐之此何爲者也魯季孫知剡之不得已宜恤而不宜伐也乃竟從晉之令亦何以自立哉春秋詳書其事所以交譏之也

衛人來媵

左傳謂同姓媵異姓則否不識同姓何以肯媵胡傳謂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不知無娣姪及不備數者如何大抵媵非正娶必庶女與非敵者肯從之即娶在本國其國之娣姪或未必備數况他國之媵肯備娣姪之數以來從耶今衛人之來媵或一人或二人三人皆不可知而必曰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吾不信也且此衛晉之媵不足書也特以齊人非同姓亦來媵故先錄其始耳左傳同姓媵異姓則否語自分曉敢

問高明

書人非貶也以勝淺事耳

按左傳衛人來勝共姬禮也然共姬歸宋在來年二月此來勝者必來魯而後勝也而晉人之勝何以在李孫致女之後齊人之勝又何以在共姬已歸之後唯二國之來後而齊又以異姓來故春秋詳書之耳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逆喪以歸是正禮其失禮在順叔姬之來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同盟春秋所予但蒲之盟其始也先疑諸侯之貳其終也不能保諸侯之不貳則非所予耳至是亦無取于同盟矣

公至自會

始本有貳志矣不得已而往故一會即旋

二月伯姬歸于宋

以其後之賢也故錄其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勝

行父之致女過于禮晉人之來勝不及于事春秋

並志其失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居晉楚之間莫知適從文宣以來晉楚交伐無已日今鄭就盟馬陵尋盟于蒲而楚復以重賂求勢莫能卻也晉故執其君伐其國耳然獨不能制楚之強使鄭有所恃而不貳乎不能制楚以服鄭而徒執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亦暴矣春秋書人書執書帥師書伐皆所以深罪晉也

冬十有一月莒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逞強大之威帥師伐莒乘潰入鄆其陵轢弱小之罪不可言矣莒當此時不設備不固本致潰而楚入庸足恤乎然馬陵于蒲之盟莒子皆在晉與諸侯視其難而不救又焉賴此盟主為也愚謂此條宜如此看不宜專罪一莒敢問高明

秦人白狄伐晉

晉偏聽讒言殺其世臣主盟失信諸侯攜貳固有可伐之罪然秦可黨楚召白狄以伐之乎書人書伐所以深罪秦也

鄆人圍許

據左傳圍許之舉鄆人若曰不急其君使晉自歸我君是亦一計然臣子之所以救君者其道豈若是乎書鄆人圍許蓋深罪其用事之臣也

城中城

宜城不書書城中城必其不宜城者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執君伐鄭已甚矣可復使衛侵鄭乎衛侯從晉命侵鄭非也寵其弟命帥師以侵衛尤非也

齊年之子無知衛黑背之子剽皆篡國自立皆以春秋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

戒深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使五卜而從則郊矣甚哉其瀆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計不急君可歸君而竟立公子矯是宜致伐然晉執人之君使其國變亂後伐之而其君可謂義乎至生立太子州蒲為君以伐人之國抑又甚矣經傳書諸侯以稱伐蓋獨就鄭論耳若晉君臣之罪固不待書而自見者

生立太子州蒲諸儒有辯然照丙午晉侯孺卒則

左氏未為無據不然即晉侯亦抱病矣何汲汲為此會以伐鄭也

齊人來媵

異姓來媵非禮也書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之如晉也弔耶塋耶塋則未宜往何急于行而受其侮也晉止公名送塋實待糴伐之返幸伐返

驗魯無貳于楚耳驗貳則公不得還矣危矣哉

冬十月

不書塋晉景公為國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原非以送塋止公疑公貳于楚待糴伐返楚以

為驗耳雖驗無貳然猶待公請盟而後歸是以至今三月也經書公至自晉即書晉侯使卻犇來聘

已丑及卻犇盟隨書夏李孫行父如晉嗟乎可憐

哉魯成不能立之一至此哉

此書至是危之也

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公留于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使大夫來聘盟之無禮甚矣沙隨不見公其基于此乎此是晉之無禮處然要反看公何以致此由平日之不知自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卻犖方歸行父過往報聘其畏晉亦甚矣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豈得已哉迫于晉之辱故捐歸汶湯之忿以明非貳于楚耳

冬十月

春秋疑問 卷之八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復之盟而復奔是自絕于王朝者也故書出奔然晉可以受其奔乎書此蓋併以罪晉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據經文無楚無宋如何為宋合晉楚之成諸儒辯之極明但據晉楚為成一事家氏說甚好詳載于左

家氏曰晉楚為成關係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猶

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為盟好者也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偷情以通楚為得計至是因俘囚以通意遂交聘以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恃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偷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為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其禍端實兆于此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據左傳狄問晉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夫狄嘗與秦人伐晉矣今又乘間侵陵若此是宜大創然論禦狄之道侵則宜驅之出境耳而直敗之于其地不無殃民之尤也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春秋疑問 卷之八

王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名為乞師其實徵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本以從晉伐秦行過京師初未嘗一朝王也書如京師所以存君臣之大體耳

通春秋止此書如京師然却不以朝王行可恨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晉已師書公如京師分明為晉以行原無朝王意此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云云若為繼事然者亦以存大體耳然合八國諸侯帥師王尊之側以伐秦不一先請命而進反可稱臣節乎公諸侯之罪固不待貶而自見者

晉文寶召天王而書狩河陽魯成實從晉伐秦而書如京師唯其無禮故正而訓之以禮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八

曹伯廬卒于師

是死于行者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負芻弑太子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如京師至以伐秦至其命辭特嚴

冬旋曹立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大國不顧義之所在而欺壓小國使必從已皆非也書

曰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而林父與晉之罪不待貶而見矣然衛侯不能以義自斷唯大國之為聽能免後來逐弑之禍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即位十四年國家無事何至今始娶耶卿逆宜異姓僑如貴戚之卿曷以別嫌也書之冊譏自見矣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連年伐許圍許此許之所由遷也曾不思許視我猶我之視晉楚而又加伐焉真無人心者矣稱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八

師以伐罪鄭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去族以別嫌也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條下

文四年逆婦姜而不氏宣元年婦姜至而不氏愚

皆以魯先失禮而齊不校也是為齊罪而先儒

陳氏則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以有成風則出姜

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却亦說得好

此稱夫人婦姜氏異于文宣之世稱婦姜不氏者

以嫡姑穆姜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出不得後襄仲宜以嬰齊後之惜當時無知禮者不去嬰齊上一仲字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之會晉厲本討負芻也苟先執以會諸侯其誰不聳服哉今假他事召使既與盟而後執則使其後有辭矣故雖書爵書同盟以致與而實致其譏

春秋疑問 卷之八

五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未有書爵者此書晉侯執謂執負芻得討賊之義而且歸京師得侯伯請命之禮也然獨恨先使與盟開釋姦之門故不以負芻名曹伯耳

晉文執衛侯歸京師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文稱人厲稱侯文以私怨討而厲以公罪討也

公至自會

如此條書至是與有榮者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為成未幾也楚即背盟伐鄭故直斥以著貶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據左傳云云華元似未嘗至晉以魚石之止而歸今詳書法華元分明出奔晉又自晉歸于宋然後殺蕩澤則自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復奔假石以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出則是知恥之人也後來何復入彭城為叛乃知左傳之不足盡

春秋疑問 卷之八

五

信也請一以經文為正敢問高明

華元出奔晉全是欲仗晉力救正公室此時晉必助之故歸宋而殺山魚石自懼出奔也廬陵李氏引公羊小註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一段勘得極明大勝於左傳蓋左氏不知大義凡遇事先尚浮誇故嘗失中間緊要關節也

一曰宋華元再曰宋華元幸宋賴有此華元也曰宋殺大夫山者言宋以華元歸能殺之也曰宋魚

石出奔楚言山又有此黨懼華元歸而出奔也統重在華元上

山去族甚其罪也然稱國以殺而猶存其官者華元司君臣之訓非一日矣待事至此而後殺不無累也

魚石出奔全是懼罪而必奔于楚後來便應有入彭城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而殊會雖似外吳然吳在鍾離列國諸大夫齊春秋疑間不卷之八

集以往倭而聽命可驗中國之衰矣舉號以狄吳亦所以狄諸大夫也

當時中國病楚甚故求與吳親而不知吳之又一楚也

許遷于葉

許之遷葉楚遷之以自近也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貺蠻夷以求安亦可傷矣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木性少陽着雨而成冰則少陽微甚而不能勝其陰之凝也故書以志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中國不能庇又附楚而侵宋豈獨鄭罪哉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為伐鄭計

丙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欲合諸侯之師伐鄭鄭伯告于楚楚子往救

晉遂不待諸侯師至而與戰幸獲一勝焉然逞威

春秋疑間不卷之八

宋

非所以服叛幸勝不足以守邦故春秋于此特以晉侯主是戰而斬其與之之辭

春秋所不予晉侯者謂不以德綏而欲以力勝也

此自責晉耳若當是時楚夷方張而中國弱甚似

不可無此戰者敢載汪氏說于左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

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戰楚顧衡行諸夏至城濮

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盟齊

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坐

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

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樂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服鄭而鄭終不服聽譏諂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為去楚度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子躬臨戰陣以罷卒致敗而歸咎于司馬側故

春秋經傳

卷之八

左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晉厲乞師于諸侯不待至而與楚戰至是諸侯皆至會于沙隨乃過聽僑如之諧獨不見公然魯以內難而後至非其罪也故直書以著晉厲之失晉侯不見公則不得與會矣書曰公會者原公之意固欲會晉也其不見者晉之罪耳

公至自會

公以會晉伐鄭出不及戰故但書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繞書公至自會隨書公會尹子云云蓋晉假王命伐鄭魯恐又後故即往會之耳而晉厲猶不見公亦甚矣春秋復書公會云者蓋存國體也

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者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以王卿士與伐乃與齊國佐邾人序王朝亦太辱弱矣哉晉厲亦太恣肆矣哉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輒不及息而為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

春秋經傳

卷之八

左

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游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據左傳曹伯之執之歸操縱皆自晉厲然既歸于京師天王宜有處分今天王而一任晉厲之主張他尚何罪哉故書法一累天王而止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

晉侯聽僑如之請執季孫因嬰齊之請舍之若丘舍置也若丘晉地安置若丘未即放歸也春秋惡晉厲執舍季孫非當其罪故去爵而書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聞季孫舍若丘必將釋與公偕歸也故懼而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晉厲不見公乃使卻犇與行父盟分明是下比而故輕其上也此為可惡

不書釋季孫但書及晉卻犇盟自見其釋

春秋疑周 大卷之八

王

公至自會

公會伐鄭如弗及晉厲竟不見公但執季孫釋季孫命卻犇與一盟耳然於魯實無罪也故書公至自會以存國體不書至自伐鄭者以晉初無乞師也

乙酉刺公子偃

穆姜指偃之言不過脅公使從已非真有廢立之謀且偃初無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出奔矣成公則宜修身齊家感化其母使無他行已耳怒其母竟殺其弟可乎書曰刺公子偃見先公之子之不

可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為霸主而興師者或非其情侵之已耳故據實而書侵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又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矣且從伐諸侯較前為多胡不能服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去年王官出矣未嘗盟

春秋疑周 大卷之八

王

卿士也今年卿士盟矣王官列諸首卿士書同盟則夫子特筆以存體也

秋公至自會

公凡三會晉伐鄭矣唯此得與晉然晉初無乞師也故但書至自會不書至自伐鄭

齊高咎出奔莒

此著齊亂也高咎身為卿佐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之生也至于見逐可云無罪乎故以出奔書

九月辛丑用郊

記曰禮行于郊所以事上帝也郊可行不可用蓋

行則遵禮而莫踰用則唯我所操舍故行于正月者可遲至於九月耳夫子謹志月日下一用字極有意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晉因魯後鄆陵故沙隨以後伐鄭者再並不乞師於魯今柯陵既已見公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書者春秋屢書于冊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為援睥視中國若無人焉者不有晉屬假王靈

春秋集解

不卷之八

王

以薄伐不知其憑陵中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迄成攘楚之功耳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敢

僭論以質高明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晉來乞師故書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季孫之執非嬰齊莫釋也亦魯一大夫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三卻雖多怨未嘗負有大罪也晉厲聽讒嬖之言一朝而尸三卿亦可駭矣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與以累上之辭

楚人滅舒庸

書人書滅正楚之罪也楚推于鄆陵後其餘烈尚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逆君為惡罪應殺然恨書偃不能正其罪故春秋集解

不卷之八

王

書法如此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王氏曰經不罪樂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弑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導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當國不能制慶克之亂至于專殺不能無罪然齊侯婦言是聽使士華免以弋殺于內宮之朝其能服其心乎故經以國殺大夫為文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

公如晉

以悼公立故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其惡甚矣故春秋斥書楚子鄭伯伐宋繼書宋魚

春秋經傳

卷之八

十一

石復入于彭城蓋不與楚鄭取宋邑以居叛臣且著魚石自入犯君其罪為不可赦也

公至自晉

此以禮而往以禮而旋者

晉侯使士句來聘

公方往朝晉遂答聘此可見晉悼之所以下諸侯

者矣宜其復霸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成公朝晉歸見士句來聘杞邾來朝即以爲安而將爲苑囿之樂也故書築以示譏

己丑公薨于路寢

應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鞏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魯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

春秋經傳

卷之八

十一

而及盟沙隨困若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卒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爲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若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王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皆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夏楚鄭伐宋取彭城與魚石今又加兵焉惡甚矣

然終非義舉其氣不能揚也故經書人而書侵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耶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公辭諸侯請其

師圍彭城而先為此盟此同盟之善者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疑問 卷之八

三

春秋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繼體之正者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虛打之盟全為此而設楚取宋邑居宋叛人極為

可惡今晉連師圍彭城討魚石諸叛臣是為義舉

不獨書圍彭城書圍宋彭城抑強夷黜叛人全在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宋之一字是夫子特筆

彭城已為楚有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書曰圍宋

彭城虎牢鄭所取于虢者中國城之以抗楚不書

曰城鄭虎牢或追書宋一字或削去鄭一字然皆

有大意在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鄭棄晉從楚且助楚取彭城納魚石等以逼宋其

罪甚矣悼既禽五大夫但命偏師往討鄭罪而不

勤束諸侯之師唯使次于鄆震懾鄭心備楚師之

至其得行師之體故詳書之冊以示予

盟虛打有崔杼圍彭城杼不至茲杼至又益杞人
豈聞風而來者接踵耶

秋楚公子士夫帥師侵宋

楚憤宋復彭城且欲退諸侯之師以援鄭故釋憾
于宋而攻其所必救也然師出無名而其氣不振
故書侵以示貶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始朝嗣君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俱聘新君之立

諸侯初立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獨不聞天王之
計耶春秋於王崩後書朝書聘則朝者聘者與受
之者皆有罪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稱師稱伐非伸其氣也懲其從楚令動大眾以昭

戕中國耳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罪然喪不宜伐故書師書侵示貶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此謀鄭也然獨不恤其喪乎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楚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論理不宜乘鄭喪以為謀然論當時事勢近楚舒
庸等小國楚已吞噬無遺日在窺伺中原若陳若
蔡若許皆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

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險以為守則楚

越鄭而東蹂踐中原之境其害有不可言者故諸

侯之大夫不得已為城虎牢計虎牢原屬東虢鄭

滅虢為制邑故削鄭不書見此關天下之險要非

鄭之所宜有也

自平時論城虎牢為無策自當日論城虎牢為上策所謂急則治其標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據左傳申為右司馬受賂外國以偪子重子辛故楚人殺之然以畏偏故殺之而不明正其罪非體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非無事之國也不能入中國則窺東吳矣然不知其所執者何辭也春秋但志其時事耳

公如晉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四

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

公至自晉

如晉及盟而歸故書其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據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則其會諸侯尊王室也故假王官以為重耳春秋上書

公會單子晉侯云云下書已未同盟于鷄澤其褒貶之義自著

當時諸侯同畏楚氛且聞晉悼初政故悉來與盟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向屬役于楚今聞鄭從晉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此本非召而來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後至無盟可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雖受命于君與溴梁大夫自為盟者異然終是大夫多此一盟非政體之所宜也

春秋疑問 卷之九

五

秋公至自會

會且盟焉而至宜書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鄭服陳自來陳來許將自至矣何必帥師為伐哉唯帥師為伐此叛者之不至而來者之復攜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據左傳報知武子之聘然去年公已如晉矣何俟復報哉高氏曰且為鄭世子故是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如晉聽政且請屬鄆即有母喪勿顧焉非禮也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向畏楚不敢討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然不思楚方怒已之從晉也而我復圍頓以益其怒楚肯偃然而已耶甲兵之禍從此起矣此于鄆之會之不免于逃歸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大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時年纔七歲耳而奔走道路可危也故如晉如會皆書至以危之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自輪平來盟後未聞聘使之及也今以鷄澤之會來聘可以見晉悼之盛諸侯之睦矣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按左傳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蓋魯欲借助于鄆以事晉鄆大子亦欲依魯以自立皆不得已之計也觀後來魯告絕鄆而鄆爲莒成則當日

之事可知矣此志其如晉爲下莒人滅鄆起看此書法鄆世子蓋受命于魯藉以植國也後竟不能託爲莒所威安用此如晉爲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鷄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之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前中國大邦而爲蠻夷屈此一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七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討陳叛歸罪于壬夫殺之非當也故書法如此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不書盟者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所不與也

公至自會
公年尚幼有會則謹至之

冬戌陳

戌陳非獨一魯也在會諸侯皆受命還國遣戌此

特記魯事耳與僖二年城楚丘書法同

戌陳即城虎牢意皆一時不得已之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士夫以陳叛得罪故貞帥師為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諸侯既戌陳為楚所伐相率往救是義舉也春秋

予之故各書其爵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從實以書其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於魯宣之立不能無罪然相三君而無私積

誠可謂忠於公室者也不得例以季氏議之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弼來奔

據左傳華弼之奔不為無罪然宋亦失刑也魯曷

以受之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據經文鄆原有世子巫在此稱滅者必莒人去世

子巫及其族而立其所自出也恐非穀梁子立異

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之說敢詳辯于左

按鄆世子巫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杞

出鄆後夫人莒女也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

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故鄆世子

巫託于魯魯命叔孫豹與如晉耳既魯謂鄆為不

利而辭之鄆世子無所依為莒所滅故謂莒人因

鄆子欲立外孫故助之力去世子巫立其所自出

滅其宗祀可也謂鄆子以莒人之子為後云莒人

滅鄆非也左傳鄆恃賂也一句自分曉蓋鄆世子

託魯必有賂不意魯不終其託為莒人所滅耳學

者但由左傳恃賂一語細繹七年叔孫豹鄆世子

如晉書法則當時莒鄆之事如在目前矣如穀梁

之說則鄆世子當何着落且謂立異姓以蒞祭祀

滅亡之道也則經當以鄆子自滅為文此莒人二

字又何着落耶愚敢竊訂正以質高明

如謂鄆非莒人所滅何八年夏莒以疆鄆田伐我

東鄰耶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以郕故討魯不討莒魯命卿如晉謝亡郕不為

郕討莒當日事可知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國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不一而足至是竟滅

之書以著其惡

七年春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春秋疑周不奉之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城費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

其城費也若以為公事然是可嘆已經故書城費

以別于城即城中丘者

秋季孫宿如衛

報聘且辭謝緩報非貳也當時邦交之禮亦煩矣

戰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來聘不宜盟也當時蓋習為故事耳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前歲伐今又圍惡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于鄆

此專為救陳而會無奈陳逼于楚而逃歸不成其

救然晉悼安攘之志不可泯也故經備書其所為

會者所為逃者于冊使讀春秋者可考見荆楚猾

春秋疑周不奉之九

夏之強陳侯震懼東華之罪耳而或者併罪晉悼

安攘之怠愚不敢以為信也敢問高明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卒未有不書名者鄭伯來赴于鄆之會已出

國都至鄆而疾卒既不可書卒于會又不可書卒

于國自然應書卒于鄆傳春秋者無端捏出一意

來謂出諸大夫之弑春秋為諱而書卒于鄆且曰

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諸

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以

中國之君見弑于夷狄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

故變文書法若此嗟乎以貴禮義中國之君為禽獸夷狄之民所弑可沒其實而不討則春秋於蠻夷之猾刃者何誅廬陵李氏引趙子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為疑頑本非見弑者其說頂為有見敢據此為訂以質之高明

鄭伯適晉不禮適楚不禮之事愚不敢謂其無唯使賊弑而以瘧赴則不敢信其有蓋愚所信者經也經書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

陳侯逃歸

春秋集解

不卷之九

主

自陳侯當日論為楚所嚇恐似出無奈然國君宜知自擇尤宜知自立已擇從中國方在合諸侯為援救而可效匹夫逃歸之行乎書之冊蓋所以深著譏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凡四朝晉矣自是晉悼定朝聘之數于邢丘非魯往聽朝聘之數也要認明白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突

鄭何為此師也豈將求媚于晉耶抑侵蔡致楚可

告絕于晉耶皆不可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著其罪

李孫宿曾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以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

晉侯此會總是欲不煩諸侯故魯君在晉而不與鄭伯偶來獻蔡捷乃與其會耳然要知委會于大夫是苟且之政不足訓也故列國大夫皆書人獨書李孫宿者正見魯大夫之與此會也然人諸國之大夫則人宿可知已

春秋集解

不卷之九

主

公至自會

逾時在晉故書其至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鄆晉不加討魯不請討反以疆鄆田伐我東

鄙惡甚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伐陳圍陳今又伐鄭楚貞之惡甚矣然貞不足罪獨恨鄭因此伐又背晉與楚平耳

晉侯使士句來聘

據左傳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來告書且鄰國有災本國所宜軫省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

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十六年爲僑如故徙居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文姜別謚穆姜亦別謚其行同其別謚亦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上書公子貞帥師伐鄭鄭已服楚矣於是晉約諸

侯之師伐鄭鄭人請成即與同盟于戲極得善勝

之道春秋予之

齊桓次陘之伐在服楚晉文城濮之戰在勝楚晉

悼數爲伐鄭之師在敵楚蓋楚非無事之國也唯

使其疲于奔命乃稍休息耳其時不同而所以制

之者亦異出于不得已耳

楚子伐鄭

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

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

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

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

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

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據左傳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封宋向戌及滅偃陽

與向戌成辭不受乃予宋則宋非汲汲於此者何

以滅爲有曰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若爾則是在

懷柔撫鎮之耳又何以滅爲豈以此或爲楚所窺

得之而吳晉之道終不可通耶然以理論寧吳楚

之道不通而終不可以無故滅人之國也書遂滅

偃陽于會柤之下吾不能爲晉悼解矣齊桓滅譚

滅遂降鄆遷陽晉文執曹伯逐衛侯霸者大抵如

此此孟子謂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滅偃陽事故但書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曰以宋公受偃陽故是也鄭背華即夷且助夷伐宋經次鄭公孫輒于楚公子貞下蓋貶鄭為楚屬輒為貞役也

晉師伐秦

報九年之役也然宋方受楚鄭之伐胡不移此師為救耶

春秋經傳 大卷之九

秋莒人伐我東鄙

十六

莒與我屢同晉盟前年疆鄆田伐我東鄙今又乘間加兵于我其無忌憚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去年盟于戲鄭已服矣而楚子來伐鄭復與楚平晉悼因是會吳于相絕楚之援而後約諸侯伐鄭誓必服而後止故一伐不已再伐不已以至于三得鄭為蕭魚之會而中國免于戈之患二十餘年其行師甚有次第其作事甚有結果而其中

國之控御夷狄也甚有規模世稱晉悼三駕煥美召陵不誣哉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鄭從楚以勞中國統出公子駢之謀而發與輒唯駢是從上慢下暴致盜之伐書曰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不獨罪羣不逞之徒蓋深著三大夫之罪宜為盜所殺為當官失職者之明戒也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二年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非他謂鄭逼于楚唯城此以為守可以禦楚可以得鄭耳是以三年鷄澤之盟鄭伯來赴五年于戚之會救陳之師七年

春秋經傳 大卷之九

十七

于鄆之會八年邢丘之會鄭伯皆無不在蓋鄭知此虎牢可守自成以拒楚故得息肩數年也唯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不能支將玉帛以待強者晉于是為伐鄭之舉及鄭來盟于戲而楚又伐之莫可誰何故一面通吳集黨以為援一面連約諸侯以為伐而又勤兵為戍虎牢計其戍虎牢而繫之鄭者蓋前此為鄭城虎牢鄭即來服而戍守是中國共為捍禦事不必書鄭以為別今鄭棄城以從楚晉合諸侯共守之不得不曰戍鄭虎牢耳

觀下文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知鄭不能守且棄之今諸侯爲成以扼其衝鄭不得通楚之援此楚之所爲救也此等書法統是責鄭有險不守唯楚之恃爲可罪耳讀者不察但泥凡救皆善之例謂虎牢繫之鄭者原係鄭之分地非列國所得專也而反罪成之者之爲不義則何不通前後經文細繹之以察當時之情事而但執臆見以失夫子特書之大旨哉敢訂正以質高明

戊鄭虎牢扼其險要以閭絕其黨援是伐鄭一大緊關處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太

公至自伐鄭

此雖未服鄭而以伐鄭出故若此書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創始曰作恐非魯舊也考僖公時詩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車徒俱屬諸公無所謂三軍之稱也今季孫宿主議創立三軍之制三家各征其一權不屬公故書法下作之一字耳子曰政逮於大夫正是此等制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據左傳鄭已欲服晉矣唯是外從楚令伐宋激晉之怒待晉至而楚不能敵然後可固與晉也然既知楚弱于晉亦速從之耳何必若此之用詭哉

秋書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蓋深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前伐未得志且鄭復侵宋故會諸侯再伐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當時十二國伐鄭未服晉侯恐其志之或渝故同盟以申結之非必鄭服稱同盟也如鄭已服而就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尤

盟何即從楚子伐宋耶啖子謂此盟上言十二國鄭未服而諸侯自爲盟也似與下文公至自伐鄭合

此盟詞中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數語甚足動人其後鄭卒來服豈亦聞此盟語耶

楚子鄭伯伐宋

夏止鄭大夫侵宋今鄭伯從楚子伐宋雖非其情然其事不應若是也故斥言其人以示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伐鄭書會于蕭魚書公至
自會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書秦人伐鄭則知鄭
服于晉矣蓋晉悼之伐鄭雖臨之以威而實感之
以信是以其來服也但禮其囚而歸納斥堠禁侵
掠而盟誓有所不立使鄭心服而無貳如是餘二
十年此是伯者之大駕馭處世稱晉悼之三駕足
追乎召陵有以哉

觀此蕭魚之會不以盟誓為信可證前北之盟
固與諸侯同而鄭所未與也

自鄭人侵蔡後晉楚爭鄭凡數年晉用知瑩之謀
春秋最問 不卷之九 二十

但聲言伐鄭而未嘗加兵于楚使楚自不能應遂
全師以服鄭其庶幾召陵之師乎故春秋特書蕭
魚之會以深予之

嘗觀晉悼之霸莫善於蕭魚之會矣以盟則不如
屈完之來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然以楚審方強
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
示不怯而卒不能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勢窮力
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是故論晉之制楚
者云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信夫

公至自會

會專伐鄭而鄭已服故不至自伐鄭而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
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
鄭于是堅從晉矣

冬秦人伐晉

秦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非義也故稱人以伐

十有二年春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莒人間歲伐我今且圍我邑不可無救台之師但
春秋最問 不卷之九 主

受命救台而遂入鄆則季孫之專為可惡耳

魯之弱也外竭於修朝聘從征伐而內虧於三家
之攘取此雖以莒小國數加侵伐于我也季孫宿

帥師救台其事似公然實取鄆以為己有是更益

魯之弱也故書遂以嚴其誅

文十三年城鄆矣魯不能守為邾所有故復取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此拜伐鄭師也晉悼服鄭制楚而聘謝與國可謂
善持勝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此同秦人來報晉之取鄭也經削秦而書侵意可知矣

公如晉

親往拜士魴聘禮亦過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以一拜聘往晉竟闕朝正之禮書至示譏

夏取郛

取郛未必爲義且恐非入於公家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春秋疑問

卷之九

主

楚審亦思橫行中國矣唯大困于鄢陵而再扼于三駕故終不能逞耳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書以示譏然會向以後晉悼卒齊先叛而侵魯則此防之城也其亦豫爲疆事之備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

成十五年晉合諸大夫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晉侯

合諸侯會吳于柤皆欲親吳以制楚也今傳稱吳

告敗于晉此必以晉故爲楚所敗耳故晉大夫合

諸大夫與會于向焉然魯國乃使二卿晉士匄以

下唯書鄭公孫蠆餘皆書人而吳亦進稱人豈以

崔杼華閱北宮括等皆慢不攝故貶以督率獎成

伯功耶抑謂吳可進而罪諸大夫不宜若是其不

攝耶晉與吳會從此止其或由此故也歟或曰會

吳于向謀伐秦也照下文伐秦看其有理蓋是時

秦與楚合伐秦亦所以攘楚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春秋疑問

卷之九

主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一年經書秦從楚伐鄭十二年秦從楚侵宋經

削不書然不可不一懲也故爲是師然經但書伐

秦而不計其成功與否自此秦不復窺中國焉未

必非此一伐之力也

諸大夫或書名或書人左傳以情懾二字正之趙

氏云按經意以事之邪正爲褒貶不爲其小小幹

舉情急生文然邪正無可爲考也姑從左氏

已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之奔雖有所以自取然實為孫林父所逐書名非所為訓故但書出奔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然自滅鄆後侵魯者四可謂無忌憚矣宜其有涇梁之執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中國深恨十三年庸浦之役故為伐吳之舉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南

按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然衛侯何以出奔哉孫林父逐之也晉為伯主不能討其罪反聽其立君又為會以定其位可乎經具列諸國卿蓋曰此皆林父之僥耳悼公伯業喪盡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聘可也報聘而尋盟焉非禮也不與盟于國而特會以尊外臣焉尤非禮也如國體何

劉夏逆王后于齊

逆王后禮宜卿往而公監劉夏官師也可輕逆國

毋乎特書以著失

桓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罪其失之苟簡此書劉夏逆王后于齊罪其失之輕忽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衛衍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剽齊故加兵于魯公親往救而兵力不敵至遇而反可以知當日之魯矣

書齊侯非伸其伐目其人以示責也

莒人圍台季孫救之遂入鄆而不忘齊人圍成公親往救僅至遇而不能前蓋當時丘甸卒乘皆歸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三

之私家私家可整旅而公實不能卻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春秋凡帥師而城者書以示譏况二卿帥師以城成郭乎且城成郭在不能救成之後其計蓋亦晚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莒伐我東齊伐我北邾又伐我南魯何以自支哉此全重在責魯上邾人不足責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四顧卻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

悼公之伯業在服鄭而駕楚然使其徒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使其但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使其唯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

春秋最開 不卷之九

去

量處之斯其有君子之資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癸丑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浞梁戊寅大夫盟

按左傳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浞梁命歸侵田則此實平公會諸侯之始也始會宜整紀綱令諸侯大夫有所稟守今特以一小會厚故使大夫與之盟高厚逃歸諸大夫竟自為盟視諸侯若贅旒然其何以令天下哉經文上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下書戊寅大夫盟若兩截焉

者見政在大夫實自此盟始之也

鷄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蓋受命而盟袁僑也今雖使盟高厚然高厚已逃大夫可自為盟哉此間不容髮而所關於名分世故不小故特書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謂莒邾侵魯為罪則不宜會會則不宜執執則宜歸之京師而晉皆失焉故書人稱執以歸以罪之齊侯伐我北鄙

齊靈凡會不親唯合邾莒以侵魯今高厚逃邾莒

春秋最開 不卷之九

去

執乃益以怒焉親帥以加我故春秋目其人稱侯稱伐以著其罪

夏公至自會

與晉平初會且以齊邾莒故非徒行者故書其至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左傳許將從晉不果晉同諸大夫帥師為伐鄭伯以宿怨親行且君宜首叙故書法若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一歲再伐矣而且圍邑也書著其惡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強自立禦無道之齊乃乞憐于晉如此耶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志其卒見已執而歸矣其子濟惡故他日又執也

宋人伐陳

陳侯逃鄆後不復與會楚鄭連年侵宋宋請晉伐之蓋釋憾于陳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春秋疑問 一卷之九

宋

曹負芻負大惡於天下衛不能伐乃今所伐以孫蒯私怨重丘故將何用此大衆哉書帥師以伐衛罪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分師以來圍我二邑抑何讐之深暴之甚也異日犯衆怒被同圍而幾亡其國其所自取哉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宗室亂國政宋何以失刑而使之奔也書出奔不獨罪華臣蓋深罪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乃父被執何爲子復濟惡耶

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魯幅員尚廣而三面受伐非以政在大夫若病疴者然不能捍衆邾之攻耶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夷狄豈可以禮義接哉但因其來自知所儆戒以禮義外之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執以伐曹故然彼以修聘來豈可執耶稱春秋疑問 一卷之九

宋

人稱執行人晉罪著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又悉大衆來伐矣嘗雖不敵然寧無犯衆怒耶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此本伐齊之師也緣犯衆怒齊集以圍之故書同

圍齊耳

齊背盟主四年之中六伐我鄙四圍我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得罪於天下是以諸侯同心圍之若匪出于號召焉者此之謂公舉

不書伐而書同圍便見諸侯公舉以共圍伐有所不必言也

此與鞏之戰略同春秋何不與彼戰而與此圍也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鞏之戰晉雖為魯衛而出師其實大夫共逞其私憾今齊靈背棄盟好陵虐神主以肆暴橫於公弱小晉合諸侯問其罪蓋從眾怒以出師非為甘共私也故書曰同圍齊以致予出夫子之特筆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記其實耳

春秋集解 大卷之九

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間鄭伯之出也乘其不備以興師是黷武之可惡者故書帥師為伐以正其罪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從同圍齊來前自後凡以志其盟詞無褒貶

晉人執邾子

邾子濟惡宜執但執于既會且盟之後非伯討故

貶而稱人

公至自伐齊

公原以伐齊出同圍出于眾怒耳故但書至自伐

齊

取邾田自瀨水

取邾田自瀨水者自瀨水至我疆皆取之也從伯令疆我田挾伯勢併邾田且過取是為不義之取直書以著罪

李孫宿如晉

謝討齊併取邾田故

裴曹成公

負芻負大惡不宜楚魯德其同圍齊會葬之故書

志其失

春秋集解 大卷之九

三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君奔齊伯主不能討且與會伐經削晉獨書孫林父帥師伐齊蓋著其暴惡不臣之甚且不與伯主為此師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志環卒不以怨廢禮也

齊靈無道溺嬖而禍其家是天報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當時攻伐多有衆人之喪以取利者士句獨聞齊喪引師而退是為知義者春秋予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賢大夫也志卒而其人自見

齊殺其大夫高厚

據高厚逃盟伐魯及平日所為於國者宜殺但今所為殺者實以其傳公子牙故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所共惡者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常如良霄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春秋經傳 不卷之九

冬葬齊靈公

怨不廢畏

城西郭

諸侯守在四境城西郭則四境可知矣書罪魯不自強徒興工役以疲民無為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齊雖及晉平而魯猶懼齊故為柯之盟以自固城武城

魯畏齊甚城西郭以自守矣又為柯盟以自固矣而猶城武城以為保焉可謂守在四境乎書所以

著識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魯自圍齊取邾田來莒不敢肆而魯亦不欲為盟于與國也故有此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向強梗不赴盟會今以士句不伐其喪且以國內多故居喪而赴會是晉有以感服之也君子猶取于斯盟

秋公至自會

春秋經傳 不卷之九

以齊成故則此亦非徒行者故書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據左傳此師雖以邾人驟至故然祝柯之盟執邾子而取其田魯亦甚矣又可復報乎書此以著魯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據左傳燮蓋善於謀國者蔡不能從反殺之故稱國以殺以累其上履燮之弟也燮殺非其罪履自宜奔然不宜即于夷故書出奔楚以罪履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黃素不自檢焉二慶所逐而甘即於夷皆非也然黃陳侯母弟也而可令至于此乎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而陳君臣之罪自著矣

叔老如齊

魯數為齊所陵然報之亦過今幸澶淵之盟也故修聘以解讐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自蕭魚以來連歲為齊邾莒故不遑往來朝聘

春秋繫年

不卷之九

書

之事至是始報向戌之聘蓋亦欲求援以自固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伐齊取邾田已遣季孫宿往今又親往可謂報德

之唯謹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叛臣以其地來奔罪不足誅唯是利其土地而納

其叛人則非中國之所宜為耳春秋責魯意為深

或曰是時公在外季孫宿納之也然魯襄歸國後

何不令其臣終出諸竟耶

叛人之奔必適讐國庶其來奔以南鄙之怨也然

魯於邾也再執其君矣取其田矣伐其國矣而今又納其叛人不亦甚乎

夏公至自晉

逾時而至書

秋晉欒黶出奔楚

欒黶之奔士句不為無助然據左傳云云則其家平日之稔積與今日之醜惡蓋亦有所自取矣且其出奔也必于楚將亦有所挾也終罹于死亡宜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春秋繫年

不卷之九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年食又比月食雖天文度数難測哉然必有譴異之微也謹載諸冊

曹伯來朝

即位三年來朝此見天子之禮也當時皆以朝大國其朝者與受其朝者皆不以為非禮是可歎已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據左傳此會為錮欒氏也夫一欒氏故曷以動諸侯哉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

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勤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以樂氏信不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曾以晉樂盈故赴其會逾時而反失拜正之禮故書以著譏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爲錮一樂氏暮年之間再合諸侯士句何讐之深強之甚也晉平于是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矣

公至自會

暮年再會皆以晉錮樂氏故書至示譏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在寵近小人耳楚康不以正刑黜乃與其子圖殺之而輟其黨豈討有罪之義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句卒

夏邾界我來奔

界我庶其之黨也納庶其又納界我魯于是乎無政矣

葬杞孝公

杞不卒不葬久矣杞孝公與晉平公母兄弟也晉重杞魯會其葬當時之邦交其皆世情哉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據傳二慶奔其君之弟致楚之討以陳叛爲國人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三

所殺其罪甚矣春秋乃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不與夷狄制中國且病陳侯不能自主殺非其罪故爲此累上之辭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奔楚誓滅二慶二慶殺則黃歸陳矣然黃不無所挾也書自楚歸于陳而黃之有挾及陳侯之不能主國與楚之專制人國其罪具不可掩矣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樂盈爲國所逐又爲國所錮知其非義有死而已不能死而思叛至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其罪豈可

勝誅但以公理案盈無弑父與君之大惡也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動天下之諸侯一會再會以深錮之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其復入也晉有以激之耳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未嘗一日忘十八年之役也晉錮樂盈不足以服其心于是潛助以復入因舉師先伐衛遂伐晉焉此雖晉所自取哉然齊莊不應若是之陵暴也故春秋書齊侯以目其人書伐衛遂伐晉以甚其罪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夫

齊莊本意在伐晉特伐衛以先之耳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伐晉報十八年之役以魯故也魯可無救哉而況在盟主可無勇往以直前哉今次于雍榆則無取于此救矣故直書以著其失

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莊子卒舍秩而立羯成之公鉏公鉏季武子子悼子兄也武子舍公鉏立悼子成之臧紇孟氏因惡臧紇於季孫季孫逐之以防求為後於魯正是

此事

按左傳臧孫紇阿附季氏廢長立少自取奔亡然季氏自亂其家復亂人之家而蔽罪於臧孫紇逐之亦過矣書臧孫紇出奔邾其罪自見

晉人殺樂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之辭與鄭良霄同例

齊侯襲莒

齊憾莒十八年之役故襲之然乘人不備以掩取盜賊之為也書著其罪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夫

慰受齊師且仲致救之意

仲孫羯帥師侵齊

救齊無功故為此師以報晉然實與于無故也故書曰侵

夏楚子伐吳

楚向憾吳親晉故為是師稱楚子者斥言其人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書日食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及此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去年襲莒與莒平矣今又帥師伐之何無信若此

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月食且比年比月食是為大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不書伐

冬楚子蔣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春秋不與其救故但書伐鄭爵蔡陳許而首楚子見三國服役于楚亦楚子而已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卑

矣

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合四國之君足以伐鄭而十二國之君又救鄭而無功此可觀夷夏之盛衰得失矣

公至自會

不能伐齊又不能救鄭故但書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以慶氏之黨逐宜咎黨慶氏陳窮治慶氏黨胥失之矣

叔孫豹如京師

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邾叔孫豹如京師聘且賀城夫亦城邾之意乎不然不往也書以罪魯

大饑

民有殍曰大饑是年僅大水耳而大饑無凶荒之備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上年仲孫羯之役也雖齊之無禮亦魯所自取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四

崔杼罪不容誅獨怪齊莊勢陵大邦眾暴小國而又躬往巨室淫亂不君致杼之弑耳此足為世鑒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會本以伐齊也聞齊有弑君之賊不能討以定其亂反受賂而許其成何以宗諸侯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間鄭合陳蔡許以為伐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復來先帥師于陳以奪其心是

則然矣然國不爲備以待人之侵乃先慮其來以入人之國非禮也故春秋書入以示貶

自來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然何如勿入人國之尤爲有禮哉不得以此從末減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號召伐齊而會重受齊賂而盟是盟莫有不善於此者故但書諸侯同盟罪晉亦齊也罪諸侯皆齊與晉也

公至自會

至自會有與有榮者有與有辱者此與有辱者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聖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衍蔑其家卿失國出奔然其實無大罪于國也有歸道焉故書入于夷儀而不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強甚大夫帥師能滅人國此春秋所特惡者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戎幾年于茲晉置不問夷儀之會陳從楚師伐鄭當陳勝者并堙木刊則鄭亦有所不堪

矣故帥師以稱伐獻捷于晉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報二十四年之役親往爭強于楚爲楚所殲其自取也然楚不以戰勝啓門以誘其入射而殲之可謂義乎總之則夷狄之爲固不足深責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甯殖逐其君衍立剽而事之已十餘年名義一定不可復易而况于弑乎殖之命其子悖也喜不能諫父于未逐衍之先乃承命于已立剽之後則今日之弑雖欲辭可得乎

衛衍與剽與鄭忽與突頗相似然鄭忽但書世子突前後皆稱鄭伯即突入櫟與在鄭故都同是鄭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聖

止一君也衍出奔雖不書剽立然于此書弑其君剽後又書衛侯衍復歸于衛要見衍未歸衛時凡國有盟會征伐皆剽之所主也衛當是時蓋實有二君矣學者但從衛侯出奔齊至衛衍復歸于衛逐一細看則中間二君之出處自有分別耳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孫林父逐一君立一君若奕棋然今所立者被弑所逐者復入林父以戚而如晉可勝誅乎故春秋不與其如晉但書入于戚以叛以明正其惡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之奔也不名未絕于衛猶有望也及待弑剽以歸猶夫人耳雖曰歸居其所然實不足以君國故特名之此可見春秋抑揚予奪之意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以戚如晉晉人以兵戍之衛人伐戚殺晉戍晉不自反將會諸侯以討衛故使荀吳來聘非禮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是會也晉趙武合諸國大夫疆戚田取衛西鄙六

春秋嚴問 不卷之九

留

十以與孫氏且執衛侯黨叛助逆莫此為甚故春秋於晉宋曹大夫各書人唯鄭良霄書名者以子產新得政鄭伯為衛侯如晉故也其辨析其精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率天下之為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今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至愚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

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與會者唯四國之大夫耳

魯君為季氏所驅而出則季氏之惡又過於趙武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極明白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身負大惡可執也趙武不討其弑君之罪討其伐戚殺晉戍故稱人以執以罪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男卒于楚似可憫也然欲報鄭十六年之役而請諸楚曰師不興孤不歸也則亦無足惜矣

春秋嚴問 不卷之九

留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以許故約蔡陳伐鄭蓋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為陵駕之舉也雖曰目其人以示貶然亦病晉霸之衰乎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汪氏曰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征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云賢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不詳其故始狗珣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華夷蠻貊莫辨而諸侯俯首兩事晉楚桓公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彼向成者豈足以知天下之大勢哉
隱桓之際天子無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持之

春秋疑問 八卷之九

聖

陳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此與夷吾殺里克同故不以討賊書以殺非其罪書蓋里克甯喜之罪不必言也所病者二君之失刑耳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此與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書法同皆罪其君之不

能安其弟也然黃以專爲二慶所逐而其奔也又如楚而自理後藉楚以歸陳其人無足取者鱄始也曲承母命以狗兄既見君失信刑而遠去終不立人之朝以昭君之失是有合於春秋之義者美惡不嫌同辭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再言宋者初時會而今始盟也稱諸侯之大夫雖曰先目後凡然實傷晉楚之同主此盟且楚人爭先大失華夷之體故於其會也先趙武次屈建而於其盟也曰諸侯之大夫字字皆有深意

春秋疑問 八卷之九

聖

說者謂宋之會珣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會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非也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况魯帥師以取鄆晉帥師以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爲珣兵也哉此斷得極是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自正月至三月爲春在夏時則十一月十二月正

月也此三月內無冰則凶風所云二之日鑿冰冲
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皆無
所取無所用而周官凌人之職廢矣故特書曰春
無冰以著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書名所以著罪也

邾子來朝

自執君取田後弱甚矣故來修時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宋人

公將為宋之盟故如楚先使羯告晉是時俛首兩

事亦難為國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為倖臣盧蒲癸等所逐而來奔

來奔者其罪著矣而魯受其奔可乎故書以示譏

十有一月公如楚

桓文既沒夷狄熾而中國微魯以望國且朝楚而

况其他乎春秋書此有深悼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諸侯初知有晉今知有楚而

已矣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朝蠻夷之君失朝正之禮是可悼矣且其在楚也

止送楚子之喪在四月而其將歸也又以季氏取

卞故而不敗入焉苟非式微之賦不將終于楚而

已乎此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後書夏五月公至自

楚讀者必為魯三嘆息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以一朝楚故不能即歸而其中更有不可言者故

春秋疑問 不卷之九

宋人

但書至自楚以為辭

庚午衛侯衍卒

閻弒吳子餘祭

春秋未有書閻弒者閻弒止此一人邇怨近刑人

未有能免者此可為萬世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曷為城哉晉平杞出也故為毋城杞也當此威

夏時合天下之大夫動大眾以修其私親之城郭

豈救災恤患之舉出於勢不得已者乎其心私其

事甚悖故春秋列十有一國之大夫書曰城杞以著其失

聞伯主有城夷儀者矣有城楚丘者矣有城緣陵者矣未聞城杞以爲其私親者宋之盟楚爭先晉宜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故且言杞田陋哉

杞子來盟

觀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則知其爲田故矣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歸杞田非出于誠心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季

故杞子親來要結之耳賤之故稱子

杞前後皆稱伯此稱子似爲春秋貶之然史有關有訛或未必非一字之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此書法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讀春秋者但平心易氣隨夫子書法到面前先看當日之所使聘者何事其所以使聘者何心然後看所使聘者何人如此條所書要見當時晉楚交主夏盟晉楚之從者交相見也而一不及吳且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吳子伐楚爲楚所戕以

是吳子使札來通魯聘致其殷勤此雖爲國結援計然其以禮來亦有可取者故春秋進而稱子若

楚之子秦之伯焉其稱札也亦若楚之椒秦之術焉蓋此以使事論而非以人品論也若以人品論

公族之賢非蔡季公子哀魯叔肝其人乎然一則因其歸也書蔡季自陳歸于蔡耳一則因其來也

書公子哀來奔耳一則因其卒也書公弟叔肝卒耳倘使此三子者生于楚秦吳之國而來聘亦未

有不書其名者何獨於札之來聘書名謂夫子之特致其貶耶且此條正意在吳子使聘上撇去正

春秋疑問 卷之九

季

意獨罪札之一字恐非夫子當日書法之旨敢問

高明

不問天王使來歸贈是否止罪一咎不問吳子使聘是否專罪一札此等讀春秋朱子所謂以義理

爲穿鑿者也

若要罪札遜國致禍之非當發揮在吳弑其君條下不宜書在此條

秋七月莖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然有

君在也公孫薑公孫龜可得專放其大夫乎書曰
出奔蓋交罪之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快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朝楚踰年而歸麋新即位遣使來聘儼然若桓
文之所行于列國者而春秋書法亦與齊晉書法
同蓋甚傷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世子般罪不容誅然景通子妻能無召子禍乎蔡
春秋疑問 入卷之九 至一

本中國自厥貉從楚至今餘七十年染于商臣之
習無疑也去中國即入夷狄入夷狄則胥禽獸此
理之必然者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此記事以著其賢者春秋撥亂秉禮書之于冊不
獨風厲婦節使凡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
沛之際者知所警也

宋之臣子安在初不知備後不知救至此也

天王殺其弟佖夫

按左傳靈王崩僂括欲立王子佖夫佖夫弗知也

景王聽尹言多等殺之可謂親親之仁乎殺非其
罪故特書天王殺其弟以爲萬世不相容者之戒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平僂括之謀
括事敗而佖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明爲
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
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
奔楚同故不言出

按吳氏云云瑕即景王之子也瑕何不利其父之
立而黨括欲立佖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佖夫
春秋疑問 入卷之九 至一

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
佖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執禮而死魯使卿共葬事蓋重其志節以爲
世表也不嫌過禮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出公孫黑不能無罪然迹霄所爲自有喪
身亡家之道且既亡尚不知省自許伐君大亂其
國豈世之所容哉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
鄭鄭人殺良霄蓋明著其事正以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逾三時而賊未討何以書葬蔡人從夷蓋不以討賊爲事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特書也宋災何以望人之助鄰國即有恤助者亦自歸之耳何得哄然爲會若村社斂分爲劇者乎而况有慳不肯歸者乎此會散而無統故皆書人而又特著其故蓋深鄙此會之非國體也自有會以來未有若此之非禮者會本不足貴今

春秋疑問 卷之九

五

且併此會禮盡廢棄之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往楚不知愧報歸楚不修德政反效其宮制勞民傷財爲之而日安樂于斯焉固宜其卒于斯歟書譏其不得正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

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

下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邾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蓋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于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以過毀卒書蓋愈於不知喪者矣

野已立故書子然胡女敬歸出非夫人之子也故

春秋疑問 卷之九

五

書名與前書子般卒同此春秋之謹嚴處

已亥仲孫羯卒

羯雖與會盟征伐然較之城費城防城成邾入鄆作三軍者大不同書卒使覽者自別其賢否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雖伯主未有君親會葬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會葬于楚亦出于不得已耳滕固微弱躬來會葬于魯非禮也故特志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書莒人弑其君可以為國君暴虐者戒
此宜信經莒人弑之文不宜信傳罪展與之弑但
展與既廢于父而立于國人則宜討弑父之賊不
討賊是其罪也

春秋疑問卷之十

馬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得繼體之正

叔孫豹曾首趙武楚公三圍齊國弱宋向成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士鄭平定許人曹人于號

宋之盟也讀舊書不飲血者楚欲仍舊先晉

故春秋為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
華夷本有堂中國之望二可與夷狄並峙唯向

春秋疑問

卷之十

戕持弭兵之說武不明內外之分而目前苟

且之安故首秦常經倒植冠履俾中國諸侯咸北

面于夷楚之庭不然始曰弭兵以合晉楚之成既

而是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楚夷小國憑

陵中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皆自宋與號之會始

此春秋所以深致其防而必不以楚先諸晉也

三月取郕

季孫來莒之亂奪取其邑叔孫幾為楚人所執是

不足為魯榮而實足為魯辱者春秋特書取郕于

冊蓋深罪季孫之非所取也

夏泰伯之弟鍼出奔晉

仁人之於弟也必約之禮義之中使知所檢終可
常守富貴而不致奔亡之禍此之謂善用愛若寵
愛之太甚則反益其過矣益其過而致于出奔是
誰之咎哉春秋書泰伯之弟鍼出奔晉所以教萬
世之為人兄者如其弟不知自檢若鍼之至于奔
亡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六月丁巳邾子貜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夷狄交侵不可不一攘斥然何如絕之于未來矣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二

而帥師以敗之蓋亦晚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按左傳莒挾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
之挾比公虐國人患而弑之去疾奔齊展與立則
展與雖立自國人然弑父與君之賊不可不討也
不討賊正立謂非與聞乎故可乎而且其既立也
奪羣公子秩又誰堪之乎羣公子之召去疾于齊
而去疾之自齊入于莒宜也去疾入則展與出固
理勢之所必至者故春秋一書莒去疾自齊入于
莒蓋據其實以書入而非所謂難辭也一書莒展

與出奔吳亦據其已立踰年不能君而出奔而非

所以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蓋春秋之抑揚予奪雖
具于書法之內然學者當先究其所由而後考求
於字義以定其褒貶不足之究而徒泥執一字之
間恐非所謂善讀春秋者敢問高明

照今日之莒之事統由挾比公不善為君為父以
致其身之弑其子之出入又由展與不能討弑父
之君之賊也故雖已立君位而終不免于出奔是
則春秋所書以為萬世戒者

叔方帥師疆鄆田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三

邾本莒邑然莒魯為爭久矣文十二年季孫行父

帥師城之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取之又帥師以
疆其田蓋明挾勢以欺之也前書取鄆此書叔孫
方帥師疆莒田不待貶而罪自著

莒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莒蓋邾滕薛小國也秦
遠國也至昭公而書莒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
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本公子圍所弑春秋書卒不書弑者圍晏然為

赴于列國而其國臣子聽焉相與設為後之詞甚矣其無人紀矣從而書卒蓋深誅楚臣子聽賊之所為而于圍則所謂不誅之誅也大全陳氏極看得好較勝大合于申之說敢問高明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弑麇併殺其二子自立惡甚矣凡為右尹不能制故出奔晉然圍之惡豈自今日乎比何不早見幾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以上卿執政茲來聘晉可占晉霸之衰矣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四

夏叔弓如晉

報韓宣子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據傳三罪皆黑所有但乘疾而逼之死殊非國體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凡人君舉動必軌於禮晉少姜之喪昭公何事往弔至河乃復輕身辱國至此哉公既見卻宿不宜復往宿復往則必公之所使也是再辱國矣經文備書諸冊蓋志魯昭自輕以取晉之侮而猶不知

止也愚謂此條之義宜只如此看若謂季氏逐君之漸則宿之如晉是自往而不命于君者恐當日之事不如此敢問高明

再按左傳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慙遂如晉則此年晉辭公季孫宿如晉亦猶公子慙之如晉耳未必宿專擅而自行者此可為一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叔弓如滕五月葬成公卿不宜共小國之葬叔弓之往蓋答滕子之親會葬耳然總之則皆非禮也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五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雹戾氣也大雨雹戾甚矣

比燕伯欵出奔齊

比燕之君不足書乃其出奔故有足為萬世戒者故特志之冊胡傳發得極明可玩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去年冬大雨雹今年春又大雨雹天變昭于上將

必有人事應于下人君可無深儆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

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稱楚子併爵諸侯非與諸侯也爵諸侯之同於楚

子也並於淮夷也是為至貶

家氏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秦夷夏內

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度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

求諸侯晉之君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六

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

大變也是會也夷主之夷會之是之謂夷會中國

諸侯與于夷會者辱也

當時楚子求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

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

未必從也使晉稍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

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

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

而從楚是夷狄之盛強中國之自衰也中國之自

衰中國之君之不自振也而乃自諉曰晉楚唯天

所授不可與爭又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又
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然乎哉然乎
哉

是時猶幸魯與齊衛曹薛邾杞不與其會猶有中
國哉然亦可悼矣

楚人執徐子

徐子既與會矣何以執蓋必加之罪執一人以威
諸侯耳執非其罪故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七

楚子以諸侯之師伐吳非伯討也而各稱爵者何

也爵屬楚之諸侯相從不啻與淮夷比肩一心

以事楚也經文上書楚子下書淮夷中書諸侯有

意哉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者何慶封奔魯而又奔

于吳吳處之朱方故執而殺之也春秋以慶封黨

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齊而不純以討賊之法

與楚度故但書曰執而殺

遂滅賴

遂滅賴者以諸侯之師遂滅之也是為極惡重看

一遂字

一會也而執徐子以示威一伐也而殺慶封以示義而又滅賴以逐利楚子之不道如此

九月取鄆

莒滅鄆以為附庸魯曷以取之蓋欺莒去疾之不能撫耳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誰作之也季孫宿也茲舍中軍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

誰舍之也季孫宿也三軍國之司命何以作何以舍作之而三分其民已取其一舍之而四分其民已取其半且將弱叔仲二家而併取之此其究蓋未知所竟者使非家臣內叛掣其篡弑之肘豈止乾侯之出而已哉春秋特謹書之見作舍皆出宿手而其惡之不容誅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仇吳而疑申貳于吳殺之非義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然楚度何人也弑君之賊也目擊其弑不能討而反臣之以取其疑亦足以殺其身而已

矣

公如晉

前年如晉見卻今復如晉何不自強自立如此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以已邑及公邑來奔罪不容誅然魯何為納之蓋季孫孫乘魯君之出納之以為已利耳書之冊所以罪季孫之專也

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

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視其君若弁髦焉者且今茲之納莒人訴諸晉晉侯將止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

公不有范獻子之諫其不免矣是又置其君於罟獲陷穽之中而不知恤者可乎哉魯君歸毫不敢正其事是宜及於乾侯之禍者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唯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訴幾不免于辱

蓋亦危矣書其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汾泉

納莒叛人受其邑何怪莒師之至然且帥師以敗之魯季孫蓋全以暴欺凌其弱小矣

晉受莒訴幾止公魯大夫豈不聞之聞之而但帥師以敗莒師也而不忘公視其帥師以敗莒師也亦豈不知之知之而不敢問蓋是時之魯季氏之魯而非昭公之魯也其被逐而斃于乾侯也固宜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前年楚伐吳圍朱方執慶封殺之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又率諸國併於越伐之蓋楚度狂悖無厭西既交主夏盟稍遂其欲唯日夜爲計思若何制吳以擴其東封耳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十

春秋自楚而下皆書爵徐越亦進書人以稱伐蓋甚者楚度之逞得中國諸侯及蠻夷之助蹂躪于東南而莫之制也此是斥其人以致貶識者謂通吳以制楚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楚謀之失也甚有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晉以魯納莒叛人叛邑欲止公季孫宿弗顧也但帥師敗莒師身往聘晉而晉亦不討蓋季孫知有

晉不知有公晉亦知有季孫不知有魯昭公安得不爲季孫所逐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坎用牲埋書而告寺人伊戾既以此殺世子痤矣今寺人柳又以此奔華合比蓋刑人之險謀巧譖其智不過如是而已獨恨宋平之不能察耳

伊戾之謀非向戍之對不售柳之謀非華亥之言莫證自來閹宦禍人家國必與外廷臣相合而後其譖乃行而外廷臣之謀爲利者寧證合于閹宦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十一

而不恤國家之大利害是可悼也故經傳備錄之以爲世戒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伐吳者再而皆無功故薳罷伐徐因吳之救而復伐之然終不能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會申震楚兵威將爲朝事之舉故遣叔弓先往聘耳

齊侯伐北燕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齊侯欲納之正也乃受賂而不果納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者云耳此是斥齊侯以著罪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書叔孫泣盟正與叔還泣盟之事相對是為魯事無疑者但考之經文魯與齊未嘗有隙耳劉氏謂齊以莒故與魯構怨或其然歟再考襄二十七年齊景初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或者隙始于此歟而又以莒田故兩不相平今魯春秋疑問 卷之十 十一

三月公如楚

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于楚而往朝卑辱亦已甚矣以是知暨齊平之不足貴也

叔孫舍如齊泣盟

我親往而結之曰泣始暨齊平故往以治其盟好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一朝楚而逾三時故書其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已有世子矣又屬嬖子于其弟招招是時苟正言以止其事陳侯未必不悔偃師可以無死矣而奈之何其敢于行殺也則成君之亂命者非招而何故斥書以正其罪然究其初由陳哀一念之寵嬖耳首惡之誅又自有不容逭者繹經文陳侯之弟四字義自分曉

不獨曰殺世子曰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本指此所殺者非其家之子乃國之世子也

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與痤之死權在晉宋之君故雖大亂而不至于亡唯陳哀基怨造禍憂隕其身而國隨以滅此其最下者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其心已死如何不亡然亦已為後矣

叔弓如晉

非獨質虎所也公上年如楚叔弓以此賀併致不
成之意耳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有宜殺者在行人何罪哉稱人以執曰殺之蓋
深罪楚之失刑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招所立春秋但書公子不與其為君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十四

秋蒐于紅

是時之魯三家之魯也其蒐三家之蒐也自根牟
至商衛革車千乘以耀武置昭公何地哉乾侯之
逐已兆于此矣故春秋特書之若秋非其時紅非
其地是又不足譏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按左傳招歸罪于過而殺之諸儒之斷有謂招過
同殺世子然春秋不與招之殺過也故稱陳人有
謂過實不與殺世子招今歸罪而殺之也故不去
其官而稱大夫愚皆以為未然陳哀屬留於招與

過分明欲去世子矣過知其非義宜諫諫而不聽

宜辭避之不辭而受其屬即不與殺猶與殺也其

罪可宥哉唯是招歸罪於過而擅殺之似非司寇

之刑耳故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曰陳人以著

過得罪於陳宜其為衆所殺曰大夫以著過罪實

始于招非招所宜殺春秋罪過而又深罪招故書

法若此耳敢正高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

孔奭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十五

楚既帥師奉孫吳圍陳宜先取罪人誅之立孫吳

而返今乃先滅其國執首惡招放之于越縱殺其

黨孔奭可謂義舉乎蓋楚度之志原在得陳而不

在討賊也其視楚莊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者亦

大相懸哉

書楚師滅陳以著其貪暴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殺陳孔奭以著其失刑而三舉陳書滅書執書

放書殺皆繫之楚者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

使楚得挾義行詐以墟人之國也

葬陳哀公

當時陳已滅矣誰爲之葬魯亦曷嘗會其葬哉而必此書者左傳稱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是陳猶有人以爲葬蓋不與楚之滅陳也即下文書陳災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諸國大夫不待號召旅見焉故春秋特書一會字且舉魯以見其餘也事勢至此亦可爲中國寒心哉

許遷于夷

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當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十六

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必敢動許曷爲畏之即請于楚楚曷爲聽其遷成畏鄭之名哉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耳此與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大相合當從之爲是敢問高明

夏四月陳災

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聖人不與其滅也故因災特書之

秋仲孫矍如齊

七年暨平蒞盟故今使聘修好然齊未有來聘也

冬築郎囿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據左傳樂施與高彊以兵攻公宮欲得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其惡大矣魯方通聘而可納其奔亡之臣乎故書以示譏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王氏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爲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十七

政也

按左傳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正是此役以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不悉書意如可謂極惡矣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然其所行事皆無足取以致共楚主盟以致楚專主盟中國之失霸半爲之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卿會葬而且速

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卿共盟主之葬且共同列之葬幾無禮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葉

疾帥師圍蔡

蔡般弑父與君宜殺楚虔曷不明正其罪誘執而殺之也身亦負此惡不欲顯然正其罪于天下耳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同斥其名正以著其罪之同以俟他日之誅也

楚志在滅蔡不在討賊顧論當時事勢滅蔡較難

春秋疑問 八卷之十

十八

于滅陳者故先誘其君殺之而後舉師圍之耳上書誘蔡侯般殺之下書圍蔡總著其所為滅蔡者非與其討賊也

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之權度

審矣

楚虔欲滅陳久矣幸陳亂而無君也故先滅此而後行執殺以逞其威欲窺蔡亦久矣慮其君之固守也故先誘殺而後加攻圍以肆其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成風定姒其來久矣

大蒐于比蒲

三家不聞君夫人之喪乎簡車徒以大蒐僭上耀武不知其意欲何為者

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祿禚

邾倚齊魯倚晉仇隙深在成襄之間自同盟重丘後邾君始來朝魯亦會其葬乃始相解耳今茲之會盟豈亦修此好乎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春秋疑問 八卷之十

十九

此會將以救蔡曷為其弗克也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慙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天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稱師稱滅稱執稱以歸稱用之總是著楚虔之暴惡然中國諸侯安在哉上書厥慙之會而下書滅蔡之事春秋蓋有深痛者

蔡世子自四月被楚圍以至于今蓋八月堅守矣

中國曾無一救者至為楚執以歸用之是孟子所謂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是之謂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之不果伯

蓋播越于外十年矣今藉齊力強納之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魯使卿共平公之薨故宋元即位遣使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壬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人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虞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按左傳公子愁聽南蒯之言欲謀季氏故從公如

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愁還及衛聞亂而奔齊則愁之奔以季孫故也然季孫豈可輕謀哉輕謀不能去而反以禍其君則愁之罪也故以出奔書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也楚子疾吳故伐徐以懼之則其恣肆無道甚矣故書子稱伐以著其取禍之速

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以伐之故春秋稱晉伐鮮虞以狄之蓋罪君臣無中國之志也齊慶封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壬

陳公子招蔡侯般此非弑逆之賊中國所當亟討者乎晉不知討而使楚度得假此以威懾乎中國及其滅陳滅蔡又不知救以伸中國之義舉而反假道以伐鮮虞效夷狄徂詐之事非夷狄而何此韓子所謂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者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不知有諸侯則家臣不知有大夫此自然之理也季氏於此時尚不知省乃猶以師取之書曰叔弓帥師圍費見季氏自命叔弓自整師旅自圍已家臣之叛邑者而不知有魯叔弓亦但承季氏

之命帥季氏之師圍季氏私邑之臣而亦不知有魯而魯君亦曰此季氏之事而不問其所為帥師所為圍費者是可嘆也已矣

費本季氏私邑家臣據費以叛致帥師圍之若敵國者然是可見向來之專擅有所以敎家臣之叛者又可見今日之師圍有不足以服家臣之叛者不書叛但書圍不書克皆有深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書法極有分曉公子比奔晉十三年本無弑虔春秋最開不卷之十

自立之心也唯是棄疾聽觀從之謀先召比于晉脅立之然後為篡奪之計耳斯時也比能守死不立豈不同曹子臧魯叔肝之節哉乃不能斷而為棄疾之所脅則比立于楚而虔不得不縊于乾谿矣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者虔之所以縊由比之立也然棄疾豈誠欲立比哉以已幼次于比非先立比不足以服國人故脅立比以逼虔耳虔死而可自逞矣由是使蔓成然以王至嚇之以致其自殺書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著比所自殺由棄疾之謀也合二條共觀楚

之情事若親觀而親斷之者書法極有分曉立比所以殺虔殺虔又以殺比棄疾真大惡人也虔雖篡弑之賊然賊可討不可代代之則亦篡弑之人春秋之義所不容也

楚肆強暴於南國殘虐小邦凌蔑中夏罪惡上通于天故虔弑於比比殺於棄疾骨肉自相為殘耳春秋並書公子比正著蠻夷之惡無復人道所以為世大戒也

公子比分明為棄疾所脅然一貪為君之利則弑君之罪自不可逃然棄疾隨殺比自立則其罪又有甚焉者故春秋以弑君之罪加比之身而直以殺比之罪誅棄疾之心也是為夫子之筆

虔比皆弑君之賊而一書公子比弑一書公子棄疾殺皆誅其所為殺之意不與以討賊之辭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之會何為者以諸侯之皆貳也欲聯諸侯之貳以德乎以威乎不修德以感召而徒示甲兵之威即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天子之老其可以服人心乎自此會盟後而晉不復振霸業之益

懷有以夫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楚爲成後晉君臣自謂弭兵無事媮情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主夏盟虎視中國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甚自底殺亡晉昭復爲會于平丘苟能號召以討楚平弑逆之亂豈不足伸中國之威乎而乃誇甲乘恐懾諸侯即重之以天子之老祗足以辱此盟耳春秋于會平丘後再書同盟于平丘蓋深著此盟之爲可羞耳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王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信邾莒之訴絕兄弟之歡卻魯而不使盟又執其臣以歸是晉之過然邾莒之事魯安得辭其責乎與會而不與盟其臣又爲所執蓋亦辱國之甚矣春秋書此罪魯爲甚而非專罪晉也敢問高明盟曰不與若公自不與焉者以全魯耳其實公何以不與也則譏在矣

不與公盟亦過矣又執其臣可乎稱人稱執稱以歸皆以其晉

季孫意如之專擅罪在不赦晉君臣只宜明數於

會盟之時使魯君歸自治之以爲諸大夫戒是爲伯討

公至自會

與會不與盟臣且見執辱甚矣書至志辱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已以悅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狄得滅而復之也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王

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楚平分明假繼絕之事以暴靈之惡見已之恩故

春秋但書如失國之君而自復之辭以存中國之

體遏夷狄之專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侯廬一歸國遂舉葬事故特志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不與平丘之盟辱甚矣歸不知愧自奮立而旋

託躬朝之禮如何不爲所卻哉

吳滅州來

成六年吳入州來至是取之經書滅甚之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不消說晉人不是春秋魯史也先自治後治人請
問意如何以為晉所執又何以見釋而至自晉此
方是夫子春秋之旨觀意如上去季孫二字自見
得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去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著丘公不能訓其子郊公臨喪不感國人弗順其
所善意恢為公子鐸等所謀殺故春秋書為累上
之辭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春秋於過於餘祭於夷昧並書其卒為下文吳弑
其君僚起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齋入叔子卒去樂卒事

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莫重于祭

大夫卒可以無告然當祭之時大夫卒于其所不
可謂無知也可無殺于禮乎經書云云蓋善其通
于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甚矣讒人之可惡也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曲為
計以奔之然朝吳既已存蔡則亦可以亡矣而何
不能自決哉書出奔蓋不獨罪無極併以譏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何念念不忘鮮虞哉十二年荀吳假道而伐之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今又加伐焉即待其食盡而後取然終為貪得之
師也

冬公如晉

十三年平丘不與盟至冬如晉不見納今又往朝
不以辱為恥魯幾不能國矣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當時晉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修德政糾合諸侯
即可復霸也乃區區為伐徐計得賂而即反其志
不亦卑哉書爵而稱伐固非所與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而殺楚故事也以夷誘夷故不名然楚子與戎蠻干並稱亦戎蠻而已矣非謂平勝于靈也

夏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爲晉所止今始得歸困侮甚矣書至所以志辱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前年被執今往共葬事不知恥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春秋紀年 不卷之十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三年來朝今再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剡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據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之塗荀吳帥師涉自棘津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則此亦非堂堂之師也且晉何好爲此師哉即好爲師中國豈無可討者何必越周滅狄以爲快哉經書帥師書滅蓋深罪晉之凌虐也

有星孛于大辰

天文大辰爲心心爲明堂天子之象氛祲可得而犯乎有星孛于大辰不知其事應當何如者春秋特書所以警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吳爲仇久矣先年吳嘗敗楚于鵲岸又敗楚于房鍾不書但書楚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言吳楚敵也蓋吳自滅州來後勢益張非復昔日之吳而楚方信讒荒淫亦非復昔日之楚自此以往吳滅巢滅徐駸及于楚而柏舉之戰且入郢而楚幾不

春秋紀年 不卷之十

宋

能存識者蓋於是戰而知其必至此也春秋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蓋深罪楚之挑禍於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是爲大異春秋特書之

六月邾子入郕

按左傳云云邾亦惡矣書爵稱入所謂目其人而罪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是時楚荒淫自恣不在諸侯故因許畏鄭自葉而遷于白羽書此所以著楚之日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宋之伐邾雖因向寧之請然當時無伯視邾子入邾事效志殊甚不可無宋元之討也故書爵書伐以錄其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世子止本無弑父與君之心但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不可謂非弑之事也張氏謂商臣蔡般之弑即律之所謂故止之弑其父即律之所謂過

過與故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宜慎之又慎不可偶一過焉而為弑之事也

己卯地震

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焉地道也臣道也皆宜主于安靜震動則失其常是在君人者以德銷之而已昭不知省及于難有以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有爭伯之心因莒不事已故為此師然恐非所以令天下者

冬葬許悼公

悼公書弑著世子止有弑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弑君之心是忠恕春秋

或問蔡般弑景許止弑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出奔未有書自者此所書自又不與華亥等自宋南里出奔同無傳不敢妄擬但據諸儒云會係子臧之子鄆係子臧所食之邑則其所出奔繫曰自

鄆或如劉敞有罪待放之說較他但書出奔者或稍異耳若曰為其父賢之則吾不信也敢問高明以臧武仲之知猶以防求後于魯會能自鄆奔宋

蓋賢於臧武仲遠矣然特賢於臧武仲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不足責矣縶既以惡疾不能君致國其弟乃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致盜之殺是亦不能無罪也若靈公受國其兄且俾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母豫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可謂君乎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蓋深罪衛侯也

齊豹所作不義便是盜故春秋不書人而書盜蓋明以盜指豹非以盜加宗魯也若仲尼稱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又只就宗魯一人論非可混紐入春秋之書法也敢問高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致華向誘殺羣公子爲亂劫取太子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爲質幾不成國矣今又不忍其誣殺華向之質而攻之三人者因出奔陳奔者固罪不容誅所以致其奔者寧獨無罪乎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然據左傳云云霸者之臣來聘全是責求禮物而略無結好之意自是聘不復志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華向出奔陳未嘗忘宋也宋元又信多僚之讒致劫司馬召華向等藉陳之力入國門以叛逼脅其君亦已甚矣然宋元信護致叛之罪又可違乎經書三叛人而必繫之宋煞有深意在也

奔于陳陳納之非也而且助其力故書自陳入以罪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無極取貨行讒令國人出其君朱而立東國即朱奔楚楚平亦不能主是爲可恨然朱不能自立而出奔亦不能無罪也故繫以失國之辭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五

著辱之辱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高發帥師伐莒矣今齊侯又親往爲伐莒則何罪哉故春秋目其人稱伐以著其甚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罪不可言然宋何以不討而致其逸楚何以請受而納其叛同盟諸侯何以怠戍而請其出此真所謂亂世之事也讀之可爲長嘆

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今春又大

蒐于昌間臣執政于下而名分之不明君尸位于上而紀綱之莫問而唯蒐田之是務此春秋之所為屢書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太子壽卒已立王子猛矣又寵子朝欲立之故至于大亂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會葬太早可知其不成禮矣

王室亂

書曰王室亂王室自亂也景王已立子猛復寵子

春秋疑問 卷之十

王

朝使其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及靈景之族以作亂其誰致之耶幸劉子單子輔王猛以周旋猛卒又幸晉籍談荀躒輔敬王以居守雖尹圉之子朝而終莫能奪耳然五年之間干戈相向迭勝迭負蓋已不成紀綱矣亂必自本始未有本亂而末能治者欲弭內亂者尚先正國本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書居于皇與下書居于狄泉同一居字乃知猛

後于景天下未嘗一日無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以左右之也景王已立子猛而子朝不逞謀為篡

逆斯時也全仗劉單為之左右耳苟非其人王猛

其何以自立哉書稱翼為稱股肱皆左右臣鄰之

義所謂以也春秋一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蓋幸當時有若

人左右王猛而王室雖亂可藉以復底于平也後

儒不知大義乃謂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

柄曰以者不以者也可不為大舛哉敢妄訂以正

高明

或曰子謂以王猛以字為左右其君是矣然下文

春秋疑問 卷之十

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分明謂以為不善

也子曷以解乎曰夫子嘗言之矣視其所以以固

有善不善者非謂以即為不善字面也

王猛居于皇而晉師復至故入于王城暫次而書

居者無地不可居也本納而書入者無入不自得

也公羊謂入為篡辭又曰內弗受然則天王入于

成周亦篡耶內弗受耶胡不知義之甚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猛已王矣未踰年是以不稱天王稱王猛必以

名者別于朝也

王猛本王矣未踰年不可稱天王又不可同諸侯例而稱子故稱王子而書卒曰王子猛者猶子般子赤而皆名之也

生名之別此為王猛也不同于王子朝死名之別此為王子猛卒也不同于王子朝之死而不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據左傳魯取邾城翼之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

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然細詳下行人二字當是

叔孫舍自往修聘晉人因邾子之訴執之也敢問

春秋集問 大卷之十

去

高明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執叔孫舍若為邾仲伯討然范鞅求貨使請冠

焉則當時之伯討可知矣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

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已

故也勘得極透

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舍以周

禮爭乃不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舍去眾與兵而

朝示必死又不與又卻范鞅之求貨止申豐之行

貨其真無愧於使命哉書晉人執我行人蓋罪晉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邾

當時王猛卒敬王立子朝猶為不逞晉為伯主宜

躬率諸侯戮力王室乃徐遣大夫圍子朝之邑非

勤王之義也故稱人書圍以著其罪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前年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逐朱今東國因朝而

卒于楚唯知求貨賂耳寧顧其失國及奔疲于道

路耶

春秋集問 大卷之十

去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莒郊公居喪不感國人弗順庚與因此隙也賂齊

以入郊公奔齊今庚與殘虐不仁為國人所逐而

奔魯郊公復入莒天道哉經書來奔罪奔者併受

其奔者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陳夏徵舒

吳伐州來六國皆帥師從楚與吳戰吳敗六國之

師胡沈之君陳之大夫皆沒于陣故稱吳以狄其

國而書敗書滅書獲不一而足見入春秋來未有

若吳之禍中國者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弟苟立是為敬王時王子朝據王城敬王未至京師故就所居之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居狄泉者稱天王則狄泉而外不得謂之王矣此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猛居于皇敬居于狄泉一也何一不稱天王一稱天王猛立未踰年而卒一年無二王也敬立在逾年之後曠年不可無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春秋疑問 卷之十

王

尹氏立王子朝立之為王也然獨尹氏所欲立耳非通天下之人之心也故書法若此

衛人立晉通衛國之人皆欲立而立之也尹氏立

王子朝獨尹氏一人欲立而立之者也若王子朝

者蓋尹氏之王云爾此見尹氏不知大義得罪于

天下處

八月乙未地震

據左傳所書則此地震之變不獨一曾而已者此非細故之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是時叔孫舍拘囚于晉未有釋意昭公此行本欲

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書

之冊蓋責其安于屈辱不知恥憤以自強也

昭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此以

有疾乃復書之冊其恥益以其矣傳云殺恥吾不

信也取問高明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貜卒

此孟僖子也僖子知夫子之聖命二子從學得列

聖門亦魯國一人哉

叔孫舍至自晉

春秋疑問 卷之十

王

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書意如至自晉書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舍書叔孫舍至自晉春秋抑揚予

奪之意自別于書法之內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按巢本小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取為附庸實邑之也吳滅州來楚不自儆備乃為舟師以略吳疆致吳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是亡郢之

始也書吳滅巢著吳之暴橫然楚實有所以自取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傳叔孫舍如宋聘且為季孫意如逆婦前年舍在何等親節今日却有此事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意如之如平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背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中

室之卿逆之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為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王室之亂於今四年矣晉頃曾不知恤今始為此會又但令諸大夫以謀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如是其急而可坐待明年哉書曰叔詣會晉趙鞅云云蓋深病當時之無霸也傳所云恐未得春秋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齊桓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誅叔帶以弭襄

王皆霸者義舉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黃父知謀納王不躬率三軍以造于京師直待明年遣大夫將兵候王室將定而竊其功愧于桓文亦甚矣然是時政權全歸六卿頃亦贅旒耳不足深責也

有鸛鵒來巢

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禽鳥得氣之先而著此反常之象其譴告人君蓋甚微而著矣此春秋所特書以示儆也

本無而今有曰有且鸛鵒不能巢而巢故特書志

春秋疑問

卷之十

中

異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本為旱而禱然事天以實不以文况可瀆禱乎書曰大雩又雩蓋譏非所以弭變也

記曰祭不欲疏亦不欲數一歲二祭一月二雩皆數也非禮也

春秋志曰皆以支干此何獨書上辛季辛也諸儒未有論及不敢妄陳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分明為季孫所逐書孫存體也

公意本欲往齊而未即至齊姑次于陽州以待命
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
不克而出奔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
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
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
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莫有聞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
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
於背者幸而免耳

齊侯唁公于野井

春秋左傳

卷之十

聖

弔生曰唁魯侯失國而出奔豈不可唁然以齊大
國之力執辭以伐季氏豈不可哉不為救災恤患
之實舉而但為慰安問弔之虛禮何濟于魯也汪
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侯齊之命
也齊侯唁于野井以唁為名拒公之適已也極勘
得明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常昭公謀伐季氏時叔孫舍往闕不聞聞則必止
其伐無孫齊之事矣及歸謀納公又為季氏所賣
祈死以遂志此其賢足錄也故春秋書時月日以

志其卒

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范文子叔孫舍二人而
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氏曰齊魯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知省而
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
孫家非視天下之惡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
其卒于行錄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何為者將以處公也不思為納公計而
但為處公計豈魯昭孫齊初意耶書爵書取非予
之蓋目其人以示貶也

春秋左傳

卷之十

聖

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
于魯而又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
俾齊侯以此居公可以安其身耳此齊無帥師魯
無拒禦若探囊而取之易也不然而何後之圍成
者魯終拒而莫能取取甚哉季氏之神奸也
此條專罪齊侯若魯昭不君已貶在孫于齊之日
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次于陽州齊侯唁于野井未嘗至齊也何以云至自齊原公之意本欲至齊且陽州野井亦皆齊地也曰至曰居于國之體猶若平日行反而告至居位以君國也云爾但居于鄆則非其所以然不得不據實以書也

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強賊也自是每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地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聖

在

夏公圍成

成魯之成也公之成也何以親圍之而若一敵國耶公在國不能撫民以見德居鄆又不能自克而思振乃藉齊公子鉏之師從之以圍一邑豈所謂旋國復辟之策哉故經書公圍成以示貶若季氏不臣逐君出外而致其圍成齊侯不修方伯連師之職而但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以圍成則又常擬在公圍成之後不得舉三罪失夫子書法之本旨也敢問高明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此盟主自齊侯謀納公也然三年而無成猶然居鄆而已矣則齊侯惑于梁丘據之一言耳雖然事雖不成而名義為正故各書爵書會而書盟

嘗觀季氏逐君之後凡鄰國卒葬之禮無所不周到而況其生者不知若何彌縫若何承順而至其所尤用情者在齊晉二大國之君而尤深固結於二大國之臣若梁丘據范鞅又其所謂腹心密友也是以齊晉二國君雖或念及輒以一言而撓沮嗟嗟魯國不幸生出季氏神奸而據鞅神奸又表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聖

裏二國以為助此真所謂亂世也與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自會而至書若平日是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當時子朝尚據王城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則異于居于狄泉矣曰入者自有而自入之也是幸之之辭不言晉者王室亂在二十二年晉不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

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其功不足錄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天王一入成周人心自知大義所嚮王子朝不得復據王城矣尹氏召伯毛伯乃扶之奔楚篡賊莫容于世而惡黨附之以逃竄蓋總欲苟運天討耳書之冊可爲不正而謀篡不義而輔篡者之大戒左傳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是結案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初時公孫于齊冀齊之納已也齊侯唁公于野井

春秋疑問

卷之十

聖

分明假虛禮爲拒取鄆以居之耳既會鄆陵若爲納公計者而實無納之心故不果納今公之如齊猶初志也而齊之謀魯亦猶初志也故旋返復居于鄆耳春秋詳書之冊譏昭之不智罪齊之不義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殺僚者光也胡稱國以弑光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即當立光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其國之大臣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據左傳卻宛直而和國人悅之無罪也鄢將師比費無極譏之令尹子常而殺之是可憫也故書以累上之辭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會士鞅雖以成周令實謀納公也然其所謀納公者取季氏之賂耳季氏之賂至則公不果納矣是本不足書者而猶書之冊以初有成周之令且罪當時之所爲會者實以濟權奸貪得之私也

春秋疑問

卷之十

聖

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界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來奔季孫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

無所置誅季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復如齊也其猶有望納之意乎齊無納公意而且殺其禮此復返居于鄆將為如晉之舉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一年再如齊皆不見禮故不得已如晉次乾侯

以待命然晉士鞅受季氏之賄賂不為意焉視齊

取鄆圍成之事又不逮遠甚所以復居于鄆鄆潰

而終在于乾侯終薨于乾侯也可嘆哉

春秋疑問 六卷之十

哭

向未孫齊時五如晉至河乃復今已孫于齊居于

鄆晉肯為禮哉祇自取辱而已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宣卒

冬葬滕悼公

詳書曹伯滕子之卒葬見季氏在國一無失禮於外所以自蔽其逐君之罪且使鄰國不能致責于我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猶然存在國之禮也蓋亦可悲矣

唁虛禮也然齊侯始唁于野并猶有一分恤患意

今使高張來唁分明致其譏誚耳而且比公于大

夫則恥辱之加猶甚焉國君不自立一至於此此

春秋詳書以志慨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上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今年春返居于鄆晉之情

可見矣復往何為哉自是次乾侯一年不見納直

春秋疑問 六卷之十

哭

至鄆潰而終止于此是可嘆也

春秋書諸侯出奔未有若此之狼狽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本魯邑何待取而居民為君守何至潰而散此書鄆潰正與前書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相照應統是著昭公無德以撫民故出奔狼狽之一至此耳鄆之潰民自潰也或謂意如問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是不然夫苟昭公之德澤誠足

以固結其民則雖誘之使叛其誰從之蓋意如罪惡在公孫齊時已不勝誅不必又坐誘鄆之潰以益其罪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前歲首不書居鄆者鄆猶魯地公居鄆猶居魯也去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亦曰暫止之辭耳猶以鄆爲居也鄆潰無所入羈旅他國居非其所故書在乾侯以繫臣民之望若曰季氏雖無公然公猶在乾侯也云爾此夫子持筆以存人道之大倫處朱子綱目於唐武氏之篡位每歲首書帝在房州深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王

得此書法之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三月而葬何亟也是時昭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謀季氏季氏不爲讐而葬之亟晉頃不納公而黨季氏季氏深爲德而葬之亟即他喪葬亦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所謂神奸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書吳滅徐著吳暴滅人宗社之罪書徐子章羽奔

楚著徐子不死其宗社之罪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據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蓋晉定見昭公淹恤于其國亦有哀之之意無奈范鞅與季氏表裏巧言於晉定之前而私焉於季氏必要其來以受其無咎則季氏之練冠麻衣跣足卑辭以伏罪皆范鞅教之也荀躒亦墮其術而不察耳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不能正其罪而且列之會昭公又安望復返其國哉晉君臣黨惡之罪蓋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王

夏四月丁巳薛伯殺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既會意如于適歷又承晉侯命唁公于乾侯曰唁分明弔其不得返使安居于此地也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孤其君汲汲求哀之請晉亦豈成爲國哉終爲六卿所分有蓋已兆唁公乾侯之日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此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季氏專國邾快黑肱相繼來奔聲應氣求其然哉

黑肱何以不繫之邾也黑肱無邾也黑肱無邾來奔季氏無魯受其奔此書法去邾之深意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公在乾侯困極矣何復能取闕也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此說似得之然是時季氏專國魯人安得而與之愚謂此季氏之意耳始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季五

也私通于齊之用事者而委之鄆茲私授于己之用事者而委之闕總之供其老死而已矣此季氏之神奸也然不能逃夫子之明見故前後皆下一

取字

夏吳伐越

此夷狄相攻事不足錄然吳方滅州來滅巢今又伐越行將入郢為黃池之會主盟中國而終又為越所滅春秋將終其事不得不錄其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周自東遷來世居王城敬王以王子朝據居王城故入成周以號令天下今子朝雖奔其黨尚在敬王不欲居王城而病成周之圯惡也又不可嘗勞諸侯之成故命復城之於是諸國之大夫胥往供此役春秋特書之冊蓋就事以紀其實也

就王者論似不宜動天下之衆築千雉之城然就當時論非城莫可守而天王猶能命諸國諸國之大夫猶趨命以供其役是猶有可紀者似不必深責其他也

春秋疑問 卷之十

季五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情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失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年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

迭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

春秋疑問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定公

元年春王

元年定元年也是時定公未立何以書追書之也昭公雖在乾侯然魯猶有君也魯猶有君則猶有奉正朔而頒之國中者去年十二月昭公薨于嗣未立季氏方在謀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今此正月其誰奉正朔而頒之國中乎故但書天王不書正月蓋不與季氏之頒正朔也若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又當以大義論恐夫子不在正月二字上發揮二君之不正也敢問高明

正朔之頒專自季氏久矣然向來猶有昭公在也今昭公之喪未歸定公之位未定則誰其尸之故春秋正以王法不書正月若曰正朔在廟非賊臣之所得專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宋仲幾不受功於義應執然韓不信方率諸侯之大夫共天子之役乃不請命于天子而私執之可

謂義乎書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不正其執人于至尊之所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意如逐昭公於外八年矣公薨乾侯不即以國君之禮迎之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宋亦不顧大義偃然自以爲當立而居之此與篡何異哉蓋不獨意如無君宋亦無君也春秋書公即位于公喪至自乾侯之下蓋從桓宣之例書之以示誅耳

即位必在正月此獨在六月者錄其實使人可考

知其時事也觀左傳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宋之心事已在于先入之際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也昭公薨逾半載而始歸歸方逾月而即葬誰其忠愛之而必若此書者愧當日之臣子無復以此動念而生之不能事喪葬之不能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據左傳煬宮之立以意如之禱故然恐未必然也

番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者蓋始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行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恐人之議已也於是而立煬宮若曰煬公以弟繼兄魯一世一及之禮所自始今舍公行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此說似大有理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也時未宜肅殺况霜殺菽乎故特

書記異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非禮也魯僭已久不書此因其災將新作也故因事以託義焉

秋楚人伐吳

據左傳是吳誘楚而敗之者所謂多方以誘之也蠻夷相攻不足錄而書此者見楚墮吳術中而不知所以大敗于柏舉而終取入郢之慘禍也經書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曰新作則必有加乎其舊也舊僭故書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不請天子不告方伯而立定公晉怒而公往朝焉又止不得見亦無非勒之賂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昭十二年仲孫矧會邾子盟于祿祥雖曰以魯大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夫會其君似爲卑邾然是時邾猶無故也今邾子方在喪戚中何忌何汲汲與盟于拔耶書交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

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不勝楚之陵虐也乃告諸侯而請伐焉晉爲盟主大合十八國之衆天子且使大夫臨之可謂極威矣晉定於

是時使能聲大義以致討豈非復伯之一機乎乃其臣荀寅求貨不得力爲沮撓而中止使伐義執言之師乃爲荀且塞責之舉而春秋但書曰侵楚晉於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可嘆哉

家氏曰春秋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奮然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也蔡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於復讐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云云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伐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毒楚深請討于晉晉侯惑荀寅之言辭之是以蔡自帥師先沈而滅之誓必將有事于楚也但沈之從楚猶昔日之蔡之從也蔡未能報楚而先滅其從楚者且以其君歸殺之則慘暴甚矣此春秋書之以示貶耳左傳謂沈人不曾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非也蓋蔡請晉不與行將乞師于吳觀下文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則其情事可知矣
豈其見辭于晉尚從其命討沈之不會召陵耶讀
春秋者通前後經文細看自可得當日之情事不
細究經文而但從諸傳未有不失者況此條之義
總責蔡君臣未先報楚而加慘于沈耳諸家不識
大旨但摘一字義曰此爲罪公孫姓也此爲罪沈
子嘉也此爲罪蔡侯也恐非當日夫子春秋之意
敢問高明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凡春秋事關大故者有會必有盟如僖九年夏公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六

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即盟于葵

丘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于夷儀秋

七月諸侯即盟于重丘昭十二年秋會劉子晉

侯云云于平丘八月即盟于平丘蓋此盟即此

會之事未有會爲一事而盟又爲一事者今欲將

此召陵之會爲晉謀祭而伐楚將此臯鼫之盟爲

定公求會于諸侯此蓋泥于會盟之異地耳然襄

之世夷儀重丘之會盟豈同一地耶或又泥公及

之文蓋未察當時之情事者當時蔡毒楚而求討

于晉晉初以大義號召諸侯是也而終惑荀寅之

一言辭蔡不討此非獨蔡侯不然即諸侯亦共不
然者是以外晉而共爲盟人別一地故不得不以
公及爲文耳究竟此盟後亦未見有伐楚事然同
仇之義猶有在焉其義亦足錄也故春秋特書之
若曰前會爲一事此盟爲一事則杞伯成之卒何
以不書卒于盟耶公之至也何以不書至自盟耶
此其情事蓋甚易見者敢一從前後經文妄訂正
以質高明

杞伯成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蓋四遷矣而皆從楚令也不久爲鄭所滅

然則從楚亦何裨于國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公以會至者不成乎伐楚也

劉卷卒

劉卷有功於王室故志其卒然與單旗同事者一

書一不書卷方與會盟必來赴告故耳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以蔡請諸侯致討圍之故稱人以著其罪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不謀蔡以伐楚乃連衛衆唯中山之足伐故稱將稱師稱伐以著其失

蔡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劉文公蓋必魯往會葬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春秋經傳集解

不卷之十一

吳本有謀楚之心蔡請會逢其適故爲是師然是時楚暴中國特甚晉爲中國盟主辭蔡之請而楚且舉兵圍蔡禍不可言幸吳舉是師與楚戰一鼓而敗之囊瓦出奔大杼中國之憤故春秋特進吳稱子書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云云蓋深以是舉爲大快也與柏舉之戰則召陵之書侵不貶而自見矣

此條重看一以字吳師未甚可與唯蔡侯以其師勝楚發舒華夏之氣故蔡稱爵吳進子耳

庚辰吳入郢

救蔡伐楚善也故進而與之書曰吳子及楚人戰

既舉楚敗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而甚且亂其男女之室則狄矣故復從其號書曰吳入郢春秋

書法之謹嚴如此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亦會召陵盟臯鼫之意然不能會舉師旅以伸同仇之義而吳入郢解圍之後僅歸之粟亦可愧也

於越入吳

春秋經傳集解

不卷之十一

九

吳伐楚爭雄啓疆非有安中國之心然却能伸中國之氣爲中國所取於越乘其虛入之若與楚復入郢之讐者是可恨也故舉其號而書入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幾改步改玉矣擢髮不足數此何以卒卒意如者使人稱曰此定公之大夫意如耳不貶意如之貶實借以貶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此叔孫舍之子也與意如之行大別並志其卒使人自別其行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鮮虞何犯于晉伐之不已而復圍之耶要是利其土地不滅之不止耳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入春秋來鄭莊即入許許世受鄭禍不淺矣茲許無奈鄭何依楚四遷以避之鄭又問楚滅許而以其君歸其甚惡持甚故春秋詳書以著其罪

二月公侵鄭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得鄭再侵齊一圍成

春秋慶聞 大卷之十一

十

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

以公山不狃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此本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暇道于衛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幸賴公叔文子之言免蓋亦危矣書至自侵鄭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獻子賢大夫亦不能卻陽虎之命耶高氏曰天子微諸侯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

陪臣魯理勢然耳孟懿子亦無若之何也

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耶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為是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諸侯唯宋事晉謹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列卿爭黷賄擅作威福執行人以快其憤其何以令諸侯哉書人書執行人蓋罪晉卿之專擅為內叛之始事也

春秋慶聞 大卷之十一

十一

今城中城

是時三家張公所有者中城而已然曷以城之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司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鄭以居昭公三十年鄭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欲復取之故帥師以圍其邑然鄭故吾邑也何不以德懷之而兵圍以取耶自是魯齊加兵數戰不息此春秋特書以著譏

七年春王正月

月

齊侯鄭伯盟于鹹

是時中國無主盟者故特相盟焉廬陵李氏曰此為齊景公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棠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言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按左傳齊鄭盟于鹹微會于衛衛不肯赴故執北宮結以加之兵也圖伯有道可挾詐恃力逼人之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一

從我取書人書執行人書侵蓋深罪齊景之不能霸也

當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於外景公苟能伸勤

王之義四國景從圖伯亦無難者乃今日求之鄭

明日求之衛皆強人之從我其何以復霸哉書齊

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

侯衛侯盟于沙此足以窺齊景之所為矣此與楚

成執宋公以伐宋同一書法

齊侯衛侯盟于沙

吾聞盟會既立而執其叛盟者矣未聞誘執其使

侵其國以脅其盟者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自齊論盟鄭盟衛以叛晉且忌魯事晉而加伐是為非計然去歲季仲帥師圍鄆蓋亦有以取之矣書所以交譏之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大雩者再可以徵旱矣今年受齊伐明年再侵齊再受齊伐民何以堪此春秋之所為詳載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十一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今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在公亦不在三家唯陽虎之所使而已故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鬪志書侵譏公之無主書至著公之可危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陽虎以未得志故復勸公行作往來不得休息

可以見公之進退矣再書侵書至蓋其傷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帥伐我西鄙

齊師之再伐報我師之再侵也齊再書伐魯再書

侵曲直見矣而皆非公之所能自主也其何以爲

國乎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伐我晉士鞅等帥師爲救公故往會之書公會晉師重在師也重師所以重國也

劉氏曰晉人與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

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賈是御黨臣而抑君

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

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爲魯國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公至自瓦

所重在師故我而不在會故不以會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謂諸侯

貳首矣不

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以攘服侵鄭遂侵衛絕

齊之與國其誰與之斥其人帥師兩侵中着一遂

字蓋深罪晉定君臣之失計無復能再振其霸業

也

侵蔡遂伐楚此遂之善者侵鄭遂侵衛此遂之不

善者

楚師靖公

九月蔡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於衛無可聲之罪特爲晉以興師故目二卿書

春秋策問 不卷之十一

侵以示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而晉士鞅又自帥師

侵二國故二君爲盟以固其謀晉魯交結同謀以

侵鄭衛非也鄭衛交盟同謀以叛晉亦非也

從祀先公

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爲正閔

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止欲暴明李氏

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于國人也春秋母書宮廟

必舉其諡此不書閔僖直書先公故以爲昭公無

疑也

昭公以上之君皆祀矣獨昭公未入廟祀故稱從祀先公此其理極正但出于陽虎之矯舉則非也故特書盜竊寶王大弓之上以示譏

盜竊寶王大弓

寶王象德大方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分物歷世守而弗失為國寶鎮今陽虎得竊諸公宮可謂國有若乎得之書失之書所以深責魯定之不能守也

是時陽虎以鄆譴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祀以宣板春秋集解 不卷之十一

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王大弓何也分物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得其失重于地之得失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得寶王大弓

陽虎以為無所用而復歸之也

魯嘗納莒僕之寶玉矣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也嘗反楚靈之大屈矣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也始也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己之所有至失於盜而復得亦險矣斯亦可自愧報矣哉

六月莒鄭獻公

秋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本伐晉而但書次焉者何也齊衛雖相要結以玩晉然名義猶存未敢誦言伐之姑侵尋于其地侯可舉而後加兵耳自此次五氏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邱至哀元年而後伐則齊衛之情見矣春秋書此蓋貶齊衛之不顧名義然亦悼晉之自啟其叛為齊衛之所窺也

秦伯卒

冬莒秦哀公

春秋集解 不卷之十一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數年來齊魯嘗相伐孔丘相與齊釋怨相安于無事是保國之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齊人欲加于魯孔丘但以數語止其亂使彼自悔謝過之不暇此為國以禮足以服人而非強眾之足恃也

書公會齊侯于夾谷書公至自夾谷蓋實錄其事耳而非誇也然魯自有隱然足立之意矣

會盟非盛世事然夾谷之會孔子實相之所謂魯

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也但中間自能止萊人之亂
自能使其歸鄆謹龜陰之田此是作用妙處惜不
能終其用一變以至道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是時齊連鄭衛為一黨以叛晉八年秋晉亡鞅帥
師侵鄭遂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秋齊侯衛
侯次于五氏將以謀晉也晉不修德以招來人帥
師以圍衛其曷以令其服哉徒堅其從齊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仗大國之威也歸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濟西歸鄆及闕言歸不言來以待詰而後得也今

齊服義於魯自以其田歸焉故特書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向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亦上行下效之自致
耳叔孫不知悔過自責使家隸感化乃連仲孫帥
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使其
屬多方為詐讓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
為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甚矣

蜀杜氏曰大夫攻叛臣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
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
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
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
目官虞候之屬皆殺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宋樂大心出奔曹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
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
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尤

宋公子地出奔陳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
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侯與鄭伯盟于鹹與衛侯盟于沙矣今三
國復為此會者以衛有晉難也蓋是時齊與二國
同黨以異于晉即魯亦會齊于夾谷不從乎晉也
晉亦不成其為晉也能禁人之不異已哉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齊歸我鄆謹龜陰田侯犯以郕奔齊齊

人又致師是以叔孫往謝齊方以致師為德叔孫叔孫謂義在討惡豈以為寡君賜此數語可稱不辱君命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宋公以寵向雅故致公子地出奔又不納弟辰之言使辰暨佗疆出奔不君不兄不足論矣乃辰既調停公子地君一未聽獨不可號泣以從之乎即終不聽則退處於野終身不食其祿可也何即出奔陳乎况可挾忿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佗疆而俱奔乎仲佗石疆向不能畜止其君之惡

春秋疑問

卷之十一

三

今又不能善處其兄弟之間乃與辰俱出奔陳安在其為大臣者春秋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蓋一書而並貶之也

暨暨也親也疆也親之疆之亦親其所可親疆其所可疆者耳辰與佗疆蓋平分其罪矣與及專主我及彼義稍別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不得於君出奔他國猶可言也越在他國藉其力入于國邑以叛譬其君亦何太甚哉此在異姓不

可小臣不可而况于君弟乎况於大臣乎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罪不容誅矣然所以致此叛者實由宋公寵嬖懷諫始左傳云寵向雅故也此一語其足以斷此獄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亦叛也但其人乖覺姑站此以觀望耳觀前偽疾逃使時便見得

自曹自陳固皆仗藉其力以為入者陳曹不能無罪

春秋疑問

卷之十一

三

春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書宋公子地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書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便見宋公不能其家國致其弟其臣如此便見樂大心乖覺奸詐出奔而觀望如此便見公子地不能割一物之愛忍棄其君如此便見辰不善調停兄弟之間忘君臣之義終忍為叛也如此便見仲佗石疆原非可大任者從奔而奔從叛而叛如此便見陳與曹納其奔亡且助其力使入國以叛如此所謂不待傳而其義自見者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據左傳始叛晉也何以故晉政出多門貨賄譏隱
愾昏其間而人莫能從也故魯初及齊平今及鄭
平不得不樹黨以自固耳

及鄭平我欲之也故鄭卿不來盟我卿往泣盟也
隱之世鄭輸平鄭來求平於我援我為黨以自固
也今及鄭平我往求平於鄭援彼為黨以自固也
世變之不同如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莒莒公

春秋經傳集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三桓築城私邑自謂子孫長久之計乃其家臣各
據以為叛至此各帥師以墮之是可嘆也

是時孔子相魯三家自願各墮其私邑然家臣竊
據其內非用師不可克也故此書叔孫州仇帥師
墮郈下書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年再書叔仲帥師圍郈謂侯犯據郈以叛也後
犯以郈奔齊齊且致郈于我矣今猶待帥師以墮
郈叛黨之深固難拔也蓋如此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若漸漸掃

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

衛公孟弼帥師伐曹

是時齊鄭衛皆不從晉曹尚從之故為此師然非
保亂守邦之道也稱師稱伐亦著其譏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便見費固而難拔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讎龜
陰田叔孫州仇如齊至是復有此盟蓋堅十年之

春秋經傳集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約相援以為固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叔孫州仇已墮郈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已墮費矣
獨五孫惑公斂處父之言據城以自固公自將圍
之若敵國然而弗克可謂強矣然郈費已墮即成
尚在於魯何有遲之暮月公斂情見勢屈墮之易
耳公何急於親出無功而返耶是亦欲速見小之
故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一譏公之輕于出一

罪孟氏之敢爲抗也

孔子相魯何不能禁是行曰國家之事亦有一人所能主者孟懿子學於孔子者也何不肯墮成曰叔李之墮郈費非真知天理之當墮也其家臣據邑以叛心甚毒之偶一言中其弊故即墮之耳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孟氏未見其害故不欲墮亦人情也但以公親時而不墮則雖學於聖門者亦不能辭抗君之罪耳

墮郈墮費叔李非純出于天理之公圍成不墮孟孫是專徇乎人欲之私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此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苑囿何切于國當此盛夏時興築耶

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以爲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三桓日懼人圖已也故數蒐焉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與晉仇惡曹猶從晉故比伐之然豈持國睦鄰

之義耶曹而罪自著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凡稱叛者謂其心與事皆逆其君也趙鞅要邯鄲千衛貢五百家不與殺午圍邯鄲其心逆及荀寅上吉射執此辭以伐之遂入晉陽以爲拒其事亦逆不書曰叛可乎後書趙鞅歸于晉正謂其叛不宜歸也不得以其歸謂無叛君之心又不得據其入拒范中行氏之迹也曰此爲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然荀寅士吉射曷不告諸晉侯乃以姻故自伐趙氏之宮耶及荀躒等奉公致伐二子敗奔朝歌則其叛明甚故與上皆書入書叛以爲世戒

晉趙鞅歸于晉

據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晉盟于公宮料其情辭必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耳而非其心也然即以邯鄲午一節論要衛貢五百家可謂義乎怒午不與殺之而圍邯鄲可謂有君乎此而可歸

則無不可歸者蓋韓魏趙軼之黨也免狐傷類故請復之而晉君不悟也傷之而盟于公宮可嘆哉春秋書曰趙軼歸于晉易其辭若曰自歸之者正責晉君之不知討罪也看後來三家共分晉國便知今日韓魏為趙軼請之意矣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又書趙盾侵陳書趙軼叛又書趙軼歸晉皆責其君不能討非誅其弑誅其叛而又開之也

薛弑其君比

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

春秋疑問 卷之十一

三六

薛弑比也唯此無傳其君不能無罪然其國豈無

一人調停其間以致其弑乎則亦必有當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靈不君不能正家反逐大臣而及其黨不為無罪然公叔戌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得乎故與其黨皆書奔以罪之

奔者非也受其奔者亦非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

詳歸

頓居陳楚之間背楚絕陳好而欲事晉正也陳以

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事之不替且比而從之以滅頓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歸誅楚而罪陳也頓子知皆夷而不能死其位故名之

書陳佗人於楚結之下見楚之滅頓實陳之所主也

夏衛比宮結來奔

衛靈沈耳于閨逐其世臣又及其所與不足責也若比宮結黨成而奔及魯受其奔皆春秋之義所不載也

春秋疑問 卷之十一

三七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吳報四年庚辰之役陳師檣李越用詐敗其師且以戈擊吳子致其死是為可罪然吳柏舉之後乘勝而驕輕視越謂可滅此朝食而曾不思兵之玩身之歿也春秋書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豈獨罪越而已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景欲求霸宜誅晉亂臣以正其國乃會魯衛謀救范中行氏魯方納衛公叔戌比宮結之奔乃與齊侯衛侯會謀晉事衛有公叔戌之難未定也乃

舍而與齊魯會皆不可曉此之謂昏亂之國也經書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蓋交譏之耳

公至自會

此可以無會者書至以示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家氏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傳謂中洮二會皆謀拔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宋

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冥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為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為戰國景公與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祭社之肉盛以蜺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者也此唯諸侯朝天子助祭始得受之今魯定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天王特使石尚忽歸此脤曾是以為禮乎書之冊固著天王招禮之失實罪魯向闕朝聘不足當此脤之歸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殺母事有無不可知但遭不幸事不能盡其間至于出奔即非子道然惑於南子之淫譏而忍逐其子衛靈能免首惡之誅耶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問世子所以出奔之故則知其罪之在矣

衛公孟彘出奔鄭

比年書公孟彘帥師衛靈固大任之者今穀蒯聵之黨逐之可謂君乎然公孟彘何任此無道之國也故以出奔書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此書法罪宋公罪辰也然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之人魯可受乎其罪亦著

大蒐于比蒲

觀哀三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此大蒐比蒲蓋以公為尸而實三家之為也

邾子來會公

比蒲之蒐三家之事也而以公為尸故邾子來會于斯耳然蒐豈會遇之時而蒐之所豈會遇之地哉書之冊譏邾實譏魯也

此與蕭叔朝公同

城苦父及霄

公助晉叛臣故懼而城此二邑不知何苦為此而重勞民力之不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方來會又來朝未幾又來奔喪其卑屈亦甚矣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始傷口既食角茲食牛至于死其矣豈謂變無事應耶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主

書滅胡書以胡子歸著楚之罪然有國者可乘人之約而俘其邑乎可自委于命而不知儆乎以是取滅而致虜亦其宜也故斥其爵而書其名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寝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于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罪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著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必

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廢

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季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借禮莫之改實王大夫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惜於女樂政歸疆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明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營父城甯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是師也將取宋地以處之也夫納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一

主

宋叛人已為可罪况可伐大國以居叛人乎此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

齊侯衛侯次于蕞蔭

據左傳謀救宋也竊以為不然齊鄭自七年盟鹹以來十年齊侯衛侯又與鄭游連會于安南未嘗有隙也即十四年齊侯與宋公會于洮然齊未嘗與鄭相攜也此豈宜救宋以仇鄭耶再按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蔭左傳皆云伐晉則此次亦應為謀晉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耳謂此次謀救宋也是左氏之誤也

敢竊訂以質高明

齊衛於晉何讐哉齊蓋欲貳晉以爭霸耳然不思修德以自勝而唯結衛以爲伐一次于五氏再次于垂陵今次于蕞蔭即從容左次未見喪師之害然君行師從寧無供億往來之費乎此甚非所以善謀國者故經於齊衛之三次屢書之以示貶

邾子來奔喪

齊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薨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來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著其禮之備也

春秋疑問 卷之十一

三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此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哀公立未踰年未有夫人之稱故夫子因其得禮之正也書曰妣氏卒茅堂胡氏曰妣氏不稱夫人爲正名孟子不稱夫人爲隱惡說得極好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譏無備

辛巳葬定妣

冬城漆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妣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漆庶其邑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取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讎聞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丙申仲冬魯孫男濞起校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十一

三

春秋疑問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庵姚舜牧著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吳入郢鞭屍毒楚為甚而蔡實致之故

楚子聞吳事越連師以圍蔡

是時霸統已亡諸侯互相侵伐分明戰國氣象故

自定公八年以後並書其爵不復書人蓋人之有

不勝人者耳非稱爵以予之也統前後觀之自見

得

或曰哀九年楚人伐陳十年宋人伐鄭何也曰此

必非其君之自行及卿將之顯者

此條著楚子乘間以修怨又著蔡昭輕謀以召禍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前時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次于垂陔次于渠除但

須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無名

妄動之罪今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則明白

伐晉無疑者故經特書其爵稱伐斥言之以誅其

黨叛臣陵霸國之罪

晉以世霸之業不能自振致諸侯合從之伐是春

秋變為戰國之一大幾也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來會來朝來奔喪邾之事魯至矣何忌何為伐之

蓋邾所事者魯君也魯臣利取其田則不復知有

義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去年何忌一人伐今更並斯州仇三人伐邾何以

當此哉唯任其取所欲得之田而已且前時止取

邾西田今取邾東又及沂西橫甚哉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取其田又要其盟甚矣師稱三卿盟止二卿者唯

取田者與盟也

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怨于晉晉人來討今晉不

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而來會來朝來奔喪曲

盡其禮然魯君可事也而魯臣之欲未易厭也一

出師再出師三卿皆往奪取其田為已有且脅其

君而盟于其地蓋不獨卑邾之君同于等列且視
本國之君同于弁髦也尚忍言哉經書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章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而三卿無上之罪著矣不必至公
適越而後見其惡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無論其他口寵南子為召宋昭出崩贖其人可知
矣

滕子來朝

春秋疑問

卷之十二

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

據衛世子蒯賁書法未嘗絕於國自然該反國者
而必籍趙鞅之力以強納此是蒯賁不是處據納
世子蒯賁書法蒯賁自宜退處于野迎賁以君其
國也而拒之僅納于戚此是蒯賁不是處若趙鞅
假晉霸之餘宜以名義正其父子使皆知退避更
立賢者以君其國是為伯討乃帥師強納蒯賁于
戚使其父子相殘同于禽獸此是趙鞅不是處若
靈公寵溺南子致有此禍則又此獄之罪首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帥敗績

鄭當弟中行氏助齊而輸之粟固罪也然鞅獨不
思致亂之由乎苟引咎自責返國權於其君修德
政以復伯業范中行將覆亡是懼而諸侯誰敢助
之今奉蒯賁魚納于衛遇鄭師強取其粟即幸一
勝也豈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乎此春秋書及
書戰著鞅之主是師而重加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駒

蔡初不自留受命于楚而背楚既不自審請遷于

春秋疑問

卷之十二

四

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為解其何以令一
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
公子駒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則戚衛之
戚也戚所居者衛之世子也衛石曼姑焉得帥師
而圍國之世子耶齊國夏又烏得黨衛石曼姑帥
師而圍其國之世子耶石曼姑蓋必受命于其
君輒矣輒亦其父使石曼姑帥師以圍之必曰吾
知有國而已不知其為世子也是吾之父也石曼

姑亦必曰吾知有君命而已不知其為世子也為君之父也齊國夏同石曼姑帥師以圍之亦必曰吾知有與國之約而已不知其所圍者其國之世子也其國之君之父也蓋至是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漸滅殆盡無餘矣春秋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衛之所為衛與晉趙鞅齊國夏之所為衛者其情事罪惡又可勝誅也與哉

趙鞅國夏皆罪也然究竟二人孰為稍可曰鞅也可何居曰於世子二字見之鞅所納者衛之世子

春秋經傳

卷之三

五

也夏所圍者衛世子之在戚者也一納之一圍之而罪自別矣然贖與輒皆罪不可赦者而孰為可原也曰皆不可原也而輒為甚贖得罪於父尚待人之納之也輒拒其父則使人之圍之也然則經何以不名輒曰名猶人也以子拒父而直使人帥師以圍之又約與國帥師以圍之是禽獸中之梟獍而已於梟獍又何名焉此春秋不名輒之深意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傳宮災

謂天災為無意乎則何以必於桓僖謂天災為有意乎而必於桓僖則恐天亦不如是之小也虞書曰青災肆赦釋者曰災不幸也蓋天示魯君臣之微偶不幸災桓僖之宮爾左氏所載孔子之言是孔子之所謂億而中者未必然也敢問高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當范氏懼晉而城至二卿帥師焉故書以示貶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

春秋經傳

卷之三

六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大心之奔曹已數年矣修怨而興兵春秋所不與也然曹亦有以取之

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大夫者國也稱人而不去其官則獵必有得罪於國人者但主國者順人之情而不知自斷則其

罪亦有所分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矣曾未逾年而二卿圍之是盟亦不足信也取邾東沂西田而心未厭也不至以邾子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故庸書以著罪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凡君雖無道猶稱弑者君臣之分猶存也蔡申皆楚誑吳妄罪執政枉殺濫放人心已離蓋無復君道矣無君道故變文而稱盜殺耳嗣非盜而稱盜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七

者舍盜無可稱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傳文之錯殺公孫嗣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則辰與姓與盱必皆其黨也辰書出奔不能無罪矣然亦其上有以致之者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而不書其名蓋罪在宋不在小邾也天

下無伯小國受禍于強大可嘆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 公孫霍

公孫辰出奔或與聞乎殺也姓霍何與而致之死哉故書以累上之辭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家氏曰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援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彊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春秋疑問 不卷之十 八

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故書人以貶之

城西郭

備晉也郭而備計下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禮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殷社在亳武王克殷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皆稱亳社今天火其屋亦戒魯之危亡乎故謹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莒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比年築城勞民甚矣若曰備晉是自取也

夏齊侯伐宋

齊侯宋公盟于洮僅六年耳未有釁端也齊曷以

加于宋豈以宋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以爲討耶

景公內不能正其國而區區以脅制爭伯權未見

其待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是師也雖假納蒯聵爲名實則讐其黨范氏耳

春秋疑問 八卷之十三

九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邑也魯取而城之而聖人必繫之邾者

不與魯併其邑且譏其所城者直至于邾之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有是役然自昭十二

年以來晉伐鮮虞蓋已五舉矣母亦介殖以爲已

利耳

吳伐陳

陳楚與國也吳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吳人怨

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黜武春秋所不與也

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爲國世臣始從昏命而莫止既受付託而奔

亡非忠也故書奔以正其罪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

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

春秋疑問 八卷之十三

十

矣

叔還會吳于柎

叔還以吳在柎往會之以結其好然夷狄禽獸也

其可援之以爲黨乎君子是以知魯之有吳患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而繫之齊其罪固各有在然陽生

已奔矣曷以入于齊陳乞召之也陳乞召陽生入

則荼自無生理矣大臣常廢立之際不據經守正

以遏君之邪曲從其昏命廢長以立少待其既殛

而欲復歸於正則其所殺者雖曰不出其手而實難逃弑君之誅也若陳乞者可鑒已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則喜為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乞為陽生弑也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為必以禍所從發為之蓋所以誅其意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切近仲孫私邑仲孫必欲吞滅之而後已故中間雖間連叔季之師前後總歸仲孫何忌何忌亦大不仁矣哉

春秋經傳 卷之十一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有樂甌之伐茲又加兵焉惡矣書著宋罪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者謂宋公子地奔鄭鄭欲取宋地以居之也然則今日皇瑗之師或者其謂是歟左傳云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所未

解廬陵李氏亦有辯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之加師于衛以其納范中行氏也五年趙鞅之師以不納蒯賁為辭故稱伐是師明以黨范中行

氏加之也故書侵總之皆所以譏也
友公會吳于鄆

五年叔還會于柎已為啓釁况公可復與會乎八年之伐我蓋公之自取也

汪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于鄆衍而經不書盟諱與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黃池吳爭先歟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本三家意公內迫於三家不得不行及師入其國以其君來而可委其責乎春秋傳書之冊蓋

齊秋經傳 卷之十一

亦不能為公諱也然後世必有論其世知其事者

三家不能逃其罪矣

宋人圍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不亦甚乎故貶而稱人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與曹疎所以救曹者為報皇瑗之師故然曹受宋之侵伐亦數矣今又受圍四鄰坐視而不一救則此救亦不可少者故書以示予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好田寵嬖晉而奸宋致國之滅豈曰無罪然宋以樂大心奔曹自曹入于蕭以叛故三年樂克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宋人圍八年宋公入以曹伯陽歸報復之毒惡蓋莫有如此者傳不罪宋景伯罪伯陽乃曰刑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夫子春秋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當必有能斷斯獄者敢問高明

此與前時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書法同特滅入二字稍異耳然滅滅其宗廟也入其國都也入其國都有不滅其宗廟者夫子亦各錄其實事耳

春秋疑問 卷之十二

主

非子宋而故以滅爲入也宋公書爵與楚子同

兵伐我

吳受邾之愬舉師至我城下固爲可惡然魯數伐邾以其君來胡毒之太甚哉鋌而走險吳代之伐亦其勢所必至者至于城下之盟魯辱亦太甚矣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書曰吳伐我自然曲在我此爲國者必度禮義而後行而不可自取其辱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據左傳齊以季姬故命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又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知魯之毒

邾既以怒吳而取其伐師造城下矣又以怒齊而致其伐喪我一邑焉則亦何利之有哉諸儒謂魯能悔過歸邾子益于邾愚謂魯蓋迫于不得已耳始不自度盡夷之以爲快終不自保亟反之以爲解總之其不知義未見其爲悔過也敢問高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齊取讎闡二邑本齊魯歸邾子魯歸邾子齊歸讎闡二邑是二邑之取之歸魯皆聽命于齊其歸邾

春秋疑問 卷之十二

主

子魯實受逼于齊未見其爲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也

安然一個魯國數伐邾而以其君歸致吳之伐盟于城下致齊之伐取讎闡二邑致齊請吳師辟吳師魯因會吳伐齊齊又帥師伐我通是自家討得來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罕達欲外取邑以與其嬖許瑕圍宋雍丘宋皇

瑗帥師悉虜而敗其衆僅以二人歸則其所就僂者亦多矣是戰國坑陷之師也書之冊所以甚皇瑗之罪然罕達之所致其取者獨無罪哉而况其後亦帥師取宋師于崑哉但知快報復之忍忍視人命若草菅是直皆無人心者

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後書鄭罕達取宋師于崑蓋甚其譎惡其盡著其罪之不容誅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而旅卒今陳即于吳致楚

春秋疑問

卷之十二

五

之伐固矣然曷不省其所以即吳者由我之無以綏之耶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何暴橫之太甚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憐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再伐十二年又伐十三年鄭人亦盡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入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其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先爲魯所俘而今來奔是益之無恥前已歸于邾而今受其奔是魯之不智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魯世爲甥舅之國魯自以邾故致齊之取二邑然旋以歸之魯矣何毒之太深援吳以爲伐耶書

會吳伐齊便見魯之不足處若齊侯之歿殊不可曉彼誠卒而卒之其常也中或遇弑而其國以卒

春秋疑問

卷之十二

六

赴吾因以卒書若鄭伯髡頑焉亦其常也而必曰此變之正也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此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此亦或非夫子春秋之意也敢問高明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何修怨之不已也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晉加兵於有喪之側聖人弗與也故書侵以示貶

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

伐之魯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魯接壤世婚會夷狄以加伐且聞其喪不即班師皆可罪也故書至自伐齊以示意

葬齊悼公

與其會葬何如弗伐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公孟彊出奔鄭是彊世子之黨也此何以自齊歸于衛或曰此世子歸之自也然蒯聵入國彊又何以復奔齊也此皆春秋筆削不卷之十一

十七

不可晚存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分明著其罪書吳救陳分明著其善然但稱吳不稱子者吳是時伐我伐齊純于夷狄者也即有小善而未可盡與也故但舉其號耳

救在夷狄罪中國之不救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帥師伐我必我有以致之者

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蓋我能入邾吳能為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此理自然無足怪者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故書出奔然國不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政也其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魯秉禮之望國也與齊世為甥舅乃以取邑小隙春秋筆削不卷之十二

十六

援被髮文身之國一伐不已至于再伐焉是亦吳而已也至是而聖人望魯之意終矣舉吳本號而狄之亦所以狄魯也夫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此以齊國書主是戰者蓋曰書之用于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恥是可罪也然夫子本意豈獨罪書而已乎所以深罪魯也觀先書公會吳伐齊繼書齊國書及吳師戰于艾陵

沒公不書則亦有所難書者是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學者但於此等處體得夫子書法之深意其可讀春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亦衛國用事大夫也據傳則其所以出奔者行甚可醜書之冊蓋曰當時之衛其君之出奔也如是其臣之出奔也如是甚可傷嘆也云爾

高氏曰春秋內外大夫出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春秋經傳

九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賦之說紛紛以理折衷要是計田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也然總之又加什二之外耳

魯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而古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丘甲丘甲者據丘出甲也而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

三變為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既溢其稅之額又益于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上供者也故書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夫子謹書之冊所以為千古之大戒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稱秉禮之國至娶兵一事豈惟入于夷狄蓋淪于禽獸矣昭公自知非禮而異其名至其卒但稱孟子焉故魯史仍之春秋亦仍之耳然志時月日書其卒而獨不書葬苟有問其不葬者其實自不能掩矣此為春秋之筆

春秋經傳

十

公會吳于橐皋

會祖會鄭會橐皋皆舉吳號夷之也獨夷吳而已乎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據左傳公竊與衛宋盟而卒辭吳盟則橐皋之會亦公之不得已耶

宋向巢帥師伐鄭

廬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

鄭師之覆轍佳兵不祥其道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此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忠特甚故春秋各書取以著其誅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口于黃池

此會本吳子所主春秋嚴華夷之辨故書法若此若曰公與晉侯會因及吳子也云爾然其實有不

可掩者

春秋嚴問

主

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

此稱吳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吳本僭號稱王

矣春秋凡四夷君長皆稱子然有不輕與者在吳

唯札之聘則嘉其能慕義也而稱子柏舉之戰則

幸其能救患也而稱子若此會主盟上國如晉如

魯唯唯聽命而單平公亦與焉欲不稱子得乎即

沒單平公不書而公與晉侯稱爵以與此會可曰

及吳八會于黃池乎故愚謂此之稱子非尊之也

亦非貶之也唯公與晉侯儼然與吳子列于會

自失其所尊為可貶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以陳之即吳也伐之再矣今又間吳出會而伐之然曷不思所以勝吳乎徒爭一陳何為者書帥師書伐蓋深罪楚耳

於越入吳

書於越入吳非以為快也亦非以為罪也夷狄相攻其常事耳唯吳狂悖而無謀越深詭而多計故前日柏舉之戰吳方乘勝以入即也越乘其虛而入之今黃池之會吳方爭長以主盟也越又乘其

春秋嚴問

不卷之十一

主

虛而入之而且獲其太子以沼其國是則可為世

鑒者春秋再書於越入吳非以為越快非以為越

罪乃以誠後之好戰而無備者終底于滅亡而彼

乘虛以入人之國者恐亦難逃乎天道耳

秋公至自齊

會鄆會橐皋直會到黃池唯唯聽命斯為可愧哉

書至自會亦多矣此其為最下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蒯賁在戚十有二年晉人不能以此討衛

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讎讐

廬陵李氏論晉事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
端在諸侯之先貳又進而推曰晉國苟治諸侯安
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又反而求曰晉之禮
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
所以不奪不廢也豈惟晉事春秋之君皆有之而
夫子特有傷於魯此春秋之所由作歟

墓許元公

九月錄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按是時是月有星孛東方當必有所以應之者但

春秋最開

不卷之十

三

在有國家者皆當因星變以修省耳

盜殺陳夏區夫

此無傳不可考但當春秋之季盜殺卿大夫則大
可駭異耳

十有二月錄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說春秋者於此條或謂夫子感麟之出傷吾道窮
也而作或謂夫子作是書文成而瑞應因之以絕
筆愚皆以為未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蓋傷
之久矣胡侯麟見而後傷即若謂麟應而絕筆則

尤非也何也夫子之作春秋為維持世道計必非

曰吾作是書祈一瑞應而後已也或作此而終無

麟應則將於何時何事而後絕筆耶按左傳是年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

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則春秋之書西狩獲

麟也亦紀當日之有此異耳若所絕筆則更有說

夫子之卒在哀十六年夏麟之獲在十四年春凡

書非以結前事即起後事此一年內前後事或

無可書未可知且夫子是時已年七十矣或書此

條後即有疾不能書若朱子偶絕筆於誠意章亦

春秋最開

不卷之十

三

未可知而必曰此以文成感應而絕筆也而甚或

名此經為麟經焉則夫子嘗謂志在春秋者志此

麟應而已耶又謂其義竊取焉自取此麟應而已

耶朱子曰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

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是不祥此數

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

丙申仲冬曾孫男汝起校補

春秋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酷之論視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爲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旣云告不以名矣乃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爲後日輸平歸昉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橫生枝節至於解紀季姜歸京師謂自季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別無確據卽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爲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不分卷

〔明〕鄒德溥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匡解

六卷》提要

學春秋者須先理會單段題并正大合題餘小

題只好一一點過備見開耳點過後宜姑置

乃為治經要訣蓋始由約而之博則可觸而

患難由博而之約則可化而裁之有渾融之趣治經要訣在

博約先後間耳偶書為同志攻玉之助

本經題目只有三樣一曰經題一曰傳題一曰合比題經題

如元年春王正月如衛侯朔出奔直至內衛俘一事相為本

末者但可謂之經比于四書之全題而不得謂之傳與合

其或事之不相為本末而作傳者引入各傳者引入各傳內

以發明褒貶之義或以照辨書法後人因之以出題謂之傳

題

或從傳而無意義主二傳合然後冠冕者或會傳意合作或

傳中本無但人以己意合而成題或以屬詞比事之法比而

成題要之必有大義理大字眼謂之合比題合比題于經無

病自有傳題已不覺信傳亦經之失况搜尋牽合如元年搭

歸昭登在春王正月搭已卯然如京師搭入鄒為王事民事

之類與夫篇頭接尾使人難知而義理淺晦反足為聖經之

病吁可弗辨與是編也蓋祖述趙先生錄疑之意云創始為

手敢

安福鄒德溥著

隱公

元年 陰曆丁卯江面

此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者明人君之用也為一傳大綱其所以不言人君之休而言人君之用者以改元即位乃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範萬夫之始故子用為元切耳其言休字非與用對用者休之用也大哉乾元之至宰相之事言天地之用不外一元故人君之用不外休元也春秋以君相為一心故繼之以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云云至遠近莫不一於正矣言元之為道下外乎人心休元之道不外乎正心故治國者先正其心則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也萬物資乾元以始坤元以主資君元以正便是人君之用與天地參春秋立文兼述作至末為一段舜典稱元日舜之用也商訓稱元祀湯之用也元年之文乃帝王之文則正心之法豈非自古帝王之心法哉若惟王者改元之說胡五峯自明白

此題只元年一書法休元一意重正心講述古意于首尾見調元句亦下可遺重正心謂元者心之所自來也自非至誠無息下足言休元其工夫則程子所謂謹獨而已或問上嚴劉子只要扶持人主心術朱子曰然也要在下人心術是當這便是大臣調元之道

春秋首發休元之美欲人君正心以為用也

或以蔡立歸闕搭題不知蔡立歸闕于調元之事何與之

文定闕

周王建子為天正每歲皆起于子迄于亥不易夏人之月數

聖人以夏正冠周月金欲行夏時而實尊周正

春、夏、秋、冬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此胡氏所謂以夏時冠周月也

伊川圖

周金改月不易夏人之時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冬、春、夏、秋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春秋金改時不改周人之月

此程氏所謂假天時立歲也千古不決之疑此二圖姑知之如何不改亦明矣

文定謂周不易月則經中正月聖人所改也安得言周月蓋其意以聖人金改十一月為正月實周人建子之月也故以建子起歲之月屬之周漢初用秦月故史記年表皆起于冬十月終于九月如是周無正月矣傳中又何云周正其意只以改歲即改正之義非必改為正月而後為正也觀商不易

時而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泰不易月而曰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則先王言正之義可識如王于正之正與經文正月正字同周正紀魯事之正與經文正月正字不同如王于正使人知正月之為王正則凡泰王之正朔者皆知有周而天下之禮之度之文莫不統于王也若以周正紀事為遵周朔則不若依舊書十一月為遵周也惟此義不明故或誤以書春為行夏時書正月為遵周朔因取已卯燕為傳題殊不知自隱公元年之書便是以周正紀事矣豈春正月專說得行夏時至已卯燕而後為遵周朔耶

按不改月之說朱子論之已備至於不改時之說史氏伯璠以為四時改易冬不可為春之疑今以夫子行夏時之一言證之時之一字豈但指王到月數而言必是春夏秋冬四時也豈有新舊夏之時則必有所為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則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則子問為建子之月行夏之時則當時行未必是夏時也若以周之時春三建寅無以異于是時則人何以必曰行夏之時哉夫四時之序既不可移而迭則則月數自當時之而迭遷程氏之說亦不能無可疑云或問王陽明冬可以為春乎曰可陽生于子而陰于巳午陰生于午而陰于亥子陽出而春始于寅而陰夏之春也陰生于申而陰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三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于六陰三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子行夏時之言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不可也故之征有龜曰急索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彼經生多駁而不信無亦漢武改用夏時經夏千載民習于月日而不知三正之迭用自古為然與此題或主望別二意者未傳中三書法選三段作為是

聖人修經必明天道尊王道而正人道焉

元年春王正月 嘉靖壬子應天

此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春秋紀事之法也便下文書某日某事則為以日係月以事係日矣

此題重經看依總傳四意平重胡氏與離為二傳經中原是一題也若用述作為主則是不用經而用元年傳後餘意恐不可也後允如輩師一會代鄭之教皆當重經其中若比對有所妨礙不得已而宛轉亦可然要之經文所重皆不可遺也此趙先生主極當

聖人修經明君用而酌天時尊王道而正人倫

盟蔑

魯侯爵而君稱公 三為一段都者魯之附庸 三為一段

春秋大義公天下直主惡隱公之私也為一段此私字應上
公字與後宿傳私字不同後私字對周官有司盟說此私字
即疑字忠信薄而人心疑也故盟有弗獲已者即總斷所謂
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符已而要焉皆也以此句見公新立
求好於邾而沒欲盟之出於公非邾不獲已而求盟也
此題重惡盟作前二樣只著點于前

春秋紀內君結盟於小國而惡其心之私焉

儀父盟中國南季聘王朝執蔡仲命大易女叔聘全

蔡季歸諸侯突救王人鍼奔諸侯兄

春秋于人之稱字常例書者道之正變例書者道之中

南季聘 蔡季歸 突救 鍼奔

破全上

突救 鍼奔

王人恤患春秋變例以愛之貴戚上國春秋變例以貶之

盟蔑 蔡丘

春秋兩紀講信有惡其私者有惡其公者

主合

克段于鄆

此傳用兵大事也至為已厥矣解書法夫君親無將
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不勝其母句重下邊傳見鄭伯之

志主於殺弟非以順母故總傳云莊公特以順母為辭

恐其終得執已為後患直主大叔傷醫當絕不可復居父母
之邦作一句讀總之曰此鄭伯之志也只重殺之大邑一事
當姜氏為之請京蔡仲曰邾城不過百雉云云正欲為之所
也而乃托以順母為辭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到後命兩鄙或
已又故或為已邑又結甲兵其卒未將襲邾皆由殺之大邑
以縱使之也是其殺弟之志正在京邑之封而或以兩鄙不
堪或而使之二對用非傳意矣惟見至隱句應上段得以弟
累兄云云夫輕重言叔段之惡顯而易見莊公之意隱而
難知也

此傳中志字有不殺則不止的意克之于鄆是他平日已要
到如此孟子論周公之事曰過文定論鄭伯之事曰志大聖
大奸之所以異有心于無心之間而已總傳以弟為言蓋蔡
與管蔡同一兄弟之變但聖賢用心只要得大叔必無管蔡
之事若使莊公有周公之心段不幸有管蔡之惡則亦不可
以不誅畢竟惟非休道者不能用故周公之事君子不可以
教人

春秋於強國之剪同氣而誅其意以立人道焉

踴躍

上古應時稱號云云惟其以天自處所以可係王於天不然

則以匹夫議禮矣以天自處一句要重正是宛轉得聖人創制立名非以匹夫議禮之意稱天王乃其職名王而不職徒名也而所謂天者固在也聖人於是以天而是否之不然夫子匹夫也乃可貶王乎古之君以德配天後之君以位配天天主其處其興亡治亂常無定人主其實有惇庸命討當知創制立名係王於天內就將紀法之宗旨作正意發揮紀法即天道也稱天王者尊王為萬世法非貶詞也通乎一經所書而言固非但為此事然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下既說壞法亂紀自王朝始則上亦常說舉法振紀自王朝始之意不可將稱天王作貶詞看然當是之時王室休天之道

以克若天者亦當思其作用如何也貶宰嚭內亦用聖人以

天自處之意不然以天子之宰夫子降從中士而書名不為

檀進退亂名實乎此書周室始事而春秋所以托始於隱公

之意也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不可落也

春秋紀王室之禮也尊君之義備齊相之法

桓閔 南季 王洮 周公聘 石尚

春秋于王臣爵號有變例以正倫者有常例以正分者

盟宿 為盾已卯四

春秋重嫡妾之分始以禮禮貴乎相繼以禮禮貴乎君

內稱及有宿國之君也稱及不足以見其微稱及而不言其姓名故知其為微也微者名姓不登于史策故其盟會亦不志於春秋以其人而微之例也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言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之例也此春秋立文通例或於上敘句輕看而獨重有宿國之君一句遂以重君立說恐無此意只是盟會君臣之禮君與貴大夫居其間皆志至於微者則固有不足紀耳

凡書盟者惡之句通論一經書盟之例只看盟之一字便作不好的看初不論其掌於司盟與不掌於司盟也私相要誓以云云成傾危之習一滾說下歸重在下意提是德又下案

而盟詛之流弊聖人凡盟皆惡者有志大道為公也既說有志大道之公又豈欲其請命於司盟而如周制所云執看總傳則知以忠信誠懇為先云云及此事以觀而盟云云及本傳春秋之時云云猶不以為善句則惡盟之意自有所重而或以不公不信二邊分對者失其大意矣

此題起處帶宿之盟得志者輕一句只重惡盟作以不公不信通講以是惡盟之意

春秋紀講信而特示公天下之志焉

盟陳 宿盟 伐邾 伐宋

春秋而惡盟國私盟之不足恃而公天下之志見矣

或以踐土搭踐土原是下勞事與戴掌於司盟亦不相類
祭伯未

此內臣私交之始重明人臣之義上經於內臣聘聘告計
通一經而言意以人臣義無私交有私交然後有朋党私交
者明党之原藉外權云云即岐皆朋党也正本意就在不與
其朝之中蓋不與之法持戾于內臣皆所以正其本也總傳
隱公無命而立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自達
未朝尤見所私之實參用之此題正本不與明義對其曰正
本蓋四方之極建自京師風化之原出自朝廷也
春秋畧王臣之私交示天下以事君之義也

益師辛傳

事係辛葵類不應出題乃取別腳搭之如此傳搭公孫蒞
陳為不書官叔子漁事為辛葵然公孫蒞亦書辛叔子亦
不書官且經中此類大多俱不成題或又以于宗季子駢適
歷故奔舍至搭以為見恩數之厚等俱非本股以致講文與
題目兩不相聞甚非理

魏祭仲 單伯至為貴之以 公子友知陳

公孫蒞如年 為加之以重王命搭

會潛 二年

此戎見經之始傳分兩股看自戎狄舉號一句云云至不加

也為一段所字迴筆義本然之所聖人因而內外之外之非
外于無不履載之外就無不履載中分別內外耳觀五服並
列則知無不履載之休觀要服者貢服者王則知無不履
載之用要謂得天下大防分明與各傳相通書會戎議之也
為一段惟當外之所以不可與會會之則非外之之義也故
謂不當會在書戎之中則可謂因其不當會而書戎則不可
此題對作好一順講去反重了下段

春秋致意于內外之講好惟欲各安其所而已矣

或以春王正月搭會潛為明王者之休用不知彼傳大一統
自奉天子正朔言安得包夏在內或以元年搭元年是明

人君之用如出來只主合破云

春秋大法有以正心明君用者有以正防明君用者易稱執中

會潛 威那

異類與好春秋外之以明王道諸侯履親春秋誅之以正王法

入向 入極

此用典以入人國邑之始皆稱人三段乃作經立文通例傳
有其例而不發其義者必不重也若據事直書而後自見則
紀實之例即斷罪書法事字與上事字應義字與上義字應
施之一經入人國邑者皆可通也入者逆而不順只看一入
字而天王之不君魯魯之不臣自見只入極同按隱公之編

春秋筆削之始文定作傳例釋義之初故諸所解多用其義之可以施于通經者其後垂因事立說隨時適中要不失此模範耳此學春秋者之所當用心也

春秋直紀內外之虛小而上下之夫俱見矣

公父或盟于唐萬曆辛卯明大

此題謹之也非是謹其始即上謹戾之謹所謂謹其辨也或以中國之與戎盟始此日謂聖人惧其流禍而謹之搭瓦屋題于傳說不去再詳

內君交戎春秋謹之以戾防也

盟蔑 盟宿 盟唐 盟密 盟石門 荆敗蔡 狄伐邢

秦伐晉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此程破最好傳意正如此蓋春秋謹唐之盟以其旨在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而猶夏則齊之也

觀春秋于夷狄謹信而特謹其辨當觀春秋于夷夏用兵而兩

示其義

盟唐 荆敗蔡 狄伐邢 鄭伐許 晉伐鮮虞

觀春秋謹嚴于華夷之辨當觀春秋謹嚴于華夷之法

戎伐乞伯于楚丘 狄伐邢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春秋謹筆夷之辨有見于夷之猾夏者有見于夏之效夷者

歸賜 逆女

春秋正人倫之本故于亂法變常者致貶焉

盟密 就學者窮經者

此傳蓋字增字本則字矣若是則文則常用增字矣或以子稱紀宜伯伯維子宜蓋周卜程子說然恐既謂闕文則亦不當求其何字當損何字當益矣本據舊史是闕本舊史而不能益者聖人也傳授承誤是闕本先儒而不改增者傳授之後儒也如董仲舒劉向之徒或于破用聖人宅心之慎講中二段俱用殊不辨下句之為先儒傳授誤矣詳之

聖經之存闕文可以觀聖人之宅心矣

春王正月 盟密 甲戌乙丑夏五 春正月 歸舍賜

門巢 公在楚

聖經之于舊文有削之以示義者有存之以傳疑者

春王正月 春正月 歸舍賜 伐楚 公在楚

聖經之所削無非大美之所在焉

鄭人伐衛 萬曆戊子明

此書外伐之始也兵聲罪致討曰伐三三斷以征伐天子之大權一句此所謂春秋無義戰也故曰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惟內兵三三此題責鄭只重事兵而修慈意累帶恕辭還要斟酌不是與他觀可免字可見

春秋紀兵罪強國以正王法恕與國以明王事

伐衛遂伐是

春秋紀兵而修惡討罪者皆在討貶焉

仲陸取鄆

春秋紀內兵而必究其詳以存禮焉

日有食之

積米子說曆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

九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

朔朔後晦各前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

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

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元日而月為之食日月五星行

有常度間有差或無由知之惟于日月之食驗焉此星官紀

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曆數之紀無不當而四

時無不明矣然春秋班固以為周曆曆尊歷不正又曆序曰

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選用殷曆今考之交會不相應經年多

一日傳率以一日或以為大極上元不知此乃劉歆三統曆

于春秋而用漢曆可乎又朱子王者修德之說在未災之前

傳說在既災之後大要則皆示人主以人雖天之道也變不

虛主人事夫而後天變見此人事微于天道也不能修德以

弭則妻婦乘其夫

此天象微于人事也夫七政者天之

所為而人不能違曆數者人之所為而天不能違春秋示後

世以經天之法者天人合一之學也其始災也因在人而天

而感在天之天其既災也因在天之天而修在人之人春秋

示後世以畏天之道者天人合一之學也經書日食三十六

知其說則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此題還是兩此作或以有常度說起則重謹天戒作文雖新

而書日食之始上段似不可輕

春秋紀天災欲其精天文而謹天戒也

按廟傳舊有朝于京師三脚題而不可出王喪既無著落且

傳泛舉諸侯平日之事非以當暴王之喪而諸侯也此

題不必錄

按年傳世官世祿舊原無題今新增季子歸于真會疏以為

尊賢報功只借題立意原非經旨于魯書季友仲遂其意在

稱季與仲上所謂賜之族而命之為世卿者也而其事在二

子卒上見今以支如陳遂如齊二脚替之實非也刪之可

求聘

此題分二段看行使諸侯必稱使武氏之來不稱使者見天

子諒因不可使家宰攝政不敢使所以惇典庸禮以正天下

之典君取於臣不言求武氏之來曰求者見王者有求下觀

而化所以防微于漸以論天下之本

春秋紀王室之下微必謹大典而端大本焉

按辛傳既有祭立歸父如齊為主同其禮元盡其誠錫桓公命為大君懷臣公如晉為邦君睦隣俱非經旨刺之可

石門

此外諸侯相盟之始故別發一傳意惟當時以盟為常典所以不能復先王敬信之俗而見為公之世聖人以為非常典見得天下一統王法猶存掌于周官載在玉府列國私盟則有禁人臣犯盟則有懲周之役盟固如此乎慎重也既不以此典為常庶可因而復古耳故于違常犯法中發出志古之意方見聖人精義大義宿盟而大道遠聖人既惡內之不能優乎古而有望于外也石門譏而大道幸聖人又惡外之不能變乎今而無異于內也相率而入于亂天下為公之世將何日而復也耶

春秋惡諸侯之特盟而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焉

石門 无屋 于衛忙 北右

此題可刪不如單題好

葵傳既有盟宿滕薛朝于稷于由子准番肅公如晉如晉如

楚題按此皆不宜搭惟謹辱遜疏為正

如晉 葵景 在楚 上 生康

春秋畧邦交之禮而親親尊尊之義備焉

舊伐取年婁

此取邑之始而其事又重於伐國故須重秦王制上講秦王制便是玩王法非兩意也觀傳中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可見取重於伐天討不如句亦不可遺小國凌人而無地春秋正王法以誅之也

取年婁 取濟西 取汶陽

串作不得傳意自明白關講後將本版多發揮教句便是正本

秦王制而無地者其罪大無王命而獲地者其罪同

入向 年婁

上二年昔人指兵入向而天討不加君臣并責下其暴盛焉

亦君臣並責

春秋始罪諸侯入人國而均罪其君雖罪諸侯奪人地而並責其君

秋傳內舊以鄭伐衛衛人立晉為不禁子之惡不屬臣之諫

搭題似非經旨刺之

過于清嘉靖庚子心字欲字重看

此書遇之始後不再發以此傳為正單次之期一句最當味禮字就人君相見時講同一遇禮也不期而行則不為單次而為恭肅期而行之則是期於單次只在期字不足單次重

可期也人君豈可期草次也遇字是魯史舊文其為據事直書與曰會曰盟之文同主云草次之期則春秋惡無禮之義在其中與言取者枚舉之名而惡取之義在其中同傳末總結以故凡書遇者云云正與此句相應與凡會皆記書盟皆惡句同古有遇禮云云至直欲簡其禮耳欲簡其禮所以私為之約而自比於古之遇也簡畧慢易云云申言其為草次之期錄欲自比於古而實

非古之遇也莫適主云者莫為主亦莫為賓賓主俱亂總是見為草次之期而已簡畧以事言慢易以心言皆所以為草次也

春秋紀內外之遇而深惡其簡于禮焉

遇清垂平 垂深 各為 魯濟山 梁丘 于防

書及與書爵不是書法書法只于凡書遇皆記上香傳內以此及彼以尊及卑只要見得彼此有尊卑而見莫適主之實所以為草次之期也同單作總叙總束末云雖國家不煩而私党以固用度不費而兵戎以結禮文不勞而嫻好以定然要之于國君之體統亦是甚矣事可簡也禮不可簡也諸侯惟志於簡札則必淪於無札所以可惡

于清 晉命
春秋于相遇者而惡其異乎古于相諭者而善其近乎古

于清 桃丘

春秋惡諸侯有私相誓而昧夫信者有私相約而簡夫札者

伐鄭

州吁二月弑君緣四國欲定其位故久然後弑之于濮州吁之伐鄭也于衛則曰將修先君之怨于宋則曰請伐鄭以除君害而其心只為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耳宋傷不恤衛有弑君之難已為非矣况從州吁之邪說而為之伐鄭以定其位是其罪不重在伐鄭而重在定州吁所以為罪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陳蔡不為無罪與羣帥師同但為從則輕耳

春秋紀兵而首大國誅討之法嚴矣

羣帥師

公子公孫升為國卿即是主兵方命是隱公不許而堅請之許則止不許則不止只此是以不義強其君而有無君之心不義重看若義則未必是無君夫卿曰貴戚則其勢難御主兵方命則其執已萌隱公能釋之于早云云猶使之帥師畢竟帥師是隱公使之矣然非公本意故伐余丘傳又曰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二傳大意俱重無君之心句此曰無君之心非矣後曰不謹待臣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未有其事先有其心此正人君所當辨之時也

春秋紀內臣專兵而畧詞以示縱權之戒也

會伐鄭

此非再伐鄭也故程子以左氏為妄文定之說本程子若二次伐鄭自應再叙不得言書重也

春秋頌紀諸侯之兵所以深著其克惡之罪也

伐鄭 擊帥師 會伐

此是經題或只主會伐一意亦詳

春秋紀兵嚴詞以誅克惡詞以謹權

伐鄭擊帥師會伐鄭 會首止 盟首止

春秋於惡與美之大者而必重致其意焉

殺傳舊以四國伐鄭立晉搭題謂從州吁而伐鄭者一文仲

也春秋稱人見舉國之人不討州吁相率而為文仲也不獨

諸侯為助惡之克矣殺州吁以立晉者一石碯也春秋稱人

見舉國之人致討州吁而成石碯也不獨宰醜有蒞殺之功

矣此春秋誅討之法甚好但稱人為殺州吁書法以立晉代

之以不可

立晉

衛桓既弑難責他內無所承只因他不稟命于王故通傳以

謹始之義言之

春秋于與國之嗣位而必正之以大義焉

觀魚于棠

述職五年為期自天子之年言非隱公也周以建子為正周之春夏之仲冬也以此時為魯耕之時誤矣夫抵古有天子季冬命漁師取魚先為寢而之礼公當此時因自注陳而觀之也引晏子告景公只要見得諸侯非王事民事不出重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礼上不納忠言言不知僖伯之忠言而不能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為故知其不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不見納是不知善言從而為之辭是知而不能所以卒及于禍

遠字要挑出

春秋紀國君之遠遊所以慎勤也

近以如京師入鄒搭本傳王事民事夫鄒子籍稻固非勤民

事者至如京師春秋方貶其不臣今作文反予之甚矣其不

明于聖人之經以証天下與來世也或又搜尋衛伐邢晉伐

衛等出題苦力牽合殊為明經者一笑殊為習經者一盡

于棠 王所

縱欲而不能克之以礼者固可議受朝而不能正之以禮者

亦可議

葵桓公傳舊有冕頌如會叔孫始如晉題上書卒貶不臣順

之諸侯下稱公議不忠孝之臣子此等題如出時習節題却

作朋來節文于理順乎否

入郕

此題意在君道上看人君本不當暴民況又在大亂之後尤當撫恤今宣未有德政及民而毒衆賜戎入人之國所以可惡

與國毒衆以虐人春秋惡其失君道也

入郕

次即 城郕 城陳蔡

春秋紀列國之用衆而立義有不一焉

入郕

城郕 正德雨子江西

盛兵以虐小者與國之罪盛兵以存小者伯主之功

入郕 城陳蔡

春秋紀師衆之文有善君之殘民者有善民之殘夏者

九月考仲子之宮

惠公欲以愛妻為夫人是言惠公欲以為夫人而未立為夫人也隱公欲以燕弟為嫡嗣是言惠公未立桓為太子至隱而後成也諸侯不再娶一句最重孟子所以入惠公之廟而仲子不得有祭享之所也當時既不敢附于而又不入八佾而用六佾則禮之難處雖當時亦疑之矣此題要見是隱公探惠公之邪心而欲成仲子為夫人以定桓公適嗣之位而不知諸侯無二適之禮也禮之所以無二適者以諸侯之無

再娶也非礼全為隱公蓋立宮乃隱公事

春秋紀非禮之祀而必正名以志其失也

歸廟 考宮

此題以大意總起分歸廟考宮作而以大意總結之正名曰仲子之廟若曰仲子何人而有是廟也責隱正名曰仲子之宮若曰仲子何人而有是宮也責隱

聖人論人倫之本必兩正其名以示義焉

初獻六羽

初者事之始也三三凡春秋譏魯僭天子之禮及歸之成王伯禽賜受之過如仲子降用六羽者公也而群公皆附用者

誰賜之而誰受之若以此題譏隱公便非傳意後凡書如書

禘各傳中亦通用成王過賜三三句仲子以別宮不敢同群

廟而降用六羽此句重若曰魯僭用天子之八佾舊矣今日

乃以仲子不可用群廟而初獻六羽耳如此則前僭不已明

乎而凡前此用八而今日之未嘗初獻者不待言矣諸侯僭

於上大夫僭於下三三大意重看因發見貶之說

此題不作復舊舊書法不是失礼則書是欲書則有不勝書

音故持因事而書也

春秋紀望國別祀之樂必明舊僭以正大典焉

考宮 獻羽

春秋於望國因清孔而正名因降樂而正典

伐宋

此題必以變例照辨書法黨惡意不用看傳自有輕重

春秋紀修怨之兵而特先夫主之者焉

石門 伐鄭 伐宋

石門一版未安盟會先主者石門非盟乎或以過梁丘股

代之又在伐宋下姑錄之作文分三段不必如時說主伐宋

作然伐宋上無班序題

聖經之序諸侯各因事而異其法焉

過梁丘 盟貫 陽谷 遂伐楚

春秋之序諸侯因常變而異其例焉

盟貫 會陽谷 侵蔡遂伐楚

不然梁丘之過嘗先宋矣

不然鄭之伐嘗主宋矣

春秋紀兵好而先夫主之者因其變而已矣

伐宋 戰紀 北杏 于夷 同上破

四國伐鄭 邦鄭伐宋

春秋紀主兵之異有詐黨惡者有愆首惡者

螟

敬天動民似與傳意不合

春秋之紀災所以重國本也

圖長葛

誅亂討賊須有破為州吁弑而發

大國用重兵以重隣春秋直著其惡焉

圖長葛 圖彭城

圖字提起

春秋紀重兵用之以害無罪者可恥用之以討有罪者可予

圖長葛 取長葛

書法用前傳大意參用後傳圖于此取于后亦見經年不解

意江氏註明

則官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所以誅亂臣討賊子也
周官大司馬有九等之制所以正疆宇固封守也

大國用重兵以奪人之邑春秋特著其惡焉

輸平

六年 為曆乙酉而辛卯齊州

主貶鄭魯帶見方合經旨卑貶鄭者非魯鄭兩平于經傳亦

欠分晚傳中諸侯修睦以番王室所主者義耳此句乃一傳

大意最重蓋以成國後來若微得有專周事出則此輸平乃

義舉何惡之有但歷觀後來做出許多皆是不臣之事故知

輸平之為相結以利也

強國以利結內春秋正之以義焉

盟宿 遇清 伐鄭 伐宋 長葛 輸平 歸枋入

伐宋 取部防

強國求間結內而歸于利焉春秋所以貶之也

輸平 歸訪 入防 伐宋 取郕 取防

春秋惡強國之結成于內以其歸于利也

輸平 歸訪 入防 伐宋 取郕 取防 于出 首止

葵丘 于洮

輸平以利結魯下皆以利結魯之實盟由以義尊王下皆以義

尊王之實

結成而要以利者可貶講信而結以義者可予

秋七月 嘉靖乙丑

王子龍田曰此題在秋上發揮不可泛做姜鳳阿亦曰秋以

肅物而上天四時之運無停機也刑以正民而人君四德之

行有常政也渾作不可分王和石曰此題只在理之不息上

論不可講到用上者未天下無無用之休則元年之書是也

天下無無休之用則秋七月之書是也四德如耳目之聰明

四時如聰明之視聽味此可見休用之義易言其休春秋言

其用代義於三奇之卦名曰乾健也天以至健故能運

四德於四時君子亦以至健故能推四德於兩間月令雖出

于泰呂不常然皆述古者帝王明天出令而盡人物之性者

主漢戴氏始判于禮記而後人因之春秋究治則元不備而

飢夏興坎治則享不備而憲秋興震治則利不備而萃冬興

誰治則育不備而泄蓋天地人物不過此陰陽之理故人君

所以參天地而理萬物者惟祀樂刑政之用不失此理也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豈盡語哉總之則天道不息而王者

亦法天以自強不息之義

春秋明天人之一理欲人君之法天也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贊傑遂良行爵出祿

厲兵誅暴修法懲罪 察隱圖封備邊講武

春秋述紀時月示人君以憲天之道也

取長葛 嘉靖庚子四川

鄭亦無君謂鄭無賢君生視其民之危困也

王法不當與天理並說宋罪只重在奪強人之有上天理一

段是言外意忌馮戍鄭即在取非所有內帶用不然似涉報

應之說恐不雅且後公入許傳亦有不善之說三意與此

同豈亦可以王法天理分講乎

大國恃強取邑春秋深惡其不義焉

伐鄭 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此題出後半傳只得以逆天理說

春秋詳二國交兵之迹而獨著大國逆天理之罪焉

叔姬歸 七年

春秋志內女之歸而謹禮德之義備矣

伯姬歸 叔姬歸 歸鄆

春秋于內女原始以謹禮要終以表賢

城中丘

此題要發揮非人君之心此心乃天地立君為民之心而人君所當以為心者也

望國役民非其時春秋訊其無人君之心也

中丘不時

祝丘鄭齊

城向時

城成周

衛王

此題總叙間以聖人仁天下之心起一頭見得民力是所當重者故非時非義固為罪矣而雖時且義亦未免勞吾民也

所以春秋不論其時義之合否而皆書之也

春秋重民力故不以時義之合否而皆書以示忘焉

城向 城邢

萬曆丙子云而

春秋重勞民雖合時義而必書焉

城中丘 築郛

上耕耜之時民勤於力下志荒之時民勤於食

春秋訊望國非時之後有見於寃愆者有見于創始者

齊侯使其弟年未聘

傳中一則曰年者齊侯公母弟也又曰傳公私於同母故母弟之美不可不發而使之未聘亦是任之以邦之大權然重

在平日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子上而因其未聘以見之耳不稱公子而稱弟者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私之也只是一書法貶也貶其君

大國待弟過於私春秋因事而變文以罪之焉

語盟 吳背陵 鍼奔 辰奔

傳引札之文以起年語之私引書之言以起祭光之薄而總結之仁人于兄弟絕偏繫之私者義也馬文恭之義者恩也義行於恩之中恩不出于義之外蓋絕其私使不陷于非也正所以全其恩而友恭之焉亦義之所在也故合言之

春秋于諸侯之侍弟有以義責其私者有以恩責其薄者

公伐邾 萬曆乙酉廣西

伐則曰伐魯實托為詞說以伐邾故書伐此自是正例不可以書伐為譏非義更于書伐之外別討今不待貶書法也為宋討一句兩邊俱用蓋其伐也魯固曰伐國入邾邾之罪不可原矣不知宋之邾不可入諸邾之田不可取也宋取于邾邾入于後彼此施報之常要之有不足責者今為宋而討邾也獨不思兩國之惡所以啓釁者為誰動衆者為誰如守正不阿之義何其伐也魯固曰盟宿過清宋之黨亦不可離矣不知宋之信不可失猶邾之好不可失也邾盟于前宋盟于後彼此交好之意均之為不可忘者今為宋而渝盟也獨不

思三物之誼所以詔神者謂何要言者謂何如父要不忘之信何故書公伐邾所謂不待貶而自見者也

春秋直紀望國之討小而非義夫信之罪見矣

盟戾 邾鄭伐宋 公伐邾

春秋原望國之討小而見其信義之有歟焉

伐凡伯以歸

徒衆武曰戎兵用徒實旅之主雖敵國猶不可廢禮况天使乎吾意衛也恪共天威有咫尺不忘君者而生視其伐如此則夫旄丘之刺君子固已知衛之禦侮于疆場者皆如此也衛之域也豈域于域之日批書法貼出衛地節義之字雖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王臣乎吾意凡伯也肅將王命有顛沛不違仁者而甘為之虜如此則夫泰離之悲君子固已知周之既附于朝廷者皆若人也周之哀也其何日之有批書法貼

出易詞

春秋于外夷之辱王使而責有所歸焉

歸訪 入訪 八年

我入訪以下還是責魯或因歸訪無明解的書法而欲以此作歸訪書法非也且歸訪入訪自是二人事傳中凡言入者逆詞也安有把逆事說屬他人乎此歸字與假字不同假者隱詞歸者直詞鄭人罪大惡極不待誅貶而後見所謂直書

而自見者也到後來魯假許田却直書不得故以諱為貶

春秋重分地而交罪夫授受之非道焉

歸訪

春秋於強國之委分地而罪其夫臣子之道焉

庚寅我入訪

望國受人之地非其義春秋所以罪之也

輸平 歸訪 入訪 假許

此題乃訪許一事之顛末須重經看不當只用本傳但重罪鄭說

春秋詳二國之易地而罪各有攸歸焉

歸訪 假許

添入訪只附歸訪內用

地委于內春秋著強國之罪地委于外春秋謹望國之非

盟瓦屋 萬曆庚辰

此題應立參盟盟二意殊失傳旨細玩傳意宜以二意中說蓋盟出于公則自然不參惟其私所以參而未流之禍至於不可極也况轉口氣文中須審斟酌諸侯參盟于是始參者三也人三為群也先是有待盟而無參盟今茲有參盟而後有齊盟矣持盟者離盟也離盟則二人而已齊盟則不止于三人矣聖人于瓦屋書日謹參盟之始也而大意重在變

則制上蓋此時合黨之風益熾而傾危之俗又將益盛矣聖人所以謹而日之者其志不但是要如前日特盟而已直是以大道之行望天下欲司盟之官不必設而變周制也特盟盟誼之流弊不是危屋後始有此等事觀隱公三年周鄭交質事當時已有傷其信不由中而資無益者文中須要分曉春秋謹參盟之始所以志大道之公也

盟石門 髡頑如會 此題宜在危屋前 正德已卯湖廣

春秋之書諸侯有所以別於大夫者有所以別於天子者

危屋 齊命 肖魚 嘉靖乙卯唐而

春秋屢紀諸侯之邦交而復古之思見矣

浮來

春秋紀內君之講信而必正之以禮焉

入極 篋如京 仲叔季皆字也行交同 會龍 齊惠也 閱群 虞夫官也士

城成周 雖邑也

字以謹德謹以表行官不必備惟賢者任之邑為未地惟有

功肯食之是非治亂不可缺此因春秋所書而見當時之事

非因有是事而特如此書也

春秋歷紀大夫有見官人之近古者有見官人之不古者

行父如齊 士央聘 舍中軍 入晉陽

公昔魯作三桓之子孫不皆行父之勤勞六卿之後不皆宣

子之有禮姑錄

內外世官而貽患官人者可以戒矣

南季聘 九年

即王札之請于下見王政之夫子上

震電大雨雪

春秋紀陰陽不度之變示人君之慎所感也

城即

此傳論勞民為重事之意與中丘傳同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是不得不勞民的事然而城必有制役必有時也不違制

與時矣尚恐其奪民時而妨農務也又當分財用云云然後

為之可也必分財用云云然後可以量工而命日不愆于素

不然而愆于素皆足以奪民時而妨農務也所以然者則以

民力足而後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而

不敢輕而失其時制妄興大作其罪當審矣傳意如此越禮

非制都要說歸勞民上去傳來總結以無愛養斯民一句可

知中丘與即皆以役有時一句斷之

內君非時而妄侵乎民春秋譏焉

城中丘 城即 城費 隨邱費

非時而勞民者可罪非制而勞民者亦可罪

城即 墮費

春秋譏與伐以明君道志毀伐以明聖化

會于防 嘉靖己酉宋

此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云相會聚耳通論一經之例不止為防而言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諸侯不期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親王命為懷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命事謂命以征討之事則諸侯之會本因王事而相會於王都故下文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伐之禁於王都者也然則列國安得有會之名也春秋之會皆非王事故春秋凡書會皆譏也左氏稱宋公不王云以下舉左氏所稱之非而明其所以非王事相會之意當從皆譏之例也自王所命而言則謂之王命由王命而行之則謂之王事以王命討宋而聽征伐之禁於王都言若以王命討宋則當聽征伐之禁於王都今焉謀於防為師期於鄆取二邑歸諸已安得謂以王命討宋也下三句正與聽征伐之禁於王都句對看其曰不異其文以為若果以王命討宋則經當有異文以書之不應只從大毛書會書伐例也今只書會書伐而不異文則可知其非王命討宋也破中不必用不異文

諸侯假命以行私春秋直書以致貶

會防 中丘 伐宋

好講而謀私春秋既直辭以譏其專兵舉而行私春秋亦直詞

以訊其專

會防 中丘 伐宋 敗宋 取郕 取防 盟鄆事在

以兵好分作兩邊無責內外敗與取皆作書法用鄭人伐衛傳大凡例破與上同應說依傳分始中終而書法只結會伐上然盟鄆事不經見而中丘自有書會書伐不可以替之下敗取既出題則其書法皆得從大凡之例與下傳意亦無不合今欲從傳而不知此題本非由傳而後有者也破同上

于防 召陵 萬曆辛卯山

高之塗山武之孟律 文中子謂春秋凡書會皆譏

舜之格苗文之降崇 楊子謂春秋美召陵

講好而非王命者春秋譏之譏信而述王事者春秋美之

中丘 十年 為晉伐子後而

春秋紀諸侯之私好而深惡其非王事也

會伐宋

前無君在一國字故傳曰無君之心兆矣此無君在一先字故傳曰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先時而制之則可以無今日之專及時而制之則可以無後日之禍非謂此時欲制之而不能也權勢已成威行中外乃謂為氏不能明其罪之意

春秋點內臣之專兵而縱橫之戎嚴矣

會伐鄭 會伐宋

君令而臣共
已行而臣從

春秋兩紀內臣之專兵所以謹大權也

于管取郕防

非治氏于浙江

若曰宋公不王罪宜致討則于管之遇當以正立臨之矣矧

假命而詐以勝

若曰宋公不王罪宜削地則郕防之裂當于王制正之矣矧

假命而詐以勝

春秋紀內兵惡其詐而著其貪焉

伐戴取之

此題傳中殘民無人已言非特殘三國之民已也平日能以

奇勝事宜貫入謹

春秋於強國奇勝之兵而深惡其殘民焉

克段 伐鄭 伐取之 入許 從王伐鄭

困州吁事未詳意者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不能得志於鄭耶

春秋詳強國之善戰而深罪其殘民焉

齊鄭入郕

程氏本說伐宋事非解入郕然知伐宋之非王命則知入郕

之非討違王命矣

諸侯假義以虐小春秋直辭以示貶

會防 伐宋 入郕

春秋始罪諸侯假王命以陵大終罪諸侯假王事以虐小

伐宋 入郕

若討違王命則不書伐矣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

伐鄭 伐鄭圍長葛 取長葛 會防 中丘

伐宋 入郕

大國進理以攝恐春秋特重其罪強國假命以行師春秋深著

其罪

滕薛朝 十一年

趙先生謂傳中闕述職意最重良是但只責滕薛旅見只責

魯愚謂傳意有可以反觀者滕薛當責以述職魯獨可闕乎

旅見非魯所需受滕薛獨可以施乎滕薛與魯俱重闕述職

上旅見即各帶兩邊總以君臣之分述職之禮說起一見滕

薛於周有臣道焉乃不朝周而往朝于魯且行旅見之禮不

嫌於天子事魯焉一見魯于周亦有臣道焉乃不朝周而受

滕薛之朝且不辭旅見之禮儼然若以天子自處焉二意疊

譏不必大闢總收寄而不削與不特言者的書法

春秋于諸侯之邦交而必正之以臣禮焉

滕薛朝 如晉復 加聘同

此題以述職為重而無合殷聘世朝之制意即附自相朝聘

句內不報不納只未帶數句便是趙先生此意最得大體惜

常說以簡于礼夫已過于礼失人看者衆也備考

春秋譏小國昧礼以事內譏望國昧礼以事外

時未 入許 嘉靖李洪西

春秋辨志以紀兵好而獨重內君不臣之罪焉

時未

春秋紀好而必原外志以著罪焉

入許

春秋於望國助人害小而著其不臣之罪焉

伐邾 伐宋 歸枋 取部 取防

四伐五伐司馬統之虎賁氏之所司旅賁氏之所屬書曰惟

辟作威臣無作威

侯甸安荒司徒統之士方氏之所司職方氏之所掌詩曰尔

、疆我里而東其配

春秋紀望國擅兵無地之事而律之以不臣之罪也

求賄 凡伯聘 伐邾 伐宋 歸枋 取部防 入許

望國無不臣之惡春秋詳貶之也

總傳

元年 春王 于蔑 克段 歸燭 盟宿 祭伯來

春秋紀一年之行而經世之大法具焉

春王正月 墮卻齊

傳題而合作

聖人尊周正而示王政之出于一數私邑而示國政之出于一

春王正月 于蔑 克段 歸燭 盟宿 祭伯來

觀春秋謹軍刑之法見春秋正倫礼之意

于蔑 于宿 祭伯來

聖人修經有責外諸侯之私置者有責內諸侯之私交者

克段 歸燭

兄弟嫡妾

強國數倫春秋嚴詞以責之宰臣讀公春秋變例以貶之

歸燭 祭伯來

仲子偕分王法所當治也永命以聞之隱公擅立王法所當

治也無命而朝之

永王命而寵偕分者固可罪無王命而交擅立者亦可罪

克段 四圍伐 鄭復歸

以惡養天倫者春秋誅其意為利溥天倫者春秋首其罪

盟宿 行以 適應 步樣

此題引善一此或搭敗莫或搭取卿皆是難經取義惟此二此

為正

春秋之法予引善之公者誅黨惡之私者

入按 以 選 伐余丘 丘 孟隴 寺 堂帥師 不辛 猶釋

遂如齊 適恩 卒

此題亦是公命討之意但題有書卒書于題既不當出而無書卒者于事亦無所屬且猶釋猶猶可以替仲遂之書卒而意如獨無可替者宜制

慶父伐公丘 行父如齊

春秋于內鄉而特撰夫私與事者焉

桓公

元年

隱公書元年而編年之法已具但以此明人君之用為第二義故待桓公而後發或以二元年搭題非也

春秋述古紀年而編年之法具矣

公即位

此為桓公一編第一書討賊之義者也通編之書法係於討賊尤重

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云深絕之也為一段大意隱桓

之禍由夫婦之倫不正故必先正仲子之為妾而後知桓公

之非適嗣知桓公之非適嗣而後知隱公為實讓知隱公之

為實讓而後知桓公之實為篡弑傳意是如此與考宮傳意

同然則公羊所謂主末為一段不過申說上意亦是重在夫

婦之倫上說故以夫婦之倫亂矣一句通承上文春秋明著

桓罪云云以正人倫亦是承上夫婦之倫蓋討桓公之罪則

仲子不得為夫人而夫婦之倫正矣傳內札字極重於仲子

則曰札無二適於隱公則曰札當嗣世於以為夫人以為適

嗣則曰札不得為出手札則入于邪故隱惠之心為邪心公

羊之說為邪說漢朝之議為邪議而春秋之垂訓為使後世

不得以邪汨此札也備書中始討罪之義句是通說所書桓

公時事不止是說不書王

春秋于逆君嗣位必正王法以誅之也

會

鄭莊自歸防之後無日不以得許為心隱公既沒其約未廢及桓公篡立鄭度魯不自安必急于會諸侯遂乘此機未求許田故與桓公會世作文雖是貶他不當貪魯之田而其棄機脅求之意亦要發出以收稱會書法

春秋於好講特誅強國要利之志焉

假許田

此中更發揮本題二字為詳如何

此題以弄義趨利說半篇將書法收二大段于後似得從不曰為桓惡隱之也而曰為國不曰許魯人而曰許人用字不苟皆當詳者

春秋於望國之易分地必規其詞以示義焉

歸防我入防 假許田

兩邊俱重吾親上說程文歸防不作書法借入字逆詞對假字說惡意只宜以歸字對假字說蓋假字為諱詞則歸字自是直辭矣入防 脚只帶作事實

外地納于內者其罪大內地償於人者其惡同

于越

與之盟以定其位須看未戰於即傳鄭伯首盟於越首字重因此一盟後人更不問其弑君之罪所以為定位之盟也春秋書如此不然何一盟而言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不已甚乎言及事實亦重但不可以罪魯分對

春秋紀逆君求援之盟而直皆黨罪之惡焉

于越 假許 于越

此題四意都要但兩志處輕上重魯不當徇鄭之貪利下重鄭不當徇魯之為惡上收不言易而曰假下收不待貶絕書法

土地之割掌之大司空所以圖天下之封守而不可以此易

彼也

度正之刑掌之大司馬所以詰天下之奸軌而不可以私藏

公也

春秋兩原求好者之志而俱貶徇之者之非焉

會 盟 越

通主鄭上說上以鄭志說起就把要地上斷罪下把魯志說起就把鄭黨惡上斷罪或主鄭志魯志做惡無意味

春秋責強國既結內好以要其地復徇內欲以濟其惡

會 盟 越

春秋兩辨會盟之志而且著強國黨惡之罪焉

假許 盟越

舊說每邊二意然下原志意輕似不得與上諱惡為對今每邊各主一意上說諱魯之失地下說罪鄭之黨惡地易於外春秋諱其惡好講於外春秋治其黨

秋大水

觀上天陰診之災見國君有以致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

天道王法都在王法上看不必平分王法本乎天道天道就在王法上見現程子曰弑逆者云未嘗忘也天理王法文

互言之可見十年書王傳內分天道人事大意亦是歸重王

法上去書法只在王之一字上或以書春為天道書王為王

法如此則凡書春者皆是以天道正其罪乎

春秋示王法於首月所以正外臣之罪也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春秋揭一王於首月也有正內君之罪者有正外臣之罪者

及其大夫孔父

按傳分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而經先書弑君而後及其孔父者督將弑場公孔父生存則不可弑於是手先攻孔父是孔父之死以君之故也經之書及以上下而不以先後也傳內督將弑場公云亦庶幾焉此段正是申說孔父處命

不諭之實凡孔臣賊子以下論春秋所以賢孔父則書名不嫌其為賢罪祭仲則字之不嫌其為罪所重皆在上意者統收苟息傳皆不及書名之意左氏言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之事文中亦不可無

春秋於大夫之與雖必賢之以立大綱焉

伐鄭 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入鄭 伐宋敗

伐戴友孔父

即蹟兵而見大夫無正君之功即與雖而見大夫有忠君之節

滕子來朝

此題一意傳中名實所由定句亦須發出見滕不以桓為賊

而首朝之是有夷狄之實持冒中國之名耳聖人所以降而

稱子比於夷此名實所由定也傳中先字最要挑別後來朝

桓者不盡狄之以滕子為之先也仲尼假魯史以行天子之

法以維黃帝舜禹周公之志末後要發出

第此傳尤有難言者文定所傳固是聖經大法然聖人罰不

及嗣黨惡者一人耳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則後嗣何罪即

文定傳亦自說不去

小國首修禮以黨惡春秋舉王法以黜之也

滕薛朝 滕子朝

周公大宗伯班爵之制有九儀之辨有五等之秩

周公大司馬九伐之法有殘執之典有汚瀆之刑

春秋於諸侯交內有爵之以明王制者有黜之以正王法者

于授成宋亂

特書所為是極重書法一經中會則惟此與澶淵盟則惟得天下大交春秋之深致意也隱惡意在此傳本輕觀極惡極矣之云猶為有隱手爾却以極言其惡謂春秋所書猶未足以盡誅貶之意乃所以深惡之也不必重或得與特書所為對看恐非其不諱公與貶諸侯之爵尤不必用蓋澶淵以特書其事為未足故復諱公與人諸侯以見意則三書法自當並重此傳前有云後有云故不必諱公人諸侯只特書其事為已明書法只當重特書其事上為略故立華氏曰為略最緊要故傳中一則曰會而受賂二則曰受宋賂以立華氏立之者立之為相也不但不能討與為之黨而已故曰甚也

諸侯講好以黨大惡春秋特書以罪之也

于授 澶淵

只重特書所為上其餘書法係于澶淵者雖重而在會授却輕只講未畧帶一帶

諸侯始濟惡春秋既直書以罪之終縱惡春秋亦直書以貶之

杞侯朝

春秋不貶小國之視內原其情而已矣

蔡侯鄭伯會于鄆

此為始懼楚本傳所發之意施於經中同病楚傳字俱可通故傳末結以現春秋會盟之道矣傳內莫大於理句照地之大小莫強於信義照力之強弱循天理以信任仁賢明其政刑言信信義以親比四隣言會盟離合離如離坐離立之離二人也合如大合九合之合三人以上也離合字不重盛衰之由不由於會盟之離合因會盟而可考耳聖人安中國待四夷之道則於進退予奪抑揚之旨見之也由字與道字須重看此中國懼楚而三人盟亦是會盟之合至於不知本此云云便是中國衰勢之由而春秋既之便是循天理傳信義乃安中國待四夷之道也夷狄不自盛由中國之自衰耳待四夷無他道安中國乃所以待四夷也

春秋紀諸侯懼外之好而傷其失治內之道焉

于鄆 北杏 于齊 踐土

于鄆之會夷盛而中國衰矣幸有齊桓北杏之會足以振其衰于齊之會夷盛而中國衰矣幸有晉文踐土之盟足以起其衰

觀春秋紀會盟之迹所以示經世之畧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此致其主在著其會盟侵伐之危例中

桓公弑君而立云：同惡也一段正是聖人所以危其違與或盟之意不是以中國戎狄之盟相對看大意全在托外盟以傷中國上不然聖人豈真以討賊之義望之戎狄哉如居夷浮海之言亦非欲其道之行於外也只是汲汲於誅亂討賊之意耳

春秋待致內君之結外所以重傷乎中國也

杜立 至 黑壤公至 重丘公至

此題不搭亦得經中如此類者大多也

春正月

春秋之法莫嚴於弑君之賊故其立法則以天下無非當討之人亦無往而非可討之時以當時之人言不但責之天王也而又責之隣國責之魯國之臣子其責之天王固為王法其責之隣國與魯人亦王法也以可討之時言元年則書王三年而後不書王十年則書王十八年得終又書王其書王者固為示王法之當討其不書者亦為示王法之當討也此以入見受命天子之時為言者非云必三年喪畢而後可討也蓋自是而後而天下莫討則聖人之意愈切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也傳中王朝不能討王朝之罪也隣國與魯不能討隣國與魯之罪也然不書王之一字頂有歸咎故傳末只

縱天王失政不王而不可曰隣國與魯亦不王也時文亦如

傳據將三年受命之時而天下莫能討之意引於首然後將不書王意歸責天王說去隣國與魯臣子亦累帶見但須有輕重

雖不書王而有為望於王之意在至糾聘然後王室之望絕矣

春秋于王法之不行于天下而累詞以示責焉

晉命于蒲

相命大諒是相命以收伯不然命字何說然此亦不必深考

只要說不盟的意出

人愛其情云其所由來漸矣一既正是聖人持起晉命之

文之大意也有獨為近正句是云二百四十二年間事之傳

見者故持起其文以善之持起是深慨世道之衰之意即屬

盟意也信諭意重是今日不俟結盟而足以相信不疑信在

言前之信也所以為近古

傳內信與私字對看不與叛字相對

諸侯相命而足以相孚春秋持取其近古也

盟蔑 晉命

相發而為盟者可識相信而不盟者可予

日有食之既

觀春秋紀天道之變見聖人憂王道之微

舉如齊送女

望國輕大昏之禮春秋書以譏之也

獲編逆 彙逆

國婚於大而失其節者可訊國婚於近而失其節者亦可讖

氏至自齊

傳意總是記不親迎豈禮也哉應上古者婚禮之禮字不言
舉以夫人至者既得見乎公自不得復言舉以夫人至自齊
如僑如以夫人至自齊之例矣此一句輕不用亦得孫氏謂
不得復言夫人至自誰非經例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句承
上豈禮也哉句傳中三禮字俱指親迎之禮言娶夫人大事
也得禮則不書惟失禮故詳只此書法總結

望國婚札失其正春秋詳書以訊之也

有年

桓公享國之久而言有年者止此天道滿溢之理未嘗恃也
聖人之意則以為負恩如桓雖一歲之豐亦非其所宜得者
故以為異而存之悲以不當有非常有分二意非也

國君以逆德而獲歲春秋以為異而特書焉

有年 大有年

只說記英一意有年大有年講事實要分別

二君恃德而獲歲春秋特書以紀異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春秋於歲豐有存之以示異者有削之以示常者

此題要重在謹微以全王德上傳云犯害民物是犯害民之
物也蓋既違常所必在稼穡場圃之中馳逐故百姓苦之
而相告也禽獸之害乃其輕者謹微微字就不地上說以不
地為微是對或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大字說蓋或
犯大事所當講也行之不地其事若微然犯害民物百姓苦
之則王德虧矣可不謹乎書其不地者所以謹其微也謹其
微所以全王德也王德乃博愛好生萬物一体之德遠字亦
要發揮書法只是持書

春秋謹國君之違狩所以全王德也

狩節 大閱

此題不但識其不地不時要見他害及于民不地則害了百
姓場圃之物不時則奪了百姓收穫之功

狩有常所如鄭有原圖泰有具圖是也桓不聚狩于大野而
舉于即也易地利矣豈不害民之物乎

園人之所司虞衡之所守必有其地

閏有常時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桓不閱於仲冬而閱
于八月違天時矣豈不傷民之農乎

司稼之所掌穡夫之所成必有其時

春秋譏望國之講武因其易地利而違天時也

糾聘

稱伯以見既封之任重作實事說而總結書名上去不須另
分二分亦不必以書名書爵分結于後

春秋于王臣之寵惡而待正其不職之罪焉

咄囑 糾聘

稱妾之分君臣之義無所輕重二遠俱重書名或以責之輕
責之重破繆矣

春秋兩嚴相臣之責無非為大倫計也

糾聘 錫命

王禮始責春秋責乎相天下者王禮再責春秋責乎君天下者

齊鄭如紀

其志惜以齊言蓋職紀者齊志也鄭伯只是助齊故傳首雖
齊鄭並言而夫子修經以下直斷齊人職紀之罪上而不廣
紀人之覺也句重紀人覺之則為如紀不覺則職紀矣故云
其志惜

春秋于大國之假札以謀小也特存其事以普罪焉

仍叔聘

仍叔之子云者訊世官非公選也是此傳大綱帝王不以私
受害公選主而政由是敗矣此段言公叔選之利害上世有

自耕野釣渭至雖有智音不能善其後矣舉上世衰周之事
以實前段之言然後總結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三三欲其
深省之也

此傳眼前只是一公字惟其公而已矣傳末徇大臣私意五
字古今之通患也文中將此意作正意講

從王伐鄭

此傳述天理而時措句為重春秋天子之事天子者天理之
所重也故天王可訊則訊之三國言從王者君行而臣從天
理也戰不言戰敗不言敗臣不敢敵君也亦天理也以此一
句貫三意總是君臣之義上說故又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
寓軍政于春秋也作文重講不稱天一樣下二意只作書法
大義看各關股于後

春秋譏天討之失以端本復明大義而存大防焉

糾聘從王伐鄭

禮加於無王春秋訊其非天命兵加於慢王春秋訊其非天
誅

王室舍大惡而懲小過春秋訊其非天討也

大害

此書僭祭之始傳意通乎各傳大害于上帝用盛樂也天子
零于上帝自報報主祝故皆作曰盛樂諸侯零于境內山川

用歌舞而已多用盛樂一句只要做出大雩之實其實有此
禮則有此樂故下文只言諸侯雩於境內山川而不言用歌
舞也不可以禮樂分

每年四月龍見之時而雩自此不可勝言然旱極亦當雩故
因旱而雩不是禱正是書其所可勝言者耳大字亦不是聖
人所加蓋成王周公得郊禘大雩則是國史元有此文也聖
人因物賦物無加損焉而義自見乃國史所不能與也

郊禘自是魯不當有故書郊禘便見其僭若諸侯亦有雩必
大字方為僭故於大字上看

諸侯不得祭天地云云禮也然禮必有義諸侯何故不敢祭

天地大夫何故不敢祭山川云云此禮之義乃性命之理也
知其理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為天下國家乎何有故曰
明乎云云時文須說得所以不可僭之意方於性命之文與

禮之義有發明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為我故祭
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之交感如何祭得此春秋所書交
神大雩之義也或問何謂氣不相屬曰聖人本人情以制禮
幾之不可為貴亦猶賁不可為賤也如周公天子叔父也使
周天子祭周公於周廟則於心何如即此心不能安處便是
周公與周天子氣不相屬今且把士庶人何故不敢以他人

祖禘祭於已之寢思量便曉此意

望國舉祀過手僭春秋因事而書以譏之焉

大字 吉禘 卜郊

以意思總起中分三段作重疊在僭上書法總結因事而書又
有其失也因旱而書本無失然要皆不重不過是於不可勝
書之中而書其可勝言者耳

望國舉祀而每夫之得春秋因事而書以訊之也

吉禘 卜四郊

望國僭於享親春秋既因事而致譏僭於享帝春秋亦因事而
致譏

州公如曹

如曹本無意義特為後來實事張本舊史如此夫子目而不
削耳

天子三公稱公云云此其所以稱公也按路史國名記周人
之制內之天子三公稱公外則二后之君曰公康誥之周公
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后之君也畢高衛武二
后稱公不是二項事皆在天子三公之內但其稱公而實諸
侯者則出入均旁之義耳或把州寔另作一樣看殊不知父
師與入相乃天子三公而周制稱公只是此二項人耳州寔
稱公自是本等皆稱的或把宋公子孟稱公宰周公葵丘稱

公為題似講周制非講春秋之義

二段傳文皆無意義此季先生所以欲他處其國危遂不復斷罪也如州公者所謂不能自強於政治日危月削如大滑膏淪于危亡而不覺者也非以不復其國為罪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此書諸侯失國之始論名與不名之例通乎一經按左氏自曹來朝云不復其國也杜氏曰言奔則未行朝礼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來也此雖另是一書法然却是見事透不必重只重生名上正名經世之本無生名不名二項而生名內又有二項言或曰以下正是說正名經世之本意專就失地一項言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礼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或美所以名正而天下定也失國不幸故可強於善失國自取故知終於自弃不名其不幸者勸其為善也名其自取者絕其自弃也或以自取自弃失之矣譚弦溫則後亦未見有與復者但在春秋立法自當然耳

諸侯假朝礼以依人春秋表其失國之罪焉

如曹寔來

稱公意書名意本不倫今人多以之合寔未傳比對姑從之上遂把度其國危遂不復斷罪

諸侯始假礼於外春秋隆爵以示訊繼托身於內春秋點名以

示戒

石門寔來城邢

春秋專諸侯而失國履親者有貶焉

寔來獻舞師譚奔弦奔溫奔

譚弦溫在上初豹曹陽都益在下題意同

春秋於不道失守者絕之嚴不幸失守者待之恕

大閱

不時借禮就八月大閱上見先生高軍政于四時之田以下是本其所以非時而閱之故大意乃是變不豫也豫之為道說在大閱以前

春秋於望國越常以譏武而深訊其不預焉

蔡人殺陳佗

蔡人殺其君商人君位也楚子處誘蔡侯殺之侵爵也或出齊侯伐西鄙蔡侯會申替之則二卿俱就稱爵說出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的意不必及見殺事若以上卿為稱位非也又有盟越會稷伐西鄙會申題只就不知其為賊與皆以為君上斷罪書法不必用亦得

子同生

此傳於春秋無帝王之道義須有發明

通家始生云云之法也與子者定於立嫡也立嫡者定於始

生也始主之義最為重漢人所請項太子以重宗廟社稷之意也傳曰故有君薨云云以名分素明而民志素定者正此意也誓命也命為嗣子而不易也當時須以大子禮樂之原未稱世子非聖人特制如隱並不書即位之律也

春秋於國諸始主必特筆以明與子之法焉

子同 札聘

此題兩邊須發得可憐可難意思

春秋燕帝王之道有示與子之法者有示與賢之法者

紀朝 紀去 鄭逃 乞盟 避齊 公在乾侯

列國失所主而不免於患春秋詳其事而各致其讖

紀侯來朝

春秋怒小國之親內而傷其夫所主焉

紀朝 大去 鄭逃 乞盟

以成敗榮辱分配

小國主非其人而卒敗其國二國主非其人而卒辱其身

咸丘

春秋譏望國之淫獵而愛物之仁見矣

谷鄆朝

春秋紀邦交既貶遠國之黨惡因傷列國之失刑

石門 秋七月 各鄆朝

秋冬之月令一以誅暴亂一以察阿黨

侯伯之名義一以德君人一以德長人

春秋爵諸侯而變例以嚴黨惡之誅俗天時而變例以示失刑之戒

滕朝 谷鄆朝遠 年葛朝表

春秋絕諸侯之黨惡撥亂之法嚴矣

糾聘 谷鄆朝

春秋始貶宰臣修禮因絕望於王室雖貶遠國修禮因絕望於諸侯

已卯燕

趙云只重禮禮用周正隱春王正月傳發之詳矣王云現傳意只重用周正即傳末兩句正見魯之燕非不時也今現之

趙說與常說為合然必合丁丑燕方是王說子傳為真細玩

自得破猶從二意豈象駁一冠則冠者亦難乎傳中周書乃

逆書也恐非正經文定持據此以為不易月之發耳

春秋之志時祀所以發禮之端也

家父來聘

大夫承命以寵惡春秋不貶以重相臣之責焉

糾聘 家父惡

觀春秋於王臣寵惡而付之殊見春秋任宰臣之專而責之儉

宰糾聘 家父聘 錫桓公命

觀春秋正王室之禮禮見春秋以君相為一心

歸聘 糾聘 父聘 錫命 舍聘

不然魯陶之魯歌何為而獨致意于元首之明也哉

不然帝舜之作歌何為而獨致意于股肱之喜也哉

春秋紀王室之禮而獨重君相之責焉

王室屢祭手典刑春秋重責乎君相

丁丑祭

春秋于望國之禮祀而詳書以讚之也

凡伯歸 丁丑祭

春秋立文有詞簡而義備者有詞煩而義約者

祭公逆

王室輕使而致臣之專春秋兩譏之也

祭公未劉夏迎

春秋紀王室而婚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固非以所輕當乎禮

之重者亦非

姜氏歸

婦道只以撝屈逮下之心為言者二南終后紀幽閑靜

生之德所以兆姦斯之盛而開興隆之基則婦道莫先撝屈

逮下美正始之道始於未歸王化之基：於閨門有二意

逆王后 姜歸

春秋紀知禮而兩謹君母之稱所以端王化也

冬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

責其父子皆以宗社為重看大位奸之規也三句可知二邊

俱用何急於朝桓桓執迷之賊也故不可脫

舊答歸母子洮題此雖是王事又比有常時不同

春秋紀小國修禮既責制命者之非尤責從命者之失

春王正月

天道即在人事上若犯水旱凶災譴十年已有之

春秋因時而明討罪之常理其致意于天人者深矣

桃丘弗遇

要將所從非義未照失信可惡意

春秋惡與國之負內約所以昭大信于天下也

桃丘 戰即 惡曹

何以知其罪之在衛也于即之戰惡曹之盟知之矣蓋衛之

所以康尊而從者齊之侮鄰之莊也齊鄭之所以合衛而謀

者即之戰惡曹之盟也使即之戰而義也猶可以逞其失信

之惡顯齊人以北戎之難德于子思之有功而鄭人搗饒之

班情于桓公之見后也于是恃德從欲有即之師焉未見其

義也若曰戰而義也則將官汚室桓非不可伐者春秋何惡

于三國而以未戰為文戰既非義衛何以從之而失信于魯
我使惡曹之盟而義也猶可以違其失信之惡顧齊人德鄭
之厚謂一戰之役未為報而鄭人仇魯之深謂一戰之未不
足道也于是結惡國實有惡曹之盟焉未見其義也若曰盟
而義也則魯眾謀亂拒非不可仇者春秋何惡於三國而以
季壽示貶也盟既非義衛何為從之而失信于魯哉此聖人
所以惡之也

春秋惡與國之失信也于不義所從者見之焉

未戰于即

此題一意看見諸侯于魯桓執逆之惡反與會盟而不之討

乃以周班後鄭之故而鄭也卿之齊也黨之遂未戰焉何義

我齊鄭並責二書法總攷先齊以來戰為文

春秋於列國之合兵違念而兩交文以責之也

四國伐鄭 戰即

此題俱重討賊說一則不能討州吁而黨衛以修子馮之怨

一則不能討桓而黨鄭以修后班之怨

春秋重討賊之義故兩示誅黨之法焉

盟越 會殺 戰即

諸侯舍大惡而修小怨春秋所以惡之也

十一年春正月惡曹

結惡三國對魯說罔索三國自說大意與戰即同皆以魯桓
執立鄭伯則云云以濟其意今乃以私忿小怨結惡罔索所
以可惡也

諸侯講信非其道春秋季壽以貶之也

戰即 惡曹

九伐之法掌于大司馬所以誅暴禁亂而威不軌者也夫是
之謂道

三物之約掌于大宗伯所以講信修睦以蕃王室者也夫是
之謂義

列國兵舉於非道而信講於非義春秋均罪之也

執孫仲

下不能庇其身而上不能保其君二句有先後蓋能庇其身
而後可以保其君也庇身保君之事皆非已執之時言觀傳
中今乃至於見執句則後所謂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進
退之權在我而自不至於見執也謂責其自取則是謂責其
不死位則差矣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時
之事傷之子手傷之殺手皆是自大臣平日德望威信足以
鎮服人心言

春秋於命官之見脅必大其任以深罪之焉

執孫仲 突歸 忽奔

抑揚在突忽不兼祭仲三書法俱要終

春秋于命官失職之罪必抑揚其所廢置者以見責焉

孔父 執仲

此傳宜照傳兩分各收書法要見輕重權衡意上孔父雖賢而君前臣名之礼為重故不以孔父之賢而廢君臣之礼道其常也下祭仲之罪已大而君前臣名之礼為輕故必大祭仲之罪而不拘于君臣之常礼是語其變也

觀春秋立常變之法正名定罪之意昭矣

突歸于鄭

二書法分作上正其不當有鄭也下絕其不當爭鄭也皆是惡其奪嫡意又說總是罪其以庶奪嫡一意作去而二書法相承結云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其不當立此不當立而爭立故不稱公子絕之也歸者易辭只是事實文中帶用不必重復兄以歸為易辭入為難辭者皆作事實看

春秋於逆君之歸國而必正之以義焉

突歸 小白入

不然祭仲之見執君子不以為失節矣

不然管仲之相桓君子不以為從義矣

春秋于復國者而詳略其詞所以扶大分也

突歸 蔡仲歸 朔入小白入

春秋于諸侯之歸國入國者皆兩示其義焉

突歸于鄭 忽出奔衛

上正其不當立矣而隱立春秋所以絕之也下明其當立夫而不能立春秋所以訊之也每邊重下不稱公子與書名上或以突歸之易對出奔而名非也歸字只可作事實看

春秋正不當立者而絕其篡明所當立者而惜其微

忽奔

儲君居正而不能自立春秋之所譏也

伐鄭 伐鄭國鄭入滑 楚伐鄭 伐陳 會號

賢臣當積衆之餘而能振其國亦自強之道也

會號 盟平丘

郕昏于楚 定貢于晉 此等題亦可削

觀大夫執礼以當内外之強而其賢可知矣

忽奔 會號

題所以不搭莊伐宋戴等事與鄭自五百之後事為對者蓋

此傳當以分正對國制說不當以強弱相對也

春秋責國制分正而夫守與賢臣國制而能立

君國而自弱者可攢相國而自強者可予

執仲 忽奔

春秋惡強國君臣之不能自立欲人之強於為善也

一盟四會

春秋詳紀內外之會盟而公天下之志見矣

一盟四會 武父 伐宋戰

內外要盟會而卒于不信春秋所以惡之也

會宋公子龜 十有二年

此傳因要盟教會而卒致與離以見會盟之不足貴作文須就要教上說出春秋惡盟會意方與後宿各傳不重

武父 伐宋

春秋兩紀內外離叛之速可以見會盟之不足恃矣

春秋紀望國背大而結強見盟會之不足恃也

伐宋 戰宋

全傳題責賂無厭一句無可搭者

春秋紀兵有責大夫者有責大夫者

戰紀

此傳聲為無道至豈已亂之道乎是一段力同度德云云至末是申說上意不足平的大意只是自治二字當其加兵于已也則必有引咎云云之文及其猶不得免也則亦固其封疆云云其必有伸之者矣當時紀之所以度德相峙而可為者不過此耳二段意皆在度德相峙之內度德相峙在自治

二字之中故傳末總結一句曰省德相峙自治之意也內不

能保其國自此始矣句不可脫為之援者云云之人也是不

度德量力中事如盟清丘傳末原較違命喪師云云信任可

知矣乃是信任仁賢中事之一証耳只帶說過或犯與上天

子方伯相照非也

春秋紀兵而主小國所以示自治之意也

侵蔡 自伐鄭 柏舉 圍蔡

二國有幸勝之虞皆春秋之所傷焉

會于曹

鄭厲公也一國二君之證又下傳鄭語盟是會于曹未足效

信釋疑云云因結之耳

無水

當有謹微意現春秋所書皆經邦大訓云云即成公無水傳

意

現春秋紀常與之微見君政有以致之也

夏五

現春秋傳疑之文見聖人用心之慎

語盟

兄弟例以字通題在鄭語後搭不得

春秋紀責戚前定之盟而因責其君之私焉

語盟 高子盟 屈完盟

上前定之盟在鄭伯身上說把鄭伯私愛相承斷去下盟非前定在二子身上說把二子知權相承斷去二邊皆順

春秋著盟由前定而罪其君之私著盟非前定而加其臣之賢春秋紀盟有因其前定而見君之私者有因其非前定而見臣之美者

高子盟 屈完盟

視前此省雖之仲孫惠邪何如也

視異時請戰之子玉賢不肖何如也

春秋于二臣而皆于其權命之合義焉

禦康災

重用民之道

望國用民力于所當為春秋所以畧之也

禦康災 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所當新者春秋之所畧新所當革者春秋之所譏

乙亥嘗

不時主事言不敬主心言

春秋志望國之舉祀以其不時不敬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故特書曰以以上傳是說以字事實亦猶以事言之入者造

其國都之謂也列國之兵有制以下是說以字之義亦備入者逆而不順之義也此等皆是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不以者也言不當以者也只重此句

春秋紀諸侯之兵而交譏其私相為用之罪焉

突奔

春秋於國君見逐必正本以責之焉

求車

夫上有好者云云至末於襄貳奪權則不嚴矣論天子下求之宮古之君子云云而後止也推原古者不侍求而自不足後世求利未得而害隨之故在儉與侈之間而已即傳前王畿千里租稅云云不至於求求甸內之意而天王棄亂之由與春秋興衰撥亂之說皆可知矣

左氏言諸侯不貢車服而周官却有服貢先儒謂周礼後出雖左氏亦未之知也然此不須問其當貢與否雖當貢者不至亦不當求求如聘豈非諸侯所宜歸然不歸豈可求也故曰聘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又曰以喪事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當時諸侯雖不臣恐職貢亦未必不至不然則包茅不入齊桓安得假之以伐楚乎大抵此求車是為桓王喪具乃在服貢之外

王室遣使以下求春秋特書以垂戒焉

求時 求車 求金

王室屢遣使以下求春秋皆持書以告戒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傳云云其將難糾殺之既與比而篡位以致其事又與親戚謀殺之是反覆盜賊之計也

諸侯夫道而遂於臣春秋端本以警乎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以未立之名稱之者見亡其君位也以世國之禮待之者見國其所以宜歸也

諸君失國而復國春秋所以傷之也

忽歸 咺歸

春秋紀諸侯復國而特與其世國紀大夫復位而不與其世官

許叔入於許

入云者難詞也亦只是事實其難以勢言惟其因亂竊入故以勢之強弱為難易若能伸大義云云天下莫強於理而強

有力不與焉何難之有哉

貴戚復國而非義春秋所以譏之也

及齊鄭入許 許叔入

未聞有可滅之罪也句截上貴齊鄭

諸侯無國春秋罪其不仁貴戚復國春秋惜其非義

邾羊斟朝

春秋之伏諸侯以其廢大禮而竄大惡也

突入于櫟

此題謹礼上重以天子行乎季孫之事驗不書屬公復國之法文後要用出不可脫

諸侯據強都而有復國之勢春秋謹強都以示為國之礼

于駟 入櫟 衛衎奔 奔疾奔 墮即貴

春秋述紀強都與廢之迹所以示謹礼之意也

于駟 入櫟

春秋紀陰有原情而罪之者有原始而罪之者

衎奔比歸

添本股三項作未繳本股便是

春秋兩紀強都之官謹礼之戒昭矣

入櫟 墮貴

據邑為患當歸罪於啓之者毀邑弥患當歸功於化之者

春秋之謹礼也有原強都之害者有羊強都之僭者

于亥伐鄭

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是一傳大意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以理言之也無足疑者然昭公雖正云三日以盛強以勢言之則有強弱之可疑耳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是其

所以疑也是非以理強弱以勢傾是非者自不計其勢而為強弱所惑者便不復領理此始疑於輔正者所以終變而與邪疑於為義者所以果於為不義而相與云云之公子也春秋所以非其疑也輔正與邪為義為不義句皆是互文為對其實會于哀亦只為納突會耳若用輔正與邪之語會遂以為欲納忽却主伐鄭而後納突則是始之會而疑者為是到伐而果者乃為非耳

春秋詳諸侯之兵好而深譏其能于義焉

忽歸 入櫟 于哀伐鄭

春秋紀邪正之爭立異其勢而責諸侯之定位計其勢

會曹 伐鄭

傳內伯者二句或以會淮北杏搭會宋會號下此以夷夏論似于序爵不倫

蔡衛俱是侯爵皆武王同母弟次六曰蔡叔度次八曰康叔封皆文王之昭武王已平殷封叔於蔡康叔少未封至成王時管蔡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誅武庚管叔而放蔡叔遷之分殷民以封康叔于衛蔡叔既遷而死其子胡卒德改行廢公言之成王復封於蔡由此視之蔡叔武王所封兄也康叔成王所封弟也蔡當先衛自入春秋至于會曹蔡衛同事者四莫不先蔡今伐鄭而序衛陳之下故先儒以為蔡時後

至故後之也自蔡衛未嘗同事直至踐土蔡先衛子至定四年召陵侵楚蔡亦先衛旋為皐鼬之盟晉將長蔡於衛長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衛子魚曰以武王視之則尚德也云云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又曰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叔其母弟也猶云云乃長衛侯子魚以踐土之序為據而卒長衛不知春秋之初蔡當先衛其後衛者則自會曹況查踐土經文蔡先衛子不知子魚何據而云踐土之盟衛成公云云也

春秋責大國易諸侯之序所以謹禮也

秋七月公自至伐鄭

城向不是得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此致至是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例亦是危之之意當時雖莫之禦以春秋之王法言之則為可危危之只是惡之之意春秋於內君助逆而歸必特詞以正其罪也

朔奔 戰于奚 守禦之備

諸侯去國春秋以王命絕之也

蔡季歸

此題重道札二字左右都是取季之不爭其能也封人有能當有見幾而作故公子雖不當去國只得從權去之去而不爭故去為合道及封人既卒禮當奔喪故其歸以奔喪而不

與敵舞爭也歸而不爭故歸為合禮傳中劉敬所謂四白只是反覆言其不爭處不必瑣：分貼作文於末后總繳出書法是稱字書歸季去就雖分但去就之宜皆自歸上照出現書法可見作文須有分曉

盟蔑 躋僖公

聖人修經有示尊君以禮之文有欲愛君之禮之實

十八年春王正月

最重春秋之時亂賊已列於會而不致討此聖人所以慎而作春秋討賊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戾至此也

春秋以王法討有罪不以古今存沒而有間也

如齊

內君失正家之道春秋亦端本之責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嫡長其為之明矣傳意言嫡長而內無所求上無所稟不可以書即位者始不可以不謹也總只是謹始例又因國儲君付以明之故傳以此意問起

子同生 春王正月

重未會與自專意其內無所求與傳子以適意只略點於

國君始生春秋謹其未命國君繼立春秋點其自專

三月夫人孫於齊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祇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

莊公

矣這幾句再無話可說矣嗣君夫人所出也以下得嗣

君所出之恩提起辨論而引孔季考引經斷獄事以見嗣君不得以母子之恩而害天下之大義也絕不為親即凡人耳

言當以凡人視母而不得母視母此梁人所以當吉諸司冠以行刑則無罪矣則魯人者當請諸天王以誅之此春秋去

其姜氏之意也當時並未請於王舉法而使出奔以去：而復歸然春秋同於哀姜去而不還之例者正以見其當絕而

不可不誅之人也以此現之恩輕而義重審矣末引河廣之詩諷於國風正以明恩所以輕於義之意蓋人之主也一本

也為重本者祖為重也傳前為魯臣子者正指嗣君而言故

以河廣重本相應夫人姜氏歸于齊傳曰言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則知去姜氏者是見絕於先君也絕不為親乃不為役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的意思以金恩也雖曰金恩而姜氏絕之德尤重使其自遜聽之可也如其不遜何得不遜使其不還聽之可也如其復還豈不傷其自春王正月以復盟于柯已前諸傳之意主於復歸者為尤切

春秋紀國母去國必明義而深絕之焉

逆王姬

春秋畧內臣之主仇婚所以立人之道也

築館于外

傳中端本謂天理人倫理之本也父仇不復則人倫廢天理滅豈有廢人倫滅天理而可以為礼者哉

望國變礼而失其正春秋責之以端本焉

賜命

春秋于王室之寵惡而特譏其夫若天之通焉

王姬歸

春秋紀大國婚礼之成所以顯內君忘仇之罪也

春秋詳望國之主仇婚而必結正其罪焉

遷三邑

言師言遷書法如能左右之曰以一例豈不與不再貶而罪

已見書法相背乎

此書遷之始而所遷者邑也遷三邑者徙三邑之民而以其地為己屬也傳內用大衆以迫之是逐其人為己屬是以地為己屬遷國之義亦同或言迫其人為己屬則遷之一字何所歸著而所謂紀民猶足與守者何說哉

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遷與城皆主廟社蓋建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遷者朝市既徙則廟社可知矣已滅者不得言遷而言遷者自是亦滅矣穀梁子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然春秋中更無遷後之國得再見者故知自是滅也傳引春秋興滅國云云則是經中遷國邑者與滅國同罪也

春秋直紀大國併小之實而其不仁之罪見矣

二年餘丘

國而曰伐伐國則書也此邑耳其曰伐者伐邑不書而此特書也若為變文言伐則慶父之於餘丘其為侵手為入乎凡經中言侵言入皆是聖人改換不得的字不侵不入即是伐矣何必定書而後言伐也只是言經中無伐邑故以伐邑為法不當書此因慶父帥師而特書也故慶父如齊又曰云云持父慶父帥師

春秋誌大夫得權之始所以戒國君委權之非

會伐鄭 會伐宋 伐於餘丘 入杞 伐邾 救鄭

作此文以六權總起中分三說

春秋述紀強臣專權之迹所以示國君縱權之戒也

春秋紀兵有惡其縱臣以作威者有惡其縱臣以作福者

會稽

春秋紀國母非禮之行所以責國君失子之道也

弱伐衛

會仇讎伐同姓會 仇讎上重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

而與合黨與師則不但釋怨而已此題當貶公不稱公子者

貶溺所以貶公也

內臣黨仇以虐親春秋斥名以示貶

鄭入齊

以鄭入齊非但以地入於齊而已蓋以鄭降附于齊請立紀

廟于鄭以存宗祀也

此題一見其有紀侯之命而非私逃故不書奔而書入一見

其屈已事齊請后五廟乃不得已之舉非其罪也故不書名

而書字作文將二意渾做不必大分析蓋屈已請后正是紀

侯之命難于大分也二書法總收在後入者難詞意不重只

在不書奔內帶過

二邊俱重在人臣之義上故曰盜地以下敵云三非人臣也

春秋紀貴戚去國持恕其不悖於人臣之義焉

許叔入 蔡季歸 鄭入 庶其奔 鍼奔 年夷奔

辰奔

春秋不貶貴戚之去國以其請之要于竊地奔君者也

許叔入 蔡季歸 鍼奔 辰奔

與君一體之意當發

春秋于貴戚因其得失而待之異焉

庶其奔 黑服奔 鍼奔 辰奔

鍼辰只在書名上見貶

春秋紀去國有譏其盜地者有譏其奔君者

次滑

畏字重見義不當畏也同一畏也伐而書次其畏為怯故而

書次其畏為怯同一用師也利用侵伐欲其進而勇也故而

書次之意也左次無咎欲其退而怯也伐而書次之意也無

王命一句文中亦當點出列國之兵皆統於天子獨至於故

兵而患其不勇如此者可見聖人於復讎恤慙之義切矣

春秋於望國之駐師而深譏其不勇于勇焉

次滑 次陸

恤患而怯於進者可譏討罪而慎于進者可予

過世

此題文定既以為萬公須依突卒傳作然稱爵一邊只說能君之實其墓位入在書名上見此題未盡傳中搭題俱非正當蓋文定既不以杜氏子儀之說為是而遇害之外子儀又別無見經之事可出也趙先生說如此以愚見傳中既云如子藏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則當以生亂責突如后破然終是牽紐蓋傳說原重儀制也

春秋于庶君與好而不沒其能君之實所以示居正之戒也

春秋不予爭國而能君者所以示禦亂之道也

執曹 札聘

春秋兩子謀國之賢所以風天下也

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夫國之君或滅或奔或以歸未有云去者此書大去因經中有大之文而斷其非紀侯之名因有大王去卻之事而為可去不守之說總是據大王之事為主與其不爭而去者以大王也不與其去而不存者亦以太王也曰道義曰則當曰亦可有經權之意在要於去字上尋出道字未說但就今日而言亦是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之道至於不存意都在後見故不卒紀侯以明其未肯傳意只是無貶耳不以為賢也作文須斟酌

春秋紀諸侯之去國以道而怨之也

大雩 大閱 大去夫無 大蒐

春秋特單有示臣道者有示君道者

大雩 大閱 大蒐

渾作以礼樂征伐分二小段總書法

春秋特紀望國之戒祀而皆譏其闇焉

大去 城黃

以道去國者春秋權以予之以義守國者春秋正以予之

大去 踣鄰

春秋于小國有予其得君道者有旌其全婦道者

如紀 季入

春秋於強國行事有惡其假礼者有惡其假義者

如紀 齊信 以鄆齊哀

殷聘世朝諸侯邦交之礼也 毫衆往耕湯之所以事焉者

何如則嗣是而初征自葛天下不以為貪 非礼之礼

與城繼絕諸侯恤小之義也 武庚之封周之所以存焉

何如嗣是而以叛被誅天下不以為暴 非義之義

春秋於大國之禮義皆惡其似是而非也

狩 稔

大狩者三之變矣此傳是就狩內推出主情以深責莊公之

安於忘親也言其為樂下主乎已與殺父之人同狩果可樂
乎其主上主手宗廟與殺父者狩宗廟其安之手所謂人心
者宜於此乎變者也而安然與狩蓋見其非人子也
望國親讎以講大事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如師

春秋紀六君之志行以示謹禮之意焉

秋郊黎朝未

春秋於附夷之修禮而特加其進於夏焉

會伐衛

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非是貶公而不貶諸侯蓋可以人諸侯

而不可以人公故人諸侯即亦所以人公也以王命絕之也

言以王命絕有罪也又黨有罪以納之者則逆王命矣逆命

黨惡不必分說只重逆王命上

內外逆王命以黨惡春秋微詞以致貶

朔奔 五國伐

負惡而廢於王者春秋絕之黨惡而抗手王者春秋貶之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褒救衛也救衛却不重所重在伸王命上伸王命所以可褒
者以五國抗王命也抗王命之所以可惡者以弑殺見自立
王治其惡而廢之宜也故不可抗此推原說乃傳中朔陷其

兄云加而書字一段之大意夫春秋之加突以其伸王命
也今也不勝五國使之得入是其功不足以伸王命也然春
秋所論者理之逆順而不在於功之成敗也或曰以下傳意
是如此

王臣奉命以恤患春秋變例以褒之焉

朔奔 伐衛 救衛

春秋以王命絕大惡逆命黨之者在所貶奉命拒之者在所褒

伐衛 救衛

逆王命以黨不正者可貶奉命以拒不正者可褒

朔入 公至

春秋于逆君之復國兩特詞以見罪焉

至伐

春秋志內君之逐國而誅惡之情見矣

五國伐衛 子突救衛 朔入 公至

四卿做要以朔為主

春秋以王命絕大惡必因其褒貶而故意焉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札聘

取國非正者春秋責之矣辭國過中者春秋責之備

冬齊人來歸衛俘

諸侯之援衛朔可謂喪心失志矣及齊歸俘事然後知其皆

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是其喪心失志之端也端字重書
歸俘之事以結正其為惡之罪者驗其喪心失志迷或之端
以為世戒也有按本塞源之意

春秋特舉大國歸賂之事所以結正黨惡之罪也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 歸俘

春秋紀諸侯黨惡之事既詳著其罪而復結正其罪也

朔奔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歸俘

春秋以王命絕大惡也既詳著黨之者之罪復結正黨之者之
罪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紀天道之變所以傷王道之微

伐衛 救衛 北杏 踐土

上二題在星隕之前則天象為有自下二題在星隕之後則
天變又有微此題不出本脚講後要見星隕事

王命墜子諸侯固可憂王政歸于伯主亦可憂

秋大水無麥苗

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者重心上說有畏天憂民之心必
有畏天憂民之政文中不止說聖人之心亦要見當時諸侯
之不然

觀聖人之謹天災而王者之心見矣

次即侯陳蔡

伐而次者整兵慎戰也故而次者緩兵畏敵也今侯而次者
其名為伐手其名為救手是無名也無名是妄動即非義也
後二或曰云云未知何的是事實總是無名

春秋於望國之駐兵必深貶其無名之罪也

次即侯 次羈北 伐楚次

春秋於內外駐兵必隨事而致其子奪焉

治兵

周礼大司馬仲秋教治兵遂以補今役久不用非時而治之
於外非大司馬之治兵也故黜武中有非時不地二意

春秋紀望國之講武所以訊望國之黜武也

次即 治兵

春秋紀望國之黜武既因駐兵而譏之復因治兵而譏之

次即 治兵 闕邠 師還

每題腳的要見久役之意

春秋於內師之出入而必示重師之意焉

闕邠 鄭降

望國用兵非義而無以強人之從春秋所以譏之也

師還

春秋於望國之班師必重衆以示譏也

公伐邾 師還

春秋紀兵有重君之義有重師之仁

年聘 盟說 季子歸 春王正月

親親而夫子尊賢者其禍深親而得子尊賢者其功大

盟說

望國以重德而報深怨春秋所以譏之也

伐齊納糾小白入

要重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

有齊也二意其言納與不稱公子意只婉轉帶說蓋糾不當

立故不受而強置者為非也而桓公於王法雖當絕視子糾

則當立則傳意固自有所重矣程文把言納與繫齊對以不

書子與不稱公子對至順經而意欠順召忽管仲事各於兩

邊未復貼管仲相桓公為義義而聖人稱之曰二二段極

重蓋此乃文定所據以論糾幼而小白長之公案

春秋謹大分也故惡爭立者之逆而表擯立者之正焉

夏公伐齊納糾

春秋紀兵既著爭立者之非尤責強立者之罪

齊小白入齊

此題從書法做二段作也罷入者難詞句不必重只叙事中

見之

春秋於嗣君復國正大倫而明大法焉

春秋於嗣君復國以天倫與之以王法絕之

乾時改

亦要知春秋不是責公以復仇舉兵之時矣蓋當襄公之時

則主王姬云云今又欲納其子以定其國所以為可惡也乾

時之戰與說之盟俱是以德報怨之事

春秋於望國之性師必拘揚其辭以著其忘親之罪焉

乾時 沙隨不見 平兵不與

義將而挫於讎者春秋不以為榮理直而見拒於伯者春秋不

以為辱

取子糾

此題置而勿問一句緊要糾既以幼奪長謀危宗社此時亦

難責桓公以親愛而富貴之美惟置而勿問正不失其親愛

也然後快於心句意重正是一人心防後患之意稱子書法

重惟其為先公之子所以為不當取而殺之也

春秋紀大國之戕同氣而深罪其不仁焉

納糾 取糾

春秋始明責威不當立而罪立之者復明責威不當戕而罪戕

之者

浚洙

春秋于望國之設險而特訊其昧為國之本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未陣曰敗胡氏則但以詐戰言敗而不分未陣如此戰齊人三鼓則既陣矣但曹鄴兩以為未可使彼列成而不得用故為詐耳若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此恐逐奔之法自當如此又不可以為詐也已亂之道寡怨之方正是行使則有文告之辭疆場則有守禦之備上句是以礼下敵所謂善為國者不師下句是軍陣素正上兵伐謀所謂善師者不陣見谷梁傳范甯註如是而後可以已亂如此而後可以寡怨王者之事也春秋責莊公正是此意至於善陣是於已亂寡怨德已衰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取勝所謂善戰者也又在善陣之下矣以亂易亂則亂不息以怨報怨則怨不釋兵刃既接詐謀取勝只一事意不書伐魯而但書魯敗敗之者為主也

望國應敵非其道春秋以王事責之焉

長勺 盟戲 侵齊 夾谷

春秋責望國挫敵以其異於王伯之待敵焉

土勾侵齊 澶淵 夾谷 歸田

魯濟平陰之師以諸侯圍之而不服澶淵之格感于士勾拔師之仁

陽州廩丘之釁以全力爭之而不足三田之歸感于孔子賦頌之化

不陣而服敵者伯功之善不師而化強者王道之神

伐北鄙 采書敘鄆 三駕伐鄭 大國

春秋於內外之制敵而辨其德力之異焉

北鄙 入滑

春秋紀內外制敵之善所以昭王事也

次陞 召陵 盟戲 蕭魚 夾谷 歸田

宋人遷宿

此題只惡宋之不仁一意以懷土大情遷國軍事等傳融會

成文其所謂不仁只在遷國時勞民不重自是而城意

春秋於大國之迫小而深惡其不仁焉

次即 乘丘

其責魯之意與前題意同不用詐謀奉其詞令即上已亂之

道寡怨之方只言齊師宋師次于即而不言伐是有規摹而

動之意

望國用詐以覆報怨之兵春秋交訊之也

敗蔡欲舞歸

傳前凡書敗書城三三皆名者重以歸上傳末諸侯不主名

三三之行也重失地上有以歸而國未滅者蔡敵舞歸蓋是

也然獻舞傳舉失地土名之例則獻舞邦蓋皆以失地之罪律之矣有失地未嘗以歸者州寔是也則但有失地之罪而無臣虜之罪也以歸之罪在服為臣虜律之以國君死社稷正也一句失地之罪見州寔未傳或素賢保佞或驕侈淫縱或用兵暴亂是也所謂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三三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亦即有失國無罪之意在蓋州寔乃逃之而書名者以其有罪者也故凡論春秋國城者愚皆欲以於礼為合於時為不幸二句律之也

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二句只一意只是說無罪見討不可把不服字作有守看夔子服為臣虜處實與蔡侯一般只是因

他說先君無擊事不認其罪見得失地非其自取耳是以驕

之事雖與獻舞同而失地之不幸却與譚溫同

春秋紀與國之君以其既失保國之道而又失守國之道也

舞歸 執變

春秋子諸侯之被患也有以有罪而絕之深者有以無罪而待之恕者

戒譚子奔

其言義未絕者言失國非其罪易能強於善有興復之望也按左氏以下只是再足已無取滅之罪三三蓋未絕也句中

春秋子小國之被患而示原情之法焉

戒譚 戒弦 戒溫 戒徐

此傳文體引徐子事頗與前傳敗蔡同上是因書名者而推夔子之不名此是因不名者而推徐子之獨名四國同是已無取滅之罪但徐子本無罪而以屈服書名則三國所以不名亦以其未屈服故也所謂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者是也

宋大水

春秋之志外災以王事望人君也

王姬歸

陽倡而陰和天理也故夫先而婦從也春秋書王姬歸與列國之女同辭者述天理也而後世使男事女夫屈於婦者是

逆陰陽之位也逆天理者也

王陽條秦世務指此為失以人倫言王回亦以其教之

風俗言人倫風俗乃此傳緊要惟人倫悖於上故風俗壞於

下也

春秋紀王姬之歸所以明婦順之理也

叔姬歸

以宗而在鄭歸奉其祀其歸之意所重在宗廟也紀既亡夫不歸于魯要祀魯未照鄭若不為宗廟在鄭則魯為宗國婦

人有來歸之長何不歸此而歸彼哉

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意重節義之見子經者於詩則有柏舟於春秋則有紀叔姬也若其侯令女為聞叔姬之風而興則知春秋存叔姬之歸而不削者垂勸之意速矣此皆本傳大意

內女還國以存婦道春秋與之以為勸也

仇牧

此傳論人臣死難之義有雖死而不為是者大宰督惠伯召忽是也有雖不死而不為非者晏平仲也有不得不死而又能死者孔父仇牧荀息是也總是一個義字說此三人要立

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又君見殺不以其私二意此其所以不得不死而雖不能格君不能執賊從君於春秋不以為罪也

春秋獨取大夫之與難所以難忠也

及孔父 及仇牧 及荀息

孔父不能格君仇牧不能執賊荀息從君於昏然一則能為有無一則不畏強禦一則不食其言

大夫各著忠君之節春秋皆書以予之也

萬奔

與國黨夫大惡春秋記其夫利

北杏

此伯主主會盟之始故傳中言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蓋前此未有也下以誅始亂句是應句北杏句誅諸侯者為周也故曰桓非受命之伯云云是無君矣予桓公者亦為周也故曰上無天子云云雖予之可也予桓中要見聖人不得已之意

春秋紀齊伯之始事有衛世道之權詞有存王道之正法

北杏

兩鄆

兩山

遂伐楚

伐楚

伐楚

伐楚

伐楚

春秋幸大國啓伯而責諸侯戴之者以其成一匡之功而故送伯之迹也

城遂

原齊桓創伯之初譚遂相繼而城者伯者欲以城力服人也故引語云天下之民歸心意以見其罪當說得齊王賤伯的意出

春秋紀履國而深惡大國之不仁焉

于柯

此傳人多以時表二樣叠說觀傳意遂重在今易世矣句以與上款惠敏恐不在後嗣句相照應桓公始令諸侯三三只帶說下傳末或稱齊襄公以下亦是論傳首不在後嗣一句之意蓋桓公而非合諸侯安中國然易世而然亦可釋也則

襄公雖合諸侯安中國然當其身必無可通之理也

齊魯據兵原為納糾故長勺之戰不是修怨柯之盟不是平怨但以春秋復仇之義裁之有可有不可耳重易世上桓伯帶說

春秋不貶望國之平伯以其怨之可什也

逆王姬 狩 代衛 伐鄭 糾納 長勺

北杏 子柯 救邢 伐楚 首止 葵丘

春秋詳罪望國之忘仇而復示什怨之節者酌其時之所宜而已矣

長勺 子柯

總叙總問中分末末云使怨非易世則長勺之戰當比于復仇之義以為榮而不得以遠怨之道望之也子柯之盟當比于忘仇之夫以示凱而不得以輔伯之義恕之也

春秋欲望國之什怨而必兩示其義焉

春秋於望國什怨之宜亦酌其時而已矣

伐宋

宋魯遣大夫為主將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賊於民薄矣以內政之制用兵也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五軌長師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

之十連為部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師之五鄉一師故萬人

為軍五鄉之師帥之卒伍整於里而軍旅整於部先儒以為欲以歲月服天下而為是爾累蹙勝之兵也又言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為長勺之戰桓公帶甲十萬兵車千乘則兵制之增於古也可知矣是雖未嘗用大夫動大衆然每歲侵伐四出與周制所招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侵一次者則亦重矣今看傳內故能南摧強楚三三句初無獲敗之意如以為襄則當以內政之變兵制為是矣豈其然哉如以為貶則桓公當時主伯而南摧西抑實內相之功也大抵胡傳本意其稱人非貶詞之意耳

諸侯伐宋還當作貶齊說此與宋襄圖曹事有何不同復傳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亦只是以對求寵於諸侯之州吁言不當復罪夫會之耳若以為與齊看恐傳無此意薄賦從即兵內看出不可平對兵食

春秋于伯國之討貳而予其用兵之有制也

北杏 伐宋

伯好始講春秋子伯者之臣天下伯兵既舉春秋與伯者之息

天下程文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伐楚 葵丘

惟伯國以制而用兵故伯威自足以制強

遂伐楚 戰韓

伯主節兵之功有自服外見之者有自服內見之者

單伯會伐宋

再序四國連四國都貶不止貶單不序三國連三國都無貶
不止不貶單伯亦不要作予之說看來發此得意意在照單
會伐鄭意

不貶三國不是因其伐之有召特以齊桓主伯天下賴之故
從之為無貶

春秋紀會兵而無貶詞以其從伯以討叛也

內臣從伯以討貶春秋平詞以紀之焉

伐鄭 會伐 伐宋 會伐

春秋紀兵復詞以示誅惡之法平詞以示從伯之義

伐宋 會伐宋

春秋于伯兵兩為詞以示予焉

北杏 伐宋 會伐

傳題合作

春秋于大國劉伯而責夫戴之者于大國討罪而不責夫貶之
者

秋七月荆入蔡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會焉齊始伯也

伐鄭

若曰北方以前無伯則無望也北杏以後伯焉望矣而何伯
事之寥落兵權尚主于人耶慘為世道之意隱然可見亦
聖人不得已意也又要見桓之伯業未成由於王道初變為
伯人心未免疑二所以征伐之權猶不得為主也

春秋紀兵而主大國以見伯業之未成也

伐鄭 盟幽

始舉兵而主於人見伯業之未成信雖講而得手人見伯業之
已成

伐鄭 遂伐楚

春秋有先主兵而著伯業之未成者有先專征而著伯業之已
成者

侵宋

此題雖是據實以善其奇然亦不可擬于易書詩之例須要
善挑剔或欲就中寓責之意恐於傳不合亦未穩

春秋紀陸渙陵大而特著其用兵之奇焉

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侵宋故也

鄭人侵宋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春秋兩紀兵事而因以善乎奇正之法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夷

前此盟未有書同盟而書同之始穀梁子曰同盟周也尊周固是美事若以書同為美則則不書同者將為貶乎以不書同為貶則書同者為褒乎惟之平丘清丘等傳而有所不通矣傳亦只云其書同志同欲也此題當重詳不書公觀同欲而書同盟則公之與盟亦其所欲也特既盟之後首叛之而受其適逃為可惡耳所謂不信則諱公不書者幽之盟是也

同字若不是舊史原有之文聖人何由知此盟之為同欲而加以同之一字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不知有王室矣此盟是欲息諸侯之爭以尊王室也故謂仗義以盟而魯不當叛之也

春秋紀諸侯協仗義之盟而特諱望國之失信焉

盟柯 盟幽

望國釋異世之志可予弃同欲之信可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書法是稱人以較不得為伯討之例

治人不治反其智此以責人之心責已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此以愛已之心愛人也王道只一自反二字既得於責已之

道亦得於愛人之仁齊桓當時不自反而執詹是兩失之也以此觀之凡以城諱遂不朝周等事分貶後宋不朝齊之語皆細碎牽強之說胡傳無此意也

春秋待齊之意是以王道責齊也若論伯者行事則鄭既侵宋又不朝齊云云宜也而春秋乃稱人以執何執作文要見責王賤伯之意或泥春秋待齊之句將作責備看又添了桓公之賢來說非也以王道待齊正是以正待人之意豈可又將責備字未釋待字乎

問其侵宋知所以責人矣獨不曰兵以犯大刑以威小天下有同惡焉鄭不可以侵宋齊獨可以害鄭手執教其不朝知所以愛已矣獨不知大國責礼小國懷德天下有同好焉鄭可以事齊齊不可以懷鄭乎批

春秋不與手伯討而待之之意見矣

藏遂

餘民因氏頌氏工妻氏消遂氏也遂之餘氏一句最重惟其以餘民而藏強齊之戌故強者可以為成弱者可以自立也夫以亡國餘民云云以下傳意可知

春秋紀大國之被患所以成強者之不義而勸弱者之能立也

藏遂 藏遂

春秋始因強之凌弱而示予奪之意終因弱之自強而示勸戒

之意

城遂 鐵遂 入都 闕蔡

春秋紀事取餘民復仇之義子孫臣存國之忠

秋鄭魯自齊逃來

齊人之欲義之所不當逃也而逃之豈所謂行法以侯命者乎齊桓之盟義之所不當叛也而叛之豈所謂信義而行者乎二邊俱以義為重逃義曰逃下文魯之見執之三一二段正是說出義之所當為者如此而不當逃也後用理字與上義字同

春秋于外臣之托內而交致其責焉

執魯 魯逃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云云而急於執魯豈所謂順事怒施者乎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其無罪云云而越他國豈所謂行法侯命者乎

外臣蒙難春秋之責在人外臣避患春秋之責在已

于幽 執魯 魯逃

此題總叙分作與單題同

冬多虞

此亦禹放龍蛇云云自官嫁上說多則為異是欲人主之慎所感也官嫁則及人矣則所以救而遠之之政不可不完也

如多理則有衛之之法不可不完也

春秋之紀物異而寓人民之意焉

十有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而書追戎云云已去而追之也已去而追句輕不覺其來意重其來不覺者由于無備也備之為道始運將訓兵結津關修險隘使戎人不敢啟窺伺之心所謂疆場則有守禦之備也豈有其來不覺乎此皆平時的事故曰為國無武備啟戎心是信不在於追之之時而在于未未之先也

濟西魯之境內追戎至此則戎所侵軼者又過於此矣危之

甚也境內之意本傳雖不解及然不可脫

所謂在境內則訊其不預也

春秋紀望國追寇於已然欲望國弭患於未然

秋有戴

虞本有以多為異或本無以有為異或傳所發乃多虞傳內多則為異句中之意世衰道微以下排王氏天交不足畏之

說

春秋紀望國物象之異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多虞 有戴 獲麟

異物見乃人君夫正之感瑞物見乃聖人作經之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所重
所輕就人言札之輕札之重重札言以公子對微者以大夫
對齊宋故為只就人言微者之勝齊宋之盟雖無人而止重
札言後重輕字與所重所輕之重輕同遂者專事之詞以下
意只入在大夫報與馬口中講輕字即遂字意

春秋紀內臣行事有訊其重以失已者有訊其輕以失人者
遂及盟

此書遂皆所謂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與故台遂入鄆同但
故台是受命而故而往勝之事則程伊川所謂結自以其庶
女往勝之忍非魯使之也但義係于遂勝之有命無命不必
重看只以一事而專繼事便是

楚屈完齊高子亦不是專如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隣畢竟
盟亦是有命只是無一定之命耳所謂本有此命云云之辭
也

春秋紀內臣以其夫人之非禮而專命之非義也

春秋紀國卿之要盟深惡其專而抗也

于鄆遂及盟 屈完盟

上以一事出而其所專者本無此命也下以二命出而其所
專者亦本有此命也

專命以抗禮者春秋之所譏裁命而合義者春秋之所予

及盟 高子盟

春秋之法專命而悖禮者訊之權命而合義者予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題不作與齊只就結說所謂夫已與人以招寇也齊之伐
亦未是好事或曰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招寇云云只就夫人
一邊說曰重以失已則取輕于人亦冠之招也還依傳兼說
春秋著伯國用兵之有詞所以明望國被兵之有自也

結勝遂盟 齊人伐我西鄙

上把夫已失人責結下把夫已失人以招寇意實上之意
春秋既於內臣行事而致失札之訊復因伯主用兵而驗失札
之禍

突歸 忽奔 忽歸 入櫟 遇垂

突之強忽之為也忽之弱突之次也

春秋不沒嫡庶強弱之實無非示居正之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書法於大字上看大青之所以不可肆者以其縱有罪也縱

有罪則虐無辜矣所以為廢天討而虧國典也

望國縱乎大罪春秋訊其失刑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書專殺之始而公子與大夫稱君稱國稱人之例皆在

于防 納幣

公親如齊納幣一段重在親字上

上段大夫抗公之事亦不可無蓋春秋之通例也

春秋于望國之易使婚必隱顯其詞以示義焉

及齊高侯盟于防

國君講信以議仇婚春秋諱詞以著其罪也

二十有三年癸亥叔來聘

天子之內臣也句重看即祭伯來本傳正意

諸侯世相朝者有之矣未有蒙內諸侯朝于列國者也王朝

大夫來聘則有之矣未有不由天子使而聘者也

王臣行手私交之礼春秋正以人臣之義

伯來 叔聘

王臣每無命而私交春秋每正本以明義

夏公如齊觀社

曹劌之隙與御孫同蓋有知為大惡而不取盡言之意書而

不法後嗣可觀蓋難言之也穀梁以為尸女家氏以為尸之

云者盛其事筆其服炫惑服人云云如是則其惡大矣

傳中所引曹劌之諫出外傳與左傳稍異重在齊棄太公之

法云云非故業也一段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云云

言如此而後為故業也亦是說出上意君舉必書云云所謂

不法者即云非故業也甚言人君舉動之不可輕以結之一
串說下不須分截

君國有不法之動春秋所以記之也

荆人來聘

此書荆聘之始故一則曰遂二則曰遂大意只在遂之一字

內有蓋因其變於夷者故慕義自通遂進稱人若非變於夷

則未朝者尚不與之所以懲淫惡一內外也可因一聘而遂

進之手說猶夏不恭內使離不得僭王說慕義自通內使離

不得世類因其僭王故猶夏則狄之因世類本善故慕義則

遂進之慕義自通者通乎中國也前者以諸侯僭王而自絕

於中國故絕之今既能自通於中國則又惡知不能革舊僭

以復其世類之善乎故進之所謂未則知其慕義者如此所

謂樂與人為善者如此也吳楚竟不能改王號故終春秋世

只得比於四夷之大稱子而已若謂聖人始因僭號而夷之

雖因其自通而遂進之則通夏之善猶未足以稱其僭號之

惡自絕之而自進之聖人不若是之謬也

春秋於遠人修礼因其可進而遂進之焉

敗蔡 入蔡 伐鄭 荆人聘

遠人犯義春秋每點之遠人慕義春秋遂進之

荆聘 徐取舒 為齊聞伐楚之往 會戚 齊會諸侯而不

越伐吳 從楚討罪

春秋於遠人因其事之可進而遂進之焉

荆人聘 白狄來

春秋於夷夷者因義而遂進之於純夷者雖義而亦略之公及齊侯遇于谷 肖叔朝公

只出遇谷用遇清與盟卷二傳意微朝公只肖叔或欲責公朝者朝乎廟而成禮故兩君相見享于廟中也春秋撥亂之意句亦不可脫萬物由禮則治不由禮則亂故春秋謹禮皆以撥亂也

望國焉婚非其時固可訊受禮非其所亦可訊

肖叔朝公

內外為禮非其所春秋交訊之也

肖叔 觀用幣

二邊俱責莊公其意皆主諱示仇女

春秋有訊受朝之非其所者有訊行幣之非其物者

丹桓宮楹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危

望國焉婚失其時春秋詳書皆其罪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傳前公將逆姜氏句重傳內乃有亂心與非持有重心句相

應宜若小夫與大惡相對亂心在盛飾以諱示姜氏姜氏仇

女也故曰大惡曰重心乃其小夫桓公見殺于齊以下正是解御孫以為大惡之意若不是為仇女故則丹楹刻桷之失未至於傳所謂廢人倫悖天道也謹禮於微本上宜若小夫句說主人主之心術因上不和正句說詳書與斥言桓宮有二樣書法

天子諸侯黜堊而今丹之非也天子之稱斷之舊之加露石焉諸侯斷之堊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舉蓋不但借而已又過之矣文定所以不及借制者以其諱示仇女之惡尤為大於借制也

望國崇侈之惡大春秋所以謹之也

丹楹 刻桷

內君焉婚而崇侈春秋以子道正之焉

逆女至

春秋志內君婚禮之常所以善其忘化之罪也

大雩 狩獵 不視朔 納幣

春秋子諸侯之常事每正其非常以示戒焉

如齊逆女 公即位

常事不合乎禮春秋特書以訊之變事雖合乎禮春秋必書以重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傳分三段何以不致以宗而為弗受也作一段不致與書入只一書法不致便是書入婚義以正始為先至哉閔孫部之亂兆矣為一段以下為一段末段重踰時上通傳三意一頭二腳作

春秋不予望國之取仇女必復訊其失正而失時焉

戊寅大夫宗婦親用幣

用幣據左氏是公使他使宗婦用幣亦并權制插之意皆為誇示齊姜故也大夫宗婦是兩人無別是宗婦無別幣自是大夫皆用的公子牙慶父後皆通手哀姜正始之道自是莊公之責或疑傳中不及公如此則公子牙之亂宗婦致之耶春秋紀望國之禮既見其所見者之非人尤著其所符者之非物

夫人姜氏入 親用幣

每邊二意上不可見宗而夫婦不同至下不可以臨群臣而男女同贊

春秋紀望國加礼有於吉而而訊之者有於臨下而訊之者冬或侵曹曹露出奔陳赤歸于曹

以經觀之則曹露赤二子書法與突忽俱同但傳不發只從露身上說若此卑脚各宜如突忽一例

曰何緣而起者不以其能禦之於臨時而以其有以懾服之於平時也惟明與斷二者而已

外夷專廢置之權春秋示居正之戒

宋執仲 突歸 忽奔 戎侵曹 曹奔 赤歸

春秋兩紀嗣君之不競而居正之戒矣矣

郭公

小國之不保以愛惡之失道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周畿內地叔之采邑也

六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內重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句鼓社則

有責神之意用牲則有誦神之意就見魯人無恐懼修省之

實也

鼓社不但是神責且有階天子之意在

春秋紀望國救災之失而訊其無格天之誠也

伯姬歸

傳中二失字指不親迎之失說微者名姓本不登於史策故不言逆而訊失礼只在書歸上與不言逆不干

春秋於小國之輕婚礼特志其成以訊之也

曹殺其大夫

此通論一經之稱國以殺者不論其所殺之人是與非而專

之則皆為無王也乃殺公子御冠傳國君大夫云申侯之類一段之意而又再發于此傳者以有止書官與無書名氏之例而此則為曹殺止書官故也稱國則知其專之者國君與大夫而其不可專之意則在書官上見按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小國三卿一卿命此傳言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於天子則是依典命之說也齊晉上卿若命於天子則文政中華當書其官今止錄名氏而不書官可知其皆專命卿也至於殺不夫其官而書大夫蓋卿即上大夫之秩也

葵丘 垂隴 伐莒

周官司寇凡諸侯之獄訟斷以邦法訝士論其罪司刑謀其法司刺訊其成未聞諸侯可以擅刑也
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樂正論其秀司士命于板內史作策命未聞諸侯可以擅命也

伐徐

此題叙后見此獨不書王者蓋幸其無危道也何則師行之所以見危者以去國踰時之久也以同兵相濟之無人也是役也自秋而出自秋而還既非妄動久役之象大有宋公伯有齊桓又無勢孤援寡之危公之是行無危道矣君之無危社稷之福也社稷之福舉國之慶也聖人望君之意其幸慰

乎斯矣故不至

春秋不志內居之逐國以其無危道也

伐戎至 伐徐

春秋紀內兵攘外之異亦度之時與勢而已矣

于洮

內居狗彘愛而出會春秋以礼禁之焉

祭伯來 觀魚 狩河陽

上下舉動非其礼春秋備書致其記

盟曲

春秋紀伯信之手于東而特予其盛焉此題移後

諸侯同欲則書同盟春秋紀事之例而魯史舊文也非有褒貶之意此書同亦不是只為鄭伯一人蓋盟而書同是必大國小國無一人不欲故書前此鄭伯嘗貳於齊若此盟猶非所欲則亦不得以言同也今此盟書同則雖鄭伯亦所欲矣所以然者則以齊桓強盛三王之心故也而諸侯之皆同尤可知矣故遂承以穀梁子授之諸侯之語也結之曰視他盟為愈美言其視他盟為愈盛也此句俱見一時事實非有予奪于其間也看齊桓強盛三三鄭伯於是自畏服之心只是以力服人氣象穀梁子曰同尊周也

前盟也 後盟也

此題主傳從前破以魯叛鄭服對看主合皆重書同從後破上則始伏義以盟下則得衆而盟上則天下與之下則天下服之有深淺耳魯叛鄭服以參用

春秋兩紀伯主尊王之信皆欲人心之樂從焉

盟幽 盟臺城北

有惡其及慶而書同盟者言既同欲而反慶則其惡因書同而見矣若謂因反慶故書同則非也故臺北之同亦同欲耳春秋紀同盟有書人心之協者有書人心之疑者

盟池 會盟于邾

上說齊桓伏義鄭伯有畏服之心故書同下見宋襄不省德

鄆子不得已而從故不書同

春秋紀從伯之諸侯有書其出於誠者有書其出於勉者

秋公子友如陳蔡原仲

題只出如陳然書法却在下句見

通季子之私行在書蔡原仲上蓋大夫不書蔡而言蔡原仲

故谷梁子以為通季子之私行也於朝則不言朝於聘則不言使於計則不書其聘不通其私聘私計也未流可知矣對衣不正矣句看正是衣不正之未流也引縣子之對以驗蔡伯叔輩之未流不足以縣子之論為高固等入未流也

春秋通內臣之私交所以明正本之義也

祭伯來 祭叔聘 友如陳

王臣私交春秋必貶以正其本大夫私交春秋不貶以著其效伯姬來

春秋志內女之歸所以謹禮也

莒慶逆

春秋紀大夫之歸婚而示辨分謹禮之意焉

衛逆 慶逆

春秋紀婚而必著尊卑之別焉

伐衛及戰

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二句重在逆王命上蓋以上奉王命

聲衛立子頹云云句相照看則衛人之拒也非拒齊也拒王

命故其罪尤重耳傳未聖人之情見矣在尊王上說為衛計

者三三請歸司寇服刑曰亦惟命則可免矣皆所以尊王也

春秋紀伯討而深疾與國之紀義焉

齊人伐衛

伯主奉命以討罪則知與國之不可抗矣

荆伐鄭救鄭

桓公主會始于北杏主盟始于盟幽而主兵則始于救鄭攘

夷伏安中國之事見矣並不另作一意看然於得救急恤

患之義內不可脫桓公主兵之意

故以州舉伏之也凡說春秋狄楚皆不可脫借王意若不是
借王未必其伐鄭而逐狄之也公子元車六百乘對下將軍
師必講不重後以伐與故上微

外夷重兵虐我春秋燕之伯主節兵恤貳春秋予之
救鄭

齊宋稱人與桓公主兵二段輕看

春秋善伯主節兵恤惠而安攘之事見矣

冬築鄆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四曰弛禁謂息繇役也
則於所必為者且弛而况所不必為者乎不必為字意重要

見非人居之心意

國君於不可為之時而與不必為之役春秋深訊之也

城師 築館 築臺 築園

春秋詳望國大小之役而重民力之意見矣

大無麥禾

此大無非由水旱若由水旱則來熟於夏夏書之禾成於秋
秋書之此為土工不息費用漫廣調度不免有司於歲抄會
計知來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故書於冬也王制冢宰制國
用必於歲抄抄末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地大小視年
之豐耗地小入大則年豐地大入小則年耗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每歲所入折為四分用三留一凡三年
而餘一年三十年則有十年餘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告糴于齊所謂寄
生之君故書告糴為病公也享國二十有八年當有九年之
積句重以此句照大無看

大無大字要分曉

理財無他開其源而節其流而已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
耕餘三年之食則用此道也今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則生
之者不衆而費之者多端此其所以虛竭也人君只是侈心
一肆則奪民時而妨農務自然生之不衆矣無二意說

春秋志國計之竭所以咎君之不惇本也

告糴

國語文仲以壘圭玉璽如齊告糴曰吳者急病而攘夷我不
如齊非急病也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傳中情急字本此所
急在此則所蔽在此也

其情急情即文仲告糴之情急即下急病之急其情急故魯
人以急病讓夷為文仲之功而悅其有大臣任國事之名也
君子則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文仲罪為其無大臣
任國事之實也故字要重推原其心而言也心蔽於名則其
實自有所不暇治矣國有災青卿北告糴古之制也文仲此

時是亦不得不行但須有文仲平時蔡邕謂無一言諫止至於事急之時乃欲自任其勞所以治名不治實也治實自是平時之事

春秋因內臣之急國難而以忘實各之焉

大無來未 告饑

君不教其本臣不治其實俱自不能農務重穀節用愛人上說書法總結蓋病公書法亦在告饑上

春秋紀望國竭用以資人而怨君臣之不知務也

城中丘 新延廡 用田賦

延廡相連請廡以延名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延

長也養馬欲其延長也

礼凶年歲不豐馬不食穀馳道不除

要見用民力已悉之意

國君非時而悉民力春秋所以訊之也

春秋紀望國之煩予役賦而皆訊其不能視民之所勤也

蔡邕 大無來未 告饑于齊 新延廡

望國當不足之時而興不急之役春秋詳書以罪之也

叔姬卒

城諸反防 時也

降紂

降紂未嘗兵加其國遂以兵威勸使降附也急事功以其心言所謂欲速見小利也以強凌弱以其政言此題要見貴王賤伯之意以紂之微故責之薄言紂則責在紂言降紂則罪在齊也

伯主勸服乎小國春秋罪之以明道義也

鄭降 降鄭

春秋兩紀伯國服小有原其責于人者有歸其責于己者

葵叔姬

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伐山戎也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伐戎 獻捷 伐楚 召陵

看北戎病無職貢不至之語可見無人未至倒懸之急如邢

狄之有城亡遷徙之禍者為齊桓者故燕以通王貢則方伯

連師之責盡矣而伐山戎至于孤竹越千里之險為燕關地

是好武功而不修文德也此而不訊則將闢後世之君勞中

國以事外夷三三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

之戒伐山戎則不可伐楚何以可也其謂退師召陵三三自

服燕幾舞干因墨之盛是以修文美之也非以好武美之也

傳未強本治內柔服遠人句正是修文之事

伯主勸兵以畧遠春秋微詞以訊之也

春秋述紀伯兵而立法不同者所以深訊其畧遠也

齊人伐宋 齊人伐山戎

伯主節兵以討罪可不動兵以器遠可訊

伐山戎 伐楚呂陵

春秋予奪伯主儀外之兵而桑遠之道見矣

築台子郎

何以知其為遊觀之所而不緣占僕執以其去國而築于遠知之若占僕之臺豈當去國也

春秋於望國築臺于遠而訊其屬民焉

伐戎 獻捷

春秋于伯主始因其略遠而訊之雖因其矜功而抑之

獻捷

齊侯當時以其所得山戎之囚俘躬未誇示欲以威魯非獻之也獻之一字是聖人抑之之詞抑之者抑其主事於戎狄之非不是訊其獻魯之失休也故後世宰臣云云之人正是抑戎捷之意

獻者聖人抑之之辭抑其主事非訊其失休也傳云軍獲曰捷云云正以發此意也原非正意安得以踐土于華邢丘域

甲氏等搭題削之

春秋抑伯主之矜力所以示禦外之道也

伐餘丘 遇谷 盟毫

春秋既責國君不能謹乎大權復責國君不能明乎大倫

伐于餘丘 慶父如齊

於餘丘云云慶父帥師此傳非是以帥師為書法與前傳亦不是以伐為書法也是伐邑本不當書因慶父帥師而特書義係於慶父帥師故也

強臣得兵春秋謹之於始強臣肆志春秋傷之於終

慶父如齊

春秋紀權臣去國之自恣委權之戒明矣

問公

春王正月

慶父夫人利問公之幼而得立焉公之立慶父夫人利其幼也豈先君之命哉慶父夫人對先君言

諸侯喪則必有主喪之子有主喪之子則必有告喪之使有告喪之使則必有吊喪之使是以周制有王哭諸侯之禮及職喪掌諸侯喪之禮也兩段周制不足平的重在告上傷公不請命內更有服喪已畢而不朝于京師一樣問公不用者不獨以在位只二年亦以周禮重子僕不朝也

春秋畧國君之嗣位所以正人道之大倫也

用本

救衛 救邢 救齊 救江 救成 救晉

救兵始于莊公齊人救邢因前未發例至此方發凡書救者云云之也則一經書救盡在此例中矣於其未有不善之中而又晉夫不救與不達不敢者之罪益以見救兵之為善而聖人之以救患分災為急也所以然者蓋天子不能正有敵故而存之則故而存之可也此聖人不得已之情也不然則軍旅之問對以未學獨於救兵而書法若此何執傳之意如此以救言之當敬仲云或狄不可厭諸侯不可棄同惡相恤所以從簡書也其義只在未有不善之內而以書故作法伯主用兵以恤患春秋所以善之也

春秋詳志恤患之兵而獨有所善者聖人之情見矣

突敗 狄救 晉救 救成 救晉

春秋善恤患有寓責于當救者有重責于敢救者

救衛 救齊 救江

春秋善紀恤患者之善而各著急義者之責焉

救成至 救晉次

春秋兩善恤患之兵而因善怯與慢之罪焉

次即圍邯 師還 救邢

春秋紀兵惡其用之以毒天下欲其用之以安天下

春秋紀兵惡其用於勞民欲其用於恤人

落姑

其曰季子賢之也重在子字上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季乃其字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不足為異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此句重據此句以斷其矣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者因國人之思也國人之思為安社稷則季子魯社稷之臣也其平日制行必有以效之矣前日酈公子牙之事是也其歸之後蚤因得政日淺不能免問公於再執然立僖公殺慶父魯國社稷幸賴以安者季子之力也書法順結稱子者賢之也不書公子者見其自以賢德云云也言來歸者喜其者之歸也來歸者是當出奔矣不書奔者為其者諱也四書法

總是矣之之意總是非有私於季也為社稷也

即國君之講信可以見矣者之係人心矣

季子未歸

春秋紀內臣之歸而賢賢之情見矣

從王伐鄭 盟曲 季子歸

觀春秋所以諱之文而厚道見矣

仲孫來

此傳覲覲虛實句為主略其君臣之常詞見其蹤迹詭秘而

不可測也觀其相與問答之辭則知之矣不能聲罪或戾以

修方伯之職而問魯可取豈有者難之心不勸其君急於討

賊以修人臣之職而欲俟其自斃豈有親魯之心要皆為覲

覲虛實而已其罪非但不能討其罪人也使慶父捨惡

則所以歸咎其君臣者不淺矣

向非魯秉周禮則齊必為利動而陷其臣于不義之行矣

向非魯秉周禮則齊必為魯禍而成其君以不義之名矣

春秋於伯國之省內難既責使臣者不以礼尤責事君者不以

忠

吉禘于莊公

此書禘之始禘之與禘其所以同者其礼皆合食也其所以

異者一有自出之帝一無所出之帝者諸侯不敢視天子也

魯諸侯何以有禘云云不言禘也觀此吉禘書於閏公而

借禘非始閏公成王伯禽賜受之皆非也則魯公以天子礼

樂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而推周公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

故謂天子礼樂也所自出之帝者文王也以諸侯借天子之

礼失礼之大者也而必待其失礼之中又有失焉然後書者

所謂欲書則不可勝書也然其意則在借礼上為重蓋罪莫

重於僭而其所謂喪未三年與非宮廟之礼反為輕也

春秋于望國之享親必因事以著其失焉

吉禘

以郊禘為主非時不地非時不敬帶說

春秋于望國有因事而記其祀先之借者有因事而記其享帝

之借者

孫部

春秋于逐母去國而直著國君忘仇之効也

慶父奔

春秋因望國之逐賊必端本以示責焉

蔡館 伐餘丘 孫部 奔莒

奔莒失賊中一則慶父兵權在手二則百官莫知君父與上

二意相應

春秋始責望國忘親縱臣之失終著望國忘親縱臣之効

李子歸 慶父奔 墮三都

賢臣護國而靖難之功選聖人用世而化強之効速

高子未盟

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三曰猶望高子也都是因不稱使之實而斷其安危維絕之計非出於桓公而出高子也春秋所以美之而稱子之意子者男子之美稱也此題只一意做出末後將人臣之義奉使之宜分講二段然要之其所以為明人臣之義者即所以為得奉使之宜也

不稱使是事實不可與稱子平

伯臣裁君命以安隣春秋特美之也

狄入衛

此傳不及懿公好鶴是論惠公即位宣公姜淫亂等事

與國被害有由春秋志之以示戒也

鄭棄其師

強國夫遠奸之道春秋交責其君臣焉

傳公

春王正月

公於是為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成風嬖妾耳不可以屬子季子臣耳不可以立君則公之內無所承而立不以正可知矣

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子魯蓋若有告周之使則周使亦當至魯惟其不告于周所以周使亦不至也下句証上句之意不是平的上不稟命內有二樣定位初喪而不遣使入告也服喪已畢而不以士服入見也

春秋于國君之嗣立而正王法以黜之也

凡伯聘 春王正月

春秋筆削有以天道望人君者有以王度謹人臣者

聶北敘

亂不及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

此稱師者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名援胡傳亦先點起此句以見其力非不足之意則此稱師者是書法講文須重書法救所以不速者乃養亂為功之意不然兵力有餘何憚而不進哉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者所重在禮也

伯主不盡力以恤患春秋訊焉

次羈北救邢 遂伐楚次陞

恤患而緩於進兵春秋所記討罪而慎於用兵春秋所美

次陞 救許

討罪而慎於進者固可與恤患而急于進者亦可與

夷儀 救邢

言邢以自遷為文見其國未城而桓公城之所以為救患而非專封不以王命與師以下正是論救患所以可專即上美

桓公志義三三之功句中意不可另作一意看天子不能正

句重惟天子不能正故聖人以諸侯之故而存之可為也不

然則以王命與師為正矣要見聖人不得已之意故曰能救

而與之者權

春秋紀小國避患以咎伯主之急義詳列國恤患以美伯主之

志義

夷儀

春秋紀小國之避患而伯主之急義見矣

城邢

再書齊師三三者所謂詞繁而不殺者也故楚丘則不書諸

侯緣陵則凡舉不序以此如本題書法是重再序三師矣權

字照北者看志義以楚丘緣陵看見未城而存之則至權以

予之可也

春秋于伯主之存小而以大義予之焉

伯主志義而成恤患之功春秋所以美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羈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春秋始記伯主緩於恤患而無以保小國終美伯主志於恤患

而有以存小國

突救 城邢

春秋恭權正以立法故于王伯之師皆予焉

城邢 遂伐楚

城邢伐楚均一專也諸侯有救患分災之礼故專於城邢則

權以予之諸侯無擅兵征伐之義故專於伐楚則正以記之

春秋于伯主之恤患討罪也酌權正而予奪之焉

題出齊人以歸

伯主歸非所宜歸春秋所以記之也

楚人伐鄭

此荆稱楚人之始稱楚其自改也人則春秋人之前手此者

舉楚以為常中間至或稱人乃因其暴義而進之也既而又

得夏仍舉楚矣自此稱人以為常無復舉楚矣又其後稱子

以為常中間稱人乃貶辭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春秋書楚

事之法只此三樣當其稱人也非稱荆之荆矣及其稱子也

又非稱人之楚矣於其稱子時為極強則於其稱人時為侵強稱子為傷中國之衰則其稱人為戒中國以攘却之謀也故終桓公之世皆只書人可以見齊桓攘却之功所謂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及其稱子也固由諸侯之失道而莫之能抗然終春秋之世止稱子卒不能并天下而伐周者則晉室世伯之功又不可誣也故後傳又曰觀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云則聖人不得已與晉之意可知矣故曰春秋之時無伯非細故也

三書法以舉廢之意為主蓋本其僭竊之罪云云著王法也春秋謹外夷之浸強經世之慮遠矣

敗蔡 荆聘 伐鄭 楚伐鄭 會孟執 如楚會說
自荆伐鄭載或自楚伐鄭載非

題內如楚不出亦得四樣書法會孟以下稱子矣

春秋紀外夷之文始因其順逆而立法之矣終因其侵強而處意之深

于莘 荆聘 伐鄭 代鄭

春秋有進退外夷之法而獨謹其侵強為憂世之慮遠矣

盟齊 會孟 如楚 會說

外夷之強有見于要內凌伯者有見于制內事伯者

荆聘 楚伐 合作

外夷慕義春秋原先世而進之外夷虐二春秋慮後患而謹之
會裡 敗邦
春秋紀兵好而奇國君無輔伯之誠也

于裡

春秋紀伯主動二之好而與其威之振焉

敗莒

莒人以求賂故與師其曲在莒季友當時只宜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所以抑其鋒而止其銳也所謂行使則有文告之詞也王者之師所謂善為國者不師也乃詐覆其軍而擒其將此直強國之事耳春秋以季友為主者是以王事責備之也事實據左氏用詐就書敗字上看若谷梁之說則兵刃未接其云紿殺擊以因衛鞅紿將印事而杜撰的事恐不可據

賢臣失禦敵之道春秋致責備之意

城楚丘

按周礼凡封國云云今以此為律令衛人渡河野處漕邑云云則其國固亡城而不存矣與那遷于夷儀云云其國未亡城不同以此作事實桓公封衛云云以下春秋所以不與城楚丘之大意也

春秋不與伯主之專封所以正王法也

城邢 城楚丘 添入衛夷儀同

那祀未殄在伯主猶得有存小之權故不得以朔方之威壓
律之衛統已絕在伯主不得有建國之典故不得以木冰之
情曲貸之

春秋筆削伯主之存國而天下之大義大權昭矣

城下陽

此題以虞為首重在貪得重賂一句城兄弟之國以及其身
而亡其社稷俱帶說下夫險急無虞說而責虞為是晉臣國
有內庭外府之言 虞臣國有晉亡蓋寒之言以虞為首重
在貪得重賂一句城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俱帶
下來故唐高宗云是就貪得重賂上論下夫險內是有首
二國不能有意與書城虎牢傳意同是秋說公敗戎于桑田
卜雁曰說必亡矣城下陽不悞而又有功云

諸侯貪利而失險春秋兩變文以責之也

春秋于諸侯覆小而示貪利失險之戒焉

盟賈

按左氏盟于賈服江黃也須知此盟只此服之未曾與江黃
謀也其所以必服江黃者何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其東
方之與國也得江黃則可以斬楚右臂而共為犄角之勢也
此其為服楚之慮周也其服楚之慮周者欲以攘夷狄而免

民於左衽也故又曰其攘夷狄云云之義善矣二句不是平
的是一串說文法以服江黃以斷楚右臂之意講去則服楚
之慮周矣意都說盡了然後得攘夷狄云云之義善矣收拾
之蓋若不是攘夷狄云云之義則服荆楚之慮周不過深謀
詭計戰國相攻之術而已凡春秋所以與桓公之事莫非以
其攘夷狄之義也故二句至平言而以下句意為尤重也時
以至看恐非魯敬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
戍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現此傳
所論是不以服江黃為非而後傳所論亦只是以不救江黃
為罪非相悖也須知此盟斷自桓公至管仲不得與焉

伯主逮交以孤外勢春秋所以善之也

三不雨 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 自正月不雨至秋

七月

不雨者勤雨也勤字對慢字自事上言每時而一書云有
志乎民者也閔字對不憂字就春秋所以推其心言春秋論
事莫重乎志有其志方有其事也即詩稱僖公平日之事以
驗其有志乎民而春秋所書不雨之辭之為著其勤即春秋
所書文公平日之事以驗其無志乎民而春秋所書不雨之
詞之為著其慢非文公無以知僖公之詞之為勤非僖公無
以見文公之詞之為慢同一書不雨也故曰此事為詞春秋

教也

何休所稱飾過求已修有百官故按臣郭都理寬獄四百餘人等事恐不足為據以據傳引詩所稱為是下傳觀此義見春秋有恨天灾恤民隱之意此意要重蓋聞雨與民同其憂是得國君子民之道也得君國子民之道是得於春秋恨天灾恤民隱之意恨天灾恤民隱乃春秋紀灾正意也

觀春秋紀灾之詳見國君憂民之意

春秋紀灾有詳畧而君心之勤急見矣

徐人取舒

此題宜以二意渾融作賄荆人聘看

春秋于變于夷者因其慕義而遂進之也

六月雨

此題刊文主敬天動民者已好了但少與民同樂之意合而觀之始全前此三時不雨天灾之可恨者茲而六月雨焉則天心之仁愛已孚而灾可免矣能無喜乎且天道之不失其常亦民情之共喜者眾以為喜公亦以為喜也前此三時不雨民隱之可恤者茲而六月雨焉則有秋之望不失而隱可免矣能無喜乎且人事之不失其常亦民情之共喜者眾以為喜公亦以為喜也書雨即是書法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

望國格天而與民同其樂春秋所以美之也

陽谷

觀傳有侵蔡次陸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也安知其為謀伐楚乎將江黃事問起下垂以奇正並言皆是為江黃而發故歸結之則知 侵蔡次陸 然則此傳所論奇兵為尤重矣

奇正之兵自輕重善作者得之起下云荆楚垂失恃矣而方漢之強猶昔江黃垂未同矣而分守之策未聞不有謀焉楚烏乎制

伯好講而攘外之謀定伯兵舉而攘外之謀行

伯主以謀制外春秋予焉

陽谷 侵蔡楚次陸 召陵執陳伐陳

春秋詳伯主制外之迹而深善其謀焉

侵蔡 次陸 召陵 執陳 伐陳

春秋詳伯主攘外之兵而奇正之謀見矣

盟賈 陽谷

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可見江黃在楚則楚人之奇兵也所以不可不服也既服他便可為齊之奇兵矣所以與之謀此一江黃也在楚則楚重在齊則齊重當其服之也已有他日謀之之心及其謀之也即亦前日服之

之意故前傳論武王牧野之師誓友邦以為犄角之勢後傳言江黃不與伐楚之役明其共為犄角之勢也此題總叙二邊相締結書法俱是末言江黃總結大意以復楚為重伯信講而復楚之惠周伯好講而復楚之謀定

清伐楚次陸

潛師掠境曰侵三次止也四段均為訓釋經文經文皆為據事實書但於侵曰奇於伐曰正之意不重於遂事則有專意在於次止則有按兵修文意在楚貢包茅不入皆所以發明遂次之意當重

蔡自北杏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蔡與楚隣而服於楚侵蔡者奇也非奇於侵蔡也侵蔡而使楚不知所備乃奇於伐楚也蔡姬蕩公舟事左氏之說也

按左傳遂伐楚子使與師言青包茅之貢則云問昭王之不服則云今傳只云楚貢包茅之不入云云而楚人服罪者蓋昭王不復之問楚人辭諸水濱是為問非所問而楚人時已不輸服失所謂師則有名者此其伐楚之名也所謂苟志於善者此其為善之志也蓋名曰尊周而不請王命實非尊周之義志於尊周而按兵修詞卒成尊周之績以義正名故訊其專為志於善斯善之矣故序其績以名字對志字說以義字對績說救却傳言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

與此傳苟志於善三序其績也意思畧同績字須說得有著落全在楚人服罪一句而所以能使楚人服罪者以其按兵于堅修文告之辭也按兵修詞此復楚之功所以成所以為可序

此題書其專者固所以尊周序其績亦所以尊周也

春秋於伯主之舉兵既訊其專而又序其績也

遂伐楚 次陸 盟師 召陵

春秋于季伯主之據外而正名樂善之意見矣

伐鄭 遂伐楚 盟師 召陵

外橫而伯主專以據之可訊外服而伯王禮以下之可予

次陸 盟師 召陵

聖人序主伯慎兵柔遠之績而樂與人為善之意見矣

許男新臣卒

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故出會伐秦同國齊負芻卒于師故

出同國齊盟臯鼫把伯成卒于會故出盟臯鼫此本不是題

舊有之

于師召陵

以屈完齊桓對作上權字是事迹義字是完所以可予之實

下律字是來歷禮字是桓所以怙外之績故須有輕重

屈完及諸侯盟經文楚屈完來盟于師于召陵二盟字只是

一盟屈完未盟于次陸之師而桓公退召陵而盟之也次于陸是為師進次于召陵為師退退舍之事緊要乃不暴不顯之實也傳首楚大夫未有云云進之也所謂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聖人之特筆一字為褒貶也此書法重不稱使與高子同是楚子實使視師非使來盟完之來盟為能權服義故特稱屈完正所以嘉之也不稱使與來盟于師俱是事迹非以稱名氏為未足以嘉之又必不稱使與稱來盟也服義以其自知包茅不貢之罪而云敢不共給言義字須有著落服字亦重見其自服而求盟也其辭昭王之問承同好之微難戰攻之對皆不重

盟于召陵序桓公也序其讓楚之績也績字須有著落桓公帥八國之師云云以下論其績之所以可序者不在於師強敵服而以其能以律用師以礼下敵庶幾王者之事為績也惟其近手王事是以春秋之盟惟此為盛也

外臣服義而伯主綏之以礼春秋均予之也

楚屈完未盟于師

外臣奉使而服義春秋特筆以嘉之也

盟于召陵

春秋紀伯主服外之盟所以序其績也

侵蔡 遂伐楚 未盟 盟召陵

齊桓伐楚全題已出遂伐楚傳在此傳故去次陸一腳以別於全題以為當師強敵服之時有退師待敵之善然既有全題何必去次陸以主傳況主傳而存次陸亦不可故此題未當

齊伐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伐陳

春秋紀伯主驗其得制勝之謀訊其失待勝之道也

傳於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度之大小以見春秋責齊之為責王貶伯也引揚子法言云其數也一段猶言道二王

與伯而已所以起下責王貶伯意也非是以思數起桓公當

自反之意以桓公識明而量淺云云起之而以原其失云云

結之楚人未怙與楚方受盟是兩個提頭念深對志已驕溢礼謹對怒猶未怠也愛人不親云云而天下歸之此正是王

者之氣量也成湯之事是也得荆州取汴事與撫有萬方對

看皆是與楚方受盟句相對照要之量淺器不宏不在於楚

方受盟之後而在於念深礼謹之時蓋其念深礼謹只為楚

人未怙故方受盟而遂驕溢也所以春秋至或不得已而與

之然仲尼之徒羞稱而曾西不為之也觀仲尼之徒羞稱而

曾西不為則并與所謂念深礼謹之事皆不以為美夫此題

君臣無說

至伐楚或以大據夷之功作似無據傳中思致或以楚人伐鄭歸起聘搭執陳股不知引揚子法言子經百何開創之

春秋于伯兵之微小而深惡其德之衰也

伯道重小而失自反之道春秋深罪之也

楚伐鄭 于陞 陽谷 次陞 召陵 執伐 侵陳

觀伯主動怠之迹而其德之衰可知矣

于陞 陽谷 次陞 召陵

春秋紀伯主之勤于制外而君臣之衰可知矣

于陞 陽谷

伯主動于怙外而威信行焉春秋所以予之也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主合作各主驕暴上以礼下教則不驕也以律用兵則不暴

也下楚方受盟志已驕溢是其驕也陳大夫一謀不協見執

見伐見侵怒猶未怠亦云暴矣

伯主得於服外春秋序其績失於害內春秋著其罪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王

世子本無下會諸侯之礼而今下與諸侯會于世子則陵於

諸侯則抗君弱臣強衰世之事也春秋書會皆是列書所謂

列會也而此特書及於會謂特書是謂殊會也若曰王世子

云云而抗也抑其強者所以扶其弱示不可得而抗者使不

至於陵也是謂撥世乱而反之正也後世論其班位以下世

亦是說春秋尊君抑臣之旨然所止不同蓋上以世子對諸

侯言下以世子對三公言上固衰世之事上為本題正意下

乃余意也然天尊地卑云云二句即上段正意二句不是平

的以上句為主天尊地卑是見成的道理至於叙典秩礼是

聖人之事所以明天地之定分也

此題正是秩上下之分而礼自此可庸

春秋於王儲下會而必特詞以尊之焉

首止 于洮 葵丘

春秋屢紀伯信有殊詞以示尊君之義有同辭以示抑臣之旨

王儲下會春秋殊詞以尊之王官下會春秋常詞以抑之

盟首止

此題正是父子君臣之變以愛易二字重使惠上成乎以愛

易世子所謂父不父而子不子而桓公不有以正之則君不

君而臣不臣矣今由其一盟王無易樹子之失桓公卒成正

君之功故曰君臣父子之道皆得也君臣父子之道皆得此

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夫子所以稱管仲一匡之功曰微管仲

吾其披髮左衽也美之大以其功之大也

伯主講信以定大倫春秋深著其美焉

會首止 盟首止

春秋紀伯好殊詞以正大其復詞以美大功

鄭伯逃歸不盟

或曰首止之會以下正是論春秋所以予首止而逃鄭伯之意於首止之會則曰非王志於鄭伯之逃則曰喜於王命而春秋之作則又所以道名分而尊天王也自非以大義為主則齊桓違王志為不忠鄭伯承王命為忠違王志者安得而予承王命者安得而逃哉此意重此題正是著權利則盡手易之變也故曰聖人盡其變

二國徇王命而背伯春秋權以大義而敗之也

首止會盟 逃歸 平丘 不與

伯事善而二國棄之為可訕伯事惡而望國外之為可幸

會首止 盟首止 逃歸

盟首止只作予齊書法去此全去會首止似當作合看傳中

守言盡變或以會戚夾谷搭失經旨矣削之舊原無此題

聖人權大義有從變以予乎定王諸者有從變以貶乎徇王命者

冬晉人執虞公

此題至重責他貪利致禍但各書法亦須發明以言執而猶

書晉人與言公而不書以歸番出二股于后斷之此傳自公羊子曰以下主驗其為匹夫之實也皆是就書法上說大意總在傳末城下陽云審矣

春秋于諸侯之覆國者而深戾貪利之戒焉

城下陽 執虞公

春秋詳諸侯貪以覆國之迹所以示戒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圍許遂敗許 至自伐鄭

傳首齊自召陵之後云有遺力者矣解伐鄭圍新城此段輕傳意在於楚人攻許云之義也得討罪恤患之義都

在遂敗許內見故書法亦結在凡書敗者云三善之尤者也

上去而傳首之意不過欲見其力足以取新城以起下即解

圍以救許所以為兩得也使盡其力以取新城則為兩失矣

又得云云句內又字輕看若拘又字而以傳分二截看則圍

以討二亦未是好事縱有不取之事僅可免於取之罪耳夫

何善之有哉圍緡傳亦只言何以不為貶乎以興圍緡對善

之意說得亦輕也則何以致承善之尤而言謂其以去國

喻時之久而敗也似為善之尤句而發只序事迹及結書法

慶一句便了去公至鄭同書法只是遂字去至伐全此題頗

難分析細玩傳當云齊方服楚其子伐鄭力非不足也乃圍

之而不舉則伐而不脅以威救許而遂解則討之而不強其服可謂善于討罪者齊方伐鄭其于救許力有不暇也然許圍而救則知簡書之當勤釋鄭而往則知分災之為急可謂善于恤患者中間輕重在作文者自得之如此方完

春秋紀伯事而深與其討罪恤患之義也

即解新城之圖移師救許於鄭則不迫其從於許則能急其患一舉而兩善併者也書法只逐字

趙云即解新城之圖移師救許即可分為二意于鄭則不迫其從于許則能急其難故曰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

外夷虐小而伯主移兵以救之春秋深與之也

召陵 伐鄭圍新城 救許

伯威盛而猶得討罪恤患之義春秋深善之也

齊人伐鄭

春秋于伯主之討威而予其得用師之名也

小邾朝

春秋于遠人修禮特表王命以進之焉

寧母

通王室方物之貢可以作忠却子革內臣之請可以作孝不知何所據再詳

伯信講而可以勸忠與孝焉其美善矣

八年春秋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臣下與諸侯會盟始此其序諸侯之上者以王命行故也以王命行與私事私好私情相對以見春秋之義班列不以內外為高下而以王命為高下所以為尊尊也與後世重內輕外之急異矣若論此盟自是不好的事所謂王臣將命必悖信明義云云解在鷄澤傳內此題亦不可不知

春秋紀伯信有因將大命而貴之者有因輕大節而卑之者

盟于洮

內臣奉王命而出盟春秋重王命而先之焉

祭伯來 祭叔聘 盟于洮

春秋抑私交者而不以其貴仲奉命者而不以其賤

首止 鄭逃 于洮 乞盟

信始講而或國輕於背伯信雖講而或國屈於從伯春秋記之也

祭伯來 祭叔聘 鄭逃 于洮

春秋有審公私以明尊君之義者有計去就以謹為君之節者

禘于太廟致夫人

魯神不可勝書此因用致夫人之失而書則不當禘而禘之

夫自見矣夫人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則其不宜周致而周致之夫自見矣

主而賜氏俾世其鄉或格敗鄭題然氏在季氏卒上見敗鄭傳但云賜汝陽田及費不云命之為世卿也

春秋紀盟國行所不宜行之礼崇所不當崇之人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進退之節就人臣立身言出入之義就人君用人言有二項事春秋於重臣出會而惟待以臣礼之常焉

盟葵丘

此題要將禁明信喻一事作禁明所以信喻不可對載又要

見明禁雖齊桓而禁則周室之禁也但周室既衰禁令不行

于天下桓特申明之耳春秋之意在于尊周故善此盟若曰

教令出于齊桓是以諸侯命諸侯矣何可之哉

此傳命字重看凡言命者皆天子之命也蓋五命之禁皆周

室盛時之禁周室既衰禁令不行于天下諸侯於是而不孝

者矣三三故桓公合諸侯而會之也諸侯咸喻手桓公之志

束柱載書而不欺血志既喻於諸侯則禁令行則王室尊王

室尊一匡之功成矣春秋之意主於尊周故以是盟為美之

大也若諸侯之令不出於國中桓公以諸侯命諸侯不几於

改物乎要見得春秋之意重在尊王室以為美之大者以其

功之大也傳後又即初命之詞以發翼戴太子之事並見一匡天下之功

伯主明王禁而信喻春秋重詞以美之也

會葵丘 盟葵丘

宗伯掌邦礼而礼莫虔于君臣之分

司寇掌邦法而法莫重于天子之禁

好講而王臣與春秋重礼以侍之信講而王禁明春秋重詞以美之

春秋紀信好必正王臣之分而錄伯主之美焉

首止 葵丘

首止子朝奔或格黃父其為子而弗子云云傳題看未公是

公非兩邊俱在似分股不得殺美齊傳

信講而定大本見伯主翼戴之功信講而明大禁見伯主翼戴

之實

突叔 舍至

春秋兩取夫人臣以其明義而立節也

唐逝 宋楚平

春秋崇節義有罪手幸以免難者有罪手幸以成功者

及仇牧 唐逝 高子盟 宋楚平

春秋加守節而不責幸以免難者重明義而不責幸以成功者

及其大夫荀息

其受命傳奚卓從君於昏不可謂忠又奚卓既死竟死於位不愜乎信以世衰道微云云固其約為主故其不食言為可取也若律之以盛世之法則從君於昏必誅之臣也傳內有信字無忠字其云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云云亦是就不食其言上說故傳末只歸結在信上去至於孤之可托與否命之可寄與否則必有義裁之方可以言事君之忠使思知此必不受獻公之托而後人不以為從事於昏者矣

大夫臨難而不失其信春秋所以美之也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及荀息

結盟於人而失信者可謂受命於君而守信者可予

陽谷

春秋紀寵樂之會而輔伯主伯者之急咸見矣

大雩 伐黃

天變動見君德之荒夷患肆見伯業之急

冬楚人伐黃

此傳重既與會盟上若不是與之會盟則彼不來告此亦不以不救為罪所謂鄉鄰有聞者至問戶可也故弦溫之戒君子不以咎齊而伐黃傳必曰罪桓公既與會盟云云也

春秋紀外夷害小之師而罪伯主失恤患之義焉

盟于貫 陽谷 伐黃 城黃

伯主結遠國以謀外可予棄遠國而縱外可記

十有二年夏楚人城黃

春秋時見城之國有書以歸者有書奔者有不書以歸而又不書奔者是死於其位也只有此三樣要之皆以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二句律之許垺禮既不合而又有取城之罪所謂或棄賢保佞云云故知無與復之志非不幸也譚溫至失守國之禮然已無取城之罪其亦不幸焉耳則其義未絕也此傳意重予黃上其書城者見夷狄之強云云正是說黃人所遇之時之不幸以見其美而無罪之意故復結以公羊子

云云歸重予黃上去

春秋紀強夷覆小之兵而深予小國之得止焉

城莒 城溫 伐黃 城黃

春秋紀小國之被患而獨詳于同盟焉伯者棄義之罪著矣

伐黃 城黃

春秋詳外患罪伯主之棄義予小國之守義

城莒 城溫 城黃 城江 城許 城垣

春秋歷紀小國之被患而褒貶有不同焉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此傳以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一句為大意

春秋紀夷惠之肆所以見伯德之衰也

陽谷 伐黃 侵衛 于鹹 侵鄭

伯主急荒以啓外侮春秋所以訊之也

陽谷 伐黃

春秋紀伯事有見其行之荒者有見其業之怠者

侵衛 侵齊

春秋兩志外侮而見伯德之不終焉

緣陵

邢自遷此則遷杞衛已滅此則未滅故詳不如城邢畧不如

楚丘

伯者專于恤小春秋凡詞以抑其功焉

城邢 城楚丘 城緣陵

添狄入衛邢遷夷會職全

伯主存三亡國春秋隨事而予奪之焉

遇防鄆子朝

內外修好而荼男女之別春秋正之以礼焉

十有五年楚人伐徐三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僖三年徐從齊取舒：楚之與國也故楚伐之徐遠楚而近

齊楚都于郢距徐亦遠之罪著矣所當救徐抑楚之大意盡

在此段虽封境不通越險艱難當尚速救况其不然而乃故

緩所以可罪也封境形勢二段起下當速救緩之尤為可罪

也此題依傳中三段作諸侯救患不協蓋楚人伐黃狄人侵

鄭而齊皆不救至是人心懈弛故為盟以要之亦是自伯主

說凡兵而書救三三之義矣即中段書次見伯主疏令不戾

中意但此乃經中救而書次之通例故再言之不可另作一

樣三書法俱是據事直書三段意不過當速救緩失用師之

義而桓公始勤終怠之實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云云自召陵

以後責齊皆是此意

伯主恤患而失用師之義春秋所以責之也

伐鄭 于陘 陽谷 伐楚 次陘 召陵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伯主始勤于安攘之義可予終怠于安攘之義可訊

震夷伯之廟

以蔡丘伐齊執曹伯會齊搭德厚二句傳似亦無干

春秋紀大夫之廟災見人焉之所感也

敗徐于婁林

桓自蔡丘以後志氣驕溢漸不克終故楚遠于徐也楚敗敗

之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使其勤于安攘勵精猶初則杜

丘之盟猶陽谷之制勝于匡之火猶陘亭之接兵奚至于敗

而諸大夫無尺寸之功也 重敗字者桓自召陵以來九合一匡體統戾亂故楚雖敗徐也止于攻伐之兵而不救與中國之會使其雖此而與猶嗣桓烈則于齊之盟猶築丘之退聽虎上之會猶首止之慎防晏主于執而在會諸侯莫敢與之爭手

重人字看

春秋紀外暴訊伯義之急而幸伯威之存也

戰韓獲

情有曲直而是非因焉聖人所以公天下也等有輕重而尊卑辨焉聖人所以經天下也傳中書伐書及云云舊本依汪氏分主客說看未益泥于傳中兩字不知伐及分主客猶可歸獲一經中未有無書者則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一句何所驗文定此意本不就一題說亦不泥主客分說蓋謂凡書伐與凡書及者兩例皆是有罪之詞而書及之罪則尤甚如此只當以書伐一題格書及一題形容書伐之罪輕書及之罪重就是歸獲亦然、傳意如此而經題則無以此之書及書歸較彼之書伐書獲見罪之輕重者即如或不言入、不言圍書其重者等例經題無以一城一入相較者故此傳題如長勺之役以魯為主則書及不書伐執義有欲甚楚罪書歸不書獲皆可搭但傳中此二句正是此題書法之正意不

是變例說難反證之詞故此等題不必更搭舊搭伐宋戰宋敗蔡于莘以舞歸尤非也削之

春秋紀二國之交兵而示定罪定分之法焉

公伐邾 戰韓獲 大棘 艾陵

春秋紀兵有明君重于師者有明將等于師者

戰于韓

春秋于二國之交兵必原情以定其罪焉

隕石五六鵲退飛

隕石云云而隕也星也六鵲退飛者飛云云而飛也風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視天下之遷辯其吉凶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番別之祥以詔政訪序事非所當告而告意輕歸重在何以不削上所以明感應之理以戒後世恐懼修省也五石隕六鵲退飛不自省其德也言其遇變而不知恐懼修省故至於敗

春秋不削大國之物異欲人君之省德也

五石 六鵲 于孟 于泓

搭獲晉侯作天變地變之應亦好

卒傳中舊有季歸春王正月行父如齊遂如齊公即位歸父如齊題作徇私世官之戒埋沒卒各書氏書法似未當如遇防鄭朝伯姬歸致女未嫁只用本題書法可于准題汪氏小

註可看然出亦不受

大國忽天變而見辱于人春秋備書以垂戒焉

大國天變之應有以交好辱于夷者有以交兵辱于夷者

戒項

戒則曰戒此外兵之例戒則曰取此內兵之例戒項當言取

而言戒是書內兵之變例也所以然者以事有隱諱臣子施

之於君父者也一句為主蓋施之於君父則為尊君施之於

權臣則為朋比矣故君戒而書取為尊君臣戒則書城為抑

臣尊君者因為尊君而抑臣者亦所以尊君也文當就春秋

書法失意上說然則城項者魯也三無疑矣一段起下易

不諱手之意不必重

大夫恃強以覆小春秋特書以著罪

春秋不諱強臣之覆國所以示抑臣之意也

戒項 三取

添戒諱舊以辨內外別君臣分作看來雖淡亦整猶不失麟

經体裁若重本股作不如出單題矣

春秋屢紀望國之覆小而寓尊君抑臣之意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季長三責詳此一傳大意也書師救齊者

三責齊臣也皆論責詳書法或曰以下論孝公所以不可

立以見宋襄所以不可奉之意大義與私愛相對看若非以

大義裁之則桓公嘗為孝公於宋襄孝公何為不可立宋襄

何為不可奉執故以大義明矣一句總結此題只是罪宋

春秋于大國之昧義後伯特詳詞以責之焉

伐齊

伐喪季長不平

春秋于大國之用兵必明大義以罪之也

師救

救無虧無虧長也非矯也

春秋善望國之恤患所以顯大國昧義之罪也

戰觀

春秋惡大國之昧義以陵伯而尤責伯臣之不勇于義者以示

意焉

狄救 救四公子

春秋許外救以罪中國而大國昧義之罪益見矣

師救 狄救

總束當云魯與宋同類也而能救之宋何忍伐之狄與宋異

類也而能救之宋何忍敗之中國諸侯不能抑宋以救齊則

是怠于義也如此則宋之當抑明矣齊國臣子不能効死以

抗宋則是怯于義也知此則宋之當抗明矣此春秋罪宋之意也

春秋深責大國之昧義而兩托故兵以示意焉

鄭進 伐齊

徇王命以背義者固可訛徇伯命以背義者亦可訛

葵齊桓公

看傳中有所貶而無過褒句則知凡於褒之中即有貶之意褒之大過便非聖門不道桓文與不為管仲之意

北杏 兩鄆 兩幽 于檀 首止 甯母 葵丘

伐齊 戰獻

伯功盛而無以疵手後春秋所以陋之也

北杏 葵丘 伐齊 戰獻 城濮 踐土 于穀

二伯功高而無以疵後春秋不責焉

邢狄伐衛

論衛之罪所以可伐以見伐衛之所以為救齊也功近意輕德遠意重功以事功言功近若無足進者現師于營葵狄師還可見矣衛侯以志報德中國之人理亡矣狄以夷狄而有憂中國之心故為德遠而可進也總是、深罪衛人之意與救在夷狄則罪諸夏意同衛人報德以志須是以義裁之蓋宋襄之納孝公實因齊桓之屬但不知大義在無虧則桓公

之命不可徇耳若徒說報齊安知衛人當時不自謂所以報齊也

春秋進外夷討罪之兵所以深著與國之罪也

春秋持進遠人之用兵以其仗義而已矣

荆人聘 邢狄伐

春秋于遠人有因其暴義而進之者有因其仗義而進之者

城楚丘 伐楚 伐齊 狄救 狄伐

去伐楚狄救主衛有有狄救或主衛或主全傳蓋楚丘傳內

已有有功于中華甚大之意

諸侯以志報德春秋兩屬詞以著罪焉

狄救 狄伐

春秋兩進遠人恤患討罪之兵而寓責各有在焉

伐齊 狄救 侵曹伐衛 圍蔡

春秋于報施之事酌其宜而予奪異焉

楚丘 伐齊 入郢 圍蔡

德不可忘而以志報之者可訛德不可什而以貞報之者可恕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責滕亦不足罪其不事齊宋蓋滕所以不與齊盟不事宋棄

者服屬於楚故也又要責滕介齊宋之間句言其密通也與

許距河陽踐土近矣及沈在汝南平輿縣北句同

春秋紀伯討而因善無伯無王之罪焉

執滕子 執衛

春秋紀伯主有所以惡其專者有所以惡其濫者

執滕 執衛 執曹伯

春秋紀伯討有兩者其失正者有獨與其得正者

曹伯

春秋紀大國而伯之信而操心之失見矣

圍曹

盟于曹南云討不服也此數句專解本題餽口血未乾今

復圍曹句則其操心之急可知矣愛人不親及其仁以下通

論宋襄而伯之事不再舉圍曹而圍曹不足示威當與執

嬰齊事同看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但看反字

則是不急遂功不規小利氣象何寬緩也所以為王道不內自

省而急於合諸侯現急字可知其心之欲速也其心之見小

也急於合諸侯一語正是愛人不親云云二句相對剖七國

疾橫義切於除奸皆以操心之急言此傳是以王道責宋襄

愛人不親二句即執鄭唐傳內以責人之心責已二句意伯

者用心每如此不但宋襄也故於降障則曰以強凌弱急事

功也而宋襄特以才識出春恒之下故伯業不成卒於兵敗

身傷不但以亡國之餘而已

春秋直紀大國討二之兵而其操心之失見矣

執滕 盟曹 圍曹 于泓

伯主急於合諸侯而魯伯業春秋直著其失焉

執滕 盟曹南

春秋紀伯主威信之實而其操心之失見矣

執滕 盟曹 圍曹

春秋直紀大國之兵信而其操心之失見矣

盟曹 圍曹

伯信不足以維人心而復肆之以威春秋直著其操心之失也

盟齊

傳內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一句重蓋此乃楚入

春秋得盟中國之始數傳中則一曰不得與中國會盟一則

曰其後遂為此盟一則曰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三

三也楚人伐鄭傳叙楚勢之強終乎春秋而所論不專於盟

會故併朝諸侯長齊晉言此傳只說到會于孟者以其所論

止於盟會也傳末一以外夷狄三三三句是聖人所以謹是

盟之大意三句中都要有得與會盟自此始意自莊公十年

至陽中國之衰莫之能抗也總論楚人盟會始終之實有三

段三段各用書法以桓公既沒三三深罪之也一段為主末

又總結之以深諱此盟以與傳前昌為內則沒公三三諱是

盟也句相應雖有一以外夷狄三三意而傳中事實宜總用不可分貼

春秋書楚之法有三始則舉號其後稱人今之盟齊猶稱人也後乃列位陳蔡之上而書子矣傳末聖人書此三三抗也屬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上不屬本題故下復結之云故深諱云云上去

春秋於夷夏講信之始而必深致其意焉

敗康 入蔡 伐鄭 伐鄭 圍許 伐徐 盟齊

鹿上 于孟

此題頗難主張程文分作似非傳意原始要終之說亦作破不得傳以明經非即經也或原事或比事過文定引明聖人作經之意豈得即據以為聖意乎惟深于春秋者方能破此沿習之謬夫楚由稱號而稱人由稱人而稱子其勢盛矣夷盛則夏衰此春之所傷也齊之盟懷前此未決之防啓後此無窮之禍夫安得而不謹之

觀春秋于夷夏講信而諱其始當觀春秋於夷夏盛衰而示其義

伐鄭 圍許 委林 鹿上 于孟 執伐

春秋於外夷之強抑之而功有所屬傷之而責有所歸

上題加召陵伐楚盟齊

春秋幸伯主服外而能制其強傷列國交外而莫制其強

于齊 鹿上 于孟 執伐

夏交夷春秋諱詞以謹其始夷僭夏春秋直詞以傷其終

新作南門

天子諸侯皆南面聽治門皆向南故皆曰南門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三門庫雉路故曰南非一門也然庫門借皋門制雉門借應門制其僭非一日矣春秋之意不是責公以卑僭只是責其不當勞民以改作故引閔子論長府仍舊貫之事正是此意至於新作雉門兩現則責其不能因災而卑僭又一樣意然僖公嘗修泮宮云云同一用民同一復舊也而經不書者見其當為也則此新作而書之者非以不當為而何文中以修泮宮復閔宮事照出不當為之意望國勞民力于所不當為春秋訊之也

鹿上

看此教題須見得各傳中大義字為緊要以勢力言之足時楚伐兵車橫甚莫制而春秋乃責諸侯不當拱手以聽而不取違者魯不敵拒其使聲其罪使宋見釋出自天王與方伯者夫豈迂遠而不切事情哉誠以彼以其勢我以吾義此相如所以威伸強秦而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恥者此也宋人之所以為直者只在以乘車之會注上見各邊中都要見宋

直楚曲其義已明之意

大國圖伯而交表春秋明義以貶之也

會孟執伐

春秋紀外暴既責諸侯之不勇于長尤責伯主之不明于義也
如鹿上終宋在前

鹿上 會孟

春秋紀局伯之信好而深貶大國交夷之非焉

遂伐楚 屈完來 盟鹿上 孟執伐

攘夷狄者正所以尊王室也不必另出尊王室題目創伯者知
攘夷之義可予維伯者有結夷之非可記

宜申獻捷

戎捷則曰戎捷而宋捷不言宋為魯諱受宋捷也若言其捷
不出宋尔若是宋捷魯當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何為受
之也以拒使聲罪二句遙做

春秋于外夷之脅內而深貶望國之隳義焉

鹿上 于孟執伐 獻捷

伯主昧尊攘之義而致外辱望國昧尊攘之義而受外脅春秋
均貶之也

于執伐 獻捷

春秋詳外暴責諸侯不能勇于義貶望國不能申手義也

盟于薄釋宋公

宋方主會而蠻夷之春秋之所謹也此傳只與會釋傳先
說桓弑隱之春秋所以作皆是欲見為天下大變當時諸
侯所廢失道而春秋所以特書所為之意蓋特書所為之法
乃經中僅有之文聖人之所深致意者則其為天下大變之
事可知矣自宋方主會起至其事已值甚矣乃一串說下而
總結故書會

昔盟書釋皆不言楚子之則上特書所為書法皆在其中
矣不言楚者諱其求楚子以釋之也言若釋之者公而無與
於楚也故曰不與楚專釋也

春秋貶望國釋伯之事以其富大夷而委大權也

會釋 盟薄 會澶淵

臣子弑君父夷狄凌中國分會盟開作

春秋詳會盟之事以其皆有關於天下之大變也

于孟執伐 宜申獻 盟薄釋

望國當天下之大變而委天下之大權春秋所以貶之也

獻捷 盟薄釋宋公

以不能拒其使而不受與虜其罪以致討分二邊獻之楚而
受之魯也則不言宋求之者魯而釋之者楚也則不言楚
皆所以為魯諱也

望國受角于夷而昧大義要信于夷而界大權春秋所以貶之也
望國始受外脅既可訊繼界外權也可訊

伐邾取須句

此題只責魯不請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一意謀動干戈于
邾內是總冒擅取人國而反其君分二小支皆謀動干戈之
所事也礼字包括應前崇明祀保小寡意既傳意重在取上
故曰何以書取乎又曰與收奪者無以異矣即可見其大意
而擅伐只納在中間方是時說以伐取分二支恐非本旨且
無伐字書法

春秋於望國之存小而深明其非礼焉

取年姜 取須句

擅奪人之邑者固可罪擅復人之國者亦可訊

戰升陞

公卑邾不設備句為主輕用師徒以卑邾不設備言設備即
糧塲則有守禦之備乃軍陣素整善師不陳之道須知聖人
亦不是教魯以設備而後用師須知設備則不待用師也

聖人慎用兵特貶望國之輕兵焉

取須句 戰升陞

上非崇明祀保小寡之礼下非誅暴禁亂之義
望國始與兵以存小春秋特詞以罪之繼輕兵以禦小春秋復

諱詞以貶之

于泓

此傳大意不是責其不能乘機勝楚亦非追論其平日不仁
不義之惡而致貶之今日須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
施王政之本此之謂至仁大義此之謂大德也而襄公計末
遺本徒以飾小名耳是不但不足為仁義而反足以妨仁義
者所以可惡也儻果以至仁大義取敗聖人亦當計其仁義
而不當計其成敗矣

五伯之仁義莫非假之也而春秋獨深惡宋襄傳中至比諸
盜跖之仁義與陳仲子之廉者以其飾小名而妨大德也則
不但惡其假矣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則是惡
其假耳此傳物有本末云云王政言王政在順事之理而推
其心以行之所謂恕也王政之本言王政本之以心也本之
以心則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矣今於彼則忍為於此則不忍
為非不忍為也計末而飾小名也傳內不仁非義俱渾說難
以各事實分貼辭繁不敘依公羊言日言朔

大國飾小名以取辱春秋所以貶之也

伐齊戰鞌 執滕曹南 執鄆 圍曹 戰泓

鮑伯主達仁義之迹則知春秋貶其假仁義之非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當時荆楚強盛諸侯衰弱無足與楚敵者齊為伯國餘業故
又以尊中國攘夷狄之義責之使在他國則當止貶以不當
乘約伐人夫作文于齊伯國餘業意要重

春秋于伯國之陵大必明義以正其罪焉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伯主討侵手夷者可與伯嗣雲困於夷者可訊

滕子朝 杞子朝

以禮義分二邊俱是謹華夷之辨

春秋之夷諸侯也有以其亂大法者有以其變大祀者

天王出居于鄭

上以京師為室非有能出之也乃自出耳有端本清源之意
下四海為家凡其所有者皆其所可居也有撥亂反正之意

春秋於王者寓外而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鄭入滑 狄伐鄭

城邢

諸侯同姓之國自晉城虞始虞公以貪自城故罪有所分
而晉不得名故主名之例至是平衛城邢發之城同姓之罪
法所以比於失地之罪而最受者在絕先祖之裔一語然絕
先祖之裔句中又須原見城者之情如何以定城人者之罪

所謂邢與狄伐衛云云異矣此主名之例所以又有其變焉
不名而衛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楚城夔曰荆楚僭號云云
不以中國之法治之城同姓止有城虞城邢城夔其一各其
一不名

春秋于與國之履親而以王法正其罪焉

城譚 城邢

或加元年以理一分殊就聖人仁義立法上作

春秋紀諸侯之履國必辨親疎之分以立法焉

執虞 城邢 城夔

春秋屢紀履同姓有原情而責之異者有因人而責之異者

城下陽 執虞 邢伐伐衛 城邢

春秋紀諸侯之城親而責之異者亦原其情而已矣

城譚 執虞 城邢 城夔

春秋屢紀諸侯之履國而獨重與國之責焉

蕩伯姬逆婦

春秋紀婚禮而主者逆者皆有責焉

納頓

傳意歸重責陳與諸侯上以大意總起將陳與諸侯分疊講

要見正本自治之意不可作與楚說

外夷伐豕以正中國春秋端本以罪中國

春秋不予外夷之仗義所以示正本之意也

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

盟于向

侵西鄙追至鄆弗及

其侵也其用詐也其深入也其怯也總之曰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大抵訊齊私憤則重來侵上訊魯私憤則重來入上其為設與有畏云云只作事講書法宜總結况師字又在至鄆之內

齊之私憤要看乞師傳

春秋于内外之忿兵而均訊其非正焉

追戎濟西 追齊至鄆

春秋于望國逐寇有訊其不預者有訊其深入者

齊人伐北鄙

左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師曰恃先生之命言曰世相好無相害也此所謂善為國者不師行使則有文告之詞也

春秋紀望國之師敵而見矣者修詞之善焉

逐乞師

時有柳下惠之矣而不用

望國假兵于夷以修怨春秋以義責之也

伐齊 城邢 洮向 侵西 伐北 乞師

望國比匪以放怨而資夷以報之春秋正之以義也

于洮 于向

望國兩結與國之信春秋責其鄙惡也

侵西 伐北 乞師

大國責兵以修怨固可訊望國資夷以報怨亦可貶

楚人城夔以愛子歸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先王之制也祖者始封之祖也夔子無罪都在此一句夔以熊摯為始祖則不得祀祝融與鬻熊故其義直而其對楚之詞亦不服也所謂已無取城之罪為橫逆所加而於時為不幸也人而不名云云正是前傳荆楚借王云云何誅之意也

春秋紀外事暑覆親者之罪原喪國者之情

以獻舞歸 城邢 城夔

春秋于失地覆親之君而待之必異其法焉

公以楚師伐齊主

春秋于望國假兵凌大因其失正而危之也

杞子朝

春秋斥變夷之君所以存大防也

圖宋 盟宋

楚稱人貶也荆楚舉號未有稱人者故來聘稱人則為進之
猶夏未有稱人者故伐鄭稱人則為謹其浸強楚既書爵不
當復稱人矣故稱人又為黜之也此以後楚稱人者皆當以
敗詞看矣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上解圍宋公與楚
結好以下解盟宋而公之罪亦著矣應公與楚結好二句書
法只在據事直書上見其地以宋者云云無嫌於與盟言春
秋之例其地以國者本國之君亦與焉盟鄆盟宿是也今宋
方見圍諸侯就而會盟其地宋並不與春秋亦書于宋不嫌
于與盟之例也此書法輕固無罪宋之意亦無怨宋之意而
或指作罪魯書法者尤非不知若不罪魯則當不書于宋乎
春秋黜外夷之變夏而兩重附夷者之責也

圍宋

春秋紀兵有罪夫憑夏者有罪夫附夷者

伐杞取牟婁 侵曹伐衛

此傳只是再稱晉侯者訊復怨也復怨為憤兵春秋之時
之兵亡矣并貪兵而論或曰以下論晉侯之侵伐非為背華
即夷只為懷私報怨若以背華即夷則曹衛之罪輕於五國
衛已請盟又何拒絕之執而斷以書曰必有思云云思之一
字即上文不伐則能懲念句中的道理也或把私與判對
恐傳內無判字意

春秋紀兵有責其以貪用者有責其以忿用者

救衛

春秋托外夷恤患之兵所以訊伯主之隆怨者深矣

入曹界宋人

古者觀文匿武云云直至又分其田暴矣皆是為暴內欲致
楚師云云譎矣至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下只是足上譎內
之意此題以暴譎為主暴以其怨曹言譎以其致楚言無君
臣之礼指為僭負霸執曹伯言

春秋于伯者之治小而深惡其悖于道也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趙主三段王和石以為有理可從看來于舉動不中于礼一
句亦看得好然首段終難說

伯者違道而立功春秋陋焉

惟伯主討內政外之事不可訓故伯主攘外安內之功不足多

城濮 踐土

春秋紀伯者攘夷尊王之功而必抑之以明道焉

城濮

不可以未戰既戰分比左傳不可對胡傳故耳

春秋惡外暴而尤責伯主攘之不以道焉

城黃 敗徐 孟執 伐齊 圍宋 城濮

殺傳有伐齊取谷園宋侵曹伐衛城濮搭題及棄師城濮搭
題與城濮傳園宋侵曹伐衛城濮搭題俱不成題

夷勢橫而伯者獲之不以道春秋所以抑之也

奔楚

論晉人之失都在初齊晉盟于欽孟云云一既

春秋子諸侯夫守必端本而重伯主之責焉

伐衛奔楚

此題若加出衛侯歸咎奔執歸京師同下面書法亦結奔楚上

春秋於伯王始因優恣而特深其責終因貽禍而尤重其責

伐衛 救衛 衛奔

春秋子伯主之絕與國必兩托詞以重其咎焉

救衛 衛奔

春秋僑齊伯主有托意于恤患者有托意于避患者

踐土

此傳以名實為主名實相因不可相離春秋時名天王者實
不及小國諸侯名侯伯者實行天子之事則名存而實亡名
實離矣然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此聖人所以欲
因其所存者而救其所亡者也如名實俱亡則聖人亦未如
之何矣周名為天子而下勞晉侯晉名為侯伯而召王于溫
此即所謂名存而實亡者也春秋一去其實以全名一正其

名以統實全其名者所以全其實也正其名者亦所以正其
實也名實正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上段主天王故
全名為全君父之名故曰君道也父道也下段主晉文故正
名為正臣子之名故曰臣道也子道也或言書天王狩于河
陽何以言正臣子之名曰若書晉侯召王則以臣召君惡得
謂之臣子故正王狩之名所以正臣子之名也要見得聖人
欲因春秋之所存者救春秋之所亡者正名而實亦因以正
故正名是以統實也

衛侯奔楚未絕其位也傳意只是提起說入立叔武事以見
衛侯之位未絕而立叔以伐衛侯為非也不可以衛侯卿為

廢叔武卿為置叔書衛子當時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而晉人即立以為君故以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以盟聖人亦
是因其實而書之耳罪晉就不臣說所謂專權自恣也

春秋紀伯信隱詞以正大倫顯詞以謹大權

春秋紀筆削王伯之事而正倫謹權之意寓焉

踐土 河陽

春秋致謹于王伯名實之辨所以正大倫也

衛奔 踐土

合上題全串

春秋子伯主有不與其擅以發諸侯者有不與其擅以置諸侯

者

公朝于王所

公朝為所宜朝只是王所為非其所也故曰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貶在天王故曰正其本也所以然者天王之行果合虞周巡狩之典則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礼哉惟其下勞而非五載十二年之時其受朝非方岳之地故言王所以見朝于外為非礼朝于廟然後為礼也此傳之意不是記諸侯之朝亦非記天王之受又非記其以君勞臣之失所重在巡狩之典上說觀宮室道塗三三不費及自秦而後三三皆是此意而以君勞臣之失亦在其中矣只是下勞不是故致此失時與地不干

春秋紀諸侯觀礼之變而歸其責于上焉

踐土 王所

王室勞伯非時而受觀非地春秋因正其本焉

六月衛侯鄭伯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

罪衛侯則於楚字上說其恩薄罪元咺則於訟字上說其不臣

諸侯復國而戕其弟既可訊大夫去國而訟其君尤可訊

衛侯鄭復歸

此題只重稱名一意傳後以初歸之稱復發再歸何以不稱復之問於不稱復之意為重於稱復之意却輕意或出於誤

而能革意輕終以乎國為心則非出于誤而終不能革意重

若此題以二意並對則恐衛侯以忌殺弟存名以絕之是也而又意其出於誤而能革而旋恕之必待及公子玆而後絕之深似太不近人情者也

春秋於諸侯復國因其數倫而責之嚴焉

衛侯奔 鄭復歸 鄭歸

此題主三大傳作者似欠收拾或以名與不名做一邊稱復與不稱復做一邊似亦參差冗亂又一說只重名不名上說如此則只出奔楚切歸二脚亦足似多了下一脚矣愚意三段相承俱主衛侯身上說

初歸一脚只重書名其稱復一意只作過文以起下不稱復之意未知是否

春秋於國君之出入而待之有不同焉

衛奔 鄭歸

春秋于諸侯之出入有歸咎于人者有殺罪於已者

鄭復歸 鄭歸

諸侯始復國春秋罪其為惡而猶望之終復國春秋罪其為惡而遂絕之

于溫狩河陽

書狩者一以見天王因狩而受朝初非緣晉侯之召而周之

尊固在也一以見晉侯因行往朝未嘗有召王之事而晉之忠可全也夫以周不自尊也而為之尊晉不自全也而為之全一諱之而一解之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礼者也君臣之道其賴以不墜乎

春秋于伯主致君而示尊王全伯之意焉

踐土 于溫 河陽 王所

踐土下加朝王當云王者旁伯就覲春秋正其本伯者致王就覲春秋全其情

春秋于上下之失礼各婉詞以明分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之衛

此傳只重執衛侯一脚並有稱復書法在元咺違然亦為上執而發也始之曰其言歸之子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結之曰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可見其執之所以為不正所以不得為伯討者君臣無微晉人為臣執君故也是以其執之也則稱人以執而歸之也則言歸之于於其所執之人則不名以見其無罪於其所助之人則稱復以見其當絕也復歸與自晉二樣見晉人為臣之實乃事實書法不必重釋文責其抑君而示以尊君之義罪其黨臣而示以抑臣之旨恐欠渾然執之是非決於三三而見執者則以三三大夫不世其稱優去三三此皆春秋之通例也後此執曹伯言

歸于則此言歸之于為執不以正矣四書法宜重

春秋紀伯國為臣執君之事而深貶其非焉

諸侯遂圍許

天子比再會諸侯再至而許獨不會諸侯無奏報之難機會之失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是未嘗請于天子而圍許也遂者繼事之辭齊桓伐楚而書遂為訊其專晉文圍許書遂不可謂予其專也明矣傳是以許國密迤河陽踐土而獨不朝其不臣之罪尤重故捨晉文之專而就諸侯圍許之名以斷許之罪而其所以不朝者則以其從楚也蓋朝王則從晉也翟泉之盟許不在會是諸侯之圍竟不能得許也許距河陽踐土近矣句重與群后四朝各朝方岳今法三百里內句相照今法是宋法

春秋紀伯主討罪之兵小國之不臣見矣

踐土 王所 于溫 河陽 王所 遂圍許

小國夫尊王之義以致伯討春秋所以罪之也

策歸

理一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性即理也理之所在則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避患而有所不為况區區一國乃以利得之手叔孫豹叔舍之見皆及此矣彼懼齊而逃如鄭唐懼晉而歸如魯意如皆不及此

此義果行無容身苟免之事無淫祀非望之惑惟正已而無求信乎天下定矣

諸侯以利復國春秋奪之以義焉

寔來 滅邢 襄歸

春秋之名諸侯其義有不一焉

崔泉

正本即王幾說不即王子虎說

桓公之伯會不述山川盟不加王人此舉見齊桓晉文二伯之優劣

天子巡狩有方岳之盟不巡狩有殷同之盟皆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非與諸侯盟也王臣與盟以體統言皆為下陵上替然前此泚之盟後此雞澤平丘之盟皆不諱公與人列國而曰王臣將命云云不言其有無君之心也此所以盟之地在王城之內故曰無君之心者矣以其有無君之心故同一上替下陵而尤為惡之大所以諱公人列國卿而王子亦與者此也

上下即王幾以講信春秋交賤之以正本焉

介葛盧未

春秋十夷為修禮必受其辨而謹其防焉

秋大雨雹

春秋紀陰陽之象示人以慎所感也

夏狄侵齊

傳意重振夷狄上說或欲以救齊登譚然振夷即所以救齊也

春秋紀外患之肆所以見不職之衆

侵齊 圍鄭

殺元咺全傳題可削之

伯主縱外患而修內怨春秋直書以罪之也 破在殺元咺前

及瑕

專與濫二樣經中書殺之通例衛侯於忌而殺之中無手專

與濫之二罪也文中總以忌而殺之也講歸結在專濫上

春秋于與國之用刑特賢齊威以著其惡焉

鄭歸

春秋于諸侯復國惡其賊恩而特貶之也

奔楚 執衛 鄭歸

修怨以禍鄰春秋之責在伯主薄恩而復國春秋之責在諸侯

秦晉圍鄭

晉罪於私怨上看秦罪於貪利上看而二國結念連兵云云

句只在秦人違晉晉違自反之意輕其引孟子之言要見其尚未嘗以橫逆加之而但以其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聞之

也責秦人當時義舉當如何亦惟以此辭晉曰行有不得者
云云不亦難乎晉必悔而退師乃使留之武之言以利為向
背所以可責須知春秋之意亦不是欲秦助晉終始夾攻亡
鄭以陪晉也

二國以貪忿與兵春秋交訖焉

圍鄭 于穀 彭衙 伐秦 伐晉

強國徇利以救禍春秋所以貶之也

周公聘遂如京師如晉

以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二意分做遂字只作事實看書
法在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上且遂之事實亦只見得以二事
出之意

春秋紀君臣報施之禮而直著不臣之罪也

如京師遂如晉

春秋紀望國修禮於王室而且訖其不恭之大也

祭公逆后 滕婦及盟 遂如京晉

三段作是兩段作亦得

春秋之紀遂事而責各有攸歸焉

春秋述紀遂事有所以責夫制命者有所以責夫專命者

取濟西田

吾故田也只是引起文下不言優意不必用優吾故田云

以下即取年表傳內意

望國無命而復故地春秋以王法正之也

夏四月四卜郊

此書魯郊之始天子一歲再郊冬至郊孟春祈穀郊魯禮降
於天子無冬至之郊只是孟春乘大輅云云可手然自成王
過賜伯禽過受其過非始今日者因禮之變而書也引楊子
曰天子厲節云云莫重于天僭禮之罪極于僭郊視之僭禘
又不侔矣故曰以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春秋因事之變而
書所以志其失也證以謂言僭之言云云所以禮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名名分不可易也故曰易則亂名犯分云云拂矣
名分字重看名分之所以不可易者庶人之不得祭五祀云
三理之不可易者也理字重看理即義也知其理之不可易
則能安於分而為天下國家也不難矣故曰明乎郊社云云
之義治國其如指掌乎此聖人悉書魯郊之意所謂因事而
書而義自見君子以為性命之文者此也作文以僭郊為重
其不時非礼意輕

春秋因變而志望國之僭祀所以秩大分也

四卜郊 免牲 三望 卜牛

杞子朝羊元聘此題亦是斷經取題者削之

不從免牲若曰卜而不從則不郊非有所疑于僭而不郊也

亦以著其僭禮之罪也

春秋于望國之僭札每因變事而志其失焉

猶三望

此題只重猶字其言三望者只是說三望之為僭可因不郊而已耳

春秋于望國祀事之僭訊其可已而不已也

杞伯姬逆歸

春秋紀小國之面婚所以為內主亂政之戒也

蕩伯姬逆

春秋兩志婚禮之變有責其失休者有戒其亂政者

狄圍衛

中國衰微夷狄強盛二句只作事實以衛侯不能自強於政

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分做

春秋紀外夷之憑夏而因罪夫急政失職者焉

戎伐凡伯以歸

春秋始紀與國致惠而幸夫存之者終紀與國致惠而惜夫急

之者

侵狄及盟

與國即外夷以要盟春秋深貶之也

秦人入滑

觀遠人移師于小國可以為兵貪者戒矣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二邊大意都重利字觀傳末意可見

一日殽敵數世之志謀及子孫不為死

君此先軫之謀主于利也晉人之意忘親為重背惠只帶說

鄭人使我掌北門之館潛師以來國可得也此杞子之謀主

于利也狄秦之意襲鄭為重背晉只帶說客人之館之云三

句俱自襲鄭說越人之境之云而棄其師教句自背晉說

春秋紀狗利之兵既貶手伯國尤狄手強國

公伐邾取訾婁 狄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題據傳首按左氏公伐邾之云而罪句見夫一段意分忿

忿說然此師本為念母而舉故有或曰以下念母之論

望國違義而為虐小之兵春秋特書以貶之也

伐邾取須句 升陞 伐邾取訾

此題據後段只就報怨上說

春秋紀望國屢有虐小之兵訊望國屢有私親之失

稀太廟用致夫人 伐邾取 升陞 伐邾取 逆伐邾

于冀

寄伐秦故甲父二傳

伐許亦寄伐秦傳

春秋紀伯兵之往而示崇德尊王之意焉 破在伐許前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改元之義主此為第三解於隱公論其義于桓公論其法于文公論其禮正君心以正朝廷者改元之義也累教雖久而不易者改元之法也逾年而改元即位此改元之禮也正心為第一義故于隱公發之編年之法為第二義故于桓公發之改元即位之禮至文公而後發者蓋逾年而改元即位十二公皆然但隱莊間傳以內無所承上無所棄春秋不書即位而桓公書即位為如其意以著罪在文公雖上不請命然內有所承故謹始例以為書其即位以別于內無所承者而傳目之以論著改元即位之禮耳書法不予即位上者於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

上看以國君嗣世定于初喪勿然起必逾年改元書即位之間而斷以緣始終之義一不二君也無若此本傳大綱也以書葬為受終傳位事見改元即位之為告廟臨群臣以起自古通義三年以吉服也如之何則可之間而斷以孔子百官總已以聽家宰三年之言知為家宰攝以吉服入宗廟而無斬焉哀經之中既成而又易之也以商書稱太甲元年之事証之其曰祗見厥祖也曰元祀十有二月也曰按顧命康誥也皆是又復詳論以為攝行之証觀太甲三年而後元喪吉而康王既成復定是未嘗釋服離次則逾年即位之禮其以家宰攝行益可知矣古之人君雖逾年改元即位而通義三年之禮未嘗廢也自古通義三年以是通年即位句中之意蓋改元即位尚在三年通義之中若元

有承事攝行之禮則釋服從吉以入宗廟而三年長禮為之廢夫此所以必有後段議論也然其實喪禮之廢自文宣時始至于張問夫子時

至誤以諒陰為苗宗始則當時即位之禮亦不知其是攝行否夫

春秋紀國君嗣位之文必酌以時之中焉

莫是內有逆如晉俘臣如京公如晉公在楚捲題雖整亦可則

毛伯錫命

王室寵內而能正春秋特書以訊之也

晉侯伐衛

左傳文公之季年衛成公奔朝晉景公切立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幼元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先且居晉臣伐衛

彭衛敗績

傳內處已二字重處已對應矣古夫敵加于已之疑罪在秦而晉特應兵也然春秋所以罪晉者欲其處已而不欲其責人已則有罪已皆處已之道皆已以不戰為尚也蓋不如是則爭不可息惡不可遠此秦晉所以結怨連禍而無已時也

春秋因加兵而主伯者所以示王事也

伐衛 北鄙 彭衛

春秋兩子待敵以道者而獨替繼伯之夫焉

伐衛 北鄙

春秋紀兵而示王事有于大夫諸已者有與夫諸諸人者

于殺 彭衛

錄鼓主秦人伐晉傳以貪急責秦亦豈但彼傳貪在入滑上見貪兵起而挫之九道者固可非惡兵起而應之非道者亦可非

作主

練祭則緩于作主不用桑主說亦是

用桑者藏主也何以書見此作主之為藏主也虞主在葬後虞祭時做過了的倍公亮主時十有五月計緩三閱月也積惡之原不可說作鼓父與君只是後來四示視朝三不會議等事而文公之意慢則自此始故云然耳

望國奉先失于慢春秋所以謹之也

望國祀先失之慢春秋特謹其微也

及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不朝來討公如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不但使處父盟公且使盟于國內也蓋春秋中不但大國不敢盟伯臣于國內雖伯主盟主盟外大夫尚去其國都如藏孫許盟亦林是也如此則晉人耻公之實分明有此二條傳以及處父盟者公也起歸不書公其不地于晉也起過晉示書及國不致亦分明作二意也上公為外大夫所抗則歸不書公以抑其抗此春秋之通例所謂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稱及對不于其地法亦當歸也其不地于晉也以晉侯盟公于國內尚不可況處父乎故不書公如晉與主目晉歸其與處父盟于晉也二意

俱是存臣子之礼之意若不為即國都而盟歸之則書及而示書公已

是以見其抑大夫之抗之意如高侯荀庚之盟是也何必并通晉運國皆不書哉

春秋于內君之盟伯臣而深致其隱焉

垂龐

士其官也

春秋紀諸信而示奉命委政之戒焉

不而

內君小以民事係憂樂春秋特記其怠也

大事于太廟璽倍公

故左氏則曰士其為世一夫據三傳之說而斷諸侯五廟見亡第及與父為世而以倍公當父視閭公為礼則文公當父倍公而祖閭公今升倍于閭之上自倍言之則為子先父食自父公言之則為先父後祖自廟次言之則為無昭穆也所以然者君臣之分為重兄弟不可先君臣、子一例故也由此推之文公時五廟當不待及其高祖夫是隱公為高祖而當祧也若從何休父子英昭穆兄弟同昭穆則閭倍與隱桓當共為一世而同昭穆文公五廟得以上及惠公夫然主何氏之說亦為逆祀蓋兄弟雖同昭穆共為一世而兄弟亦得先君臣也故孔子以文仲繼逆祀為不智而宗廟得礼者不書璽倍公所以特書于經也望國奉大紀而秦大分春秋所以罪之也

伐秦

以其常人也故曰在常情亦可以已矣右目賢者言之人其待再勝然後言可以已哉此秦伯濟河之師雖在再敗之後而春秋責之倫也不務德而謂全示務德力爭而謂爭欲力爭足以秦穆相封說要得此意重以救濟河古帶下去不可以勝意另分

春秋于伯國之修怨而謀敗其競力之非焉

于敬 彭衡 伐秦 伐晉

伯主甚于報怨以勝意春秋敗之也

遂納弊

要在三年之外句重此所以為重志也志哀居約不足平的志哀重三

句出春秋繁露文定論三年之長斷自文宣吳之行考本此

望國越禮以而婚春秋重志而敗之也

蔡丘 札聘

春秋重志以紀事而因與夫知札和柔者焉

齊俞將 札聘

稱湛器之賦而不數當糾正之札明形方之指而不數于獻功之說論帝王之柔而有以識往反之情秦列國之風而有以辨治亂之義

盟長傳 叔約如晉

知武子不父孟獻子相公得首之札而曰有天子在寡居慎天知札務叔不拜肆夏文王之三而拜虎鳴四柱之一知樂公如晉韓起聘不及

此題好

伐沈：潰

叔正字若曰用兵聖人之不得已也周之于誅亂討賊則叔而得乎正者也安得無費用之于報怨行札則叔而失乎正者也安得無敗沈之伐則亡

看來以其腹楚而討之似與爭鄰事体一微難取晉亦可何言無恥也須看沈在汝南平 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然後知沈不為無罪故晉伐之亦可也與執嬰齊待責嬰齊意同

春秋平詞以紀伯兵所以示用師之義也

四國伐秦 伐沈：潰

四國伐秦伐沈：潰田搭伐楚而子頃天搭伐鄭國新城終是李合創之

兵吳于獲意春秋嚴詞以敗之兵吳于討罪春秋平詞以待之

秦人伐晉

此題要見始有悔過之實但中間一節不宜各于段通春秋所以備責之請亦要貧意二字或謂貪忍係已前事不宜入此殊不知濟河焚舟非愈而何取官及部非貪而何用之亦無妨也

春秋于強國侵意因其賢而備責之也

入清 敗清 彭衡 伐晉 伐秦

春秋于遠人國其改過之吝而備責之也

入清 敗殷 彭衛

春秋紀強國之兵有見其然不能室前有見其意不能避者

教江

詳侍只是合諸侯以聲罪致討齊桓結江黃晉文復曹衛事不過言其
多樹党于諸侯以興往還一軍相對耳分其正不待即謀力亦破碑
看侍亦是教他伐楚齊桓伐楚以救鄭晉文伐楚以救宋今教江亦須
伐楚但不宜強遠處父耳楚有廢載不吞之罪白圭所以可大合諸侯
而命秦與齊也蓋問其國江之罪雖問其弑逆之罪重也命秦中出武
閭齊以宋兵養陳蔡而南父等兵方城之外以會之皆是合諸侯聲罪
致討之師言秦齊而不及諸國者舉其大也田說國上有齊桓晉文臨

江黃復曹衛之事每于合諸侯一一段中分別其奇正與桓文上事相
應以為奇正是用兵之法殊不知合諸侯一段未嘗言及奇兵若以秦
齊為奇處父一軍伐楚又安得與上合九國四國相照應哉以今觀之
用兵之法只于一個字上着以處父之救為不當以則所以救江之法
豈不在於大合諸侯乎桓文結江黃復曹衛事不過言其大合諸侯
以興往還一軍相對非泥自奇正二字也況曹衛又非晉文之江黃乎
侍內楚人國之必不待撤四境七戌之行也司叔主晉之所以不可強
遠處父遠攻之者正以此耳若楚空國圍江則國中宜虛處父一軍
使往正得兵法所謂批亢擣虛雖不合諸國而江國亦自可解夫春秋
又何訛哉

伐鄭 盟黃 伐楚 召陵 圍宋 城濮 圍江 救江

春秋兩于恤患之得道者而德谷雖伯之失焉

伐鄭 盟黃 伐楚 召陵 圍宋 城濮

外患始謀而利伯攘之有法可予外患後謀而難伯攘之有法亦可予

逆歸委于齊

二邊鄰要見正始意

春秋紀嘉禮既誅遠禮而行者之志後者冒禮而往者之非

伐秦

自秦晉交兵以來春秋所以致意于秦者不一而足其貶晉者固許
穆公之意其不貶者亦許穆公之意其善秦者為其賢也其責秦者亦

為其賢也所以然者皆以今此伐秦之師受而不報惡意室惡而卒踐

自誓之吉故也現孔子序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若非其悔過能改合

于王者之事則書所載皆聖賢詰命之文而以秦誓列其後何哉文定

據孔子定書之旨以為責秦穆公之論如此王事二字蓋主既云以

常情待晉而得稱討則望之之意淺而責之之義薄矣總歸在深善秦

伯上

春秋深以王事與賢君故不記伯國之報志以示意焉

于穀 于夷 伐許 彭衛 處父盟 伐秦 伐晉 伐秦

春秋詳二國之積兵而侍之其有惟其行而已矣

于穀 彭衛 伐秦 伐晉 伐秦

春秋詳二國攝兵之迹而待之異其以王事望賢居者至矣

子敬 代晉 代秦

春秋紀賢居之悔道雖責其各而終善其改焉

秦伐 晉伐

春秋以王事望賢居始責之悔而終善之深焉

歸舍贈

王不能正句重不但不當舍贈之而且當正之也大歸人倫之本王法

所允謹故北舉之夫非小夫也不然天王夫道亦多矣而惟此不稱天

何美嚴哉要見是成之為夫人意

王室厚礼乎委母春秋各詞以謹之也

孤射姑奔九題侍只說後陽慶父得國以校上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古天子常以季冬頒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因

以特注焉出視朝政此不告月而猶朝廟者是不奉以告廟以特注焉

但以美日躬至廟朝謁而已自此始不告閏月則前此純吉可知他月

不書不告而閏不告者意以是為朔月之餘此常月不同故急不以告

也殊不知朔告朔于邦國者不以是為朔月之餘而不知數則受而行

之者吉而視朝之礼豈得美于他月哉侍官固不言朔而吉月發明國

月道閏而不可廢知義皆歸在不以為朔月之餘而不數白上以見不

告之所以為非也不告則礼為之廢而猶朝太冬廢所以可幸也其猶

朝即存半爰礼之意以猶朝為幸豈可以見不告之非不已亦是說駭
之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一閏天在天為不度一度積

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大會為一歲月不度天十三度積三百五十

四日有奇而與日合者十二為一年以一年二十四氣言之積三百六

十五日有奇舉成數為六日是多了六日也是為氣盈而晷便長極即

氣塞著于是定焉以一年十二月朔言之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舉成

數亦為六日是少了六日也是為朔虛而晦朔望于是定焉而使一年

二十四氣相去皆三百六十五日一年十二朔相去皆三百五十四日

則可以無閏矣因是月有虧盈不能恰恰至三十日若不置閏則夫月

行之數即望晦朔皆非其正望望晦朔非其正則晷斗分不在春秋

之中而舉暑反易矣此所以必置閏以處之然後以占天時而二十八

宿有定位以授民事而八節不差以候寒暑而二十四氣不惑也汪氏

曰三年一閏尚有五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

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年有閏閏前之月十氣在晦閏後之

月中氣在朔閏月有朔而無中氣也

聖人委礼時日望國之憂而幸存肯以故意焉

今孤

此題旧主有均罪偏罪兩此作者有三意作者有未將晉不諸秦秦綱
不正提出在首以均責之即輕：收了書法只側在晉之思固不敵焉

是但書及書法又有以晉之志于戰入經于廢立平者亦不通志戰意乾納左經于廢立內因是他經于廢立所以今日不得不禁之也

盟危

上要見其強諸侯為盟之意下要見既約而後至知意書自是日並乘意不可失自此始不會盟而文公之志政為盡善也

春秋紀信既說內君之志危者伯臣之使

令休 盟危

春秋始紀伯臣之事而因責夫秦札者雖罪伯臣之事而因責夫秦札者

衡雍于秦

自春秋書戎狄以來而內地之戎至此始見于經傳意只是雖邑天地之中亂筆甚矣句上亦如以是胡入居塞內之萌滑夏之階也陸渾

戎亦依此例看其不當會成之意則已在會戎于潛矣趙盾御事實難

只重下盟秦上再稱公子今日其會只作照結書法

正其名與地戎其名已詳其地也

春秋謹筆夷之辭特因事而致詳焉

散奔

朱子曰邑出于性淫出于氣其說原于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于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邑固性也不能即之以礼制之以義便是惡五子亡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此傳所論以持志為重其書不主而優

者言散無入使于周之意正是說不特其志之意蓋公孫故奉命而出當以車周為急是志為氣即今無入使于周之意性已之欲從是以志御氣也春秋謹書其事之方也

春秋謹書大夫秦札縱款之事示人以持志之學也

司城奔

春秋紀守官者之失職見是官者之失道也

求金

春秋于王室下求持恭詞以示謹權之意焉

如齊至

春秋因事而明小君之重者所以示防微之意也

逆婦姜 如齊至

春秋于小君之至也有恭詞以示誅急之法有詳詞以示防微之意

伐鄭 救鄭

以楚作一頭後以晉人二意分作救而不及楚師亦主趙盾蓋晉王主

伯趙盾主兵既入趙盾當入列卿若徇列卿探人以不及楚師為列卿

罪則公子遂不害人者可免其責乎恐列卿只是帶說又恐結書法罪

其不能折衝消息竟說在平日的事

春秋急外夷之律意既責伯臣有以啓之又責伯臣無以追之也

逐狄鄭

春秋紀列卿恤急之兵而深責其失防禦之道也

概聘

春秋因遠人之修禮而遂進之嘉其世而已夫

刑敗 刑伐 刑入 概聘

無之嚴者以其借王待之思者以其世類

春秋于夷夷者循夏則無之嚴恭義則待之恕

刑聘 概聘

春秋于遠人之恭義而漸進之于中國焉

刑敗 概聘 吳伐邾 札聘

春秋于夷夷之國每因其逆順而為待之之法焉

秦人歸捷

書法只在多倍公二字

春秋因遠人施禮于妾母而訊國君之夫子道焉

歸聘 歸隧

春秋有因事而訊望國之夫大道者有因事而責望國之夫子道者

夏秦伐晉

傳後或者猶有深許晉人者即河曲傳所謂不言哉昔晉已服失意

蓋公孫以不討秦為訕則此當以報秦為美也若說傳後悔過能改

句即是既而悔之止也句中意故春秋秋秦以深許之則春秋亦當許

之于令狐之侵夫

春秋紀兵重貶遠國報復之非因許伯國服罪之美

令狐 秦伐晉

二國兵始交春秋禮其罪之輕重兵雖舉春秋辨其理之曲直

次厥貉

憑夏在謀宋上加伐秦同

此題書法雖在伐秦然藏楊心以憑夏在謀宋上說後段只重秦

春秋紀次兵深意夫志于憑夏者特非夫志于附夷者

伐楚次陟 次厥貉 伐秦

全傳標題與單題一樣且用此事原事于天經肯夫知出破 春秋定

襄貶有見于駐兵之異實者有見于從兵之異情者

春秋紀次兵慎于據夷者予之志于憑夏者罪之

伐秦

春秋紀外夷虛小之兵所以著其憑夏之罪也

于鹹

此傳只見得此狄乃嘗伐宋侵齊之狄問其國則曰郭犇稱其姓則曰

潘耳九若五氏之所謂長狄也若自為種類則春秋正名之書也其稱

戎也豈獨于此不別之使後之人莫之考也哉須有今晚時上供火性

心間猶見得此意

春秋正狄之名其慮遠矣

會潛 伐山戎 姜戎 敗穀 陸渾 狄侵齊 赤狄 白狄

制我以保淮陰陸渾以靖晉洛孤竹病燕駒夫離廣皆所必慮者防其

亦欲以保諸洛防白狄以守西河漕制之道太原之役皆所必慮者然
不正其名則治禦之長策將安施之是春秋意也

春秋慶正戎狄之名經世之慮夫

術聘題以札聘傳主札美于中國作義之說似有據然以事考之往年
歸驪稱人此年未聘稱爵似亦違之矣

河曲

此處舊主均其罪故其罪而大違作細看傳內秦納不正晉不謝秦二
意係全孤內事只好以此意叙于事實內隨例移入書法以不書晉及
責秦作文

春秋于二國交兵而猶重理曲者之義焉

今依 秦伐晉 河曲

春秋于二國交兵既均其罪而大叙其罪焉

伐晉 河曲

春秋而紀兵事而往重貶大遠人焉

今依 河曲

春秋紀二國之兵既均其罪而尤各叙其主者焉

世室生壞

春秋紀先而之數內居不秦之罪者矣

不而 屋壞

春秋于內居有訛其治民之怠者有訛其事神之怠者

新城

此處題書自是春秋紀實常例其曰予奪以此有若曰盟以分楚則可
以見宋陳鄭之役是予奪而非宋也三國未同則可以見秦之背誓即
夷者其心也此舉以規而予奪不容掩夫予其從晉晉以楚不可從
也傳末所謂則楚晉王止是北意非去晉於楚故予諸侯從晉也若
以為加晉外楚則傳中已有晉楚行事不長相遠之說夫時作以晉與
諸侯能專王講猶非

春秋志諸侯所歆之同謹人心所尊之義

納驪晉弗克

諸侯之師八百來句里見其非力不能納也惟其力足以納之而以義

不克納故為美力字與義字對引弗克以明不克二字之為美詞也後

改閱義能從亦是就弗克納上說故為之諱之所以美之也前後既只

一意

春秋于伯臣既義之事必隱顯其詞以美之焉

盟曲 弗克納

春秋所諱有敗內居之失言者有善外臣之義義者

秦奔

秦亦不美其往其叔於之此予違有理之當然道當愛身則愛身即以

存適也

或以子良異姓之臣故其道當見義而亡此傳亡微子亡紂亡則非但

以異姓之臣然後可去者異姓治傳所論微不同

春秋于外臣之去國而責之以道焉

執單伯

春秋于大國之尊內主而特序其終也

親叔姬

春秋因大國之尊君母而嚴治定之法焉

華孫未盟

司馬主兵之官句重後掌兵叔句相應傳載其成命亞終之詞有其詞

曰君之先臣賢也見其華督之後也書法只重在稱華孫上

春秋因世臣尊行之事而必著大國官人之非焉

樂書秋會主

易會金奔全此亦因傳立題原非經旨

春秋紀世官有子美以功錄者有以美以賢序者

嬰齊如晉 盟宋

破同上此題見得世官必是此等方可世華諸何人而亦世之

單伯主

單伯執而致于法書者名緣也是命大夫雖能而致亦稱字是為無所

書而不尊王命也尊王命者正所以謹臣禮也不是平的知王命之尊

則知臣禮之謹而不能以礼立身在即于強國之罪不待名而見夫命

大夫稱字之例以嚴發而此又為執而主發之謹臣礼意重就單伯上看

不干意如婦

春秋字命卿之歸國事主之意見夫

逐王姬 會伐宋 知齊 單伯主

春秋每尊乎命官所以謹臣礼也

單伯主 意如主 會主

春秋于內臣復國有殊詞以尊之者有常詞以待之者

單伯主 會主

命臣歸國春秋其詞以尊之良在歸國春秋特詞以賢之

盟于危

諸侯昧義而縱大惡春秋均貶之也

婦叔姬

大國自絕乎君母春秋深責其究大惡也

四不視朝

言四不視朝則四不告廟可知矣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句重自此四

不視朝之後雖無疾亦不視朝矣亦不告廟矣故告廟之礼自文公廢

也他日子貢欲去告廟之嫌羊有北也以事神治民二意叠講奉以告

廟是事神出視朝政是治民

春秋紀國君廢礼之事所以著其怠政之心焉

作主 二不雨 閏月不告 盟龜 世室屋壞 四不視朝

逐脚相對讀然後認漏在治民事神之意由其心故而不知求上

春秋述紀國君怠政之事所以示其改心之大也

毀泉臺

雖曰居可也勿臺

國君有所祭而楊光之夫春秋謹而書之焉

築臺 毀臺

與使而屬民者春秋記之車受而忘親者春秋謹之

滅庸

詳傳春秋滅楚之罪延多因他取滅之有由未可幸以謀之善者

外夷復叛國以面存春秋特載其罪焉

及孔父 仇牧 荀息 子哀奔

要見得死者古者皆是君臣之義當如此

思以致身者國春秋所予智以全身者亦春秋所予

伐宋

陳恒弑簡公公孔子亦大夫也故以此斷列卿之罪

列卿廢天討而失其職春秋所以貶之也

會包

諸侯講好而不能申討罪之義春秋所各之也

伐宋 晉危

春秋嚴討罪之法有貶大夫大夫職者有暴諸侯失刑者

逐得生如齊

內臣奉使以警逆謀春秋變文以罪之也

逐之師承據于賊保叔反如齊于華

如奇比或易會同近以逐之師于賊

于賊比或易戰事出題似破碑

春秋于使將有變常例而誅乎臣之逆者有受常例而戒乎臣之者有

葵丘即位

春秋于嗣君有重其恩者有知其情者

姜父歸

春秋紀君母之歸國而討罪之法嚴矣

孫叔姜歸

春秋紀君母之出有原罪于啓之者有歸罪于謀之者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季屬詞春秋教也美一也亡則貶詞美者比事異而屬詞亦異也一美一惡無嫌于同者比事異而屬詞同也一經褒貶之詞盡于此三例或以之搭題恐如此觀者多宣公以恭得國又其時宋有宋鮑鄭有歸主晉有趙盾陳有夏徵舒皆篡逆之臣故宣所以書事以上諸國為多而各傳所發於討賊正論之首為尤功

丙若嗣位而林大長春秋誅其意焉

文即位 宣即位

春秋于國君嗣位有助其時以明礼者有如其意以著罪者

公子遂如齊逆女

此傳重廢喪禮上喪禮之廢所係于人倫不小而廢自此始則萬世之罪人也魯秉周礼之始謀也原其所以幽之故而後以滕文公至末斷其廢喪禮之罪其必以文宣并言者論議者見討之罪則宣无可惡主論廢禮之罪則文不輕于宣也故能伸遠之謀作事實請結在宣公

望國趙礼以面婚春秋直書以示貶焉

二月遂以夫人婦姜主自齊

此題二道俱託喪禮上說公羊傳所謂託喪娶也婦者有伯之祥也故託娶娶也此時如非援成風故事立為夫人則亦未得連婦姜今以

所逆婦姜歸之則見其已援成風故事立為夫人而斬焉在喪服之中請嫁納婦皆其所為也要見其當國用事之意

春秋紀國母之婦為非礼而曰以顯姜母之惡焉

逆婦姜 婦姜主

春秋于望國婦礼有衣所稱以移責國君者有衣所稱以移責國母者

夏季孫行父如齊

諸侯立卿亡有權也是其力可以率國人告諸天子方伯侯大夫義以討賊者也不但不當為之納賂請合而已不能誅而反為之納賂請會此其所以為謀國之不忠也雖有勤勞共儉相三居而無枉植之德而不足取者也

春秋直書大夫之奉使而謀國之誤日見矣

行父如齊 會平州 取濟西

以行父如齊講平州濟西各講一腳各繳層如齊卿歸結謀國之不忠

上

舊以晏嬰論題亦不妥更不如公羊子婦好

春秋詳大夫黨惡之迹以著其無謀國之忠焉

晉故其大夫介子于衛

凡春秋書故放大夫之意蓋曰大夫之不可擅刑與不可擅命均也今以擅命之大夫而又擅刑之有辜之罪焉而刑之又未必皆當其罪有濫之罪焉故稱國以殺放者則專以濫之罪在焉若其大夫稱人以殺

故者則國亂無政而專與濫之罪當在其臣下傳則故猶焉置云猶不
遠於正乎為一段就專上說秦晉戰于河曲以下就放甲父時事論以
為若討其不用命云而獨放齊甲父非濫而何而推本其所以濫者則
以趙盾云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以在私門君不君而臣不臣結此傳之
意若謂特地稱國正欲以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則稱國以放之
例當說得可以通乎一經不可獨以此謂為政在私門者設也此題二
意書法總結依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例或欲專責君臣者皆非也
大夫當官云自命故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出士谷盟壘隴以為有罪
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出放甲父不去其官書法
可無用或出放狄于其以一命：先茅之縣齊晉臣為其薦卻缺子也
胥臣甲父之父此題似不必蓋雖有事實在左傳而胥臣名氏不見無
書法恐不必也

春秋於伯國之討大夫也識其刑之遠於正後訊其政之出於下

盟壘隴 放甲父

春秋有因事而議諸侯之禮命有因事而議諸侯之禮刑

公會齊侯于平州

此與盟越傳意同盟越非惡其與也盟以定桓位為可惡也全平
州非惡其與宣公也全以定宣位為可惡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
列於會盟則不復敘討句最重故其會盟為定位之會盟所為率中
國為美伏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而作春秋而其法在嚴大夫之

會盟者所以示討賊之法也凡誅亂臣討賊云孤也正承上文說出
討賊之法

盟國資大國以定其位春秋誅大國以絕其黨

公子遂如齊

此傳大意都於重在公子遂故傳首則引起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
為首惡句下文雖說得臣忠伯然皆是為仲遂而許臣之不能為有無
亦從之者從仲遂也忠伯之以死爭者爭之仲遂也遂及行父云其以
行父並言者所以引起如齊之事既以層見叠出而拜成一事亦必書
而不削之意也既云仲遂主謀為首惡則始終成就弑立之謀只在仲
遂矣前書遂得臣如齊所以著謀逆之始後書遂如齊所以著逆謀之
終所以能成就弑逆之謀者以內有敬嬴之主而外有齊人之援也故
曰于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云人主不悟者也看後叔孫得臣卒侍曰
春秋治子亦之事云意自明白

戒門以戒後世人臣是戒人臣乎抑戒後世之君乎曰傳中繼曰以戒
後世人臣然文是直管到人主不悟者重在戒人主上

春秋直著強臣逆謀之終所以示人臣專權之戒也

遂得臣如齊 遂如齊

二通都要說結齊人之援而內有敬嬴之主則下戒後世以下傳意方
有着落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意說中凡之不必重可也

春秋有因修礼而着大夫逆謀之始有因修礼而着大夫逆謀之終

遂得臣如齊 行父至 遂如齊逆女 行父如 遂如齊

總起後只重仲遂三如齊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上敬亂私事栗仲以其子厲之宣公篡立之罪遂為首惡故傳末或內交宮禁皆為遂言也得臣行父等入只帶說

春秋詳紀內臣修礼之事所以著其逆謀之始終以至戒已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要說出經書取田之意其意云何欲人知保義素利使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篡弒之亂少耳書也法是于取字上見取者盜也既云魯人致賂似不得言取在齊也

望國損地以求援春秋歸其罪於大國也

會平州 取濟西田

望國始求援春秋既著大國之罪終納賂春秋復著大國之罪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鄭伯本以宋人弒君遂受盟于楚若能與楚同盟聲宋罪則義舉也焉得而賊之令乃恃之以出病中國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春秋所以正此師為不義也正此師為不義也與上何義句相應只是一意書法只重稱人書侵陳遂侵宋而討之也只是說事實非謂稱人猶不足以見賊而又必書侵陳遂侵宋也文中與字意不可失與字無陳宋言與病中國正所以見其非能討宋也

二國附夷以復春秋所以賊之也

二國附夷復春秋正之以義焉

會應 侵陳宋

伯國貪利而殺惡國春秋之所訕二國附夷以憑夏尤春秋之所貶

侵陳宋 救陳 蔡林伐鄭

春秋正二國附夷復之非義與伯國恤患討罪為合義

會應 侵陳宋 救陳 伐鄭

春秋正二國附夷之非義而予伯兵之而合平義焉

晉趙盾帥師救陳

或因下段有典刑索句因以上為聖人用兵之意下為用刑之意然典常也刑法也非刑罰之刑前以不能討宋為貶則宋為當討夫下却以

救宋為棄則宋又為當救常法棄夫而人何所適從哉況於誅亂臣

討賊子者是聖人之典刑也

春秋於伯臣恤患有顯詞以與之有隱詞以譏之

侵陳宋 救陳

侵陳宋姑主二意

春秋既貶二國虐內而正其非討罪之師予伯國安內而責其有黨惡之夫

伐宋 伐宋 會應 救陳

伯國刑縱於有罪春秋迭致其貶思加於有罪春秋特畀其事

伐宋 會應 侵陳宋有救陳

春秋於二國行事而均者其罪故於伯國用兵而兩示其義

棠林伐鄭

此晉師是上趙盾師之以救陳之師諸侯就而會之千棠林以伐鄭也
春秋大法君為重故君將不言帥師大夫與師其法敵故大夫將則帥
將並書此春秋大例也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者於趙盾帥師之下也
而又書大夫之名氏者書會晉趙盾也則臣疑於君不可以訓者言既
不得依並舉帥將之例而但言趙盾則臣疑於君將不言帥師之例也
大夫重於帥可也臣重於帥可乎臣重於帥是人臣可以取氏有衆專
主兵權矣所以不可訓也此所以書晉師而以帥為重另以會為一
例也謹禮於微即會凡傳意微作細微不作微漸看棠林與瓦俱是以
諸侯會大夫之師春秋不書大夫而以帥為重之例其列數諸侯於帥
師之下一句看來似無甚要緊蓋此會凡非列數諸侯於士鞅帥師
之下而其書法亦與棠林同而題事例相同而傳意可以參看後段著
其美只在伐鄭上見美是討附楚為中國之罪不可作美其功說當時
為賈拔鄭過于北林晉解楊被囚於楚晉乃還則伐鄭無功也
春秋于伯國合兵討罪嚴詞以謹其微詳詞以美其事

公伐鄭 鞅帥師 棠林伐鄭

此題宜三段作君將不言帥師者君為重也大夫將並書者大夫與師
其法敵也大夫帥師而諸侯會之言晉師而不言趙盾者不使臣疑於
君而以帥為重也三卿有三樣

現春秋紀君臣迭將之文無非謹禮於微也

會袁伐 棠林伐

美惡只在伐字看若千會上求惡象惡擊
事舉于助逆春秋非其義事舉于討罪春秋著其美
救陳 棠林伐

此全題非傳題也若只以恤患討罪主當是侵陳宋傳題矣然不明
春秋予伯臣之恤患而答其失予伯臣之討罪而謹其分

侵崇

斷罪專在趙盾身上所謂當國者亦不裁止而從之也穿之弑君桃園
上卿以志同而專受弑君之惡則穿之侵崇上卿又安得不專受侵崇

之惡哉

伯臣求成非其道春秋特殊當國者之義也

伐楚以救江 侵崇

恤患而非用兵之法春秋譏其失求成而有專兵之心春秋著其罪

晉人宋人伐鄭

傳首先說宋人不敵之罪以引起晉人不宜與之合兵伐鄭重在人晉
上書法只是書人以賤書伐只帶說過便了

伯主黨惡以討人之罪春秋所以賤之也

會扈伐鄭

伯主黨惡以講好春秋既譏之黨惡以用兵春秋復訕之

大棘敗績獲

此大夫見獲之始見於經者書獲大夫又書師敗績書法重而又書敗績上蓋此乃以戰韓獲晉侯之例此之於彼書獲而不書師敗績為嫌於贊也故將專師少云不稱將至書以見其師衆將焉非書以見其晉所以明大夫雖貴與師敵也或曰元帥云以下亦是申說大夫雖貴方師敵之意要見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意則鄭與其事乃當並重者而以偏重夫之也

春秋紀二國交兵而特示師將燕重之義焉

戰于大棘

此題依侵鄭傳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蓋楚人有詞于伐

句作文

春秋紀兵而主大國以見外討之有名也

單伯伐 三師城

春秋示師將之相等而舉重以見象焉

秦師伐晉

晉卿上侵之意指趙盾言

春秋着強國有名之兵所以着伯臣上侵之意

侵崇 伐晉

春秋既紀伯臣無名之師以着其逆優記遠人有名之報以顯其逆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文中要以力非不足照出其為理曲意易於論討云以下王是推本其

所以為理曲者以取昭釋宋而不討也而結之以春秋正本之意書法

稱人上重書侵只是事實

伯國討貳而威不立春秋以其理曲而貳之也

大棘 侵鄭

上主楚下主晉

討內而威立春秋原其名之正討貳而威榮春秋著其理之曲

會扈 大棘 侵鄭

會扈載大棘為不能服鄭侵鄭避閭閻為不統於楚去大棘卿亦得

春秋既責伯國不當貪利雖患以正其本復責伯國不能治內駕外以見

其效

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此傳大意總在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云誰責乎一段若非亡而越境

則必及而討賊亡不越境是偽出而突聞乎故也反不討賊是有今將

之心而弑也總是雖不與其事而實有其意故總之曰惡其懷乎意

此皆以正卿當國任事言汪氏以子臧石碯為証子臧固是亡而越境

石碯固是討賊然使子臧石碯不亡不討賊春秋亦未必以弑君罪之

之以非當國任事之臣也

子臧亡而越境華元反而討賊但元非討弑君之賊即子臧不亡亦未

必以弑君罪他蓋彼非當國之臣也即有越境弑君之罪亦宥他不待

此左傳托為大子越境乃見之言君子鄙其無識也

三年春王正月郕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郕

要得不然郕矣句意出此聖人所以不因其不郕而不書也魯郕本僭

而不可勝書此又因有不介王惠之失而書

猶三聖亦因其可已不已而讓其僭也前說已明

春秋紀盟國之舉乎天事所以貴盟國之慢於王事

春秋因盟國之急于祀事而特記其慢王焉

雙子伐陸渾之戎

允姓之戎本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僭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

戎號至今為陸渾縣如此則伊川在王都之側而為陸渾戎所居伐陸

渾之戎者乃伐伊川之戎也要看僭二十八年左傳載被髮而塗於野

之事二邊俱是謹華夷之辨謹其辨者正所以禁僭夏之階也二句不

可分貼上所為以是胡而居其禍不可長之意故亦謂是禁僭夏之

階也

春秋志夷狄之兵所以謹內外之辨也

夏楚人侵

傳末鄭既見侵於楚可知矣句意應上而經不書者不也句此書法

不用只是書侵鄭所以著楚人之侵掠而與鄭伯之入正也楚鄭分做

春秋獨著外夷僭夏之罪深與二國歸夏之善

春秋予二國反正之善故獨著外罪以見之也

會虜 侵陳宋 楚侵鄭

通重鄭說會虜也只作實事帶在侵陳宋內說下楚侵鄭亦只作實事帶

在鄭從晉內說

二國始棄伯而失於外災可賤雖附伯而被夫外惠可加

侵陳宋 楚侵鄭

宋師圍曹

傳前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意輕不足責二族以不能討罪也

只要照出下意見二族雖非討罪之師在宋宋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

故總結之曰宋惟有不能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是深惡宋貳之

意若非有不赦之罪則二族奉母弟謀以作亂曹人助之以舉兵曲直

自有所分書法當不如此矣

春秋筆大國報怨之兵所以嚴自治之法也

伐宋 會虜 圍曹

春秋嚴於治大惡始因人之縱惡而兩示其法終因己之報怨而兩示其

義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當時魯與郕有婚姻公雖與齊平莒實有私郕之意所以莒人不肯也

傳意重心不偏黨之謂平句下應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故

特書取以著其偏黨之罪也心有所私係者係於利也故後入結之以

利心圖成成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句與夫平怨之本字相應本字

以心言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斯可矣然反求諸己乃所以治其本也
罪宜之意說在平而不肯之內非必欲其自反而不可取其已也取者
蓋也句重

春秋因望國之平怨無成而深嚴自治之意焉

祇傳會處大林題亦不妄

如齊至

此致其至是在或著其會盟侵伐之危例中

夫以篡弒謀齊而取國三句似不是平說一串說下而重篡弒謀齊一
句惟其以篡弒謀之故既以土地賂之而未足而又以卑屈事之也如
齊是正以卑屈事之而不知有天王方伯也高固之事亦殆矣使其從
不殆而何非言以女妻其臣為殆也

傳內二安字相照應

望國徇利以求安春秋所以危之也

內君昧義以求安春秋所以危之也

遂得臣如齊 即位 平州 濟西 如齊至

如齊至

望在遂得臣如齊即位作一頭下作二脚書法結在書至上下高固逆
脚只書至內帶一句便了

惟望國之謀人者為非義改望國之事人也為可危

望國母為非義之交故終致非礼之辱春秋所以危之也

如齊至 如齊至

春秋兩志望國事大而讀其表礼之齊失焉

雙子伐鄭

此討師生執君故書爵與之也見九年楚人伐正傳

外兵加于有罪而春秋予之討賊之心見矣

如齊至 高固逆

此傳見婚礼故以礼字立說然總是前秋公如齊傳內高固之事亦殆
矣句中意

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辱也歷尊殺列慢宗廟卑朝是亦辱也
總是不知以礼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一句不知以礼為守身之幹

自以篡弒謀齊而取國嚴說下未非責今日不能執礼以降之而又不
能執礼而不為主也春秋詳書總在書夏公至宣公也句內稱子者

云只要照下請婚其女之安不必另作書法

春秋紀望國之實礼而著其取辱之實以垂戒焉

高固逆

強婚主婚皆作內辱良由宣公以篡得國不能謹于礼

春秋詳望國結婚之辱欲人之謹于礼以守身也

冬齊高固从子叔姬來

二意俱是越礼書以言來只在備書內的書法

齊者均也均罪也

春秋紀加祀既著夫婦之夫尤證君臣之非

楚人伐鄭

九年傳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則非表裏互設傳稱楚子而經書人

春秋既外夷之害感以其昧討罪之義也

盾免侵陳

不書陳及楚平書法不用與楚人侵鄭不書鄭及晉平同愛人不親云

以下通解荀林父之法盾免之侵其伐其侵皆失於反已而非主盟之

道也主盟之道曰仁與智而已於已有關重似指鄭歸主弑君而晉不

能討言然傳中不明說出似可暗用代而不書無詞可稱也侵則書之

亦無詞可稱也此題只說侵陳上微伐陳事出去年冬楚人伐鄭傳只

中間帶着便是

傳內引愛人不親反其仁二句只要見當自反而不可責人意或以救

陳伐鄭貼愛人以伐陳貼治人非傳意也

伯國討二而失於自反春秋正其主盟之非道也

楚人伐鄭 盾免侵

與國雖表而兩致伯國之兵春秋筆削以正主盟之失

盾救陳 柴林伐鄭 侵鄭 楚人伐鄭 盾免侵陳

伯德不能固小而徒以兵加之春秋正其主盟之非道也

秋八月螽

春秋紀盟國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伐莒取向 會齊伐宋 初稅畝

盟國始之用兵不息既可罪終之取民過制尤可罪

伐莒取向 螽 伐宋 伐邾取讎 大水

伐莒 螽 稅畝

春秋述紀盟國之災訖其有以感之而無以排之也

孫良大夫盟

此題雖有兩意前後渾融一事作中以勸信釋疑分股只見得盟於前

而竟尋于後可見盟不足恃也傳意重是盟衛欲爲晉致魯以下意其

實黑壤之會非衛人之致魯傳意只是比事以現以見盟不足貴其宣

公有疑而恃衛人之盟以自信衛亦任其無益而爲盟以致失信於公而

終有黑壤之事則盟又患在其可恃也只是凡書盟者惡之意魯衛

皆

現春秋紀與國前定之信而惡盟之意見矣

良大夫盟 會黑壤 谷

工只主衛下主魯

與國要盟而不信春秋所惡盟國見尊而不直春秋所賤

如齊至 如齊 良夫盟 黑壤 合

媚大而非義者春秋著其危結盟而無信者春秋惡其事

伐萊至大早

公至戡上下俱主魯凡宣公中危之意俱重葵弒上說

春秋紀望國徇人之欲也有可危感天之變也無以禦

伐萊至

内外合兵以虐小春秋均貶其不務德也

公自至伐萊

危之錄疑在葵弒上重看未還葵頃民毒衆重

春秋于望國從人之師而著其有危道焉

大旱

春秋紀內突既見有以召之者尤見無以揖之者

平莒及郕 伐暴至

春秋于望國有因揆施平小而著其私者有因黨強虐小而著其危者

黑壤

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即前傳所謂以葵弒下不知有方伯意不事

盟主人以賂免此可為不直之故不可為不直之事不直重在葵弒上

說

春秋紀伯好而諱望國之辱以其不直在我也

會黑壤 沙隨不見平丘不與

望國始見辱春秋以理曲而隱其事望國迭見辱春秋以理直而顯其事

八年

公至自會 會盟危則至

至黃復

春秋志大夫之薨君命所以謹臣札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裔

仲運國卿也所謂君之卿佐是曰股肱股肱之或虧何痛如之小臣非

所与也不知其不可繹猶之可也現萬入去裔乃故知其不可繹而

尤見其為薄也書法只在猶字要詳春秋雖隆君卿臣云而臣即卿之

意出

春秋紀望國歲祀札之變而讚其失過臣之道焉

首止 葵丘 猶繹

伯好迭講春秋正君臣之分祀事變春秋存君臣之義

晉狄伐秦

伯國資夷以報怨春秋所以貶之也

侵崇 伐晉 伐秦 合

伯臣虐人以故怨春秋誅其心伯主用夷以報怨春秋惡其事

楚滅舒 楚

將為中國憂句重經斯世者云正是聖人謹華夷之辨禁僭夏之階正

意

春秋志外患之可憂亦經世者不可忽也

春秋志外夷之併小示內治不可忽也

周致夫人 夫人婦姜至

倘私而始善其妾母者固春秋所譏援例而並善其妾母者亦春秋所賤

如齊至如京

夏仲孫蔑如京下連戰國周衰甚矣而宣公不厭也春秋諸侯未有
朝周者况宣公慕秋之賊乃以不朝周貞之備何哉蓋比事屬詞春秋
之教也自四年秋公如齊傳內以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問起以慕秋謀
齊而取國云有方伯通為比年如齊而廢以後各傳論事齊之謹者皆
以慢周為比即前傳之意而此年固有夏仲孫蔑如京師事又將表以
春王正月所謂君臣名分之際尤為重謹言者是仲孫蔑如京師事一
卿為尤重皆比事屬詞意也此題將朝覲之札先說起將傳首以淺言
之而惡自見句入講去則曰春曰夏曰公曰蔑曰朝曰聘各意俱動
仍將比年皆致意發一卿重在於齊又在朝于周初一往聘馬上又以
書王正月發一卿重在君朝臣聘上未後不可失比事屬詞之意

春秋紀望國修札于上下必盡其詞以謹臣札也

秋如齊至 春如齊至 春王如齊至蔑如京

望國謹於事大而簡於事王春秋每著其罪而特表其惡也

會虐伐陳

此題上邊只說會于虐以待陳而陳侯不忿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之事述者出與晉罪陳之意

春秋於伯好講而後用兵也予討戴之有札罪背伯之非義

秋陳 雙師伐陳 會虐 伐陳

此題以罪陳與晉對作書法合結

與國受伯德而隨背之為非義伯主協內好而後討之為有札

秋陳 會虐 伐陳 合

春秋始與伯國之恤二合乎義雖與伯國之討二通乎札

宋人圍滕

此傳伐宋為重滕既小國又方有喪二句重下句所宜於哀吊恤之不
暇承又方有喪句說未後傳亦曰伐滕稱人判伐宋也可知
春秋於大國虐小而深貶其不仁焉

伐鄭卻缺救

春秋于外夷虐二而深貶之者所以懲猶夏之惡也

楚人侵鄭三 雙子伐鄭四 楚人伐鄭五 伐鄭救

論此題不搭救鄭亦得以辛夷之辭君臣之義起于前然後分二邊以

言人對言人書于對言于隨股結書法然後以意思總束于後

春秋于外夷加二之兵而正倫存防之意寓焉

雙子伐鄭 楚人伐鄭

春秋於外兵有望其舉義而予之者有惡其廢義而奪之者

楚人侵鄭 雙子伐鄭

外夷始虐二國之從見為可恥雖討二國之亂倫為可棄

雙子伐 雙子伐

淺治傳言以子表奔行父如齊雙子入陳為題未當人以取糾滅下陽

作語然死生出題尤未當

春秋之辭外夷有子之以正倫者有奪之以正辭者

如齊至十年

前傳書王正月意重此不書月意輕也當以每行必致斷罪

望國懷利以始大春秋的詞以定其罪也

如齊至如京 如齊至 歸濟西

春秋于望國事大有罪其昧大分者有記其徇小惠者

春如齊至 歸濟西

上罪魯書法在書至上下罪齊書法在書我字上二邊分作

望國脩札春秋著其媚強之罪大國師地春秋著其黨惡之罪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因歸闕謹不書我有得我字深相親愛惠遠之意正是解我字之意

思我字著道字看下文兩言不以其道而總之以皆人欲之私即相親

愛惠遠之意而我字之義也此題只深著齊人助成執逆之罪一句做

春秋紀地利授受之秋而深著大國成亂之罪焉

高固逆 會伐萊 公如齊 如齊至 歸濟西

春秋既罪望國事人之不以札復罪大國悅人不以萊

取濟西 歸濟西

春秋罪大國之成內惡始終一于利而已矣

歸濟西 歸謹闕 合

齊崔氏出奔衛

要重崔子有能于惠公句崔氏之宗因惠之寵而強者也

春秋特紀強族之出而欲國召辨之早也

求聘 崔氏奔 立于朝

事同詞異崔皆搭題如滕子朝聞新城圍結已經會以訓齊未如執

虞城邢即位之類可勝數手且于經言無大干條

春秋之氏人臣有幾世官之非者有示強宗之戒者

春如齊至 夏如齊至

言札動于大而慢王者固可罪出札動於大而慢王者亦可罪

如齊至 歸父如齊

望國而傾事大之札春秋皆以大義正之焉

六月宋師伐滕

現傳首云宋大國云之小邦而結以汲汲於誅札臣討賊子之意見

矣是所重在討陳上說滕小事已云何尤為意只帶在內已德有闕固

指宋斂秋逆言然傳末汲汲句只為陳人執君發明中間力非不足

乃用大衆句要重乃稱師正意

大國成大惡而虐小春秋特著其罪也

圍滕 伐滕

大國始乘難以虐小春秋訊其不仁繼繼惡以虐小春秋訊其不暴

歸父如齊

春秋紀魯侯事大之札而着內君昧諸王之義焉

平州 公如齊 公如齊 歸齊西 公如齊 歸父如

望國始感定位之恩而越札事之固可議終感歸地之恩而越札事之亦可罪

公如齊四 公如齊五 公如齊九 公如齊十 公如齊十

歸如父

望國始勤於事大而廢帝札於王固可訖終勤於事大而缺變札於王元可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是時陳夏微舒弒君起在諸侯冊聖人汲於諸札討賊之意於宋伐勝傳則曰宋大國爵上公之小邦於魯伐鄭傳則曰陳有弒君之札云而有事於魯會齊伐莒

晉會狄傳則曰今中國有罪而思小功之祭不亦慎乎則此傳所謂不能以德鎮撫者其作用亦止是以大義與諸侯鼓陳弒君之罪則楚自畏而鄭人自服楚晉之所以鎮撫鄭人之德也德對力有以鎮撫對爭字看自此晉楚益輕罪在晉矣言以復晉楚之事莫不重責晉者以春秋大義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為重也不然則新城傳又云夷者晉楚行事之義城矣而此却云然其意不相矛盾乎

伯圖合兵以爭二春秋罪其不能以德服二也

四國伐鄭 楚子伐 辰陵 閭鄭 戰郟 晉侯伐鄭

只伐鄭三股全題更矣

春秋惡伯圖之競力也故恕外罪而獨重其罪焉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春秋責伯圖主之競力有因內兵舉而見其罪者有因外兵舉而見其罪者

王季子聘

春秋紀王札之責所以傷王靈之不振也

伐鄭取郛

春秋特著望國虛小之罪討罪之心切矣

伐鄭 伐鄭取郛

春秋嚴討罪有責伯圖二而廢天討者有責望國因虛小而廢天討者春秋因事而責內外之廢天討其術綢繆之意切矣

李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此題只重不知為國以札而謂妄說取人可免於討意初聘郛故是而個提頭齊侯嗣立以下至免於討都咏此二句說未盡行父之行宣公君臣欲免弒君之討也歸父之行宣公君臣欲免伐鄭之討也後俗著罪是了此段傳意中間歸父抽出說若又作一意即重複矣此年有一個歸父如齊夏如齊是空患公冬如齊是郛故望國林札而五于事大春秋備著其罪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貪於取繹正是上不知為國以禮處此題難分二意看燕責君臣不可

以取繹為歸父事

望國有所畏而事大春秋訊其昧禮也

國佐聘

書法在稱侯稱使上見孟諸侯在喪稱子不得稱侯而又當不言之時
豈得言使也

春秋因稱禮而責大國之忘親所以立人道也

楚子伐鄭

春秋不責外夷之爭二所以著伯主執力之非也

伐鄭故 伐鄭

春秋筆削爭二之兵有懲外夷之情夏者有責伯國之執力者

楚子伐 九年

楚子伐 十年

九年則歸生已斃十年則微舒當討書法只是二子字書故不書故意
只將來一驗不必重也

春秋兩爵外夷之爭二有以責夫外者有以責夫內者

辰陵 十一年

此楚莊之伯也中國失伯而夷伏伯也陳鄭從楚經皆不書者中國有
伯者也至此盟得書而列序無貶是聖人與之從楚也與之從楚者以
伯與楚也所以然者須看傳中中國不能令則夷伏退矣之語乃世道
升降之一驗而聖人重傷中國之意蓋春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

不如諸侯之亡也是以也作文以筆夷之分照君臣之義重譏出聖
人汲於誅亂賊之意

春秋不貶二國之從夷可以知聖人討賊之意矣

辰陵 伐莒 晉 入陳

春秋恕二國之從夷以中國之棄義而外夷之能舉義也

辰陵 伐莒 晉 入陳

上主與楚下主罪齊魯及晉若以陳鄭對齊魯晉說非傳意也

外夷謀義春秋不貶其黨中國棄義春秋深貶其事

辰陵 入陳 合

外夷始端謀義之信春秋不貶其黨雖舉行義之兵春秋不責其貪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櫟

春秋正法故畧論春秋之旨以見晉人詳於治外而反略於治內是
為失商肯也傳意只為不能討陳事而發觀今中國今字承上文
可見略狄是晉一邊事因晉與魯均是縱惡均是略於治中國故下面

遂蕪魯說

望國雲小而發天討國可訊伯國交夷而發天討亦可訊

伐莒燕齊齊晉時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耳

春秋紀兵好而責內外之遺大義正倫之心切矣

惜也

春秋紀伯主交夷而特示謹防明義之意焉

會稽 指亞 鍾離

春秋述記中國之交夷而皆畧詞以謹大防焉

入陳

傳頗難看前半傳只論討澁舒帶入陳事或曰以下足事論入陳事誅其意是此入字與其功亦是此入字大意雖重在予之遂假義濟松亦要重譏或別有一講傳本雖曰與之一句猶俗言運便宜他一般

外夷假大義以濟其私春秋特美其功焉

入陳 納陳

春秋于外夷有以討有罪而美其功者有以獎有罪而顯其過者

納陳

春秋于外夷之復亂臣而特嚴獎亂之誅焉

楚子圍鄭十二年

楚子雖縣陳尋復封之雖入鄭亦既退師與鄭平故一則得從輕典而書入一則得從輕典而書圍若不封不還則實殘入矣雖欲輕之而不得矣以此觀之傳意雖重子其正倫之功然退師封陳之意又中不得脫也

春秋滅外夷宣威之罪以其有正倫之功也

入陳 圍鄭

此題或欲主滅蕭傳有討賊退師二意分做然恐俱宜重在討賊上春秋兩滅外夷之罪以其有正倫之功也

入陳 圍鄭 戰却

季先生論此題入陳圍鄭二卿一事作下用末裁書法于卿脚把入陳圍鄭意入讀只用書及意對上此大方體裁也破用原事字者精習之謬也

春秋于外夷用兵之得道責伯國禦敵之失道也

戰却

自晉對楚則為昧于觀察自林父對諸將則為失于專制俱主林父或欲上泛責晉然傳中而又與之戰與之戰者誰乎況當時受命而救鄭不受命而戰楚乎此主當

春秋紀伯國用師之失道而深致責于主將者焉

于卿 救鄭 逼陽

此等題必是對作方是用不得兩比字作破

春秋訊伯臣之失得道而兩予夫得專制之宜者焉

春秋紀將失專制而致辱者可貶得專制而成功者可予

索書救 逼陽

春秋兩紀伯將而皆予其得專制之道焉

入陳 圍鄭 戰却 救鄭 城逼陽

此等題未當故主張亦難刪之可趙先生通經不用此主大有見程文每邊皆主二意入陳圍鄭二卿只為戰却中事實而救鄭城逼陽又多生出觀釐一意與上對非也或欲總起分二邊作以戰却一卿為主此

與卑題無異錄疑各傳內有此體者俱不用要之此等題目未當非主意不善也若出只係于卿叔鄭通陽三脚題主將入陳國鄭只作戰卿事實以見林父之當專制而其不專制也與下題同

用兵美而春秋其責失于觀釐者將兵美而春秋責其失于專制者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伯者也討既之義是師之情皆假仁之事滅蕭則不仁甚矣既之不久而還歸之者也此題要見其志已盈之意王伯歸結皆在此處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以下非責其不宜赴而赴也即其不宜赴而赴驗其功成驕溢之實所以斷為三王罪人之意即上其志已盈句中意耳不可另作一樣

春秋紀外夷之覆小而深惡其不仁焉

入陳 圍鄭 滅蕭

上要見其以力假仁之事下要見其不久還歸而不仁之事後半停題

宜削之

春秋於強楚既因事而戒其罪復正法而斷其罪

清丘

議列卿所以識諸侯原谷運命一段只得他一發便是不可全配盟慶盟宿伐却伐宋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清丘此樣題搭未當合作破云約內私而復渝其信者可訊恨外橫而徒以其信者可責若再搭伐陳故陳伐宋權作直著其失信深貶其失謀破大背經旨將自入陳以下分

盟以約內而渝信者可訊盟以禦外而渝信者可貶亦不在此等題皆不當或以刑挫血應不能修明政事原谷主盟應不能信任仁賢瑣碎甚矣

春秋紀列國協懼外之信而訊其失謀國之道焉

入陳 圍鄭 敗晉 滅蕭 清丘 題無味

此題搭伐陳故陳伐宋只如此破然不當又有自清丘以下搭伐陳等股破云春秋惡列國謀外之失而即事以驗之也此聖經之盡又有作諸侯約信而爭叛如此反重失信了當云列國信講而失其謀兵舉而失其信春秋所以貶之也題本不當搭冒經旨鑿之耳穿鑿一時貽誣百載

諸侯當外橫而禦之以盟春秋深答其謀之疎也

伐陳 敗陳

將謀國夫而帶講方足單出故陳只罪宋將失信帶講

大國用兵非義春秋托詞以罪之焉

入陳 清丘 伐陳故 伐宋 圍宋

春秋惡大國討小之非義故托叛盟恤患者以示責焉

入陳 伐陳故

加清丘福建出以二意再出亦只照上全題可此等題此等破皆是胡氏春秋以錄疑主合甚止大國違義于外而肆威于內春秋托辭以罪之也

外夷假義覆小春秋重討罪而予之大國昧義言小春秋托恤患以罪之

伐陳救 伐宋

如此作雖新終不正大不似合作是

春秋惡大國用兵之非義兩托詞以顯其罪焉

春秋于大國討貳既托詞以罪其非義尤托詞以罪其失策

楚子伐宋 三年

書爵不是善楚所以若宋罪也急於伐陳攻楚與國內要講得與上輕

從薄賦意相應

春秋者外夷討大之有名所以傷內治之失策也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以楚滅蕭作頭以諸侯盟清丘對宋伐陳敗兩鄰楚之滅蕭將以責宋

即所以悞諸侯也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乃俱而同盟故列卿稱

人為宋人計者宜輕從薄賦而攻楚與國故楚人稱爵

春秋惡外夷之肆暴也謹信以禦其強者固可責稱兵以納其侮者亦可

責

大國當外橫而禦之失策春秋特正外討之有名以責之也

清丘 伐宋

春秋紀內信而責列國之失謀紀外兵而責大國之失策

冬晉侯殺其大夫先谷

此傳論將與戰卿異前為責備元帥事罪林父而諸將不與焉此論人

君將之道而以三敗之失歸過於君則凡三軍將佐皆人君之所當

重不但為元帥言也故河曲之戰史駢以上軍佐稱得人而趙盾荀

林父時皆以元帥失專制而不以將非其人論也將非其人則敗此三

句是提綱將非其人則敗者不可勝舉矣後三事則皆將得其人而以

非其人間而參之使其謀不用令不行而敗者也將非其人者擇之不

慎以非其人間而參之者用之不專也河曲得人以史駢出深壘固軍

之謀言伐秦得人以荀偃下塞井夷適之令言戰卿得人以林父既知

無及於鄭馬用之矣而欲還言若非趙穿獨出樂豫欲東先谷先濟皆

可無敗也釐下軍將谷中軍佐穿不參將佐之教乃趙氏側室子而晉

君之婿親信之人也戰卿之役正與齊陘之役事體相似先谷則懷不

仁楚伍參之言也與樂豫同而或以林父失於專制為得非其人不知

此傳所論其意與卿傳異若以元帥當專制為言則趙盾荀偃時皆中

軍厥罪惟均矣

河曲 于卿 伐秦

伯國辱盟制敵之功由其失任將之道也

河曲 伐秦

此傳論將與于卿不同卿傳專指元帥此凡上下將佐皆是于卿伐秦

事體全同以為主將則荀偃亦失專制傳何以對樂豫言也

春秋訊伯國之任將有以問之非人者有以參之非人者

殺傳題搭于卿故陳俞聘故陳皆不當有搭衛人伐晉垂隴者蓋違矣

晉侯伐鄆十四年

報復私怨之兵句是與誅亂討賊之兵對看亦是原其不能討陳未說春秋直紀伯國虐戚之兵而其報怨之非見矣

子卯伐鄆

春秋子伯兵始責其夫子觀釁雖責其夫子報怨也

圖宋

非恤患之兵句言春秋之法善救患若勸民而攻楚與國則非恤患之兵而在所責矣重責宋上與楚子伐宋書法同

春秋紀大國被外患而深責其始謀之失焉

清丘伐陳救伐宋圖宋

大國失謀而救患春秋端本以責之也

會谷

汪氏傳載大夫會諸侯自單伯會于野始文定至是而後祭傳遞通論

春秋事非以為始于此也豈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故特著于斯歟

傳首夫禮別嫌明自天子出也是總冒一傳之意如欲反之正則必

歸之於天子而其所由來者漸矣其漸由於自諸侯出者也

此題只就以國君而降班失列大夫而抗尊出位二句斷罪若說以大

夫會諸侯自此始則非矣

春秋紀案分之好而謹禮之意寓焉

會防會谷

或以會即會咸易下比傳既不載不如會谷明白然其始則自會鄆王禮出於諸侯國可憂王禮出於大夫尤可憂

會宋十五年

孟獻子之謀也傳本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此意重由字須重看中國自夫其道而後夷狄盛也

春秋鄙望國之交夷所以示經世之畧也

圖宋會宋合

大國被兵於外春秋示正本之義望國講信於外春秋示經世之畧

宋楚平

胡傳據公羊非據左氏責元及須折傳意善稱君過歸已迭搭救陳駘鞍或肖魚若丘或通防皆悖經削之

高子盟完盟宋楚平

遠所尊而尊安國之功者可予近所尊而尊平國之功者可訊

威潞

此題以不仁非義分作總救書法前不仁是未嘗侵掠晉境而殄滅無

遺上說後不義是不能討罪而但利飲之上上說亦缺是疏是設書的

春秋重貶伯國之略夷以其非仁義之兵也

楚侵鄆遂伐楚召陵威潞以歸

殺傳為人臣而侵是說天上事或搭會防邢丘不免一以諸侯事當

之未善也

此題有格伐衛垂麗以為伐國討其罪人者事體不類亦太牽合宜刪之

攘外而得用兵之道者可予攘外而未用兵之道者可責

如齊 如齊 行父如齊 歸父如 會宋 稅畝

春秋詳望國稅國稅民之事所以示經國之計也

無妻

自天子出是正之道傳是通論春秋事非罪齊魯亦非罪蔑固辨之于

早最重

禮之始失也。天子出矣總是一句不能辨之於早正是應此句此傳

即會各傳意都是本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書說未但上傳只說

到陪臣執命此傳又說到大夫分舉事耳諸侯非王事相會便是禮自

諸侯出大夫與諸侯會便是禮自大夫出

大夫會大夫自叔仲彭生會卻缺水丘始張氏題只宜以二臣越禮斷

罪若說大夫出自此始則難通而陪中亦無此意

會防 會谷 會無妻

春秋紀禮之漸移于下欲人君之謹其始也

初稅畝

稅畝不即是取其公田而又稅其私田也恐只是廢助法而用稅公田

之廢自此始手玩傳再參之公谷何氏范氏似不可據不然變法之初

安適主倍取然杜氏集謹言如此說未詳孰是且從傳又觀傳未有國
家者二句須參看秋食傳始得

穀梁子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復畝什取一也胡氏之說主此孟子曰耕

者助而不稅三而用稅也此大約稅畝之意廢制公田三所以廢助法

而稅畝乎此推原當時所以廢助法而稅之由言其以公田入薄於

去公田而釋其善取之方遂獲畝而稅之也非言既取其公田而又稅

其私田也然助取於公稅取於私既去公田而稅雖非什而取二而其

後至於二猶不足而變三者則皆今日去公田而稅造端之也以困

民罪之則未若後此作丘甲用田賦之甚以變法之始言之則造端作

俑之罪尤重於後之困民者矣初者志變法之始也以下論傳首凱宣

公食三用稅句正意傳既不以爲什取二故不以重困農民爲言計其

作丘甲時似爲什而取二用田賦時則又二猶不足也故哀公三民

惟三雖上下並舉然其實民患力役是以懈於公田故傳未及其本而

總結之曰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其本乎而宣公

則以當時虐內以事外三不務其本也是以言利冠民之事起也參看

秋食傳

望國變制以取民春秋特謹其始也

初稅畝 作丘甲 用田賦

下二脚亦要各用本脚書法但要繳轉初稅畝上去

望國變取民之制春秋各致其說焉

嫁土

春秋之志內災以王事望人君也

鑒

春秋之詳內飢見為國者之不敦本也

戒甲氏及蠻吁

春秋貶伯者之職也所以示王事也

宣撫火

春秋紀王廟之災有以示重者有以示戒者

邾伯姬

春秋志內女之出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大有年

遂君獲歲之豐春秋特異之也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和子同盟于斷道七年

書同只是事實當就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上斷諸國之罪蓋大國

率之而小國畏威則小國有可原小國折之而大國勉強應則大國有

可原今此書同是大小國君同此心者也自此論伐齊之情皆要見列

卿取必於君以成其私而免鉅當國決策欲伐則其情尤重斷道新築

戰績皆然

傳題搭曹而如呂蒞盟大無味刺之

諸侯協謀以逞忿春秋所以貶之也

年聘 語聘 友如齊陳 遂如齊 蔑如京

季孫如 貽父如

題不正大姑備之

觀內外用事之臣與望國交隣之使而貴戚之賢見矣

十八年春晉侯禦世子癸伐齊

春秋紀兵既責夫致危者尤責夫逞忿者

斷道 伐齊 戰於

此題總序事迹以二意分做

春秋詳紀兵好既責夫不能謹禮者尤責夫不能懲忿者

伐鄆子

春秋於小國之被害而深責其臣失伯君之義也

會孟 公在楚 以椒聘易子孟同

春秋於僭號之夷有筆之以正大倫者有削之以避大號者

滕朝 杞朝 札聘 章材奔

二謀俱是謹華夷之辨

觀春秋降諸侯之爵見春秋定名實之意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違輕然背與國句只帶說知本正是下文引呂當道正心

正君心為本也以利為向背與忠信誠懇之心反倚外援與正心以正

朝廷反

魚君臣分作亦是專責歸父夫正君之道以輕子荷與國易子謀大家
 分比斷罪尤新
 春秋於大夫簡事伯之禮而深訊其夫謀國之道也
 遂得臣加 即位 如齊 斷道 歸父如晉
 望國始德大國之援而事之謹終因伯國之強而背之輕春秋所以貶之
 也
 歸父還齊齊
 春秋表內臣以善行而見逐所以誅當國者之思也
 歸父如 歸父奔
 春秋紀交隣以見謀國者之跡紀逐臣以見當國者之思



21181888488361

春秋匡解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己著錄是書專擬春秋
 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
 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
 或坊刻僞托耶